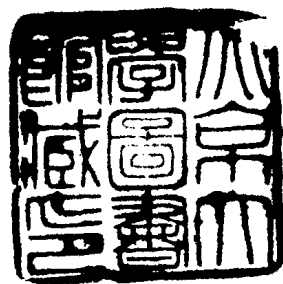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六冊目次

經部·易類

胡子易演十八卷(存卷九至卷十六)

〔明〕胡經撰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鈔本

一

易經中說四十四卷(原缺卷二十八卷二十九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五)

〔明〕盧翰撰
衡陽第三師範學校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〇六

九正易因不分卷(一)

〔明〕李贊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刻本

六九二

胡子易演十八卷（存卷九

至卷十六）

〔明〕胡經撰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胡子易演

十八卷》提要

胡子易演卷九

周易下經

䷋ 艮下

演天尊地卑而乾坤定陽唱陰和而威恒者威威也乾坤交相感也序卦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是化育之本也又倫之始也禮義之系也上少男下於兌之少女感專而應至也艮篤實兌加說誠感而說應也乾坤各一其卦陽陰之大義艮兌合而為成合同而化之妙夫天下之道德意旨之在

推治亂之相因北壯之未通內外之相參而風相尋恩仇之相報其究也下學而上達允塞而風動

成亨利貞取女吉

滂威為威子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曰咸言无心感物而物自應也有感則必通矣故亨夫貞者感之理也感不以正是謂苟合其何能運天下之志未可謂之成也故得正則利而亨夫夫威應之道大而莫先於夫婦取女則婚姻之禮咸亨家之願遂以承宗祀以維後世

以明父子以正君臣以措禮義以成陰陽之教是萬化之原也

彖曰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演曰感者何交感也以卦体言艮三爻本坤上而為兌是柔上也兌三爻本乾下而為艮是剛下也柔上而剛下陰陽感應煦嫗以相得也艮德為止兌德為說止則感之事說則應之至艮少男下於兌之少女二少相與得婚姻之特也九此皆有可通宜正之象故辭曰亨利貞取女吉本卦上二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見人心而天下和

演朱子曰極言感通之理天地感萬物感也萬物化生感而通矣聖人感人心感也天下和平感而通矣夫天地何感乎曰陰陽之氣也聖人何感乎曰仁義之道也其化生和平一運之而已天地聖人不得而與焉萬物萬民亦不得而與焉感應自然之理也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演此正孔子言不蓋意之教觀其所感其情感非謂天地聖人觀其所感之道而天地萬物之情其可見乎不獨

天地聖人為然也自今測之天地相交賢聖相傳雷風相薄水火相濟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善則千里之人應不善則千里之人遠聞詔而忘味聽新聲而忘倦同道則曠世而相悅異志則父子而相讎以至心腎之交勞佚之情盜賊之化豚魚之孚虎雉之馴何莫非感應自然之理也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信哉

象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演山澤通氣浸潤微成之象也君子惟虛心以受天下之感何謂虛曰已思無慮寂然不為物動

何謂寂然不動曰天定不為學也定而靜大公無人无我无内无外无将无迎精莹洞徹如日之中如鏡之明也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舜居深山心本虛也一有見聞沛然若江河之决何受人之速乎

初六咸其拇

演咸之道動也象言其常又防其變靜而后能動故六爻宜靜而不宜動身動物也故取象於身以咸之初六陰柔居艮体之下九四遠而在上才弱之所感之具位遠无所感之階若咸其身之拇焉

悔足大指言威於最下者也人微而交淺位卑而勢輕雖則進之宜安履其常可也

象曰威其拇志在外也

漢外指九四謂初志威四未能自安

六二威其辟凶居吉

演臣之於君猶女之於男不待求而婚者非貞女也不待求而仕者非正臣也六二當威時志在上進不待九五之求而躁妄先動若威其身之辟七足壯也欲行先動之象艱身志義凶之道也然中正二之所居也能以中三自居則德尊道重不求

君而君求自至所謂以才屏之道要湯則才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演中正順道也以中正順守而无逆德雖凶亦吉也

九三威其股執其隨往吝

演士人之行二曰靜曰持靜則身不妄動持則人不苟合九三陽剛居止之極上威老陰居說之極是在我无安靜之德廢人乏特立之操其引之而去也不難若威其身之股股隨身而動者欲熾理微已不能為物隨而隨於物者也往則吝矣若衛

執之進以景監貢禹之退以王鳳孔光之進以董貧其不鄙哉

象曰威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演不處謂不靜執下謂不持其卑汚无耻者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演威應之道在心不曰威而曰威以其无心也无心則其威也正九四居上卦之下心之象威之主也故特言之曰貞吉悔亡貞者何虛以受之公以体之中以持之順以應之所謂何思何慮而天下之志通若挾其私智憧憧往來患得患失是夫其

正矣所從者比匪之朋凡此之從也所思之及耳其何能通志而成務也四以陽居陰故云

象曰貞吉悔亡本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演貞則无心感物何害之有憧憧則不貞所從者朋感道未為光大矣光則顯大則普

九五威其脢无悔

演威無心也然亦有无心之心其所謂貞者手五陽剛居尊當天下之威乃惟下比六二上係上六情然无心天下之威若威其身之脢焉子夏曰在脊為脢與心相背而不能感物者也夫惟无感而

不動也故无悔惟不能感物動也故无悔而已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演昏情无志而所志卑末謂此昵小人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演爻陰柔居說極陰柔偏也說極佞也不能以正

感人而惟其言以飭人若咸其輔頰舌然頰舌皆

所以為言也所謂利口覆邦家者凶咎不言可知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演滕猶駕也駕空言以感人其誰聽之

三
上

演得合而后交可固序言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
久也故受之以恒彼咸以男下於少女夫婦之始
也震長男居上巽長女居下二長相承夫婦之終
也正家久遠之道也故曰恒夫恒之道二曰不易
曰不已不易常也不已變也惟常也故變惟變也
故可常其義一也日月寒暑之變天道之恒也尚
忠尚質尚文之變君道之常也或出或處或微或
彰之變人事之常也是故恒也者所以成始而成
終也其於學也為毅而道遠其於聖人也為至誠
而无欺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演繫辭曰恒德之固也夫德貴於恒恒貴能亨其

所執之道推諸人情而允協達之天下而皆通斯

无咎矣夫恒之可亨以其正也惟所存者天德不

息所行者中立无倚夫然後得亨而可无咎夫恒

非執一而不變也不變則不能久矣是故可振可

弛可損可益進而不失其退更而不失其守據而

不失其佚故曰考三王而不謬俟百聖而不惑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

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

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吉也

演夫所謂恒者何長久之道也以卦體言震剛居

上巽柔居下男外而女內也以卦象言震雷巽風

雷動而風烈也以卦德言巽順震動內巽而外動

也以爻位言剛柔相應一陰而一陽也四者皆恒

久之道故曰恒夫曰恒亨无咎利貞者以所恒久

者道也道也者正也非道則非正不失之固則失

之偏如之何其能亨且无咎也不觀諸天地天地

之道正道也故能恒久而不息况於人乎曰利有

攸往者亦天之道也何則有始以為終之地則必

有終以為始之端此天道所以常運而不息人道所以常行而不已也故變則通通則久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演極言變通可久之道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聖人化成恒也其所以恒者變而通也日月得天則位未盈縮順天之運其久照者變而通也四時變化則寒暑往來隨時錯行其久成者變而通也聖人久於其道則其闔闢張弛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其化成天下者變而通也

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什可見矣

演亦言不盡意之要觀其所恒謂觀其所恒之道達通而天地萬物之情盡之矣自今測之天行故能久履地闢故能久載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鳥飛而知集魚躍而或潛血氣敷故形長存心神動故思不息舟航動故久而不淺機衡動故久而益驗與夫氣之呼吸飲食之節宜人情之向背中國夷狄之盛衰何莫非變通可久之道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演雷風相與恒也君子思恒其德也曰立不易方夫方者何中正之道也天地之極千聖相傳之法立則君子持身立命之地所謂在止於至善也是故敬為臣方孝為子方止敬止孝死而后已足謂能立然豈易言哉擇之也精養之也熟守之也固慮之也明夫然後三軍不可奪九鼎不可移得與千聖同心焉天地同運焉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演乎恒之道在審己度勢而後恒之道得初與四正應心初柔而在下日剛心在上久為震之主

上而不下其應初之志失其恒夫初性暗行委故知常而不知變知進而不知退分卑而欲攀其高交淺而所求者深是曰浚恒雖貞亦凶才弱則上不之援求深則人莫之益其何所利乎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演初始交而求上大深宜其凶蓋乎恒而失其恒

者是故君子貴識時

九二悔亡

演中正恒道也九二以陽居陰不正失其恒矣居下卦之中而所應又中中則无不正而恒道得故

悔可亡子曰田之為人也云而勿失之又曰知之未嘗復行故无祇於悔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演中則无不正而悔亡久中其三月不遠者乎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演三以陽居陽得所恒之正使恒守此德而不妄動以求進蓋各於何至乎乃不恒在我之德而嬰情於上六之柔是以陽從陰舍正比邪其或承之羞雖貞亦可吝矣或承言羞自外來我招之也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演夫天地亦廣矣不恒其德改无容於天地之間其鳥獸同群者乎

九四田无禽

演恒道在正九四以陽居陰處非其據是恒其所恒心愈動而道愈遠力愈勞而功愈下猶田者无獲於禽也其楊墨子莫之學為仁義中正之賊乎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演非其位謂不正恒不以正勞无功矣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演恒卦明夫婦久遠之道五震體有夫道為下應

九二巽體有婦道為五宜剛而柔二宜柔而剛五恒其德一於柔矣即使柔得其正亦婦之道也在婦則吉而五則夫子者也夫不能剛以制婦而逞制於婦之剛天地之大哉矣如之何不剛五君天下之父也二后天下之母也宮闈範而后家道正天下治其可乎哉漢唐諸君制小女后者類恒柔故爾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演從一而終婦道之常五則父子也宜義以制婦而反執柔以從婦失正家之道矣

上六振恒凶

演振程子曰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震動之上恒極則不恒上動極則固忌飛揚浮躁聞七日以振起為常道也故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演執德久而后事功成振恒則不恒其德人而无與求而莫益大无功矣

䷟ 艮下

演乾坤繼以屯者氣化之速也咸恒繼以遯者形化之屯也有父子則子卑而當退有君臣則臣卑

而當退是謂禮義有所錯序卦曰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乾天在上艮山在下以上而凌下也健而止其所也又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為遯坤曰豚微物而遁遠夫觀物則知人矣君子之於天下也審其時焉已矣時不可為而冒為之是自取也勢頽力憊而始去之是自削也見幾於方萌脫禍於未形智之哲也畜志以有為樂不忘憂上而能樂天民之隱也

遯才小利貞

演陰浸長而陽漸消君子當避矣然四陽在上五

剛中而下應六二柔中是尚可為未至於否而剥能力振而亟為之道猶可亨其小人亦豈可乘時為厲階耶宜安分守法承順君子以自保君子盡去豈小人之利哉夫正道則喜其可為邪黨則戚其死進救世之心何至欺或問遯亨從程傳小利從其善求於遯時及承傳合便是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

而長也
遯言遯才何當遯時而其道猶可亨也何以見之卦體九五剛中在上位其當矣下應六二柔中之臣

能因時物而維持之尚可為也豈宜遽求一去自潔其身已乎曰小利貞者陰二浸長為否為剥死難馬故戒小人以不進无亦為君子謀也

遯之時義大矣哉

演亦言不盡意之嘆也夫遯豈君子之心哉時隱而隱遯之時義其大矣哉自今言之為名而逐利也為事而邀激禍及而邀濡也輕世而邀傲也必於忘世果也見難而避畏也隨衆而退固也皆微子知禍之將及也則先去之使箕子比干皆隨而去若紂或有悔過之萌國家事將誰與理豈比干

諫而死矣使箕子又死之則洪範其誰與衍故微子之去以存祀也比干之死以正忠亡箕子之囚以明道也時哉孔子乎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

演天上浮而山下止曰遯君子知小人不可以不遠也遠之有道曰平以待之而正以自持夫小人无忌由君子激之過也不惡謂无危言厲色以昭其惡使之包承有地或遷善有門也不惡而嚴言遯而行以正外和而內自劉欲誠无隙欲汚无隙孔子之見陽貨孟子之廢王驩得之若蕭望之

陳蕃策不知乎此矣

初六避尾厲勿用有攸往

演進以禮故欲其避退以義故欲其勇初六陰柔

又艮體之下柔變不決止而不行其避也為尾

在後之謂也禍將及而後避勢已迫而後去亦危

道矣然能由此而不往安處靜養猶可免於災危

象曰避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演見几而退智之上也知避尾之厲而不往焉猶

可及也往則災且至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演二陰類避之主也聖人應其進也故戒

之曰系順中正二之德也九五剛健中正二之應

也持此中順之德上合九五剛中之君堅固自守

若執之用黃牛之革焉黃中色牛順物革猶言其

固也必終始一心而不惑於同類不移於時勢執

而不變若牛革之用莫能說也說既不言吉戒辭

也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演守中順之德以自固其心志則為善自保也戒

小人所以為君子地耳

九三係避有疾厲畜臣妾吉

演所貴乎避者起然物表舉天下无係其中九三

君子也下比六二柔和有春惠不舍之意曰繫避

言不能決也曰有疾成也然不喜觀禍將及已故

曰厲然九三以剛居剛又慮其遠之大迫也畜臣

妾吉係而不避固自失然絕之已甚則傷恩而禍

速惟公義私恩並行不悖如畜臣妾然則不失

而先厲人不失而无恙是以吉

象曰係避之厲有疾德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演九三也係避至於厲有疾自能喪其所守矣

不可大事言治小人不可大甚呂子曰陳寔之府

張儉仁侏之虞諸武其畜臣妾之意

九四好避君子吉小人否

演人心不可有所好好則昵九四之所好言初也

初小人耳避時所當避者夫能不以所好易其所

守之志是謂好避然惟君子為能之以道制情以

義戒親親然无所係累故言若小人則之所親愛

而辟焉其能卓爾自立哉

象曰君子好避小人否也

演君子好避義勝於情小人弗克情昵於慾

九止嘉避貞吉

演人君亦有避乎曰有人君之避以天也若舜之
避南河雋之避陽城成湯之露宿高宗之諒陰宣
王之側身是也九五君位也剛健中正德非不脩
下應六二柔順中正臣非不善然當避時天教之
變也時止而止天之道也淵默深拱不敢无事以
自逸亦不敢多事以自撓允過水旱之災寇賊之
兇奸邪之亂惟恐懼者脩靜以制動德以勝妖而
已其避也與天同其休息天下生民被其安靜之
福何嘉美也曰貞吉弛而張藏而顯矣

嘉避貞吉以正志也

演君心天下之大本君志正故能嘉避得正而吉
矣五位中正故云

上九肥遯无不利

演遯宜勇而上九則居剛退宜遠而上九則在上
退宜速而上九則為首是其遯也絳七手其能裕
也遯七手其能安也雖雖手其能潤也是謂之肥
遯子夏曰肥饒裕也以仁義為膏梁以全聞為文
繡富貴賤廢之一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演疑七慮謂心无所慮也其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乎

三
象上

演退而后進其進也銳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遯故
受之以大壯大陽也壯盛也三陽三陰中而泰也
下乾上震陽長而為四則過盛矣乾剛震動以剛
而動皆大壯之義也夫陽道陰盛吉人濟七天下
之大慶也稷契皋陶用而於工雅亮莫能容呂周
呂畢用而武庚三叔莫能容然群賢勉輔競七師
不勝不以天命為可恃惟儉德勤政以自懲故曰能

以勝人謂之妄以自勝而勝人者謂之固未發而
先露謂之洩去之大驛謂之激君子小人誦傳而
用謂之模稜然則如之何其可也象曰志子以非
禮勿履自勝而人莫之勝大壯之本也

大壯利貞

演陽大盛壯乾震合體四陽居中過盛君子象而
小人寡大壯也卦德剛以動大壯之所以為大壯
也夫君子之道大而公其為體也正而無邪正則
无不利矣是故度飯七而人无不服言侃七而人

无不信行肅也而人无不敢政赫也而人无不憚其為氣也塞天地而不見其大其為功也圓萬物而不見其衆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演曰大壯何大陽也卦體四陽皆中過盛大者壯也卦德剛以動運天德以行天道大壯之由也曰大壯利貞何九剛必火九火必正其為道也公而溥斯其體也純以粹其動也直以方大則无不正是正大之道也豈惟君子為然即天地之情不

外是矣天无私覆而唯然示人者易也地无私載而隨然示人者簡也天地之情一正大而已君子天地之心也觀天地則知君子之利貞也有本矣或問正大之美曰一物不遺謂之大即正之盛也一物不雜謂之正即大之休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演雷在天上威聲赫然曰大壯君子思大壯其德也曰非禮弗履禮天理也心有妄動則非禮矣克己以復禮是謂弗履視遠惟明聰德惟聰庸言必信庸行必謹弗履之實功也其君子之強乎

初九壯于趾趾凶有孚

演初九壯體陽剛在下宜靜而弗進潛而弗見斯得矣當大壯之時躁於下居壯于趾下體也以賤而謀貴以小而任重敢為高論而不辭肆為狂行而无忌以是而往也則凶凶有孚言凶之來也必有必然之期矣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演用壯窮困之道壯而在下窮困必然矣楊氏以為賈誼欲去絳灌南面欲去季氏亦然

九二貞吉

演大壯之時莫病於用剛大過莫善於剛而得中

九二以剛居中則正矣公以存心想以待物喜怒不行於色而好惡平德怨无與於心而寬嚴定是謂之貞故言出而人自信法行而人不怨是曰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演中則无不正所謂中立而不倚強哉矯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羊羸藩羸其用

演此用剛大過者三當壯時以陽居陽廢乾體之上是壯而過於壯也小人逞力君子恃才用壯為馮河之勇用罔為蔑視之狂所居之位不同其為

失則一也是以所行雖正亦不正矣如之何不危
故其進也若羝羊觸藩羸其角焉羝羊陽也角用
以觸藩羊之陽也羸其角其大剛之折手羸鄭玄
作累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固也

漢小人用壯喪及一身君子用固其貽國家无窮
之禍乎故曰有勇而无義為亂

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獲

漢九四當陽盛之極為四陽之長惟道可以服人
之心惟義可以鎮人之邪苟能履心措行一于其

正則進以道而不以勢其去小人也于義而不予
猛是曰吉悔亡其進也不泥若羊觸藩決而不羸
其角矣且利有攸往若大輿之行壯于輟輪矣求
其要曰貞而已否則悔吝不免吉云乎哉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漢不羸謂不因於進尚往獲既壯前可進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漢弱能屈強柔能制剛六五以陰柔處四陽之上
其四陽之進如火斯炎畜之則死力滅之則非時
惟使柔和平以聽其進可也彼四陽者雖有燎原

之勢无所用其烈若群羊方至而忽喪也喪羊于
易不費力而劉暴自失也是用柔以制剛示弱以
為強雖非中正之舉抑亦善處之權故曰无悔其

漢元帝唐代宗之倚手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漢位不當謂以柔居中當四陽盛長之時若以剛
居中須正法明義而君道乃得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漢上六以陰柔處震終當大壯之極柔則无守震
終則妄動若羝羊之觸藩也六本陰爻以陰在上

亦艱故取象終羊然位已極柔時已過矣欲退
无可止之所欲進无可行之地何所利乎惟宜敬
慎自持靜守而不妄動安義而不貪利庶得以陰
從陽之道故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漢不詳謂不自詳慎以致進退无據能艱而慎則
躁妄之過可補矣故吉

胡氏易演義九終

胡子易演卷十

三
上

演晉進也陽道盛則必進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下坤上離明出地上進之時也坤順離虎順而虎乎大明臣得其進也卦變觀六四之柔進至於五君得其進也故曰晉夫盛則必衰而謂晉何哉曰盛則盛矣猶未極也為六為乾斯決而純矣純陽用事天德之至也君子之道之慶也是故四凶誅而偽和之治臻三叔去而緝熙之績成不觀諸學乎曰新富有而德業上達不觀諸政乎民熙物阜而治道寔隆不觀物理乎豈寧盈溢而生意洋洋雖然進可嘉也其進道不已能元窮乎執故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演晉程子曰明盛之時夫時際明盛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行慶賞之典然惟康阜國家之任用能得之也厥恩維何曰錫馬蕃庶賞大而多也厥禮維何曰晝日三接親禮優而勤也周禮校人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九朝親會同毛馬而頒之又曰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演明出地上光被四表也順而麗乎大明君臣一德百度昭彰也柔進而上行變柔暗為高明君德脩而臣得行其志也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謂遇時能順而獲君之寵也

象曰明出地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演大明當天萬物熙：晉也君子惟自明其明德已矣蓋天下大本在心心體本明其不明者欲蔽之也茲欲微彼客感啟我天君惟在致吾良知已也然莫見莫顯非夫麗之所能知故曰自昭明德靜虛明通則物格意誠而身脩矣百姓昭明於變時雍自昭之功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元咎

演初六當進之始以柔居下上遇九四貪暴之應非惟亢不我援且將忌我同升故其進摧折而不得尚往馬惟安命守義以正自持道斯善也夫苟正矣宜見信於上也猶疑而未孚益自寬裕其心蓋其在我而不必其在人躁進之咎其可免夫詩云慎爾優游

象曰晉如催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演獨行正猶獨善其身也未受命以居初无官守言責也孟子曰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演二柔順中正純臣也上應六五柔中之君阻於

九四之貪暴諱於六三之柔邪故曰晉如愁：

非愁愁也慄：危懼進慮不能合退思不得裕也

順以自安中以自持則貞而得為臣之道然五柔

而得中為離之主正道豈終廢乎貪邪豈久存乎

將召臣德合嘉其謀猷崇其爵祿所謂錫馬蕃庶

晝日三接若祭享竭誠受茲介大之福于其王母

也王母大母也六五故云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演中正順德也禮曰百順之謂福臣有順德則君

有順命

六三衆允悔亡

演三當晉時坤體之長大臣也不中不正進必悔

矣故戒之惟中正可以通天下之志惟誠信可以

感天下之從矧二陰欲進患所引不得其人六三

欲援之患同顧不得其心能誠信以兆其基中正

以開其門則同類翕然我信翩然上進以共廣大
明之君不中正之悔可亡矣否則東園延賢漢廷

殊士曾一人出弘之門耶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君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演四以剛橫之資居群臣之首上處大明之君下

比順德之衆據高位以自固竊大權而畏人是以

外彰靈炤內藏貪汚美晉也若鼫鼠然鼫鼠貪

而畏人者也雖正亦危是求冠盜賊之雄也況不

正乎鄭莊之逼周桓溫之借晉是矣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演小人而居高位為不當所謂播其惡於衆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演五以柔居尊當天下晉虜之時乾剛未奮宜有

悔也然中德明主悔可亡矣夫天下以有心而虜

我：固當无心以虜之曰公是也公則明而不察

柔而不廢得之自是不得亦自是惟知盡君之道

而人之虜不虜弗恤也恤之則憧憧往來矣以是

而性明无不照中无不立盡得大君麗人之道百官正焉庶績熙焉曰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性有慶也

演失得勿恤心无所利性有慶利在天下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演爻剛過離極而當晉之終剛過則強弱極則察晉終而復進莫之所往矣故有晉其角之象角獸體剛而在上者是道也用之以貪位不可用之以進德則可蓋制愆責於嚴察理宜於精有維用伐邑之象雖憂厲可以獲吉而補過也然皆非中正之道固執不變亦可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演過剛自治軌有功矣然非遜志自得之學故其道未光明也德於天下而離德始備矣

三
坤上

演進極不止則明滅序卦曰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也傷也下離上坤明入地中之象夫君猶天之日也君暗則百官萬民失所麗之天心猶君也心惑則四體百為迷所從之主誠一世一身之大疾也是故內明外順如文王得道之大艱貞自

持如箕子得道之正愚如甯武子得道之深去如百里奚得道之售諷諫如觸龍得道之婉死節如茅焦得道之烈古聖賢處明夷類不自失彰也其於心學也則在致知如顏之四勿如曾之三省則天君泰然矣康誥曰克明德

明夷利艱貞

演明夷何時乎君昏而死為政昧而罔辯小人濁亂君子喪志宜艱難守貞以處其變夫危而不正是謂徒恤正而不危是謂徇情惟見幾而為之慮審時而早為之防藏明於晦儉德若愚慄乎恐

禍之將及肅也乎惟善之自持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厥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演曰明入地中天下瞻昧明其滅矣是曰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卦之德也以是德而蒙大難其惟文王乎緝熙內蘊而懿恭外順故三分有二而能事殷以有終也曰利艱貞者謂歲晦其德不自棄暴也處家難而能正志以自全其惟箕子乎存親親之恩而盡蹇蹇之忠故得狂為奴以身存道而

洪範教陳也夫文王非不貞可順而順其理之自然箕子非不順可貞而貞其理之當然文其大也

箕子也 大則安正則利其道一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演日入地中明夷之象君子當是時惟用晦以為明也已夫世道曖昧未宜烈也為也故其臨下也包含幽靜聽之不用其聰斷之元致其決然而不用其聰而聰益廣不致其決而決益大其舍弘光大者乎皆孔子聽父子之訟三月不別已而赦之季孫不悅子曰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也故曰不全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初九明夷于飛吉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利攸往主人有言

演王弼曰絕跡匿形不由執路曰于飛懷懼而行不敢明顯曰其翼初九陽剛離明而處下位當明夷之初剛則有守明則知幾處下則任輕居初則禍遠故知明夷之將及也翻然高舉其行也非夫入之能知若鳥之于飛馬且惴惴然馬恐人之我尾也若鳥飛而盡其翼慮弋人之或起也是以君子接淅而行至于三日不食可也然方是時禍形

未露非衆所能測也故有所往主人有言不譏曰狂則咷曰不達肯綮止託醴酒而去楚也申公白公且非之况它人哉胥靡之禍因以得免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演君子所行惟義如其非義三日不食可也子曰可以速則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演二備文明中正之德居人臣之位惟德備故為暗主所忌居臣位則有難於言去者若明夷于左股馬傷股則不能行然傷在左未若右之切是君

之兄罪未深拯救有道尚可釋也然非賢无以自輔九三剛正賢而有才者若馬之壯也得賢而助之贊謀協議剛而有為明而作哲暗主之疑釋文明中正之德益孚於天下矣此文王姜里之事曰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其用拯以出者閔天散宜生諸賢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演詩云順帝之則蓋君臣之義天則也二處明夷而得吉者順天之則不敢違也故曰有事君之心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演上六明夷在上九三其敵也夫三以剛明而去柔暗天下之義舉也若明夷于南狩以正而征不正也得其大首元惡除矣然時當明夷風顛倍汚百度廢弛固不可不正而正之不可大疾程子以為湯武之事然哉書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狩改也南狩向明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演有安天下之志而不利天下之心湯武所以為聖人也志大得天下曉然知為義而非為利也其

曰予有憂德志何如哉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演自古奸邪未有不先中君之欲而能售其術人君亦未有不投所好而能奪其寵六四坤體在下柔暗小人上比上六明夷之主以柔暗而過柔暗深自結納若入于左腹、即心處也百媚千狡遂探君所向而逢順之是君之心彼盡得之而寵眷內圓時在君側卑謫靡所不至及出于門庭則氣驕意滿虐虐善類以毒禍生民楊氏以為飛廉惡來之儔然也

程朱之說不同惡從程傳而以上六為情主本楊氏云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演君之心獲而後結納深柔檜任專寵固以獲高宗和議之心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演五爻君位其常也而曰箕子何位臣而德君也故聖人進之上爻臣位亦其常也而以為夷主何无德不君故聖人退之如云獨夫紂也夫箕子紂之宗臣抱盛德天下屬望紂所必忌也當是時微子去矣比干剖矣維去則无親存之必被害乃伴狂請囚而并於奴是歲大智於大愚全一身以延

萬世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演天地之貞淺而於復見之君子之貞深而於患難見之是故明可晦也不可息也子曰鯀沛必於是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演程傳諸義備矣上六居坤極處明夷之終暗之主也夫晦其明明也不明晦則貞晦矣始日之出也大明麗天照臨萬國及日渝蒙谷則後入于地大首得於南狩也憂癸商辛當之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演照四國日之中德位猶未泯也失則失君之道故曰日入地中使當時桀紂不自作孽實照臨之勢固自在也原始之盛所以昭終滅之本

三
離上

演人情失意故內復序卦曰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離下巽上風自火出風化自家而出也二凡各居一卦之中男外而女內也內明外巽得正家之道也周子曰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古昔聖賢欲有為於天下也未有不自脩身

治家始故老始親睦舜始克諧禹始克儉文始儀刑成始展親平天下而不先治其家猶為方員而無規矩也治家而不本諸身猶為層樓而忘其基址也夫教家之道在正惟正故慈而能教孝而能歲天下可坐而理也况一家哉

家人利女貞

演家人何曰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是謂一家之人也然夫婦人合之親閨闈萬化之原其先後緩急可知也矧婦人易惑而難化行於婦則父子親長幼序而家道正矣故曰利女貞其誰之為正

乎曰夫也孰為之正乎曰道文王之化始于后妃其南國諸侯大夫與凡民之妻亦莫不化厥後武有邑姜宣有姜后一大似之貽之也噫女貞之利大矣哉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也子也兄也弟也夫也婦也而家道正也家而天下定矣

演以卦體釋卦辭也二柔居下女正位乎內也五剛居上男正位乎外也乾剛坤柔天地之大義萬物所由興焉有夫婦則有父子五有父之道二

有母也進奉家資嚴也而後能和睦故曰家有嚴君也猶主也父聰男教而外治爾母脩女順而內則成昔周公之於伯禽也三見三笞而知攝梓之義敬姜戒文伯以勤勞而紹先人之業左氏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夫教立則家正朱子曰上父初于五兄三弟五三夫四二婦父慈而子孝兄

交而弟恭夫義而婦聽家道正矣正家而天下之為父子兄弟足法之矣夫天下之定本于家道之正基于教而始于夫婦故曰利女貞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有言有物而行有恒

演風自大出文中子以爲明內齊外之義風化自
家故曰家人君子惟脩身以治其家謹言慎行脩
身之道也物：理也恒常也不虛之謂物不易之
謂恒言有物而行有恒則誠而能久不戒以孚不
厲而威是故身者風之目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演閑則也又坊也正家貴於立典行典貴於坊始
初有家之始也則明能閑其家者也故父之於子
在嬰孩則教之能言食則教之冠而命也則命
而醮焉子不同位男女下交爵示相敬也无私

畜无私假无私與示相統也是故坊立而義守教
行而恩聯群居之悔其可亡矣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演人之處家其始薄者不能不厚其後厚者不能
不薄志變不變故也乘其始而防之有道則志定
而厚自若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演婦道莫病於自遂：則專牝雞之晨也莫善於
无攸遂无攸遂則順聽維之鳴也故凡有所事一
從於夫而不敢專擅所謂有善非婦人也有非亦

非婦人安然則其所主維何曰中饋耳承饋漿以
供祭祀潔滌醴以奉舅姑嘉賓豆以宴賓客所謂
內言不出者也是得婦道之正宜室宜家而陰教
成閑非善嘉之風行矣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演婦以順爲正柔順以巽其夫則地道尽矣如之
何不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演高：朱子曰嚴厲之家嗃嗃者高之之反夫治
家之道貴寬嚴得中過嚴則義激而恩必薄故有

家人嗃嗃之意始雖苛厲而人心祇畏家道以肅
終獲吉也若過於寬則恩狎而義必掩婦子嘻嘻
也始雖豫悅而人心怠玩家道由之以亂終可
羞吝又不若過嚴之爲愈也三以剛居剛故云顏
之推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演高：嚴雖過而正家之道未爲失嗃嗃則失所
以正家之節矣節法制也寬而縱吝可言哉

六四富家大吉

演禮曰父子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六四以

乘正居巽體之下當家道之成夫既開之於初順
之於二嚴之於三矣由是倉廉突而礼義興發倫
厚而和氣溢子孝而親悅兄勸而弟醇老安而少
懷親之尊之而天下可平也吉孰大焉利者義之
和富者利之聚四陰爻主成故曰富

有以婦道臣道言恐非婦道於二已見之易堂專
為婦人謀富家大吉豈一婦人可享耶若臣道則
九誤蓋家人卦云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演四獲大吉本柔順而居正位也故曰有順之謂
福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演假感假也夫難感者家之人九五剛正居尊天
下之父也下應六二柔正居妃天下之母也男教
先脩而正律乎外女順隨聽而正位乎內則一家
之人心无不感服而從歸於正所謂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者也由是闕睢之德行而姤斯之慶衍汝
續遵化固其治也綱紀四方天下平也不期吉而
吉自至永言配命不恤之福其自来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演一家之交感根于二人之交愛程子曰夫愛其

內助婦愛其刑家愚又曰天地交而万物化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演爻剛正在上是家之長老正家之道正而已恩
義甚至之謂正仁愛之心浹洽一家使一家之愛
如一身恩之孚也礼教之則端自一身使一身之
儀行于一家義之威也夫恩聯則威易制義立則
孚益固正家之道也詩云子之孫勿替引
之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演治家貴嚴行嚴自身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治家
之嚴也是故不言而信不威而畏

至見下

演家久同居而志自異序卦曰家道窮必乖故受
之以睽睽者睽也睽火炎上炎氣澤下注性相
違也中火二女同居志異所歸也夫有所同則必
有所異則必有所同天地一氣万物一体同也各
形其形各性其性同而異也陰陽牝牡貴賤小大
異也氣感形交化育照燭異而同也惟同而異是
故君子有出類拔萃之行性異而同是故君子有
範圍曲成之功夫睽也者世道之乖而人倫之變

也和悅以釋妄用明以通蔽委曲以救偏周旋以
求全君子不待己之為也睽乎君子砥礪之地乎
睽小事吉

漢人心乖戾道變倫敗睽也君子其如睽何故不
可以不合而又不容以驟合之大則其變亦大
卦德說而明卦變柔進而上行卦體以柔中而應
剛中皆柔明中相之義度睽之道備焉故曰小事
吉攻大於其細柔遠於其通求深於其淺則机定
而調和有方道順而維繫有基小事之吉大事之
本也昔舜父頑母嚚弟傲日以殺舜為事舜惟援

琴而生齋悛而見以致乞若克階子產治鄭有款
攻殺之者子產焚誘書賂伯石以柔伏之而鄭國
治皆小事吉也謂也至是善於起睽類如此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而罷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
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
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漢程子曰彖先釋睽義次言卦才終言合睽之功
而贊其時用之大夫謂睽者馬上兌下火性上炎
澤氣下潤物情之相違也需中女與兌少女同居

而其志各有所適人情之相違也是日睽所謂小
事吉者卦德說而罷乎明說故能和明則知幾也
卦變需六二進而上至於三中孚六四進而上至
於五體柔而用剛也卦體九五剛中下應六二柔
中以中而應中也小事之吉蓋得合睽之道矣夫
睽之合以其理之本一也不現諸天地乎天尊地
卑睽也天下濟而地上行其事則同睽而一也不
現諸男女乎男外女內睽也男有室而女有家其
志則通睽而一也不現諸万物乎万物散殊睽也
声應而氣求其事則類睽而一也睽之時用何其

大矣哉何言乎大也用異以制同因同以合異如
貴賤之相臨小火之相承剛柔之相濟五行生剋
之宜而音調和之節五味烹飪之宜五色間成之
文五土均量之則以至圓天地而不以為大体万
物而不以為衆何莫非至人合睽之功乎嗚呼睽
之時用真大矣哉

時用即
義之用

彖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漢時當承炎風滴俗流君子於睽其无同乎曰道
其无異乎曰人惟同以道故不敢以无道必天下
而民胞物與之心恒廓也惟異以人故能以天

下之道善一身其風本雲傳之志又何矯乎夫
同而異君子履懷之道也異而同圣人合睽之功
也然則睽而不辨非與曰吾特以閔子汶上之行
孝孔子佛胎之往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演初當睽之始以剛居下上无應與其悔可知然
九四同德始而睽終而合悔可亡也彼馬所用以
行者始與四睽則不能行猶馬之喪也今既與四
合則道偏可行猶馬之喪勿逐而自復也夫比同
德以相濟善之長也時當乖異惡人得志使惡

惡大嚴自速其禍矣故必見惡人然可以无咎如
孔子之於陽貨孟子之於孺子故其次若陳寔張讓
之弔亦近之

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演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其見小人者非畏其勢
也彼有願見之心而我固拒以不見則其失在我
故見之者道之權遠吾之失也已避猶遠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演事君之道有經有權之所以行經也九二剛中
上應六五柔中之君正道相合其經也然當睽時

上下汗格臣子之心能自己乎夫道不可不合而

又不容以徑合於是有所權焉委曲承順待其過
也而先道於善教信其言也而先感以誠或因事
而納忠或隨義而陳事者遇其主于巷焉巷委巷
也邂逅適然之謂遇是用權而不失其經天異而
因致其同故无咎孟子於齊宣也因好貨好色而
語以貨色之大其得遇巷之微意與說文遇巷然
象未見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演道正道也遇主于巷似曲而實不失其正也呂

子曰巷雖閭閻之小徑內可以通鄉市外可以通
四海有深味哉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演三以陰柔處二剛強之間在常時且弗克樹而
况睽之時哉是以欲進合於上九正應則下為二
所托若見輿而曳其後上為四所沮若牛之掣於
其前不但不得進也而又害及其身若輿中之人
天且劓馬天且劓輿夫不得與上九合是无
初也久之則強抑者去正道自合其有終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演位不當謂三以陰柔處二強之間遇剛謂合上九之則合之以正故无初而有終程子曰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屬无咎

演大臣有獨立之操而後可以正天下之頽風有奸賢之誠而後可緝天下之大事九四睽之大臣也下无應與以一身獨當國家鴻臚之任何睽而孤乎初九剛正在下元夫也太甚有力曰夫遇元夫謂下求大善有才力之吳能誠信交孚共合天下之睽雖身處孤危而大臣之責由以塞矣昔仁傑當則天時舉朝皆武氏之臣孤身殉唐薦一張柬之卒能反周為唐不已遠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演求吳輔治而合睽之志以行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演六五陰柔居尊當天下之睽悔不可言然能下應九二剛中之臣匡輔調護自有其道故悔可亡也然當睽時君非任臣之專不能為臣非獲君之深不能行二與五正應厥宗也噬嚙膚肉言臣得君心如入膚之深則肝膽相照諛抑之言不能聞

君臣之交蓋以孚以是而往何睽之不合何功之不成哉太甲成王之於伊周是矣孔明後主亦似之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演噬膚謂君臣有腹心之交往以合睽杜稷蒼生之福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

婚媾遇雨則吉

演上九有六三為之正應曰睽孤何上九自孤之

也睽極而益為剛極而動躁明極而多疑是以睽而孤也三陰柔處乎二剛之間疑其有它志也若見豕負塗泥塗恐其我汚然此猶影響之近似也及其疑之甚也以无為有若載鬼一車誤其為我害焉惟疑故思去之而先張之弧已而疑稍釋則後說之弧是以不加戕害而曰此我之婚媾也自茲以往氣交神孚陰陽和合若遇雨焉善相勸道相守功相成如之何不吉九人情疑極則釋而明益替睽極則合而交蓋固躁極則休而動益安象曰遇雨之吉辟疑亡也

演睽而疑，而益睽疑士則合，則益固上九始
收故隨无弗至既而和合則群疑為之尽亡，无
也

胡子易演卷十終

胡子易演卷十一

盧陵胡經著

艮下
坎上

演人心異而道斯窮序卦曰睽者乖也乖必有所
難故受之以睽，者難也下艮上坎見險而止之
義夫見險而止處一身之蹇得之矣天下之蹇其
誰處之乎呂望避紂君東海之濱其見險而止乎
及載後車為尚父也羈揚之才足數商雖然則濟
天下之蹇惟靖一身之蹇者能之也夫見險而不
止是不智也處險而不進是不仁也止而以道進
所以正道之全也故自安而天下可通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演坎陰艮止見險而止蹇也處險宜於平順故曰
利西南以平順之方得所止而止之也不宜冒險
而進故曰不利東北以險阻之地不可進而進
也蹇蹇也惟德位無陰者能濟之故曰利見大人
見之將資其德勢而左右以成功也夫成天下之
大功在行天下之大道惟正然後可以正人之邪
猶大道一闢而險阻之小徑不足為之蹇矣故又
曰貞吉

象曰寒難也陰在前也見陰而能止知矣哉寒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寒之時用大矣哉

演寒者何擇之曰難卦德坎陰在前難之所由作也及止在下陰而止也夫見陰而止惟明哲君子能之故曰知矣哉其曰利西南不利東北者卦變小過九四之剛往進居五而得中也則安於平順矣若復冒險而進則其道必窮也則不中而終於寒矣曰利見大人者以卦體九五陽剛居尊往見則寒可濟而有功也五以剛居剛是當位而正曰貞吉者惟正可以正天下之不正矣復嘆之曰寒之時用大矣哉以處寒之難其道也蓋非知不能見其危非勇不能決其往非忠不能任其艱非敏不能集其事非順不能應其變非誠不能感其心大略曰若涉淵水求朕攸濟

象曰山上有水寒君子以反身修德

演山上有水峻險不可行也君子行有不得於人者惟反求諸己而已反身將以修德也德者行之本反身以修德則自檢之道慎而詳其所以處寒者无不順以用矣程子曰君子修德以俟時

初六往寒來譽

演當寒之始初六以陰柔居下上无正應陰柔則无才在下則无位无應則乏所援之人故往進則不能前惟能不往而來則獲見凡而作之譽矣非來謂既往而後曰往不往即來也

象曰往寒來譽宜待也

演當寒初往而獲譽者非好名也待其時可行而後行之耳

六二王臣寒也匪躬之故

演濟之任主之者九五之君佐之者六二之臣也

二非順中正忠勤之至也是以涉淵水履險巇寒寒然輪誠尽力以尽其分之所當為然豈一身之謀已哉蓋上而吾君下而吾民道大投艱官及歸察天下之寒也其上舒君憂下矜民難非予仕之而誰耶不言吉者孔明曰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逞親又爻位皆陰故也

象曰王臣寒也終无尤也

演不寒也之忠則必成憲之之績即有未成則臣力已尽臣心无愧於義終无尤也聖人言此所以為純臣之功

九三往寒來反

演三以剛正居下卦之上當寒之時上六正應陰
柔元位不足為援二陰在下則情三以為之依歸
者以上往則寒難而不進下而來則反得其所而
安寧所謂我豈若慶叔之中樂克濟之道哉

象曰往寒來反內喜之也

演往寒逆而難來反則順而安內喜謂中心喜悅
得其所安也與富貴而畏人事貧賤而自樂程傳

二陰意

六四往寒來連

演時當寒雖非陰柔之才可濟也非一人之力可
為也六四位近於若濟寒其任之美然陰柔才弱
若獨往則寒必不可濟矣然將終於元濟乎九三
近而在下剛正之賢也四能下而就之相與聯結
則必有以獲其心得其力以共濟天下之寒矣

象曰往寒來連當位實也

演四以陰居陰位正當矣所少者剛實之才也惟
不往而來運於三剛實也柔正之德剛密之才無
有之故曰當位實也

九五大寒朋來

演天下大寒必上有聖明之君下有鷹揚之輔然

后天下之寒可從而理也五當寒時又在寒中天下
之大寒也剛健中正可謂有為之君下應六二
柔順中正同德相助如朋之來可謂臣矣然不曰
吉元狄何執以二匪躬之節則有餘理之才或不
足程傳倫矣

象曰大寒朋來以中節也

演中上德也節猶守也五剛中下應六二柔中是
長於節守而處變或非常其能

上六往寒來碩吉利見大人

演上六陰柔居寒之極復可往哉往之則其寒益
寒也惟不往而來及於內則有碩大之功九五德
位兼隆大人也蓋往見之將以濟天下於不寒矣
若太公就見文王是也純觀六爻至上六方云吉
以物極則返九五大人來言吉而見大人有利之
四海永清文武何興焉

象曰往寒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演內指九五吉在九五大人者以德位並隆從之
資德伏勢將以有為焉耳

三 次下 寒上

演解者散也難久則必散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震上坎下動乎陰外解也夫一平一散天道人事之運是故要格三苗而滅姚印周平據北漢為秦解唐為隋解宋為五代解白登之圍陳平解之七國之吏王夫解之故承天之運者君輔君之治者臣解之矣六其去小人者五曰田獲三狐曰南來致寇曰解而拇曰有孚于小人曰射隼高墉聖人之情不可勝見於是故致難有道而小人用事其階也解難有道群賢柄用其基也孔子曰得中有功言得剛中之臣而用之則有功於

解美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

演大難解散溢瘼之民未起橫暴之風未息若復峻法多事豈代雷以寬之意哉故曰利西南西南平步坤方也勞來安其所以從勞簡言云散財發粟大養于四海夫既无所往矣宜漸修文德俾先王良法其政廢而復舉故曰其來復吉言去乃反高政也惟旧其猶有未殄之難宜乘時亟拯之早往早復使其勢不至於足曼可也故曰風吉言云則取于殘

象曰解險以動也而免乎險解也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攸往風吉往有功也

演同解者坎險震動險而能動也則出乎險矣是謂解曰解利西南平步近民以是往焉則民心之歸也衆以曰其來復吉不言天所言新法峻行則大過舊政不復則不及能以時修德帝王所行之道則得治道之中也曰有攸往風吉言小難早平則大亂可弭四海永清解難之功於是乎大成矣九二剛中故云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解之

時大矣哉

演此言天地之解因發解時之大乾專坤會二氣閉塞及其交感相涉則大和弥漫雷以敷之雨以潤之雷雨交作百果草木皆欣欣然潛者甲而甲者折矣由是觀之解之時其大矣哉何則盈天地之間惟和氣絀絀也解其開戶之福乎開則天地頻笑晝夜通矣四時皆美萬物生也美王者休之以發政施仁震育萬民以至鳥獸魚鼈咸若解之時之功何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渾富兩交作咎咎悔和天地生物之仁也敬道者
罪君子法天之德也過失則敬而釋之罪惡惟窮
而寬之仁之義也辟諸造化草木區別而生德恒
若

初六九

渾富解之初美善於柔而能剛尤美善於以陰而
從陽交陰而居初柔能剛也上應九四陰從陽也
是故安靜自持而不失之嫌依附得人而不失之
同慶已順以轉其應時也莫而不廢
象曰剛柔之際義尤也

渾富交際也初與四交剛柔相濟強以柔而嘉寬
以剛而柔尤也者義之宜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渾天下甫定使上際明君以正紀綱去小人臣惟
贊頌其成得失九二以柔中上應六五柔中之君
平時猶或不足況撥亂反正之時也彼六五君也
三陰者三小人也其居側之惡乎明正其罪咸屏
斥之若田畝獲其三狐也小人之效也三效既去
則一德斯見黃中色矢直物也得中則不畏不侮
而所行之皆道能直則不詭不四而所發之必中

剛以羣惡順以主大臣持正之道也詩云不失其
馳舍矢如破

象曰九二中吉得中道也

渾甚美大臣任事之艱也小人不主則惡滋去之
大過則忠深自不正則植生廢未當則功獲九二
得正而吉本中道之為之是故一中立而衆善備
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渾大難既平百夷雖斬小人屏跡宜矣六二柔不
中正小人之桀黠者猶竊據高位何執豈六五柔

若猶有待於九二之獲上六之射耶係辭曰負也
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
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愚按六三之受奪天下之功
伐也在三視之為寇天下固之為義士矣曰貞吝
三不正者田射所必至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恥也自我致寇人誰咎也

渾以小人而竊高位名器濫配綱壞天下方側目
而共鄙為其魁之至也我曰招之人何尤哉故曰
慢藏誨盜治容誨盜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演四近君大臣當解之仕者也解莫善於去小人而親君子散私黨而布公道初六者四之應柔不中正愚賤小人也比小人則君子不親君子不親則廢解之功不成四震之主剛而有為故能義以制情威以制變去彼柔邪毋說我剛若解而毋為而效也指下休之微也夫私黨散則公道彰佞人遠則正士合九我同道之朋舉於上而采告我以善匡我以不逮神又氣亨以共佐一人廢天下之解不已格執昔吳惟者郭子儀之勝也耀

象曰解而後位去可鑒

象曰解而初未當位也

演以陽居陰不正之資也使初不去則邪益甚故采同道所以見而入之正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演廢解有道在用君子用君子有道在去小人六

五柔中居尊當天下之解而其才未之能也然則

執解之曰惟君子為能解也君子者九二剛中之

賢也用以廢解則謀謨贊襄撥亂反正之術而解

得其道矣然解莫先於去小人三陰是也知君子

小人送為消長小人不長則君子之道不行未見

其能解也是故去小人所以達君子也君子達以孚驗于小人之去也充相睥而四內窺睥相仲尼而少正和誅詩云雨重濕也見脫曰消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演初正不兩立君子道行以小人退微之詩云誅滅不從不滅要用亂之由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演去小人之道三曰人曰勢曰時常六當位人之

正也若大聖之上勢之勝也廢解之終時之極也

曰公上六所居之位曰隼驚鳥謂六三也曰高墉

三負柔竊高位也夫得入則藏諸身者有其器得

勢則凌諸人者有其地得勢則動而中者有其幾

公能用此三道以去六三小人之害猶之射隼焉

于高墉之上是惟不動上而不括小入成擒而難

畢解難解而君子之道廢天下之治平矣或問上六與六

三同陰而異文何曰三柔不中正上

六柔不正故兩隨時或也道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演大難平定六三散固竊高位是反道悖德者也

宜解去其悖以安天下呂子曰其成用之誅奄漢

高之陳涉乎

三
民上

演人心急緩而事功虧序卦曰解者緩也緩必有
所失故受之以損民三高而上兌澤深而下澤深
而山益高也損兌上畫之陽益艮上畫之陰損剛
而益柔損下損也而益上亦損也故名曰損夫損
益盈虛其時變不常己之趨乎是故曰日月食天
之損也山崩河壅地之損也飢饉大侵歲之損也
政明君藏膳而轍樂薄賦而省刑其為臣之者皇
皇慎已不苟自求而惟王事是恤其教天下也亦
曰勤儉自治已矣若反求而謂之真策焉不已

謂之棘手足痿痺謂之不仁損之損也孔子曰東
多益寡則君子自損之道焉矣

損有孚无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簋可用
享

演國有大艱常賦之外不能不需於民其所謂損
半損擇以益山損剛以益柔損下以益上故曰損
夫益民聖人之心而損民一時不得已之權然有
道焉曰誠以感之也之誠則所損者非以崇奢
黷武漫為也續民命靖國難而回天眷焉惟有孚
于天下則天下知君之損我者本以益我所損得

當故曰元古匪剛民以自奉也故曰无咎无暴征
橫歟也故曰可貞富有輪財壯者敵力故曰利有
攸往夫誠能動物而亦可感鬼神當損之時繁文
縟礼易所用之雖二簋可用享夫二簋簿物也而
曰可用享焉于誠不于物也鬼神且格而況於民
乎祀國之大事也大事且儉而況於它務乎取之
有道用之有節其要在於一誠聖人處損之道如
是夫

象曰損上益下其道上行損而有孚无吉无咎可
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特損剛

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演曰損者何卦體損下兌上畫之陽益上艮上畫
之陰損下益上歟民以足國其道為之上行也民
貧而國亦損吳曰損夫處損之要特惠不能誠而
有孚也惟能孚感天下之人心則所謂无吉无咎
可貞利有攸往者可馴至矣詩云鸛鳴于九臯声
聞于野其曰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非礼之中
也用於損時則可用於豐年則大儉矣何則損柔
益剛理之常也今損下升之則益上卦之柔損剛
益柔亦有其時矣不惟是也損益盈虛何莫非與

時偕行乎故時損而損之時益而益之時盈而盈之時虛之萬物惟其時焉已天地聖人不得而與也詩云魚潛在淵或躍于渚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漢山上有澤山潤而澤以潤是曰損君子因之以自損也夫自損之道莫先於變化氣節忿怒勞瘁中難勝欲心勞動而難窒亟養於未發省察於將萌效於忿之發也如火斯滅使不至於熾而焚為欲之動也如水斯防使不至於流而溺焉懲忿窒欲損之難也而能損之則七情理而百行順矣

顏子不遷不貳其失季子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演初與四應初剝而四柔初下而四上當損之時其損以益四者非初而誰耶於是輟己所為之事而遄往以益之益之維何用我剛德起振柔疾以子幹父之羞而善歸於親以弟服兄之勞而功歸于長是以无咎然下而益上分之早也剛而易柔性之異也尤宜斟酌詳審无以早而忽尊无以長而形短淺深隨宜而發常變觸机而裁孔子曰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受屈而不踐其節志達而以

不犯其義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演尚上通指六四初之道往本四之心也上志合而后下之事可成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演九二當損下益上之時以剛居中上應六五中則无不正矣然陰位說體故戒之以利貞云惟正而后道可行道行而后上可益使不以正而往是謂失己不入于邪則入于偏上不益而下已損凶之道也夫能以正自持則守身以事君則不損而

能益其柔中不損而能益其偏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孟子曰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演中者貞之本志者利之本九二利貞本中以為志也弗損益之居格而化於中乎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演大道一神兩化三則雜而亂矣然非一則无以為兩非兩則不可以行一下卦本乾三畫皆陽也變而為兌則六三其陰矣猶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夫損一人損矣然上卦本坤三畫陰也損三之

則益上之柔則變而為艮猶之一人行則得其友
得其友則損而益矣夫損一於三則三損為兩而
非有餘得一於一則合一為兩而非不足惟兩也
故專惟專也故剛柔相濟志氣相通德業相助人
異而心則一心異而道則一子曰天地絪縕萬物
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言致一也書曰咸有一
德不義辭淺意深損一人損下已得其友益上也
道乙非聖人故史依
之繫辭解見又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演一人行則得一人兩相與也三人行則難而疑

也故不可不損上之則以兩而上益矣然則武王
亂臣十人不以多乎曰十人是一心一心則三千
人尚為寡四海萬民非為衆

六四損其疾使道有喜无咎

演四達君之臣者益上其首任之然必身有善而
後可以正君我能用人而後能致君之用我陰柔
不中四不善之疾也宜損其疾使柔以為剛步不
中以為中也夫治疾必謂良醫問過而取良友初
九剛正在下四之良友也使猶用也用初之善速
以去其不善猶用醫而去疾得藥而有喜也雖柔

必強不中而可至於中大臣善於補過本正賢之
力也詩云神之听之終和且平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演无过可喜改過亦可喜朱子曰今人有過不善
人現如諸疾如忌醫者子路者可謂百世之師矣
子產容國人得以議己亦可以為難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演五柔順虛中以居尊位下應九二剛中之資自
損以求人之益也彼珠玉土地不足以為益矣天
下有大益焉賢才是也夫惟能下九二之賢則凡

人之賢者莫不樂告以善啓其聰明睿智之德以
為通志析疑之本若或益之十朋之龜也夫龜物
之寶猶賢人也十朋之龜之多猶天下之賢也或
益之元心得寶自至猶不期於賢而賢自集是人
之歸也天之與也其孰得而違之曰元吉天下之
善告君之善詩云濟之辟王左右趣之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演君之聰明惟賢天之視听在人賢集而理得理
得而天順矣詩云豈第君子福祿攸降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演爻以剛正居一卦之上為艮之主當損之終受天下之益之極也剛正則不過艮止則知足損終則不損益極則思有以益天下然損而益之惠有限而其益亦有窮矣於是因天下之財成天下之利固有不待散財發粟而其仁已及於天下矣非遠道以于百姓之譽故无艮於民道可常也故賈言彼无忘而此无厭故利有攸往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得臣元家々々天下一家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演程子曰君子之志惟在一人而益天下則天下

皆圓於吾仁君子安天下之志于是乎大遂矣

三
變下

演省約至而後格利與序卦曰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震雷巽風二氣孰烈以相益也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損上以益下也夫損下損美損上曰益何損孔子嘗告袁公美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貧故瘠民以肥己者民窮而國亦危節用以肥民者民饒而國用裕夫什一中正之法三代弗能變也若蠲免之詔賑貸之令存恤之典則隨時還量務在安養元々斯

已民亦惟正之供說而无疆國祚簪以長焉若輸成納忠則賢臣長民之功益之要而大者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演君道以得民心為本以阜民財為先民財阜則國用自足卦係二五中正夫益民以中正之道則推之四海无弗宜傳之百世无所議礼可制而樂可作也故曰利有攸往國用不足則宜靜而不宜動可小事而不可大事惟是則凡除民之大害創國之大害如遷國以圖存戰亂以定治皆无弗宜者若利涉于大川馬詩云于索于囊思繡用光又

曰遊龍百泉迤涉南河賈吳皆本故云利涉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

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水道乃行

演卦体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損君益民之心之說其无疆也夫下情每格於上通君澤恒也終下覽惟損上以益下德政教於九重而恩惠及於閭閻自上而天下下也和樂洽乎民心而功業昭乎海宇其道大光也其曰利有攸往卦体九五六二各居一卦之中而得其正惟中正故達之天下而可行傳之百世而无弊否則不失之多

而為築則失之火而為發其能有慶乎曰利漲大
川卦象震巽為木之道乃行謂震巽之道大行也
蓋險非動弗克濟動不以巽弗克有功惟負振世
之才行利事之權所謂不統不綏教政優之矣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
與時偕行

演此言人爭造化之益因嘆益道之大也未不動
則不決不巽則不和決而和則果行育德誠而明
而變而化日進无疆也乾以一施坤以兩承
則成象效法生而通而遂而成其益无方也

豈惟是哉萬物萬事之益亦與時偕行不自今測
之大歸和而家道與君臣交而國治隆長幼序而
是俗睦朋交洽而德業勸興凡飲食之有調出入
之能慎語默之以時交際之有禮則天下之益恒
歸之其益之歸也天下之時定建之詩曰俾眾寡
益以莫不聚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漢子夏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万物皆益曰益君
子用之以自益也見善則必遷如風之疾有過則
必改如雷之猛善遷則其過自寡改過則其善曰

裕如風雷迅烈之交益也賢可至可天則雷
動風散惟其時之所施也益無窮矣

初九利用為大作无咎无咎

演初九剛正在下上應六四為震之主受生之益
者也受人之益當思益人之事宜其進用以有為
也故曰利用為然豈碌碌尋常塞責己乎前人所
未為而吾冒為之本世不能為而吾敢為之謂
之作而曰大必所仕者天下之重所履者天下
之艱奮雷動而震驚百里也尤必詳審而周慮計
謀而遠托量力以勝重而非貪功小心以平艱而
无犯義揆諸上而上安揆諸下而下順揆諸天道
而天道應夫然後所謂大善而可以无咎否則罪
矣且不克夫則曰有功詩云從其之子邦之彦芳
象曰元吉无咎不厚事也

演厚事乾言重大事也位卑而言高職小而任重
罪之招也初本在下重大之事未可任之故必元
吉乃可无咎也賈生欲變漢法去絳灌而卒兆長
沙之悲可鑒哉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
吉

演人臣有益於君不在於擅善而在於受善六二上應九五其益之皆分也然以柔居中柔若才力不足則德量有餘惟虛中以求天下之善則天下之人皆來告之以善若或益之以十朋之龜有弗克違矣夫益之曰或者言无心也龜曰十朋言衆善也益必以龜善以爲主也遠之弗克益之必然也然以其柔也故又戒以未貞吉能守此虛中之德而不變則不吝之道也是道也不惟臣可以事君而君亦可以事天故曰享于帝吉言虛中之誠上帝可格而況於若乎況於天下之人乎書曰至

誠感神又曰庶明勵翼近可遠在茲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演有心以求福則內矣而非外要矣而非來或益之亦无心也故曰自有來也虛中在我天下之益有莫之致而致矣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演三系不中正當益下之時之受益之道然則將何益乎以凶事可也故諸盤錯之地誠以艱難之事使之恐懼悔文固有過以求於无過夫上之有德本德之未中也惟能誠心中道自一念一行

无不誠信而所行皆中則得上所以益我之意而我寒上之德者有其本矣於是以此之誠感君之誠以我之中觸君之中若告公之用其圭焉圭通信者如是則凶我有實所以益我也所謂露雨霜雪无非教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演有之者何天性之中也益以凶事將固其所有之中而不失孟子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演六四大臣以柔若柔又柔之主過於柔也下應

初剛震主以輔其不足則柔而能剛主之以柔而動之以決休之以仁而裁之以義是中也以中行之道獻告于君公言必信謀必行矣豈從用之可以廢常哉政在益民遷國者益民至大至要之事也即用以遷國中行之賢其可依矣謨猷周慎民樂而不憚邑改而永安矣詩云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演程子曰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中行益下之心誠矣故告公從者從其益下之志

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演上之益下莫大於誠下之益上亦莫大於誠九五陰剛中正以君尊位下應六二柔中之臣則其益於天下也本天之德純王之道至誠无偽非從愚之以政而以其心惠之以心則益下之至也不待詛問而君道大善於此乎尽之矣由是道尽而物化上以誠感下以誠應咸以我之德為惠也惠我以德益上之至也書曰用敷錫厥庶民又曰錫汝保極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演君道本於愛民故曰勿問君心樂于行道故曰大得志

上九莫益之或繫之立心勿恒凶

演求益之道貴乎有恒恒者作善之地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恒德之道也上九剛躁居上廢益之終惟之求利於人而不思恒德自茲於己是以人莫益之也匪惟不益又或攻繫之者至矣是何也立心勿恒致之也故曰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不

應是以凶或問勿恒程朱云何如曰吾從孔而

於求益不恒於外終能於內則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演莫益之自來益不得者言也或擊者則損之者不建而自至矣甚言立心勿恒之凶也

胡子坊演卷十一終

胡氏易演卷十二

䷗ 乾下

演進窮而貴也斯決序卦曰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兌澤卑下進而至于乾天之上則其貴也亦然夫卦體五陽而去一陰其去之也決故曰夬夫道莫善於能決莫病於自決則發明斷道志而成務決之善也是故君子矯輕而沉隱避志而下問冀也若匹夫之能勝于馬甚於小人之難去君子去而小人獨其決也易也耳然必明察其好剛慎其事幾事密而不露同道協而不忌

夫然後小人屏跡而君子之道大有慶也夫揚于王庭乎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演夬決也一陰棄于五陽之上小人之罪也五陽承于一陰之下君子決之不容已也夫決去之道立曰正罪曰命眾曰警俗曰自靖曰毋暴揚于王庭則僭竊之罪昭然于天下矣夫誠以呼號其眾則得道多助天下共誅之矣懼也危懼則防禦周密其視寡者猶在衆也告自邑則身端屬諭則有議者亦無隙也不利即戎壯固不用決之而能和夫以五君子備五苦而去一小人若天之赫然

澤之沛然矣何往之不利哉夫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衆來五剛也乎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演曰夫者何決去之義也卦體五陽剛而決一陰柔以衆君子而去一小人夬也卦體卦健則才力有餘而去之也決說則廢置得宜而決之也和者中節之謂此夬之所以為夬也曰揚于王庭以上六一柔棄五剛之上小人竊據高位罪在不赦也曰乎號有厲能危懼有備則正道益以光顯也

曰告自邑不利即戎若不務修德專用壯固所尚大窮極也曰利有攸往一小人去則衆正相慶履長而為純陽之乾矣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君德則忌

演天高澤卑澤上於天貴決其沛然矣君子體夫之象利澤及於人而德則敬成於己也祿猶食也施祿及下養賢養民天下莫不與矣君猶君業之君忌也憚也君德謂德存諸己而不失惴惴小心而不忘忌憚警備之意失利散則人之庶我者來德慎則人之議我者寡以是而去小人萬全之道

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演初九常決之時初陽在下以力則小以位則卑以時則淺以助則寡宜靜以俟在上之虞何如耳乃恃乾剛躁於上進若壯于前趾趾下休也前前進也身未動而趾先進上未舉而下先往是犯義而最莫之與失幾而功不可奏其不勝也宜矣是欲也已自為之人何尤哉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演誠齋楊氏曰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況

不勝在往先者乎內不量已外不度人必咎之道也京房別貴欲去恭顯宦官卒以取敗其茲類乎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

演君子去小人主之以剛執之以敬道斯全矣九二以乾體以五君子去一小人宜無足慮者然以剛居柔而又得中故不恃彼之不勝而恃我之不可勝統統悚惕諄諄誠號以至暮夜若可息矣猶恐懼不聞惕號自若夫慮大於細則大者自消防危於安則危者自遠即有兵戎之至不足憂也所謂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莫夜句絕從小

象也

象曰有戒勿恤得中道也

演中道謂二以陽居陰位下卦之中也故剛而能柔勇而能怯我自遠矣何用恤焉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央央獨行遇雨若濡有愠元

演君子之去小人貴剛而不在暴貴心而不在跡貴謀而不在迹九三以剛居剛又乾體之長故疾惡大甚至見頄面壯于頄馬頄朱子曰觀也中淺危露事必敗矣然豈可如是乎惟其心子誠何如

也君子果有去之又去之心固乎專確彼上六本三之應也其行獨與之合若遇雨至於需需也大智似愚大柔似汙大剛似弱匪惟小人不能測雖君子亦莫知而有愠之者矣然小人終必去直道終可見也故元從溫嶠之於王敦仁傑之於諸武其類之此聖人勉九三所未至云雖然三雖直則要亦君子之過也世固有知奸惡之點借過雨若濡自反以為容求之他斯又孔光張尚之下九三之罪人也已

此當以來說為是胡安定疑為錯亂伊川又少變

之恐无可疑誠繫之說未敢以為的王輔嗣以傾助上六非是

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演志誠去惡而事竟成其中之委曲所以成去惡之志終可无咎也

九四臂无膚其行次且羊悔亡閑言不信

演四亦君子之傳宜與諸君子並進可也然以陽處陰不中不正又居兌說之休是以剛不能決明不能斷欲止而不進則三陽在下勢不容已君之不安若臂而无膚焉欲與之同進則才力不足又

有難於進有故其行次且焉然將如之何惟上結於九五之君可以亡悔也彼下之三陽乾也九五與四同居兌休有羊之象也羊得群而後能行臣得君而后可通牽連結於君貴其勢力所謂不安不進之悔可亡矣斯言也惟聰明者信而行之四不中正即有閑也而无信也惜哉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閑言不信聰不明也

演位不當謂以剛處柔不中不正故其行不進惟不德則不明故言不信

九五覓陸夫夫中行无咎

演五中正居尊夫之主也衆君子之所依也彼上六小人天下之所必誅五九而進之有若覓陸然覓陸陰脆物也子夏曰木根卑星剛下乘上也朱子以為馬陸覓謂陰邪有損於君德之中矣夫以伍之勢指君子之力其去之也何有然其位近而負則固寵極而情則厭必剛以折之義以勝之赫然震怒決之又決蓋不放以一人之私愛壞天下之公議也如是柔不能媚和不能汙陽剛中之德固自隆也曰中行所行合於中道也改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演建中以爲民極則光被四表矣九五因小人之比而也於一去中則中矣然未為光大也伊川以爲雖行於外不失中正而未能心正意誠呂氏曰非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演上六陰柔居極高之地當五陽盛長之時勢窮而罪彰力屈而黨尽即自呼號已无及矣其誰憫而應之始則踴躍終則嗷嗷凶必至也詩云嗟何及矣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演小人終亡國君子之大慶矣早則豫防其在茲時乎

三
其下
其上

演上決微而下遶遶序卦曰決必有所遶故受之以姤姤遇也決則為乾矣乾合休一陰始生於下陰遇陽也巽風行於乾天之下萬物觸遶故曰始夫陽利而生曰復有復其常遶慶幸之也陰決而生曰姤有遶變其常微或之也自今觀之五陽乘而上一陰伏而下若无足慮有然顯生於微盛起於衰陰性易微而難防防其始猶將不善其終

矧曰安安于茲哉是以周公戒重牛之牯孔子慮毫末之扎即子曰防乎其防知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彗之大綱

始女壯勿用取女

演始者遇也何言乎遇決則為六陽之乾矣乾與巽合一陰不期而遇也夫以陰遇陽非正也况一陰而遇五陽乎女陰也一女而遇五男行不潔而志則強陽不得而制之何其壯也男宜遠而防之可也取之以自配則室家之災故曰勿用取女蓋夫婦別而後父子明父子明而後君臣正邦家治

禮義生陰之為害莫近於婦人婦人為害莫大於淫縱聖人首戒之所以絕陰孽之萌

家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演始者何釋之曰遇也卦休一陰在下起而遇於五陽也夫以陰從陽為順以陰遶陽為逆其遶然之變乎曰勿用取女蓋夫婦久而後家道成一陰雖微漸長則不可制也於不可制之婦而取之其可與久長哉是故姤已寵而尚亡獲姤矣而周衰武昭保入而唐危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始之

時義大矣哉

所以此以卦体言始遇之道而因嘆其大也天陽地陰以陰遶陽天地相遇也下濟上施品物咸章之章矣矣九五陽剛中正夫剛健而倫中正之德泉建其極其道大行于天也是天地聖人之始也是道也其時義何大矣哉蓋物以兩而後相遇以合而後能化故君臣合而政治隆父子合而家道興則交合而德業功將兵合而戰功立矧一陰雖微而盛之能以伏君子謹之則慶社之門也不慎則禍孽之階也可不敬歟

象曰天下有風始后以施命誥四方

演天下有風呼號萬類始也后思以風天下於施命誥四方蓋上下懸隔政以治之必先有言以曉之然後君民之情通文命敷于四海則是訓是行而曰大哉王言趙氏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演始何時乎一陰微而勢將長也陰長則陽消矣初六小人之主也幸其時之未盛耳乘未盛而止之若繫物于金柅之上繫束之也柅止車者繫于

柅因矣曰金柅則其固益堅矣夫遏止小人於方萌則君子之道自昌於既盛故曰貞吉釋此不止俾之前進則災極國家有攸往見凶矣雖然小人豈忘情於君子耶當重牛以指之恃恒存剥剥以膚之志若豕雖羸弱其躁性隨濁忘上進也君子其无憂乎蹢躅猶跳踯也渠九齡見棣山反相以罪至誅而尋赦之卒成明皇播遷之禍自天其孽也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中也

演帝道進也陰柔在下勢將更進始不止則終之

禍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市

演九二當始之時切近初六遠之則其罪未彰縱之則其禍將長二以剛居中剛則其力能制中剛制之有方義以喻之思以懷之若也羸豕有魚魚陰物也陽與陰遇如魚味之適口也小人无怨在我為不失故无咎然豈九二之幸勢所遣也釋今不制則將乘不可為矣我釋不制進而制人害不可言矣若包魚之味不宜厭之而客恐禍及於衆也呂氏以為孫叔之故座變首蛇然此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廟也

重包有魚以九二之能制也其制之者義也不制而使及於衆則非義也九二之所以為孚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演陰陽相求情理則然卦惟一陰五陽皆所欲遇也然初已遇於二為其制之矣九三過剛不中其心固自忤忤也居則不安若臀之无膚焉去則不決若其行之次且焉然陰和何可親乎求之不得是三之幸也故雖處危疑必爭之地既无過則无

傷此則有之而无大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章也

演率行促行也行未章促本情之未已也知不正而已之則无大咎矣

九四包无魚起凶

演初六本四之應也切近於二為其所遏故九二則曰包有魚九四則曰包无魚本无也而有本有也而无何哉以九二有剛中之德四則不中不正惟无德也故其下舍之而它從程子曰民心既離難將作矣起作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演朱子曰民之去已猶已遠之夫陰之象或為小人或為女子或為民女子小人或可遠也民而遠之自失其道也

九五以把包爪含章有階自天

演五剛健中正賢君也陽道方盛一陰始生於下小人得時之幾也宜以道制之夫大君而制一小人若以把而包爪也程子曰把高木而葉大朱子曰爪陰物之在下者非美而善清包爪以把則不貴而可食制小人以君則不迫而可格然是陰始

之時也五中正之德本章也宜含悔章美之德靜以俟之天人本同一氣人勝而天自定一陰之始將時為一陽之復故曰有階自天詩云小心翼翼多福夫五一乾休也在乾初則為潛龍始初奈則為藏豕故乾九五則曰飛龍必則曰包爪其氣寒絕无亦以小人踰躍于下累之也然則胡不去之而包之何哉曰一陰始生罪惡萌而未彰若遠誅之是絕物也况一小人死天下岂无小入邪程傳以為下求賢臣二五皆陽無應爪陰物忌非賢象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階自天志不舍命也

演曰含章以中正章美之德自含晦也中正之埋天之命也在我之天不恩斯上天之命可回

上九始其角吝无咎

演柔而能合謀則受益上九以剛居剛又上卦之上大剛則折大高則亢吝有拒而遠去衆人拒而美與若始其角為兩獸休則而在上者也以是求遇必可蓋各人之遠我由我之自遠也將誰咎耶詩云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象曰始其角上窮吝也


 小過
 亨
 上
 下

舊戰守不足憂旅享尽孝養于施仁礼樂其風偕
同雍熙之治可坐致矣雖然庶人有言桀用天下
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簡不節故也嗟乎節
其保卒之障乎

平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演民虔物阜天下萃矣王者常思所以一天下之
道蓋礼以定民之志祭以率民之孝首建廟祀聚
己之誠以格祖考之神則民莫不尊尊親親知所
向慕是曰王假有廟夫民物既蕃非一人可能獨
治也必下求大德之賢與之共理則九祖民之生

美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改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演華者何釋之曰聚也坤順允說上行順道而以說於民下有順心而以說於君是上下之情聚也九五剛中之君下應六二柔中之臣君臣之德聚也其曰王假有廟蓋萃天下之道莫要於孝孝莫大於祀改孝享使天下知一本之義智親其親也曰利見大人亨以九五中正大人下求六二柔中之大人相聚以正則所以經國之謀制國之用一

出於正无驕泰之失矣其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一順乎天理而已命即理也理當豐而豐不敢以
天下儉其親特當為而為不敢以天下佚其身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演此亦孔子言不尽意之嘆蓋天地之間有惟
萬物倫天地萬物之情者唯一聚天陽而尊日月
星辰麗為地陰而卑百穀草木麗為君臣合於朝
而政令行夫婦合於室而風化出士群於校而學
業脩農比於野而稼穡勸賈藏於市而財用通工
居於肆而藝事成動靜之相推盛衰之相倚變惡

之相攻遠近之相求誠偽之相感何莫非聚之所
為也是故萃也者天地萬物之會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或不虞
演澤上於地水相比萬物滋息萃也君子主天下
之衆思慮天下之倫也蓋有利則有害知害而豫
防之曰除戎器以或不虞除朱子曰脩而聚之之
謂所謂保邦于未危也雖然此君子聚眾之政不
可廢也要其本在中正以得民心民心不得戎器
雖除適借寇之資耳丘氏曰李唐之議銷兵則非
除戎器漢之武窮矣夷狄又豈知或不虞之義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
咎

演人之相聚莫先於知擇莫要於定志初與四為
正應四君子者也其始相聚誠可謂知擇矣陰柔
无孚感於二三同類之小人有孚為之不終蓋亂
其心志反聚於邪黨是素蘭室而入鮑魚之肆乃
亂乃萃何其志之未定也誠能舍非道之私交親
正應之賢哲盡誠乎號至于一握為笑一握謂言多人也
而勿恤之蓋其擇之已明志之已定以是而往萃
於四以終其好則善道日聞德業日進美故曰无

咎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演志定而后交固初六惑於群陰故其所萃猶亂
本其志之不定也定志以從正廢无欲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演引遵引也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剛健中正
是遵引其君者惟中正之道辭去私黨陳以公義
慈以儉德是人臣事君之正也則言臣之責可塞
也則无咎夫既引之以當道久无必聞之以誠心
可也蓋言有餘而誠不足誠有餘而言不足曰孚

乃利用輪輪泰之博者中心孚信雖薄泰可以格
神天發誠而至於神感其君心有不感者乎君臣
一德天下之萃有不保者乎書曰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

象曰引吉无咎中求變也

演中道人臣事君之則也心誠則志定而中立群

陰何能惑乎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演當萃時以得萃為善六三柔不中正上无應援
改近求於四而四莫之與下求於二而二莫之與

欲萃未得惟自生嗟恐是何所利乎惟往求上六
雖非陰陽相求之正然終同類往求以萃彼必見
納故无咎然交際而後返本上六亦陰柔說主非
君子之儔也小吝所不免矣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演三上萃得无咎者以上同類必巽說納之然以

陰從陰能无小吝乎

九四大吉无咎

演九四萃時大臣也上為君萃下為民萃當天下
之大任必有天下之大德然後才聚天下之大資

也大道者何中正也九四之所歎者也惟能以中
正事其君治其民則謀明詞斷所陳者克與之道
所為者裕國阜民之行大吉无咎言大道尽而大
責塞也書曰作善中德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演位不當謂不中正也得中正大吉之道乃可无

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演萃何時乎民蕃物阜天下其林也九五陽剛中
正以居尊位合四海以為富群萬民而為臣天眷

方隆民心同順何咎之有美勳有未信從者宜修
德以服之元有德之長也未貞者元德之貞而固
也惟能修元德而又永貞以守之則其未孚者亦
從而化故悔亡書曰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演有大位則必有大德成大德然後其志光顯所
謂格于上下者也其猶有未孚者必其德未極故
其志未光必求所以光之之道斯可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演爻以陰柔之資為說之主居高之位安而不誠

昧而不明，矯而不抑，以是求卑，人莫之從，宜其爾。各大息涕淚，痛哭也。曰：无咎，已自為之人，何尤哉？甚矣小人情狀之易露也。得志則譔譔失時則瘖瘖，觀其初六之號六三之嗟，上之涕淚可識矣。若君子者，安於其命，肯若是憐哉。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演：張元无與嗟泣，所由生也。能安其命，亦可自得。

上六：小人宜上之，未安迺爾。

三
上

演：積厚則其發高大，亦曰聚而上者，謂之升。故

受之以升，巽本生于坤地之中，浸浸暢達，升之象也。二陽降而下，三陰升而上，柔以時而升也。夫天下之道，不曰進則曰退，則曰進，其消息盈虛，惟時焉。已今之吉，升者曰：今日改士而賢，希聖也。希天學之升也，窮而王也，而帝也，而皇政之升也。然學政一事也，有希天之德，則必有格天之功。伊尹古之耕漁人也，其蓄德潤華之間，如是其久也。一出而成阿衡，尚父之績如是其大也。故積而後發，其發也達，潛而後見，其見也光。夫君子為善，惟日不足，小人為利，亦惟日不足。猶之登無址之臺，

必危墜而后已。吁，善可升也，利可窮乎哉？詩云：如行彼邁，則靡所臻，取困之道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演：升上進也。當上進之時，備巽順剛中而應之德。

則其道大亨矣。然必用見九五在上之大，以得其

位，行其志，然後无所憂恤也。所行者，平順之道，所

立者，光明之業，是升以道而非徒以其位也。故曰：

南征吉。南順明之地，故云。此本諸說，說說元局。

小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演：曰升者，柔本在下，今內巽外坤，則三陰升而上

二陽降而下，其柔之升者，時也。夫時當升矣，卦德

巽而順卦，体九二剛中上應六五柔中，惟巽順則

无隙妄之行，則中而應，則得中道之過，以道而進

是以大亨也。其曰用見大人，勿恤，有合之以道，行

在我而其慶澤在天下也。南征吉，善天下之志

遂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演：地中生木，漸也。高大升之象也。君子体之以升，其德蓋性命之理，本順也。順德則日進，是德則日

退循理而行隨時而動曰順所謂存吾順事者也
登高自卑涉遐自尔小德不積大德之累自一念
以至念之一事以至事之一日以至日之深遠自
得使肉充而外輝高明廣大以至塞乎天地之間
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緝熙本順作德
初六允升大吉

演初進之士必有德以為之基有後以為之階夫
然後可升也初柔而在下為說之主柔順可謂有
德上比二陽可謂有後其升也信然矣柔弱而
入剛教振卑下而登高明善之大也詩云篤與女

羅依于松栢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演上指二陽初與同志則其德可知矣且其必升
而大善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演二當升時以陽剛之德上應六五柔陰之君使
非至誠其何以免君之疑天下之議乎二剛而得
中誠其積也中敬以任事而事理異順以守職而
而我修矢心以休國而國強曰孚然猶未也行可
歸於昭也而心難捨於異也鬼神難感禴祭之薄

有能及其誠雖用禴亦无不利以神格而祐之也
鬼神且祐况君心有不格乎天下之化理有不升
乎是謂无咎昔周公相成王幼將疑其不利也天
有風雷發木之變成王乃悟威則大熟金縢之誠
昭之也利用禴取其誠非為其簡卦言有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演言喜則必嘗有憂矣九二以剛臣事柔君憂危
甚矣至誠感之則君无嫌而國是定其喜何如也
詩云鴻飛遵陸公車不從

九三升虛邑

演三剛而得正為巽之長剛則有才正則有德巽
則進有禮巽木也坤地也三木依而勿進坤地其
升為九考故雖登泰萃之朝如履无人之邑何其
順而通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演夫士進而疑忌豈盛朝所宜有也九三才德備
而進以礼宜其進之无所疑忌也詩云委蛇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演六四君之位備泰正之德而當上升之時故有
王用亨于岐山之象義見隨上六夫文王所以能

亨大其王業傳世八百年何哉曰確守臣節不失其正也親其被崇侯虎之譖而囚也曰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此等忠純金石可裂矣故討敵而賜之弓矢雖天命之有在亦文王至誠之所感也曰吉无咎順而正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演夫周與則殷衰跡逆矣然當是時文王豈心於王哉順守臣節以服事殷則其與也天與人歸萬世之順事也

十五貞吉升階

演五柔中居尊當升之時下應九五剛中之臣然以其資柔也故戒之益用賢圖治君道之正也能固守此正道以為心則任賢不貳去邪不疑柔而能剛弱而能強貞則吉也其政治有不臻乎君臣交敬百姓昭明三王可四而二帝可三也不猶升階而非堂入室馴至矣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演五德而才弱其志未遂專任剛中之賢則君之欲為臣為之失志之大得宜也詩云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上六冥升利而不息之貞

演好高无己之心一也以此之為善則舜以之為利則確上六以陰柔居升之終德薄位極宜知止矣猶悔冥以求進是隳之徒也故聖人憫之以為人知外之可慕而不知內之可重者曰貞也貞也者仁之根也中心之休也能寧以求之不息焉是亦弊也而能弊則王公不足貴晉楚不足富矣噫上六能之乎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演上之冥升以富貴迷於其心爾然富貴能久長乎久則必消冥不知反適取其窮也詩云受爵不諫至于已斯亡

三下

演進銳斯退頤極斯惠序卦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兌澤上而坎水下澤中无水困也一陰陵二陽之上陽陷二陰之中君子之道之困也嗟乎窮通得喪天之命也聖賢不得而違焉是以大舜號于歷山文王囚于羑里周公辟于東都顏子窮于陋巷夫身可困也道可渝乎執過錯則節愈為行則心弥廣故伯夷餓死以求仁凡千刻

心以見忠民至今稱之孔子陳蔡之厄而曰中也
庸知其非激奮屬志之始於是乎是改困而亨君
子之立命困而困小人之自造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演陽為陰揜困也雖然顧自處何如耳坎險兌說
居險而說是履盤錯如周行遇詘辱如順達與雖
困而心則亨也貞者心之體也亨之所以為亨也
厲節正行造次顚沛必於是為其惟大人乎卦體
二五剛中大人之象也蓋內得而外不能累見大
而心无不泰可以屈則屈可以止則止處困而得

其道也曰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何欲乎夫心亨
自亨之正而吉避避難之道言有枝葉天下之所
以无道也宜含晦沉靜力行自靜无勝口說以自
取危亡即有言焉君不听臣不從矣詩云匪吉是
出維躬是瘁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
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演困有何合体則兌柔借而上坎剛屈而下分体
則二陰妄乎一陽一陽陷於二陰皆剛為柔得困
也曰困亨卦德坎險兌說居險以說處困不失其

可嘉可樂之道所謂在陋巷不改其樂也然惟有
養之君子能之即大人也曰貞大人吉卦體二五
剛而得中又德不思而中立无倚夫得正而吉其
道為可亨也曰有言不信當困時而尚危言激
論則不自含晦危窮其身也矣夫貞則道可亨慎
則身可保君子處困之道用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演水下漏則澤上枯困之象也君子處困固嘗用
慮悔防未敢輕生以儉天下之事然將不可為則
有命焉是天之數也有義焉是所志之道也義重

於命則舍命取義以遂吾之志是改志遂而命止
矣詩云无忝爾所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演處困之道在立行以為之基又得人以為之依
困無從其可出也初六之行柔而險不可以為基
也其應九四陷於險中不足以為依也是以若則
不安若臀困于株木為株木鮮有枝葉不能履庇於
下之象也夫不安於險則益陷險矣若入于幽谷
為幽谷暗昧不明之象至于三歲无所覿見困久
而終莫之出也然皆柔險致之始以用人終以自

困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演幽不明謂身入幽昧不復出于陽明也然本其
心之柔暗使能剛明則還于喬木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熹方未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演二以剛中居臣位當困時飽德而不得施於人
猶人醉飽于酒食而病困生焉然必得君而后志
可行也朱熹君蔽膝之服九五剛中自賢未則采
笑而未汲也二惟誠以感之感之而至於利用
亨祀則誠无弗格而君之可必矣无宜安辭以觀

其变若遷往矣有為則凶此臣子扶危之心之分
也於義何咎哉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演飲于德而悅其未及于人其為心可知矣故其
中蘊之為天德舉而施之眾社生民之福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義乘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演剛為柔捨君子而為之困以畜遇剛小人之困
可勝言哉六三柔不中正小人也居陰之極欲進
而上則遇一陽之剛若困于石上則也石以壓之
其能進乎欲止而不進則下乘九二之剛非其位

若據于義乘木堅而有剝者其能安乎夫窮極則
思居處之安欲遠求上六同類之應時勢已迫不
可合也若入于其宮不見其妻死期将至凶可言
哉要同類係辭倍矣

象曰據于義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演乘剛指九二所謂非據為不祥名辱身危死將
至也淫野呂氏以為齊崔杼取棠公之妻室得此
爻而陳子曰不可後棠妻通于莊公杼因執君而
自戮誠哉不祥之為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演困之為義以剛柔為同異不以陰陽相求為正
應卦爻三陰三陽九五君位然則九四所與同心
非九二而誰耶若初六小人雖應弗應也夫九四
剛不中正有望于二之助切矣其九二亦非不敬
速行以同拯天下之困其來之徐也以六三之托
於前也若困于金車為金車九二所乘之器曰困
則托而少須矣然則豈終為柔所托哉始有間故
吝終必有合同道相濟以其位一人天下事有賴
矣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演下指九二惟其望之切故竟其來之運不當位
謂四與二雖非正應同道相與以求拯困則得矣
九五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演五以陽剛中正若君位當天下之困一陰竊據
于上二陰作孽于下有若剝則然剝兌首剛斬趾
傷於上下之象也小人得志則君子遠跡彼亦紱
者臣所服以行者也雖有此服將安用之股肱耳
目无所資矣故曰困于赤紱然九二剛中在下本
五之應雖非相求而同德相信苟下求之則九二
之來有始雖困憤少待則有喜說矣然必誠信交

孚至於利用祭祀祭天地曰祭天地可格其臣下有
不感而忠乎曰利用祭祀言至誠感神小人去而
若子庭也或問本義未則何如曰大段則只明為
陽爻者多皆傷之邪然則陰何
說傷子曰是其所也

象曰剝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
受福也

演小人盤結上下而至於有傷其志之困情可知
然得中直之賢於志未得之時其心之喜樂又可知
知矣矣受福于天天誠求賢自上祐也詩云樂只
君子萬福攸同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演天下事未有久而不極也而不知者上六以系說
之資若困極之位是其困也展轉纏綿若困于葛
藟之不可解頭沛危疑之若于臲卼而未得安寧
焉是惟不動也必有悔矣然將如之何曰以悔治
悔也蓋禍福無門生于一心苟能懲創其系縲之
習而惟剛正是修則六亦君子以往其不有吉乎
詩云如彼流泉无淪胥以亡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演困極上困非天命之未回乃人事之未當當則

亨也動悔有悔善心生而吉之幾動矣

明子易演卷十二終

虛陵胡經著

井

演人窮返本而思以自養序卦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巽木坎水木在水下井也而出乎水汲井之象也夫養卦象也惟井巽則象之像也井以比德而政在其中巽以像治而德在其中大我井乎萬物生上之始吾道源上之地也湛然澄一者休也淵沉莫測者深也渾約卑下者謙也蟠錯委給者孫也動塔潤滑者幾也抗之不濁者節

也汲之不竭者量也沛然莫禦者勇也行不失信者誠也其寬也應百姓而不為惠澤蛟虺而不求報是仁者之功也學問之大成也然則局要乎曰主靜者大成之本也子言之井居其所而遷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上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演道根於靜而其用也動井靜而能動也故取象於井人之心能无思无為寂然不動若井之休焉則安固貞一事變而道不變若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不以窮居而損不以入行而加若无喪而无

得焉居安則資深學變之來感之而遂通應之而无窮若往來井上焉夫學以敬為要以及物為功身苟備矣而未能施於家國天下若汲井幾至未盡其綆綆而羸敗其瓶則凶勉人敬慎以求抵于大成元半途而自廢也書云惟聖罔念作狂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上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演巽坎合体巽木入乎坎水之中而上出其水井也往來井上可以烹飪可以灌溉萬民萬物被其養而不窮也人之德如其井取之左右逢其涼其用寧有窮乎曰改邑不改井无待有文以卦体二五剛而得中誠實有主靜亦定動亦定夷狄患難而能變也曰汔至亦未繙井上以上出為功繙未盡而鮮澤物之功猶學未成不足以動衆而化民也曰羸其瓶猶棄井也學而未成猶未學也是以凶詩曰敬之敬之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演木上有水井之象也君子休井以養民如平水土教稼穡正經界辨物生九為兆民生殖之計及

上同故自暇自逸所謂先之勞之也若此正以教天下之民使之自相養耳如五家相保五比相受四閭相養五族相救五黨相親五州相賓是也說曰德惟善政仁在養民旁非勞民之旁本在水上此以水津潤上行本木於井養益大矣

初九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演陽為清明陰為汚濁而初六則陰也汲而上出則日新不汲而下漏則曰潤而初六則在下而无援也夫以汚濁之行震卑賤无援之地雖欲用之其誰得而舉之是必為世所棄也若井中有泥人莫汲而食之夫不食則為舊井矣雖禽鳥亦莫之顧不能澤民女龍及物乎哉詩云誰謂荼苦其甘如飴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演井以上出為功初以陰居下身不潔而澤不上行也舊井无禽不能仁民澤物為世所棄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演谷井中旁穴也射注也鮒子夏曰井中蝦蟆龜執類亦汲水器敝壞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上无應與下比初六是不以剛明自蒙惟下脫卑汚之小

人猶井水由谷穴旁出下注於鮒所及者微物耳是以不為高賢汲引雖有剛中之德亦終為柔邪所誘猶甕以汲水敝之則水下漏不可以上出也詩云元我觀芳不實好也鮒初象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演下比柔邪猶井谷射鮒也小人觀則君子陳其誰與汲之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演九三以剛正之才居下卦之上剛正猶井之渫治也才具而未用猶井渫而不為人食也有秉彙

之心者莫不惜其才之可以濟世獨行道之人罔不惻然於井以為可汲而食之也然惟王君明於知人斯急於求此賢哲而用之上沃君心下澤生民天下並受其福慶也詩云淑人君子正是四國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演行人惻然於井者以可汲而未汲也天下惻然於賢者以可用而未用也見求於王者之明天下並受其福賢者得用之効也

六四井甃无咎

演明德而損民君子為學之極功也六四以柔正

居此卦之下行非不潔而才弱不足以濟世猶之井方荒而未汲也子夏曰甃亦治也井治則非泥非谷德脩則不污不比雖無及物之功而先得自治之道由是而想：焉則仁民澤物之功其酬矣乎書云厥脩乃來

象曰井甃無咎脩井也

演井脩而後可以澤物德脩而後可以濟人脩井言自治也可謂知本末之序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演冽清潔也寒食井水之至美者井冽言其休也

寒泉食言其用也九五剛健中正天下之大德也若尊位天下之人賴以養也惟德之大也達中率正若井之清冽是以天下之人濡其德澤同散不中不正而惟遵王之道若寒泉為人所食也詩云矢其文德治此四國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演中正而天下之道天下同於中正德何薄也

以爲不鮮耳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演收謂收歸以出瓶中之水是氏云鹿盧收歸者

也勿幕也幕井蓋覆也有孚朱子曰出有源而不窮也夫井以澤物為功君子之學以博施濟衆為大成上六井道之終也既已惻之於三脩之於四食之於五美至此歸收既出而井水止行猶德業進脩及時而施諸天下也然豈有所擇乎往來井上無獲故覆君子濟世无自隱藏也用之不竭而有孚信君子取之左右逢其源也夫施諸人而不本諸己未可以言百得諸己而未及於人言近之未可以言大惟信而達順德積而道行是以元吉詩云辰也大成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演井不澤物猶棄井也學未化民弗學也故俊德不足以見充萬邦協和而克之德始大成也玄德不足以見齊四方風動而順之德始大成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然則孔子不特為大成乎曰智全德備而緩衆動和之功有不吝己是大成也所謂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恭天地大成之道也若之脩之吉脩而化元吉美

三
上

演靜極斯動上斯變序卦曰井道不可不革故變之以革離兌合卦水火相戒息也中少二女同居而異志故曰革夫天下之道有常有變以通常協道之中也是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於變咸若充弊之革也順天應人湯武之革也一張一弛政之革也一進一退道之革也遷善改過則君子日新之功也以先王之道為不可行祖宗之法為不足守是不善於變不若不變之為愈也夫不得不變者時也而不可變者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斯其所以為善變也與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演革程子曰變其故也夫變化宜於有漸而不可大驟常人之情可與樂成而難與慮始日已日乃孚言審時度幾不能不改而又不可輕改始而人疑已而人信亦勢之所必至也卦德內明外說所革皆當故人心信從而革道大行廢者脩窒者通墜者舉危者安然必所革本諸天道合諸人情宜於物理可以贊鬼神而无狀俟百聖而不惑是曰利貞夫然後可信可通可變革之悔其可亡乎書云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演曰革者何離火下而兌澤上朱子曰火熱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女少女同居其志各異所歸革之象而故曰革其曰已日乃孚蓋民信而後能從民從而後道行所革不棘不愆悔天下之情得通變之宜則民鼓舞而信從之然有道焉曰正是也卦德離文明兌說文民以說則具憲高即之德而必裁以雍寬綽之為斯其所革大通於天下而一出於正惟正則其變者乃所以為常也考諸古而不謬推諸今而皆准傳諸後而无穷其孰曰作聰明亂舊章哉悔可亡矣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演朱子曰極言而贊其大也陰陽二氣動靜无恒天地之革也故能四時久成而萬物生上之功不息涉放桀而為商武紂而為周湯武之革命也故能上順天心中應民望而帝王救世之功不竭由是觀之革之時其大矣哉蓋天地非革是无為

物矣聖人非章是元萬民失以至日月之往來章
本之崇祐世道之盛衰人事之離合要亦章之所
為也其章之有時也天地聖人萬物不得而與也
章之時重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厯明時

演澤中有火水火相息章也夫變革莫大於四時
君子之治天下莫先於授時治曆制也曆氣數也
治曆所以明時時明然後政可舉而治可順也如
五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三歲一閏五歲再
閏八閏一章是也書云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允釐

百工廢績咸然君子以之自治也顯微動靜不失
其時之權人極立矣天地官矣

初九鞶用黃牛之章

演變革之道曰時曰位曰德初九在章之始時未
可為也居下无援位未得為也剛明躁炫德非能
為也故聖人戒之鞶固束也黃中色牛順物革虔
章也必內之所存外之所發惟中順自守无恃才
以隨僭辟之非若固束以黃牛之章為言安常而
不變可也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象曰革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演黃牛不言章者省文也時位德俱乏故不可以
有為有為則妄凶之道也

六二已日乃章之征吉无咎

演二常章時柔順中正為離之主上應九五剛中
之君夫柔順則安中正則純離明則哲上應則援
時可以有為矣然改革非常未宜輕動位本臣職
未敢先舉彼已日乃為君之章也惟承順以章其
所章必上信而莫之疑下從而莫之逆已日乃章
之可也如是而往則君心可轉而為虎變之主民
風可移而有章面之化故曰征吉不僭不棘綏之
而非玩變之而非亂也是以无咎

象曰已日章之行有嘉也

演嘉美也即所謂征吉无咎也嘉美之績本於中
順之德故曰已日章之

九三征凶貞厲章言三就有專

演變革之道莫病於自決莫苦於自審九三以剛
居剛力足任也君離之極智足察也處下卦之上
勢足恃也三者具斯志高行確將紛然於天下矣
上疑其專而莫之任下疑其固而莫之從故曰征
凶即所章一出於正亦不免於危厲况未必正耶

故曰貞厲然則將終於不韋乎曰時常韋而韋之
惟自審則得矣言猶念也三就審念所韋至于三
次乃克就之所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是也才塘
而慮則周韋當而民自從是曰有孚

象曰韋言三就又何之矣

漢朱子曰言已審者心之機而行之度也曰又何
之言不必過於審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演韋必有悔九四曰悔亡何哉其才則剛也其用
剛而能柔也其時離下體而進上體也其勢水火

相交息也其任近君之位也其志下无繫應也故
所韋當理而其悔可亡是九四之能事然猶未也
其要本於一誠惟誠則上下信從之矣改之矣改
革也命猶令也九有所韋必先有命令以誥于民
故曰改命是此六善本于一誠則韋道大行悔亡
而吉可獲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演韋民以政未若韋民以心是故一心誠而韋道
大善者以有本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漢五剛健中正居說之休為天下變革之主是德
位兼隆之大人也自一心而達之萬變自朝廷而
推之四方與之乎其中也肅之乎其正也而天下
之不中不正者取法焉若虎變在上昭融赫足
以鎮而文足以約也是豈易之言哉必外之所著
本其內之所積變更於有事以其豫養於先事可
也蓋人所感惟誠之能動在積誠而素定則不
言而信不怒而威曰未占有孚謂焚而後占不假
占筮而誠已孚於神人誠之至也詩云不顯其德
百辟其刑之子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演炳大明親其文威儀文章是也書云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

上六君豹變小人革而往凶居貞吉

演上六君革之終革道已成天下從其維新之治
故有君子者焉有小人者焉君子從道革去舊染
之污而自新其德以成其章若豹之變焉變謂希
革也小人畏法惟革其頑面而勉強以從改是人
之所變雖有淺深而革道之行亦可槩見革已成
矣而擬有革焉則躁動妄行凶亂之道也惟宜守

此更化之治以為不刊之典是幸而不幸其所更者乃所以為常也是曰吉書云煇其有極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演爵猶形也謂爵然儀文之可觀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順從謂長法勉強順以從君之令而

已詩云莫遠莫遑九有小人即九民伊川以為自暴自棄忘不令

蓋氏可使之不可使之

三
演上

演變幸有象而器用成序卦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器之重也子夏曰初分趾也次審腹

也中虛耳也上剛絃也鼎之象也巽木入離火鼎

之用也以享上帝以養聖賢鼎之用大矣哉昔包

羲氏興神鼎一統天地萬物而一之也黃帝作室

鼎三象三才也禹鑄室鼎九象九州也夫故天下

一大鼎也德存則存德亡則亡鼎無與於天下而

天下之存亡恒繫之武王克商還鼎雒邑伯夷猶

非之以在德不在鼎也秦齊焚重延周鼎顯王懼

而沒之泗水始皇漢武復求出之要皆冥陋之為

也子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其果鼎之器耶果天下

之器耶

鼎元吉亨

演天下大器聖人之所宝鼎器之重也故取象於

鼎六畫陰陽倫鼎之体木下火上具鼎之用曰元

亨何蓋有大德而後可以主大器以大德而後可

以興大治卦德內騷而外聰明卦實自巽柔進而

上至于五卦体六二得中而應乎剛有德有位有

臣矣是以元亨夫聖傳而帝上傳而王其祖父以

一身而有天下子孫不能以天下而保一身何哉

德不德政也是故商之鼎樂失之而湯得之商之

鼎紂失之而武得之周之鼎顯沒之而漢得之繼

漢而下其得失又可考見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吉

程朱以為美

表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

大亨以享聖賢

演曰鼎者何法象之器也韓子曰禹導川決水以

分神人之居乃鑄九金乃鑄九鼎儀萬有之族處

怪異之狀此鼎象所由起也自今惻之三足者峙

立三才之問也私腹者包容萬物之衆也黃耳者

虛以受人之善也金鉉者巽乎剛直之位也亨重

不遷者德之確也周剛内外者幾之變也是鼎之

所以為象也其用何如以巽木從入離火之中以亨以能變離而為熱也豈徒用之以自養乎其大也聖人用之以享上帝而上帝格用之大亨以養聖賢而聖賢樂為之用詩云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又曰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演義曰元亨本卦才也內巽順於理而外耳目聰明是不用其聰而聰无不達不用其明而明无不照德之聖也自巽而來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

於五位之尊也五柔中下應九二剛中臣之賢也德聖則本立位尊則勢重臣賢則邪諂政无不達治无不教天下大器莫如子茲矣

象曰木上有火巽君子以正位凝命

演以木巽火烹飪之象曰巽君子休之以主天下之器何如曰蓋國勢之存亡本於天命之去留而天命之去留根于君德之邪正曰正位正君之位也凝命踐天之命也所存所踐憲天之道翼之乎其能敬也肅之乎其能恭也則天之眷命於我有將戡定而有常矣詩云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初六鼎耳昧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演義賤本玉成之地惡難乃廢志之秋初下鼎之趾也六陰非君子之範潔上應四剛非虛心好賢之臣也改其上進必見挫辱若鼎趾之蹶而鼎耳之所謂分賤患難者也由是昏發激昂去其舊習以求新得潔汚濁而入之高明若趾蹶而因利出其穢否為巽體長女初女之賤妾也娶妻本為繼嗣得妾待其人也夫初之不合於四以德之未脩也惟勉為善則以初之柔合四之剛以柔相濟以共事一人竭力變化而和家之治其有異乎故

又曰得妾以其子无咎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象曰鼎耳昧利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演趾蹶則悖曰未悖因禍以致福也從貴從九四也去惡自新始睽而終合矣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演人臣事君之道在有至實之德不污之操已也夫德莫善於剛中九二以剛居中才可濟世猶鼎之有實可食於人也然上應九五下比初六私交昵則公道棄朋黨植則君勢孤初與二陰陽相求始而比終而仇仇則疾患之心生不正之仇逃避

於我吳敬即就之者是善以制情公以散私德純而操固也故曰古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象曰鼎有審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演之猶往也慎所之謂當專志于君而不可下比匪人則德為世用我仇有疾其節可嘉始雖比終則疾无過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雖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

演鼎耳所以舉鼎而後膏可食君所以按臣而後道可行九三則正其才非不可用也鼎耳六五之象也三過剛不中不得於君猶鼎耳變革无所舉

之者故其行否塞雖有雖膏之莫不得為人所食也然三君正入吳之休而六五正中本好賢之君惟能正以守之莫以入之則陰陽和中正合君臣同德若雨之方未未已也行塞不食之悔可下天下之明之化可符而咸矣曰終吉慶之也書云往哉汝路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演君臣天地之大義不得於君失其義也故其行塞而雖膏不食乎正而和慶乎君合而義得矣九四鼎折足震公餗其形渥也

演鼎得足而時而焉斯重君得臣而輔而天下安

九四君之輔也以陽居陰德之薄也下應初柔知

之小也以薄而君尊以小而謀大宜不足以勝天

下之重任若鼎折其足焉因憤國家之大事若覆

公之餗焉震傾也公餗公家之餗也上負其君下

負其民故其形為之重汗雷渥山何如也詩云彼

其之子不播其厥是民作則則其繁風止亡

象曰震公餗信如何也

演信如何謂誠不知所終必收之道也小人長敗固不足惜天下大器因之以昭殊可憂也

六五鼎折耳金鉉利由

演鼎有耳而後鼎密可舉有鉉而後鼎耳可舉六

五鼎之耳也上九有鉉也五有制中之德故云黃

耳上九陽剛故云金鉉夫若德惟中則虛心精一

而主天下之器有本所任惟賢則直諫剛正而輔

君德之成有人備必无作好惡无間矣和所謂中

立不倚任賢勿貳者也以五居六故以利貞戒之

或問金鉉先儒以九二何如曰鉉在耳上二居

九下恐於義象未合然則象傳云利貞上九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演无主則虛實之量也有主則實虛之柄也黃耳
虛中也中以爲實无主而有主也其正位凝命任
賢國治之本與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演井以上出爲用卽非觀莫能汲鼎以上出爲用
卽非鉉莫能舉上九鼎之鉉也鼎道之戒也以剛
若柔又廢離極曰玉鉉者剛而溫也是德實居之
政忠以主之而巽以入之明以斷之而謀以承之
君信而不疑道行而不棘功成而不居是曰大吉
无不利大吉以道言无不利以功言詩云仲山甫

之德柔嘉維則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演以玉鉉而廢鼎之上則鼎之功大成矣剛柔有
節中也立身事君治民之度也大木立而達道行
矣爻剛居柔故云天鉉一也在六五則曰金鉉君
能容剛之臣謂之明上九則曰玉鉉臣剛而能柔
斯謂之順君臣各盡其道也

震下

演大器有主已得其人而後安序卦曰主器者莫
若長子故受之以震乾父坤母一索而得男故謂

之長男是天地之宗子也曰震何震者動也有為
可當天下之大任震者震也能敬可成天下之大
事夫抱閭天開地之才而恒存執玉捧盈之心此
尚之所以爲聖知微而拒人之言行恆而忌能樂
紂之所以亡是故才以緝事敬以行才則高而不
亢壯而不同權而不流執而不諫足以綱紀乎四
方又象爲雷重之以震而休用備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哑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演繼天位者必有肖天之才而後可達亮天之功
震天之子也一陽下動天之才也曰亨亮天之功

達矣然必有畏天之心而後可畏故方其震之
來也其戒慎不惰固已閑於无事而周慮卻顧益
後謹於臨時虩虩然若蛇虎之不自寧也防微而
理得而心逸也而氣和致笑言之哑哑焉然猶
未足以見所守也彼天威莫大於雷國事莫大於
祭震驚百里雷之六也七舉鼎雷者也以振泰而
和鬱金灌地以降神者皆主祭所爲之器惟誠敬
内存則雖天變轟赫而礼儀樂和七也屯白不改於
喪失蓋其所養深故其所守定萬變之來不足慮
矣詩云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遠而懼通也可出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
主也

演震亨震動可以亨也恐致福憂深而樂生後有
則樂生本於憂驚遠懼通天威大可畏也能不畏
其亡也則敬慎之心坐拿之德可以膺命而出可
以守宗廟社稷而為神之主矣神可威也況民乎
執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演海程子曰重震也雷震不已天威誠可畏也若
子於是恐懼而脩省之恐懼所以動脩省之念脩
省所以著恐懼之實蓋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有
過則怒改過則喜改禍變之來天心人處之至也
畏天慎行君克承其父之心也詩云敬天之怒无
敢戲豫承其變也曰鑒則无恃弗天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哑哑吉

演初九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震之主也故周公即
象辭明之是舉一爻而全震之義見矣夫事變之
未在於謹始之不謹終能保乎震者乾動之始
初有震動之始吉凶悔吝生乎動此初九所以當

執也夫无敬亦保其基也熟思周慮其防也夫
然後心安而理得患消而樂生曰笑言哑哑思惟
无動也周弗吉詩云小心翼翼享懷多福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後有則也

演孔子象辭不勝亦周公之意夫憂樂相尋天人
交感恐致福人事天之道後有則天佑人之度則
度也猶言有善而後有慶云

六二震來屬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演二以柔居初剛之上初為震主志剛進儼然能
禦之故其震之來也何為屬乎彼居中得正六二

之所當也勢窮力屈而高舉遠避過於畏慎大失
中正之道若億喪其貨與而升之九陵之上為億

之多也然慎之而非急遽之而非絕初九則明君

子也無以進其進而剛不我妄誠以事其賢而志

將我合進而不過守正之道若然自定若喪貨貝

勿逐而七日乃得焉九陵言最高也七日言半剛

象曰震來屬震則也

演剛指初柔則居初之上力屈則不可爭勢重宜
思以避審時量德不失其為中正也

六三震蘇亡震行无膏

演遠涉乃危辱之地憂患生全之門六三柔不
中正當震之時意怠緩而忘儆行舒徐而罔聞蘇
蘇焉虞有事以无事也然豈可知是乎惟當震之
來也兢亡我懼去柔以從剛去邪而求正勝乎震
行而災皆可免亡詩云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象曰震蘇亡位不當也

演位不當謂不中正也蘇亡以廢震本其識之柔
暗耳因是而敬慎之尚可不败也

九四震遂泥

演四亦上卦之主而辭義大異何哉曰主統干一
天地之大義也夫禍變之來顧人自廢何如耳九
四以剛居柔處二陰之下不中不正才德俱用者
也故當震之來不能奮發敬慎以求自全而遂滯
溺於震終不能振起以有為也詩云逢此百罹尚
寐无叱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演有振拔之行然後有光峻之業四溺於震者將
湮沒自終矣震道其能光乎

六五震往來屬德无喪有事

演五以柔居尊當震之時遭大挫艱而又下无應
與失以上而天命下而人心內而摧奸外而失狄
无憂无時而非可危之勢然將如之何求不失其
所有之中斯已矣夫尤執厥中帝相傳之心法也
五惟大不失其中德精以察之一以守之而日有
所事焉則一中立而萬化行何震之足危乎詩
云厥德不回往來无儲以爲上下志非人君莫有
上性下柔之理只往來皆危使是德

象曰震往來屬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演以危處危則危可使平中者君德之大本而平

危之道也本立而道行其何喪之有

上六震索索亡視矍亡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
姤婚有言

演索索消索貌矍矍德不寧貌當震之極以大
才廢之則易危為安上六陰柔才弱下无應與故
其震益甚索索亡然志愴而氣殫也其視也矍矍然
神亂而慮錯也故其行必凶矣聖人乃憫之曰行
事在敬行敬在豫能戒懼不惰不聞不曰禍莫我
及而必曰害已及鄰戒于鄰則无及于躬矣故无
咎見幾未形非衆人所能識雖姤婚至近亦以為

正端而有言然終可以出震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演心有所得則禍患之來不可搖動震索索者以中无定主故也雖凶无咎禍患消矣然豈俾致耶由敬慎之心豫養无事乎戒於其鄰也

三
民上
民下

演動極則靜而為動之根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動之以艮：者止也一陽上止而二陰下靜其象為山厚重不遷是曰艮夫聖人之道主於

靜者何无欲也无欲則虚心公溥而萬化出其次則有寡欲一寡而至於无則亦聖人也已程伯子曰君子之學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廓然者靜而止也順應者動而止也止則定則安則化是故合動靜忘内外萬物休之而无方四時貫之而无極也佛氏之入定道家之三住似靜也而無智離物自成其私而已豈聖人之所謂艮乎艮也者天地之貞而動之根也所以成終而成始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演艮止也取象以人之身何哉天下之道本動而靜其樞也人之身本動而背其靜也靜而能動其諸異乎老佛之清寂者與故不曰艮其止而曰艮其背以背不動而實動之主也夫艮其背何天理寧一所謂无思无為者也故其靜也内不見而曰不獲其身其動也外不見人而曰行其庭不見其人身者衆欲之會也欲忘則知有理而不有其身所謂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人者是非荣辱之華也物忘則有見於我无見於人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夫然則靜定動定物我无間天之命於我者全而我之事其天者盡聖人能立无過之地其於茲廢乎豕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演此孔子發明艮之義曰艮者何止也夫止者道之較而時者止之機也方其事物未接念慮未興時之止也則以時而止之湛然純一不先事而或迎也物理既形百慮斯感時之行也則以時而行之泛應曲當不後事而有將也是靜固定動亦定各以其時焉夫取之左右逢其止之道何光明

我

民其止也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
身行其直不見其入无咎也

漢所猶北辰者其所之所謂天命人心之正也而
慈孝仁忠之道一以貢之曰民其止也止其所
當止之地也卦体上下陰陽各相對敵而不相應
與是上下各安其所止象也惟止其所則天定而
心一其靜也存養精微而不護其身及其動也省
察明夫行其直不見其人物我兩忘仁智具備何
過之有

象曰艮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漢無程子曰重復也上下皆山故曰艮艮之象也
君子法艮之德維何蓋身動物也思者動之幾而
聖功之本也出入无時莫知其嚮心之放也位所
居之位或動而靜或出而處所者不一故其道亦
不一道不一而思以一之者理也亦時也是故時
靜而靜時動而動出而出處而處不先而迎不後
而將不內而遠不外而馳所謂隨其所居之位樂
其日用之常止其所止也擴而克之克之安也天
地之化也不越乎此而已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漢為學莫要於主靜主靜之功在於謹微初六陰
柔在下陰則能靜下則安所止當艮之初為下柔
立心之始毫釐千里之辨也於是幽將必察細微
必謹无以善小而不為无以事小而不敬若艮其
趾止不進則身不動也志專而道醇和閑而趾遠
其何咎乎然以力之柔也故勉之以利永貞擇精
而守不固猶无擇也始慎而終則肆猶无始也必
自一念至无一念之不謹一事至无一事之不敬
靜而安安而慮止而得言云厥厥止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漢艮其趾謹於始也不失其正慎有終也所以成
艮趾之功即利永貞意貞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漢天下之事有德靜而勢不得不動跡似亂而其
心自定者艮六二是也九三以別君上為艮之主
二之所當隨也三過剛不中二柔得中正所當故
正者也然柔不進以勝剛下不得以專上其勢不
得不隨以為之動猶之人身九三腰腓也六二腓
也腓動則腓亦動是動在人而不在我故曰艮其

勝夫以善而致不善同類之分之心也今不能極之而反變其善以隨人之不善夫豈其本心哉是宜心之微也而未快也詩云載胥及溺其何能淑

先儒之說不一當以伊川為的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演人有謙虛退聽之心然後其言入而救正之力可施九三剛愎自賢未肯退聽二雖有中正之德抱欲拯之心且將如之何哉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演道有常變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止之道也九三

君下卦之上為艮之主當變通之會也過剛自信知靜而不知動知常而不知變限朱子曰身上下之際即腰膝也夤夤也腰膝不滯然後血氣周流艮其限則上下閑括而不通矣志欲行慢舉天下無與之合猶列其夤而不相屬也夫不得於行則不得於心矣危厲而至於薰燎其心危厲之至也孟子曰所忠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演隨時用中則心逸而日休執一无權則心憂而日奔限不可止而止之是執一也危厲薰心不亦

宜乎

六四艮其身无咎

演四以柔居正當艮之時廢大臣之位上止君之惡下置民之得所者皆四之任也然身者行之本也止其身之止所以成上下之止也內正其心外脩其度居之安守之固所謂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故无咎程子以為能止其身而不能為天下之止呂氏曰豈有能止身而能止人者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演躬即身也止其身之所止則心定道一而物自

止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存悔亡

演五君位主天下之止者也然天下之本在脩身之道在慎言如綸如綍可不敬與曰艮其輔恭默思道休上天无声之教而穆也乎不可測也是惟无言一言之而為天下法斯秩也乎其收歛也起蓋與戎之悔其不亡矣書云皇極之教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

程子以為此言不妄當居位然則止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演中正即止至善之理艮其輔之本也得諸心而

言自商非強則其口而不言也不言而信不令而
行德之至也六五非正以中故云

上九敦艮吉

演初之艮趾謹始也所以立敦艮之基上之敦艮
慎終也所以收艮趾之功成始成終聖學不息之
道也上九以剛居上成艮之主君艮之終是曰敦
艮篤實无妄厚重不遷曰敦所謂在止於至善明
德親民无所不用其極也大体信而大用順天地
萬物衆在閭闔變化中矣是曰吉書云安汝止
永曰敦艮之言以享終也

演厚終即止至善而不遷程子曰節或移於悅守
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同患也故敦艮吉

胡氏易演卷十三終

胡氏易演卷十四

艮上

演靜極則動而其動以序存卦曰物不可以終止
故受之以漸者進也下艮上巽內安靜而外和
順其進也漸以長女而配少男其合也漸山上有
木上因山而長也亦以漸故名曰漸今夫九仇之
山非審土可成千里之地非跬步可至改俗而後
能入於而後能遂審而後能中昔虞夏諸臣或操
于稷契皋陶或讓于夔伯與或讓于朱虎熊羆
其氣象雍容何如耶是故上古之士勸而後進其
治醇中世之士不勸而進其治雜季世之士求以
必進其治歸嗚呼安得挽還讓之懿一洗奔躁之
陋哉

漸女歸吉利貞

演步之道陰陽而已矣陰陽之道男女而已矣乾
坤奠其位也成恒者其成也漸正其禮也禮成而
後感通也而後分定陰陽之大義也漸者漸進
也萬物萬事之進莫貴於漸而女歸其大始也禮
曰六禮不備則貞女不行娶女而合長少男恩
期以歸也巽上艮下男下於以女也靜止則求之

焉果順則應以情故曰女歸吉夫婦合則家道成而萬化出焉曰利貞何益女歸之漸以待正也漸而不正非漸矣正而不漸亦非正則无不利也詩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觀此則九士之進德臣之進身君之進治能有外於漸而正乎中四爻皆得正位故云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往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演漸者何也漸未可言進也往乃進焉故謂之漸之謂也進以漸萬事萬物之道得矣曰女歸者言乎

其大也六禮備而二姓合四德順而萬化行是曰吉其要在於一正也漸而正豈惟女歸之言已乎卦爻自二至五陰陽各得其位以是往焉則有功也何也得位則得正進以其正則正其心以正朝廷正萬民无乎弗善矣然君者臣之表也中者正之本也卦體九五爻居尊得中皇建有極而上下自无不正也卦德止而巽內安靜而外和順中正之道所由以行也是惟无動也則德曰崇業曰廣闡上乎天下可馴而理也程朱取卦二先生各異本義又自巽之介以中四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演山上有木生長以漸之義治已及人亦以其漸也彼心有所得曰德民之舊習曰俗居賢德遜志時敏藏脩遊息无躁等安節之惠善俗敦教在寬薰陶決洽无欲運見小之獎德崇而善曰普俗美而德曰大其實一也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漸之謂也朱子巽賢字衍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演彖言女歸夫婦之始也六爻言士進君臣之義也鴻水鳥其至以時其行有存故取象於鴻初六

陰柔在下上无應與當漸之始守禮量力辭卑而居卑雖乘田委吏一安為之若鴻漸于干水涯也鴻能雲飛而進始水涯進以漸也惟高職遠覽知命君子能之而豈小子可測耶在小子以為危厲曰是降志辱身不免有言也然見大者不遺其小涉遄者必自乎通止之乃所以為進失之適所以自得其正而行安矣故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美无咎也

演君子之仕以行義也在人以為失在義則有得鴻漸于干始進自處之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行也吉

演六二素順中正上應九五當漸之時德倍其進

有本得君其進有地若鴻漸于磐水濱大石鴻

所安也因能而受祿享鹿鳴之宴歌天保之章充

辟君臣之志大得也若鴻漸之咏之行也然其无

虞焉曰言慶其自安而道達祿厚而功顯也詩云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象曰飲食行不素飽也

演鴻漸不素飽而接跡君子不以溫飽而進身

六二德備中正功在君民故其祿位隨之食其祿

而不事其事君子耻焉詩云一朝鸛之本有功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演九三過剛无應志躁而勢則孤進之不得所安

也若鴻漸于陸也平步鴻水鳥非所安者惟靜守

俟時可耳九三陽也六四陰也三艮止之極四巽

說之体陰陽相也則相說而合進之不以正也故

戒之以不可妄求進則在三為有損若夫從征役

不復反矣在六四為无益若婦懷孕胎不有矣凶

可知也然則如之何蓋六四小人三之寇也宜嚴

絕之若禦其寇為私黨微正應合是以利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
禦寇順相保也

演鴻漸進必以其類下三爻同艮体也三獨往與

四合則離其群醜失漸進之義也以其相合於道

得失說以從之是自失其道也惟順道以相保而

不進可也否則凶且至若之何利哉

六四鴻漸于水或得其桷无咎

演以柔巽當漸時進之非不順也九三剛過止極

力強進銳而四居其上殊非所安也若鴻漸于水

高則高矣趾遠不能握扶不安於棧者也然以其

正而能巽正則自處有道巽則鴻謙以承之危可

使平若鴻或得其桷也平柯鴻少安焉夫若

上而思下其智辨以柔而勝剛其猷遠无咎之道

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演四若危地而獲安以自處順正而善巽乎剛也

指九三三子曰君子從賢以就平也好善以即安

也

九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演五以剛健中正之德居大君之位猶鴻漸于高

陵之上也然君必得臣而為化理夫必得婦而生
育成六二者九五之正臣也問於三之強四之倭
故不得合猶婦之三歲不孕焉雖然以陽而求陰
以中正而應中正剛明非強倭能久蔽也正靜非
和偽能久勝也同心一德天下之治可漸致之詩
云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演任賢圖治君之願也始問於邪心之蔽也終合
於正願斯得也

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演陸胡程朱以為達謂雲達也上九以剛若吳極
廉漸之終自半而至高以漸而進極出乎臣位之
上所謂天民者也以大虛為周行以日月為輪輿
以風雲為鞅策以萬物為一身以四時為一氣猶
鴻高飛雲遠不為稍染而下棲也斯人也不可禁
也而尚可仰也不可通也而猶可法也威儀肅而
人莫不敬畏言語出而人莫不敬信德行立而人
莫不敬茂漸道之大成也故曰其羽可用為儀吉
詩云其儀不忒正遷四國先儒謂羽可用為儀蓋之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演進不正則其行必窮養未厚則其守不固上九
可為人法者以進漸而養厚也是故不加不損不
淫不侈弊尚有天下而不與也呂子曰風雷不能
亂其行雨雹不能變其色斯羽也不可法乎

象上

演漸進不已得所至而止之序卦曰進必有所歸
故受之以歸妹曰歸妹者女之大終也而天地之
大義也震上兌下以少女而從長男七動而女說
也夫男女之合莫正於禮莫不正於情以禮而合

者漸也以情而合者歸妹也一正一邪相離而勸
懲寓是故剛離以示勸焉谷風以示懲焉履癸以
妹喜見放商辛以妲己受誅周幽寵褒姒而廢申
后莊公戲嬖人而出莊姜鄭宣納宣姜而殺子伋
陳靈通夏姬而滅於徵舒蓋好色之心恣則好德
之心忘淫佚驕侈靡所希至五倫數百度廢家國
之亡可立而俟此姜后所以待罪於求老也嗟乎
夫婦人道之原而為亂亡之媒可乎是故豎隘二
女大舜紹克而致治姬姜不敢多夕文王之化行
於南國也其在人乎哉

歸妹征中无攸利

演歸妹歸也妹少女也又美也二少相感曰咸二女正位曰恒長女從少男曰漸少女奔長男曰歸妹震動兌說以動情也而非禮也夫以情合者必以情清始不正則終之敝也故曰征凶上不足承宗廟之祀下不能開人道之原彞倫攸斁典刑以廢禮樂不可與風化不綱矣詩云濟盈不濡尾雉鳴求其牡夫士之仕猶女之歸也奔競以求容柔媚以固寵一旦傾覆人罔其禍豈出女子下哉諸爻自二至五位皆不正又彖象剛故云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頤曰歸妹何女歸於男也男陽天也女陰地也男女之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是故天地絪縕而後萬物化醇二氣不交則萬物生之之功或幾乎息是歸妹也子道終于茲母道始于此茲美卦德兌說震動女說而男以動故所奔而歸者美少之妹也曰征凶者卦爻自二至五位皆不正拘情而不開以禮好色而非正其倫曰无攸利者兌體一陰求

二陽之上震體二陰求一陽之上彖求乎剛婦制其夫失尊卑之分亂倡隨之義牝雞長鳴其兆於是乎此歸妹之所以凶而无利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之敝

演雷動而澤流男動而女說故曰歸妹君子以夫婦之道不可不义也慎終於其始知敝以求无敝何也始者終之倪无始則无終矣合者敝之聚令不正則敝生矣改擇淑女而後速備典禮而後昏清亂反目晨鳴之敝可終絕也豈惟是哉士進不正敝必拙矣交不正敝必損尚德敝必弱尚功敝必詐尚質敝必野尚文敝必僞尚墨則无父尚節則无君君子惟謹於幾微而已詩云不顯亦臨謹始之始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演女以彖為順以剛為征初九兌體順也居陽貞也順而能貞女之賢淑宜君子之配也然居下卦之下德備而分則卑故歸妹以娣謂所歸以之為娣也娣也有賤妾也故行不敢專也而又不敢不行也遂委曲以相其內主若跛而能履焉其行不遠而其步不佚踐承帝慶從嫡之道也故征則

吉詩云南有樛木葛藟之旃下惠古聖人也降志辱身不辭小官亦女之端也世有妾婦其行而冒竊高位視女子剛正不有愧哉卦說以動故征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既醜履吉相承也

演恒者德之固也初九身處娣媵而能剛正自守得婦道之恒矣故僅有所行而獲善者以克相承其內主上順乎夫君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演君者臣之主君不明臣无能治其國夫者婦之主夫不良婦无能治其家九二以剛居中女之賢

正者也上六正應陰柔安動才弱而氣輕乃女賢而配不良二雖有剛中之德其何所施曰眇能視言明不及遠所視惟跬步耳宜常守此剛中之德沉靜含晦徵德若能不怨不尤自淑其身以終所天而已利幽人之貞以九二之所能者言非成也詩云終溫且惠淑慎其身九二陽爻在歸妹亦陰也餘倣此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演幽靜守貞女子之常程子謂世人以媒娉為常

故以貞靜為變常者莊公狂暴莊姜以正靜不得於公意婉辭避而不忍怨斥可謂不失其常者矣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演娣女之賤也六三居下卦之上非賤者待歸而反為娣何執以柔不中正為說之主致之也其待者非愆期不正為人所棄故莫之歸不得已而為娣焉是初九之娣未定之天六三之娣自棄之天詩云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士立身一凝萬事危裂其何異於此乎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演未當謂六三為說之主不中不正故无所歸而處其賤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演臣擇君而後仕女擇賢而後配九四以剛居柔剛女之貞也柔女之順也貞且順女德倫矣君上卦之下時可歸矣猶以禮自防不輕從人而愆其大歸之期豈絕倫而終无所歸耶蓋臣不輕仕而事者必明君也女不輕從而歸者必賢士也辭以待時得求之專然後因時以正而應之也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呂子引孟光年踰三十呂望年

喻八十皆抱道愆期之志然哉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演女子柔情患於无志愆期之志女之貞也待時
得人可歸而歸之其若九海以待天下之清之流
乎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

吉

演帝女下嫁之禮制自帝乙改易以陰居尊而不
應者則曰帝乙歸妹如泰六五是也六五柔中居
尊帝之女也下應六二帝之女下嫁也曰帝乙歸

妹帝乙所歸之女恒有禮也夫尚禮則其備有節
貴德則其文不麗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
良也美也月望則盈也則虧月幾望盈而未盈若
女德之至善也貴女不驕其父其月幾望者乎夫
婦之倫以成天地之大義以明曰吉詩云易不肅
雖王姬之車君有聖德而能下衛室之士克辟之
所以為大也

象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
在中以貴行也

演貴而能下富而能儉君子猶難能也況女子乎

況帝女乎其曰不如其娣之袂良非惟不驕其夫
而恕以待下又何樂見其位在中也德之貴也知
貴其德則其勢不足貴矣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演曰士女未嫁之稱也上六嫁歸妹之終婦之長
也不曰婦而曰女者三不曰夫而曰士以上下不
交柔不中正夫不夫婦不婦故也古者房中之粗
豆敬之類筐篚之實婦所職也曰承筐无實婦不
能承祭而非婦也禮云血祭盛氣也諸侯之祭親
割牲卿大夫皆然曰士刲羊无血夫不能主祭而
非夫也祭事之大也祭不能美它何言哉故曰无
攸利上六陰虛曰无實六三兌体曰羊雖然婦之
不順本于夫之不正身不行道至妻子叛之可哀
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演上六陰性虛體故曰无實言无誠心於其夫也
无心於夫其何能承蘋蘩之祭於其先乎

䷵ 歸下

演物歸聚則蕃也則盛序卦曰得所歸者必大故
受之以豐震動離明也而照動而威致豐之才也

大易卦言治者四泰言其道也豫言其和也萃言其聚也豐言其大也通而後能知也而後能聚也而後能大是故豐也者治道之大成也堯舜之治无以復加也夫務大者不遺其細得佚者不忘其勞知盛者恒慮其衰此唐虞三代久安而長治也故豐可慶也亦可憂也可保也不可恃也善乎周公之告成王也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得於无逸也子言之宜熙天下也夫故帝王之道中焉至矣

王假之物憂宜日中

演豐者豐盈盛大也離明震動故豐也則亨國裕而明阜禮達而樂和然致之惟王者為能至於斯也以其明察動決其可樂而无憂之時乎然家本於盛樂生乎憂惟王者能至之能憂之也故聖人愆之曰勿憂非不憂也存乎其人也矣存乎其心也矣蓋天之有日猶君之有心也日惟中故能照萬物而无遺心惟中故能應萬事而无跡虛而明公而普高而能下恭而不驕詩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勳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

中宜熙天下也日中則晝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演曰豐者何大也百工無績凝兆民殖四海寧卦德離明震動明而威焉治之所以豐也曰王假之王者能至其豐以所尚者大也天无私覆地无私載王者无私故其賞與天地同春罰與天地同秋豈小也補塞云乎曰勿憂宜日中也帝王致治之本也中則勿憂而豐可保不中則可憂何也日正中而天下无不照之物心正中而天下无不照之事光被四表中德之輝也不觀物理乎日中未幾而晝倚之月盈未幾而食伏之不惟是也天地虛盈亦惟與時消息而已天地日月且不能違人者天地之心也鬼神天地之能也人豈能違乎鬼神豈能違乎是盛衰也者世之變也世變而道不可變道變而中不可變是故之進退存亡而執其中者聖人也中則變可常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演雷電皆至威照並行之象曰豐君子惟嚴明以治之蓋治極則人心玩而法漸弛獄者刑之未定刑者獄之已成折獄如電發奸慝伏无隱情也致

判如雷禁奸止暴無繼法也恐有畏而遠善者悅而勤豐其有不治乎書云德威惟威德明惟明折聽也教決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句無欲往有尚

漢天下事相須以成者必相得雖其勢均弗為敵也特際豐盛非大才弗克治大才明以動初九離體明矣而不能動九四初之應震體動矣而未能明夫明非動則明无所用動非明則動无所之故初之遇四也不承合而自元不合若妻之配其夫主焉是以初九雖均陽剛不相應也明動相資式相好也元相惡也故无欲往與之合二人同心以輔成豐大之治緩也乎其緒之可嘉尚也詩云鸞鸞在洲成其羽翼

象曰雖句无欲遇句與也

漢初之際四有尊卑之序有承承之義以剛遇剛勢均不下若己失矣然均可言也均而遇言不可處也以下犯上與自招也此孔子爻外意亦用中之教典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言

漢歸元龍因夫以為龍臣元為得君始有為六二

離之主柔順中正臣之賢也上應六五柔暗之君則雖有虛中之智恭順之志捨棄元以自達若豐其蔀焉蔀障蔽謂大其障蔽也智无所辨而同於愚忠无可措而同於庸若日中見斗焉日中則明斗在所見者日中見斗豈異如夜矣以是上往必見猜疑而疾惡之心生以互為誘指正為邪然將如之何一誠以感之可也精白純一端慙允諒之謂誠以己之明通君之暗以己之正格君之邪夫然後臣得君而蔀可撤明資動而豐可治故曰吉詩云君子如祉亂庶遘已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漢臣道以格君心為本與直言以諫其通事積誠以發其志是故君志失而天下之治成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漢九三當豐時以剛正居離體之上位大臣而過暗主雖有明正之才无能自展又上六為應陰柔小人切近於君蔽賢而自固其捨棄之患有甚於六二者曰豐其沛也王弼以為幡幔其蔽大於蔀日中見沫也小星小星且見況於斗乎極言蒙蔽之象言之而不聽謀之而不用道其不可行

也已若折其右肱右肱所以用事折之則廢棄終
无所於用矣是時之際也命之扼也求之於義則
无咎也詩云謀之其臧則具是遠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演大事豐大之事也不可大事言明辨不可以治
豐明者動之資肱者身之用捨其明猶折其肱雖
欲用之終廢而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沛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演當豐之時必有德有君而後豐可治也九四則
不中正震體躁動是无德也切近六五柔暗是无

君也豐其能治乎故國象曰豐其沛日中見斗謂
上不能掩君下不能振民陽道勝而陰象顯也聖
人故示之曰入臣不忠无德而忠不能下賢不忠
无君而忠不能以人事君初九剛明之賢也於四
為應為同類其夷主也夷等夷也能下求賢哲而
與之合資其明以決其行取其正以匡其不正則
君心廢乎可格豐大之治庶乎可保也書云予暨
兇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象曰豐其沛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
主吉行也

演中正明靜臣德備矣九四位不當故曰豐其沛
以其无德不能致其君也已正而後物正四幽不
明故曰日中見斗以已中不能使人昭也也觀
賢下士大臣之善道也曰遇其夷主則善道下行
而功業其闢也乎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演人君不可自聖自聖則雖善帶善如履九五其
也人君貴在用賢：則不善亦善而豐六五其
也時當豐盛宜剛明之君主之斯善矣六五陰柔
不正則私无能為豐也故聖人啓之以為盡來天
下之章乎章明也屈體降志視以賢人之目聽以
賢人之耳則聰明四通而天下之賢集為社稷生
靈之福獲股肱惟人之譽君道之善莫過焉故曰
吉昔衛靈公无道之君也而孔子獨賢之以所用
者渠牟林國慶足史猶論賢也夫靈公用人猶足
以保國而著聲况明君哉詩云左右趣之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演吉善也君用賢則善輔君長民國家其有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蔀闕其戶闕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演謙虛而後能受人之明得道而後能致人之助

上六以陰柔居上卦之上當重之極震動之終宜
謙虛自保可也飛揚高亢若重其屋也自尊而
得早居明而返暗若節其家也如是則善拒而物
絕舉天下无與之令若闔其戶闔其无人也閉塞
振也終必困窮无以自見若障蔽至三歲不覿也
山何如哉詩云里公孔聖

象曰重其屋天際翔也闔其戶闔其无人自藏也

演天際天邊也翔飛也謂何高務外如鳥之飛天
際知上而不知下也好高而人罕之務大而人之
是自障昧其身以至空其家不得顯著也

三
上

演盛極必衰而殆生安乎内吉仁乎外者也序卦

曰窮大有必矣其所居故旅次重艮止在内猶家
也離處于外猶去其家而出處乎外山下止而火

上炎亦去其所止之象是曰旅體男子生於旅遂

矢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天

子无旅以天下為家者也諸侯之朝會大夫之聘

問使臣之取物將帥之征伐士虞之行役皆旅也

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家君固无不敬出門之外

皆畏途尤不可不敬也夫故重耳以曹衛而霸句

踐以會籍而興得其道則四海為一家也不得其
道骨肉而夷狄也故曰忠信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

旅小亨旅貞吉

演旅羈旅也觀山止火炎之象可見夫旅外也而
非内也夷也而非蠻也所處不失其順所依不失
其人則尚可小亨而未能有為焉然地有内外
而道无常夷良馬不以長途而殫力君子不以窮
困而改節旅旅危之地而不忘和正之辨忠信為
敬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處旅之道蓋以是曰

吉卦體六五柔中順乎二陽卦德止而處乎明故
云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處乎明是
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演曰旅小亨何六五以柔得中乎外而順乎上下

之二陽柔中而順則恭而不訕和而能節如孔子

之束簡子固之子路將奮戰與戰子止之彈琴而

歌者三匡人解甲而罷是也艮止而離飛乎明在

我有安影之節而所因惟明達之士如孔子於衛

主顏雝由及彌子以衛卿諷之子以禮義自慰而

日有命是也是以小亨而必曰旅貞吉以正道元時而可難也由是觀之旅之時義何其大矣夫以地則逃以時則逆以人則疎以情則隔非禮則人不敬非和則人不親非信則人不孚非謙則人不益舉止之順禍福係焉俯仰之際榮辱存焉敬母之問成敗判焉是故君子檢身而下仁擇中而主賢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演大炎而上山靜而下若去其所止而還之意故曰旅君子以為旅皆逆境而莫甚於田之在獄故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夫刑者側也刑成而不可易明照如火慎重如山則刑不濫而民无冤輕重不移其守斷決心適其時又若山上有火即撲滅之不可使之久焚也天明者智也慎者敬也不留者勇也三善備而天下之大命以存萬物之情无弗體矣

初六旅瑣也斯其所取災

演人當旅時志高而行狂者人必惡志卑而行鄙者人必賤初六以陰柔居下卦之下以小人而處賤位其志行卑鄙可知也瑣也細屑貌所當者利

而不以義所存者昧而不以明所附者勢而不以賢所誅者迹而不以遠自卑而後人恒卑之自小而後人恒小之州里不可行也而况遠乎哉曰斯其所取災言自招也詩云瑣兮尾兮沅離之子誠齋楊氏曰上之不能如孔子在陳而弦歌不衰下之不能而鍾儀在晉而樂不忘舊斯其然與

象曰旅瑣也志窮災也

演君險如夷憂不忘衆君子固窮之志也小人得志則驕益失志則困窮瑣也之災斯其所自取耳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演二柔順中正居旅之時柔順則接人有禮中正則立自有度次舍旅之所棲也即次則得其安而免沅離之患資財旅之所用也懷其資則得所聚而沅離之憂童僕旅之所役也得其貞信則腹心羽翼之有其人旅之至善者也昔重耳之亡也至楚而楚饗之至秦妻之窮不至之安而能遠有子犯子餘為之腹心親犇賈佗為之羽翼要之謀與慎密雖賤如野人亦下拜之故爾其旅之六二與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演族無親所親惟重僕得其心則得其力次可
安資可懷悔无終可免矣

九三族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演六二性柔而九三則過剛六二居中而九三則
不中故以次則焚不若二之安也以童僕則喪不

若二之得也先以所蒙雖正亦危九三故云昔

魯昭公寓齊而齊饗以大夫之禮請逆于晉而晉

不見公其臣季孫迎公而因不得歸其茲類乎

象曰族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族與下其義喪也

演次有身之所安失所安亦既困傷之矣下人族

之所與也與通則則重僕之喪義所必至也其

傷寧有既乎

九四族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演資斧古本作齊斧音同資疑同誤漢書曰王莽

遣王莽也洛陽將發亡其黃鐵七者揚曰此經所

謂表其齊斧者也朱子語錄亦云有微齊斧說之

義應即曰齊利也利者斷也當族之時九四以剛

居柔在上卦之下入臣過國家多事出鎮一方得

專征伐故曰族于處得其齊斧斷決也謂得其斷

決之權也然上未能致君於安樂下未能使天下

寧一此我心之所以不快也我指四句謂意詩云
王事多難其棘矣

象曰族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演資斧廟堂君子得位以行其道今出乎一陽未
得其位雖有斧鉞專征之權而分崩未息此心之

所以未悅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演君德莫大於明莫善於柔而得中六五離主明

也以柔居剛柔而中也王者无族國家播遷如周

宣匡石公之家非與夫亂之作所以開治之原人

君特患无六五文明柔中之德有其德則必有其

治猶射其雉矢一發而雉即亡言有獲也雉文明

之物獲雉猶得文明之德也下民悅而舉以興上

天眷而命自回若宣王承厲王之亂側身脩行

以興復周邦故詩人稱之曰明也天子令聞不已

矢其文德洽此四方非大言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演上逮謂人事脩於下則天命眷於上矣

上九鳥焚其巢族人不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

演族道宜柔而父則君剛族道宜謙而父則居上

旅道宜晦而爻則君離之極剛則動而暴也上則
高而亢也離極則明而躁也故自无所安如鳥之
高飛而人焚其巢焉始雖樂肆而笑墮終則窮困
而號咷要其故亦自失其旅旅之道耳蓋柔也謙
也悔也所謂順德也而暴而亢而躁者逆德也爻
備其逆而成失其順若喪牛于易牛順物失順則
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美喪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演旅旅而高上其行則其亡也亦義也順以自守
其失猶可復也自失其順終亦泯焉已天誰聞而

憐之

廬陵胡經著

三三離下

演旅道在遜窮於外求入乎內也序卦曰旅而无
所容故受之以巽者入也卦体一陰巽於二陽
之下重之則巽而又巽也其象為風吹撓萬物
无不感故曰巽夫難得者人之心難成者天下之
事惟柔可以制剛惟弱可以勝強木脫質而穿石
以其漸也砲矢勁而不屬於積羽以其緩也是故
忠臣不以惡君而生志孝子不以頑父而致怨
變齊懷舜之所以為大孝委蛇委蛇周公之所以
為大忠故曰巽德之制也質之以義節之以禮本
之以誠而巽之道全否則不入于媚則不入于矯
不入于詐則入于不果其得謂之巽乎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演巽順而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臣順乎君子
順乎親賤承乎貴弱遜乎強故恭順勤而悍戾自
遠機推定而事變可制故曰小亨而曰小以其
力之柔也是故无入非順適之地可上可下可外
可內可常可變往之有其利也陰必有從而後能

立從必以正而後能達故利見大人大人有德位者資其德可以振柔媚之習資其勢可以成欲為之志巽之為道也如斯而已矣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演巽入也上下皆巽故曰重巽上之感下莫如命令曰申命丁寧告誡之謂也曰重巽以申命有巽順壹之德布而為告誡諄之命巽道之大也夫巽柔也九五巽之主則剛也剛巽乎中正剛德之大善也故其志行而可主乎巽初四二爻皆以柔而順乎四爻之剛是下能巽上也夫柔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九五中正得志大人也見之則得所從矣故又曰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演巽為風上下皆巽故曰隨風言風相隨而動也風者天之命也命者君之風也天以風而鼓舞萬類君子以命令而鼓舞萬民蓋下民昏愚而難覺上下懸隔而難通有政事以治之不先有命令以告之其何能感而入乎故敷之為訓播之為令約之為章如敬天恤民賞善伐暴莫非行事也則莫

不申命以示於先也申命猶言丁寧反覆意是以民雖愚而易化勢雖隔而易通詩云无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演說卦曰巽為進退為不果初六巽之主陰柔在下以識則暗以力則懦以位則卑故其中心搖惑進之而不能前退之而不能止俛之乎莫知所從也聖人乃示之曰利武人之貞武人過於剛斷者武人非能貞以武人之剛而守其貞也是故可進則進而不失之躁可退則退而不失之弱用剛而能正也夫聖人教人若良醫之用藥也如曰利牝馬之貞利幽人之貞利女貞利于不怠之貞利武人之貞皆要因病而救失隨才而立教過者抑之不及者進之求抵於中正焉已初六柔故進之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演志一也疑則无主而不治、則无主而不疑何為而疑柔為主也何為而治得剛而為之用也故其始也為不果而其終也為行權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演人臣事君之道在恭、本至誠恭雖過弗過也

九二臣位也九五同德而不相應當巽之時二陽居陰是過於畏慎竭力小心求以自容若巽在牀下焉古尊者坐於牀卑者拜跪於牀下二自處以卑恭而又恭也然惟至誠可以感之周禮史掌卜筮巫掌祓禳紛若祝禱之詳也能用感神之誠以感其君則巽在牀下本敦懋允諒之忠而非象恭詐佞之為是以言无咎昔周公勤勞王家下白屋之士武王有疾命史祝以身代及天動威成王乃悟而周公之德彰詩云令色令儀小心翼翼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演二以陽居下卦之中：則實也中則无大過也人臣敬君以實而无諂佞之過則善矣神可格也而况君乎

九三頻巽各

演巽貴有恒出於中心則安而不逾出於矯揉則勉強而屢失九三過剛性之躁也不中行之僻也居下卦之上勢之凌也是不安於巽矣然當巽之時有不容以不巽者屈剛以為柔後躁以為靜非中心之自然也故或巽之而或失之又尋復之得於此而失於彼勉強於斯湏而不能持守於久遠

其誰得而信耶其誰得而感耶是用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演勉於為巽而終失於巽其志之困窮可知然則勉而行之非與其要在立志：定則克已下知不求巽而自无不巽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演王制天子諸侯无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充君之庖是三品也田畋也爰陰柔无應而處乎三五之間承乘皆剛宜有悔矣然以陰居陰而得其正居上卦之下是上巽乎下也上承九

五是下巽乎上也故其悔可亡豈惟悔亡且有功焉上獲君心而寵命自天下得民從而歸者如市若田畋一舉所獲禽獸可以充三品之需三品言所獲之衆多也詩云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掠此萬

邦聞于四國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演田以多獲禽獸而為功臣以得獲上下而為功要之本順正以為心也否則雖有管仲一匡之功而君子猶以為小器矣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吉

演君道之善中正焉止矣五剛健中正君道之善也然當巽時為巽之主中正之德不无少累故聖人示之以貞者中正而固者也君能中正自持則申命行事以巽於下者為有本委靡息緩之悔亡天命可疑百官可正萬事可理无不利也始而有悔是况初也既而悔亡是有終也雖然貞道豈易言哉在自審周密而後可也巽時自一身而百度委靡頗玩有當變之者然方其未變也審其始之所以立而先庚三日焉及其變也尤度其終之

所以无災而後庚三日焉更變也三日言其久也審度事變而至於三日之久則所變皆中正也故吉否則悔且不克矧曰无不利哉書云弗克于厥初圖惟厥終或問甲庚之義曰盡此之終治之始也故曰終大巧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演五為巽主而獲吉以所位者正中也正中自持則貞吉而君道脩矣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演資斧義見族九四以剛居剛廢巽之終居剛則

執而不變巽終則一於巽是恭而无禮則勞巽在牀下也慎而无禮則蕙喪其資斧也盖知柔而不知剛知常而不知權故貞凶也貞固也非正之謂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演窮極也處上之終而過於巽極而不知變也使以剛斷廢之則其道猶可為也惟不變而執其巽所以凶也

三三說上

演情順乎內者喜見外乎者也序卦曰巽者入也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者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柔說乎剛而見乎外也其象為澤萬物之所說也於卦為少女人之所說也故曰兌嗟乎說道之大也天地說而萬物化生君臣說而天下和平是故先王緣情以制禮因心以立教婚姻之禮以遂男女之願也燕饗之儀以洽賓主之歡也祭祀之典以仁鬼神之歌也鄉飲酒之制以群長幼之序也昔武王以兵三千誅紂億萬人何君能說天下之心也夫兵革且然而况其它乎拂衆情而獨行其僻者吾未見其有成也是故師曠調音而

天下之耳說易牙和味而天下之口說聖人順道而天下之心說

允亨利貞

演允者說也以說道而行則萬物合萬事順故亨夫能通天下之志者正也說道以正則和而不流群而不黨以和夫婦以諧上下以感鬼神貞之所以為利也禮曰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說之至也卦體剛中而柔外故云

象曰允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說之大民勸矣哉

演允之義何曰和說也卦體二陽主於內是剛中也一陰進乎外是柔外也則主於中者誠實而有本發乎外者和順而允當是其說也以道而非以情以正而非以邪故曰利貞大正者天人之道也得其道則上順天命而天與之矣下應人心而民歸之矣故說以先民而民不以為勞說以犯難而民不恤其死說之大也民其勸矣哉上敬老而民興孝上尊齒而民興弟上舉善而民興行上誠信而民用情得乎民斯得乎天矣天地昭焉萬物照

焉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或問與允之義曰與柔在內柔為主也故

象曰允說也剛中而柔外

演朱子曰兩澤相麗互相滋益允也君子以為人心之悅莫若理義理義之益莫若朋友朋友之樂莫若講習故講習也者所以全其理義之心猶麗澤之相益也講習以明其習之理習以休其講之實徐氏曰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細繹无得亦將枯燥生澁而无可嗜之味危殆机捫而无可即之安豈能終說於心乎是故講而習之使自得之天下

之大說也禮云相觀而善之謂摩講習之要也

初九和兌吉

演爻以陽剛居說體處下卦之下而上无係應陽剛則不偽若說則不戾處下則能卑无應則非比故其立心也雍雍乎其能順其父人也肅肅乎其有禮行之而中規言之而中律是故在下則不援事上則不諂說道之至善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演行之有疑以德之未和也和以說人則千里而

一家萬夫而同氣矣行何疑焉

九二乎允言悔亡

演二五君臣之位也當允之時二五皆陽君臣不相說其何能成天下之說乎九二剛中有誠實之象臣惟積誠以感君則九輔德贊謨變之恂之非徒獻之以言而必竭之以心非徒柔之以顏而必順之以道去私黨以開公道之門畜君邪以養中和之德由是一德格天心和氣和而天下之和應曰吉君无猜忌之嫌臣免汗格之惠同德相信而悔可亡也詩云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程傳以爲下初六恐无

意味

象曰孚允之吉信志也

演信也者誠也臣託君以誠則君信其心而不疑所以為吉也

六三來允凶

演六三允之主聖人恐說道之過也故戒之夫說人貴實而三則陰貴正而三則陰而居陽陰柔佞也陰而陽不正也上无應與往之不可以為說矣乃下而求就同體之陽以來說二陽者二君子也君子豈為其所說乎巧言媚色不能誦也淫情惑

禮不可容也是曰凶然則為小人者如之何曰易和佞為忠直去妄求為安靜斯君子說之矣詩云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象曰來允之凶位不當也

演位不當謂柔不中正小人也君子不為小人所說是以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演四近臣也上承九五剛中之君天下之說主也下比六三之柔邪為說之主也使剛明廢之去下以從上无疑矣四以陽居陰故有商兌未寧之象

質本陽剛故有介疾有喜之象夫以剛健之才當丞弼之任其奔順以求說者衆矧三至近一為所說匪惟虧一己之節而君德民風亦大可憂故商度審量以求所說之當其心皇皇未能自安寧也聖人乃決示之以大臣一身君子小人視之以為消長宜介然自持疾惡柔邪而專志奉公則四之德純而可以格君三之惡歛而不至於殃民得无喜耶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演得君行道去邪從正君子之心也故不得其志

則憂得其志則喜也然豈一己之私乎吾道之幸
宗社蒼生之福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演五剛健中正聖君也當兌之時其君子小人之
辨宜无弗明矣而聖人猶戒之以聖堯之朝而猶
有驩兜共工舜畏巧言令色而禹曰惟帝其難之
甚矣小人難知而善託也上六陰柔成說之主居
說之極以老奸擡高位其術深其勢峻具盤結也
固苟防閑未言而一信其所說則上惑君心下禍
生民剝喪之禍可勝言哉故曰孚于剝有厲以陰

陽消息之運君子小人進退之幾恒繫于茲也故
四凶非舜不能寬少正卯非孔子不能誅詩云巧
言如流俾躬處休言小人之易惑也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演曰孚于剝者以九五備盛德居尊位也惟位尊
恃人莫敢欺德盛謂人莫能欺防閑疎濶而欺之
者至矣是故聖人戒之亦猶履九五然也

上六引兌

演引若引而長之也上六陰柔成說之主居說之
極極則變矣小人終不能自變也其術愈深其說

愈長呼群佞為之裨翼宜禍患之必至也然不曰
凶咎何哉以九五剛中之君防閑其剝於先也者
驩兜引共工貪引驩堯吁之不用即試之而尋經
之雖有滔天之惡无能為也詩云巧言如簧顏之
厚矣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演未光謂小人立心暗昧措行曰適非惟衆人不
能測度雖遇聖明之朝猶當畏而防之況其下者
乎

三坎下

演物聚而喜喜極則散而有失序卦曰兌者說也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坎下巽上雷險難而巽
順其上則无以攝天下之心風行水上播蕩離折
之象也故曰渙夫憂患生於安樂散亡振於急緩
故牛飲三十而九夷之師不至男女相裸而諸侯
之國多叛夫天下之得失繫民心之聚散何如也
聚則百里而可王散則九有而必亡故聖人思有
以聚之也晁錯有言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
城深池不能禁也是故恤之似仁明之以禮除其
患難安其室家則雖驅之去有弗解矣斯濟渙之

道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渙離散也渙何以亨乎蓋不患人心之未聚而患已德之未備有德斯有人矣卦剛來而得中柔得位而上同其德脩矣故可以亨人心歸而天命自回也夫聚人心有道曰孝與孝道有本曰祭王者至於其廟以奉祭祀則禮教幸與人知一本之義而不肯離父母之邦也天下之趨上為其能興利除害大有為也大綱宜正大奸宜去大難宜平若利涉大川焉然豈有利於天下而遽道以干譽哉蓋人心所從道之正也必誠以感之中以行之禮以率之義以裁之則正道得而天下之心歸之詩云辭之輯矣民之洽矣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東木有功也

渙曰渙亨何本卦具中正之德也自漸而變九來居二而得下卦之中剛來而不窮也六往居四得位之正而切近於五柔得位而上同也中德蘊則運量之有本正道行則幹濟之有方是以亨也曰王假有廟王者盡仁孝之道明禮義之教致謹於

宗廟之祭以為固結人心之本也曰利涉大川者亦本卦象言也上無為木下坎為水衆舟木之象也當天下播蕩之餘而成四海永清之績危可使平散可使聚也不曰有功哉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渙風行水上播蕩拔離渙之象也昔者先王合天下之渙必先於享帝立廟何者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知天則人思尊尊不敢以下而犯上知祖則人思親親不忍倍死而忘生聖人神道設教之大端也是以舜受終于文祖即類上帝而禋六宗武

王大告武成即柴望而祀周廟當是時豈无良法美政大於茲者而首事事焉夫惟禮可以一天下之心心一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然則散財發粟非與曰是可濟渙于一時而不可治渙於悠久也仁人饗帝孝子事親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與於斯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初六用拯馬壯吉

渙濟渙之道莫貴於乘時莫善於從賢初六當渙之始乘時拯之則力易而功倍也然以位則卑以

力則弱賸之何其可乎九二負剛健之才抱中順之德初之同休者也宜急從之資其才德勢力而拯之於初若乘馬之壯焉馬壯則健而速矣拯渙者二之能也用九二者初之智也好善優於天下故曰吉詩云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渙以下從上以陰從陽是謂之順初六柔而在下上從九五之剛以濟渙於初道之順也如之何不吉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渙爻當渙時為坎之主處險之中人臣濟渙其任之乃違：焉車不停轍席不暇暖思以上糾君德之佚不聚民心之散而後已然以九居二而當下卦之中剛而用柔則區畫幹濟而張弛之有度中德不偏則公平正大而經綸之有道君德可正民心可聚而已之自處可安若渙奔其机焉机人之所憑以為安者也夫當是時君是任使无才德處之則有悔矣惟危而得安渙而能聚何悔之有詩云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渙以匹夫不獲為予辜古大臣之心也德以勝任而因危以為安則濟世之志願遂矣

六三渙其躬无悔

渙爻柔不中正人臣當渙之時私於一身之象也聖人戒之以為國家多事蹇：匪躬其時也豈可為一身之謀乎天下分崩一身豈能獨安乎固宜易柔和而為剛正變自厚而為公舉不以一身私天下而以天下為一身雖其成敗利鈍未可逆觀而其志行固已卓然於天下矣悔何有焉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曰无悔本元悔亡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志在外則公在內則私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此六三所未能聖人開示之云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渙爻居陰得正處上卦之下當濟渙之任上承九五下无應與象所謂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也夫大臣事君莫善於公不善於私何謂私朋黨是也何謂公用天下之賢是也惟能散其群黨九卑汚之習不接於目邪媚之言不聞於耳割肌膚之愛割藩籬之交斯可謂公爾忘私休國奉公之臣也

不曰元吉乎夫小人退則君子進私黨微則公道彰天下之賢舉忻之而來告之以善天下之善皆吾之善其渙而成群也不猶丘陵之大且高乎然此惟智之明也能辨量之宏也能容心之正也能定豈常人心思所可至耶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演夫渙其群而曰元吉者以小不散則其大不聚藏不徹則其明不光大惟散小而成大去藏而施明其道豈不光大乎即元吉之謂也

七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演五剛健中正為天下濟渙之主人心既散非施命无以一其聽非散財无以殖其生故渙汗其大號汗者身之所出號音口之發存諸心本諸身而見之言以及於民則一言出而天下莫不敬聽矣王居王者所居積之財也渙王居損上以益下鰥寡游民得所養而天下莫不順從矣是二者濟渙之大端也曰无咎謂能一天下之心而成濟渙之功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演王居不曰渙王居省文耳如上九象不言去逃

出亦省文也正位謂有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故能散財養身濟渙如此也

上九渙其血去逃无咎

演上九以陽居陽處巽之極當渙之終夫極則變終則始天道人事之運也以言乎才則健而有為順而能制故害可遠而血去憂可免而惕出矣繼作夫時當出渙而才不克濟咎可免也血去惕出時至才具得所聚矣故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演遠害即血去也然非剛正巽順之德雖有其時

无其人害可遠也

三三坎下

演離散必節而後止之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兌下坎上喜說於內遇險而止於外剛柔分而剛得中節之意也澤上有水其容有限節之象也故名曰節夫人心有欲而无窮猶地中有水而不息也不有以隄防之將浸淫濟蕩靡所不至故節也者人心之隄防也沉靜以清其源儉順以檢其流謹虛以受其涯禮度以嘉其會內外別而家道嚴貴賤位而國体正百度貞而天下定不

作无益害有益則乃裕

節亨苦節不可貞

演節限制也節而曰亨何卦体剛柔分而剛得中
中者禮之本而節之要也是故順天道協人情宜
物理達之上下无不通推之遠近而皆准是曰亨
然節可也節而過焉則苦矣其志行非不高其名
譽非不清以為可守之正道則末也是故仲由不
得以為忠申屠狄不得以為紫陳仲子不得以為
廉荆軻不得以為勇尾生不得以為信能矯激於
一時而不可為法於天下後世也故曰中者禮之

本而節之要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說以行儉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演曰節亨何卦体三陰三陽剛柔中分若有限制
不可過也二五各居一卦之中剛而得其中也節
之所以為亨也曰苦節不可貞道之可常以其得
中故不窮也苦節則其道窮極而不可守矣卦德
兌說坎險說以行險則處安樂而思憂患居順適
如履盤錯異然敬以勝急而禮以制情也九五
中正居尊為節之主則議禮制度惟大中至正之

道故可以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謂无黨无偏王
道平平无及无測王道正直者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演此言節道之大夫天地之道中而已矣聖人之
道亦中而已矣是故細縕彌漫天地不可量也然
動靜有一定之機啓閉无愆伏之期故四時順序
而歲功告成焉聖人者成天地之能也仁以覆民
而有必禮以節民辨上下親疎之等定隆殺繁簡
之儀則費出有經而不至於傷財取入有則而不
至於害民百度惟貞而民志自定焉天地聖人不
能違乎節也而况其它乎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演澤上有水益則溢中則平節之象也君子節天
下有道曰制數度行節道有本曰議德行節以治
民自上而下器用有多寡之數儀采定隆殺之度
富者不敢侈賤者不敢僭也然德者政之本行法
於民而必議道自己德謂存諸心行謂見於事議
猶審也養性於未發而大本立協情於既動而達
道行一身之節定而天下之節從之矣故曰本諸
身徵諸庶民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演天下之節當自一身始檢身之節當自主靜始初六節之始也才剛有應若不安於節而正者然位卑時淺未可有為故聖人戒之曰不出戶庭戶庭戶外之庭也戒謹於屋漏之中造端乎夫婦之間言之而弗敢易也行之而弗敢瀆也夫惟靜可以制動惟幾可以應變不假外求而刑範已立无事前進而制度已備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是以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演夫道時而已時通則行時塞則止惟知幾者能之初陽在下時之塞也故不出戶庭其知塞之幾而止之乎繫辭備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

演節道以中為本以時為用初九顏子之時也九二禹稷之時也居司空后稷之任而繫輦飄陋巷之樂其可乎二上承九五其君雖无相感之意臣子豈宜怱然忘天下之慮哉矧以才則剛以德則中足以有為也足以有為而乃汲汲於一身一家之圖焉在臣為不忠在道為失時在天下為不仁

如之何不出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演當出不出固為失時二任事之臣也於時猶宜違以成天下之節乃門庭不出其失時則又極矣失時豈可極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演三柔不中正若說極處下卦之上是人臣負柔媚之資扶高盈之勢恣淫佚之慾內不能以禮檢其身外不能以度坊其民是以奢窮而患至樂極而悲生人惡其盈天厭其溢至於咨嗟愁嘆之无

已然此皆其所自為也其誰之咎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演朱子曰言元所歸咎夫惟咎諸已可也

六四安節亨

演大臣者君之弼而民之表也上以中正節天下其宣君之化倡民之從則臣也使臣守身而不以節行節而不出於中心之安其何能宣而倡之乎六四以柔居正履坎之始上承九五中正其節之君則守身而率諸民者禮以為基謙以為柄損以自脩恒以一德非徒防之於外而必制之以心非

徒守之以法而必安之以道則已正而物无不正
上畜君心下正民習制道其大行矣書曰安汝止
又曰惟動丕應後志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演上道謂九五中正之道也上有中正之道臣惟
順承以靖其身以嘉惠于天下所謂惟聖時憲惟
臣欽若者也

九五井節吉往有尚

演五中正居尊為節之主惟中故能建天下之極
惟正故能通天下之志緣情以定禮因物以立教

嚴而能恕恭而能泰徑而不迫曲而有中而不
靡質而不野上下之所宜行小大之所必由其節
也為衆美之會天下所悅從也是曰井節吉是故
可以儆鬼神可以正朝廷可以肅百工可以畜萬
邦禁亂於未作定治於悠久也故又曰往有尚

象曰井節之吉居位中也

演以大中之德居大中之位故其節井美而獲善
中則无不正也呂子曰寵幸无梁肉之厭閭閻无
糟糠之苦於節道殊切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演道中故可常愚者失之縱賢者失之峻：則苦
而不可常矣上六居坎之極處節之終其卑志厲
行舉世不能井者而井心焉為之以萬物為粗跡
以富貴為畏途以貧賤為樂地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非其食不食非其居不居介：然節何如
其苦也聖人戒之曰貞凶又示之曰悔亡何居恐
天下襲以為常也舉一廢百故曰貞凶知其行之
為難能也不屑不索故曰悔亡古之人有行之者
其巢父莊周於陵之舊與誠齋楊氏以為伯夷然
矣夫夷古之聖人也求仁得仁奚其凶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演聖人之道故四海而傳萬世亦曰中而已矣中
則通通則久而不窮苦節貞凶非謂凶于一身慮
其凶于天下于後世也其為我而无君者乎曰其
道窮者聖人立大中之教也雖然苦節亦豈易能
哉

胡子易演卷十五終

胡子易演卷十六

三三
巽九
上下

演物得其節則信實而可守序卦曰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夫中孚即无妄也而名之不已習乎曰无妄誠也中心之誠乎信於人其至誠而動者也卦体上下四陽上以信守斯下以信從中虛外實虛誠之源實誠之質也上巽下兌誠之意也水風相感誠之象也故曰中孚善矣人心之難孚也禹之泣罪湯之祝網文之掩骼使非出於中心之誠其誰感之是故蹈水火裂金石格天地感鬼神誠也而況於人乎齊桓嘗沫之盟魏文虞人之期秦孝徒木之賞信則信矣假信以服人雖信弗信是中孚之賊也純粹精一无心於感而物无不化謂之中孚无極而大極者其樞也感而遂通者其用也歸其有極者萬邦之作孚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演中中心也孚交信也積誠於中交信於外曰中
乎卦體德象本義脩矣夫中孚之道必使九族親
睦可乎曰未也百姓昭明可乎曰未也萬邦協和
可乎曰得矣猶未也惟中孚至於豚魚斯盡善也

豚躁魚冥物之微而難孚者也乎及豚魚則其天下其一國其族黨固有不待言而自孚所謂鳥獸魚鼈咸若者也夫至誠可感豚魚則可以蹈水火矣彼大川雖險涉亦无不利上帝祐之鬼神護之人心悅之所謂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者也然貞者信之樞也信不以正而固則毫釐而千里矣是故智術可以欺九民而不可以感豚魚能矯激於一時而不能行法於悠久必本諸天而鑒諸往聖无思而无不通无感而无不應所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者也

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
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衆木舟虛也中孚以
利貞乃應乎天也

演曰中孚何以全体言二四柔而在內以二体言二五剛而得中柔內其元主則虛誠之源也剛中其有主則實誠之質也卦德說而巽下說以孚于上：巽以孚于下其始也以一心而感萬心其終也合萬心而為一心矣曰豚魚吉者言至誠之德下及豚魚豚魚无知尚可孚也而況人有不孚者乎即有未孚必其誠之未至也曰利涉大川者卦

象巽為木卦休中虛乘虛舟而涉澤水之上以虛心而行險阻之地何風濤之足畏危難之不平乎曰中孚以利貞者本天道而言也夫誠而正天之道也天則虛而中心无欲天則實而至誠无妄天則不二而萬物一体天則不息而悠久成物詩云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子曰至矣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演朱子曰風感水受中孚之象君子体天地好生之德而議獄緩死中孚之大也夫獄而曰議當其入而求其可出之門死而曰緩當其死而求其可生之路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故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中孚之至也然則四凶下誅可乎曰此怙終賊刑誅四人所以生萬人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演虞審度也不燕不安也中孚之道在審其微審微之功曰虛曰醇曰確初九以剛在下當中孚之初心无所繫虛也良知未繫醇也使執而不變焉則確矣夫謂虞吉者惟德无形審其不欺而已度其一正而已如曾子之三省其身顏子之擇乎中

肅於以存心復性以事其天然審之將以守之也使知以及之而方不足以守之則信道不篤所謂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若參之任重而道遠回之得一善而拳服膺則確矣故又曰有它不燕未能安固而不推也詩云文王之德之純先儒謂審度以從人恐大淺无味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演辯志貴平初九事物未接赤子之心猶存也失此則物交事奪能保其不變耶故初九虞度而得吉者惟來其志之未變而審擇之思誠之功也

九二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演二與五象所謂剛得中者成孚之主也夫九二以剛中之德積誠於內不以冥情行不以脂膏節故臣曰吁君曰咈臣曰俞君曰都若鶴鳴于陰幽之處而其子和之氣同故聲同也然豈无所本乎好爵天爵即剛中之德也我若二自謂意爾指五靡即縻謂繫戀之也二有剛中之德在下而五自求之五有剛中之德在上而二自應之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德同故其心同如此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演天下事本諸心則誠騰諸口則偽誠則千里之外應之偽則千里之外違之二五之相感本其中心之誠若鶴鳴子和天機之不容已也是故其文乎其業光以大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演中孚貴自立而擇交六三柔不中正未能自立而所應上九又非其人是以中无定主而所主惟所應為敵猶偶也得敵謂得上九也夫知舍者進退自定安義者憂樂有恒三不知舍者故或鼓而或罷而廢進退之无定也不安於義故或泣而或歌或歌而喜憂樂之无恒也是所從者人而不知有己所拘者情而不知有道信非所信而卒陷於无信也故不言可知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演位不當謂自處柔說而所應又非其人故其動止无恒内外兩失不見孚於人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演大臣事君之誠在謹而不盈公而忘私六四切近於五而柔巽自處懼亡翼亡身居盛滿而心懷

畏順若月之幾望盈而不盈陰道之至善也夫私黨植則公道微臣職竭則朋類亡四專志奉主而解去所應之初則舍小而謀大遺下而就上若四馬駕車而亡其兩馬焉兩馬為匹夫謀則无僭通之嫌公則尽匪躬之忠大臣之貴於是乎塞矣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演絕類謂絕去初之類應而專志以從九五之君大臣体國之道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演五以剛中居尊為天下中孚之主至誠尽性以尽人物之性是故以一心而推之天下合天下而歸之一身故曰有孚攣如言固續不可解也致中和之德成位育之功至人能立无過之地其於茲微哉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演位正當謂所居中正也以中正之道孚聯於天下宜天下之心悅而誠服也否則干譽難霸其能有孚攣如若是乎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吉

演上九以陽剛居巽之極處中孚之終大巽極則

不與乎久則不孚故忘其德而鼓虛聲達卑遜而驚高翔智小而謀大力弱而求勝若鷄之鳴也本不能高遠而欲其聲登聞于天然則翰音豈能登于天乎名損而身賤天下之人其誰信之曰貞高信乎其必出也翰音鷄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演惟誠可久上九鼓虛聲以虛高位其可得而久乎似信而其弊也賊好高而其失也卑高何言哉

三
震上

演主于中者實則裁于外也決而過生焉序卦曰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艮震合休四陰在外二陽在內小者過也雷動山上百里震驚過常之象也夫至人之救世猶醫者之治疾也有餘者過之不足者補之大過馮其餘也小過補其不足也武王之伐紂出舊為新與天下而更生焉伯夷叩馬而諫匡變為常保天下而无斁焉過有大小其救世之心一也夫大過非常之變也而小過則變之常耳是故從儉以收者拜下以收備尚質以收靡過戚以收薄執敬以收肆崇廉以收貪撙寬以收猛下仁以收嚴至人非過於救也救其過

以補其不足趨於平焉爾已是過而不過也其時中之道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演小過四陰二陽小者過也夫道中而已夫中時而已時當小過而小過之救其偏以補其全於道為中於中為時夫能變則不窮不窮則可通故曰亨雖然時中豈易言哉非所加而加焉則大過非所損而損焉則不及本諸天理合諸人心无作奸作惡惟中正之道是趨則其過也得矣然此非大

過之時也可以正經而不可以用權可以救偏補弊而不可以撥亂反正可守先王之舊而不可制一代之別何則亦惟順逆之辨已矣若飛鳥遺之音聞於下則為順聞於上則為逆故過於大事則逆而不順猶不宜於上也過於小事則順而不逆猶宜於下也是至人之過求其中至人之中求其順天道合人心悅而天下從是以大吉故曰順天者昌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

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上進而下順也

演小過者卦體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陽少小
者過則可以亨也夫小而過求其中而已中也者
正也正也者時也過以利貞時當小過而小過之
乃所以為時中也卦體二五居柔而得中故曰小
者吉謂過於小則可也三四居剛失位而不中故
曰不可大事謂過於大則不可也又卦體上下四
陰而中惟二陽取象於鳥有橫飛之象焉故曰飛
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謂音聞于上則逆
而不順聞于下則順而不逆故不可大事者猶音
之上而逆也可小事者猶音之下而順也順則合
天之時得道之中如之何言之不大哉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
過乎儉

演山上有雷過常之象曰小過夫君子之道中而
已時而已時當小過而小過焉所以起其中也是
故世有踰禮而忘乎恭治喪而忘乎哀用奢而忘
乎儉者皆時之過也君子矯世之過其行禮也過
於恭其治喪也過乎哀其用度也過於儉非有取

於過也因恭以救其僭則得行禮之中矣因哀以
救其薄則得居喪之中矣因儉以救其奢則得用
度之中矣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
戚其是意與

初六飛鳥以凶

演卦體六爻有鳥橫飛之象中二陽為鳥腹上下
四陰為鳥翼初六其翼也故曰飛鳥夫審時而後
進退才以有為過而不過也初六在下當過之始
時不可為也居陰艮體才不足為也然陰性躁動
上應九四動體是志輕氣浮知進而不知退知上

而不知下知變而不知常不有伊尹之志而欲行
放甲乙之事不有孔子之德而欲親赴佛肸之召
猶之鵠奮翼翔翔雲漢之間也曰以凶以猶用
也言用以行者必凶之道不入于篡則混于惡也
詩云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演不可如何猶言不能如之何也已不自審故人
莫能救之必凶之道也

六二過其祖過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演二與五為應爻以家言則五其祖也二其妣也

以國言則五其君也二其臣也何謂過其祖二柔而中正五宜剛而柔又中而不正其德過之過猶合也止也柔順中正德合妣道而家之內治爾矣何謂不及其君德可過分不可過也柔順中正退然安止臣道而國之政教宣矣曰无咎言冬有妻道臣道為過而不過也又艮為山有地道之靜也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演君臣天地之大義六二不及其君以臣子之分本卑也是故以父王周公聖臣雖過商辛之惡成王之幼而亦恭恐惟篤守臣節亦安其分爾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成之為

演小過之時小人衆而君子寡九三君子者也宜過於自防庶可免夫然以陽居陽恃才力之剛謂天下事无足介者其計蔑以疎其機淺以露網繆贖之意忘是曰弗過防之從謂從而而不返悠上歷上不知所檢則小人之害我者四至矣此蕭望之之見也革所以見殺於恭頌也聖人言此深設君子之戒

象曰從或成之為如何也

演恃才自信疎也從而而不返從也小人乘隙而得

議其後矣故曰如何言出之至也其可測乎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演小人得志君子失位咎不免矣曰无咎者何蓋遇柔則流過剛則激四以陽居陰剛而能柔是弗過也過猶合也適合處小人之道矣然有大坊焉小人可和也不可同也故曰往厲必戒有大摧焉自處可貞也不可諒也故曰勿用永貞往厲則為孔光荀爽求貞則為陳蕃李固皆過而過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演四以君子居大臣輔柔君處辟小之上其位誠

可危也使非剛而不遇動合其宜咎能免乎哉夫不惡而嚴君子處小人之道也若往以從之必危以合不正則睽之苟始不慎則終之憊其可與長久乎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其穴

演陰陽和而後霖雨降君臣合而後治化興五君位也二其臣也五陰而二亦陰兩陰不能相感以有為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夫君不能感於臣者以所招不以礼而以勢尚力而不尚德猶公弋取彼在穴也此有志之士所以寧處貧賤而

不屑居於无礼之朝也昔高宗得傳說於版築畢
礼降志故說樂為商用卒或霖雨之功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演有高天下之才而後有下天下之心有不自用
之智而後能大用人之明六五才柔智暗故高而
不用人也曰密雲不雨自處過高故君不得臣不
足與有為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演初與上皆鳥翼之象初戒其過立中德之始也
上戒其過要中道之成也上六陰柔居動之極處過

之終動極不動過極不過則中道合矣過者合也

乃騁性妄作動與道達行之而過於亢也用之而
過於僭也若鳥之飛于雲漢遠離人間居高而不
思其危驚遠而不取其近天命必厭而災生人心
共惡而貴至矣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演過終而不過則合理而免於亢極若復過焉則
已亢矣詩云靡聖管上不實於靈災眚之道也

䷆ 上

演矯過以求中上道行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序卦

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離火炎上而居
下坎水潤下而居上水火交相濟也曰既濟既猶
已也謂已濟也夫易之道陰陽而已上易首乾坤
定天地之大分坎離天地之中故終以坎離而答
其交感之幾下易首咸恒者陰陽之大用坎離交
感而乾坤之化成自今觀之心腎交而精氣生矣
九六用而德行者矣夫婦和而化育行矣兄弟睦
而家道興矣上下交而國治隆矣老幼之相養貴
賤之相承牝牡之相求有无之相通上下四旁之
相均而万物各得其所矣是易道之大成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演乾得坤之中而為離坤得乾之中而為坎離下
坎上則陰陽交感化生而天地万物之道成
是既濟也夫治道既成帝王之能事人道之極功
矣大綱既正万目畢舉无一政之不達无一夫之
不獲无一物之不得其所大者既亨小者亦无不
亨也无宜兢上業上確守至正不以己治己安焉
善而以无患无荒自傲何也治終亂始天道之運
勤始怠終人情之常始之未治及上為以圖之故
初吉也治之既成世上然以待之故終亂也保吉

而消亂其在利貞乎哉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當位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演曰既濟亨何陰陽交感剛柔互用大事固亨小事亦无不亨所謂三千三百无非仁也曰利貞何六十四卦惟此六爻陽居陽位陰居陰位剛柔各得其正而位无不當既濟而守得其正則治可保矣曰初吉何六二以柔居下卦之中巽七小心和而不同執而不倚故能成既濟之功也曰終亂何夫終而不止則其道不窮而亂无由生惟志懈於已成政弛於久治則傲戒之心忘而驕泰苟且之習作道斯窮矣是亂之始也此所以利於貞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演程子曰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為既濟君子處既濟之時若曰治已成失心无所慮矣患无足防矣則治將為亂既濟而不濟也故居安則思其危居存則思其亡思患於後固以防患於其先也昔舜以大聖當四方風動天下極治矣禹告之曰无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舜不以為過猶禹不以為過直天下後世不以為過計何哉惟聖帝

為能受善惟聖臣為能明微故保邦未危而危不作則治未亂而亂不至矣又曰思患者无數亦保之心豫防者久安長治之術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演既濟一卦大抵聖人只戒人敬慎以保有終也初九當既濟之初時可為也剛正明體才可為也上應六四勢可為也恐其傷於所恃而為之或過焉故戒之曰曳其輪濡其尾程子曰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曳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也夫能進而不可進非不進也審其可進而後行之欲濟而未濟非不濟也度其必濟而後為之是才大而心小謹始而慮終進將有為而功歸於必濟矣故曰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演敬肆之間理欲判為成敗異焉初九當可為之時具有為之才而自曳其輪以不進可謂能敬而不失於義矣其无咎者義之宜也呂氏曰有善者喪善有功者喪功若初九其不有善不有功者與六二端喪其節勿逐七日得

演二為離之上五為坎之主水火相濟成卦之義

也則二有文明中正之德遇剛實中正之君宜道
无不行者也然時當既濟上有賢君而志驕氣滿
從善之心漸不如初故臣雖有為之才而无可
求之資若婦裁車而喪其弟為二陰位猶婦也弟
以蔽車而後婦可行喪其弟故則不可行矣然將
如之何惟靜以俟其時之定順以守其義之正勿
逐亡馬亡求之所喪之弟至七日而自得也蓋正
道无終廢之理得君臣相合坎離交濟而道可大
行也詩云猗猗其明載其兄弟喪弟之謂也公孫
頃謂赤鳥凡亡勿逐之謂也鴻飛遵陸公歸不復

七日得之謂也揚氏曰二與五為七六二與九五
相應故云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演不待於君則熱中躁妄之為也六二居下卦之
中故能寬綽其心所喪勿逐而七日自得是故中
則和七則合而道无終廢之理

凡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演世當既濟懼武脩文其時也九三剛過明極未
能安靜而過求於濟故戒之曰戰危事也至人不
得已而用之商之高宗賢君也鬼方者小夷也以

賢君而伐小夷宜无不服猶老師費財至三年之
久然後克之其庸常之君可知矣強大之夷又可
知矣夫君之好大喜功未有不由生事小人以塔
之三過剛而暴過明而察是小人也其勿用之用
之則事生既濟反不濟也故漢武伐匈奴以用衛
霍大索征高麗以不用魏微之言若老武却城宮
馬武之請而閉關謝絕西域其得處既濟之道也
象曰三年克之德也

演懲戒困也與兵連喪至三年然後克之所得不
足以償其所失矣損財墮而中國亦已憊矣此漢

武所以幾陷亡秦之轍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演程子曰四在既濟卦而水休故取舟為義繻當
作濡謂滲漏也舟有滲漏則塞以衣袽云六四近
君大臣也天下事其身任之險衆得正雖當世之
已治位之已高然思患豫防未亂而治之理以具
未危而安之道以籌若舟漏而有衣袽以塞之若
可以忘憂矣然猶終日戒慎事有備而其心若无
所備焉伊尹曰无輕民事惟難无安厥位惟危周
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終日戒之心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演疑謂當慎也志在必行无所顧慮雖濟而不濟
熟思審處以求其當既濟而可常矣詩云戰戰兢兢
如履薄冰有所疑之謂與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演東陽西陰君陽臣陰九五陽君也故曰東鄰六
二陰臣也故曰西鄰夫九五以中實之德御既濟
之世天眷宜罔替矣然君有其善而不思下賢有
其功而不復圖治天命其教治將為亂也彼祀國
之大事也大事不敬則鬼神不亨而人心之叛可

知故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牛
大宰祭之享也禴則祭之薄也而薄者受福何哉
曰天之時也人之道也六二時祭其盛而文明中
正之德足以承之故受福也五時已極而復恃其
剛實有為之才故福之不至也朱子以為紂與文
王之事然夫惜使紂才力不逮罪惡未盈天猶未
欲盡覆其國雖至臣如父王亦將北面終身矢惟
終惡不悛此天命所以新于周邦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
也

演有此人事則有此天命有此天命則有此福九
五之時才不如六二之純德故天命有在五雖有
大半不如二薄禴之得其時也將至則福之來也
其源之矣

上六濡其首厲

演居既濟之終坎陰之上剛以剛正之才震之猶
且不免况陰柔者乎是故將過而才弱力屈而難
作濟極不濟而濡其首以陷於險危厲之道也故
曰初吉終凶陽氏云此晉武平吳之後明皇天寶
之末也可不懼哉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演所謂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三
坤上

演天道无常治亂相尋有其治者喪其治者也序
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坎下離上
水火不相為用故為未濟夫易變易也生上化上
其道不窮道不窮故至人之心亦不窮自今觀之
惕和風動堯舜之治極矣其心兢兢焉以博施濟
衆為己病誠見天道之无窮也故曰及其至也雖
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若曰予至矣其治不可以復加矣則其道有窮而地萬物或發乎息大哉易乎其无始而无終乎至哉至人之心乎其成終而成始乎嗚呼此天地所以常有萬物所以長生萬世之所以无疆也

未濟亨小牀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漢水大不交万物未濟曰未濟未濟而亨者何曰既濟治矣而乱其始也未濟乱矣而治其始也未濟則必濟天道入邪之不容已也故曰亨其幾惟在敬肆之間爾若臨事而惧審時度力庶乎其有濟也否哉志泉詳錄雖濟弗濟矣故曰小牀汔濟

濡其尾无攸利程子曰能渡水其老者多疑畏小者未能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又曰汔當為化壯勇之狀亦通无攸利者即不濟也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牀汔濟未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演曰未濟亨者卦体六五以柔居中時當未濟君能仁以容之而義以裁之敬以御之而正以守之則順而能健闊而能開未濟其可濟矣曰小牀汔濟者天下事成於敬而敗於忽使果於自用如小牀之汔濟則失柔中之道不可與出坎險之中矣

曰濡其尾无攸利身之尾猶事之終也濡其尾始欲濟而終不繼未見其能濟也雖然天下事其終於不濟哉此卦六爻陰陽雖各失其位然剛柔相應使君不負位臣不負能則上下交而德業成健順行而万化理矣此孔子象外意亦天地自然之用也平庵項氏指六五言用其柔中以與剛應則有致亨之道亦通伊川云三陽失位聞成都隱者之說縣庵謂出大珠林上其然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演程子曰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故為未濟君子

當時之未濟其思以濟之也夫天地設位不人或能天下象既濟之治矣至此則天地復晦上下復判萬物復有下有君子其何能究於是開物成務翼上焉辨其上下之等親疎之倫内外之別善惡之類寒燠之序原濕之宜朝會昏祀之礼賂是飛世之器五行五方五色五音之制一審辨之而不至於混有上下等而貴賤之相承夫親疎倫而昭穆之相序夫内外別而夫婦之相愛夫善惡類而君子小人之相遠夫以至天時地宜礼度器用无不使之相生相制有不通長短端則柔相父實操

万事万物各得其宜而止之也書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曰慎者欽若之謂也

初九濡其尾吝

演未濟之始惟貞剛明之才居通顯之位而所應又得其入乃克有濟初六陰柔居坎險之下而上應九四无才无位无援乃歎往以濟之是不量力審時而輕率妄作焉能有濟必如狐之汙濟而濡其尾也吝何如哉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演知明然力定而功成初六之不能濟亦其不知之極也呂氏曰君子見幾而作斯身不危于鄰而震斯家不敗難至於濡尾焉淪胥以亡矣猶為有知乎朱子以極字未詳或恐是敬字又極字愚謂本明若无可疑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演二坎之主五離之主剛能制柔水能制火而臣不可以制君初未濟衆危之時君臣之分猶所當謹者乎故戒之曰曳其輪貞吉蓋車藉輪以行自曳其輪能進而而不輕於進也才大心小不以剛實自任而惟恭順委曲以自保有能濟之具而常存

不濟之心得臣道之正而終吉也漢鄭南唐郭子儀其似之程子曰於六五則方其貞吉光輝令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演以陽居陰不正也雖曳輪不進則得臣道之正而吉者以其居下卦之中惟存之於心也中故行之於事也正則无不善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演三居坎體之上時常出險可以濟矣然陰柔无才不中正无德故未能濟也若往之以必濟則自陷於險矣故曰征凶夫三之所歎者以其无必為之勇也若果能奮發激昂有利涉大川之志則天下事其无弗濟夫故曰見義不為无勇也若裨進之學稍覺清中原其志似可現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演位不當謂陰柔不中正非可濟之才也使其有利涉大川之志容若是已乎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演九四陽剛大臣濟世之艱其身任之然以陽居陰猶於不正故戒之以貞吉悔亡蓋貞者大臣持

有事主立功受賞之要道也。前桓公之勇而存翼
上之心抱憂上之忠而多休上之量則道醇而政
舉功高而主不疑也。然當是時豈无搜化之於乎
威不正則德不孚。思不愆則善不安。宜奮雷震之
威若伐鬼方之夷至三年功成而蒙大國之賞也。
呂氏曰善救疾者先藥石而後梁肉善除暴者先
伐桀而後根本夫既濟宜靜故有伐鬼方之戒未
濟宜動故有伐鬼方之賞詩云匪安匪舒惟夷未
濟又曰錫山土田于周受命其斯之謂與
子曰言悔亡志行之也。

演君子存正道以匡濟兆民其本心也。惟能貞而
終吉悔亡則匡濟之志其大行矣。故曰虎拜稽首
對揚休命。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演六五柔順中正文明之主下應九二剛中誠實
之臣當天下未濟之時恰是德任是臣則得君道
之正而善為者也。何悔之有。然存諸內而未見於
外得於已而未信於人正矣而未至也。推一心而
達之万用形而著上而明為君子之光則其驗於
人也勃而變上而化為上下之交孚未濟終必濟

夫吉何如哉。周室之中興也。詩人頌之曰矢其文
德洽此四方。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演貞者光之顯。解者光之發。貞而光德極其盛也。
光而暉業極其大也。書曰光被四表若道尽夫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演天下未濟在六五已濟之矣。上九當太平之會
上下交孚合万心為一心也。於此復何為哉。亦惟
飲酒宴樂君歌鹿鳴以饗其臣。臣歌天保以答其
君。與天下相安於无事而已。何咎之有。然時可乘

也。乘而過焉不可也。若臣无宜殿戒不以一日之
樂而忘天下之憂斯得之可。縱送无度惟樂是
耽至滛溢而濡其首執以自信而不知治乱相尋
之變於礼為敗於義為幸。詩云人之奔至飲酒溫
克彼昏不知一醉日富既濟上六濡首溺于水也。
此之濡首溺于酒也。然溺水之禍止於一身溺酒
之禍及於天下。故禹之平殛水紀音酒其功一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演樂而不淫情之中也。飲酒而至於濡首失中之
節矣。未濟而濟圣人既以飲酒慰之而致濡首不

知節之戒何與蓋一張一弛者文武之道而先憂
後樂聖人未嘗一日忘乎敬也故曰懼以終始其
要无咎聖人作易之心其於是益微

胡子易演卷十六終

胡子易演十八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胡經撰經號前岡廬陵人嘉靖己丑進士明史
藝文志載胡經易演義十八卷此本但稱易演疑
史衍文也其書用注疏本移乾象傳大明終始三
句於乃利貞之下謂是周易原本得之於師者蒙
卦六爻皆主君臣凡若此類大約喜爲新說務與
朱子立異夫朱子之易固不能無所遺議然經以
尋章摘句之學於古義無所考證而漫相牴牾則
過矣

易經中說四十四卷(原缺
卷二十八卷二十九卷
三十二至卷三十五)

〔明〕盧翰撰

衡陽第三師範學校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經中說
四十四卷》提要

易經中說序

易聖人贊神明告顓蒙也非
文字也體在卦用在著蓋自
堯舜及愚夫婦湏臾需焉秦
人極慘至念卜著不穆然猶
有吉凶之心乎比今裁為聲
易經中說序
偶輕粧豔媚一一不識使義
文周孔之脉出陰江下此四
聖人者孰料其厄極此也中
菴盧先生悼今業藝者非易
本旨慨然欲繼韋絕之嚮兒
時精之至於白首若布粟焉

不事揲扐趨避自閑庶幾哉
古齋戒神明者豈誣耶先生
之體在中說用在籤易今薦
紳士之憑籤易猶瞽之有相
瞋之有燭已半海內焉而中
說尚秘不行於世是飲沼沚

古易中說序

聖人之道託六經以明以幸
萬世一再傳而煨燼於秦吾
道之一厄極矣獨周易以卜
筮得無恙存一綫於欲絕隆
千鈞於繼往非天有以相之

古易中說序

歟諸經稍出於漢易宜益有
光焉夫何漢儒輩以傳附經
彼置此易不一而足但取其
便於觀省不知夫眉目之易
置也予嘗譬之人之有經危
境涉險塗者形神完固無所

損錯逮夫平居無事也乃為
之東塗西抹移此就彼雖若
美然寢失其舊矣易以自天
之祐而完於秦以小知之鑿
而亂於漢不類是歟宋二呂
氏駭之求其真者而寫焉朱

市易中說序

二

紫陽因之以作本義固可以
想見孔氏之形容矣夫何近
也遵本義而猶行漢本讀者
疑焉僕之學易也亦以本義
為宗者也因據之為說且以
還本來之面目惟具眼者其

識之

嘉靖己巳初秋十有二日中

菴志

市易中說序

易經中說卷之一

賴川盧 翰子羽著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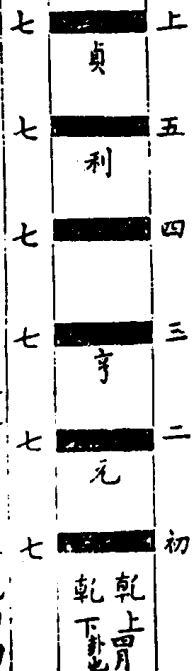
元嗣盧晉伯進訂

上經一

周易上經

易何以名周也別夏商也蓋夏之易曰連山商之易曰歸藏至周而文王出焉取伏羲之六十四卦而繫之以彖辭又周公出焉取六十四卦之中三百八十四爻而繫之以爻辭首乾次坤而終於既未濟視連山歸藏異焉故標題之曰周易云言經則傳別矣言上經則有下經可知

乾



六畫皆陽健矣自初而二而三健之始而亨者也由四而五而上健之遂而成者也故曰乾元亨利貞聖人繫辭必本諸卦而非出自己意明矣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元亨是前截事故屬內卦因而重之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矣故利貞又為後截事而在外卦歟

乾元亨利貞

六畫伏羲所畫之卦者古文乾字也乾元亨利貞者文

王據之乾而繫之辭也

健而不息之謂乾大通固健而不息之意正而固亦健而不息之意也故曰乾道大通而至正文王本之以繫辭焉

先天

乾元亨利貞 後天

以純陽六畫與乾元亨利貞五字分先後天可也以乾與元亨利貞五字分先後天不可也蓋先天有畫無文此五字已落文王筆而非伏羲筆矣但謂占得乾而六爻皆不變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於正而固大通至正宗乾健字來

乾而繫以元亨者夫乾天下之至健也至健則足以致決大勇則足以有為至剛則不可屈撓故元亨利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且非禮弗履乃為自勝之強中立不倚乃為矯哉之強而大勇之千萬人吾往者亦必自其自反而縮者得之故元亨而必利貞也

本義只是言占而得乾者才無不振力無不任固足以邦家必達而行之無不得矣然必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而華用乎大中正之矩斯可以保元亨於有終矣不然未必亨之能竟也蓋乾不專一則不直遂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之意

元亨是行之必順無所窒礙家國天下東西南北無所不

通所謂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在邦必達在室必達者矣如建侯行師涉川利往賓王觀國婚媾享祀此欲有所為者力能有以勝之而皆無所撓也利貞是事順蓋善非其義也而有所不為非其道也而有所不為然後元亨之可保也

貞無定在因事而有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則動惟厥時矣亦執中意也

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非至健不能蓋有定見有定力者也如中庸於中立不倚者而贊之以強哉矯是矣正則可與立耳若允執厥中則可與權者

項籍暗啞叱咤千人自廣而百戰百勝未嘗挫及依希乾

之亨矣然而放逐義帝所遇無不殘滅其於先王仁義之

道槩乎其未之有聞焉惟乎不能保有其終哉

乾道大通而至正故占而值夫乾者自當得大通使非持之以義則既已戾於乾之至正而其事之所及又安望其如乾之大通也哉所謂有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收之意

見道義存乎卜筮固非詳於數而畧於理者

文言以元亨利貞為乾四德者原其所以繫辭之意也以

見文王之繇本諸卦義之所有而已如乾本自有元亨利

貞故繫之所謂以理明占也非固自異於文王也在文王

之系則自是占辭固不可強而一之

乾繫以元亨利貞其取義有四以人事言之剛健有為者

則事無難為大通固其所也然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不善又恐其流於邪也故戒之以貞以乾道言之至大至剛至直初無限量也無屈撓也無回曲也占而遇乾者有不大通乎可不貞乎以天德言之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乾以象天道此四字所以繫也然不專一則不直遂此元亨所以必利貞也

乾健也健而不息之謂乾造化人事皆有在造化言乾者天之性情蓋天之所以為天者也渾而言之曰乾析而言之曰元亨利貞乾道之元亨利貞即所謂人性之仁義禮智也言乾則包元亨利貞言性則包仁義禮智元亨利貞為乾道中所有猶仁義禮智為人性中所有其義一也因

乾中包有元亨利貞故文王拈出以示占蓋借說也夫子

以四德釋之見文王繫辭之意有所本非立異也正相發明也

蔡介夫曰不可就以乾坤二字當天地看凡至健者皆為

乾凡至順者皆為坤輪謂在天地分上則乾即天之所以

為天坤即地之所以為地者在聖賢分上則發強剛毅者

乾也寬裕溫柔者坤也先儒以克己復禮為乾道主敬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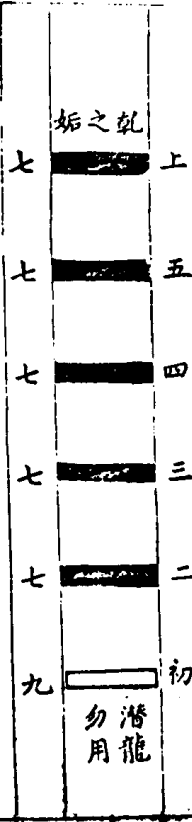
恕為坤道蓋亦此意非直為乾坤二卦也當思得之

蔡介夫謂卦辭有二義輪按乾坤自是一樣據性情上起

意也蓋自是一樣據時勢上起意如履睽又是一樣據象

德上起意

薛文清曰元亨利貞之言也其理無窮輪按文清之言蓋以元亨利貞四字在占上說也得在造化上說也得在人事上說也得在聖賢分上說也得以其造化人事物理占筮無時無處不具此四字故曰其理無窮此夫子於文言彖傳大發明之也



初九潛龍勿用

自位而言曰初自爻而言曰九潛初上取龍在九上取

初爻曰九者是舉首標著三變得九數也占者值之當觀

此象而玩此占也三百八十四爻皆如之

觀其位則初視其爻則陽察其著數則九也九陽爻而能

變者也龍陽物而能變者也故龍為九象初居下潛也潛

亦龍之變也故初九象潛龍以九居初以陽在下則是雖

有能變之才而非行可之秋故其占告以勿用也

以龍德而當潛仕者得之則衡門之下可以棲遲矣蓋事

當謹密時當隱遁也未可用而有行不進道以干進則詘

道以狗身將動見掣肘而晉如摧如未足為明時用也

此舜耕歷山說築傅巖太公釣渭時也世有孔子道大而

天下莫能容顏閔之徒未可以出而仕矣此陋巷之樂汶

水也

上之通終其身而不改也其知口勿哉

此爻大致似顏子蓋深潛純粹粹粹於聖人有龍德者也居

陋巷而簞瓢是樂龍之潛也終其年而弗求用於世其勿

用之意乎今不可以一爻定一人一事盡一世如一言一

動之間莫不皆有卦爻之義焉要在因時而擬議之也導

之而未必納語之而未必中言當潛也則默焉而勿用其

言推之而未必連動之而未必宜行當潛也則晦焉而勿

用其事皆是學易者尚善體之而不可執也

潛龍象也是據初九上體出勿用占也也是據初九上體

出學者所當觀其象而玩其占也象占不明周文之易晦

矣

居則觀象玩占非必待著而後觀玩之也君子平居苟於

易而究心焉則知當潛而潛當見而見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莫非時焉而易在我矣何必待著而後決哉

周公繫爻辭所以盡卦爻之變效天下之動者其所取義

體德時位承乘比應之類而已

易爻辭有象有占或占具象中或象具占中總只是箇象

占二字

陸佃曰蓋止使人無為謂之勿所謂勿用娶女勿用有攸

往小人勿用之類皆戒使勿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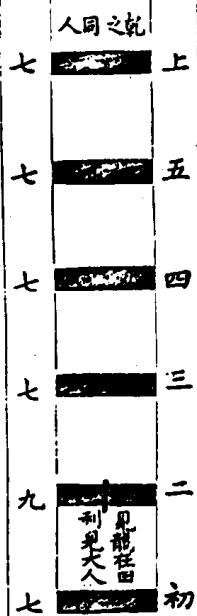
蔡介夫曰初九潛龍勿用此爻在士大夫之未仕者得之

則當隱約以待時在已仕者得之則當括囊而退避在庶

民

民得之則不利有所往在商賈得之則宜深藏而不市君以天子之尊而得此文亦或時當主靜或事當謹密也呂涇野曰君子大其學而後試相其時而後動得其位而後行察其幾而後諫是故小學而大用其用匱遠時而妄動其動蹶位卑而舉重則不勝失幾而強言則不信故曰潛龍勿用

哀公問儒行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竇蓬戶瓊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有龍之德二則見之時九離潛而上是龍之見也下二爻為地二則地之上也故為在田九二如龍見在田則威德光輝接於人而名實已顯著于世非若韜光斂采深藏固閉之時也際是人者固當為儀封人之請七十子之從滕文公過宋之見當是人者有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又當為大舜之徵庸伊尹之幡然傳說之對揚于以共

成正大光明之業不尚亦其有利乎哉否則連牆而不相聞或閉門而不納踰垣而避之均未為知道也

九二但出潛而已尚未躍也大人之德已著矣尚未得位也如大舜玄德升聞之時所宜乘時而起尚見于帝以行其道也見之而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其為利不細矣使舜于此遠迹于歷山之岫而固與木石居鹿豕遊以終其身如許由之為者則何益於道何補於世哉

潛則為類為閔躍則為禹為益見龍則是大舜玄德升聞之日孔子盛德光輝接於人之時我常人也則以見龍為孔子而利見九二之大人我大舜也則以飛龍為帝堯而利見九五之大人或以九二為任股肱之責而有位者蓋任是任則於九五大人已親炙之矣固不容言利見而常人於此亦不得易易而見之矣且於文言本義亦俱不協蓋觀象之未審也

澤及于物不獨有位者而後能也陽城居晉鄙晉鄙之人化而善良者七十餘家豈有位者哉龍出則而澤隨之聖人出則德澤隨之此物之所利見也

朱子曰凡有德者亦謂之大人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時占得此文則吉

翰謂朱子之說是以九二為大人而占者利見之也蓋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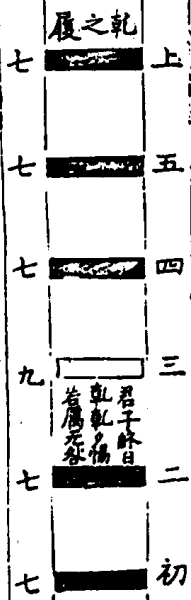
嚴憚切磋以成其德而固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已矣此大
人之見之利也

呂涇野曰臣之就君以行學也君之養臣以治世也二五
之利以德相遇也夫君臣以德相遇而民不康者鮮矣其
利孰大焉輪按涇野之說則二五之利相見也

䷀ 乾之同人

唐田紇將朝京師筮遇乾之同人卜者曰此行當見一大
人後果見郭子儀而還米子曰若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
之所論然其至公無我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
盛均真龍對曰其在田也瞻腴疆土庶類蕃蕪其在人也
珠媚心瀾呀成智門

易經中說不盡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卦爻三四人位乾之三爻居六十四卦人位之首故以人
道責之君子人道莫要於敬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
終者也君子以懈惰荒怠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堯舜所
以兢兢業業過了一生而上蔡所謂常惺惺法者此也
終日盡一日也動而有事之時也志氣常伸精明應物不
怠以弛焉夕則嚮晦入宴息靜而無事之時也而天理常

存人心不死焉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古人夜
以計過必無憾而後安者蓋夕惕之意也

進德修業正是乾乾夕惕底實事介夫謂乾乾夕惕則所
以行之於身措之於事者必以其道而不改揅矣此拈得
德業意却好

重剛不中乃其氣稟學問之偏居下之上却非得自自安
之所若能憂懼則是善用其偏而善處其危者也故曰无
咎者善補過也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本義重剛不中居下之上是要於九三分上提出危字意
應占辭屬字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惕屬之象是要於九三
分上提出乾乾惕惕屬意以應占辭乾乾惕惕若應以見周公

易經中說不盡

爻辭所以告占者之言無非本之爻意之所有也危地只
據九三言不可以君子乾乾惕惕屬坐定為處危之道蓋敬
畏終身行之者自是常道非獨可以處危然也亦非君子
當危之際而教以處危之道也蓋言人能如是則雖處危
地如九三亦尚得免其過也況未必然乎觀經文屬字在
乾惕下本義雖危无咎語義可見若以此為危道又以占
者為必處危地則居安者可不必乾惕乎文言進德修業
正是事實

居下之上為危地者一日二日萬幾且民具爾瞻者也其
在於君則五子之歎所謂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回
邦寧予視天下匹夫匹婦或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不見是曲手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
致正此意也論語註曰如知為君之難也則必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矣亦同

書臯陶謨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詩小雅小宛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傳公十九年梁亡胡傳曰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脩其禁令晝夜其

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徹百工無使惰淫而後即安故克勤
于邦晝度土工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

朝至於日中晏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
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

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
況好土功輕民力酒于酒淫于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其

亡可立而待矣

僖公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公羊傳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
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

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
我若也輸由桓公之事觀之息可使一時之勝敗哉此君

子必終日乾乾夕惕若而後厲死咎也
致堂胡氏曰古之人君既得賢才布之庶位矣於是朝以

聰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

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

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盡矣夕以脩令則思夫

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莫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

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

几有戒杖有詔器有箴圖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寅畏祗懼

不使放心邪氣得設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鷄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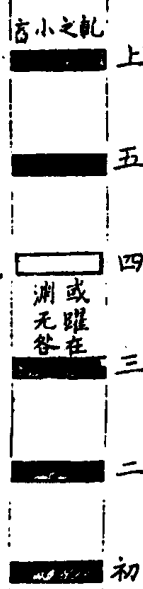
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丕顯坐以待

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乃所以无咎也

陶侃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

遊是醉生無益於時死無關於後是自棄也

出處矣占者如之將何咎



曰或躍見其未嘗不欲仕曰在淵見其未嘗急於仕正是君子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夫子所謂治之哉治之哉我待價者也夫豈以隱為高者忌情於世而無心於躍以仕為通者舍已徇人如神龍之自脫於淵哉孟子仕齊而不受祿則進退觀我生而行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若食其場苗則維之繫之而為好爵之糜將有不能自主者矣故既曰躍又曰或又曰在淵看其胸中無罣固必只是灑灑落落顧時之何如耳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把甚去咎他

大則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必朝覲訟獄謳歌皆之焉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以服事殷必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然後武王取之次則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而後保衛先王孔子有見於季桓子行可之仕而後為之兆也只是大人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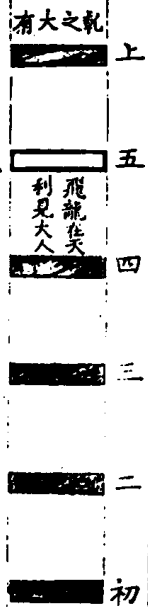
楊誠齋曰淵非龍也而龍之神在於淵山非虎也而虎之威藏於山何也龍不淵而陸虎不山而柙則龍虎之神與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樵矣故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也翰謂君子不可失其所憑依出處之正其君子之山淵也歟或字不可作審字蓋在九四分上不審密也或者疑而未定本義為或字訓詁耳作九四疑便不是只是程傳非必

字意耳非必即本義未定之意若必於躍則有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者矣安得无咎

可以進而不必於進是非無意於仕但無固必之心者顧惟時之何如耳占者隨時進退有這九四底意思那得咎來本義隨時進退四字不是旋轉入底據或躍在淵四字意也此四字却本九四象上生

李西溪說在淵陰繫之說壞九四矣此四字不可分而在淵亦不可與或躍平看如云龍在淵而或將躍之意謂之或初非必於躍者而亦未嘗不欲躍也

子於乾之三而得存養之道於四而得出處之道存養之功密故出處之分明此所以有三之无咎而後有四之无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聖人之德也九五之尊天子之位也龍飛在天象聖人在天子之位正是萬方拭目快觀天下引領而望之秋於此見之矣而不利利見只在仕上說如利用賓于王意已仕者利朝覲當竭朝宗之忠未仕者利仕進宜奮觀光之志蓋值此而後夫則凶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此

雲之所以貴從龍也

上二爻為天五為天之有九之始是龍之飛而在天也龍飛在天則得雲以神其靈伸縮變化雲行雨施不崇朝而膏澤乎天下如以聖德居尊則得位以行其道制禮作樂脩政立事神道設教通變宜民蓋有旋乾而轉坤者矣夫豈尸居而無所作為哉

據文言雲龍風虎之說還利見飛龍大人為是其曰若有其位則為利見在下九二之大人只存一例以待占者如王昭素之說耳

韓文雜說曰龍虛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

易中說不遠乎

陵谷雲亦靈惟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

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以憑依信不可欺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以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翰按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大德者必得其位位固聖人之所自為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屬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此龍之所以貴在天也

雲龍盛際天下快觀含大人其誰之故曰利見

三乾之大有三

北齊神武室中無火而有光筮遇乾之大有占者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

上	五	四	三	二	初
九	七	七	七	七	七
之乾	有悔				

上九亢龍有悔

陽極於上進之極矣龍亢於上象上亢也亢則宜變有悔謂值此爻而不變則有悔也若能達進退盈虛之道與時變通不至過有所為則雖值此爻自不至有悔此聖人教人之意也

本義乾卦六爻皆以聖人明之則上九亦聖人也豈不能處亢而致悔哉故亢字只以時勢言有悔只屬占者觀象

亢未便有悔亢而不善處時以有悔耳

窮上反下易之道也過於上而能下知易道者也苟不以亢滿為戒而過有所為是不知理勢而悔生矣康節所謂飲酒醕酌花開離披正以戒夫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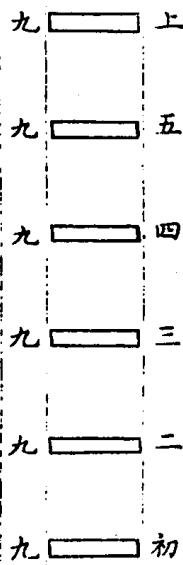
林氏曰上九處既盈之會所謂時窮則反勢極則傾者也占者必妙變通之術識進退之道不然則與之俱亢矣寧無悔乎翰按漢三傑俱亢矣善處而不至有悔者惟子房一人而已雖蕭何不免械繫之辱

通六爻而一聖人歷履之者舜而已潛而勿用側陋時也與木石居與鹿豕遊也見而利見則耕歷山而田者讓畔漁雷澤而雷澤之人皆讓居與夫玄德升聞之時也惕則

徵五典賓四門納于大麓時也躍則避克之子於南河之南飛則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者也亢則投馬矣所謂一轉轉得姓也

綱目書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王義宣舉兵反宋主遣兵討質誅之劉義宣伏誅翰謂義宣丞相極矣而天子是望臧質車騎可矣而宰相是思人心無厭而自促滅亡大類此所謂真升在上消不富也其亦亢龍有悔之說致堂胡氏曰唐睿宗每自謂素懷澹泊不樂世務然則蓋於傳位之時盡釋萬幾則太平亦無所恃而謀亂乃有眷眷之情尚主大政昧於亢龍有悔是以不智處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豈非後王之戒哉

之乾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陽數七為少九為老老變而少不變周公繫爻用九而不
用七者尚其變也故凡筮得六爻皆七數者不變也則當
玩象辭所謂元亨利貞者而擬議行之餘爻置勿問也如
初者得九則用初九潛龍之占再筮得九則用九二見龍
之占以至乾卦六爻皆得九焉則見群龍无首吉是其象
占也蓋本卦六爻皆變為乾之坤則坤為之卦當玩坤之

占所謂元亨利貞者不宜特繫辭也以此卦純陽居首故著之而固繫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道例焉

見群龍无首吉是因用九之例而繫乾六爻皆九之辭也六爻皆九則皆變也有群龍變化之象剛而能柔之意故吉

群龍即潛見惕躍飛亢之龍謂六陽爻也龍是陽剛之物陽剛不可為物先有首則太剛必折矣龍剛而无首則柔也非無剛也而先之以柔也非全柔也而主之以剛也所謂義以為質禮以行之而孫以出之者也君道以剛為主而必以柔道理天下正此意耳

坤雅曰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蓋最莫智於龍

龍之德不為妄者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故易乾以龍御天坤以馬行地龍天類也馬地類也易曰震為龍震為龍以動故也周易以變者為占故乾六爻皆動皆謂之龍所謂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是也蔡墨曰龍水物也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无首吉蓋乾初九變而之姤九二變而之同人九五變而之大有上九變而之夬六者俱動變而之坤是以蔡墨之言如此知此則知震所以為龍之義矣李空同曰求勝者必敗老子不為物先即見群龍无首也故項斃于劉智氏趙滅

也雖幾微易簡而其究也則廣大堅固蓋一氣胚胎之初雖不見而不聞而其總攝之權實微首而徹尾矣大哉乾元不其至乎

一元之氣若微而天下萬物皆資之以為始使非一元始之則後來何以有許多物事生生化化如一心之微而天下萬事萬物皆從此中流出使非此心將何以為應事宰物之本哉蓋萬物之所以資之以為始者以其有此元則由是而亨而利而貞然後萬物生生化化以至於成也一元而亨利貞具焉此所以又統天也

只一箇元萬物既資以始之四德又為其統之此所以大也

易經中說六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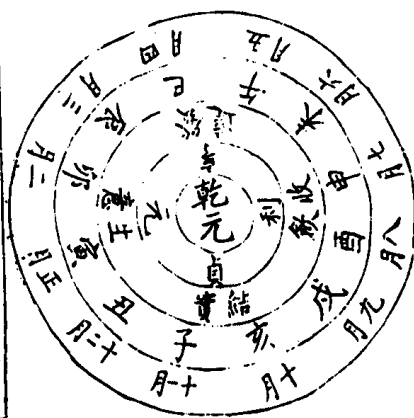
萬物資始是原始說統天是要終說

乾道之元猶人性之仁一元初動雖無心於始萬物而萬物則資此以為之始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相似統四德如仁統天下之善而羞惡辭讓是非皆惻隱之心為之也元如春生意流行之始也夏而亨則春氣之暢達秋而利則春氣之收斂冬而貞則春氣之歸藏然亦莫非一元之氣流行於四時此統天意也若資始者雖未暢達遂成然所以暢達遂成者皆取之也

以十二辰論之亦具元亨利貞子丑寅上生意稍動元也卯辰上發生出至巳午而大著亨也未申酉上收斂利也戌亥上結實貞也然其曰發生曰收斂曰結實莫非一元

生意之發達收斂結實也此元之所以為物之資始而實乎四德也因為圖于左以見意云

一元流行之圖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節以天道之亨釋乾之亨也一元之氣絪縕而為雲之行和暢而為雨之施此正是乾之亨處蓋言其氣之旁達布護而無所過滯也由是生意流行而凡資始於乾者莫不生生化化皆資之以流其形焉

雲雨是氣行施正是亨處品物流形只據此說耳即上文萬物資始語意雲行雨施只當一個亨字此兩句可配上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二句言品物本亨以流形猶萬物資元以為始也不可如誠齋兩平失主賓蓋以雲雨說乾亨已似稍涉粗迹矣又况可如誠齋以形為亨乎亨不贊者尊元耳句法不擬且半其亨者不敢抗也如四

子之中有宗子矣

禮記孔子閒居篇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

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雲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陳氏注曰由神氣之變化致風雲之顯設地順承天施故

能發育群品形猶迹也流形所以運造化之迹而庶物因

之以生此天道至公之教也聖人之至德與天道之至教

均一無私而已輪按觀此則流形之意可見而下文以聖

人言之者其意亦可想也

雲行雨施乾之亨也品物流形隨乾而亨也流形非真有

形但流布之耳是於形上生意發動耳蓋乾知大始主氣

上說到坤作成物方可言形也流有個其出不窮其往不

息洋洋四達活潑潑底意思

天道之所以流形於品物者

固不止雲行雨施然以此為言者只指其亨之易見者耳

此與神氣風雲庶物露生天地網緼萬物化醇天道運行

生育萬物相似蓋神氣風雲天地網緼天道運行皆天道

之亨也

今夫謂亨只在流形上見上句只喚起耳不知正在上句

見乾之亨下句是物資之以亨也

物改萬為品者萬渾言品有區別也蓋據元亨地頭不同

耳然却通是植物也今夫謂萬該飛潛動植品只是植物

果何理哉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此言元亨之理不獨妙於造化而且妙於聖人則易之元

亨有以兼造化聖德而一以貫之矣

始於元而終於貞人或知之終則有始貞下起元循環自

不容已之妙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有道者孰能識

之而聖人則深知之矣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

方而易无體

乾道終始時機之妙也所包廣矣而卦之六位亦乾道中

事也其自初而上窮上反下亦莫非時之不容已者也聖

人既明於終始時機之妙則於此六位時機之妙盡皆在

所見之中矣於是時乘彼之龍蓋時可以止則乘

潛龍時可以行則乘飛龍而天道時機之妙盡其運用之

也乾道也天道也易道也聖道也一而已豈有二哉此聖

人之元亨也蓋乘龍御天儘是聖人亨處然非大明終始

則無以始之元似明亨似御知在行先耳又知者心之所

以妙象理而宰萬物者也

衡陽寧曰大明終始於天道而知之盡也乘龍御天於天

道而行之至也惟知之盡是以行之至此治道所以流行

於天下而為太平之兆也

六位時成自是時之不容已聖人大明乾道終始之妙自

能了此於是體驗於躬行之間而因時順理一循其所當

然而不容已者則莫非易道天道之妙也龍不為聖人之

乘天不為聖人之御耶

觀大明字只到時成六位時成直宗大明則大明者不獨終始而時成在其中故本義下個則見卦之六位云云則見字蓋是從大明來也

卦之六位初之上不得不二潛之出不得不見二之上不得三見之上不得不惕四之上不得不五躍之上不得不飛五之上不得不上飛之極不得不亢皆時之不容已也所謂時成也聖人於其初也事之未可便為之時便會乘潛龍而未遽有為乘二則見乘三則惕乘四則躍乘五則亢乘上則知亢便是時乘六龍也

六位之中天道存焉乘六龍則天道在所御矣御字本乘字生乘字本龍字生龍字本六位生六位之中皆天道故乘龍所以御天也御字甚妙行字不足以擬之如馴美活龍相似行字若看作運用底意思亦近之所謂人能弘道也

御如御車之御則其進退遲疾操縱皆在乎手矣天道之運終始循環之機時焉而已聖人大明於心知在天此時在易者亦此時故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也於是時乘六龍以運之政事則抑揚進退用舍賞罰闔關卷舒莫非時也而亦莫非天道也故曰御天終始謂貞而元循環妙處六位時成以下俱有終始二字意與時字意聖人主得位者言時乎居下固當為潛時乎出潛自當為見既見而上時當

惕也既下而上時當躍也躍而上時則飛矣飛而上時則亢矣亢而時之自然而成六位既有時則人之處世應事亦自有當潛時當見時當惕躍飛亢時能因時變化與時宜之則天道在我矣

此即須要識得一時字終始時也時成時也時乘御天亦時也時之一字是聖人知天的要訣觀易的精髓聖人看得天道透徹就見得易道即是天道而易之六位終于上而始于初不過以時而成者也由是乘此六龍以時出之而天道終始迭運之機自我而御矣此則知之盡行之至政教方施而萬民鼓舞其與天道之資始流形者何異哉故為聖人之元亨

終始御天處有元亨利貞時乘時成上有潛見惕躍飛亢要見潛見惕躍飛亢即元亨利貞之理

利亨元
潛見惕躍飛亢



介夫疑朱子潛見飛亢皆四德之說翰謂既曰六位豈可外潛見飛亢等意蓋潛見惕躍飛亢自不妨於亢亨利貞若四德不通於潛亢潛亢不通於六位則義理有時而滯非易道也不知由潛而見元意也由見而惕躍亨意也由躍而飛利意也由飛而亢貞意也須見得出方好

聖人明乾御天處正是天下民物所資以生生者所謂聖人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便有個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之意且只如唐明宗宮中顧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一語已爲有宋生民之福之地矣實受其福則利貞也潛見飛亢此自人事之不可無者雖一事亦自有此六等蔡介夫曰此餘時之一字最重蓋大明終始是洞知得乾

易經中說

廿

之四德終而復始者一時焉而已耳六位時成則見得卦之六位始於初終於上者亦時焉而已耳至於時乘以御天則其潛見惕躍飛亢應變而不窮者亦時焉而已耳此一節之大旨也

聖人之元亨只在時乘六龍以御天自上此六龍全是說有位聖人事蓋聖人雖在天子之位然亦有時當謹密處此便是時潛而潛或時乎布德澤以及物便是時見而見至於兢兢業業思患豫防處便是時惕而惕或事有應機而發因時而動處便是時躍而躍時飛而飛則如關月堂受朝賀之時是也時亢而不與之俱亢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處皆是也此便是時乘六龍時乘六龍便是御天則

是聖人一身常駕御乎乾之六龍乾之六龍常出沒於聖人之一身矣此當想其變化無迹之妙處皇極經世書曰仲尼能盡三才之道者以其行無轍迹也又曰生萬物者天地也參天地者聖人也易之六位本以天地人三才並立聖人則盡人道者也

陳氏曰時當潛見惕也則乘初二三之龍以行天道之始時當躍飛亢也則乘四五上之龍以行天道之終林氏曰此則道化方施之日萬國咸寧之基也非聖人之元亨而何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此以天道之利貞釋乾之利貞也蓋大哉乾元與運行兩

易經中說

廿

施只是贊天道之由始而亨已爲萬物資始流行之地矣萬物品物乃豫借說以渾元亨見元亨一氣之初雖未及生物而生物之機已具猶虎豹之雖雖未成文而食牛之氣已具士居仁由義而大人之事已備者也但其事未遂而其業未成至此而乾道變化則始與物交始有生物成物之化而欲遂成已之功業故物之資始於向者今果各正其性命而遂其始資形於昔者今果保合太和而成其形則資始之元亨有成功流行之亨竟收實效乾之利貞有如此哉

張橫渠正蒙謂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翰謂一氣之氣由始

而亨不過其氣之自微而盛耳生生化化之事未及也而
 生生化化之基已於是立猶明明德者雖未及於新民而
 新民之本已于是乎立矣必由是而之焉亨則大大則豐
 豐則始多故矣於是乎有所謂變化者焉變化者何始有
 事於生生而化化矣所謂天地絪縕也所謂游氣紛擾也
 天運至是始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以遂其生物之心成
 其生物之功也則變化者已是天道之利貞不必直據萬
 物各正保合方謂之利貞也蓋觀之萬物各正保合以證
 乾道變化之利貞則可若只據各正保合則利貞在萬物
 而不在天道矣斷不可也故本義曰乾道變化無所不利
 固已知乾道之利貞在變化中耳



周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朱註言乾道之元
 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
 有源即圖之陽動也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朱註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
 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又註繼之者氣之
 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
 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

者也陰之屬也翰謂據此會意則元亨利貞之情狀思過
 半而吾之愚見有足徵矣

變化非是再說元亨蓋由元而亨至於變化則多事矣正
 橫渠所謂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
 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
 行不息莫或使之蓋天地之道其所以遂其生物之心者
 此變化也所以成其生物之功者此變化也故萬物因之
 而各正性命則所以生物者遂矣萬物因之而保合太和
 則所以生物者成矣必如是而後乾道之利貞畢矣不觀
 萬物之遂無以見變化遂物之功而乾道之利隱不觀萬
 物之成無以見變化成物之功而乾道之貞息也故曰以

道觀道則道隱而難知以物觀道則道顯而易見
 乾道變化即天以陽陰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
 賦焉之齊性命則所謂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陰
 陽五行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者也太和則所謂二五
 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者也各正是稟受於有生之初
 一物各具一太極彼此分明不相假借也保合是凝受於
 已生之後一物各有一陰陽彼此飽足不少欠缺也
 性命理也非不乘氣以出也有生之初理具而氣尚未實
 故但言性命太和氣也非不載理以入也已生之後氣著
 而理則未顯故但言太和其實太和性命一滾物事有則
 俱有而不能分先後耳

乾道變化即太極動靜互為其根陽變陰合五氣順布而四時行焉者也氣中有理在理乘氣以出也到各正保合慶氣載理以入矣變化須想候其事宜本義但釋開字面耳如參伍字一般不必拘

元亨時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利貞則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故曰各正此正字猶正名之正各正是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意保合是實理其俗隨在各是意本義得於有生之初則向於實也全於已生之後則實之成也萬物至此則實始流形於昔者皆各正保合而成就之矣故曰乃利貞乃者斷事之辭惟萬物各正而保合乃天道之利貞也利貞就天道言至是理之行着以立氣之出着以成也

易經中說

三

太極者性命之謂也各正則萬物各具一太極性之成也所謂誠之復也故曰利陰陽者太和之謂也保合則萬物各具一陰陽氣之入也所謂用之藏也故曰貞或疑介夫理氣之說翰謂有生之初以理為主而氣尚微有生之後氣著而理隱矣故各隨其所感者言之於各正曰性命於保合曰太和而非舉一而廢一也

或以有生之初為實始時事非指利言翰謂既曰有生自是成性中事元亨却是繼善上事也此處元亨當作前一層造化上事分兩段看利貞着人物上作後一層亦分兩段看

程伊川曰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

性命也翰按程說可見變化二字是乾道下手生育萬物矣與上元亨未及理會物者不同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道變化所以生育萬物也聖人在天子之位便有個範圍曲成經綸左右舉一世而軌矧之之意所謂猶乾道之變化也

朱子大學序曰一有聰明焉知能上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而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則此首出庶物之君乃前入明終始承繼御天之聖也有內聖之學而為外王之業者耳蓋大明云云只屬個明明德事而新民之本立矣大人之事備矣至此方言出而對夫庶物君臨

易經中說

三

億兆而弘新民之事業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猶之乾道必至變化而後始有對時育物之事耳

聖人在上高出於物則以其大明時成之哲運之而為知明處當之矩以乘龍御天之神幹之而為通變宜民之政蓋所以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矣

萬國咸寧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老少懷各遂其生與夫海不揚波而鳥獸魚鼈咸若者是也所謂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則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也聖人之志遠矣聖人之功業成矣非利貞而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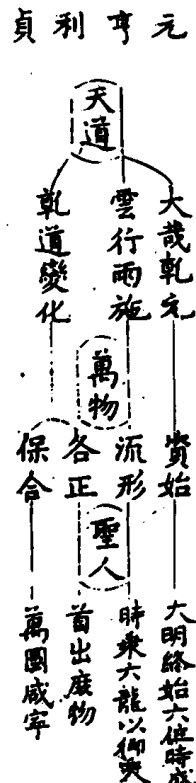
曰若稽古帝堯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

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禮運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是謂大同

樂記曰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為胎焉天地訴合陰陽相得照姬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觝生蟄垂胎蘇羽者姬伏毛者孕嚮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則樂之道歸焉耳

彖傳以天道之生萬物者明乾之四德又以聖人言之因圖以見



四德之理無乎不寓其在天道大哉乾元萬物資之以為始雲行雨施品物資之以流形乾道變化萬物因之以各正保合者也其在聖人則大明時成衆龍御天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若本義則又專以物之易見者以明之今不可便以朱子之說為孔子之說也

四德循環無端之圖



張子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然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程子曰四德缺一箇便不是乾

易經中說卷之二

賴川廬 翰子羽著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元嗣廬晉伯進訂

上經二

象上傳

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卦下象傳解一卦之象先儒謂之大象爻下象傳解一爻之象先儒謂之小象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易以前民用而體易者莫如君子故六十四大象皆曰君子以云云可見易非聖人不能作非君子不能用也

易經中說卷之二

乾為天

乾為天

乾

乾上

乾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乾之為卦擬象於天者也二體皆乾則是天之行也一日一周明日又一周無少間息者矣非至健不能也故其卦為乾乾者健也

天行字讀在卦象上說也健字讀在卦名上說也

君子法天以從事天惟其健也則天道以立而成其為天君子惟其健也則人道以立而亦配乎天矣

天德流行而不息本自然之剛也不能自勝其人欲之私

則餒矣餒則息矣是於天德之剛忽然而不覺其亡也故

曰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不以欲害

剛就是自強不息實處非落下層功效之說蓋凡大象

傳皆是體卦象無有說效者不言不以欲害剛而曰自強

不息應天行之健也

自強不息只是天德常存天德本自剛也以人欲害之則

是不能自強矣不能自強則息矣只是至誠無息純亦不

已之意例也

陰符經首謂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今觀天之行其健

無一息之停人在大化中而優游偷惰以自逸可乎若有

易經中說卷之二

一毫偷惰自逸之意便是人欲之私便害其天德之剛便

是不自強便是強之息矣便與天不相似矣君子非固惡

夫逸也所以事天也異端之教多是討便宜取暇逸皆是

人欲之私

本義非至健不能也一句單提為卦名上健字說也健即

乾也與諸卦一例不以人欲害天德之剛是閑邪存誠意

非當有欲時強以克治之也

曲禮表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

其明僥焉如不終日

樂記曰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者也心中斯須不

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

之心入之矣

子貢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云云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翰按此所謂君子以勤勵自強斃而後已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也

或問乾何以自強不息也呂涇野曰君子不動而敬以存性也不見是而以知幾也不賴乎力以尚志也不違乎時以盡神也不易乎道以歷變也知斯五者則天矣故曰乾元亨利貞

易經中說

三

林氏性之曰天行健者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自強不息者純亦不已君子之所以同天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陽以爻言九也下以位言初也以陽剛之爻在一卦之下則是陽德而潛於下未有所用也道足以濟時而身居側陋才足以經邦而跡遁丘園者矣故象擬潛龍而占示勿用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程傳曰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德化二字甚好蓋九二之為大人者非在位之大人但有德化之澤及於物耳未有位者何以德化及物不有孟子之說乎君子居

是邦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陽城何人也居晉鄙而人之化而善良者七十餘家而况九二見龍之大人有過化存神之妙者其澤之及物當不疑矣

德即剛健中正之龍德德而曰龍龍而曰見則盛德光輝之接於人者當有聞風興起而風移俗易者矣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九三君子所以終日乾乾如彼者正以反復斯道而不使有須臾之離而已夫豈為無益之勤勞者哉此正懼人以終日乾乾如後世畫傳繁運

易經中說

四

覽之為者故發出一道字耳道字最重介夫輕之非也觀文言之進德修業正是反復道處程傳又謂進退動息必以道也尤可徵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在心為德在事為業所謂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者也文言忠信進德而知至至之脩辭居業而知終終之無敢怠棄者為是故也蓋人心一死則天理不存故乾乾者為道也

道是日用當行之道或謂處危之一非文言傳皆是反復道事又旁通之如入則孝出則弟此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反復其道也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學者之

反復於道也。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為治之反復於道也。重復踐行蓋是此處既踐行了彼處又踐行之此時既踐行了彼時又踐行之其所以踐行此道者不憚其煩也不厭其多之意。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通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輪謂於此觀之固足以見群聖終日乾乾反復於道之事而朱子之釋之者又曰以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群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愛動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由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楊誠齋曰量書即成湯之味爽也傳食即文王之日昃也然與湯文同其勤不與湯文同其治何其勤而不成耶蓋亦未知君道之大體也。

呂涇野曰君子一念不誠不仁而不可為也一時不誠不天而不可為也故君子知德為至也而忠信以至之則獨知之幾無不可與矣知業為終也而脩辭主誠以終之則事理之宜無入不得矣夫反復道者猶天運之不已乎三不言龍君子其猶龍乎王輔嗣謂乾乾夕惕非龍德則過矣。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以爻全是他不必進上好不必進在或字上體出來也非

不進也不必於進也可以進矣而猶不必於進則其進也無有不審而非苟且以赴功名之會者也何咎之有必於進者以仕為高則躁進之失所不能免九四當可進之時尚不必於進有相時而動之意有見可而仕之味如是而進則於出處之分明必有不失其道者矣如湯使人往聘之而伊尹驚然必待三聘而後起何等詳審從容正是可進而未嘗必於進者也故出處合於聖人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大人以德言應龍乎造以位言應飛而在天意九五剛健中正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故曰飛龍在天也

舜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大禹謨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恭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武成曰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說卦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

或問飛龍在天何以大人造也呂涇野曰言大人之作之也於是乎命自聖人而立矣是故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其龍乎而人莫之知也

橫渠張子曰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踐聖者耳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君位而曰天德不曰大人君而

曰造

或曰飛龍在天則陽噬陰吸雷厲風飛神變化于無方運功化于不測而萬物皆沐其潤矣大人造則需以養民生觀以厚民性履以定民志豫以和民情而盛德至善之餘澤有不被于當世者乎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滿則必溢盛則必衰理勢然也九以盛陽處極上終窮之地盈則必消其不可久也明矣故有象于亢龍而其占有悔也

邵康節詩曰人無先醕酖花莫便離披又曰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戒夫盛也盛則必反盈則不可以

易學中論

七

久此亢所以有悔此味知之者鮮正康節詩所謂人間盡

愛醉時好未到醉時誰肯休也

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如此而況于人

乎

呂涇野曰夫子不云乎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用九已具有剛而能柔意不專于剛也下是釋其所以然

言剛德不可為物先故須着用九以變其群龍之首而柔

以濟之也此所謂高明柔克者矣

天陽而地陰陽剛而陰柔天德剛德也以此先物未免有

太剛則折之弊用罔而困之非矣此爻之所以用九而不

用七取其陽之變耳陽變而柔以先之則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有先迷後得之意也

剛變而柔非無剛也剛以為主而柔以先之耳

介夫謂本義物字廣說如與衆人共處而獨任剛自遂便是為物先翰謂陽剛不可為物先是泛言天下之物陽剛都做不得先可見自家也不可以之為先也所謂古柔常

在口齒折只為剛耳

呂涇野曰天德為首則與物敵矣是亦一物也故君子大

剛不剛而天下畏大勇不勇而天下服大善不善而天下

慕故用九者不用九也詩云或以其酒不以其漿翰翰環

璣不以其長若王輔嗣謂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

易學中論

八

不與者是以利言也

文言傳

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所謂聖

人之蘊因卦以發也

蔡節齋曰文釋也言辭也文釋彖象之辭以盡彖象之意乾坤居眾卦之首故特詳之而餘卦可類推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

事之幹也

彖傳以天道明乾義已見天道寓于易卦倫于聖人此又

申彖傳天道之義又以見其具于人人而惟體于君子也

則天體物而無不在者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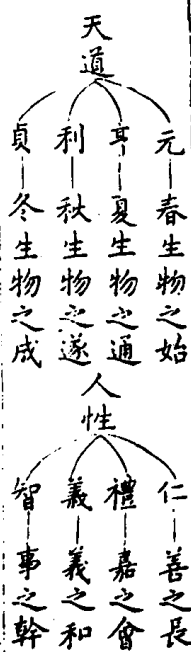
此申彖傳元亨利貞還是天道不可把當仁義禮智四字如介夫之說蓋彖傳無此四字故也

元亨利貞是在天底天道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是在人底人理此以人理申釋彖傳天道之義乃言天而推之人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也如直其正也方其義也文法蓋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也仁義禮智人性之綱也理雖一而分則殊也以元亨利貞之理與仁義禮智之理同則可必欲以元亨利貞當仁義禮智四字而混天人之名豈可也哉聖人之于文恐不如是之假借也約是理也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定分也亦定名也在天者不可以名在人者不可以名天也約是自稱

易經中說太極圖

九

也在君曰朕在民曰我亦今之定制也君以民之稱稱民以君之稱稱則誰將是之乎此因蔡虛齋必以元亨利貞字作仁義禮智字故明辨之且為之圖以正其名分而俟好理者攷焉



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者仁義禮智之事實也而仁義禮智其名目耳猶生物之始生物之通生物之遂生物之成者元亨利貞之事實也言其名何如言其實使文

言但云元者仁也亨者禮也利者義也貞者智也亦足以見天人一理但事實作用之妙則隱而未彰固不若指其實而各自存于義為明且盡也豈有人不知善之長為仁嘉之會為禮義之和為義事之幹為智必顯然有仁義禮智四字而後知其為仁義禮智哉若非明示此四字則不知善之長為仁是固未足語于易之人矣又况借元亨利貞之名為仁義禮智之字彼又惡能通曉之也哉介夫但見未有仁義禮智四字遂以元亨利貞當之不惟略其實而強欲索其名且過于尊仁義禮智而反輕元亨利貞也是豈申彖傳以天道明元亨利貞之意哉

易經中說太極圖

十

長之仁也嘉之會之禮也制事之宜之義也萬事之幹之智也此見元亨利貞之德不獨備于聖人如彖傳所云而又具于人人如此也天之未始不為人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之意也正見此以人性申上彖傳所謂天道之元亨利貞以盡乾之蘊也若依介夫硬以四德作仁義禮智四字看則脫然不與乾卦天道相涉不見申彖傳意矣以人道發明天道正見天人一致相為流通而天之未始不為人處若只當仁義禮智看元亨利貞四字更不言天道不惟自無意且文言為講仁義禮智之為而非發明天道者矣

彖傳既明易卦中也是這天道聖人分上也是這天道而

其意有未盡也故又為此文言傳言人性上也是這天道君子之學也是這天道以見天體物而無不在而易之所貫通者甚廣而無乎不有也故曰大哉乾乎

元

太極乾元

大明

體仁

善長

實始

乾卦

亨

天道

雲行雨施

聖人

時乘

君子

嘉會

嘉之會

淑形

利

乾道變

首出

利物

義之和

各正

貞

乾道變

咸寧

貞固

事之幹

保合

善之長淨是箇仁字仁即善之長底名目耳蓋人之一念至誠惻怛為善端之發軔正是善之長處後來聖人稱名曰仁如桃仁杏仁意思而其實則生意之始也在乾之元正是這箇道理故曰元者善之長也

易經中說

仁

善之長

猶言

百行之

領袖

蓋凡

善處

都是

少不

得這

仁亦

必

要這

仁為

之要

這仁

主之

若無

至誠

惻怛

之意

更行

得

甚善所謂不誠無物是已此脩道者必以仁也大哉仁乎元之為天道也始焉物統四德天地之德莫先于此者其賦于人而得之則所謂善之長而為仁也蓋仁亦包萬善

統四端而人道之始也則仁即元也但天人異名耳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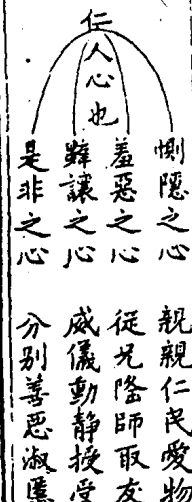
偏言

義

禮

智

智



仁人心也天下百行萬善莫若義而非仁則不能羞惡禮而非仁則不能恭敬智而非仁則不能是非故亦如元之統天而仁道至大亦如大哉之乾元也此孔門教人第一義也

嘉之會只是箇禮字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動容周旋無不中禮非嘉美之會而何

嘉美之會不可盡述且如一身之間頭容直目容端手容恭足容重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細微曲折無不斐然成章所謂郁乎其中者也此便是嘉之

會然在天之亨當造化亨通之時萬物彩色之際條達暢茂發榮鮮好枝葉花果青紅碧白滿目華美所謂齊乎巽

相見乎離者也豈不是嘉之會可見亨即禮底意思也

觀周禮春官所掌是多是熱聞與曲禮儀禮所載是多是華美也

義之和無所乖乎其宜也制事之宜而至于安受無所乖戾這便是義之和也和字只是箇安字所謂義安處便是

和也天道之利使天下萬物無不各遂其生無一物不停當條貼人性之義使一事一物無不各得其宜無不各得其宜各盡其分無有不條貼當無有不安處此義之和

者正是他那利也有二乎哉

義之和之義亦廣如事到而前隨事順理因時制宜件件

都要停當都要妥貼便是如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在上下

而安也明無人非幽無鬼責處顯隱而安也仰不愧天俯
不忤人處俯仰而安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處邦家而安
也非其道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諸人一介不以與諸
人處取予而安也不可枚舉凡處一事一物而得其宜而
得其安便是義之和便與利字萬物之逐底意思一般處
物得宜而得其分之和如老者分上有安之之理朋友分
上有信之之理少者分上有懷之之理而我處老者則安
之朋友則信之少者則懷之無不中適妥貼這便是處物
得宜這便是使物各得其利這便是得其分之和矣他
如親分上有親底理民分上有仁底理物分上有愛底理
五十者有食肉底理七十者有衣帛底理以至未可與言
時有默底理可與言時有語底理我能隨其理而處之無
不中節這便是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如成之者性也造化生物氣以成形實理
具備而生意完足于至靜之中以為後來生生造化之根
本所謂良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者也這是天道之貞
人得這實理歸藏欲受于心所謂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
衆理而宰萬物者萬事萬物皆從此中流出此所以為事
之幹而為知也如明鏡一般不拘甚麼物事都從這裏照
隨感而應也

萬物皆資元以為始四德皆一元貫通之妙則元固大矣
然貞者所以具是元而為之根柢者也不貞則無以為元

非冬則無以為春不專一則不直遂此貞又為要矣貞下
起元之妙所以惟聖人能大明之而智仁之合一者惟聖
人能兼體之也淵乎微哉

事之幹者為事之體淨是一箇智字蓋只緣他把一箇正
理收歛退藏于至靜至密之中而自是以為萬事萬物之
鑑者此也人而非此則雖有赤子入井而不知惻隱遇呼
號而不知羞惡際賓主而不知辭讓見子都無鹽而不知
妍媸事親而不知孝事君而不知忠見賢而不知舉見不
善而不知退矣其何以應天下之務而無窮哉故在人之
智雖未見之于事為其實為萬事百為之根本猶在天之
貞雖歛却神工于寂者之境然而不生者所以生生不化

者所以化化不有者所以有天下之有者也
天人一理也元在人則謂仁亨在人則謂禮利在人則謂
義貞在人則謂智但因分以異名耳元亨利貞之與仁義
禮智固只是一理仁義禮智亦總是一理耳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
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總攝貫通無所不備
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
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
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
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
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

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不待遍舉而該盡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此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于求仁也

真西山曰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游于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為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乾之德而元獨為四德之長天之元即人之仁也元為天之全德故仁亦為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為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是以主乎愛也

吳臨川曰天之為天也元而已人之為人而巳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仁也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本有本幹枝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人而賊其仁猶木賊其本也

朱子曰仁只是發出來處及至發出來有那合當做處截然不可亂便是義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又曰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于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于其間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墮臺之間不可差謬即所謂義又曰生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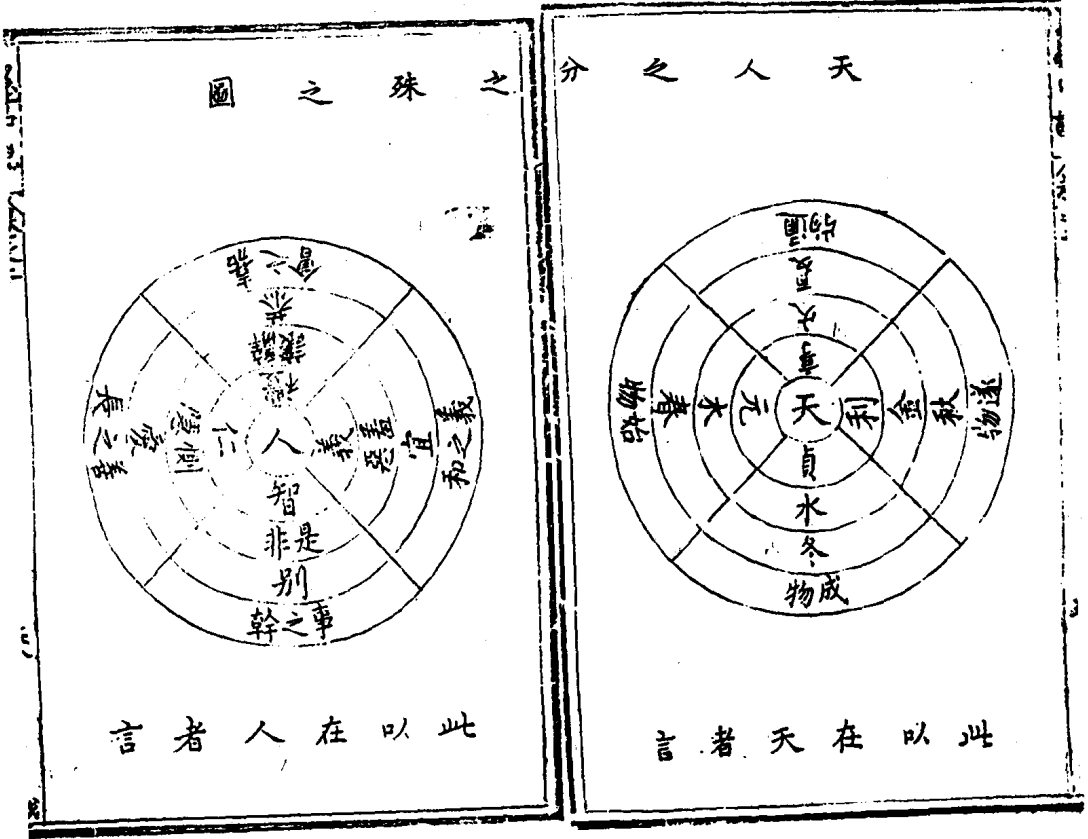
意思是仁發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藏不測是智又曰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便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仁禮屬陽義智屬陰春夏是陽秋冬是陰

或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歛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朱子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歛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讓三者他那箇更收歛得快又曰仁只是箇渾然天理義字如利及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胷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禮者節文也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無運用

又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于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于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于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

薛文清曰元為始于時為春亨為通于時為夏利為宜于時為秋貞為正固于時為冬此即天理之流行而賦于物者所謂天所賦為命也是命賦于人為性元為仁亨為禮利為義貞為智所謂人所受為性也率是性而行所謂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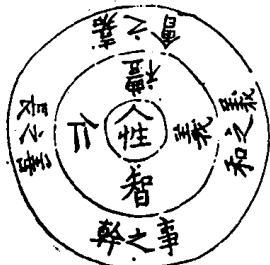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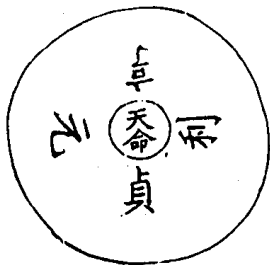
也
 又曰仁道至大是萬善皆仁也看來天地之道只一元字
 都括盡人道只一仁字亦括盡
 輪按大化無私人處大化中與天地之道亦只是箇無私
 便了若添一此私意計較安排出即與天地不相似矣故
 曰只一仁字括盡
 右先正數條皆于本節有發明者故謹錄之以見性命
 之理雖一天人之分則殊而蔡虛齋乃謂元亨利貞四
 字當作仁義禮智四字看且引中庸孟子註并程傳語
 以徵之牽合亂名實甚矣此係義理之具所當明辨而
 不敢苟從者故列圖于左以俟好理者別焉



性理之一圖



天所賦為命



物所受為性

天人授受之圖

此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
以見天之未始不為人也

在本節則所謂元者善之長也
云云以見天以是理賦于人矣

君子盡性之圖 天以是理命之于人而人得之以為性君子則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以見人之未始不為天也

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

在本節則元者善之長也云云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云云則是君子能盡性以事天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衆人雖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而惟君子能體而行之也故言君子盡性之事以申明乾義

體仁嘉會利物貞固是人事是君子實踐工夫長人幹事與禮義字是仁義禮智之全體實事所以應上文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底意思與字面上見天之未始不為人此見人之未始不為天耳

以仁為體則所謂肫肫其仁也所謂聖人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者蓋聖人即仁仁即聖人也仁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則無一物不賴之為父母矣所謂與天

地萬物為一體者也所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者也所謂洞然八荒皆在我闡者也是何等氣象是何等器局是何等人品則其視人也真有如父母之于赤子矣其人之被其涵育之恩也真有如君師之澤者矣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正此意也此之謂長人非必真為君為長而後為長人也足以字須認如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意蓋居上以寬為本今能體仁則得乎居上之道而足以長人也君子是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者所謂至健者也以仁為體是內而一心外而一身莫非慈愛惻怛之充周也體蓋身之也

以仁為體體即仁也若據體字之意而言不但所存所發而已又細推之如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妄說人

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手戲蟄不殺方長不折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弗履之類皆以仁為體者矣

禮者天理之節丈人事之儀則三千三百莫非嘉美之會也君子嘉其所會則動容周旋中禮而一身之間自莫非

節文莫非儀則矣有不與禮合即

嘉其所會謂所會聚于一身者莫非嘉美也意已見于嘉之會也上

嘉其所會則美在其中者暢於四肢發于事業莫非是美之聚也嘉會在人事上日用零碎處泊者禮則在理之全體上說

美其所聚如視必思明聽必思聰言必思忠事必思敬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之類如此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動容周旋將無不中禮矣

親疎厚薄尊卑大小相接之際一一嘉美則于其所謂節之體無不得矣

禮有五吉山軍賓嘉其事則冠婚喪祭朝聘鄉射是已其所行之者大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細不遺于飲食衣服之用應對進退之節無一非嘉美則無非禮矣

孔子閒居篇曰鄉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

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當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于身而錯于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左傳北宮文子曰衛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教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

儀也翰謂必凡事盡美而後謂之嘉其所會而後方足以合得一箇禮字不然未也

觀孔子論禮之義何嘉如之于此而皆會之于我一人之身始謂之嘉其所會方足以合禮

嘉會是我在戎之事也故曰合禮利物是處其在外之物也故曰和義皆人事盡而天理見之意也

使物各得其利則于義無不和這箇利却在物而不在我能使物各得其利各得其利這便是義之在處

順物理之自然而處之各得其利則利在物乃通天下之公通是乃所謂義也若徇一己之私惟己之便而不循乎理之自然雖于己分上若便利其實于義上多少乖戾故

孟子以行天下之大道為義蓋非自私小徑耳

義本截然截斷未易與之和也君子于其所以處夫物者無不使之各遂其性各得其分各若其天各適其情而無有不妥妥便順者則事理至此無不淨宜而無所乖于義

矣蓋于事理之宜有相安而于我之所以處物之道無所乖戾也和者無所乖戾之謂只是相得意思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處物各得其理則于義便相安不然

是物多少不條貼

利物道理亦廣不可指名且如于老者而安朋友而信少者而懷於親而親于民而仁于物而愛于五十而衣帛於七十而食肉于饒寡孤獨而恤于牛而耕于馬而乘于

鳥獸魚鼈而使之咸若之類皆利物也凡此皆事之宜者若能如此則便與義之一字相得矣故曰和義不然便乖其宜程傳倒解刪之

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恭侈者因而斃之子張怒退而徵徒于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豎卷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翰按子產之政固物各得其利而為使民之義矣至於子張之怒覺有掣肘勇於退避而無所顧忌

則又不可則止之義也知之

吾心之幹事者智也吾性中天然自有之中也如上文禮字義字一般君子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則是亦智而足

以幹事矣蓋亦由貞固而盡性也貞固重智字意曉得箇正道所在這裏那移不得則在我者有定見定力矣不管甚麼事物到面前皆是這箇意思照別酬應他所謂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義理而宰萬事者也故足為事之幹

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則一正自守而在我者有定理矣在我有定理則于事物之來也從而應之秩如也所謂本立而道生者此也所謂萬事萬化皆從此中流出者此也

所謂具義理而應萬事者亦此也不足為事之幹而全其智之德乎

固守不訓堅如閉固之固蓋天下自有箇正理在我既見得到却固住在這裡亦是允執厥中之意此雖深藏固閉欽之于至靜之中初未施之爭也然而事却依此以立施之日用而不窮矣蓋非此則無緣別得箇美惡無緣稱量得箇輕重長短事從何處行得故曰事之幹事即體仁嘉會利物中那此事

史泉南曰事有正理之所在也君子則究見其精微而卓有定力由是是非得失之幾既莫逃于藻鑑之中斟酌裁處之方自畢見于權度精切之後小而一身之舉措大而

一世之事業皆藉此以為之應酬經理則自有胸襟而中之妙是足以幹事翰謂四德惟智仁二字最切要蓋只是心上一段工夫然却甚難所謂仁道至大至重舉之莫能勝也行之莫能至也于此得之則于天下萬事萬物無難處者矣所謂仁統天下之善者也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于此得之則于天下萬事萬物無難應者矣所謂知一天下之動者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派落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故曰智仁合一存乎聖而孔門以此為第一

等工夫不似嘉會利物事理散漫頭緒浩繁然比之仁智却易也蓋正其本則萬事理矣一以貫之意

仁以貫天下之道智以照天下之道智之于道所謂水母之緘也近世王陽明教人致良知蓋亦有所見矣以吾心良知之是非為主則所謂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也由是而擴充其善端以利有攸往則是智以行仁貞下起元終則有始也故曰智者君子之所以成德之終始也聖人之所以大明者不在茲乎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君子者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者也自強不息者也至健者也若少有人欲萌于其間則于四德有累不足以行

易學中說不盡

卷一

之矣此四德必至健者能行之此彖辭必于乾繫之以元亨利貞而元亨利貞四字必歸之于乾也蓋以元亨利貞

非乾則莫之能運亦猶四德非君子則亦莫之能行也四德人皆具之人不能皆行之惟君子行之以其至健也

此元亨利貞所以必繫于乾亦以其至健也蓋以四德非至健莫能運而行之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句只是申上起下耳不重故曰却是繳

釋彖辭也以見乾所以繫元亨利貞之意也以見元亨利貞所以為天道之常也此已是把彖辭元亨利貞作四德

矣蓋孔子之易也

四德還指元亨利貞蓋體仁長人嘉會合禮利物和義貞

固幹事則于所謂四德者君子固已行之矣使非君子之健則四德無由而行是固道待人而行也正猶非乾之健則四德無由而運元亨利貞其能以不息哉故元亨利貞必繫之于乾而謂之曰乾元亨利貞也

仁義禮智非君子之健或舉一廢一固不足以行之元亨利貞而非乾之健焉則始之或不能通通之或不能遂且成也所謂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而幾半息矣君子自強不息者也乾健而不息者也而理同焉故又因以明之

彖傳文言所以釋經故或以天道或以聖人或以君子或以人與物無非為發明乾元亨利貞五字之意耳或者以元亨利貞作仁義禮智者固非以故曰以下為君子學者

易學中說不盡

卷一

亦非因列本彖與聖人所以傳之者于左使善讀者觀之庶幾其有得焉

乾元亨利貞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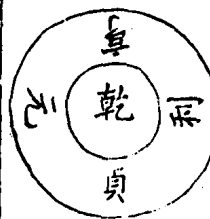
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

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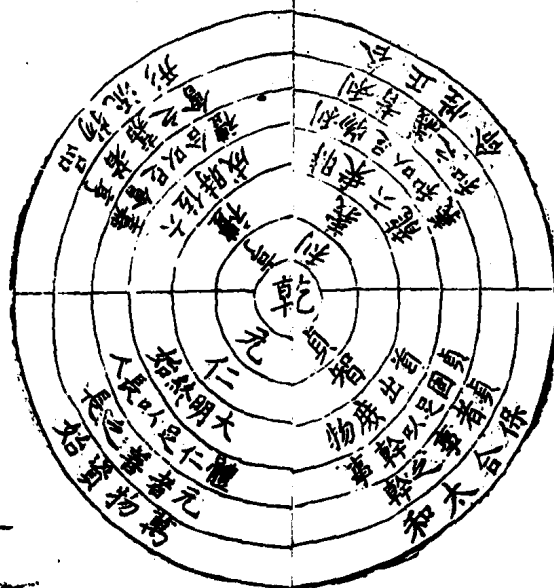
翰按觀此文勢與夫傳以釋經為言則夫彖傳豈非為彖辭乾元亨利貞五字而發明其蘊也近之說者指故曰以

以君子明易之圖

不但說君子，且說聖人之所以作傳為文王卦辭乎抑為君子乎？詳讀易者當自辨之。
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是以天道明。乾元亨利貞，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以聖人明之至此而又以君子明之也。因圖以見。



此總彖傳文言傳以易與天道聖人君子人物明乾元者而著之圖焉



易經中說卷之三

潁川盧 翰子羽著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元嗣盧晉伯進訂

上經三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文言以聖人明乾卦六爻有隱顯而無淺深蓋德未優於聖者不足以象龍身已登於庸者非可以語潛也今九則德之龍初則時之潛也

龍德而隱隱非常人之隱有聖德而隱有聖人之德而不見於當時故謂龍德而隱謂之龍能巨能細能飛能潛變化莫測者也聖人與世推移與道消息人莫能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不可捉摸如龍一般故曰老子其猶龍乎不易乎世以下皆龍德而隱之事句句皆見德句句皆有隱意此聖人之文也

不易乎世不憂變于俗也不苟隨于世也如世以富貴為高名利為榮而奔趨之者滔滔也彼則不肯同手流俗合乎污世而靡然從之以變其所守變其所守以就世則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者矣豈龍德者哉既曰龍德而又曰隱者非必於隱者而固為是逃世也亦以時之有未可耳故曰樂則行之

不成乎名如不以一善成名於時成其言語之名則人以言語而用我矣成其政事之名則人以政事而用我矣

遯世元悶惟知潛身之為高而泰然者也不見是而无悶惟知潛德之為高而泰然者也

不易乎世則遯世矣不成乎名則不見是於人矣

觀程傳釋此六句曰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然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則此六句平此二句不必根上二句只散說可也蓋遯世與不易稍異不見是與不成乎名亦自稍不同也一據自己言一就他人說也初看程傳自信在遯世不見是上體自樂在无悶上體近見自樂據遯世句自信據不見是句上說還是蓋遯世无悶者之樂也不見是而无悶者自信也此四字程子下得甚好蓋亦自得者矣

遯世則楊誠齋所謂以退為吉退吉於進以窮為亨窮亨於通其身雖困也其心未嘗困也

不見是而无悶有箇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底意其自信有如此者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正徐進齋所謂意苟順適與物無忤則不私其有大同于人陽之舒也少有拂逆我心不快則

超然順避不失于已陰之翕也此善寫初九之意矣

初九隱而未見者也而曰樂則行之何必着此一句者以見初九之隱非長往不返者止以時之未可行耳時有可

行肯泥於隱而遂忘天下哉龍之為言時潛則潛時見則

見時躍則躍時飛則飛皆其能事也顧惟時之何如耳若

據其潛而遂不知其見躍飛之趣則是一蚯蚓視之矣烏

在其為龍也此君子雖難仕而亦未嘗不欲仕也楊誠齋

有曰致君澤民之念藏于荃野耕耨之際作霖濟川之志

韞于傳岩胥靡之間六韜兵法之妙懷于渭水持竿之頃

天乎與我則克殿秦陛吾將佩玉鳴珂也時乎困我則傳

岩渭水吾將抱璞懷珍也亦此意歟

樂則行之若易乎世矣蓋世之所趨者富貴利達也君子

之所存者道也不易乎世固不以世之所趨者而易其所

守樂則行之者亦不以世之所趨者而易其所守也跡雖

混於富貴利達之中而心則不變其所守之道所謂國有

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者是固潛龍之所守雖見

猶潛也此其所以為潛龍歟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非其道義而一介不

以取諸人固不以世之好爵湯之聘幣而改置然樂道之

心也是固所謂不易乎世者及湯三聘之勤乃幡然改而

應之似不易於前者而易于後也不知易者出處而其不

易者道也不曰我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我豈若使

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則其于所守堯舜之道未嘗變之也

我于所守之道苟能不變雖于樂則行之之時而行焉是

亦為不易乎世者也

憂則遠之憂字不必作 正徐進齋所謂少有拂逆我心不快之意如孔子只 衡靈問陳而明日遂行孟子於崇見王退而有去志也若廣論易理亦不必泥定出處只如今小小人事亦有之且如遇一件事與心上相安自家有興趣便可去做與心上不相安自家沒興趣便不去做若子猷訪戴樂興而往興盡而返亦近此意確乎不根據上文蓋言初九這意思一定是如此有非物論人力所能移者以其是潛龍也若當見躍之龍則當別有說矣顏氏之子簞歌陋巷而不改其樂者為足以當之

介夫謂不可拔只是憂遠之操此不敢許信然則世可拔而易名可拔而成避世不見是可得拔而有悶乎初九縱使樂則行之固不易乎世亦不成乎名也蓋以其龍之當潛而時之未足以顯也柳下惠直道三黜不易乎世也古有仕隱者亦多類此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德而曰龍剛健中正神化無方德之盛也時而正中不潛未躍恰當其可時之適也龍德據龍字說憑九字來正中據見字說憑二字來正中不若在潛而無所見知於世在躍而上下進退之無定也正是恰好平易去處正中意思

甚好若游 遊世無間達于時不過草木同腐朽是未為修身見于世者未中也若顯而在位居下之上有民社之寄是又任大責重而為危地亦非中也此則不潛而無聞亦不當任而賢勞所謂我無官守我無言責豈不進退綽綽然有餘裕哉者此其為正中之聖人也斷定是孔子不潛則見也未躍則尚未見用也此正孔子周流四方之時非若顏子之簞歌不改者也但未有委之以國而授之以政者故曰未躍時也蓋不潛則無戚戚之憂而未躍則無官一身輕也故曰正中蓋潛如日之未出而明在地中飛躍如日之旁午而時則多事皆未若日出地上其氣清明之旦之為正中時也故曰孔子聖之時不潛見聖人有不忘天下之心未躍見聖人無枉道求合之意所謂君子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亦未嘗急于仕也

庸言庸行是家庭日用平常底言行可見君子不開口則已但是開口雖無大關係底也要去信不敢為浮誕之說以失口于人也不動身則已但凡動身雖沒大緊要底也要去謹不敢為縱逸之事以失足于人也夫庸言庸行尚在所謹信則無不謹之行不信之言矣而猶慮外邪之乘隙也乃利用禦寇以存其誠則所謂無數亦保之意也閑關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者也於邪而閑之則不使之得出入乎其間也不使邪得以出入乎其間則誠可存所謂制之于外以安其內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工夫皆理會這事

也

真實無偽吾心中本自有之理也惟外邪得以參之則真者妄而實者偽吾之誠不得而存矣故閑邪者所以存誠也如於非禮而勿視聽言動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即所謂克己而復禮矣

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八字足以閑邪矣本義却是無數據謹信亦係據閑邪也

詩曰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无射亦保此亦足以閑邪而存誠矣故曰一敬立而千邪却

禮曰斯須不和不樂而驕侈之心入之矣斯須不莊不敬而慢忽之心入之矣

易經說卦下卷之三

七

古文出門如見大賓未足以為賢對妻子如對賓客則始足以為賢在廟而肅肅未足以為聖在宮而雍雍則始足以為聖正以致敬於所指所視之地者易而持養於耳目所易忘之地者難君子則不然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居暗室如在青天白日之下虛屋漏如在宗廟朝廷之中視床簣如視盤盂對女御如對賓客殆將俯仰其間愧怍不形不以隱顯而異其見只諄諄焉持此敬以養此誠其曾子三省之日顏子服膺之時孟子善養之年也

楊誠齋曰慾之攻心甚于兵革禮之衛人甚于城郭而人每不能守之者正以慾之寇人無形爾不知有形之寇其來有方猶可禦也至於無形之寇潛宴之中有陷穽焉談

笑之中有戈矛焉故終更以擾其天遊玩以蕩其天好神仙講封禪興土木事夷狄以荒其天翰按閑邪存誠聖學之切要惜未有悉其旨者謹錄古人近似之說于右使有志者類推焉

善世即文言所謂天下文明程傳所謂天下見其文明之化本義所謂天下已被其化之意也德博即象傳所謂德施普也程傳所謂德化及物其施普也本義所謂澤及於物之意也此皆經傳明文有相發明者學易者所當致也

不可自執已見浪為一說無所依憑

善世不伐德博而化正是正中

善世不伐所謂德被天下而守之以謹者化則所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也

易經說卦下卷之三

七

善世猶善俗九二這等謹信存誠自足以移風而易俗使一世同歸於善所謂澤及於物也方且不自以為功而伐之所謂不有其善也蓋其謹信存誠之德廣博深厚故人固於不識不知之中順其則而自化之暴慢者獻恭狡偽者獻誠鄙夫寬薄夫敦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有不知誰之所為者矣蓋彼此相忘於道化猶魚之相忘於江湖江湖固不自知其功而魚亦不知江湖之為功也

陳師道詩昔人三百篇善世已有餘善世二字當如此看如所謂正君善俗者蓋君子所過者化舉一世而甄陶之者也故居是邦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

孝弟忠信如春秋之世皆在孔子道化之中而孟子又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於戰國之中其善世當何如哉而孔孟亦未嘗自以為功也

且如陽城居晉鄙而晉鄙之人化而善良者七十餘家陽城且然而況九二有聖人之德者哉

史記堯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焉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之器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輪按舜之刑寡妻至兄弟以及于家邦固足以見其善世之化然此亦側陋事也或者必欲

以九二為有位者之事何哉

善世與德博非有二蓋天下文明固足以見其德施之普而善乎世者亦足以見其德之博也孔子垂憲萬世萬世文明豈非德澤之被於萬世乎不伐不有於已也化則不有於人也內外兩忘此聖人至誠功業之盛也

楊誠齋曰德足以善一世方且有而若無此亦善世之說之證也中庸曰博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此亦德博而化之意也德博是盛德至善之餘澤廣大無迹故人薰陶漸染其中而不自知所謂善世者此也所謂不伐者亦此也即象傳所謂德施普也施字去穀非施布之施及施及之施如詩之施于

中谷中庸之施及蠻貊乃漸次延及將去也故曰澤及于物

不可以善世作善蓋天下加一益字亦不可以德博為德盛於已蓋此博即象傳普字也大人亦不是在上位底只是在下大人如孔孟一般以其有大人之德故亦曰大人蓋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焉者矣此本義所以謂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固不必居其位而後始得謂為大人也如後世稱有德者為君子也其亦孔子之所謂素王也乎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此申九三之所以乾乾而惕厲者豈徒勞哉乃君子之進德而修業也以下皆進德修業事而君子之所以雖危无咎者也

內主忠信則德可進步修辭立誠則業有歸着忠信是所以進德者修辭立誠是所以居業者忠信是要誠於心則進德有其主矣修辭是要誠於事則修業有其據矣有必死之心而後可以所殺可見有忠信之心而後可以進德也忠信是進德底本主知至至之方是進德朱子曰有為已之心而又知幾此可以入德矣亦是此意人不忠

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
焉又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忠信所以為進德之主也
忠信非進德所以進德者也謂必忠信方可進德所謂主
忠信崇德也

修辭立其誠意此誠字蓋即忠信修辭則誠有地而立修
字重如修理樹木去其浮泛擁腫無用之枝葉也天下無
道則言有枝葉人之言有枝葉豈有道者乎故曰吉人之
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

人於言辭之際刪其繁亂絕其偽妄翦其浮游屏其夸誕
則言必顧行本真有所據而立行必顧言事業有所據而
居也

易經中說

十

所忠

人肯把一箇誠實放在言語上則德有所據而進是進德
底事業有下落也故曰慎言語以養其德若一向浮妄夸
大無撈無摸雖欲要做好人更于何處着麼也故曰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

有一事則有一事之言而言非事則無所謂言也故曰見
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

薛文清曰學者舊習語言出于鄙俚者皆當絕去必使一

言無不正所謂修辭立誠也此乃為學第一工夫

此段總是一箇道說話故又曰反復道也提出箇道字未
此正見君子反復道處蓋道即理也自其得之於心者言
曰德自其見之於事者言曰業自其為所當至而言曰至

自其為所當止而言曰終自其為機之微也而曰幾自其
為事之宜也而曰義其實一理也若夫忠信修辭至之終
之則君子為道之功所謂反復道也蓋忠信修辭是立工
夫底根本而至之終之則進之修之居之也學至於與義
存義之地所謂當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者何驕憂之有
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然必從進修求此所以必乾乾惕
厲斯无咎也

知至至之知其為所當至而內主忠信以至之也所當至
者理之微者也不惟知之而且至之此於理之微而所謂
幾者可以與之矣知終終之知其為所當止而修辭立誠
以止之也所當止者理之宜也不惟知之而且終之此於

易經中說

十

理之宜而所謂義者可與存之矣

楊誠齋曰知德業所至而不至其至非造微之極知德業
所終而不終其終非存義之固

薛文清曰知至至之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

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于此而不去輪按至字終字只是

箇當止之至善非有二也自其未至其地而當必求其至

也謂之至自其已至其地而當不遷之他也謂之終

至與終總是要其理之極而言也總是事理有當然之極

君子要盡其極止于至善焉耳進德而至其所當至是要
存諸心者止至善修業而終其所當終是要見於事者止
至善上至字即德意下至字即進意上終字即業意下終

字即居意總是未至必求其至已至不遷之他意也
知至至之正是他進德處進字貼至之知終終之正是他
居業處居字貼終之忠信與修辭立誠非進修也乃所以
進德修業者

蔡九峯皇極原數曰原誠之源也幾繼之善也君子見幾
有終慶也

翰謂幾微也所謂道心惟微者也自其理之微妙難見而
言曰幾義者宜也事之宜也自其為事理當然之極而言
曰義即所謂道心惟微者也一也見之則微造之則極守
之則宜蓋義理微妙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
其守茲知至至之則於難明之幾足以與之而不能秘矣

易經中說

上

知終終之則于難守之義足與存之而不能搖矣
可與如可與立可與權之與蓋以他七八造到這上面故
可以與此也惟知所往故可與適道如薦志固執而不變
而後可與立曾子必真積力久將有所得而後可與一貫
之說也

義有箇截然斷制方正不移意知終終之則於此便割得
斷守得住立得定而不敢過焉之意故以義字歸之此聖
人文章筆法之妙處

幾字義字只據至字終字說非有他也至字幾字當德字
至之可與則進意也終字義字當業字終之與存則居意
也上二句看所以字下二句其事也若非先有忠信修辭

意思如何進修得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者無兩本矣
非有知至知終意思亦不知所以至之終之者矣故曰有
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可以入德矣亦此意也

程傳曰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
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
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
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

是故以上乾乾曰時而惕也以下雖危无咎也進德修業
以下見君子終日乾乾居上居下見為危地不驕不憂見
其无咎故又以一句總申結之本義可字在不驕不憂中
見

易經中說

上

周公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
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
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國慎無
以國驕人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翰按貴不期驕而驕生在下位者多
戚戚之憂常情大抵皆然而君子則以為咎也進修而至
于周公則能不以國驕人進修而至于顏子則能不以陋
巷而改樂一則曰元聖一則曰大賢稱之不容聲尚何咎
之得言九三君子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
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又離下而上變革之時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而或躍在淵焉少室山人坐索高價古人出處無定固有邪枉者亦有欲求異於群類者九四君子所以或躍在淵而無定者則非此意也蓋德焉進矣業焉修矣但欲及時而仕審夫事幾之會耳夫審於去就如此自將得夫出處之義而非苟且以赴功名之會者矣夫何咎

及時有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意思所以上下无常進退无恒也及時而進所以行其德業也

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孔子出疆必載質而卒老于行孟子仕齊而不受祿此皆上下無常進退无恒者夫豈坐索高

價而為邪枉素隱行恠而固異群類也哉蓋明德之學已極而新民之具在我懷寶迷邦非所顧也正欲相時而動以推其所蘊以達之天下耳所謂君子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者雖欲咎之又焉得而咎之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敵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萬物覩以上以物理明聖人為人所以利見本乎天以下又以物類明聖人所以為人所以利見也總是以物理感應之常釋九五利見之義也

程傳曰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

歸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

吳臨川曰鶴鳴而子和雄鳴而雌應一雞鳴而眾鷄皆鳴同聲相應也日火之精而取火於日月水之精而取水於月磁石鐵之母而可以引鍼同氣相求也濕者下地故水之流趨之燥者乾物故火之燃就之龍興則致雲雲從龍也虎嘯則風生風從虎也凡此六者皆同類相感召聖人與人亦同類故作于上而萬物咸覩之

朱子曰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皆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

楊誠齋曰銅山東傾洛鍾西應東西異地傾應同時此一

物之理相感有不疾而速者也豈惟物理哉人氣亦有之其母慈指而其子心動母未嘗往子未嘗來此一人之氣相同有不行而至者也而况聖心之神乎

薛文清曰礎潤而天雨霜降而鍾鳴氣類相感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五尊位也而超其上焉非不貴也而無位矣四以下民也而皆屬之五九居上非不高也而無民矣上九過高志滿九五以下賢人皆在下位則無輔矣夫無位則無恃無民則無使無輔則無依動而有悔也必矣

貴而无位言雖貴而不能有其位高而无民言雖高而不

能有其民賢人在下謂雖有賢人皆在下位而不來輔助皆從亢之一字生

潛龍勿用下也

下是窮而在下之下蓋此一節皆以人事言也亦據初在一卦之下而生

自初而上皆是德進業修之聖人但初在下則是道阻於阨窮而考槃在淵時矣位雖有隱顯而德則無淺深也進修必於三言之者以三有勤厲之象而餘又平易故未之顯耳

呂涇野曰此以下何言人道也陽氣潛藏以下不亦漬乎曰言天道也君子之盡人道凡以師乎天道耳故孔穎達

易經中論一卷之三

曰前言六爻之人事後論六爻自然之氣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見龍言時暫舍止於此而尚未為時用也故程傳曰隨時而止也舍止字據在田字來

以舍字作去聲者恐是依程傳若本義分明是上聲作用舍之舍

孔子曰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矣

終日乾乾行事也

行事正是幹這些進德修業事也進德修業便是行事以見終日乾乾非徒也須知是聖人分上的

楊誠齋曰終日乾乾必有事焉無事而動徒動也勤於進德修業則非徒勤矣

胡致堂曰黃裳對憲宗之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不自暇逸必有其事苟無其事而徒憂勤則憂何所憂勤何所勤執侵官不可也兼于庶言庶獄庶慎不可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警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物哈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為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晉陶侃刺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

或曜在淵自試也

未遽有為姑試其可即孔子為之兆也意思或謂德業既進姑自試其可耳在德業上說非在時上蓋觀我生以為進退意也

飛龍在天治也

上字為龍在天說飛龍在天聖人在天子之位則其居上以治下也明矣蓋必有所以經綸天下如龍之在天非無所事事必有所以霖雨天下者焉君道只到上治上見勿混象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亢而有悔乃其窮極之災也亢者窮也悔則其災也漢文帝既立以同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十斤食邑萬戶居

月餘或說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歸相印後亦以讒遠捕繫獄若或人者可謂知亢龍之災矣

周紀蘧厲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此所謂亢龍之悔不獨射然也凡事皆如之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元用九還在易上說君道剛而能柔却據乾元用九字

借出來也若執定乾元當君道恐未安

用九而加之乾元二字見非別卦之用九也乾為君道用

九則剛而能柔也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有不治哉

刑法志曰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資仁恕初即位有

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上言王政本于仁

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

觀魏徵之所告與太宗之所納可謂得乾元用九之義矣

宜乎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功德兼隆比述湯武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此以一陽方動于下正是陽氣潛藏之時故其象如龍之

潛君子相時自當勿用故占曰勿用

楊誠齋曰時隱則隱故初九當退而安於潛藏之幽時顯則顯故九二當見而著其文明之治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此又似孔子雖不在尊位而春秋時已被其化所謂君子所過者化也楊龜山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所同天下文明則孔子而已自今言之則述六經垂憲萬世綱常賴以不墜固不但一世之文明而已故曰孔子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若顏子者潛而未見天下無自而文明矣天下文明如舜之所居成聚天下之士就之讓畔讓居孔子威德光輝時君敬信蓋聞風興起者亦是教化及于天下而天下文明也多以九二為大臣與時舍也不協君子居是邦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且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何必大臣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終日自當乾乾夕自當惕若自是時之不容已處所謂大禹惜分陰者也故曰與時偕行有箇惟日不足之意不敢玩時而偷安也此行字即前行事之行猶做工夫也若曰時之運于天者不已而吾之所以憂勤之者亦不已故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也倪氏以為三處多凶多懼之地時所當憂懼也則不處危者不必乾乾惕厲乎

書益稷帝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蔡氏曰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

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存則息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章

乾道至此乃變革也故為或躍在淵象本卦以著其所以取象之義也

按本義離下而上上下字據卦說程傳作位以為離下位而升上位林氏作初四以為革潛為躍俱未是只是變內乾而外乾也

或曰時當改革而未定故九四進退亦未定也通典以為舜禹益之禪而有河南陽城箕山之遜者亦欲俟天命之

定也

四明陳氏以為由卑而變為尊即文王之百里以至

於三分有二之時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名天位以天德者蓋以其有是德居之也九五以剛健中正居尊位是有是德居是位矣故曰位乎天德位而曰天德猶德而曰天爵也以其可貴也故名德曰爵以其可仰也故名位曰德

楊誠齋曰以龍德宅天位則德不僭於位以天位處龍德則位不僭於德故曰位乎天德

又曰九天德也亦龍象也五天位也飛而在天之象也德而不位仲尼以之虛天下之望也位而不德癸辛以之失

天下之望也德與位並二帝三王以之慰天下之望也

又曰項羽能亡秦而不能使漢以為楚曹操能平群雄而不能散吳蜀以為魏何者項拔勇曹挾智皆才也非德也故有德則少康宣王自旅人而為天子無德則太康厲王自天子而為旅人有天下者可不懼乎

韓非子曰應慎子云飛龍與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蟄不能乘也霧驟而螭不能遊也夫有威雲驟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螭蟄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

亂者桀紂之材薄也翰按此見非龍不能乘雲非蛇不能

遊霧也

非賢人君子之才德能據大位而經綸天下乎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云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云云詩假樂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

泮水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憬彼淮

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殷武曰昔有成湯自彼

氏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翰按已上皆以天德居天

位而為人所利見之意故謹錄之以見九五所以利見者

在德而文言以德名位之意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既極矣值此者當知所以處之不至於極可也顧亦與之而偕極是謂不知變所以動而有悔也

今夫貴不期驕富不期侈使處富貴者而知持盈之道富而無驕貴而能下則可以長守富貴矣何至於悔若乃意得志滿恣情縱欲而不知止極則驕矜縱誕之氣長踰節凌分之事與悔之及也可宜乎故楊誠齋曰包羞忍恥以苟富貴而不忍去不知位之不當而身之將危也必至思上蔡之犬悔華亭之鶴而後已又曰若至於宣帝之背負芒刺宣宗之毛髮洒淅然後去則無及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則還作天說程傳分明謂天道乾元用九亦不可泥作君道不見舉經句而釋之之意

一陰一陽而天之道盡矣一剛一柔而地之道盡矣陰陽

易經中說

世三

剛柔一也天則未易見於一剛一柔見之則剛而能柔乃

天之法則一定而不可易者

禮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觀此而剛

柔為天之法可見

一氣流行而剛柔之妙以具此天之法也今不必以天窺

天但觀乾之剛而能柔則其機緘已洩而其法可得而窺

矣所謂說天莫辨乎易也

蔡介夫曰霜雪之餘繼之陽春摧剝之餘繼以發舒天之

剛而能柔也而聖人之剛不偏有柔以濟其剛象之

林性之曰乾者君之象元者君之道乾元用九則是君道

剛而能柔仁義並行寬猛相濟即陰懷陽舒之兩其化春

生秋殺之迭其用也天則不於是見乎

楊誠齋曰君德體天天德主剛風雷烈日天之剛也英明

果斷君之剛也君惟剛則勇於進德力於行通明於見善

決於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果建天下之大公以破天下

之衆私殺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奸矣故亡漢

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剛健

之禍也然強足拒諫強明自任豈剛也哉

胡致堂曰君道則天而不可過于剛也君一于剛則驕亢

暴戾之勢行矣故不耀威靈不峻刑誅降心以受言溫恭

而接下凡此所以濟其剛也

有以乾元王君道言者雖未是然于世道有闕也故錄數

易經中說

世三

說于右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始而亨據其發用言也非無體也當是時用顯而體微故

但言其發用性情據其本體言也非無用也當是時體具

而用存故但言其本體性者生理情則其生意也天地之

大德曰生而其成化則無心也故於其收斂歸藏之時而

萬物為之告成物物與之无妄而不言所利焉可以見天

地之心矣故曰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其動而見之用者亦

時機之不容已焉耳天地豈容心哉

大陵動者作用也靜者性情也性情須於靜中見之如不

偏不倚之中須於喜怒哀樂未發時認取蓋喜怒哀樂隨

感而應聖人之作用也未足以觀聖人也必至發皆中節之後物各付物之餘寂然無事而我無與焉然後見聖人之性情而無心于喜怒也故張橫渠曰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又曰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周濂溪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翰按元亨者命也氣化流行賦于萬物所謂感而遂通之神歟利貞者性情也散入無物實得吾體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張子所謂神天德其體也在聖人則周子之所謂寂然不動之誠歟淵手微批好理者據此求之思過半矣元亨者天命之流行利貞者性情之實體蓋至靜無感性

之淵源欲體認性情之實者入于靜中得之故以性情屬利貞以始亨屬乾元也老子有言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蓋亦有以窺此矣無以辭害意可也

元亨在造化為起一截動之機也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之意在四時為春夏在道為繼善為顯仁此生化之機達於外喜怒哀樂之發之時用也命也利貞在造化為落一截靜之機也所謂乾道變化萬物各正保合所謂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之意在四時為秋冬在道為成性為

藏用此生化之妙藏於中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體也性情也

性情不必分看言此便是乾之性情程子所謂猶言實質體段也

乾元之時非無性情也化機用事而性情默運乎其中隱而莫見故但言發見而不言性情也猶夫天下多事臣下奔走將相效勞故人但見百職之經營也而君之潛主默運于中者則莫之彰焉利貞之時非無發用也然根歸命復而發用收藏于內秘而不行故但言性情而不言始亨也猶夫天下太平臣下安職將相守成故人但見人君之恭已無為也而臣之奉行布宣于下者則不足論焉

此只據天道上說不可以物為主蓋元亨利貞天道之常而物之終者乃天道之收歛歸藏之也物豈得而自專之也哉須要識得

楊誠齋曰元出而亨物始而通也時春而夏日旦而晝人幼而壯物萌而榮皆元亨之迹利入而貞物成而復也時秋而冬日晚而夕人強而耄物實而墮皆利貞之迹故曰元者貞之初貞者元之終也

薛文清曰利貞者乾之靜也元亨者乾之動也動不生於動而生於靜靜不生於靜而生於動互根之謂也

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上節分言四德動靜之機四德之中惟元為大始故此揭

言一元流行之妙重乾始字能字直管到不言所利以美利利天下乾始之通而利也不言所利乾始之利而貞也此皆乾始之能事也大矣哉是據乾始之能而贊之也可見乾之元不惟始也而又大也渾二義

乾之元由始而亨而利而貞者也此一元貫四德之妙此乾始所以大也始則必亨則以美利三字正見元之亨處不言所利是不有其功之意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子所謂為而不有功成而不居薛文清所謂欲問收功何所似玄天幽默本無言也

美利嘉美之利且如今宇宙間春夏時生生化化形形色色呈象效法敷榮鮮好其所以利天下者多少嘉美坤利

中說不盡也

美

未

此馬之貞只以順健為貞而言其所利之貞矣若乾只云利貞不名其以某為貞故曰不言所利此是或曰意蓋夫子所據以立言者非本節正意亦不可泥程傳以非可指名據人說還就乾分上看此四節皆主造化說主物者非乾元一始也而曰利天下乾始甚微也而曰大矣哉猶夫仁以育天下而保四海皆一念之惻隱充之而已矣故雖微而甚大雖始而能極也

晉謂若以始字兼元亨不見贊元之能只把始字作元能字總貫以美利作亨蓋亦嘉會意也此說可不必泥本義大哉乾手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此承上文見乾中有這此元亨利貞之妙故又贊曰大哉

乾手言乾則元亨利貞在其中剛健中正純粹精正是據此而稱贊他有這此妙處朱子所謂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為坤之綱也

剛只是真實无妄氣載理而靜時也健只是流行不息理乘氣而動時也正是在剛上說他不偏倚處中在健上說他無過不及處純不雜于陰柔又據剛健上說粹不雜于邪惡又據中正上說精則又總純粹而贊之如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矣

夫乾其靜也專一故剛剛而無所偏主故正如喜怒哀樂之未發之時其性之靜者固專一而未嘗有所偏於喜偏於怒也中庸未發之中即此所謂正自其體之不偏不倚

中說不盡也

未

者言也其動也直遂故健健而無過不及故中如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之時其情之動者固直遂而未嘗有所撓於喜怒哀樂而或過不及也中庸中節之和即此所謂中自其用之無過不及者言也自其剛健而言之無一此陰柔以雜之何其純也自其中正而言之無一此邪惡以雜之何其粹也且純不徒純而純有以極其至粹不徒粹而粹有以極其至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矣精又何如耶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此以下是復申彖傳所謂大明終始一節之意而此則申六位時成也蓋乾之為卦若初三三爻發揮於內體四五上爻發揮於外體進退上下而各以時成列便是六爻發揮何

以為旁通情耶蓋乾之為卦其道則天也六位之時則天道之時也彼天以一氣流行於天地之間靜剛而動健動中而靜正此其情也是情也雖寓於造化而乾之六爻目時成列或進退无恒或上下无常有以旁通此情於爻位之內而無所滲漏焉如是則在易之道即在天之道而易道之時即天道之時是以聖人乘此六陽之時而行天道也

旁通情情乾之情即元亨利貞上文數節事皆在其中說天莫辨手易故六爻布而天道之妙於是乎曲盡矣

大哉乾乎以下三節皆是據四德說若以旁通情只據剛健中正却是遺了四德別尋箇事來為主似非發明乾象之正義

倪氏曰乾爻非天道不明天道非乾爻不盡乾之情元亨利貞其流行也剛健中正其統體也寓於造化雖曰隱微而難見者六爻自有以旁通其蘊焉情本無象也理因數顯著無象於有象情本無形也道以器顯闢無形於有形所謂通神明之德順性命之理體天地之撰者是已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易書固備乎天道而聖人則體而行之者也故其乘此六龍之變化以行天道之當然運用於一身經緯乎萬幾者動惟厥時則其道化及物洋溢四遠如天之雲行雨施而為元為亨也由是神功丕著天下以平而為利為貞也天

道聖人何間哉

沈氏曰雲行雨施就是聖人御天言其道大行也雲行雨施天道之變通也得天位行天道聖人之變通也聖人行天道而萬國咸寧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

總上數節見乾道之妙闡之于易卦體之于聖人

呂涇野曰乾元始而亨者以下何言四德一理也是故或別而言之以盡其用或合而言之以著其體是故乾元始亨言亨即元也其利貞即乾元之性情也故乾始即能以美利利天下則亨利貞者非乾元之外又有物也故剛健中正純粹精之七言以贊此也六爻以明此也故聖人乘六龍以御天通其變使民不倦雲雨之比重其然乎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又得之於心之謂德見之於事之謂行蓋德蘊於中行著於外者皆本于蘊之於中者以為之幹也故曰誠於中形於外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于事業此君子以成德為行也以德為行是以內聖之學為外王之業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以明德之至善為新民之事業也固非若五霸之徒假借仁義而其行不本之於德者也君子以德行仁者也故曰君子以成德為行

成德是德已成就矣所謂明明德之止於至善者也行則

體之於身措之於事業內則以之齊家外則以之治國遠則以之平天下者也所謂新民也君子以成德為行則是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以成已之仁而著之為成物之智自有日章而不可掩者故曰日可見之行也日字寬一月三十日一年三百六十日皆日也猶言今日德成今日可見之行德既成了儘問那日皆可見之行也如一日竟已復禮天下歸仁意有作不日指日看皆非君子以成德為行初九成德者也固日可見之行事矣而乃謂之潛潛之為言正以時當潛隱未見事業有所未成耳夫以初九有德無時尚潛如彼是以有德君子占而值此亦當縮晦而不可用也不曰占者而曰君子蓋與上同而亦謂夫有德一人也否則時至亦無所可行者矣又奚必勸其弗用哉

可見之行以上是說君子底德行如此隱而未見是說君子底時候如此則所謂勿用者時之未可也非德之未成也

君子以明體致用是致用出於體之明也體既明矣自可致之用者也初九日潛則是體雖已明而用尚未致非有體而無用也但以時之未可致耳用雖未致而體之立者固自若也所謂窮則獨善其身者矣

達則兼善天下此成其行也蓋君子有是全德必其達可行之天下而後行之德被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今潛

隱未見正以當世無湯文之君不足以成其行這箇成字也是要完全了他那此意思不肯小用其道也如行之未成而強行之必有枉尺直尋而小用其道者矣顏子之陋恭聞子之汝上非德之未成也蓋有見于行之未成耳豈肯小用其道如冉求之但成其藝子貢之但成其達而因世以就其功名哉

君子以成德為行則凡有行也皆本之于德見非無體之學也日可見之行則有諸內者必形之于外見非無用之學也初九有龍德者也而未見之行非其德之未成也時之未可耳故既曰龍而又曰潛謂之潛龍云孟子雖有命世之才其如時何哉

行而未成是覺得當時未能盡其道故不出蓋不肯小用其道以徇于人者如伊尹當夏桀之時而耕於有莘之野潛隱不出者正有見於當時成不得他底事也若有能成得他底事者豈不出來後來應湯之聘而伐夏救民則行成矣德之成固由于我行之成須以其時初之行雖未成而其德之成者初固無損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君子博學於文學固貴于聚也聚而不問以辨之則學之博者未必擇之精而聚者未必學聚矣問辨矣不寬以居之則欲速不達強探力索未必有自得之妙也故必涵泳以

洒落以處之遲之歲月而優游以俟其自化不作爲
以助其長則涵養體詔之餘可以有躬行實踐之功也使
非仁以行之則私意參雜而牽制撓沮者紛乎其前有不
能以擺脫之者矣其何以遂其勇性直前之志哉

學以聚之者蓋理散在萬事萬物之間固茫然而無所統
紀也今欲會萬理于一心而有諸已也其必由學乎蓋一
事不學則一事之理未知一物不學則一物之理未明其
必詩書學也六藝學也自一身以及萬事萬物學也博之
於外所以約之於中則一心之微有以管攝乎天下之理
而天下之理舉收斂于一心之中矣學以聚之者如此
學既聚矣而貪多務博之下未免混然無別白也今欲求

易經中說

卷之三

是理于至當而無所混也其必由問乎蓋一事不問則一
事之疑一物不問則一物之疑其必於師問也於友問也
於衆人以及寡美皆問也折之於衆見所以酌之於一中
則瞭然於善惡公私之際而不至于混淆昭然于是非真
妄之途而不至于錯雜矣問以辨之者如此

既辨矣其於疑者固當闕之而弗錄至其已信者則當蓄
積于中以俟其化也居之如此使非寬焉則以急迫求之
亦終不能有諸已矣故必寬以居之而涵育薰陶以俟其
自化優游涵養而不為躁等斯則居之安而可望其心與
理相涵矣此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也所
謂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也朱子亦曰進學致

知則不可不寬

既居之則有諸已矣而不行諸事則美在其中而不暢于
四支發于事業也夫美之至也故又貴于行焉行之而
非仁則私欲得以自蔽私意得以自累將見其窒塞而阻
碍矣其何以行之故必于善而有所好也好之如好好色
而無不好者以悅之于中于惡而有所惡也惡之如惡惡
臭而無不惡者以非之于內斯則謂仁以行之也故朱子
有曰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為難能擇矣而勇
足以行之內不顧于已私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

本義明九二之為大人蓋言其有這些大人底德所以也
稱他做大人固不必德位兩兼如九五者而後始得以稱

易經中說

卷之三

大人也見得九二之所以為大人是在德上說不在位也
學以聚之也只是討一箇博問以辨之也只是討一箇是
寬以居之也只是討一箇熟仁以行之也只是討一箇實
在九二則言其德也

朱子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
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
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必也優游潛玩厭
厭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以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
速而急譬如草木之生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樞焉以助之
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

又曰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

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教一周
足畧欠闢此子不得須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須是大作
規模開闢其基廣闊其地少間到逐處即看逐處都有頓
故處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更無此子空闊處充舜禹
湯也只是這道理又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是說置之
度外不用理會只理會動容貌三句也萬一被有司喚邊
做豆若不會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個博學之孟
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却事事去問人
若問禮問喪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却也無害聖人
亦汲汲去問鄭子蓋是我不知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
又曰人須打疊了心下開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雜求得道

易經中說

卷之三

三

理也沒損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得兩件方是
兩件翰按朱子此段亦寬居之意須體入之

行之而不以仁則為私欲纏繞終是不果決故曰脩道以
仁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
雖危无咎矣

以重剛不中之資而慮不天不田之地時位未安所宜有
咎以其隨時憂惕故能稍過而咎可免也

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不善九三重剛而能挾
之以為乾乾惕厲之事可謂能用其勇者矣
因其時之時為終日與之也以其為時之危

程傳曰三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
而下已離于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軋軋惕惕以防危
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兢惕所以能泰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
者疑之也故无咎

或者無定主之辭是據其述說如所謂上下无常進退无
恒與本義進退未定之義疑都是發其心也

謂之疑者熟思審處之意凡事能熟思審處自是无咎所
謂慮而後能得也若徑情直行則冥然無知惛然不顧而

已安得无咎正孔子所謂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也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則上下无常若為邪者中不在人則

易經中說

卷之三

三

進退无恒若離群者君子無是也蓋欲及時而進有疑於
心而未膠於一定者故加一或字以著其心之未定而已
程傳曰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
決之辭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唯所安耳所以无咎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
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

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道無往而不在大人以道為體者故無往而不在蓋無往
非道故無往不合也不遠亦是道與之合無相遠異也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之德無私而已聖人之高明所
以覆物也博厚所以載物也亦與之同其德焉日月無私

照臨日月之明無私而已聖人之智周萬物明見萬里亦與之同其明焉春夏秋冬四時有自然之運固無私之序也聖人則止久速之當其可潛見飛躍之惟其時豈非無私之四時哉福善禍淫鬼神有一定之理固無私之吉凶也聖人則爵人于朝與眾共之刑人于市與眾棄之豈非無私之鬼神哉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臨四時無私運行鬼神無私造化者也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故適與之合而無彼此之間焉本義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數語深盡此段之義大抵只重在大人無私上面無私則以道為體矣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故能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凡道之所

易經中說本義之三

三

在而無私者無不合也所謂合者合其無私也非以其形迹之粗者而相此擬之也人非能先天也但起心動念在天機未露之先則為先天如道涵於太始隱於渾淪而藏于未離未斷之天天固未始有為也而聖人者乃為之畫卦以發其秘焉吾見一畫則洩一畫之天一卦則洩一卦之天而天豈為之遠異哉天顯其迹露其機而後知而奉行之則為後天如天敘有典勅戒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戒五禮五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以至惟聖時憲以惟天聰明帝臣不蔽以簡在帝心過惡揚善以順天休命凡此皆後天奉天之意

伏羲畫卦也是後天而奉天時蓋因河圖出而則之故耳若伏羲舉心動念將欲畫卦以洩天地之秘適有河中龍馬負圖而出恰與意會這却是先天而天弗違也易作而著生春秋成而麟獲亦天不違之意也他如唐明宗每禱官中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而宋太祖實生于是年亦不違之粗迹耳

河圖出而畫卦洛書出而敘疇以至天與之人與之而舜有天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而武王伐紂皆後天奉天之事耳

天者道之主宰其于大人也尚無違異如此而况於人者得是道者也鬼神者運是道者也其道固與聖人同其無私而已尚何違異之有哉

易經中說本義之三

三

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推之東海而準推之西海而準此便是人弗違處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饗此便是鬼神弗違處禮記孔子閒居篇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曰何謂三無私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雷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維中及商為周之翰此文武之德也翰按夫子之說前明王道之無私合天地日月之無私亦後天奉天之意無非教也兩段言天地之無私以見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耳清明二句即至誠前知有箇先天意嗜欲四句所願欲之事必先有以開發其朕兆有箇後天意引萬篇言文武有此無私之德故天為之生賢佐以興周是亦先天而天且不違意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亢者過于上而不能下之意故但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知得不知喪知進不知退必有退之悔知存不知亡必有亡之悔知得不知喪必有喪之悔知上便有動底意思

易經中說卷之三

三六

呂涇野曰進退存亡得喪之謂何由其處已也進退以位言存亡以身言得喪以祿言由其行政也進退以人言存亡以財言得喪以土言馮厚齋曰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翰意不必泥定為裕

蔡澤曰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誑往而不能自返者也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昨敢受命

太史公曰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薛不愛官位名傳後世豈可及哉翰按月滿必虧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一

定不可易者龍亢所以有悔豐亨所以宜憂也人當知之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知進退存亡者知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也不失其正則必以退為進以亡為存有以善處之矣所謂知之明而處之當也至明足以察其幾至健足以致其決知仁合一存乎理故曰其唯聖人乎

楊誠齋曰上九亢矣病也亢而不知病之病也自古亂亡皆不知者也知之斯能處之故亢者不知喪亡之幾而不退者也聖人唯能知之故能不失其正以處之何亢而有薛文清曰亢極之治惟聖人有道以持之使不至於傾如堯之治極矣時當衰也有舜則能持其盛舜之治極矣時

易經中說卷之三

三六

歐

當衰也有禹則能保其盛使堯之後無舜舜之後無禹則鳴條牧野之事不待後世而後見也乃知治亂盛衰相尋無端者理之常然或當衰不衰當亂不亂者則聖人斡旋造化之功也翰謂若堯以天下付丹朱舜以天下付商均則是知進而不知退亢龍之悔必矣堯舜于此便見得有箇盛極而衰底意思故與賢不與子所謂一轉轉得好也留侯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易經中說卷之三終

易經中說卷之四

穎川盧翰子羽著

同郡王道增益甫聞

元嗣廬晉伯進訂

上經四

坤

上
五
四
三
二
初

坤上
坤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
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只是一箇順而健以順為主而健在其中是于順處健

也蓋順而不息之意則順也者非柔弱委靡之順而健亦

非奮發有為之健也順只是順承天施之意健則无成有終者知此則知坤之所以為順而坤占之義有以矣

首句已盡坤占君子以下只申言之耳申言以告占者之有行也必如彼而後可以為不悖于此也

牝馬順而健者也。即順承天无成有終之意。此坤道之正也。故利以正。以下數句皆此意。蓋此句是一冒君子。

以下皆申言之末句又總繳之也

利牝馬之貞言利于柔順之正而不利于剛健之貞也

而終這便是順而健處這便是以順健為正而固守之處

其健

櫟括諸家之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順以處物則物必親

而所如無不合之嘆順以處事則事必濟而所為無不竟

之嗟占者得此當得元亨然而元亨之勢有非斯人之足

恃而天下之事每憂厥德之匪常又必以順健為正而利

牝馬之貞焉蓋易之大分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

陰方東北陽方故占坤君子當以坤道而自居如有所往

也居先非陰之分先則迷亂而失次居後乃陰之常後則

順適而有得雖無制事之才而享其成功之美主于利焉

往于西南適吾當行之地以陰從陰得其朋矣往于東北

解中說本卷之四

非吾當行之境以陰遇陽表其朋矣夫以先後則得其後

以義利則得其利以四方則得其西南是陰常減于陽之

半也後也利也西南也此坤之分也亦坤之正也大括居

後主利往西南而安于貞則有得常得朋之慶而吉矣是

則安貞者即所謂牝馬之貞也安貞而吉非所謂牝馬之

貞而利乎先是居先自裁始之自裁作之也後是居後惟

從乎人而終其事

央之所謂牽羊者

利字與義字對看當如因其勢而利導之之利見與制義

者不同蓋義則斷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與義之

意義則果決裁制斷之在已如乾知大始意義還在前總
是一串義後便利義安處便是利可見若作吉利之利便
與上利牝馬之利疊而碍矣若作財利之利而聖人則未
嘗以此開人也大抵先迷後得四字恐只是起主利二字
意耳如云若居先則迷居後則得惟主利而已利猶順也
正是不先而後意且彖傳不及主利文言又略先迷是亦
一証也介夫一說夫子制義如婦人主張家政則便為牝
雞司晨可見主利不主義矣此與別說不同却是
莊子曰未嘗先人而常隨人又曰人皆取先已獨取後與
老子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之意皆後得主
利意也

易經中說大義之四

三

牝

西南得朋二句大段只是利陰方去不利陽方去也本義
自平易在婦人則有閨門之備無境外之志者矣介夫乃
曰不必拘東南西北但陰之才力行得去處便是西南行
不去處便是東北若然則占者皆莫能適從莫能斷制反
置人于眩疑之地矣豈聖人正言斷辭以決疑之意哉
安貞字即上文後字主利字西南字與牝馬之貞也吉字
即得字得朋字與所謂元亨利也安則不先不東比吉則
不迷不喪朋矣安貞還是牝馬之貞吉還是元亨只為上
文說有所往云云故又申言以此也曰牝馬曰後曰利曰
西南皆是坤底正處須要安他不要出分去先去主義去
京社則吉也

安貞正是安于正安順之為貞健之守只是于此二字上
面尋出健順意來耳非真兩平也

安非順不能為貞非健不能守君子順而且健則能安於
正矣胡雙湖曰文王周公之辭不出象占二者且以乾坤
二卦論之文王曰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
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壯喪朋安貞吉乾是
卦名元亨利貞是卦占此卦有占無象而卦之六畫即象
矣謂筮得乾而六爻不變或一卦三爻變則以元亨利貞
為占謂其事大亨通而利在貞正雖亨通而不貞正則依
然不利耳坤是卦名元亨以下是卦占謂筮得坤而六爻
不變或一卦三爻變則以元亨利牝馬之貞以下為占以

易經中說大義之四

四

主

牝馬置元亨利貞間是謂象雜占中牝馬坤之象元亨利
貞者坤之占也君子指筮者謂筮者若有所往居先則迷
以坤純陰之故在後則得以坤承乾之故乾主義故坤主
利往西南則得朋類往東則喪朋類以後天八卦巽離
坤兌居西南而為陰之朋震坎乾艮居東北而為陽之朋
安貞吉者安于西南之貞則吉此西南東北是象而得朋
喪朋安貞吉是占也又以乾初九坤初六二爻論之周公
曰初九潛龍勿用初六履霜堅冰至潛龍非象乎勿用非
占乎履霜堅冰至固云有象無占而占意寓於象分而言
之霜冰是象履至是占亦未為不可玩二卦二爻無非象
占二者而已合象占以成句而讀之燦然成文則謂之辭

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易舍象占不足以成辭
論辭而不及象占惟以道理解說而謂聖人自有此一種
險愼之辭則亦真不足與言易若以言者尚其辭之義矣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元亨利貞天地非有二也豈在乾者一元而在坤者別有
一元又另一處頓放哉大抵均是元也先之者乾而承之
者坤耳頃知其一滾處

乾元德地大坤元亦能隨其大處而無所不盡便是至故
曰比大義差緩

先有乾元故曰大後有坤元不過效法而已然却與之敵
體故曰至

易經中說大義之

五

至比大義差緩蓋坤元也到箇極處與乾元一般但較緩
若遲而後至之意蓋乾元一布無所不及故大而坤元順
以承之有以應其大而盡之也盡其大而無遺有隨的意
思以他為主矣故曰差緩猶之聖也有性之者有反之者
性之者固大矣反之者也達到他那上面及其成功一也
故曰禹入聖域而未優此大與至之一而二而一之意
也

楊誠齋曰乾稱大哉坤稱至哉嚴君臣之分陰不得僭陽
也蓋大則無疆至則有極乾之元物資以始坤之元物資
以生始者氣之元生者形之元

程傳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

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如此

薛文清曰萬物資乾元為氣之始即資坤元為形之始是
則坤元之氣即乾元之氣纔資始即資生無頃臾之先後
坤無所作為惟順承天施而已天地一理也

又曰乾元氣之始坤元形之始形雖賦于地而氣實稟于
天也

坤厚載物德合元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此四句以亨字為主只是據氣化上說坤亨的景象耳不
在形體上論

坤厚是始之於元者今則渾淪滄海磚充塞徧滿底意思故
配得乾全在一厚字上正是亨處含弘光大句正應厚字

易經中說大義之

六

品物咸亨句正應載物字皆化機之動生意之流行也

坤德既厚萬物秉其亨通之氣而皆形形色色于其生化
之中是坤厚之載物也

德合元疆必于坤亨言之者蓋乾之元疆坤要配得他過
時頃亨上纔充拓得到大處若元則尚微利貞則又收斂

矣故未足以言之與虛齋說不同

大哉乾乎德固元疆矣而坤厚之載物德亦與之合焉元
疆言無疆界疆限也據乾之覆物上說覆物載物非單說

形體蓋乾氣上施坤氣下承萬物舉固於爐錘陶鑄之中
而覆載之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與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一樣文義蓋皆亨時氣象也四字平不依游氏靜翕動闢

之分舍則無所不包私則無所不被光則無所不著大則無所不有此正坤亨之厚處

牝馬他類行地无彊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此釋坤之利牝馬之貞也地類行地无彊是解牝馬二字柔順利貞就在上二句上體來即牝馬地類見柔順即行地无彊見利貞可以見坤之德矣此利貞非占辭便在坤德上說也大抵坤之彖傳皆以地道明坤之義也

牝馬雖曰地類而行地則實无彊是柔不徒柔而柔中有健也柔中有健則是柔順利貞矣故曰利牝馬之貞柔順且利貞此坤德之純也而惟君子之所行焉此君子蓋是天下之至順者故能順而健也利貞是健處

易經中說本卷之四

七

介夫謂牝馬地類柔順也行地无彊柔順而利貞也俱就坤德說蓋柔順利貞坤之德也主造化上說為是即至柔動則至靜德方意與上文一串文義君子以下方說占者底人事

本義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蓋下文只是說箇不先而後不東北而西南以安貞耳若君子之道合坤德行得柔順利貞便也有那此意了

鈞是君子也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剛君子閑邪存誠行此四德皆直截幹去無所回互故曰乾元亨利貞坤順君子直内方外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多少溫存宛曲然却以此柔順而亦守得正道住故曰順而健

故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坤之四德上文已言之此節却就占上說也故曰其占如下文所云蓋自君子攸行以下皆發明占意耳丘建安之說勿認定

大抵坤卦只是順而健也盖无成而有終者故或論德或論占反復發明無非此意耳

不先而後陰道之常也以坤居先則失道矣故迷居後而順乾以有為乃得常焉順字即利字所謂主利也

坤以後為貞故曰後順利牝馬之貞也以先為不貞故曰

易經中說本卷之四

八一

先迷不利剛健之貞也道字常字即貞字意也介夫以道作道路之道非

程傳曰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利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

顯問坤利牝馬之貞何以言地類也呂涇野曰女子未嫁者不稱婦言未有夫也有夫而後稱然者輔乎夫也民之未仕者不稱臣言未有君也有君而後稱然者承乎君也以此為訓夫猶有惟婦言是用且猶有棄其君者牝馬之貞地不可以先天蓋言順也故東北雖喪朋乃有慶也安貞之吉應地无彊

曰後曰西南坤道之正也居後而不居先往西南而不往東北君子之安于正也得常得朋則安于正者之吉也地之德亦不過安而且正而已觀其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意可見也君子之安貞蓋與之相當矣

安如恭而安之安安貞言其溫溫柔柔肉肉貼貼在一箇正道上非如乾道有英發剛健氣象如此則與地德相應史無彼此隔異者矣此无疆與上稍異德合无疆言乾之大自無疆限也行地无疆言馬之行地無有疆限之者也此應地无疆言君子與地德相應無有疆限不可以地與君子異致而分彼此也

君子攸行以上言地之德而因及夫君子之德也以下却

言君子之德而因証其有合於地之德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蓋地勢高下相因高象外坤之在上下象內坤之在下若二地焉地勢高下相因無窮斯其至順極厚而無所不載故名卦以坤正以坤德至順極厚而無所不載也高下相因見其至順高下無窮見其極厚而地又無所不載也中庸曰今天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坤不厚無以載萬物使德不厚何以載萬民君子養底這箇德厚了到那博博深深測之莫量其涯廣則一掬之小自範圍一世於其中矣

厚德載物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如體仁足以長人所謂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是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鯨寡孤獨者先之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容保民无疆與夫包荒包蒙使魚鼈鳥獸咸若者皆載物也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洞然八荒皆在我闔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皆是厚德載物意思只如啟蟄不殺方長不折不踐生草不履生蟲之類非厚德何以如此載物如舟車之載貨只是容受得他起

厚德載物只是度量大容待得他過

君子厚德從教直義方來故其德廣博深厚而民物皆在

其涵育中如登春臺如躋壽域一般故曰載物

初六履霜堅冰至

霜陰氣所結陰之始凝者也以象六之在初履謂其居下也履霜二字已盡初六之象而又曰堅冰至者逆知其勢必至于如此也蓋陰至于盛則水凍為冰蓋由初爻之六必至于六爻之皆六也

履霜據初爻言堅冰至據六爻言也此爻占在象中即象而觀則于凡事不可無防微杜漸之意

楊誠齋曰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曰潛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曰履霜堅冰至言雖微而必至于凶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

難進小人之易盛矣

薛文清曰坤之初六不但小人女子夷狄從微以至著如人一念之惡循習不已必至於大惡故大而治天下國家近而治一心一身皆當謹之於微也

文公十六年秋八月毀泉臺胡傳曰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

又曰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于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于未亂慎于微之意也每慎于微然後王事備矣

易經中說太極之初

上

翰謂陰陽之通而相均濟的無嫌于陰若陰盛侵陽只見陰了故須抑他道心為主人心聽令則人心自何害如老子動輒絕男女男女豈可絕也只至人欲熾而天理微這人心便不好了故曰人心惟危若夫夷賓服小人服役何惡于夷狄小人也但蠻夷有猖獗之勢小人有躡躅之機故不得不嚴為之防也

說齋精義曰漢和帝誅竇憲之時不與大臣計事因以收還三公之權而所與計議者中常侍鄭眾也眾既有大功而受封爵於是開宦者用權之漸梯十常侍亡漢之階後之言治亂者每於是而太息焉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履霜而知堅冰之將至者由陰氣始凝于下也陰道雖始生由此而漸積以至于盛此所以至堅冰也蓋天下之事皆起于微而成于著其端既肇而其勢有必至之理故不待暴著而後知其然也此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豫為之處也

夷狄方盛女后方寵小人方長人欲方萌皆陰始凝之意也馴而致之則夷狄亂華女主臨朝小人擅權人欲橫流其勢有所不容已也程傳馴謂習習因循也翰謂馴致二字只是漸次推極將去意思其道據上陰始凝言倪氏謂履霜堅冰至只在陰陽上論未說到君子小人處

武王極之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

易經中說太極之初

上

母曰胡傷其禍將長

馴致其道之謂何呂涇野曰屋漏之或愧市朝可得而肆也官臺之不肅夷狄可得而致也履霜堅冰言以漸而為著者也

宣公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胡傳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唐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

楊誠齋曰唐內官之禍實原於太宗明敏有餘智略有餘一時駕御固未見其害太宗之後不常有太宗而此輩善揣人主之意巧于中人主之欲而天下大柄已潛移于冥冥之中矣始者僅六七十員未幾而三千員又未幾而四千員始者不任以事未幾而使之監軍又未幾而使之典神策魚朝恩判國子監則以官官崇文教矣吐突承璀為招討使則以官官蒞武事矣當時不為宰相之所統屬而宰相廢置反出其門李林甫之為宰相高力士實引之楊

易經中說本卷之四

主

收之罷宰相楊復光實譖之或諸王呼之為翁或戚里呼之曰父老肅宗之在東宮時或以兄事之信宗之幼為王時或以父呼之甚至一擅廢立之權則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語流毒至此尚忍言執君子反侮唐史安得不移唐敬君之罪而首罪于太宗

又曰一飲食之微若未害也而聖人則寧糲羹藿食而不取事八珍之羅列一宮室之末若未過也而聖人則甘土階茅茨而不敢肆萬拱之崇幾何也蓋亦念手肯酒乃糟丘之濫觴漆器乃象箸之履霜也

薛文清曰造化人事皆自眇眇之端以至充盛而不可遏如坤之初六一陰始于下必至于堅冰當曹魏之時索頭

鮮卑來貢質亦猶一陰之微也直至元魏跨有中原之盛是以聖人修德為治必謹乎微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坤道直方且大此一卦六爻唯二柔順中正合下俱具坤道之純故曰不待學習而無不利猶云性之者也占而得此必有此德方能不習而利不然吾未見其能利也

內直蓋是存於心者無一戾彎彎曲曲猶之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也在六二得正上見外方蓋是見於事者無一戾走走作作猶之無過不及中節之和也在六二得中上見盛大則無一念不直無一事不方是其體用兼該內外交養充積發越極其盛大猶之致中和也在六二得坤道之

易經中說本卷之四

主

純者上見六二何以得坤道之純蓋其柔順中正全與坤似而非具體而微者矣故其直方之德不失夫帝降之初而于地道之具于我者光明不昧初未為氣稟之拘物欲之蔽也是以直不待繩方不待矩大不假于擴充之功自然行若啟之思若翼之而無不利也是據六二分上底以告占者必有如是之德則其占如之有不為為斯順有不動動斯化也不然何以言利

盛大只據直方上說非直方外別有盛大也若直方而未盛大則所謂守之也非化之也具體而微者矣謂之得坤道之純未也

不習无不利在六二分上則至誠之不思不勉而從容中

道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之施于四體不言而喻
與夫不待勉強而無不順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變而之邦
行矣之意也在占者分上若有其德則不待有所作為自
然孚于人而行無不得以之事者則得乎君以之治民則
得乎民以之事親則順乎親以之交友則信乎友一德之
所及將無有不順利者矣

尹和靖問不習无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程子曰
然翰意直方大在蘊之為德行上說不習无不利在發之
為事業上說蓋到直方大地位則其施之于外者乃其觸
之即覺感之即應不待較計論量而推無不準動無不化
也上蔡無計較三字正為不習字說無睹當三字正為无
不利說蓋習如今習儀之習先演習了然後行也先正有
作講官者當進講前日齋沐衣冠如對君者此便是習而
後利若孔子則誠敬無所不在不勉而中矣所謂丘之禱
久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之動以為外之方者由其內之直以為外之方也所
謂根於心也見得六二得坤道之純故其動如此非他爻
之比也六二之動六二字不可忽直以方還是由直而方
意以字不關見為有本之學

六二之動只是合内外之道故時措之宜也蓋有見於六
二既有內之直又有外之方則其所謂方者直以方也猶

之和非自和本未發之中以為中節之和也見得體用一
原本未兼該内外交養固非無本之學亦非直自直而方
自方也惟其直不徒直而直以為方方不自方而以直為
方則大意在其中矣若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奚足
以語夫大哉

地道光本得地道之純說坤之六爻皆稟於地之道者惟
二得其純焉故其於所受乎地之道者虛靈不昧尚自光
輝輝底在那裏不為氣稟之拘物欲之蔽矣又何待學習
而利哉

詩小雅蒙蒙者華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
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傳曰此言才全德備以左之則
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進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
于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陽文明陰柔暗此于六三望其爻則六之陰索其位則三
之陽是陽為陰掩美在其中也有含章之象焉內含章美
則當充衣錦尚綱之心有良賈深藏之意而貞以守之豈
可露才揚己輒自銜王以求售哉然居下之上固不可得
而終于含藏也故或時出而從王之事焉以其所舍之章
施之于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固自未可必也雖欲深藏固
閉可得哉自其初之含章可貞雖无成于始也自其今之
或從王事則有終于後焉六三之象如此占者有含章之

德則亦當无成而有終也

含章可貞在六三上取六三内含章美可貞以守之者也
賈誼通達治體非無章之合也而治安之策痛哭流涕縷
縷言之而不置豈知可貞之義者哉此欲當其成功而反
不能有終不知為臣之道者也

或從王事在居下之上上取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為臣者
也既為臣矣豈有得遂其貞守而終于含章哉故王或命
之以徽五典須于是時發其所含以從其徽典之事必使
五典克從而後已王或命之以賓四門須于是時出其
貞以從其賓賓之事必使四門穆穆而後已以至會計之
當以從其委吏之事牛羊之茁壯長以從其乘田之事皆

未有能秘其所有之才而終于不見之事者也蓋在官之
臣與草莽之臣不同得以深藏而固閑之矣

含章是六三自有底蓋中之所蘊有仁義道德之美堯舜
禹湯之道足以經綸邦國黜陟皇猷者也而曰可貞者何
鐘鼓天下之至音也不扣而鳴人將以為怪矣或時出而
從上之事曰日贊襄哉則于且道得矣若志大而量小才
有餘而器不足如治安之策如梁空燕落泥之句未有能
有終者也其始也含其章于貞守之際而行不獨成无成
也始焉无成是元初也其終也顯其章於從事之日而大
業以建非有終而何或分含章是未仕從事作出仕說蓋
三居下之上非未仕者程傳在得位者說本義同

程傳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為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
善則歸之于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柔順
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或從王事不敢當其成功惟
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也

楊誠齋曰為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蘊者矜也蘊大美
而不從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敢居成功者伐也聖人於
六三蓋三致意焉為之不矜伐周公之不驕吝蓋有得于
坤六三之義矣

何謂從王事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韓非子載晉
平公以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問叔向而向以為管
仲之力師曠對曰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

君弗食孰敢強之也且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
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且何力之有輪接
師曠之意則知碩大者人知其本草木也而不知本壤地
之美焉故建白之嘉維出自臣可而行之者則自君所以
不曰臣或有兩事而曰從王事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此言含章可貞者亦以待其時之可發而發之耳固非固
而不通亦非守而無為者也若賈誼於漢文之時遽爾痛
哭流涕則非含章可貞則非以時發者矣惟其不能含章
可貞故不知以時發也此失地道无成之意其何終之有
其何知之云如信越未王張以以期會不至而後言西都

關中又以裏敬先發而後言諸侯謀反又以沙中偶語而後言此皆以時之發莫非從王之事耳故曰智哉留侯善藏其用

知光大順上文來是他於巨道上見得明也蓋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布之民者也若章美不舍不以時發而令自戒行事自我主則政自諸侯大夫而出固非有道之事抑豈能有成功乎此程傳所謂淺暗人也

以時發者時未至也不先時以強為時既至也不後時而不為如此等事非知光大者如何來得或從王事即以時發也知光大須包上文意畫或在出處之分明上著非程傳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為巨

事與中節一卷之

先

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或從王事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

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其自立有如此者翰接待之一字正所謂以時發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重陰固閉之時不可以有為者也故象括囊括在陰閉上取囊在陰虛上取二字大意總在重陰收斂上取蓋或事

當謹密或時當隱避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其咎之耶必其動之不審其譽之耶必其動之善今惟晦處靜俟如此將欲咎之果何從而指之時欲譽之亦何從而指之故曰无咎又曰无譽

程傳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

宋啟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容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劉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翼曉其意至夜間召猶稱脚疾以小牀輿枕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此亦括囊之一事故錄之以例

事與中節一卷之

子

老子曰善閉無闕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韓非子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慎字貼括囊來不害貼无咎蓋言括囊之所以无咎者以其慎故不害也

林氏曰謹其身而不出則不辱其身謹其事而不為則不壞其事故曰慎不害也

韓非子曰今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群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又曰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語者可亡也

翰謂士之居家處官亦不可露其所好惡而易見使人窺其淺深則將居中而用事矣慎之

六五黃裳元吉

黃色也却是中底色裳飾也却是下之飾故曰文在中而見于外也言黃裳雖是色飾而在外却非無本而然皆是積中發外處本義中順充諸內是上面中字下字見於外是上面色字飾字皆在黃裳上見中順二字配黃裳以象五之中順也中心為忠忠即中義黃也循物無違為信信即順義裳也中順順依着那忠信義如惠伯之云者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文王之徽柔懿恭恭皆是物也黃字在中字上取裳字在順字上取總黃裳二字又在以

易經中此本義也

主

陰居尊上取以陰居尊而有中順之德故曰黃裳取象之義精也

黃裳只是中順之見於外者推本而言故曰充諸內又曰文在中以見非色莊也順字不可執作顯字看只是隨事順理之順溫柔順適無上之心不敢為天下先底意思元是盡善盡美可以建天地不悖考三王不繆也吉則得眾得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也

坤之比 一爻變

昭公十二年季平子立不禮于南蒯南蒯欲出季氏使子仲更其位不克以費叛如齊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

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

內溫和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陰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為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開也筮雖吉未也十三年費人叛南氏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裳本是文之見于外者然却原是六五有是中順之德故象傳發之以為文在中也蓋探本之論以見五之所以為黃裳者非徒有諸外而已也

易經中此本義也

主

吾之心則見之外者莫不中吾之氣順則形於身者莫不順所謂植本固而發源深也夫豈教音笑貌為哉此即其外王之善而本其內聖之德也

朱子傳詩抑折威儀維德之隅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上六陰也龍與之戰于野是陰陽交爭也陰非陽敵而與之爭者是陰極盛也陰盛亦能勝陽然亦無獨勝之理故曰兩敗俱傷而其血有玄黃之雜也小人盛而凌君子豈獨小人之福哉

此陰盛而與陽爭也陰陽爭而獨曰龍戰者尊陽之辭陽

維弱其名分固自若也此與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文法

玄天之正色陽也苦地之正色陰也其戰後之血有玄黃之雜陰陽皆傷也陰雖盛而敵陽豈得以全勝哉龍陽也血陰也戰則先陽傷不稱氣其抑揚之義可知矣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其字指陰窮極也陰盛之極極則必戰也道字與馴致其道之道字相照應

呂淫野曰道何以有窮乎曰陰道之窮也與戰乎曰不窮則不戰其能敵陽乎曰當是時也陽方微陰已極玄黃之血宜乎其然也陽何以備之曰其在履霜之前手亦已暮

易經中說不盡之四

三

矣此劉綯所謂頻復不已至於迷復春秋書鞏帥師會伐鄭慶父伐於餘丘之意也

楊誠齋曰陰盛傷陽曰盛傷君六而居上陰極而曰盛矣故陰陽爭君曰戰兩傷兩窮而後已趙高篡秦秦亡而高亦誅王莽篡漢漢微而莽亦敗為君者其勿至於此為君者其勿使其臣至於此也曰龍戰者以坤馬之備龍而戰夫乾之真龍也坤之馬至於極盛而進稱為龍其備乾也甚矣聖人別其嫌故發其有無陽之心果其有備龍之罪所以誅其意也然不曰馬與龍戰而曰龍戰也者不沒其備也不沒其借所以誅其借也

成公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胡傳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

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

上 五 四 三 二 初

坤之乾
X X X X X X
利永貞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用六利永貞

林性之曰陰數六老而八少老變而少不變易道占其變也故用六坤六爻皆六則是陰變而陽矣陰柔不能固守

言

變而為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必守兩正理見義必為而為之必要其成聞道必行而行之必有所終勿為外誘所遷事變所移可也

胡五峰曰坤安貞變而為乾則為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乾雖柔必強善變化氣質者當如之陽先於陰而陽之極不為首陰小於陽而陰之極以大終善撫馭世變者當如之

胡致堂曰君道則天而不可過於剛故不耀威武不峻刑誅降心以受言溫恭而接下凡此所以濟其剛也臣道則地而不可過於柔故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君不義則必爭

道不合則必去凡此所以濟其柔也此所謂天道下濟地道上行上下交而其志同若君之正理也若君一於剛臣一於柔則驕亢暴戾之勢行乎險阿曲之態生而君臣之理亂矣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易之大分陽為大陰為小坤本陰也用六而變之為陽則是始之以陰而終之以陽始之以小而終之以大也陰柔不能固守於初變而為陽則能永貞於後其以大終也何如

林氏曰易之大分陽大陰小用六則陰變為陽而終于大矣陽則剛剛則不屈于物陽則健健則不輟于常故能永貞也

象中說卷之四

五

不

鄭氏曰二物之易置初以其陰後以其陽上下皆偶之文易而為內外皆奇之質其體一而實其性動而健而發強剛毅之規模已可見以此而終豈復初之陰柔不振者耶

易經中說卷之四終

易經中說卷之五

穎川廬 翰子羽著

元嗣廬晉伯進訂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上經五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此以地道釋牝馬之貞夫坤體然示人以易無飛揚蹈厲之意無施為振作之氣柔不徒柔而柔之至靜不徒靜而靜之至何如其順也然而承乾之施而動也天以是始戒則以是成天以是施戒則以是受難不先天以有為亦未嘗後天而不為其所以代天而終其事者蓋有浩乎不可遏者矣且于其所生之物形者形色若色微始終而常然

易經中說卷之五

乙

蕭

天者天者喬豆萬古而一定雖不能物與无妄于其始而實能回物賦形于其後其所以承天而終其物者蓋有確乎不可易者矣夫人見其坤之柔也而不知其動之剛人見其坤之靜也而不知其德之方柔而能剛靜而能方此其所以謂之牝馬之貞也歟

上句見無為而能有為意下句見無形而能賦形意以柔靜邊為主是坤之所以為坤處

至柔至靜坤之本性也其剛其方又自傍人看出是蓋有得于坤之趣者而為牝馬之貞也德方又是動剛後事

程傳曰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

朱子曰靜無形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
確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言其
德則是其著也

丘建安曰坤體本至柔及其生物發動處則盡能發生承
載柔中未嘗無剛也本至靜而大德曰生賦形一定不易
可見德之方

于氏曰坤之所以生物者了天而口自家無所為也自其
不能有所為見其柔自其未嘗有心為見其靜然當行則
行而又有其常是剛且方也不可分體用

林氏曰坤之為坤凡事一順乎乾而退然不敢自尊至柔
似嫌于不剛也然乾唱即和機莫禦而事有終動則剛焉

凡事一統于乾而寂然若無所事至靜似嫌二不方也然
生物有常賦形有定而飛潛動植之各正德則方焉柔而
靜者順之為也剛而方者健之為也順而且健牝馬之貞
在是矣

後得主而有常

此以有常二字發明象中後得主利四字之義根上文
就地道生物上言之後得即至柔動剛意主利即靜方意
總是順天而行因物賦形也此四字據象上成語惟有常
是添出重此二字蓋是贊詞是又發出健字意來也須看
有字是於曰後得曰主利貫古今而常然其有常何如
四明陳氏曰夫坤之為道不先天以自成必後天以有為

利天下物以成收斂之功然其所以順承天施主利萬物
又萬古不易而自有常也
程傳曰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而得而主利成萬物坤
之常也

含萬物而化光

此復明亨義主坤亨時化機說即所謂含弘光大品物咸
亨也坤到亨時化機布濩流行廣傳深遠萬物皆在其化
育爐錘之中而賴其生生化化不能外也是其含萬物處
萬物之生者生化者化各呈象效法煥然燦然而莫能掩
則其化工可謂光顯矣亦齊乎巽而相見乎離之景象也
此與品物流形相當化生正在萬物上見此句須知是亨
易經中詳入卷五

却無靜翕意思了

程傳曰含容萬類其功化光大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復明象傳順承天之義順即至柔底意承天正是他動處
時行即時便行也見得他剛處但此處在承天時行上重
首節却剛方上重也

程傳曰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贊坤道之順也

倪氏曰積陰之純而得靜之常者坤也坤之為道至簡以
為能居後以為得順然其順而無違作之勞乾一以施生
意不可過矣坤則以兩承之乾實以施化機不容息矣坤

則以虛受之陽之變陰之和若散動而響隨也然生意所至承之必歟隨時而有流行之妙動關於動直之餘實生於實始之後蓋頃刻之不留矣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積善以一身言餘慶則非止吾一身有其慶而已慶且及其子孫故之見于家者也家必有余慶一氣

積善是由一念之善積而至于念念之善由一事之善積而至于事事之善也譬之忠孝人家自生孝子忠臣而無弑君弑父之事不待言矣

易經中說

臣弑君子弑父正是上文餘殃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正是上文積不善積字今日積之明日積之積累多後方致餘殃故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言弑逆之禍其來有漸本于一念之不善而積之不能早辨也若能于一念發動處而早辨之果善耶則克之積之惟恐不長果不善耶則屏之絕之惟恐不盡何至有今日之禍故術不可不慎也

慎辨在君父上說只是要他積善耳順字必作慎字方與上文辨字有情而語意斯相應不然便開去了無骨脉矣程傳作事勢之順長

楊誠齋曰福生于一小善禍起于一小不善萬者一之積

大者小之積善可積也不善不可積也積斯漸漸斯極極斯作及其作而始圖之其有及乎弑逆國家之大禍聖人不忍言臣子不忍聞也探其初亦止于萌一小不善之心而積之也故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

詩周頌雖篇曰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翰拱此美文王之德盡人之道備君之德故能安人及天而克昌後嗣安助之以福壽使得以右手烈考文母也可謂積善之慶矣趙子曰符祥者天地所以答人

文公元年冬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顯胡傳曰嫡妻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

易經中說

五一

不慎也而以藩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官甲降而不憾憾而能賤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顯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于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知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掄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

胡傳曰夫弑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瑒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

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處
則以多行無禮義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
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
韓非子曰子夏云春秋之記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
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
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弑乳有漸
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凌之臣而使其主行
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
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此以君子之學而言六二之義也言六二所謂直者即人
心本體之正六二所謂方者即人心裁制之義也君子者

主敬而已而內直焉是敬以直內也由義而已而外方焉
是義以方外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其德盛矣故取之
左右逢其原坦然由之而無疑也此孟子之學已到至處
而千門萬戶自在也

直方字又釋下本義自明不必別生議論他文皆在事理
上說此又却以學而言之蓋所謂學者是據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言之也所謂不習者是在行上言也蓋君子之學
敬義夾持其所以端本者至矣故其見之行皆自此中
流出而坦然無違夫豈待於勉而後能習而後利哉不習
无不利即取之左右逢其原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雖是說

行無不得與別處利字不同此是效之見於已者非效之
得於人者須仔細看

敬以直內不是把敬去直內君子只是箇主敬敬立而內
自直則內之直以敬也內不自直以敬而直却是敬以直
內也義以方外不是把義去方外君子只是箇守義義形
而外自方則外之方以義也外不自方以義而方却是義
以方外也敬義既立則敬主手中其所以夾持乎義者為
益嚴義防乎外其所以夾持乎敬者為益密中間無停住
處亦無牽掣處故直上而達乎天德德而達乎天大矣何
殊之云

凡有疑於行者心與理未相涵身與事未相安故必待學
而習矣而後利于行也今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德
不孤則內直外方而又盛大是內無疑于心心與理而相
涵也外無疑于事身與事而相安也又何假于習而後利
哉

裁判本之于心而能使事為之得宜故程傳曰義形於外
非在外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
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於此即蓋有相當者矣
不孤以上是指象之直方大以下則申其不習无不利也
不可以敬義為德敬義乃作德工夫所謂學也

楊誠齋曰敬以直其內則養心主一而不分義以方其外
則處物適宜而不吝敬體也義用也體用合而德不偏故

敬義立而德不孤也立謂並立不孤謂不偏偏于內則執體而廢用偏于外則拘用而忘體

薛文清曰敬以直內戒慎恐懼之事涵養未發之中也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省察中節之和也內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

呂涇野曰君子敬以直心則暴慢遠而內無滯思君子義以方事則權衡定而外無妄舉何孤之有有不為為斯順有不動動斯化矣

倪氏曰敬立而內無不直德之體也義形而外無不方德之用也體無定用唯方是用用无定體惟直是體體用兼備內外夾持德不期于盛大而自盛大何孤之有直方大

如此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蓋敬義之學而成直方大之德則凡其所行坦然由之而無疑矣夫疑故習而後利今不疑矣豈待習之而後利哉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此發明六三无成有終之義弗敢成也下皆推言所以弗敢成也

陽明之美有為之才也六三以陰居陽雖有陽明之美舍之於中或以之而從王事則不敢挾之以專其成焉夫三之弗敢成者非其才智之不足乃其分有所不敢也以天地言之三乃得乎地之道以夫妻言之三乃得乎妻之道

以君臣言之三正得乎臣之道焉地之為道廣然至柔而大造之權一聽于天不過受天氣于既施之餘而助之以成其功耳則妻道臣道從可知矣此六三之陰亦代終而已雖有章美之才豈敢成也

近見弗敢成三字為從王事三字發從王事之從不可輕過從王事者王有命事而我從而為之不先事而有為謂從事獨賢臣之分也此言六三之陰雖有陽明之美舍於中不以之成王事而以之從王事何也蓋以從則可以成則弗敢也其弗敢云何以其分則地也妻也臣也道尚且無敢專成於始而但代終於後則六三之為臣道者敢專成哉况妻道乎此於文義事理俱有下落聖人復起

不能易矣

子路為蒲宰為水備以民之勞人與之簞食壺漿一孔子使子貢止之子路不說子曰汝以民為賊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食饋之是明君之無患而見己之德矣不敢專成須會程傳意而一之非有二也觀夫子之言可見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天地交而為泰也萬物乘之而化醇草木因之而蕃茂况君子乎天氣閉而不交於地地氣閉而不交於天天地隔絕而為否也君子之道消賢哲之遠

微易曰括囊无咎无譽三以當此之時謹身自守括囊不出而置得失於度外也

程傳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絕賢者隱遯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

金人之銘曰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惡

吳臨川曰草木蕃者召南所謂朝廷既治庶類蕃殖是也賢人隱者洪範所謂百穀用不成後民用微者也

呂東萊曰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見否則隱猶春生秋落氣至即應間不容髮初不待思慮計較也若謂相時而動則已作兩事看所以獨稱賢人隱者蓋衆人強自

易經中節人學章

隔絕故與天地之氣不相通氣至而覺者獨賢人而已

朱子曰君子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通是渾然底有箇周流無滯洞達通之意夫惟如此故能觸之即覺感之即應也理是燦然底有箇脉絡分明條理不紊之意夫惟如此故能發各中節處無不當也最蓋大德敦化之中而有小德之川流雖統體一太極而一物亦各具一太極也中德在內其妙如此所以釋黃字之義也

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輪謂通字只是一理周流渾融無間大德之敦化也觀中庸此章則中德之為通者可識矣

又曰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博學淵泉而時出之輪謂理字只是脉絡分明條理不亂小德之川流也觀中庸此章則中德之為理者可識矣

易經中節人學章

十一

朱子曰道體之大無窮無不通貫而為一也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峻極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威儀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修德幾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此於通理有意會處故錄之

正位居體以裳字言也上衣下裳貴者之盛服也故裳有正位居體二意取象於裳是雖在尊位而却居下體則所謂位高天下而守之以謙尊臨四海而行之以順有衷多益寡體信達順之意此處分明以黃字為在內裳字為在外與爻辭黃裳俱在外面說者不同矣

正位猶端居九重也一身以體為下居體則是自卑處下不亢以自高也有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貴而不驕底意思此之謂順

此分明是君道體三而居下體則只一也亦終恭溫良
易簡庭一箇氣象其終于其政見于其事必以依乎人情
循乎物理通乎天下之志必不作聰明務實而生事以
擾民矣

正位居體有箇身居九重之上心運閭闔之下存心天下
加志窮民庶意思故曰為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
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

帝嚳之子摯立封弟堯為唐侯摯以荒淫廢諸侯尊堯為
天子年十六而立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存心于天下加志
于窮民一民饒曰我饒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
罪曰我陷之也大禹謨堯命禹之辭無逸昔在殷王至文

王事皆可參會

美在其中而暢四支蓋盛德之光輝接于人也美在其中
而發事業蓋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以純王之
心行純王之政之意也其美可知

暢字發字皆宗美字來美不徒在中而又為四支之暢以
及于事業之發則美可謂極矣

此節只主美字發意蓋以黃中居體皆慈美也暢于四支
美之暢也所謂仁義禮知根于心其生色也晬然見于面
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者矣終于事業美之發
也所謂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
而可與天地參者矣

暢四支發事業皆有美意非效也夫美在其中充實之謂
美而已未足以言至也又暢四支而發事業則所謂充實
而有光輝之謂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美至于此則美
之極而不可以復加矣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馬猶未離其類也
故稱血馬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疑於陽必戰一句為爻辭戰字說為其嫌于无陽也故
稱龍馬二句為龍字說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馬二句為
血字說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三句為玄黃

字說也
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馬一段與猶未離其類也故稱
血馬一段俱宗陰疑于陽必戰一句一是發龍字一是發

血字下文却發玄黃字義也
陰不可以敵陽猶且之不可敵君也今書之以戰者何蓋

陰既盛極與陽均敵其勢相軋不復下矣此所以必戰也
疑者陰敵于陽人疑其為陽不復辨其為陰耳陰戰陽也

何以龍稱為其陰盛陽衰以无陽為嫌故稱龍以存陽也
陰變陽也何以血稱蓋其勢雖將趨於新而體則尚存乎

故猶未離其類故稱血以別陰也以至色有玄有黃而必
並舉者何正以天為陽地為陰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勢則

兩敗不徒陽見傷而陰亦見傷以致色有玄黃之雜也蓋
玄者天之正色地固不得而與黃者地之正色天固不得

而與黃者地之正色天固不得而與黃者地之正色天固不得

而有今玄黃相雜則陰陽之皆傷也可見矣
 上六爻位皆陰而辨曰龍者天道不可一日無陽也既以
 龍稱而其辭曰血者蓋上六猶處于坤之體也陰雖盛極
 實與初二三四五同一派也
 翰按文言傳不特乾坤二卦有也其見于上繫如鳴鶴在
 陰云云八爻見于下繫如憧憧往來云云十爻皆文言也
 敬陳之以俟攷古者詳焉

易經中說卷之五

易經中說卷之五終

易經中說卷之六

顏川盧 翰子羽著

元嗣盧晉伯進訂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上經六

坎為水 陰

震為雷 動 乾坤始交

屯

八 七 八 八 八 七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於卦何所取耶乾坤始交而
 為震陽陷陰中而為坎以震遇坎則乾坤始交而即遇陰

易經中說卷之六

陷亦始生未通之意故為屯坎陰震動動乎險中也能動
 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其占以有為
 之才乘險難之時終成濟險之功而亨可太也又當知陰
 難之時不可以易易處之殆必必敬必戒而動靜一由於
 理行險微幸者無有也其難其慎而從容以觀其變妄行
 取困者不為也如此濟險之功可成而大亨可冀矣然大
 難方殷無主乃亂其理固當立君又初九有可君之象故
 筮立君以濟屯者而得以賢下人之人建之為侯焉於以
 經給乎大難焉有不利者哉能動故元亨則元亨者以其
 能動也若無為者坐視其屯豈能亨也在險故不可不正
 又不可以遽往則利貞勿往者以其在險也若躁率者妄

行於屯豈能利也然必有統屬必相聽順乃為有主不亂
事功可立如劉項之尊楚懷王孫心為義帝者是也亦是
能動手險中矣此是筮立侯者遇之則吉非如爻之利立
筮者為侯也

元亨利貞勿往作三段看元亨是因他能動說利貞要不
苟于動勿用有攸往又要不急于動下二段皆宗元亨一
段為動字來固不可以元亨利貞作一段亦不可以勿往
與利貞作一段而無分別觀本義但字可見

于氏謂元亨至攸往是處屯之道建侯是濟屯之道非也
蓋利貞以下總是處屯之道豈可如彼分也只是本動手
險中之意許其通而示之道也

易經中說本義之六

利貞

蓋能動手險中故得元亨

屯動元亨 勿用有攸往

利建侯

而在險中動須着利貞勿
遽進而建侯可也

項羽分天下王諸將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漢王怒
欲攻項羽蕭何諫曰能誅于一人之下而信于萬眾之上
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
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翰謂此亦利貞而不
遽進之意元亨在其中矣

鄧禹進說光武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
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
之命以公而處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

鄭生說沛公曰是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
欲以徑入疆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
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
翰按此亦所謂不可遽進之意

范增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
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能復
立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立以為楚懷
王從民望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此以內外二體釋屯之名義內卦為震坤與乾交一索而
得之者也故曰剛柔始交外卦為坎陽陷陰中為險難此

易經中說本義之六

卦以震遇坎則是剛柔始交之初即難險阻有箇物始生

而未通之意故名之曰屯

以造化言之則是天地閉塞之後秋冬收斂之餘天以一
氣施之而下接于地地以一氣承之而上應于天是一陽
雖初動而純陰猶固結抑之而未必揚也鬱之而未必達
也其欲通而未通者乎

以人事言之光武新遇鄧禹而值王郎正擾攘之際先主
初得孔明而走江陵適事急之秋肅宗始見李泌而走靈
武恰艱難之時皆君臣始交而難生亦屯之義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

此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元亨利貞之意震之德為動坎之

德為險今處險之地而有震之為則是天步多艱之日而有幹旋經理之才以是濟險則險可濟固無不亨者矣然功固可以有為而成事不可以無義而動況在險中而正猶不可不守也故曰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唐之五王斬易之昌宗奉中宗即位所謂動乎險中者非不亨也然於貞之義猶有所未盡焉故胡致堂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東之諸王但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者不為唐室討罪人是也然則濟險者豈可徒恃其亨屯之才而忽其處屯之道哉

動字應亨字險字應利貞觀本義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意自明白蓋在險而動四字雖不可分折意自易經中說本卷之六

各有兩重動乎險中則可以易險為安故曰大亨然在險中動則宜以正道自持故曰利貞不必插入勿攸往意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此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利建侯之義內體震也其象為雷外體坎也其象為雨雷雨交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猶之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天運草昧之時宜設君以統治不可自寧處也

雷雨滿盈便是天造草昧也建侯不寧只據草昧之時而言與象又取初九之義不同不寧不遑寧處也

程傳天造謂時運也草雜亂無序昧冥昧不明當時時運所宜建侯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

林氏曰天造草昧紀綱亂而無統名分晦而不明斯時不容以無君也故宜擇其才德出眾者立以為君又當內切慮患之心外周彌亂之計不可遽以為安寧肆若志而怠若事也

介夫曰一立箇君便以為安寧了則終無以撥亂而反之正所謂電起漚滅乍聚乍散者耳如漢末一立了更始便只日夜縱情于聲色識者知其不終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以震而居坎之下以坎而居震之上雷雖震雲雖布而霖雨未之施欲和未和欲通未通屯之象也

楊誠齋曰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雨作

解雲而未雨所以為屯

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則此雜亂晦冥之時正君子理亂解紛之時也蓋平日抱負正看此時設施故君子於此而經綸也所經者大綱所綸者萬目此是君子亨屯處非體象也

介夫曰屯難之世天下之事未得其理天下之民未得其所正君子有為之時故君子出而經綸之亦不過區區天下之事使各得其理區區天下之民使各得其所也

伊川春秋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一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

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

楊誠齋曰天下無事庸人不庸人天下多難豪傑不豪傑當屯難之時非有經綸天下之大才則屯未易亨矣又曰能醫不危之病庸醫亦能之何取乎良醫哉能存不危之國庸人亦能之何取乎君子哉惟天下必死之人足以試良醫之技惟天下至危之國足以試君子之能

襄公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春拘具綬金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濬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成討左亦如之使樂造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

易經中說

本

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官巷伯儆官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于此見樂喜經綸屯難之才

呂涇野曰屯何以君子經綸時難而民志未定故可創度以一之也苟且而取具焉後世則難改矣是故井田不立兼井之難制也肉刑不立獄訟之滋煩也鄉舉里選不立賢才之穢冒也中世之主更之則眾缺襲之則民困自漢至元未之能行也故屯曰經綸經綸曰君子夫經綸者治線之事縱橫有法君子者成德之人體用咸備翰謂本文是經綸屯難呂說似難之既解之初事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磐桓是象利居貞利建侯是占磐桓是進之難意惟以陽在下又居動體故有進意惟屯難之初而上應陰柔陰陷之爻故進之難也

屯難之初以陽在下是當屯時懷才抱德而屈于下位也如劉秀反為更始偏將軍是矣居動體而應陰險之爻是欲進而不得遂其進有大志而未遽伸如劉秀兄弟本起圖大事而屈屬於更始新市平林之下是也以九居初有得正之意如劉秀處之有道不以小不忍則亂大謀是也以陽下陰有可侯之象如劉秀推心置人腹中延攬英雄務悅民心諸將莫不請進尊號者是也况當屯初難進之時自當守正而充宜建侯也哉故其占如此

易經中說

本

胡雲峰以磐桓即勿用有攸往非也蓋磐桓據初九分上自是時勢如此由不得人與勿用有攸往不同此爻與五俱陽而此爻獨好以其屯而能動五不好者以當屯而陷也

林氏曰處屯之初世難方殷之日也以陽在下有濟世之才而無可進之機又居動體而應陰險有濟世之志而無薦拔之人故欲進不果而遲回却顧於上往之途也此乃所謂磐桓之象故占者值此必以道自守乃為利焉初有侯象故占者如是必宜從民望而立為君則有以撥亂反正而安天下之民有不利哉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更

始不敢發部將劉稷聞更始主怒曰本起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并執續歿之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將狗彘趙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王不聽行至南平棘又固請之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位號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鄴會儒生彊華奉赤伏符來詣羣目因復奏請乃即位

易經中節本卷之末

胡致堂曰光武舉兵何為也哉始則為宗社復讐除去王莽既而兄續遇害更始稱尊人心不歸天下失望英雄才智雲合景從河止既平洛陽將下諸將奉上尊號光武難避亦已再三辭微赤伏符執以為不可執

尹起莘曰漢王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光武未能削平海內遽正尊位何哉創業之興中興固自不同當是時更始既已敗亡四方私竊名位者非一中外皇皇莫如所嚮世祖更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故書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者深幸之也

觀光武事論則當屯難磐桓之時而居貞利建侯之義可識矣

䷗ 屯 ䷂ 比 上二爻變

昭公七年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嬀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姻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是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主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縶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是者居侯主社稷

易經中節本卷之末

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

䷗ 屯 ䷂ 比 上二爻變

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盾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噲滅魏還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實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報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是居之兄長之母覆之報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敎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志行正依程傳作志在行正者是本居得其正上來謂初九之志如此也占利居貞在其中矣

天子下一錐字以起下文不可輕看蓋言初九所際之時雖磐桓而所存之志則高邁故其志趣之所及者以理道自持以義命自安初不以困窮而改節以貧賤而喪守也豈肯以磐桓之故而遂枉道以徇人行險以徼幸哉占而值此可不利居貞乎

揚誠齋曰因其見聖人之心乎聖心焉在曰在天下而不在一身孔子去魯而行之遲孟子三宿出晝而猶曰速聖賢之心在天下如此志在我時在天君子不以我遠天亦不以天喪我此其事雖可為天下之所困而其志實可為天下之所高

易之大分陽貴陰賤初九以陽下陰則是以貴下賤也貴字就才德上說不就位說有才德而能下人有以得萬國之懽心故利建以為侯也此八字一氣讀所以釋利建侯也

初九一陽有濟也之才德而可貴者也在下則不以道自高而以救民為念利必為之興害必為之除而有以大得乎斯民之心者也故利建為侯

賁下賤賢下人有箇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存心天下加志窮民底意思伊尹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

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這便是以賢下人也大得民繫天下之望也如代王蕭王一般若齊王劉綰未到得民處立之為君不可也

利建侯在大得民體出大得民在以貴下賤上體出以貴下賤自是大得民大得民自宜建之為侯也

程傳九以陽而來居陰下為以貴下賤之象夫以剛明之才而下于陰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于不能乃以貴下賤也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剛陽之才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

王輔嗣曰屯難之世陰求于陽民思其主之時初處其首而又下焉宜其得民也

易中本義

士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此只一氣說下通是象屯非屯屯難也為初所難耳乘馬乘初剛也班分布不進也雖乘馬而班然不進欲進而不得進以象六二乘初九之剛而遭回不進也然二乘初剛而為所難不得遂其進豈初欲有惡于二哉乃求與之為婚媾耳但二有應于上又能守正故不之許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意倦而去正應者事遂而合而嫁阿許矣烈女不更二夫與忠臣不事二君者同一義也

六二陰柔中正女子之貞者也欲進者何有正應在上而欲往從之也其不得遂其進者何初剛妄求者也而我乘之故為所難而不進猶之乘馬而屯如故遭回而班如也

寇害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此但借字意耳言非有
于我但求與之親也女子中正知從一而終之道而守之
固故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亦不屑就已豈肯以妄求者
之動且切而遂變其操哉至于十年則在我之守既堅而
在彼之求自怠妄求者無衆壙之梗正應者有噬嗑之亨
然後約婚而終以遂于歸之願矣其象如此事君君子可
不擬諸其形容哉關雎亭之困於曹孟德類此

程傳二當屯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
者也然逼近于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則兩陵柔當屯時固
難自濟又為剝陽所逼故為難也冠非理而至者二守中
正不為合於初所以不字至于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
而字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况君子守
道不回乎

揚誠齋曰謝安之于桓溫初則依其辟人之謀徐而寢其
九錫之命強目日斃而王室以寧亦屯之六二也雖然六
二之遭如班如者其病于陰柔而無剛明之才耳舜之于
四凶周公之于管蔡孔子之于少正卯何遭班之有哉
又曰桓溫作難于晉晚而疾亟猶幸不殺王謝晉室安而
桓氏亦安此其效也嗟夫借而未大失者知敏于君子以
為借之救也

翰按謝安之雅重陰柔中正也身為晉臣簡文孝武之為
君有應于上也值桓溫之跋扈秉初剛也而不得直遂有

為遭如班如也桓溫請謝安為司馬求為婚媾也伐驛人
之謀寢九錫之命守正不之許也安石視溫如敵已然意
氣安閑不為少懾從容談笑而溫氣自沮如擾龍馴虎者
卒之晉室賴之以安非十年乃字乎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此言六二之所以屯如遭如而不進者何也以其所乘者
初九之剛也陽見陰必求故為所難而遭回然不得直遂
其進也男女天地之大義夫婦古今之常經二五正應乃
其常也初之與二邂逅相遇非其常也至于十年乃字非
字之于初也歸之于正應之常也蓋至此數窮理極妄求
者去而後二之與五得以相合而後其常矣強梁者寧有

易經中說本義

主

恒卦

呂涇野曰六二之難何以反常也言二之應五婚媾之常
也乘初之剛則遭回不進而貞女愆期至十年始字是反
常也故君子尚義而俟命相時而後動詩云招招自子人
涉叩吾叩須我友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以陰柔而居下位是其分也若以中正者處之必能安其
分矣加之以不中不正必妄動貪求有即鹿之象且又無
應援是无虞也貪進而無引援不過自取困窮而已故曰
惟入于林中此爻到入于林中方見屯字意蓋此爻本無
屯意其所以屯者自致之也其所取困而致屯者貪故耳

六三大段陰柔不見幾如此若占者君子見幾知富與貴雖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却是何等高致若惟知家室之可慕而不知媒妁之不可無或鑽穴隙相窺或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矣其可羞孰甚焉

後世以鹿為富貴如所謂秦失其鹿天下逐之又曰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皆謂富貴也獵之用虞以其知鄉導也取天下而不得其人則從入之途無所指示徒以取困而已故漢屈群策知是道也楚謝羣策以逐秦鹿高材疾足者先竭之祇以自取快下之困豈非六三之陰柔不中正者哉孫武子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韓文曰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

易經中說本卷之六

占

任

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于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翰按此則為士君子者虎固不必即而虞信不可無也不特此也學者而欲讀書窮理無賢師友以指導吾見日茅塞子之心矣豈直陷入林莽之中而已哉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即鹿以有虞而知往以無虞而取困此事幾之不可掩者君子有見于此明炳幾先不如舍之而無為從獸之荒則雖不得鹿而林中之陷可免此其為最高者若或惟知有鹿之即而忘其无虞之導往逐而不舍則林中之入祇以致困窮之吝而已何益

占

君子是劉明中正庶人自不為无虞即鹿以取妄行之困者以其見幾也見幾則知進退矣以君子勉之者冀其止也以往吝懼之者戒其進也

程傳六三陰柔不中正妄動貪求又無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無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無導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

衛出公自城鉅使以子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私于使者曰昔陳公孫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

易經中說本卷之六

主

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知所由入也翰按子貢之言皆即鹿无虞不如舍之之意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以從禽也以其有禽之貪也謂有所貪求也心有兩溺故其幾有所昏也使非有所貪求而從之何至為无虞之即乎何至昧事理之幾乎君子則當舍之不然則不惟不得鹿而且取吝窮矣所謂緣木求魚者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蔡虛齋曰以從禽從字重是心貪乎禽也故着以字所謂禽荒者也是以身狗物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以陰柔之才當屯之時不能濟屯者也以近君之臣欲進而不能進有如乘馬而班如也若此者可坐視國家之難而但已乎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于已賢人在側陋與我親昵者也故下求此人往以濟屯吾知守正之德動周不吉陽剛之才行無不利尚何屯之足憂也哉

乘人之車當載人之事六四居高位而才弱不足以濟屯其象則既乘馬而班如不進也婚媾則據陰陽配應上取名借說親昵交合底意思而已說者必欲以初陽為男四陰為女且初來求四為下求蓋宗語錄之誤說而忽程傳本義之大旨泥婚姻之小禮而忘求賢為國之正義具服者當識其謬也程傳最可觀意與本義同

易經中記不卷六

左

楊誠齋曰師德薦仁傑蕭蕭蕭蕭休戚乎屯之六四矣師

德容仁傑者也蕭非容休者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自知者明知人者知幾者神識時務者在俊傑今六四知時之屯也又知屯之不可不濟也又知己之才不足以濟也又知初之才能濟也于是下求此陽剛之婚媾往與共輔九五之君以濟時之屯非明而能之乎

史記鮑叔進管仲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胡致堂曰人主不自用而任宰相相不自用而任卿大夫任各得其人雖唐虞不越矣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

然于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于裴坦少輪訪問之惻此固君子之高致也夫聽言莫難于裴吉甫一旦用坦而頭三十餘人曾不猜斬知人之明雖在裴坦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相業可少警耶

林氏曰四求初之賢往以濟屯是真知大難之衝非在戒所能辦而濟難之功必得賢而後克視彼愚而好自用者不佞可謂明也已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非才德之末瑩然當屯之時陷于陰中乃時勢之不偶耳二正應而才弱不足以濟初在下而反得民故九五雖有膏潤推之而不得連施之而不

易經中記不卷六

左

得行為屯其膏之象焉占者值此便當審時量力於脩身行己之小事而以正守之以俟天命猶可獲吉若欲撥亂世而反之正回狂瀾於既倒則雖正而亦凶矣君子其亦識時達變也哉

有膏潤本坎之水不得施本坎之陷皆宗坎體字生當屯之時蓋亦世道之否陷于險中則為奸雄所制也政在大夫而我之膏澤豈得以下之于民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如漢獻為董曹所制而玄德之力微不足以為之輔也初九得民于下眾皆歸之齊之陳恒更始之劉秀是也小小事如政事之小者大大事如振綱常正名分肅清君臣之等以平天下則便自取禍非不欲其大

事之貞也蓋亦天運之就荒時勢之未可耳人力為得挽之哉如周赧王約諸侯伐秦而秦反攻之赧王入秦謝罪盡獻其邑是也劉玄德事亦近是蓋當時只好於本國中底小事守正行了去猶可獲吉亦可保得一國停當而一偶偏安矣若欲撥亂世而反之正混一天下而使王業之不偏安雖為得正亦難濟事直至將星墜而鄧艾入然後休矣其如天不祚漢何哉

韓非子曰晏子謂齊景公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君重歛而田氏厚施民德歸之矣公法然出涕曰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曰君何患焉君若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賑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

易經中說

卷之六

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其如君何楚子重稱莊王之言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速歸救乏赦罪悉師輸按晏子之論莊王之言皆所謂小事而貞之義

唐文宗恥為凡主而受制家奴服三潯之衣雖有儉德而欲除官官至有甘露之變徒以自泣輸按魯之昭公唐之文宗皆所謂大貞之凶也

呂涇野曰程子曰人君之尊維屯難之世於名位無損唯其德澤有所不下故威權不在已欲驟正之凶之道也故

小貞則吉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有膏潤而不得施則其施未能光大也若膏澤得下於民則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而四方九州顯被九重之惠矣何光如之施字貼膏字未光貼屯字蓋時勢難為而才德莫展也

程傳膏澤不下及是以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楊誠齋曰歷觀自古人君非不下卹民之詔也而守令則暴如屠伯驚如蒼鷹而刑愈峻焉非不下寬賦之詔也而守令則禁民脂膏啄民骨髓而賦愈重焉非不下勸農之詔也而守令則兀坐危堂咄鄙穡事而農愈廢焉非不下養老之詔也而守令則殘雪飢獨暴珍鯨寡而槁頂費截者愈不得其所焉

易經中說

卷之六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上六處屯之終時勢已到極處若以陽剛而有助者當之猶可乘否極之勢而轉泰來之機上六陰柔則才力俱欠無應則輔相又不得其人以之而乘此時勢難為之極欲進而無所於進只有一味憂泣而已蓋付時勢於無可奈何而束手無策者也

程傳六以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無應援居則不安動無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于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

呂涇野曰上六何以不戒欲人之謹其始也始而不謹泣血漣如又何及哉

蒙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以此才力處此時勢蓋無所於為將不旋踵入于亂而死期至矣豈能久居此乎

楊誠齋曰窮否反泰極屯反亨屯之上難之極也然非有到明之才何以堪屯難之極今乃以上六之柔當之進無必為之才退有無益之泣求夕亡朝得之求朝亡夕得之何可長也唐之僖昭是已

艮為山止

坎為水險

蒙

童蒙
虛中
下應

柔暗應二

陽明發蒙

剛中
為主

易經中說本義卷六

五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蒙音萌萌也稚也童未冠之稱筮音世決也著曰筮以辭問著而求以決之也告古毒反示也語也瀆音獨貌也蒙也

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以人言是幼稚未明之時以世道言是淳風沕穆倜儻蒙之際以植物言是萌芽方動發麥不辨之日也

此卦雖蒙却有九二能發蒙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而得亨也則蒙之所以得亨全賴九二九二之所以能發人之蒙全在剛中二字剛為明為實都是明無不昭德無不實底人中為時宜却是不憤不啟因人變化底意思則則有

發蒙之具中則得發蒙之宜大段言蒙者無終蒙底理須有箇發蒙處苟能盡降師之禮竭求教之誠則聰明由是而開發德性由是而涵養有不亨者乎匪我以下却是發蒙意此蒙之所以得亨而不終於蒙也不然得不為困蒙之吝耶

亨字屬蒙匪我以下皆明者亨蒙之事正蒙者之所以得亨處本義我二也童蒙謂五也兩平無賓主意但謂之我者據九二為卦主言也今不必拘我字只主明者蒙者看去自合本義二側矣上為發蒙利貞為養蒙本文則主教者說皆蒙之所以得亨處本義之說所以待占者不必參入

易經中說本義卷六

五

發蒙養蒙亦不是兩樣事養蒙亦只是發蒙之中而皆以正養之非于發蒙之外別養之以正也否則所謂發之者抑又何耶蓋言童蒙之求求于我我之所以告童蒙者皆當以正養之也不然則雖不求于童蒙與能告而有節亦皆誠淫邪波之術反引蒙於荆棘之途險僻之地安望其入于堯舜之道而得亨哉所謂正者皆天理所當知當行者耳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初筮告再三不告待其誠意而後告之則沛然矣蓋筮者之初精一方致而至再至三則煩瀆也明者之發蒙不猶神之應筮也哉

束修必誨師夫必竭初筮告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祭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瀆則不告也

陸象山曰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以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而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此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以卦象言山下有險崎嶇峻阻也是不明不白之地以卦德言內險危疑不安外止則次且不進也亦是不明不白之意象與德各有蒙意故名之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

以剝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此以卦體釋卦辭以亨行時中據卦體九二剛中言也匪我以下皆是以亨行時中皆本卦體來也以亨行時中是其為教也本知覺之先以為指教之地明以剖其昏強以植其柔也其施教也酌可否之宜以為指授之節憤焉而後啟排焉而後發也此蒙之所以得亨也

亨雖在蒙而可亨之道則在我可亨之道蓋可知可能者而行則發人之蒙也時中是不寬不猛不先不後而適其時之中也

蒙者之得亨固由於明者之以亨行時中而明者之以亨行時中又本諸剛中二字也

二剝中有成已成物之具五柔暗有求知求能之心故其志相應也林氏主六五應九二是仰其道德學行自傾心求學以求教亦可見其以亨行時中矣陳氏謂五之志在乎求道而應二二之志在乎傳道而應五此似太平了於本文程傳本義俱失體認耳

程傳二以剛明之賢處于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于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于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剛中皆是九二度德惟剛故能告惟中故能告而有節剛中其本也本義能告讀能字不可忽

剝據九來有實德也體也所謂可亨之道者是在中據二來無過不及也用也所謂以時行之者是在是

剛是有實學虛作止語點無非教也精粗本末無不貫也故能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夫豈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者哉

中則有箇循循善誘底意思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不憤不啟也不悱不發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不復也即學記所謂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也又所謂大學之法禁于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也

又所謂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強而弗抑開而弗達也夫豈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者之比也

倪氏曰非則則無以告乎人非中則無以中乎節

程傳初筮謂誠一而求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妄徒為煩瀆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

林氏曰初筮告固可見其以亨行時中瀆則不告亦可見其以亨行時中矣蓋九二之心以為蒙者再三固為瀆我矣我從而告之則告之無節徒有強聒之勞授之不受祇見扞格之苦我亦瀆蒙者焉

易經中說本義卷之六

五

五

翰按學記曰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詆訕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此瀆蒙之說也

此節以中正二字為主瀆蒙以上是發蒙貴中末句是養蒙貴正工夫在知行上做

蒙以養正亦自其所以良知良能者而涵育之也以此而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便是聖賢事業從此做起矣蓋蒙者純一未發聰明未鑒正所謂赤子之心者也自是時而養之

以正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所存皆正念所行皆正行始焉既以正終焉亦必以正學焉既以正成焉亦必以正蓋惟正是養之下異術不足以分其慮他岐不足以亂其趨自其所以良知而擴之于無所不知自其所以良能而充之于無所不能美大聖神之事業明通公溥之工夫皆于此而權輿矣

家語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祚周公攝政而始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

王也此亦是養蒙以正之義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觀山下出泉四字文意則非山泉平用語也不曰水而曰

易經中說本義卷之六

五

五

泉者泉水之始出猶蒙物之稊也始出之泉必行有漸亨蒙之道非果行育德不可

道體於身之謂行畏其難而弗果則行之未達將有不能亨于其身者矣君子成身以為功者也故勇以趨之而必行焉道得於心之謂德幸其有而弗育則德之未弘將有不能亨於其心者矣君子明心以為學者也故靜以養之而有漸焉果于外以養其內育于內以資其外內外交相養而體立用達則明德以明無復有私欲之累而蒙無有不解者豈不猶山下出泉必行有漸而罔有不達者乎觀山下出泉四字則此大字意亦重在出泉字故本義但釋泉字而君子體之者此也果行必行也有德有漸也豈

非山下出泉意乎育德何以屬有漸嘗觀書有曰涵育薰陶俟其自化又曰優游厭飲又曰浹洽于中又以孔子自十五至七十為進德之序又曰示學者不可躐等則育德有漸可致也

程傳亦只在泉上說當從本義必字應果字不可輕看

介夫曰山下出泉為蒙之象果行育德者養蒙之道也只承蒙字言亦不必再粘着山泉如雲雷為屯之象以此觀之則謂果行是法泉之必行育德是發泉之有漸者不然矣又謂朱子養齋銘以果行法泉之達育德法山之靜恐亦非本義考之朱子語類諸說前後不同者亦多

翰謂聖人取象之意正大廣濶固非舉一廢一亦非以某

易經中說大卷之六

卷一

法某也蓋存於心者為德體也見於事者為行用也有此體斯有此用故致用亦必立體立體亦必達用也猶之山下出泉必其有泉之本而後有是泉之出即其泉之出而可以知其先有本之立也即山下出泉四字而有本必流之義具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說土活反桎音質桎古毒反在足曰桎在手曰梏爾雅云桎謂之桎梏謂之桎

以陰居下以陰暗而在下百姓之愚者也百姓而復愚則蒙之甚矣此是初六象聖人告占者值此當發其蒙而又告之以發蒙之道也占者值此當發其蒙蓋斯民之無教

聖人之所不忍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初六蒙之甚者與尋常蒙不同發之者非刑以威之彼則不知警戒震動以變化其氣質而求趨於明也故以刑蒙為利若嚴而不濟之以寬惟以刑而往而不知置則不惟蒙有不堪且又為蒙之寇矣故又曰用說桎梏此中庸所謂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之意也

舜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則謂蒙也命契為司徒發蒙也刑人以正法者敬敷之意用說桎梏者在寬之意也既是蒙之甚者將必有語之弗喻導之弗從者矣故必痛懲之使之知所敬畏而歸吾型範之中又不可取必太過攻治太深也當暫舍之以觀其後斯得操縱闔關之法寬嚴並

易經中說大卷之六

注

行之術而發蒙之道得矣

嚴則使知所畏而不忽其易寬則使知所入而不苦其難桎梏即上刑字既刑之即說之也

禮學記曰大學始教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又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游焉息焉又曰大學之法禁于未發之謂豫云云又曰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觀此則知古人之所以發蒙者莫非一張一弛之道而以亨行時中者矣

史記律書曰教管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捐于國誅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翰按以此語施

之發蒙用說則巧以往則拙也

宋焦千之字伯強嚴毅方正呂申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詞色故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程傳初以陰暗居下下民之蒙也爰言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為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使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荀爽

用刑以為治則雖畏而終不能發荀免而無恥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極桎謂拘束也

翰謂此發蒙蓋通衆人言之所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以掌邦教也所謂民與胥漸泯泯禁罔中于信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也恐非專指學校中之發蒙也極桎亦只取象耳非真用桎梏而說之也況止惡於初又曰屢校蓋古之時未為大刑也若不依本義則以往字說不去矣且教人者必以刑為利而不有以寬之豈聖人垂教之意哉多見其與他書無微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刑是刑法是法用刑所以正法正書所謂明刑弼教之意

先王設刑所以弼教刑之所在教之所在也初非徒以威服人心而已還以教化為主後世舍教而專事于刑是豈聖人設刑之意哉

法不正則無以治蒙刑不用則無以正法

蒙之道必有條教之設所謂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于天下者也使非威之以刑則易而無備莫知循守而法壞矣此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又以鄉八刑糾萬民所以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卹之刑正以正其孝友睦婣任卹之類之法使之知肅不至蹈于匪彝耳

呂涇野曰正法者正教也

易經中說

九二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此爻是三意一以師道言一以夫道言一以子道言三平開看為是若扭定治蒙上看亦太拘且是聖人為隱語以教人矣不如是之迂也

蒙初三四五也包蒙九二剛中主卦也且與上陽包三陰也五婦也納婦五陰下應也子二也克家二受上任也其本諸象者如此然本文包蒙納婦克家三句却皆是占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觀此則枉者邪者勞來者近於禽獸者物性不齊皆在其包含之中而容保無

疆教思無窮矣

楊誠齋曰人皆有聖賢君子之質奈何絕之以苛三后之化頑民所謂無忿疾于頑有容德乃大也

宋劉廷式初議婚入太學越五年登第及歸則定婚女已雙替矣女家貧甚不復敢言廷式消日成禮女家辭曰女子已為八不能奉箕箒或勸納其幼女廷式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吾先許之矣因詰而遂棄豈人情哉竟娶之生二子皆相繼登第翰按廷式之事以德容受陰蒙正合此爻納婦之義

子克家亦有箇幹父之盡意思蓋在上庶事想是有此卑巽焉止即郎當當不振起處九二在下而到中故才德

足能任之而克其家矣亦有箇包蒙底意思在春秋傳曰克者力勝之辭

若認定教看契之事當之蓋敷教在寬包蒙也枉直皆在匡直納婦也而能振德以聞文教克家也大段不必如此果然則一卦一爻只占得一事耳豈占法又本義不消下當其事一句矣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剛柔接三字本卦體以釋爻辭所以繫子克家之意也蓋二剛居下而任上事五柔居尊而下應九二此二所以得展其志施其才行其剛中之道成治蒙之功如子之能勝其家事而恢宏前業者矣故其占曰子克家也

子克家本寬如武王周公之善繼善述制禮作樂而教化之大行亦自是子克家事亦自不失發蒙之義者但時說多以契為治蒙之臣如九二當發蒙之任擬之恐于子字小生分耳

剛无亦是志應處蓋五之所欲為即二之所優為二剛足以任五之事五柔能任二以事故二得以克上事也程傳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蔡虛齋曰爻辭云子克家以九二言也象傳云剛柔接以

九二之得伸其才言也伊尹非有太甲之任不能近商家之衡周公非有成王之任不能奠周家之鼎味夫子剛柔接之辭意其所感者深矣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此克柔寬柔接下而契得以盡敷教發蒙之任亦九二剛柔之接而子得以克家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此于蒙取義蓋心昏于欲而為蒙者也見金夫不有躬是象勿用取女无攸利是占

六三不中不正且陰柔性下見九二之陽而親比之忘其

正應之在上是女之見金而失其身者也取之何利哉故曰勿用取女蓋告上九也

六三不言蒙而言女六陰女之蒙者而又不中不正舍上九以比二陽故有女見金夫不有躬之蒙此不惟蒙而又持身不謹正所謂今之惡也詐而已矣何足取哉

程氏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群蒙之歸得時之盛故舍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

介夫曰占得此爻不可以取女蓋此女見有金之夫則舍身從之不復有其身也取之何利

易經中說下卷之六

主

胡雲峰曰女一失身且如此士而失身于所從用之何利焉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介夫曰行不順即指見金夫不有躬說

然義曰立身一敗則萬事瓦裂男取不正之女女有不正之行皆無所利矣推而言之君臣之遇合朋友之交際安往而不然

呂涇野曰見金夫而身且不顧行也又何順乎故干祿之人不可以為臣奸利之徒不可以為友德之所由敗國之所由喪也可不慎乎

觀此爻義則士君子出處之際誠不可以或苟也

六四困蒙吝

困者窮不能自振之意六四遠陽無應謂窮矣豈能自振于蒙哉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羞孰大焉

也

六四陰柔蒙者也冥然無知且無以振其愚者亦終于愚而不能以有明為昏然無得且無以振其柔者亦終于柔而不能以有強為為困于蒙之象占者如是則形雖同人之形而實無以異于禽獸性雖同人之性而實無以異于草木其視諸人道豈不有醜面者耶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易經中說下卷之六

主

實為陽剛也此卦陰柔為蒙者陽剛為明者陰柔必得陽明而親近之則蒙可發如初如三如五不比於陽則應于陽皆于剛德而親炙之未嘗遠也獨六四一爻於陽不應不比如之何不困于蒙耶不能親賢以發其蒙其困吝宜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師之于人大矣六四之困于蒙正以其無師友之功也正以其去九二上九剛德之賢遠也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矣呂涇野以為蒙不近實所謂今之愚也詐而已則迂而無據也

易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夫子之告子貢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

之仁者禮曰相觀而善之謂摩蓋皆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十今四獨遠于賢則燕朋溺其師燕辟廢其學其困于蒙也必矣豈免或承之羞哉

程傳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于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無由得明矣故困于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于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

陰柔昏暗必賴明而後蒙可發也六四不惟無正應而已下有九二之陽以六三隔之而不得近上有上九之陽以六五隔之而不能近蒙誰與發哉

韓退之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易經中說大蒙去六

主

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係于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子然獨立而無與為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縵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六五童蒙吉

蒙而曰童則是童子之蒙知識未開良心未喪一味順受于人者也况此爻柔順虛中又得九二剛中之賢而下應之是至誠任賢矣聰明有不開良心有不充堯舜禹湯之域有不優入者哉故象童蒙而占吉自是與他樣蒙者不同

居尊往位主人君者蓋幼冲之主也又柔中下應則是純一未發以聽于人有童蒙之象也童蒙之君天真未發情竇未開惟疑丞師保是程是依如太甲學於伊尹成王學於周公之事如此則今德以成君道以隆治道以通矣其吉可知

林氏曰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則是幼冲之主一真之天未喪多欲之念未生惟疑丞是聽惟師保是從童蒙之象也如此則聰明日開君德以之而大成庸智益明王猷以之而允塞何吉如之

或依程傳至誠任賢意思不必拘蒙上說若不拘蒙則諸卦皆有六五與九二應者將無同乎

易經中說大蒙去六

主

程傳童取未發而資于人也為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于己也

介夫曰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就爻言純一未發以聽于人又影此意說向童蒙去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以巽還是柔順以從于人也非如程傳兩平看只是箇柔中下應如本義所謂純一未發以聽于人也此童蒙之所以吉也

順以巽者因爻上有柔順以下巽于人底意思故象以童蒙而占曰吉也則順以巽三字正明所以象童蒙而占之吉底意蓋柔順下從惟童蒙為然故象曰童蒙能柔順下

從自是吉道故占曰吉也

順以德言在柔爻上取巽以事言在下應上取巽即與下

應字聽從等字相似

侮慢自賢者適以失其為善之資而樂取諸人以為善者
惟不自滿假者能之六五柔中下應九二道之教訓則從
之傳其德義則從之詔以儆則從之學焉而後臣之誨之
以事而明喻之以德而成與之有言而信與之有為而勉
豈敢挾貴挾賢以自用乎苟有求焉而有所挾皆在所不
答矣焉得吉

呂涇野曰順言乎其心也巽言乎其貌也言之則從行之
則讓於天下其如視諸掌乎恃長而耻聞善養驕而憚從

義雖聖人與居亦無如之何矣

翰謂順本爻也巽意在下應九二上見亦本順字中生言

柔順以下求于人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擊經歷反治也擊蒙是象下二句是戒占者之辭皆宗擊
蒙二字生以剛居上而臨蒙則是治蒙過剛者故為擊蒙
象擊只是攻治意恐不專至為籌策擊打也以此嚴為蒙
者之害則不利以此嚴開蒙者之邪則為利也太嚴而防閑其
責備于蒙則有所不堪而反為之害矣以太嚴而防閑其
害于蒙者則外誘無自入而良心無所喪矣乃為得宜焉
均是嚴也用之有善不善耳

上九陽也亦發蒙者然剛而居上則所以治乎蒙者過乎

嚴者也故其象為擊蒙占者若以此嚴致之蒙者而取必
太過攻治太深不量其昏明強弱而槩以高且遠者語之
則人將苦其難而沮焉困于蒙而吝矣若以此嚴而為蒙
者擇其外誘之害威以祛其情禮以開其邪凡所以賊乎
其良者皆無自而入則人將全其固有不以物而遷作聖
之功在是矣其為利也孰大焉夫一過剛也禦寇則利為
寇則不利當治蒙之任者可不知善用之哉

禮學記曰今之教者呻其占畢多其詛言及于教進而不
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之不盡其才其施之也悖其求
之也悖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
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此皆為寇
而不利也

北周武帝慮謀深遠以蒙養正為法嚴整臣下肅然而適
嗣子之非才昧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挫楚期於整肅義
方之計豈若是乎是以宣帝即位之初即肆凶虐季父至
親一朝殺之如斃犬豕喪僅踰年恣情殺戮樂魚龍百戲旁
午殿內此即擊蒙為寇而不利者也

呂東萊曰有形之寇其來有方其至有時猶可禦也至于
無形之寇遊宴之中有陷穽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欲之
寇人甚于兵革禮之衛人甚于城郭

呂榮公希哲父中國公居家簡重寡默母中國夫人性嚴

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規矩甫十歲祇寒暑而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縹緇衣服行步出入無得入茶酒肆市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于耳不正之言非禮之色未嘗一接于目此亦禦蒙之冠而禦之擊通所若申屠嘉之欲斬鄧通以通為漢文之冠而禦之擊通所以擊漢文善擊蒙者也如此類者當推之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以剛禦寇而不為寇斯利用之者何也誠以防限嚴密而不使外物之誘得以賊其真純以為蒙者之害此固為師者知所以教明者得其道矣上之順也曰其防範嚴密而

易經中說卷之六終

三

不為外物之誘至于賊其真純以為在己之害此又為弟子者知所以學蒙者得其道矣下之順也玩爻辭還據擊蒙一毫來雲峰說是有謂教者學者兩平非

其在上也慮善而備莫非曲成之仁其在下也得備而安已為作聖之地其施之也不悖其受之也不拂

程傳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為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

胡雲峰曰上九之剛不為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隨

其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

介夫曰順字正貼利字意上下皆順此所以為利也

易經中說卷之六終

易經中說卷之七

穎川盧輪子羽著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元嗣盧晉伯進訂

上經七

坎為水 險

乾為天 健

需

有孚 得正

互離象為光亨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須待也天下固有一等事到面前不得以直遂其願亦須耐等待者如涵泳優游以俟其自化儒有席上之珍

易經中說卷之七

乙

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伯夷太公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舍晦章美靜以待天命之隨皆所謂需也當寬看優游涵養不可躁等守之也非化之也此是進德之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是養氣之需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伯夷太公居海濱以待天下之清此是出處之需

有孚光亨在心上說貞吉利涉在事上說孚貞者處需之道光亨吉利則其效也有孚是于所待也本于志意之安非身待而心欲進者有強制之意如此則胸中如光風霽月洒洒落落矣亨如處困而亨之亨是少寬闊洞達貞者當待則待素位而行不微俸以求進也貞字本有能待

不欲速犯難意故曰涉川尤貴于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涉川且利況其他有不吉乎吉字中正是無所不利意也只是不蹈險難耳

心而孚焉則于需也安于命也事而貞焉則于需也安於義也孚則志意安閑無妄念之萌貞則安分循理無微倖之事此處需之道盡所以先亨吉利也

必有孚而後先亨者何蓋有出於勢之不得已而不得不需者則其需也非出于中心之誠外然而中不然終是心中鬱晦且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以俟天命却是無所期望之意以待之這便是中心實然而有孚者却多少光明洞達解謂開重門正如戒心矣至於曹孟

德却說若天命在吾則吾為周文王矣此是少少期望所以為奸雄而少有邪曲人皆見之也

高卧林丘而心平富貴非有孚也坐索高價而遠道干譽非貞吉也

晉江丘氏曰此需乃是君子藏器待時之需非若巢由沮溺以隱為高入山之深入林之密者也有孚是心肯意肯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伊尹之耕有莘而樂堯舜孔明之卧草廬抱膝長吟文王囚於羑里演易自如是也貞是所需之事非出于附世曲學如尹之誦詩讀書是也利涉大川專就涉水上說蓋天下非陸行則水浮陸行者安涉水者危凡欲立蓋世之事功者使一沉于水亦付之中

流故專指涉水上說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以外卦坎險在前不可遽進固有須待之義以內卦乾健臨之自不遽進以入于險亦有須待之義此需之由名也險陷在前而剛健臨之則至健足以致其決自能卓然有守而不冒進以陷于險揆之于義當不至于困窮也濡首之厲滅頂之凶吾知其免矣其義在乾分上說也自宜不至于陷而困窮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乾何以如此蓋剛健底見險自知且有斷制能掉脫得下不輕于進也若委靡不斷此必以為無害而冒以犯之矣且如女色禍人險

之至者非乾健底人至明察幾至健致決誰能識得破擺得開謂之險者就裏有個陷人底意思而人未之識也況知避乎故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避也又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險不是顯然人可見者

又以象言之剛健在此坎險在彼兩不相涉而乾未入坎也故曰剛健而不陷陷則困窮不陷則無困窮之理而乾自不至于陷則不困窮宜矣

于氏曰險在前所當需也剛健不困窮能需也翰謂險非獨謂山川深峻刀鋸在前有形可見者也此人皆知避之不待剛健者而後不陷也蓋險者陷人者也如

晉獲陷穽藏其形于不露誘人而墮于其中而莫之覺者如莊公京城之險叔段陷之孫臏馬陵之險龐涓陷之驪姬曲沃之險晉獻陷之晉人屈產之乘垂棘之壁之陰虞公陷之他如此類者甚多求其剛健而不陷幾何人哉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

此卦體指九五一陽在上體之中是居乎天位之尊正而且中者也中則存于內者純王之心所謂王者中心無為者也正則發于外者王道蕩蕩所謂守之以正是已惟中則有孚所以光亨惟正則貞所以吉也

初意只以天位帶說不重但就九五之位言耳今看來夫子特提撥出九五而以天位言之分明是說人君之能需

也故朱子亦曰陽剛中正需于尊位可見不可輕不然他

爻亦有九居五者何以但言中正而不言天位耶

正在事為上說有前貞意中在存心上說有前有孚意皆是處需之德此正須會註中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句意

象南史氏曰夫位天位而得其正則是規模宏遠不為忌遠欲速之謀舉動光明不為僥倖苟且之計何有生事擾民而行或失于不正乎位天位而得其正則是正誼明道之功多而謀利計功之心淡從容寧耐之念重而好大喜功之念忘何有偏私曲見而心或失于不中乎

郭氏維新曰德惟其中則所謂有孚者是在是有孚則光亨

矣德惟其正則所謂貞者在是貞則吉矣反是則偽妄急迫之私萌于中而僥倖計較之圖形于外吾見經營于內者無涯取必于外者太急欲速反以不達勞心適以敗事故多故之門召無妄之釁不為白登之被圍則為鳴綠之無功不為海內虛耗之弊則為征伐雲擾之禍所謂有孚而貞光亨而吉者何居耶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往有功不是易險為夷只是不陷於險須看不欲速犯難意正以坎水在前乾健臨之有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也故曰兩象釋卦辭蓋坎有大川之象乾有利涉之象也往字應涉川有功應利字于氏謂利涉須知本貞字未蓋以

乾健臨險自能貞以守之需而不進此其所以無沉溺之患而有功也

陳氏曰考之易書利涉皆是實事非假以履險之道如高祖於成臯之會幾入項氏之手而以水渡免光武於滹沱之戰幾入虎狼之口而以水合濟此亦涉川之有功也而

象正在有功上見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陰陽之氣既升于天則無所復為只是待其絪縕交感薰蒸和洽而雨澤自降矣有需之象飲食宴樂之具以飲食而宴樂也宴樂止于飲食則所養可知自信自養以俟命蓋亦此意

頃玩本義無所復為蓋言于所當為者既已為之矣則當
頃以待之不容更有所為而多事以自擾也若夫人事有
未盡者豈可無事自息而籍此以為口實尚當體乾之自
強不息可也若子貢顧息冉求自盡則便不是矣顏子之
欲從末由守之也非化之也則得需之義耳

易傳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到此
地位無所用力只待需以待其自致焉耳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
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淪于肌膚浹于骨髓而後禮樂
可興所謂仁者非積久何以能致

程傳雲氣蒸而上升于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
易經中說入卷之七

上于天未成雨也故為頃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
雨澤猶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于用也君子觀雲上于天
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宴樂以養其氣
體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或曰君子于天下困于聚會之未至阻于時運之未通有
不容以不需者則當飲食宴樂從容暇裕以需之

詩大雅卷阿曰泂泂爾遊矣優游爾休矣

王石渠意見以為德成業就之君子不奔競以求進但飲
食宴樂俟時而後動耳無德業之君子若不務進修呂管
醉飽終日時至將何為也

呂涇野曰君子處信以履順妄動者危可立而至君子居

正以俟時躁進者憂可坐而得若未有剛健中正之德而
飲食宴樂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遠險而需未涉于害非不嘉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又
未始善終焉故又利于常也居安守固不復動念于進則
為善始善終而无咎矣常謂以需郊為常也觀本義恒于
其所為可見也蓋此時有險在前自是當需自是當恒動
則犯難需之恒自無害也

需郊不惧則由沙而泥而血以入于穴則禍其及矣豈止
咎而已乎

伯夷太公居東北海濱以待天下之清則需郊而能恒者
易經中說入卷之七

秦政之凶暴曹操之奸雄天下之至險也魯仲連司馬徽
輩遠之而終其身焉近之

宋室多難危在旦夕楊龜山調官不赴安于州縣不求聞
達可謂需于郊者後因蔡京之薦尋復起用此則不能用

恒不免君子之議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郊未近于險難于此而需則為能守其常則為不犯難而
行若不能需則漸近于坎豈非犯難之行而失其常乎

于氏曰見險而待需之常也介夫謂不失其所需之常
需于郊則去坎險尚遠故曰不犯難行利用恒者以需于

郊為常而不失也王莽時龔勝則犯難行紀邨高唐失其

常者合需初九之義其梅福逢萌也乎

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

有見福于會稽者變姓為吳市門卒云

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

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侯官林氏曰王莽逆節既萌漢朝公卿為之犬馬曾不少

愧而梅福隱會稽逢萌客遼東若將况焉者夫子曰篤信

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二子為得之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言沙則去險近矣需之于此則已受其坎水之浸漬矣以

臨險陷之際雖未被其寇害之毒而已得其言語之傷也

易中書本卷七

所恃者在我剛中能需故得終吉不然則犯其難不止小

有言語之傷而已

需于沙小有言是象終吉以剛中能需故也不然則去泥

與血也幾何

蔡介夫曰沙水涯之物故為近險之象近險則小有害矣

故在人則為小有言他人言語傷于我也即需于沙之義

也需于沙以位言終吉本其德言

又曰終吉者謂終有出險之功蓋剛本能寧耐又得中則

自無過而不得冒險以倖進故終必不陷于險而能出乎

險也

曹操從容謂劉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

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曰聖人云迅雷

風烈必變良有以也輪按玄德之于操則亦漸近而受其

漬矣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剛在需際則能需者也需則以寬居中不急進矣剛中

能需故曰衍在中剛而得中自有寬意而能需非若巽柔

無斷而不果于進退者也

雖小有言接衍在中惟其以寬居中而不急進故雖小有

言語之傷而竟免險陷之禍得終吉也

陳蔡之厄絕糧七日弟子餓病孔子結歌子路入見曰夫

子之歌禮乎子曰君子好學為無驕也小人好學為無懣

也子路悅援箠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于厄難焉輪按孔

子之厄于陳蔡以在門之徒猶有愠見之言而終免于難

非夫子之以寬居中剛而能需也乎

程傳衍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寬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

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

介夫曰衍寬意只是剛字在中本是交位然今用以顯出

得中之義剛之所以為衍者就需言也

呂涇野曰雖小有言何以吉終曰其以衍在中乎當是時

九過于退者謂我不潔身也過于進者謂我不濟險也然

潔身則亂倫濟險則時未至是故小有言而不吉終者禍

人耳

栢舟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親閱既多受侮不少又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亦雖小有言以吉終者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則逼近于險而將陷矣若敬慎能需則災尚在外而不至已甚惜九三過剛不中決不能需冒險犯難妄行取困寇難之來自已致之而已耳李陵其人哉程傳泥通于水也既進逼于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

蔡介夫曰去險愈近以地言過剛不中以行言所處之地

十

已濟于險而又以過剛不中厄之其能免于害乎過剛不中便是不敬慎只貼致寇至一句于氏謂兩句皆是外象楊誠齋曰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過三需于泥進而逼于水矣泥者通于水者也雖通于水未溺于水也何也坎之災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自狎水也狎水死者勿救水致寇敗者勿咎寇是故楚非宋寇者襄公與楚爭霸而敗于溺宋致寇而不敬順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九三居內險而坎險居外體則是患難只在八卦與已相去甚近也八難在外而我進而迫之是其寇害之至非自

外來由我以致之也若能敬以持已慎以處事自將不陷于險尚何畏敗之有觀其曰自我致寇又曰敬慎不敗則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矣

天作孽猶可違災在外也自作孽不可活自我致寇也曰災在外則非切已者也非身親為之者矣均與孔惺之難也子路其致寇而子羔其敬慎者與

三惟災在外所以敬慎猶可以不敗不然則寇自我致矣二惟行在中所以雖有言猶得以吉終不然則終未必吉

矣

呂涇野曰災在外者何曰榮者辱之對也利者害之地也小人見榮則七辱辱至而不可辭見利則忘害害至而不可逃是故郊不能需則沙沙不能需則泥泥不能需則血

十一

矣血由人乎哉泥由人乎哉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血者殺傷之地是已在險中也六四是入于險中而需者以其善處故得出險漢蘇武之于匈奴是已自彼之險地而言曰血自我之無傷能出此險而言曰穴一也

此爻已需于血尤有甚于沙泥者矣而又有出自穴之象者以柔得其正故耳所謂致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者也故曰順以聽也如成湯之于夏臺文王之于羑里下至蘇武之使匈奴黃霸之繫獄而講論不怠者是也不然將如李陵之降虜項籍之不能包羞忍恥者矣而奚穴之出

魏人范曄從中大夫須賈使于齊齊王聞其辭口私賜之金賈以為曄以國陰事告齊也歸告其相魏齊齊怒管曄曄折脅摺齒置廁中曄佯死得姓更姓名張祿入秦為客卿遂為丞相此亦可謂需血而出穴者矣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順以聽是柔而得正需而不進意柔順也聽待也需于血而能柔順以待而不進此所以得自穴而出也

順字本爻柔而得正聽字本卦需而不進即需于血也此所以出自穴也出自穴以其能需也能需以其順以聽也順以聽命則非躁以犯難者矣史記有曰即使聶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

易經中說六卷七

司馬貞註曰濡潤也人性溫潤則能含忍故云濡忍若勇

躁則必輕死也

漢武帝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常惠等使匈奴單于使衛律召武欲降之武不應律知武終不可腸白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武卧齧雪與梅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武杖漢節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後漢使至求武等乃得歸凡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翰按蘇武若非有柔順溫潤之性安能含忍寧耐十九年以聽單于禁制如此哉

曰郊曰沙曰泥曰血去險遠近之象也曰不犯難曰小有言曰災在外去險遠近之事也曰用恒曰衍在中曰敬慎

曰順聽處險遠近之義也曰无咎曰終吉曰致寇曰出穴又出險得失之效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酒食只言安以待之之象蓋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則是治定功成禮修樂和已盡其道無所復為而垂拱以待天下之化者也故有需于酒食之象占者如是蓋言在戒者果是盡道無可復為如九五者焉則當正以自守無妄動以自擾不欲速以責效而能安以待之則其效有必至矣

需于酒食而安以待之即彖之有孚意貞吉即象之貞吉也

易經中說六卷七

主

需于尊位以其陽剛中正故許之也若非陽剛中正而以酒食為需則丘糟池酒可乎貞字正是陽剛中正而能需則吉也不然吾見其未也

需于酒食而貞焉則所謂王中心無為也而守至正所謂舜無為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者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貞吉之意蓋如此

詩小雅伐木曰釃酒有藇陳饋八簋又曰釃酒有衍遷豆有踐單氏曰酒食者勞忠臣宴嘉賓之具也徐氏曰貞吉者得需之正則吉也不然宴酣無度非正也凶可知矣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安以待之而吉者以九五中正

居尊故也使非中正則道之在我者尚有未盡將為無事以自息矣鳥貴于酒食而宴安我鳥能知安以待之之味哉鳥在乎正而得吉我中在心上說正在事上說

程傳需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此便似本文主意蓋惟其中正而盡道故需于酒食而貞吉不然却去需箇甚麼正是人事盡而後可以待天命至也黃帝堯舜若非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安得垂衣裳而待天下之治以致自天之祐而得吉无不利之效哉

胡致堂曰古之人君既得賢材布之庶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

易經中說本卷之七

矣畫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畫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遠慮夫榮辱慎而後出莫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無有銘几有戒杖有詒器有箴圖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寅畏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鷄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乃所以端拱無為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謂也

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召也徵也詩速我諸父召客而主人待之曰速今入于

穴無復有需則亦無所謂速而三陽自進故曰不速

上六是自己已在險中矣有非意之來亦當順受自有吉處古之使虜廷者多有此事

敬之以上是象中所有者終吉從上說來是占本義非意即不期之意經所謂不速也如子嬰之降漢高子輒道沛公見項羽于鴻門耳

衛玠曰非意相干可以理造薛文清亦以此為虛橫逆之道觀本義柔不能禦而能順之語意大段此來之客亦非有好意者

成公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曰伶人也

易經中說本卷之七

士

公曰能樂乎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士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孟歸之使合晉

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戰國時范雎事魏大夫須質得罪被笞佯死逃入秦為相更姓名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雎死矣魏使須質于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邠見須質質曰范叔固無

恙乎今叔何事曰且為人傭賃賈意氣之留與坐飲食曰
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一綈袍以賜之雖為賈御往秦相
府雖先入賈待良久問門下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
叔乃吾相張君也賈乃肉袒膝行謝罪雖曰以綈袍戀戀
有故人之意故釋公罪

左傳昭公元年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
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故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穆
焉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嘉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
來者天所福也季叔從之

翰意敬之非徒以禮貌加諸人而已敬已以待人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易中說不卷七

主

雖不當位未大失也是一氣釋上終吉意不速之客來敬
之終吉九字一連不當位言其入于穴而居險之極也雖
居險極而能知敬以待非意之來則猶未至于大失也猶
言救得一半

入于穴已失矣敬之未至大失也不當位為陰居險極說
程傳謂以陰而在上也還是王石渠呂涇野皆謂言能敬
焉雖不當位且未失況上六之當位者乎此敬之德所以
為大也

昭公二十三年晉以邾人之愬執戒行人叔孫婁而館諸
箕二十四年春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曰寡君以為盟主
之故是以父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

子叔孫受禮而歸
翰按叔孫執于箕入于穴矣士伯來逆不速之客也叔孫
受禮而歸非敬之終言乎

乾為天

坎為水

訟

大人

健

陰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才用反爭也言之于公也丘氏謂言出于公則為訟不
公則為誣為詐非訟也此未敢從蓋訟未必皆公也窒讀
為頸猶止也不通也有孚窒句惕中句

易中說不卷七

主

按末子有曰訟攻責也如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蓋亦
爭辯也與人爭辯其是非也如虞芮爭田質成於周衛侯
與元咺訟于晉之類皆是

人之訟也必其有孚而見窒也然于訟也必其能懼而得
中焉則訟而吉矣使其未至有孚則固不容于訟就使有
孚而未至見窒則亦不待于訟矣訟而不憂深慮遠而能
存惕懼之心所謂兵驕者敗固無由而吉使徒憂惕而進
退不度其宜亦無由而吉也有孚者實也在我理直而情
真也窒則情未伸而理未達也惕則須加憂懼不可自恃
有孚而有後然必勝之意中須見機度勢得伸遂息不為
過聘必欲盡窮其事也吉字總上得之

有孚是在我者情真理實而室則情未伸理未達也此不
得不訟又必于既訟之時憂懼而不為健時得中而不為
過極則吉否則凶矣必見中正大人以求辯裁之情理毋
為憑虛乘險僥倖于鼠雀之奸以取不利也

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
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
而後言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黃魯直江西道院賦江西士大夫秀而文其細民險而健
以終訟為能由是玉石皆焚名曰珥筆之民

唐代宗時河東節度辛雲京與僕固懷恩構陳奏懷恩謀
反上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

易經中記大畜上七

太

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論固統再收兩京平定河
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所排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言甚
切至上遣使慰諭之此可謂訟之有孚室惕中而利見大
人者

以剛乘險若在訟上看如特剛忿好進之性而駕奸說不
實之說以求必勝是也以實履險如特其頗真之情本實
之理而蹈危疑之機臨不測之勢應難勝之敵而不知止
是也

近見以實履險即以剛乘險之意以剛乘險即卦德也二
句一意且不可以險作自己說蓋上文既曰有孚不應又
告以勿駕說也只可作對頭說蓋己雖剛實亦不可與奸

陰人作對頭也

漢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元帝即位多疾委以政
事蕭望之等以為中書政事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
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
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興恭顯忤恭顯因奏望之等朋
黨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請召廷尉上曰蕭太傅素
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詔言薄罪必無
所憂上乃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
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
殺此訟之以剛乘險以實履險者之不利也以剛乘險而
涉大川還如此者方盡訟事

易經中記大畜上七

尤

呂涇野曰訟非君子之事也故雖有孚亦見室室故訟也
既室矣若臨事以求諸己又不過言以誣人其室可通亦
吉也既吉矣若終極其事則凶然猶不可見乎小人小人
者惟官惟庶惟貨惟內惟來者也大抵訟危事猶大川也
一涉乎此害不可測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程傳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為險健相接內險外健皆
所以為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
險而又健是以訟也

本義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
又為內險而外健又為己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

蔡虛齋曰上剛以制其下則下必有所不堪下險以伺其上則上又為其所脅此以上下之勢言之有訟之道也又

以一人言其內也險心既忍于害物其外也健力又是遂

其奸以二人言之已既險能脅彼之短以為辨彼又健能為戒之敵而不屈凡此皆訟之道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剛來得中據卦變自遯而來艮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

以成坎卦也既成坎卦則中實則無應與則為加憂則為得中皆在此二爻矣故并舉而釋之

或問近儒介夫謂有孚窒惕與恒亨无咎例俱是帶說于氏謂卦變只釋中字胡氏謂剛來居二則為坎矣坎體中

實而上無應與是有孚見窒之象坎為加憂而得其中是

能懼而得中之象矣此占之值乎訟者為如是也三說何如中菴曰胡氏之說是蓋剛來得中因成坎體而中實無應如憂得中之意一齊都具故程傳本義皆已兼言之矣但于中字分上略重耳

朱子本義是以中實貼有孚無應與貼見窒加憂貼能懼剛來得中夫子于此非遺有孚窒惕而不明之也亦非既引有孚窒惕而却獨釋得中之象也蓋聖人合下見得本卦自遯之艮剛下而居二為坎之中則所以取有孚者此也見窒者此也能懼者此也得中者此也又何必歷歷言之哉舉一而不廢百此所以為聖人之文也朱子分釋之

亦不能出乎此矣今在卦辭上看須依本義在此彖傳上

還據夫子之意自卦變而來并包本義數義通釋有孚窒

惕中言方為善讀易者不可以孔子之易反拘朱子之易

也

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

也

訟終而成據上九蓋以陽剛居上必健訟到底者決不以

小勝而止矣自是性如此若以陰柔處之便罷了凶不可

字以理言也君子之德之學可以成終矣訟豈可終而必

欲其成乎此所以凶也中正據九五卦體入淵據卦象言

以剛乘陰以實履險有不入于坎水者乎

或問尚中正程傳意以大人尚中正者也故利見之則尚

字在大人自分上矣介夫謂尚字貼利見意是人尚他言

其中正之可尚則尚字在占者言或欲以尚字作取字而

謂訟者有取于大人之中正故利見之也卦辭主訟者說

非如九五之自為大人也且彼曰以中正以字與尚字便

不同一說尚字輕只繫辭聖人取于卦體九五之中正便

是大人之象也與上剛來得中下面入淵同例數說何如

中菴曰程傳尚矣其次莫如蔡說餘說不可從蔡意蓋以

卦體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占者利見之者蓋尚其

中正也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此訟者之所以利見之

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升氣而左旋其行上也水就濕而東注其行下也是兩行之相違也夫人彼此相得無所乖異則所謂同心斷金其真如蘭矣何爭辯之有惟其乖違不相得矣而後攻責之事起焉君子于此亦謀之于其始而已始焉不正則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欲不爭辯得乎謀始惟何是以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守先甲先庚之戒審其為人心之所同然者而後作之于事務有以通天下之志同天下之情不至于拂人之性有所乖違以致夫訟焉

孔穎達論曰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故曰違行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

易經中記本義上

上

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揚則歸墨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朱子曰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窮滅之教其高過于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翰按孟朱之說所謂天水違行者也于是此甲彼乙不能相統心有主喙喙爭鳴此訟之所由起也

若至上人說天水違行猶君民之情不通也此所以民乃作惡暗瞞胥讒而非其上矣故君子好民所好惡民所惡推之身加之民者必謀之于始不使後來有悔于民情而致訟焉所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是也

孫氏曰欲治其末者必端其本嚴其終者必正其始故春秋元年書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其本既端其始既正爭亂息矣

何氏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以元之始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此春秋以正始為急務也

晉趙宣子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道由質要治舊淖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此又人臣之作事謀始者若程傳所謂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作事

易經中記本義上

上

必謀其始絕訟端于事之始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此又常人之作事謀始此訟果盡于此乎

韓非子曰天下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細是以欲制物者于其細也故曰圖難乎于其易也為大乎于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

宣公十四年楚子圍宋胡傳曰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易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于訟訟而不竟必至于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于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

揚誠齋曰止訟在初聽訟亦在初故仲尼聽文子之訟不

咎其訟者而後上教之不行此民之訟也又有大者
陵南北部之禍始于其徒之相非此士之訟也又有大者
馬季李朋黨之禍始于其進之相傾此臣之訟也又有大
者焉吳越世讐之禍始于一矢之加遺此國之訟也又有
大者焉漢武匈奴之禍始于平城之宿憤此天下之訟也
不謀其始訟之禍何如哉曷謂始曰心故君子必自訟自
訟者訟心也訟心者祥訟人者殃

又曰物有作之而止止之而作者民之訟與爭是也訟者
爭之尤也故聖人止之不一而足誠心而無詐者必不訟
室隙而無仇者必不訟惕厲而懼刑者必不訟中和而不
狠愎者必不訟如是則吉也非訟之吉也無訟之吉也

易經中說

中

項平菴曰乾陽生于坎水坎水生于天一乾坎本同氣而
生者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
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
難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于七筯之間蘇史滅宗
念起于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

蔡介夫曰作事謀始蓋工夫不在訟之時而在未訟之時
也上醫醫于未病之先則無病矣

倪氏曰濫觴弗塞則滔天之憂臨履霜弗戒則堅冰之將
至始而不謹訟端肇矣君子體之方為而計善後之策舉
事而圖萬全之計端端焉春秋謹始之大義蓋謀事惟始
之深戒也乾鑿之薄易至有愆也則閑暇為之宴樂豕酒

之醕雖能生禍也則一釂為之百拜

呂涇野曰在上者以德行政斯遠欺在下者以德處身斯
遠爭有孚而見室能惕而終凶知訟之無益也故夫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言

訟六爻以陰柔為善蓋陽剛健訟故也

曰事曰言皆為訟也而不明言訟者以其初也且陰柔居
下不成訟也有言正是與那人爭辯處未免有言語之傷
然亦不大爭辯只畧訟辯明即止故小有言而不永所
事也小有言似不在不永所事之下故象傳下一雖字言
兩事之時雖小有言語之傷然其辯得明故兩事不永也
有言正是兩相爭辯處惟得明故有言而小也使其未明
寧不大言以相折乎此小有言與需卦小有言并程朱所
說不大相遠要在善看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不可長以訟非美事不可窮極其事也故不永所事只是
不要終訟耳雖小費辯說而其爭辯者亦以明而獲伸也
其辯明貼到終吉上去

趙王會秦歸國以簡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
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避之其舍人皆以為恥相
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
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疆秦之

所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聞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

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之交

胡致堂曰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頗者非也廉頗之釁先起于頗相如傾心頗即引罪此所以為賢也賈復不戢部將殺人他境寇恟戡之天下之惡一也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刃之逮至帝前愈猶未解殊無責已訓教不嚴之意復豈可與廉將軍班乎

翰按廉頗寇賈之事而稽致堂之論則廉之與頗雖有辱之之言及聞相如之辯而其理遂明乃謝罪為交而不終其事是知爭辯之不可長者也正合訟初九之義若賈復者未免小有永事之意也乎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陽剛則健訟陰主則貫訟是其為人本欲訟者也非不訟也但以居柔未至純任乎剛得中則能以義理自制且所與敵應者為居尊之陽以居柔得中之人遇勢不可敵之應自能量敵反已而息其訟矣是為不克訟也以本欲訟者而不克訟非自處卑約則不能不起人之疑而青災有所不免九二之象其善處勢者乎

邑人三百是三百戶之邑邑之小者也蓋其采邑也古人有得罪于君者多奔逃于所食之邑以待罪如昭公伐季氏季氏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又請囚于費臧武仲得罪奔

邾自邾入防齊君昧田文而田文就國于薛之類皆是也此以上是象无眚是占言占者能自處卑約如九二則无眚矣青過誤也

周公楚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

晉綱目書太保安出鎮廣陵按謝安自淮淝之捷上忌其功道子專權譏誚交構會秦求求救安乃請自將救之出鎮廣陵築新城而居之蓋自危也此亦得訟九二之義矣程傳九二自外來以劉處陰為訟之主乃與五為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為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無過青也必逋者避為敵之地也三百戶邑之至小者若處強大是猶競也能無青乎青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為有分也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初見上二句是舉爻辭下二句釋之也如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句法近見從程傳亦可蓋上句添竄字也且凡有也字不是舉成辭如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之類亦多

以下而訟上則其患之至也皆自取之矣此所以歸逋以避之也患至謂歸逋也

韓非子曰夫以疎遠與近愛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族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

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

莊公十七年鄭詹自齊逃來胡傳曰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甚有罪雖死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于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夫之行逃遁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

僖公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晉僖九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元咺出奔晉訟其君也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禁為大夫衛侯不勝執歸之京師

左傳鄭息有遠言息侯伐鄭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徽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避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按此患至自擬不能通而免青者也

大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陰柔非能訟者在六三分上說既陰柔不能訟故但安常守分素位而行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如此則雖情有所不自直有所不伸而受人之侵侮然亦不能為己之害而終得吉也六三陰柔本不能訟也使或不知安分而勉出從上之事以興訟焉則亦必無成功言其才弱不足以勝其事也明自主事則無成功惟守常不出為善也或從王事則不食舊德矣此爻以陰柔不訟為主忘訟則終吉與訟則無成是兩言之也六三本不是箇告狀底人家若

照舊守正忍事雖小屈而終吉若要來出入公門與詞告狀亦成不得何也以其本非告狀底人家也

本義守舊貼食舊德居正貼貞字通是守常也不出反從王事守常不出則善而終吉從王事則出矣出而不守常亦必無成功

食舊德猶言享用舊日那此意思只是要安常守分耳德所得也居正言以正固守之不要動而訟以自擾也如此雖眼下見窒而危終將自之于人而吉矣不然若不勝其忿忿之氣而出分以從王訟事亦無成功也何益哉故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

項羽分天下王諸將立沛公為漢王王已蜀漢中都南鄭

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乎能誅于一人之下而信于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翰按蕭何之言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守舊居正也王漢中之惡而誅于一人之下則天下可圖而信于萬乘之上雖危終吉也周勃灌嬰樊噲乃欲勸之以攻羽曾不知勢力弗敵而與之抗則是戡之亡耳其何之所謂不猶愈于死乎者正或從王事而無成矣高祖隱忍從之乃遂就國卒以巴蜀之眾還取三秦以成漢家四百年之社稷豈非象傳所謂從上言之義哉

成公八年春晉侯使韓宣子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翰謂魯侯微弱遂以汶陽歸齊而我但能守舊安分雖窮促而亦不失吉季文子私于韓宣公之而從上之事其如晉之弗能從也故象傳曰但能安分享其舊邑而從大國主之亦可吉也若從而訟之亦無益耳

班固兩都賦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

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三禮威德篇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

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

按周禮三禮之說王事也入鈞金束矢而從其獄訟之聽從王事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從上與爻辭或從王事不同彼從王事以訟言此從上寬說不必在訟上說蓋言凡事隨上處了便罷我自是守常居正不與他爭辯故吉也如桓公奪伯氏駢邑三百以與管仲伯氏也只是隨他罷故窮約終身沒齒無怨言亦但安常守分不出而與之訟焉漢霍光以上官桀之詐聞之不入既有詔召入亦只是免冠頓首守舊居正任從昭帝如何處更不出頭與之爭辯以致昭帝直光而怒桀此自

曲直分而終吉矣何喋喋以訟而徒取辱哉

六三謂之食舊德則是箇循常守舊不出位以思底終爭辯訟非所好也故凡事但從上所處我只是安分所謂食舊德而已不敢出而生事以過求于分外者也如此則无妄之災無自而至履道之坦自我而得何吉如之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命即天理也蓋其賦在事物自有一個正理此則泛言之貞則在我所守之正也若我在訟上則當訟不當訟自有正理九四剛而不中有訟意則非正理矣幸其居柔則又為不克而復就于正理渝變其剛不中之心而安處于在我無訟之正道也安處于正有不吉乎此聖人之意也

易經中說本義

五

剛不中而有訟象其本意也不克訟非其本意也以其居柔而才弱耳訟不能行只得歸于正理既行不得去自不得不變其好訟之心而安處于正所謂換轉頭來便是道理流行者也占者如是則釋回而增美領惡而全好矣非吉而何

復即命言其事也渝安貞言其心也蓋不克訟復即命非其心也以其勢不行故反之于理也到渝安貞上則是此心變動知訟之無益翻然改過而安處于正也觀渝之一字則其于訟也万死心搗地觀安之一字則其于正也方心肯意肯矣是九四也于不中之事而得反正之功于騁訟之謬而得治心之學于困心衡慮之作而得去否從貴

之美占者如是其吉可知

呂東萊曰好訟之心既無所施必復就于正理淪變而為善也心之所之只有善惡兩件于惡既不得聘不之于善將何之乎

象曰復即命淪安貞不失也

復即命淪安貞句外焉而事就于理內焉而心遷于正則既往之愆與化俱徂自新之善照映方來得其所處之道而不終于小人之歸矣

九四非全不欲訟者但以其復理淪貞而遂許之以不失者何也蓋聖人不貴無過而貴于改過九四雖有訟象以其不克而能歸之于正則亦不至于失矣豈非聖人與其

進不保其往之義哉

左傳滕薛二侯朝魯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侯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賜寡人則願以滕為請薛侯許之

晉郤至與周爭鄆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蘇氏即狄奔衛襄公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郤至勿敢爭輸按此二條皆可謂不克訟而就理安正者

九五訟元吉

此爻諸儒皆在九五分上說蓋言其聽訟而得平也詳玩本文訟元吉三字訟爭辯以下即曰元吉分明據訟而爭辯者言也還是占者遇之為是况五為大人主訟者也聽訟者也固無所謂訟矣且訟之占辭亦未有為聽訟者說之理也

本義陽剛中正三句是據九五說訟元吉三字是根訟字上說然訟之所以吉者固以我之有理亦以五之中正故也使非五之中正則雖有理亦未必伸此五為中正之大

人而訟者利見之也元善也言在我者理直而無惡情真而無妄則盡善矣而

復遇此中正大人情有不伸事有不自者乎訟元吉亦自謂有理者吉也非謂訟者皆吉也

占者得此則遇夫中正大人能聽訟得平者矣吾知有孚不至于見窒惕中自獲夫終吉豈無情之辭所得而乳無理之辯所得而眩哉

漢昭帝時上官桀深怨霍光乃令人詐為燕王上書欲共執退光書奏光聞之不上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有譖光者上報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有毀者坐之

自是桀等不敢言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者得元吉者何也正以九五在上之大人陽剛中正聽訟而得其平也五有是德占者遇之所以獲伸而元吉也中則心一于公而聽于未斷之先者無偏主正則事得其宜而斷于已聽之後者無過當

史氏曰上句在占者為訟上說下句在大人聽訟上說

陳氏曰中則聽不偏至公也正則斷合理至當也

楊誠齋曰九五中正之君聽天下之訟中而不過則上無

淵魚之察正而無私則下無梗陽之賂直者伸枉者規尚

何訟之有此虞芮之爭一入周境觀周之俗則自規而解

易經中說不盡

何待質之西伯然後平其訟而息其忿哉

毛瀘川曰使小民無爭與用有司使諸侯無爭委衷可也

九五乃聽訟之主刑獄之官皆足以當之不必專謂人君

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辨聽二曰色聽

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錫星歷反賜也鞶步干反大也大帶也蔡謂鞶帶也終朝

旦至食時也三如字陸作息暫反褫敕紙反解也奪也

以剛陽居訟極蓋健于訟而必欲終極務求其勝而後已

也終訟在居訟極上見能勝則以其剛也終訟能勝則有

功命受服之象鞶帶命服非所以賞訟也特以假象以著

上九終訟或有賞之者或字當玩非真必錫之也然以無理而恃強以終訟雖或取勝而其所爭終必失之矣蓋是非真偽必當自明始雖勝而終必敗暫雖得而久必失竟何益哉

僖公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吳臨川曰夫元咺以臣訟

君君被執而咺偃然歸國假伯主之權而易置其君如奕

棋然其不臣之罪所當誅也翰按元咺訟君求直而擅立

得殺易所謂錫之鞶帶而褫之也

定公四年諸侯會召陵衛靈公以祝鮀從蔡將先衛子魚

私于莒弘而言先王尚德不尚年援引辨証甚悉莒弘說

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此若訟勝而錫之

易經中說不盡

鞶帶者而春秋書曰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

鄭伯許男曹伯莒邾頓胡滕小邾子于召陵侵楚此又加

蔡于衛上非奪之乎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命服所以錫有德也以德受之斯為無愧而可安久今以

訟受之則已為不足敬矣况又有終朝三褫之辱乎

鞶帶所以彰德錫命之榮本可敬也但非理取勝以訟受

之斯為服之不衷矣則亦奚足敬哉此姑據其終訟得服

而言且不說他被褫庶事也受之猶不足敬况褫之手受

服猶不足敬况未必受服而禍患隨至者乎

程傳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

况又禍患隨至乎

呂涇野曰訟至于受服且不足散也訟何足用哉訟無受服之理極言訟之不可尚也

至論曰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古人所以重報功之典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詩人說其無德焉溫璋為大理丞賜以緋衣以審獄得情也牛叢為睦州刺史力辭金紫以越不宜也陽城以處士而賜緋衣非過也所以旌逸德之高李泌以山人而賜金紫非僭也所以表異能之美夫受之者不以為褻恩辭之者不以為矯情正唐人別功過之美意也以三品服賜楊安國以五品服賜趙師民重儒臣也以三品服賜王素以五品服賜余靖歐陽脩蔡襄竈諫臣也曾

易經中說卷之七終

素

致堯之浮燥不可錫以章服則奪之王文度之伎術不可加以佩魚則抑之夫子之者不以為徇情奪之者不以為少恩正宋朝高勣之微權也沈佺期以弄辭而假牙緋路應以有恩于李泌而賜金紫何濫哉

易經中說卷之八

頤川盧 翰子羽著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元嗣盧晉伯進訂

上經八

坤為地順

坎為水陰

師

人君

丈人

衆

衆

衆

衆

將

衆

師貞丈人吉无咎

自以陰從陽而言則五陰皆順從九二自六五應二而言則是居上而任之矣誠具命將出師兩義故曰師

易經中說卷之八

乙

貞是出師有名之義丈人是持重諳練之人出有名之師者也吉无咎見得用師既得其正帥師又得其人則操之于理無虧施之于事允當

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將不知兵以卒與敵今命將得人而出師又正此所以吉无咎也自其事而言曰吉有功也自其理而言曰无咎無失也

或謂此主人君用師言象傳主大將統師言翰謂不必如此區別大段只言行師之道耳吉是有戰勝攻取之功意无咎是無窮兵黷武之失意

程傳師之道以正為本與師動衆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其動雖正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丈人者尊嚴之稱

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所謂大
人不以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
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于微
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言且无咎乃盡
善也

蔡介夫曰丈人即長子也自衆尊之曰丈人自君視之曰
長子可見此不必主定人君言

馬氏曰二千五百人為師陸氏曰丈人嚴莊之貌鄭氏曰
能以法度長于人也

徐氏曰丈人吉元咎伊尹太公方叔元老文武吉甫是以
當之漢趙充國唐郭子儀其庶幾乎

易經中說本義

詩小雅采芣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嘒嘒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獫狁蠻荆來威

春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且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
非褒之也纔免於貶爾纔免于貶此之所謂元咎也

國語先王之訓也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亨讓不貢告不
王于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
之令有文告之辭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以卦體釋師貞之義已在衆也正也上面矣下句只申說
其義耳蓋卦名為師者上下五陰順從九二有衆之義也

卦辭為貞者九二以剛居中御衆有正之義也御衆而能
歸之正則王者師矣豈不可以王乎二王字本文去殷本
義平殷不可強而一也

按孫子禁暴救亂曰義能以衆正其所謂義兵歟

周禮惟王建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
王平邦國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青之賊賢害
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
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
杜之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左傳曰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胡傳曰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

易經中說本義

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
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

又曰凡兵穀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
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
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
躡之曰追敗兵而守之曰成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
征伐天子之大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
于修怨乎

劉氏曰征之為言正也湯伐桀曰不敢不正武王伐紂曰
將有大正于商蓋能以衆正也

李西溪曰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

故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胡雲峰曰一陽而五陰皆為所以以間外之事將得專制之也然以之歸于正則為王者之師以之微有不正則為霸者之術

蔡介夫曰師之正不正全在所以以之者若能以之以正則可王矣所以明師之不可不正也可以王歸之命將出師者非謂大將便可王也

于氏曰左右指揮也能指揮兵衆歸之于正是王者之師可以王矣蓋王伯之分謫正而已正則王謫則伯也

司馬遷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緩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

易經中說本義

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含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又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

荀子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輪按湯武之仁義非正之謂歟

又曰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斃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二句為丈人說以此才德毒天下而民從為吉无咎說此正湯之所謂東征而怨南征北怨曰奚為後我之意也

剛中是二事剛又得中也若項籍者雖剛而不中矣行險據興師動衆說蓋兵凶戰危故曰險非行詭道之謂也應則承君之寵順則得民心之說也與師動衆固不無害于天下今以此才德行之而民說服矣尚何不吉尚何咎之有哉

秦政白起項籍之流則行險而不順者後世若趙充國郭子儀曹武惠者可以當之矣

易經中說本義

五

此字指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言謂有老成之德也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亦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之意吉无咎只在丈人分上說與彖不同近見還同剛中而應如伊尹之于成湯太公之于文武無容議矣後世若漢文時匈奴入寇上自勞軍既過霸上棘門已而之細柳周亞夫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使持節詔之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軍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于是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

上棘門軍若見戲爾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罷乃拜周亞夫為中尉此非劉中得應于上乎

湯始征自葛藟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不止芸者不樂誅其君而吊其民如時雨降民大說武王師渡孟津紂率其族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釋箕子因封比干墓式商容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此湯武之師行險而順者

易經中說太玄人

太玄

千里饋糧內外之費宿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此皆毒天下之意也

衛風伯兮范註曰兵者毒民于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氣傷惻惻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憫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胡傳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

史記主父偃曰且越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

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之夫務戰勝窮政事者未有不悔者也

楊萬里曰生者天下之至愛也死者天下之至畏也而兵家者率天下之人以趨天下之至畏而捐其所至愛也此亦有其甚難者矣令發而天下之坐者涕沾襟臥者涕交頤此亦有所不甚樂者矣然聞鼓聲之聲鏜然以鳴則三軍之士躍然以奮悲者喜懦者激至于殺身而不自還則亦有以動其欣然之機故也故夫得天下之機而執之者可以動之而趨于死也

易經中說太玄人

太玄

程傳二以劉處中劉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師旅之興不無傷財害人毒害天下正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而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

參義曰昔周公東征有破斧之詠宣王北征違興師之時其民之勞亦甚矣然未嘗有怨者亦以其事之順而不害已也

呂涇野曰刺病所以安身誅暴所以綏良然非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其能乎

余氏曰順人心如不獵田稼不殺老稚耕者不變歸市者不止皆是人心之所欲而吾能順之也由是雖不免于殺戮之慘供億之苦勞民而費財將見民悅而從則吾之勢愈振而敵之憤自奪有戰勝攻取之吉无黷武厲民之咎

矣

司馬公曰治衆不以罰則慢而不振剛而不中則暴而不親上無應于君下無應于民則身危而功不成所施不順則衆怨而民不從夫兵危事也故曰行險財之盡而民之殘故曰毒毒之者其志將以安之也若鍼石之所以已疾游氏曰用師之道將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師謂之征已則不正其能正人乎此師之所以貴于貞也剛中而應任將之道也行險而順興師之義也如此則民之從之雖犯難而忘死矣故能以衆正以衆正之則人皆知其欲正已而已天下孰不趨于正哉其為王也孰禦故吉且无咎吳起曰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

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畜程傳教六反聚也本義許六反養也

地中有水民中有兵之象也故養民可以得衆民與衆非有二也耕則為民戰則為兵

至險而不測者水也至靜而大順者地也水隱地中則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猶至險不測之軍旅卒伍隱于比間族黨之黎庶也

容民是制曰里樹畜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使比間族黨之民皆得以飽衣煖食仰事俯育則伍寓于比而寓于間卒寓于族旅寓于黨民即兵也容民非所以畜衆而何

其無事而生養也則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

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其有事而調教也則五人為伍

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

容有箇蓋之如天載之如地意所謂辟如天地之無二持

載無不覆幬也所謂高明所以覆物博厚所以載物也畜

兼程朱有箇生聚底意思需以遂其生率以固其群

周禮大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

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

作田役以比追胥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

相愛四閭為族使之相親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

使之相綱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易經中書大義

葉子奇曰井田之法設許多溝澮阡陌寓大險于大順之

中也兵法始于黃帝而井田亦始于黃帝八陣圖亦出于

井田公田中軍也私田八家即八陣也

翰按井田地也溝澮水也亦地中有水也井田兵法相為

表裏亦容民畜衆意也

朱子曰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

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鄣四鄣為鄙五

鄙為縣五縣為遂此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

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

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出一人既家出一人則兵宜

甚多然只是雄衛王室如今之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

鄣之法則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
出長較一乘四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
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鄣鄣
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
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為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
為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必欲合之如何
合得

楊誠齋曰古者兵農一人漢之良家子唐之府兵猶有先
王之典制也自張說之募劉守光之刺而兵農始為二人
矣故自唐以前鄉井無不能戰之農而營壘無不能耕之
兵非農之可強以戰而兵之可教以耕也彼固世于耕而
習于戰也以其習焉者而離鄉井故其戰不慄以其世焉
者而居營壘故其耕不作今則不然兵人者靡衣侈食捕
搏而使酒傲岸倨肆視農以奴隸尚肯為農民之事哉今
欲屯田而猶執其名以責其人是駕虎豹以耒耜而鞭之
使墾田也

唐玄宗時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
之制通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月得兵十三萬分隸
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翰謂古者容民畜眾蓋兵寓于農也募壯士充宿衛則兵
自兵而農自農變古人兵農合一之法張說始之也
呂涇野曰天下莫險于旅可以克敵可以殄寇惟容則能

聚之矣故君子養民于誠澹溝洫如父母教民以孝弟忠
信如師保此省刑罰薄稅歛制擬以撻甲兵者也

然義曰古之王者以寬得衆役使之以時賦稅之有法懼
傷民之力也民之力傷則雖赤子亦仇讐矣吾又安得而
用之故寬以容其農民乃所以畜其兵衆也

翰謂三王之于民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節其力而不
盡以至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與夫易其
田疇薄其稅歛而使之富皆所謂容民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凡事當謹其始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必三軍方集
未戰而先臨戰之圖無敵而為有敵之戒坐作進退不可

湯離中記

亂分合變化不可苟也若失律而不臧則進無以為之戰
退無以為之守與尸之禍將不免矣凶何如之

介夫曰此只據在卦之初為師之始說箇道理如此蓋為
將者出師之法三軍之命係于將一將之權在于律律之
得失兵之勝敗係焉國之安危國焉可弗慎哉

又曰以律者坐作進退之有節攻殺擊刺之有方牛馬且
妾戒之勿逐或六步七步之不敢越或四伐五伐六伐七
伐之不敢亂也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諸軍既無統帥城久不下上
下解體史思明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刺日決戰未
及布陣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

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
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
奔竄山谷諸節度各潰歸本鎮旬日方定上召子儀還京
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
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
寬懷光弼之嚴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
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

溫公曰古者治軍必本于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
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
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胡傳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

易經中說

主

陞所謂聚而為正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
次陞大衆厚集其陣嚴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
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
翰按此齊桓都制之兵文定窺之矣且諸師次陞以奇為
正江黃守境以正為奇此又所當知也

宣公十二年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隨
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衆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
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
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
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剝尸而擧商
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蒙驍睦事不奸矣為教為宰釋楚

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薄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

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

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

有弱而昧者何必楚羸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

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

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

非夫惟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

哉凶執事順成為滅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

如已也故曰律否滅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

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執甚焉此之謂也果遇

必敗羸子以偏師陷晉師敗績

易經中說

主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蔡介夫曰不曰否滅凶而曰失律凶者明否滅之為失律

也

楊誠齋曰徒法不可以興師徒善不可以出師出師以律

而興師不以正徒法也興師以正而出師不以律徒善也

正至焉律次焉師出不以律雖滅亦凶况不滅乎楚之乳

次晉之爭舟齊之自亂吳之爭舍皆失律之凶也

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

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

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漢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廣行無部伍行陣能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佯死脫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暫騰而上因推墮胡兒以故得脫觀漢文細柳霸上棘門之軍則以律否臧之辨亦明矣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此爻以剛中為主重九二之德所以師中吉无咎王三

錫命者此也九二剛中得應所謂丈人也故在師中吉否

則不能吉也在師中者專閫外之權也小人處之則敗事

矣象占不分吉无咎同柔

九二有剛中之德在師旅之中則九二號施令不失之柔懦不失之過暴勇而能怯威而有恩所以吉无咎上應于五而為寵任故錫命有三三錫不是錫之車馬錫之衣服錫之予矢只是錫命殷勤之意如今勅書一般馮氏曰恩數也

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九二剛中得應故可以專閫外之寄而吉否則雖欲吉得乎

參義曰二以一陽統辰陰受六五之命任閫外之責而能以剛處中威德並著其吉而无咎宜矣然非在上者信任

之深褒寵之厚亦何由而成功乎或委任不隆或吝于爵賞或輕信譏問或然以小人若是者豈將之不能哉

介夫曰本義在下為眾所歸者明其為將也明其在師中也即俗云在軍中如軍中有一韓軍中有一范是也在師

吉是就本爻看出王三錫命是對應爻看出

三禮盛德焉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賜圭璚然後為皂胡傳曰諸侯能敵王愾而獻功則有賜

曹風侯人傳曰一命緼芾黜珩再命赤芾黜珩三命赤芾黜珩鄭氏曰緼赤黃之間色珩佩玉之珩也黑謂黜青謂

意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士一

胡氏曰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

李氏舜臣曰錫命如錫以斧鉞使專征伐之類

程傳師卦唯九二一陽為眾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

二乃師之主居下而專制其事者也自古命將閫外之事

得專制之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

得中為吉所謂得中以九二之剛中也非鮮師中之中者

凡事至于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委任復厚其寵數蓋

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他卦九二為六五所任者

有矣唯師專主其事而為眾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

道于事無所敢專唯閫外之事則專制之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漢武帝令將軍衛青等出右北平擊之得右賢王十餘人衆男子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侯皆屬焉尊寵于群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據二言以本義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而有剽中之德上應于五而爲所寵任貼觀之王三錫命二句據五言非是褒其成功正是任之專處然此非私厚于將也蓋有懷于萬邦也寵光耀也

九二之所以得吉者以其承王之錫命而寵任于師中得

易中說不事文

卷一

以專閭外之權也王之所以三錫寵命于九二者非以二之故也以其心于萬邦而欲其懷綏之也王錫命意似當在在師中之上此所以吉處

承天寵據王三錫命正見其寵任之專也夫子傳其所以吉者以此介夫謂周公似未有此意蓋未之攷也

程傳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伐之權而有成功之吉

馮唐對漢文帝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間以內寡人制之閭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樂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

功故收乃得素其智能是以壯遂單于破東胡滅僂林西抑疆秦南支韓魏趙幾霸翰按李牧亦類九二故以專任在師中而成功否則未也

晉侯獻楚俘于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遯王慝言以策命晉侯爲伯也三官命之以寵晉也

胡致堂曰使肅宗誠意既定四海公尊命子儀不使中入得軒輊之子儀受知君臣而爲之建功立業雖赴湯火蹈白刃可矣故易曰在師吉承天寵云云

易中說不事文

卷一

何會魁曰師以不淂已而起者也而行師之道有權在焉則權分者行師之德也其何能功二之所以有功者其承天寵之專乎蓋不以衆貳命不以小參謀不以貴重而薄遇也如彼其專也吾知權以運機則用不撓專以直用則志大行由是而敬命者此也由是而成謀者此也由是而不孤君之遇者此也故曰下無獨成而功之所以立不可不知也君以天下爲心者也而天下不能無變而或適遭其所窮則命將者自不容以已也惡可坐視命之所以三錫者其懷萬邦之懇乎蓋不以縱敵賊天下不以幸釁殘天下不以益亂棄天下懇乎其至也吾知心以天下而存則將以天下而命將以天下而命則錫以天下而隆如是而可使解于賊也如是而可使起于殘也如是而可使用張而不棄也故曰王無虛寵而下之所承自當以君心爲

心矣

或云武非所以訓天下兵非所以寵人臣故于王三錫命而申之曰懷萬邦也三錫命者盡其信而信焉盡其禮而禮焉盡其任而任焉盡其眷而眷焉非徒煩詞以達意而已也懷萬邦見寵將非得已也其心有所重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或字須看謂之或輿尸者本義只據六三說以見其有輿尸之理多少平易蓋六三才弱志剛不中不正以之行師自當撓敗若依程傳諸說作衆主之却無所據矣按孔叢子齊攻趙趙克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

易經中說不盡人

才一

才弱志剛如李陵之輩是也孫策以孱然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併江東如拾芥者師宿將狼狽失據關地千里真奇才也然輕躁好殺卒殞其身

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闕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莫敖但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人追之不及莫敖使狗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莫敖繼于荒谷

李南渠云六三才本弱而志剛則不能審已量力而輕舉

妄動為上者不知而誤用之自不免大敗如趙括不量時勢舉四十萬衆而盡坑之秦得非此父之謂乎

漢貳師擊匈奴李陵自謂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劔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以少擊衆上壯而許之於是將其步卒五千至浚稽山與單于相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有告陵軍無後援射矢且盡單于喜使騎並攻漢軍陵居谷中虜在上四面射矢如雨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皆用為恥焉

胡致堂曰陵稱其士善射命中且匈奴圍之者八萬騎耳而陵一日盡五十萬矢是五六矢不得一匈奴無亦大

易經中說不盡人

才一

言之過歟陵之出也漢既不與援兵而至浚稽山置軍山谷間又抵大澤蔭葦中而虜在山上豈深入無道不知地利耶不然是自敗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師輿尸便是凶便是大无功趙括不量時勢舉四十萬之衆而盡坑之秦大无功矣

陳戴峰曰師或輿尸則非惟無以挫敵之鋒而反有以甚敵之患非惟無以拜君之賜而且有以貽君之辱大无功也

開北江曰戰而不勝是无功矣非徒不勝而又輿尸故曰大无功也大者甚之之辭也

史泉南曰師或與尸如晉人之指可手掬如衛人之髦不
弔之類皆是也如此則不惟三軍不保而國家之大事亦
自此去矣夫无咎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軍禮尚右故師出以右為前而旋反則左也左次者不前
而却也左次无咎非謂凡左次者无咎也以六四陰柔得
正能量力審勢而得進退之正也故无咎否則不當退而
亦退其咎也不亦大乎

楚子玉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
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曲楚直其衆素飽
不可謂老退三舍辟之

易中卷六

序

介夫曰六四陰柔不中其才知維六三類然居陰得正其
明義理而識時勢則迥與六三殊矣故為左次无咎特以
賢于六三也

楊誠齋曰善師者不必戰以守為戰亦戰也善戰者不必
進以退為進亦進也舜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必于進也
乎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悔于何有

兵家尚右右為前左為後春秋師次于郎次于召陵傳曰
凡師三宿為次故左次猶言退舍也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度德量力窺敵制變知時勢之不利而遂止未失行師之
常道也可進而退乃為咎故善戰者不必進而退亦進也

按孫武子曰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
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又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故
用兵之法少則能逃之不若則避之此則知難而退師之
常也今六四見不可而退可謂能揣已知人而不失師之
常道者矣

莊公三年公次于滑胡傳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春秋
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說次于滑說
之也或以春秋乃鼓亂之書誤也譙六五利用侵伐師六
四左次无咎進退勇怯顧戒如何耳豈可專以為鼓亂而
不與乎

易中卷六

序

五

程傳行師之道因時制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必為失
胡雲峯曰恐人以退為怯故明當退而退亦師之常
李南渠曰夫為將者固貴于知己之勢尤貴于知人之勢
若吾之勢不及于彼而左次焉是乃因時制宜安得為失
常哉

孫武子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
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又曰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
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壯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
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又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
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于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又曰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右皆兵家之常法六四左次蓋與之合而未失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

田中有禽是象敵加于已也利執言无咎是占不得已而應之也所謂應兵也利執言正說非指禽言是語助辭非仗義執言之言長子帥師又是戒其專于委任也六五與師之主也今不言行師之道而特致嚴于長子弟子之間

易經中說太卷之人

蓋人君以用人為職擇將乃其急務也將得其人則君可以無事故委任之際誠不可以苟焉

端非自我兵出有名故无咎利執言當屬上其如本義何程傳五君位與師之主也故言與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柔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于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如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獸也其咎大矣執言明其罪而討之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楊誠齋曰今出于其一其師堅令出于二其師敗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穀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介夫曰田有禽利執言是師貞意長子帥師是丈人意執言從禽字生无咎象自彼生端不在我也以下皆戒辭也貞凶言雖以田有禽而執之然吾委任不得其人終亦取凶也參義曰長子才氣老成之時也弟子不經事之新進少年也

四明陳曰如唐肅宗討安慶緒之亂便是利執言无咎然將子儀而又祭之以魚朝恩此其所以上下解體而卒至敗也但肅宗非柔中之君亦不可不知

易經中說太卷之人

芒

詩大田曰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稗傳曰食心曰螟食華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也

左傳曰帥我螽賊以來蕩搖我邊疆矣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傾覆我社稷

胡傳曰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又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

又曰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于已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恃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秦不可失敵

不可縱敵敵患生遠天不祥必伐秦師

呂涇野曰丈人積德厚而能服衆長子歷事熟而能用衆也趙去廉頗用趙括是以敗績于長平詩云方叔元老克壯其猷顯允方叔蠻荆來威

仲尼曰不越縛組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中行主九二說帥師必以長子者以其以剛中之德而行之也以中而行則閭外之政無有不盡善者矣

胡傳曰夫兵者安危所繫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察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

易經中說

卷之六

楊誠齋曰過勇則輕李陵是也過智則奸侯君集是也過威則難張飛是也過強則驕李光弼是也過專則僭王敦蘇峻是也惟中則勇而怯智而愚威而惠強而謙專而順皇甫郭子儀是也稟君命而不專慰民心而不伐為將如是非特才將也賢將也功彌高心彌下身彌退爵彌進宜其王三錫命而未已也歟

又曰六三以柔懦之資而居九二賢將之上才弱而士不服令襲而下不承則是衆為將不惟令出于二而已主之者衆師為往而不敗尚何功之有

唐房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上疏請自將兵後兩京肅宗許之琯悉以戎務委

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琯謂人曰賊夷落河維

多安得敵我劉秩琯效古法用車戰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斃官軍死者四萬餘人輸按肅宗任琯琯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所謂以弟子帥師也况琯以才弱志剛行之乎

度翼表其子領荊州何克曰荆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

葉子奇曰昔楊國忠為相任單于仲通為將使征雲南表師一十萬房琯為相用琴士李廷蘭為將使拒安祿山喪師四萬王介甫為相命門客李復圭為將使攻西夏永洛城喪師亦數萬是皆取非才于親暱皆由君不知將將不知兵未有不敗其國者也

廿五

至論曰肅代以後或命魚朝恩管神策兵或使吐突承璀為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賈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其軍

熊東溪曰得剛中之人而行師則士卒有果敢而無退怯有節制而無驕訕利害之相生奇正之相權蓋自有大過人者所使當矣若以不教習之子弟參之則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至與尸而歸是為君者使之不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上六居一卦之上君之大者謂天子也稱大者所以別諸侯耳賞罰天子之大柄故曰大君有命

師之終是行師已畢順之極是人心已服故賞不踰時而有報功之命償其以律而出以凱而旋所以賞之者必極其厚也

功之大者命之開國而國又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分以茅土或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功之小者命之承家而家有卿有上大夫下大夫錫之采地或視侯或視伯或百乘十乘此節皆是占本義筮句是推原所以繫辭之象耳

本義師之終順之極依上六論功行賞依大君有命坤為土依開國承家程傳曰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受義命賞功之命也開封也承受也是大君命之使之得如此也程傳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

易經中說

卷六

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采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勿用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至驕盈况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

張氏汝弼曰君命有功者賞之于祖廟功之大者開國而有民社次者承家而有世祿謂之大君者別於諸侯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萬世之通法也

參義曰上六師之終故言封賞之事大君有命其功之大者命之以開國而使為諸侯功之小者命之以承家而使為大夫爵必稱其功報必償其勞無僭差無私吝此王者

公天下之心也然師旅之興人才非一槩或以志勤或以勇力或以才幹或以謀略其封賞之行固無不及也至于董正治官任以庶政則惟賢是用不復計其功矣故戒之曰小人勿用如光武中興其功臣無不封者而得與政惟鄧禹耿弇賈復三四公而已他皆不與焉蓋合于此又之義也

或曰小人任事不可也而有土有民獨可哉曰賞者公道也彼有功而不賞得為公乎且大惡如象而以親當封舜不敢廢也而以功當封者聖人其敢廢之耶聖人于此惟當別有處之之道耳而廢其功則不可也斯義也朱子實發之而與本義之言異故述之于此

易經中說

卷六

宋太祖論翊戴功以石守信高懷德張令鐸王審琦張光翰趙彥徽並領節鎮典禁衛兵餘悉進爵趙普欲稍奪其權明警之而太祖悟因以杯酒而釋其權此蓋崇義所謂別有處之之道又辭所謂小人勿用之義也

宋太祖聞王全斌不法事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命責授全斌崔彥進王仁贍官以劉光義劉延讓庶證並進爵秩曹彬自蜀還秋毫無犯太祖深嘉之以為官徵南院使彬辭太祖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呂氏中曰人言創業之初貪可使也愚可使也詐可使也苟可以辦吾事而已是不知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之義也漢高祖雖以韓彭之力然後受韓彭之禍我太祖平蜀之功賞曹彬而責全斌任義倫而責仁贍蓋以曹彬用兵秋毫無犯義倫與東歸圖書數卷而全斌仁贍之功不足以贖其貪酷之罪非愛民之仁御將之術兩得之矣邵康節曰譬猶葉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以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手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人之才乎

唐李泌告肅宗之言則開國承家之意房瑄立虛名列浮

華則小人勿用者也

范華陽曰官爵者人君所以取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而加于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為賤而加于小人則人賤之矣

楊誠齋曰魯昭公欲去季氏而倚公衍唐文宗欲除宦寺而倚訓注皆失其兩任也

翰按用為任用自與開國承家不妨語錄意却為正若小人有功而但優以金帛恐非所安韓信羞與絳灌為列可見矣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正功正其武功之大小也

程傳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倪氏曰處師之終而奏凱以旋居順之極而大難以靖有功不可不償也故經百戰之勞而為國捍患冒萬死以生而為王敵愾厥功著矣至此表而正之使垂于不朽上功而開之以國所以正其功之大者使小勞者不得而擬次功而承之以家所以正其功之次者使無勞者不得而並焉

薛文清曰古人于小人有功可深慮而不可喜師上六實萬世之大戒漢誅竇憲五侯有功而其勢自此盛故功由

君子立國家之大慶功由小人立智者所深慮也

唐魏徵曰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况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

唐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

書古之納言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

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備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

史思明以兩部十三州來降張鎰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彊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

懷碩勿假以威權

朱子曰舊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此義方思量得未嘗改入本義且記取觀徵對太宗曰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無備不可用也范氏非之曰王者創業垂統數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豈以天下未定而專用小人之才乎夫有才無行之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無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

四明陳氏曰觀此則小人斷不可用易曰小人勿用則是行師之際固嘗任之矣其故何也蓋當天下大難用兵之時固必欲專任君子然有將材如吳起如白起如韓信者其德行雖或不足亦在所必用書所謂試可乃已足也若至天下既寧論功行賞不可使之享有爵土以禍生靈故曰小人勿用用是而觀觀徵之言亦未為甚失但曰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其語欠抑揚耳范氏之議蓋亦矯枉過直勢使然也

易經中說卷之八終

易經中說卷之九

頤川盧 翰子羽著

元嗣盧晉伯進訂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上經九

坎為水

坤為地

比

剛中

柔陰

初六

順從

比主

順從

順從

順從

順從

順從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原再也本義比意據卦說吉以下通是皆為人所比者之占辭也吉是占者得之則當為人所親輔而眾歸之矣然

必再加自審果是備此三德方可以當眾之歸而無愧于

人之親輔也元字當仁字蓋體仁是以長人仁者宜在高位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者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者也永字當勇字蓋能允執厥中而後終陟帝位純亦不已者而後克開厥後至誠無息者而後可以覆物載物而成功也貞則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者當智字蓋天錫勇智而後可以表正萬邦懋昭大德而後可以建中于民固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也況可以正天下乎有此三者存之于心為天德發之于政為王道所謂為吾無間然者而後方無忝于此責矣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觀德者心醉慕義者誠服也蓋聖人在上雖欲不從自

將有所不安自將趨而赴之矣以越蒙氏知中國之有聖人尚重譯而來朝況中國者誰敢與並驅哉後夫遲而後至則自當得凶亦其勢之不得已也非意也誰其喜之哉故曰其道窮也

元永貞即三達德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矣吾知德以稱位自將履帝位而不疚亦何間然之有是以殷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如越蒙重譯而來曰聞中國之有聖人也蓋近者既悅則遠者自來識帝王之有真知父母之孔通者孰不傾心向化而皆來歸之哉此方字須看如赤紱方來如川之方至之方彼若携二而晚來則世固無二王民豈可使一人

非其臣者此不能不加以後至之誅矣此所謂卧榻之側固不容他人之鼾睡也

為人親輔便是吉後夫何以凶也若飛龍在天之時則以見大人為利觀國之光之日則以賓于王為利當可比可見可賓之會而失比之見之賓之道何利之有故凶此不但人君為人親輔可用也秉吾道之權而為人親輔者亦然逃墨歸楊逃楊歸儒不寧之方來也異端之被攻擊距放後夫之凶也

唐德宗罪已詔下武俊田悅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強財富遂即帝位國號楚朱泚號漢王其後尋伏誅

象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下應也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下順從以五陰言四海仰一人也剛中以一陽言一人撫萬邦也俱是卦體時說以剛字配元中字配永貞非也既曰剛而中焉則所謂元善之德在是長永之德在是矣則所謂元永貞者謂剛中也所謂上下應也亦只是為此上下應以卦體言上下皆應于五有不寧方來之象其所以應之者以九五有剛中之德而併元永貞之善也民固常懷懷于有仁故耳使非九五有其德其不寧誰其來歸哉書益稷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詩商頌駉武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下順從以在下言以剛中以在上言比之主也上下應以在下言比之人也上下自交位而言

原筮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戴如之翰謂此後夫之道窮而凶也

徐雲山曰比人不可後後則是以窮來歸自當拒之而不見容也如舜時雖蠻夷且率服獨苗頑弗即功故不免于流竄又如禹時萬國來朝惟防風氏後至而殺之光武既得天下隗囂公孫述各欲為帝終于敗亡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在地上切比無間五居尊位眾所親附獨不知所以親下者乎建萬國以容天下之民親諸侯以保天下之民容

保民无疆是比于天下而無間也

國即百里七十里之國諸侯即公侯伯子男也建設萬國親通諸侯則于天下之情皆有以知而處之矣其所以此于天下也何如

建國親侯則生民之利害無不畢達于九重之上而一人之膏澤亦得以遍及于窮簷蔀屋之下矣

舜典親四岳羣牧歲二月東巡守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有一月朔巡守如上禮五載一巡守羣后肆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翰謂凡此親諸侯者無非為民也

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

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千里

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曰公方四百里則曰侯方三百里則曰伯方二百里則曰子方百里則曰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謀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各備平乃司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

春秋左傳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于東方者取青土封于南方者取赤土

云云各取其色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諸侯始封者必受土于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而奉之也故曰受土又曰主土

呂涇野曰萬國曰建視天下猶一家無弃民矣諸侯曰親視天下猶一身無遺賢矣故法之立也先建而後親恩之行也先賢而後國

吳臨川曰先王建邦以分治天下之民民情上通于君則天下治而為泰若君心不下達民情不上通是上下隔絕不交而天下雖有邦與無邦同矣所以為否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缶方有反瓦器也鄭云汲器也爾雅云盈謂之缶

此言與人相與之初能有誠信與之親比則在戒無自欺在人不見疑斯比人之道盡而可以无咎矣便未可遽計其吉凶也由是而往守此有孚至于克實无妄當自有意外之吉到此方見效應可見吉必得于誠之克實不可以襲而取也无咎以理言只了得自家事討箇沒褒貶而已吉則以效言方能感人而動物也蓋至誠未有不動者矣此爻乃裁比人如臣之從君士之交友皆是于其初比要有信為本則比道得而无咎矣由是而至于克實積實則誠能動物可以得君可以信友不但无咎有他吉也有孚據今日初比言也盈缶計來日言也則無時不然矣他吉所得非出于所期也說將來到顯比者非也語錄似顯比

之說玩其意只是四海兄弟推上得民之意耳

呂涇野曰有他吉言積誠之效也是故有孚言始交也盈

在言既交也孚非有二物也交久而其盈在耳

史氏曰有孚比之是盡比人之道故无咎有他吉則為人

所信如得君信友悅親動天地及豚魚之類是已君子之

心惟求不失比人之道耳而獲吉者豈其心之所期哉故

曰他吉

唐李世民屢破宋金剛山尉遲敬德等相等敬德與尋相

舉介州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右一府統軍使

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察後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敬

德囚之軍中因勸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

之後遽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

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

以此金相資衣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待

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

衆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却

因大敗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翰按世民之于

敬德不疑于相得之初推誠于嫌疑之後可謂得比人之

道而得有他之吉也此其粗迹于本爻有顯然者故錄附

以姑見其義焉而况吾儒以誠相與者又當何如耶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之初六有孚而至于盈在將見至誠有能動之機无妄

有必亨之理上可以得君下可以得民內可以順親外可

以信友效驗之獲有出于意望之外者矣豈特无咎而已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二有德之爻也觀九五之在上知其為可比之君而自

內比之舍煙霞而依日月則既非隱居獨善又非枉道從

人而且得以行道而濟時矣不正而吉乎謂之正者在以

柔中而比剛中以柔正而比剛正上取是比不徒比而比

得其人不苟于所隨也非正而何謂之吉者亦在以柔順

中正比九五上取蓋明良相會君臣相得則志以伸道以

行矣不吉而何若以如是之德而比匪其人則為不正矣

如荀彧之于曹操是也

十一

雲從龍風從虎既有九五顯比之君在上而我以柔順中

正之德自內比之何正如之吉在其中矣以韋陶穆契伊

傳周召之目而得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相與吁咈都俞于

一堂之上則正而吉當何如耶

九五六二之正應也所謂有王者興必有名世者也比之

自內則欲施之天子之庭者一本于脩之于家者焉內如

潛隱比之則出潛離隱矣所謂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曰盍歸乎來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湯三聘之勤而幡然曰吾豈

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正此意也此爻與比人之道最

為得正故曰貞吉若以共工驩兜而際乎唐虞以楊雄嚴

尤而附乎王莽正乎吉乎

比之自內言以六二應九五而自內比之則比得其正而吉在其中且只據六二論占意在外

六二在下進比乎君如發迹泥塗而自內比外以始進者言之非如六四外比于君已在位者也蓋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所謂聖人在上也我有柔順中正之德又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自當出而輔之故比之為正不然天下有道而貧且賤焉不亦耻乎況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也如之何其廢之其曰吉者既不枉道以徇人又能得君而行道也

此爻不但君臣如顏魯閔冉之徒得孔子為之依歸不待

言矣陳良自楚產而悅周公仲尼之道以比學于中國夷之自墨者而受命于孟子皆所謂出幽谷而遷喬木者也夫豈陳相倍陳良而依許行者可同年語哉

介夫曰內比之是方出為仕者外比之是已出為仕者故有內外之別二在內體指二為內也在人事則草野是也四在外體指四為外也在人事則廟堂是也貞吉帶爻言占者如是則正而吉此意在爻辭外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比之自內以柔順中正而從剛健中正之君擇君而仕得其正矣何自失之有不自失打正字而吉之所在也王泉南曰六二自內比外而得其正則不曲學阿世枉道

徇人堯舜君民之學術得以大其鋪張經緯天地之事功得以大其展布無有損德而敗名失節而喪身身出而歸繁其身道行而不枉其道不失為何如

呂澤野以自內作由中心以比上說予有辨今擇其似者曰前舍者難一失親者寡宗誥上者辱身皆其自失也自內比上惠義明直先正其我矣其有不同且久者乎

六三比之匪人

比之匪人其列子所謂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者乎蓋前後左右固有正人而在王所者皆非薛居州也

陰柔不中正自己已有此欠好承者所事者也不履汙君而立于惡人之朝矣乘者所御者也不卑小官而非其民

則使矣應者所與者也與不善之人交而與惡人處矣人已上下左右前後有一而可乎

費惠公曰吾于子思則師之矣于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如是而後承乘應皆正而為比之得其人者六三胡為乎不知此義而自取凶咎乎

漢書曰成帝湛于酒色飛燕謀私赤鳳內亂五侯秉政偕擬乘輿縱惡不誅蔓延滋長遂致排擯宗室孤弱公輔斬戮亡忌孽斷不請晚年山崩江竭焚惑守心變異迭至惜哉

翰按比匪人而致凶不特成帝輩之為君者有然也其為目者亦有然者矣班固以竇氏賓客收捕死獄中蓋固文

車有餘識見不足而比之匪人以致肝像之悔可勝惜哉
繼此而蔡邕先此而楊雄其類也已又不特為臣者然也
李斯師荀卿柳宗元友王叔文之流其比之匪人往往而
是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孔子曰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善與不善人居如入
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與之俱化矣

呂涇野曰君比小人禍及社稷臣比汙君災及宗族士比
燕朋辱及身心匪人之傷自取之也

范華陽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
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宋主叢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徐羨之檀
道濟等廢為營陽王翰謂比之匪人不亦傷乎義符以之

六四外比之貞吉

以柔居柔在我者已正矣上承九五又得其正之君也以
彼之正固所當比以我之正又不可不于斯人而比之所
謂上有堯舜禹湯之為君下有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也
故正而吉

初為正應而在下內也今不內比于初而外比于五故為
得正蓋顯比之君首出在上戒以柔正之德而親輔之乃
為得正而吉若失大夫而係初之小子則非正矣美吉之
有

順德之臣密通剛健中正之君而輔佐贊襄之乃臣道之
得當者而言在其中矣此與六二貞吉本是一樣但有將
仕已仕之別二其克之帝湯之伊尹武王之太公四其克
之益稷湯之仲虺武王之周召即但此而得正一耳
詩大雅綿曰文王撥厥小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
有奔走予曰有禦侮

書益稷帝曰臣執事執事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又曰朝夕納誨
以輔台德又曰以旦夕承弼于厥辟又曰爾有嘉謀嘉猷
則入告爾后曰日贊襄之類皆外比之義也

伊尹之阿衡周召之篤棨以至夾輔王室天子是毗固外

比之最上者下此而蕭曹之于漢高鄧賈之于光武房杜
之于太宗姚宋之于明皇抑亦其次也乎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九五剛健中正賢德者也六四于此朝夕親輔豈阿諛執
正以五為君位而我以下奉上乃其臣道之當然也君臣
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有君若此寧忍負之

賢字謂剛健中正以德言上謂居尊以位言賢字不露上
字意亦不可平看還以下句申上句為當

九五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正是他賢處

書周命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
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顯比是大公無私以天下為一家失得勿恆意王用以下皆顯比之象言則是王道蕩蕩物莫非大公之所存六合皆在覆幬之下意

以陽剛中正之德居至尊之位而當天下之比是其為比也廣大而光明者矣據九五言也

王用以下皆宗顯比意來言王者之于天下之民大公無私任其自然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初未嘗必其從已如田之用三驅而不求必得便是顯比之意若取前禽而邑人誠則是以法把持天下于比道為未顯矣安得吉

易中事不盡言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

秦王世民至高城薛仁果使宗羅睺將兵拒戰世民破之仁果計窮出降世民所降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睺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威仰思皆願效死輸按成湯顯比之意形于祝網之辭而周公用以為六五之象者固據諸此也若世民之事其亦庶幾乎此義者歟
胡傳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

無不覆也又曰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于鳥獸若草木浴無涸獵之道矣

翰謂王者之于民非不欲四海之一家也而不取必焉顧吾德之所以致之者何如也故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苟失其心雖曰面之網何益哉帝王顯比之吉所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者要必有道焉耳或有苗逆命而舜征之防風後至而禹殺之而馭泥本義者之非以絕聖王大公之心是蓋未之體也孟子不云乎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可以觀聖賢之心也

易中事不盡言

程傳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畫比道之善者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如誠意以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于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于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于鄉黨親戚于眾人莫不皆然此三驅失前禽之義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

使中也

顯比吉是王道之善位正中以德言是天德之純有天德方可語王道有純王之心而後可語純王之政不然一膜之外便為胡越如顯比何九五中正則所謂無偏無黨無反無側而王道蕩蕩者矣此所以顯比也

史記相如曰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龔聽拘文牽俗循謝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騁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崇天貳地且詩不云手普天之下云云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澤行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于澤者賢者耻之

會逆取順是倒釋失前禽之意逆我而去者則舍而不追

順我而來者則取而不拒任其自來自去而失得勿恤所以失前禽也邑人不誠民之中也由上有是德而民自化若使之然也須者使字

中字即不誠之意蓋往者不追中也邑人不誠而往者亦莫之追是由上之德使之不偏耳否則邑人焉能喻上意哉

謝疊山曰千萬人之習俗原于一人之好尚千百載之敝化生于一時之放心為人上者可不謹哉

胡傳曰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

樂記曰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

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臚臚孔易此之謂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无首以德言上六雖居衆人之上但其德不足以當之陰柔不足為首也故為无首无以比下則喪亡日至故凶蓋孤民所望民亦將轉而望救于他人矣此其無所終而凶也

必有元永貞之德而後可以首出庶物而為人所比所謂惟仁者宜在高位而有德斯有人也上六陰柔居上雖有其位苟無其德故無以當人之比有比之无首之象占者如是則衆叛親離而位不可保矣

居一卦之上首也此爻陰柔居上不成其為首故在比中

為无首者是天下雖仰于一人而一人不足以撫乎萬邦如無頭底相似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言其不成其為上也

君者民之元首天下之所附屬者也陰柔居上無以比下如劉玄即帝位朝群臣羞愧流汗舉首不能言由是豪傑失望則有首如无首也司馬牛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則牛豈無桓桓以為之兄哉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以上下之象言之上則首也以終始之象言之上則終也惟无首而不足以為上則民叛而難作必不能保其終矣楚子示諸侯後林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

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緋叛之商紂為
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我狄叛之皆所以示
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翰謂
上六陰柔居上无以比下其亦示侈而不示以禮以致諸
侯弃命而不濟者乎

巽為風

乾為天 健

小畜

剛中

柔得位

剛中

陰小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西郊

畜教六反積也聚也止也許六反養也此卦只是係畜底

意思不是力止強制使不得進也大抵溫存而係止之也

二義可兼

陰去畜陽小之畜大也且陰之畜陽亦小小係之而已亦

不甚固故曰小畜

乾陽上升之物今以巽柔在上而唯六四一陰乾剛五陽

皆為所畜以陰畜陽故為小畜惟所畜者陰是所畜者小

小係之而已張南軒曰凡君子之欲行事小人得以援係

之大事之將就小物得以邀阻之皆小畜也

亨是陽為陰所畜者其占當得亨通以其所畜者小而畜

未極施未行也大意如此

君子之所以得亨者有二義一是陰來畜我而畜者小沒

甚廣大句當一是在我才德勢位又非陰之所能畜者故
亨夏臺美里之囚豈足以畜湯文陳蔡匡人之圍豈足以

困孔子哉

小畜只是係畜之義亦小人之吉道也如匈奴以胡婦而
係蘇中即曹操以壽亭侯而留關雲長安祿山以金紫而
固顏果卿是已故四五皆言有孚而未言凶君子以中正
而復不為所畜則吉无咎至于上九則為所畜所謂若濡
而從其不善也蔡邕之于董卓嚴尤之于王莽是已故凶
密雲陰物西郊陰方皆陰也以陰畜陽豈能得行其志此
陽之所以得亨也何也志于畜者小人得以好辭廢之
矣若皎皎白駒入于空谷寧生勇之一束者豈場里場藿

之所得而維之繫之也執是陰倡而陽不和也

下二句是小畜底象以見君子所以得亨也畜未極施未

行不分俱指小字言密雲二句正小畜意皆為小人說也

而占之亨却屬君子何也蓋易不為小人謀也

密雲不雨自西郊小畜也分明是以陰畜陽以小人畜

君子畜他不位而陽猶可亨也拘文王于羑里小畜也而

演易自如此不為所畜而亨也夫子豈以陳蔡匡人之圍

而廢絃歌哉

主文王者畜于羑里而猶演易而亨以畜之小而未行也

我字不必重但借象耳

介夫以密雲不雨二句只是未能厚積而遠施之意所畜

者小也不必更拘陰陽之義此蓋以亨字下通據陽言也不知此與大畜不同分明重陰畜陽上柔傳本意可見胡氏曰小畜大是小人畜君子亨言君子雖為小人所畜而道猶可亨也密雲二句蓋言其畜未極而施未行也惟在彼者畜未極而施未行此君子之道所以獨可亨歟于氏曰亨主陽說下二句主陰說言雖以陰畜陽之時然陽道尚可亨而陰之施未行也密雲兩句相承說謂密雲不雨以其自西郊而起者耳下句或作文王說非是本意小畜之時謂文王正當此時故辭中寓此意耳非顯然以已取象也

史泉南曰本義然畜未極而施未行一然字是承健巽剛中來見陽不為陰所畜者固以其有是才德然亦以陰之畜未極而施未行也此意尤重故彖辭特著其象看畜極而成則君子征凶矣君子豈無才德者耶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陰柔得位勢足有為是小人揣美權綱而縉紳名流皆為所制受其籠絡而未必能自振拔也應之者係屬之也上下五陽為六四一陰所畜也柔字不可忽如偶周之係屬五王也健巽剛中而志之得行其狄梁公乎

曰上下應見為小者所畜曰柔得位則所畜者小矣其實不必分本義故為小畜之小指陰言故曰陽猶可亨也所畜者小之小指事言蓋于事之大者未必能畜之也此象

傳所以但懿文德而已

柔即是小應即是畜得位有得時主事意上下應非是心悅誠服只是在他羈縻籠絡中也

唐高宗崩武后臨朝稱制用酷吏侯思正索元禮周興來俊臣吉溫等鉗鍊羅織用此將制天下然有權教善用人賢才亦樂為之用徐有功仁恕執法每屈意從之魏元忠婁師德狄仁傑姚崇宋璟皆顯于朝將相多得人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健巽剛中只就一人說謂陽也此言陽猶可亨之義內健不屈于物欲有介石之操外巽能制乎事變有善入之道又且剛而能中其英發嚴毅之才皆得中道而無太過之

弊所謂威而不猛之類是也其德其才如此而又當機用事猶可有為才德位勢俱足以致亨矣

本義內健外巽只是原健而巽二五皆陽原剛也各居一卦之中原中也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原志行也非是說剛中之賢布列中外皆得時用事則與上文健巽接下不順為兩支矣不通且本文無此義而以本義為題也

徐氏謂剛中以二五言謂本諸卦之二五皆剛中也故曰剛中非謂二五謂兩人也健而巽以二德言亦謂卦德也則天信重狄仁傑群臣莫及仁傑好面折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薦張柬之為宰相薦姚元崇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每從容言于太后曰文皇柳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

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托陸下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
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
太廟永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
太后意稍悟乃召還席陵王立為皇太子觀梁公才德器
識真可謂健騁剛中而忘行者矣夫豈陰柔之得位者所
得而係畜之者哉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而郊施未行也

密雲不雨則是陽氣不受陰畜而猶得上進陽道則尚亨
也自我而郊則是陰氣畜陽不住而施未行陰道為尚微
也尚往主陽言本義所謂其氣猶上進也未行主陰言本
義所謂畜未極也須如此貼著畜未極而施未行此陽之
易經中說本義九
野以亨也

畜未極而氣猶上進施未行也畜之極而雨則其施行矣
蓋畜之極則隨同而和和則與之浸滋滋潤而雨是陰之
施得行而陽之氣為所止不得尚往而進以行其志也今
雲而曰密則陰之所以畜我者為意甚厚而雨曰不則陽
之所以應陰者情不與洽情不與洽則行其在戒之志不
為之雷同附和也夫然則彼之施未行而我之志尚往也
自我而郊倡自陰也陰雖畜陽陽先有此意相應方
畜得往而與之和平勃有固位之心而後王呂之事成李
勣有怨望之心而後后武之事遂蓋為君子者先有富貴
之心而彼以富貴啗之有不為所籠絡者哉在我者志不

在溫飽則彼雖欲畜之烏得而畜之如鷹隼不可以樊籠
得神龍不可以鈎餌致呂后之于張良武后之于狄仁傑
是也

于氏曰二句本一意而聖人分釋之意則一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以風行天是以氣畜天但小小擾係之耳未能厚積而遠
施也懿美于文德是畜之者不固所謂未能厚積也大知
若愚良賈深藏則厚積矣不過文德之懿則是于遠者大
者猶未足矣所謂未能遠施也厚積而薄發發于持滿之
未者則遠施矣賜之墻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此小畜懿
文德意也若夫子則大畜矣又如堂堂乎張也難與為仁
易經中說本義九

亦是小畜若顏子不違仁而如愚曾子以仁為任而如魯

皆大畜者矣

舊見君子觀小畜之象不但大節之無虧而已雖威儀文
辭之末亦必致美所謂細行不矜終累大德而凡小者皆
不可以不畜之也文德德之小者于此而懿美之是畜積
其小德也以見雖小德亦必致意未嘗謂大德不踰關小
德出入可也本義未能厚積遠施蓋說破懿文德為小畜
而已若認定則此君子為德務外者也又見但致美于文
德則所畜者小也

能畜而不能久能係而不能固小畜之象也君子以之懿
美文德者似之蓋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

君子有所得于心遂旋發泄以成形之于威儀文辭之表斐然成章此亦能富而不能久未能厚積而遠施者也故亦為小畜之意若夫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默而識之魯以得之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惟懼所積之不厚也豈至薄發如此哉此顏子之所以如愚也

畜未極則非厚積施未行則非遠施此就自身說箇小畜底意思與卦辭不同

本義未能句不是小君子蓋是于懿文德上即出箇小畜底意來乃落下語非貼說也

呂涇野曰天不風雖有剛健好生之德不化也君子不文雖有純亦不已之德不變也故風行天表文見天外翰謂

此論始存會意蓋意在文外非貼小畜者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道者正而已本義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正是進復自道也如此則无係畜之累而有得進之善矣蓋小人雖在位我只由一箇正道進將去所謂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孔子之于季桓子是也

此復字猶衛侯自楚復歸于衛之復還其故地也蓋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位之常也君子在下則必進復而還其常位矣乾陽本在上之物今而居下有不進復于上者乎自由也道正道也何以知其自道乎以其居得其正耳

進復字為陽在下說三乾本皆在上之物而為陰所畜然

以乾居下非其所安而志必欲上進故有進復意進而復于故也乾本在上上其故也體乾得正而能自守以正不為四陰所畜而改其操故有進復自道意進復自道是初九有此象也占者進復而自道則小人無以議其後而君子得以遂其進矣此猶今之謫降官員以漸做起而守之以正者也以理則无咎以事則吉

乾本在上之物今而在下則進復是其志也猶君子本宜在高位者也今而在下則仕而近君以行其道亦其志也古昔有小人任位而欲攬英傑係畜君子而為援引之舉者君子只一箇正道行將去全不信他所謂不為所畜也君子者豈小人所得而籠絡之者哉

六四富艱非止其進只是要係畜之耳所謂愛而弗敬戰畜之也如董卓之于蔡邕王莽之于楊雄曹操之于荀彧但三子不能自道耳寧能免于咎而得吉耶

枉道從人徒為失已失已則咎也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濟時非吉而何進復而能以道則脩之于家者不壞之于天子之庭小人無以拾其短而擢之體之于身者可推之于天下之民君子不至屯其膏而困也故曰何其咎又曰吉快之也

明道先生與安石有同學之好而出處進退伸縮由已不為所制即初與為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也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進復既依于道以理論之自當得吉

史泉南曰初九進復自道則無累于權門之制縛不牽于勢利之驅馳而志意舒展言語得盡君信而民懷上安而下從以義揆之當得吉也

呂涇野曰小人既得高位必當君子以為助也苟立志不堅貶其道而與之合豈惟有過將同受其害矣初九進復自道正已而物正者何咎之有義吉者事未可知而于義當吉也翰謂此意甚妙甚是得我心之同然

九二牽復吉

三陽志同者也九二漸近于陰而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進皆同類以上往如茅斯拔如馬斯逐不為權奸所制

易中說

陰柔所係也如是則能伸其志于陰邪得志之秋行其道

于小人道長之日而無困抑不振之嘆矣故吉初之復以道自衛二之復則以人自衛矣九二剛中與初同志故為

牽復牽引善類林立於朝則君子之復有助小人之施未行志可以克遂道可以無阻矣吉在牽復上見是復得善

處

九二之牽復即妻師德之引狄仁傑仁傑之引五王也蓋二人是漸近于陰者也餘說俱非

武則天嘗問狄仁傑欲得一佳士用之仁傑曰有張柬之者雖老宰相才也后竟用東之為相允行冲曰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何

可一日無也姚元崇樞密等數十人皆仁傑所薦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翰按梁公嘗陰柔得位之秋而且近之乃能牽引同志之豪傑以復君子之位而不為陰邪之所係者終成反唐之功非其剛而得中何以至是若梁公者無愧于此又者矣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九以正而復國无咎而吉九二以中而復亦不自失而吉蓋是報陽志同而秉征非私黨之植也

牽復在中即本義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意亦字承初而言蓋二之牽復豈徒然哉由其以剛在中而有中德志行正道而與初之復自道者同故初不自失而二亦不自失也

易中說

此夫子恐人把二只看作與初九牽連而進而無以道之意故本剛中而發一中字出來見他牽復亦以道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蔡介夫云輻輳輻輳不同輻輳之輻也輻輳上伏免也輻輳于輻輳說輻輳者為陰所繫當久住之計也說輻輳者自止而不進暫住之意也

三亦欲上進者也然以陽剛不中之資迫比于四而陰陽相說故為所係當而不能自進有輿說輻之象三志剛者也但為所係當不能自進實不安于其所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有夫妻反目之象占者如其近陰相說則不得自

進而與說輻矣如其志剛不平則有所爭而夫妻反目矣
古人有與小人相說而親比之者後方識得乃不能平而
與之爭如唐炯之于王安石始則附之後則劾之

程傳三以陽爻居不中而密比于四陰陽之情相求也
又睽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與說去
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于陽者也今反制陽如
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
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
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為也

翰按程說最當世情吾見其人矣可以為處夫妻者鑒宋
淞江曰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則其性躁妄不能自

守而迫近于陰則是與小人相為比昵然非正應但以陰

其

陽相說而為所繫畜失復道之高節甘養之私情盡惑
迷昧坐失時機若車與脫輻而不能自進也然以其志剛
故其終也始悔為人所悞而失其可為之時由是不平之
心激烈于中憤怒之氣暴露于外又為夫妻反目之象占
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

漢獻時天下大亂荀彧聞曹操有才略乃從操操與語大
說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後勸操取兗州又勸操奉
天子及董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
物以彰殊勲或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
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

及擊孫權表請或勞軍于熊因留或奉丞相軍事操軍向
濡須或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楊龜山曰曹操挾主威以
利天下已久雖庸人知之而或問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
曹氏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豈誠有忠
貞之節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知由後則不仁求
免亂臣之名難矣翰按小畜九三始為陰係畜而不能
進不知也繼焉又不能平而與之爭不仁也其或之所由
為或乎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呂涇野曰小人之訕君子之病也外夷之侮中國之隙也
反目之事于妻乎何尤故君子務本

春秋胡傳曰文姜為亂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

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
范祖禹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于陰剛失其所以為剛

則制于柔肅宗失其所以為君故制于小人女子至不敢
見其父而況能保四海乎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以一陰畜眾陽傷害憂懼在所不免而能以誠意感人得
二陽之助則傷害可免于身憂惕可免于心矣宜乎其无
咎也故有有孚血去惕出之象而成占者必有孚斯无咎
也

四本陰也而柔順得正則有可取之德矣又虛中是能誠

以待人巽體是能卑以下人有其誠信故能動人而人信之此又未必是君子蓋小人而能為君子之事者也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而如其仁如其仁者漢之

呂后唐之則天近之

六四非君子也勢位近五將欲係畜天下君子之心不知君子必不為小人所係畜而將反取憂傷也以王莽而有不食之憂得漸臺之禍則陰之畜陽其易也哉幸六四有虛中之誠得君子為之助則拔茅而貞吉者志在君也于是衆陽將戮力安職無所歸怨而四得無恙矣使非有孚而得二陽之助則六陰如衆陽何元咎在血去惕出內見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得咎固其時也能有孚得

易經中說入卷之七

朱

易經中說入卷之七

朱

助而血去惕出則是能補過而得无咎也蔡說以一陰當三陽之衝非也不知以三陽為何如人四為何如人也二陽又為何如人也不知六四亦是勿疑朋盍簪者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本有傷害憂懼而謂之有孚惕出者何也惟有孚也則上之二陽諒其誠而與之合志同心矣需乾得助惕有不出者乎

呂涇野曰上合志言誠能惕上以濟事也不然扶小人之術以富人欲去血而出惕亦難矣故誠者動物安身之本也

九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

巽體三爻同力畜乾而九五則為之主者也居中處尊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者也居中故有富厚之力所謂勢能有為者此也勢能有為故為兼乎上下兼乎上下所謂學如以其鄰也九五有孚學固因用富厚之力鼓舞其鄰而用之也

下句亦從有孚來以有孚為主觀本義占者有孚則能如是可見張良散千金之產募壯士以椎秦然亦由其一念忠誠以固結之也此亦占在象中者以字似取字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六國非有土地甲兵之力則不足聯合列國而縱之管仲以齊國之力而糾合諸侯富以其鄰也然亦由其假于仁義一意以尊周室攘夷狄為事而學固其人心也不然雖有富厚之力人心不服從豈足以得其力而用之哉

九五先有孚誠以學固上下之心却用富厚之力以調用之本義有孚則能如是蓋告占者必先有孚方可用富厚之力也可見不是兩象平說

觀本義有孚學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則是先有孚以學固之方好用富厚之力去左右他底意思蓋富厚之勢但因五之所所有言也此全重有字上若徒富而不信則難乎其以之矣

燕昭王于齊破之後日夜撫循其人蓋以富貴乃謀伐齊

以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使樂毅約趙囑秦連楚及魏諸侯皆許之可謂得此交之義矣

介夫曰此交辭之義謂其同心協力也但五為之立陽剛中正意都不必提以其在陰黨故不之錄也居中者信之質是有孚之義以心言處尊者有餘力是富厚之義以力言然必先言有孚而後言富以其鄰必有是心然後能同是力也又見瀕有孚為之本也蓋雖在陰類亦當日有一段信義以相維持所謂禮樂無處無之也其曰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者則通言有孚之所以學如與其富之所以能以其鄰之義蓋有孚學如亦是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也春秋以某師皆諸侯以諸侯之師正是以其鄰者也故于此發之輪按介夫謂雖在陰類亦自有二段信義如晉文雖伯者亦能伐原示信大蒐示禮也

象曰有孚學如不獨富也
正是說他以誠動人不獨以力動人也蓋九五居中處尊有孚而有為者也孔子傳象之言重孚字言所以學固而以其隣者有孚而已豈獨在富厚之力哉
鄒陽上梁孝王書曰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德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于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蹇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陽被畜而極則處陰為畜而成則向是向之不兩者今則與之和而雨矣向之尚往者今則為之止而處矣尚德載是既雨既處之由婦貞厲以下是戒占之意武后之于高宗韋后之于中宗是也楊雄之于王莽蔡邕之于董卓近之

既雨既處言畜之已極則陽亦不尚往而處矣處則與陰和而雨矣何以如是蓋由尊尚陰德之極故如此耳不然肯為之處而與之和哉陰道至此則雖正亦危蓋已極乎盛如月之幾望矣陰道極盛如此則剛君子有行而寧不為所畜而受其制耶征動也動而有為也如昭公欲去季氏漢君欲去宦官唐人欲正藩鎮

魯昭公謀去季氏懿伯曰讒人曰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卒伐之敗走乾侯史墨曰季友有大功于魯受鄭為上卿至于武子文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子是失國政政在季氏于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輪按此可以觀小畜上九矣蓋魯之于季氏其崇之也非一日耳深根固蒂未易動搖昭公不勝忿忿而輕舉妄動其取敗也固宜易曰君子征凶胡不于此而玩其占哉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高宗排群議而立之百官奏事上或使之處決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

主倖矣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于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高宗崩中宗立尊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太后廢之立豫王旦政事不得有所預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李敬業起兵以匡復廬陵王為辭太后遣李孝逸討之敗輪城武后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正所以係畜乎陽之法也高宗排群議而立之則既雨矣天子拱手而已則既處矣正由委以政事尊尚陰德至于專作威福而積滿也若夫動為后所制則陰加于陽矣雖處突稱高宗之旨廢帝正中宗之妄若正也而人人自危衆心憤惋何屬耶然陰既盛而抗陽如此為敬業者雖欲動而有為其能成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陽與陰和而為既雨既處者豈得已哉由陽為陰畜而尊尚陰德至于積滿而然也又謂之君子征凶者蓋以陰既盛而抗陽若征行則必有所疑碍也此所以凶也

曰德積載咎其不慎于始曰有所疑碍其當防于終易為君子謀也其旨深矣

易經中說卷之九終

易經中說卷之十

頤川盧 翰子羽著
同郡主道增益甫閱
元嗣盧晉伯進訂

上經十

乾為天 剛強 虎尾 兌為澤 和說

履

剛中正 剛不中 柔不中 剛中
履帝位 正而榮 正志剛 無應 初
視履 夫履 履虎 武人 幽人 素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利趾反禮也至直結反結也一音至一音吸

履是有所履而進之義頃者有所履字與進字意不可忽

易經中說卷之十

曰有所履則非無所履藉者曰進則非止而無為者意也

頤固此頤志亦此志也頤定

虎以象剛強尾以象後耳如避尾之尾非真虎之尾也只

當後字看履剛強之後而進不見傷且亨者以和悅故也

知此則知所以履強暴之道矣

此如剛暴在前而我踵其後進不為所害而得行其志也

非和悅何以克此如蘭相如入辟秦庭漢高祖見羽鴻門

謝安王猛於桓溫之類是也

虎尾只據乾言不必如陳潛室主九四九五之說履有進

義不咥人者無害於進亨則遂其進也

楊誠齋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天下之剛暴莫慘乎爭

心而虎為至禮一行為慢斯恭悌斯順爭斯遜矣若履虎尾而亦不噬人矣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噬人亨

伏羲名卦以卦體取之有嘯進義也故名履文王象卦以卦德取之有善於履危意也故曰履虎尾不噬人亨柔剛字似不甚重只要履字意出耳介未曰以兌之至柔而履乾之至剛履非所履故名之曰履危之也然以其德說而應乾可危也亦可幸也故承卦名之履象之曰云云

履字與襲字事義有相類者蓋是先有一物在而又加一物掩而取之曰襲履則前有一物往而又有一物躡而進之曰履所謂躡履後從也履大人之跡者也

和悅而應乾者是於難處者而在我則善處也所以雖臨危機而不見傷也臨危機而不見危正以其能善處也

王莽以安卑迎薛方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象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彊致之漢明帝性褊察嘗以事怒郎樂松撞之松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郎出松乃曰天子移移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

輪按王莽漢明二君剛暴之虎也薛方樂松二臣以和悅應之而不犯於難所謂履虎尾而不噬人者其善處剛武者哉莊周曰虎媚於已者順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程傳曰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道况剛明不足者乎

此節須據程傳要與九五爻辭意相顧不字有力與無字不同頃識得當是不失履而有貞厲之戒則光明也不然則雖以剛中正履帝位亦未為光明也如漢武唐憲終不無累豈如舜之好問好察明目達聰之為盡善盡美而廣大光明也哉

程傳意蓋以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若自剛明決行不顧

便為有疚便非履道之善而未得為光明也苟不恤其剛決而行必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履帝位而光明者也是只重不疚上光明是履帝位光明也如否德忝帝位便非光明矣剛中正却輕是九五的性體以不疚望之蓋懼其恃而或偏也疚為央履說

此節若作明上節之義天位惟艱據虎尾也疚據央履以此德而處此惟艱之位能不自任而至有疚病則光明純粹其輝光矣似較有據

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則有好問之裕無自用之小惟厥位之危罔厥德之恃矣夫然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何光明如之

剛中正聖人之德也帝位聖人之位也而又無嫌隙之指
議是少光明若禹之無間然者是也成湯放桀微有熱
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終是有未光明處上句三下平看
而略歸不取上光明二字總是贊詞也

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無一此疚病愧怍處則德足以
稱位位足以稱德却多少光明蓋盡善盡美天地可參鬼
神可質也

德位兼隆而無自恃之疚則所謂君人者將昭德而塞違
以臨照百官矣所謂無作聰明亂舊章而道者焉世無賢
矣所謂人主盡下則聰明開而聖心洞然中外融徹者矣
此王道之所以如精金美玉而無一毫之雜也堯舜是已

易經中說不盡之十

成湯不免有慙德而夷齊得以讓武王若堯舜禹之為君
雖好事者為得而指議之哉

一說帝位亦危機也故古人以為遺大投艰于朕身又曰
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可見矣介夫謂聖人文
字如化工當不至逐字比對且意思牽強之甚不必從翰
謂履躡而進不應盡是危地而全無順境如舜紹堯致治
夫何為哉夫子各據卦中所具有之義而歷發之以盡卦
之蘊何必執定履危一義而使事理如是之拘哉介夫非
之是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辨上下去定那民志使民各安其分而無分外之念也辨

字亦寬凡宮室服色車旗器用之類皆有尊卑之等貴賤
之分也明其等威制其度數名以命之器以別之使各當
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不然則天下紛然吾未見其能一也
上天下澤定分不易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名曰履上下之
分尊卑之義所履之常道也理之當然也故履即禮也辨
上下者制禮以明其所常履也定民志者使之守禮而安
其所常履也器然多欲人之志日驚於尊榮富侈為能以
有定也故必明其定分以禮制心庶幾知澤之不可以干
天而有定守矣是辨上下所以定民志也民志定則天下
之心一而治可舉矣辨上下也定民志也天澤履也總是
要簡上下之分明白不可亂耳

易經中說不盡之十

五

辨上下中須知公卿大夫各稱其德而終身得分農工商
賈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意定民志不可錯看作民志定
了志字亦須看即程傳志富侈尊榮之志公卿大夫知德
之當脩脩吾德而已備德之外不曰志於尊榮農工商賈
知業之當勤吾業而已勤業之外不曰志於富侈分辨上
下使各當其分者正以定民之心志俾不至於外慕也
三禮盛德篇曰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
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樂記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率制萬物役使群動豈人力也哉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馬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物有節及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

易經中義不卷之十

六

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楚茅尹無字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典典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園牛有牧以待百事左傳晉師服曰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上而下無觀觀禮記方氏曰隅有奧尊者所處別於卑階有阼主人所歷別於賓所謂室有奧阼也席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為上所謂席有上下也乘車之法君在左勇士在右所謂車有左右也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所謂行有隨

也天子南向而坐自公侯而下各有位焉所謂立有序也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從事於文為哉亦各有義存焉耳翰謂此亦辨上下而定民志之意也

羅一峯曰禮也者先王之所以為教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故聖人則之以化成天下士有定習民有定志官有定守國有定俗天下之治運於掌矣

左傳秦乞師于楚以伐晉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謀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親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夫矣知營巢焉以為政范句少子中行偃而使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樂廢而樂廢士飭上之使佐

易經中義不卷之十

七

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就當是時也晉不可敵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履在父上說往无咎在占上說

履有進義居履之初是始仕進時也不是隱處賢人如二之幽人者筮仕之始正行檢立名節未為物遷所設施者皆其素所抱負者也

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故未為物遷而其所履者皆其素素者是初仕而未遽改節也以陽在下故可率其素履而往若陰居下豈可許其率之而往哉蓋陽者陽明之道也履初者始進之時也始進之時未為物遷而其所履者尚是

平日之所守者也。占者以是而往，惟得而咎之物，即富貴利達之類也。

率其素履亦違，不離道不變塞之意，以是而往，則行道之心不為歆貴之心所奪，修之於家者不壞於天子之庭也。故无咎。

无咎中有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意有不與時浮沉，不徇物喪志，意蓋初九以陽居下，當仕進之初，一塵未染，不為富貴利達所遷，一循其平素之所履而行，其未達之道不變平生之所守，故能如此。

素履即所謂鼎寶之莫不為仇，所即井泉之滌不為泥，所汙者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於筮仕之初，率其素履而行，達不離道者，非勉強也，是獨行其窮居所求之志，不為富貴所淫而已。若歆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宜能安履其素也。獨尊也。爻下程傳：其進也將以有為也，意好看。

宋鑑呂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驟斥忤旨，安置韶州。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推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翰謂儉可謂獨行願者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九二不得志，獨行其道者，率性而行，順理而動，寵辱不驚。

點涉不及何等平易，故為履道坦坦之象。幽人過其占蓋與之合也。故貞而吉。幽人履道之道與履道坦坦之道自有輕重，不可一律看。蓋履道是所履之道，非履那道也。猶之日用動履底意思耳。正朱子所謂即路也。路亦非真路途也。猶言路數耳。

此爻如虞之巢由，晉之陶潛，宋之邵雍，是已。所履之道坦坦平易，以剛中在下，無應於上也。若夫欲為君盡君道，后艱厥后，則為君難矣。欲為臣盡臣道，臣艱厥臣，則為臣難矣。孰如九二所履得坦坦易之道哉。陶潛歸去來辭，則其幽人之趣履道之坦，皆可想見。履九二之義，不待他求而於此可以得之矣。

象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幽人以道為履，而過其占則正而吉矣。蓋履道則得幽人之正，故吉。幽人有不履道者，如竹林七賢之類，則不為守正，不得如二之平坦矣。故重之以履道本義，履道二字正為貞字義。

或曰：九二素性而行，不願乎外樂，義命之所安而放懷于事物之表者，幽人如之。操身不墜乎流俗而得乎素分之安，秉節不變于困窮而適乎行義之正，則性分之內快然自足，名教之中自有樂地，而榮辱點涉之不及也。正而吉也如是。

介夫曰：履道坦坦是象，幽人貞吉是占。所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凡世之執利紛華，舉不足以

動其中心廣體胖自不至有慕於外所謂富饒之累人不

如貧賤之肆志何崎嶇之有信乎其坦也

程傳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

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

吉也子思曰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

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介夫謂中就交德言心字用在不自亂內不以中字當心

字以大畜九二中無尤例之俱與程傳不合

中不自亂不為富貴利達之所亂而變其所守也宗傳意

子思曰體道者返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為道者

易經中說大畜中

子生不足以易之利不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

以怨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

脛毛無所繫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

王公簡其富貴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眇視跛履武人為君皆在柔而至剛上取陰柔至剛未有

不凶者矣

行不中則跛視不正則眇卦辭不咥人以和說履乾也六

三咥人凶以不中不正履乾也

眇志於視其視不遠跛志於履其履不遠武人為于大君

其為不遠者也以此意處危其能不凶乎

眇眇小反育也小目也跛波我反足跛也

叔向曰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桀克有紂以喪其國紂克東

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一王能无咎乎天之假

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

晉叔向問于荀子荀子對曰無位而好凌人怙富而卑其上

弗能久矣

史記律書曰夏桀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

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一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于邊

陸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

極閭巷之人為敵國習生於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

足也此上皆才柔而志剛之意

易經中說大畜中

范增好奇計就項楚每教急擊漢勿失後墮陳平計乞購

卒于彭城范增本無奇計而曰好奇計不當就項而就項

此正眇視跛履而蹈虎尾者全不會處危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

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韓非子曰昔紂為天子率兵百萬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

將素甲三千破紂之國而有其民天下莫傷

韓信曰項王嗜啞叱咤千人自廣此特匹夫之勇雖霸天

下而臣諸侯所遇無不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

於威攝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履虎尾愬愬終吉恐只是據九四上說觀本義故能二字可見如程傳若能畏懼則得終吉則是告占者也

九四不中不正進而以躡九五之剛陽勢如虎尾之履也然以剛居柔故能小心畏懼抑剛為柔不敢縱逸所謂以剛居柔過乎恭者故履危不傷而志得行畢竟吉矣

九四所以履危而得吉於後者全在以剛居柔上若不是這等只着他那中不正到底只是凶終吉者有後也司馬懿之於曹操慕容垂之於苻堅是已

愬山羊反音色恐懼貌驚愕也

韓非子曰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

易經中說不事之十

主之逆鱗則幾矣謂庶幾於善諫說也幾則志行之意龍猶虎也君子其尚知所以擾龍馴虎也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志行申終吉之意蓋九四以不中正而近剛決之君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本危地也然以柔自處以剛自戒故能柔服其驕悍之性免其履危之傷遂其上進之志而得其吉於後矣蓋四之履乾本欲上進而已志行就是遂其進底意思朱子說可見

九五夫履貞厲

夫古快反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欲為即為曾不加審於再思任其剛決而行司馬所謂從命者實逆

命者誅善善惡惡而無所回曲也占者所行雖至正也然為之太驟行之太果未免有害政之弊正而且厲况未必正乎

剛中正履帝位如漢武宣唐太宗之英明是也信賞必罰無所顧忌然一己之精神何以周天下之事變才既傷於所恃禍必生於所忽危機將伏於聰明之下矣故必如堯舜明目達聰好問好察不以己之聰明為聰明而以衆人之聰明為聰明然後為無弊也

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自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

和非以長乎

韓非子曰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滿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按此正子思人

易經中說不事之十

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之意亦本義所謂下以兌說應之者

安得不危

惟其剛中正也則恃其才惟其履帝位也則恃其德故凡事必行而下又以兌說應之所謂君出言自以為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而無所疑礙也如是則君之國事將日非矣不危何待

楊誠齋曰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憂為也君有為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若不為之君其心違天下之所不快有為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喜喜其喜者愛之所由富也銳者憂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

則遠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諍之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會作法於貪敵將若之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輸觀子產之事而及渾罕之說所謂夫履之正者猶不免於屬也況不正乎

劉屏山曰觀湯之伐桀也排衆必往無少可疑既以勝之也則惟有慙德非慙於伐桀也慙於伐桀而遂代夏也夫湯排衆伐桀而無少疑夫之正也猶不免慙德況不正而能安乎

陸贄奏疏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物有獨馭區寓之意嚴東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

即右數事而觀則有所恃而夫履者雖正而危皆昭然矣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位正當是有能為之才又有可為之勢故傷於所恃而夫決其履也介夫謂正以德言本義之剛中正也當以位言

本義之履帝位也與雲峯意同如此分貼覺牽強難從還據程傳渾言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孟子曰所以考其善不善者於己取之而已矣此曰視履考祥蓋吉事有祥祥寓於事也猶形之於色也形端則表正體勞則色瘁必然之理也故歆考其祥者視之履而已矣中庸所謂見乎四體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亦視履考祥之意也于其履之終而考之其果周旋無虧而盡善盡美則先知其為福之將至之兆其得元吉也必矣否則未也元吉即大吉字未定之占也緊貼旋字履有一之未究則吉未必大矣

詳即兆也龜吉凶馮氏橋曰相視所履以驗休咎之象祥者吉凶之兆也讀如禎祥之祥介夫謂祥字兼休咎乃獨福之朕兆非是禍福考者卜後來事也蓋君子履行了這件事必即這件事上以自考驗果周旋無虧無缺點則為吉之兆福之兆矣其得元吉而大有福慶可知不然則凶禍不假言矣此自是實事予嘗驗之人已無不中者考祥即未定之元吉元吉即已定之考祥若作盡善未為相應不若作占大吉意為順蓋盡善意已在其旋上也旋周旋也周旋無缺壞也無缺壞盡善也元即大吉即慶也履於上而視之者事必稽其所終也此又未與他定吉凶惟要他自視其所履占之於已禍福

視其所履而未定也蓋履之所在禍福之所在耳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圖之威儀言於衛侯曰詩云

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今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

在民上不可以終

衛甯惠子謂晉卻曄曰古之為車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

也詩曰兕觥其觶肯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

傲取禍之道也

鄭伯如晉子叔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

以策賜以州田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入

之急也乎伯石之沐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

始乎翰謂以禮終始則其旋元吉矣豈直荷祿於一為禮

也哉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

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

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

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虔心已亡矣嘉事不體

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

先亡乎翰謂於俯仰驕替之際而知二君之死亡正禍福

之朕兆而吉凶之先見也子貢可謂能視人之履而考其

祥者矣

宋元王曰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聖人

察之以知吉凶曾軫曰昔元凱制重華宣慈惠和周公翼

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

非卜筮所能明也

楊誠齋曰察天審己不必察之於殤蹇占天以人不必占

之於卜筮堯之眷命舜之申休武王之受祐此一念之覺

而在我之天降其祥也號之奪其鑒晉之益其禍楚之厚

其毒此一念之晦而在我之天降其災也故莫教之舉趾

高而闢伯比知其心不固趙孟之語倫而穆叔知其不能

久鄭公之視流而行速單子之視迫而言徐則天奉其繩

矣士正伯知其將亡叔向謂其心喪不亦宜乎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亨即終字元吉在上即視履之終而有見於得元吉者

也

爻下本義曰周旋無虧則得元吉可見元吉之未易得也

此曰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蓋言視所履之終若果有得

元吉之義則必大有福慶見得有是理則有是事也周公

豈欺我哉此象傳之意也

史東南曰上九得元吉於履之終其所謂元吉者何謂也

蓋言行素修於前休徵自著於後履道既篤於始嘉應自

驗於終不徒壽祉於一時一事也多福永綏事事獲祉時

時皆值福矣如驗之於身則而康而色驗之於家則而昌

而熾備諸福之隆大有慶之謂也

禮記仲尼燕居曰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閭門

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此皆大有慶之意也。

坤為地

乾為天

泰

自卦泰

正月之卦也

小往

大來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通也大也大通也

泰通也兼二義有交與亨或故卦辭不出此由卦才亦不出此也

易經中說大來吉亨

十八

自內而外曰往自外而內曰來小往則陰為賓大來則陽為主矣陽為主君子有不吉亨君子則吉亨二字全在小往大來上雖名泰亦本諸此吉亨正是泰

小往大來本卦也占者有剛陽之德而當此時則吉而亨矣吉只是善類無陰邪之傷亨則吾道際可行之會也正與否之不利君子貞反對看蓋否之時不利君子之正道偏為陰邪所傷而不得吉吾之正道偏不得行而志不遂如申生之於驪姬孔子之於安嬰比干之於商屈平之於楚劉向之於漢之類是也何有於吉亨
小往者小人道消也大來者君子道長也吉據君子之身言猶言納福也亨據君子之事言猶言志行也

卦名只主氣通說未便到萬物上本義必其陽剛方能如是正以見是君子道長之時而小人且休矣

此通衆人而用之者也若以吉字主定得君看此則可為人臣者之占辭也太拘矣無陰邪之傷而納君子之福則得君在中不言可知如德充塞仁義而孔子之道不著亦未是吉亨事也何必拘定人臣

朱子曰君論陰陽則道二氣交感方成歲功君論君子小人則一分陰亦不可盡去小人盡用那君子方能成治翰按此說亦未盡善小人豈可盡去也但取得其道粗作威作使矣所貴於君子道長耳不曰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命乎人心固人生不可無者

易經中說大來吉亨

十九

三晉語潁伯納公子及河董因迎公子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元年始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人所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聲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源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懷公奔高梁壬寅公入于晉丁未公即位於武宮

北史趙輔和傳有人父為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館稅別相知者筮過泰筮者曰此占甚吉是人出輔和謂筮者云乾下坤則父入土矣豈得吉果凶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

志同也

程傳如此分節其必有所見矣蓋以天地上下之交釋上

大小往來之通而以流行者言也

陰小而往陽大而來而為交通之泰具於卦體卦變者然

也其在於造化人事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

志同也此一節分明是說交泰意

小往大來原是本卦中意象係底故彖中不復分釋卦名

卦辭也蓋陰往陽來即二氣交通之意故總傳之

萬物通與二氣通只是一意故中庸於萬物育而謂之天

地之氣順也萬物通只在天地交內志同只在上下交內

蓋上句未盡之意也故下一而字連之且必有交有通方

易中不盡之意

盡泰字意耳介夫謂上下交然後志同則非矣程傳曰小

往大來陰往而陽來也則是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萬物

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則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也

上節本卦中流行之義著造化人事之交泰此節本卦中

定位之義著正人正通之吉亨則是以下與後內君子以

下對小往大來兼卦體卦變二意可對陰陽健順二意蓋

以小往大來重往來字流行意也內陽二句重內外字定

位意也觀程傳分節意可見且小往大來與內陽外陰內

德外順皆本諸卦而下則廣其意也此節分明推出吉亨

也

乾往居外坤來居內據卦體言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

居三據卦變言到天地上下處著造化人事矣陰陽據卦

體言健順據卦德言到君子小人以下著人事言矣不然

只把則是以下通小往大來之義發泰之蘊而明所以

吉亨之意渾淪為長故陳天瑞於此叙上文畢末後只著

一句曰卦之所以為泰辭之所以小往大來者蓋如此哉

天地之勢雖懸而其氣交焉君臣之分雖殊而其心交焉

分明是說交泰意後五句分明推出吉亨也內外二句亦

本卦也是內外各得其分矣

內陽陽用事也外陰陰不得而主之也非無陰也如春生

夏長豈無陰也非陰不成也但陽當權用事行陽之道而

陰但順成之耳陰不得直逐而專成也

內是在內也為主也彼不得而干矣外是在外也為賓也

此不得而亂矣自然如此非內之外之意內外是箇定體

底字分也消長是箇流行底字機也

蓋內陽而外陰則自是天地交若陰在內則不交矣如人

之陽在內則氣血交陰為主則癢痺矣內君子而外小人

則上下交若小人道長則不交矣蓋君子為主則上下安

而情通君子能通天下之志也小人得志則止有擠排君

子之事而已以此見名辭不分辭也一耳

內君子而君子道長不必在朝只是得時用事志意舒展

揚眉吐氣便是雖三家村中亦然維一家之中亦然如宜曰中生之於家君子道消也

一說象傳總舉卦名卦辭而推廣其義故只用則是二字過下其實天地二句是影泰字說內陽五句是影小往大來說天地交而萬物通泰之見於造化者然也上下文而志同泰之見於人事者然也內陽外陰內健外順造化之小往大來也內君子而外小人人之事之小往大來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吉亨可知

天地交上下文內就見泰意內陽三句見小往大來意君子道長二句見吉亨意

薛文清曰萬化交則通不交則礙隔而不能成化功翰爾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莫不皆然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財音才荀氏作裁相息亮反左右音佐佑助也

天地交泰如乾道變化無所不利意乃以氣交也形自上下邊絕不可交也必湏天地泰而後聖人可治泰邵子經世可見也左右父母斯民之道也可見后為天地之宗子而萬民之父母也可見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也又可見其窮神知化而善繼善述也

天地泰而後先王得以贊化猶世道泰而後聖人得以弘化若此難之世經綸之不暇否塞之時儉德之不暇何緣

得以贊化治民如此哉

天地既交而泰則氣化中和完備矣故聖人體之以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若有此虧錯乖戾便非可以裁成非可以輔相又當用撥亂反正挽回天意之功矣

天地字皆只氣上看不必入理亦不必分形論程朱說中俱無此意財成以知運行於陽而發生萬物則財成其為春為夏之道云云輔相只是春氣宜於發生也則為播種之法以輔相其陽之動故氣宜於成實也則為收斂之法以輔相其陰之靜

或曰非天開一代之治運則元后無以成一代之治功故曰天有是時則人有是事人有是事則天有是時天人感應之理微矣又曰道者氣化自然之運宜者事理當然之宜

或以此為保泰之道者非而以為致泰之道者亦非也不知當泰時須着治這事觀之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云云恭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觀此正值泰之時而財成輔相以左右民之意乃者繼事之辭蓋於變時雍世道之泰也乃命羲和則贊化育泰天地之事功正著於此時好下手也邵伯溫曰堯得天地之中數故孔子贊堯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揚雄亦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蓋自古極治之盛莫過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考之曆數稽

之天時質之人君若合符節於乎盛哉

胡雲峰亦以此為保泰不知此是聖人何等大功業千百
年而僅一見者非保泰也蓋連其泰以交於天地人物者
也

或問語錄財成所以輔相也不似本文兩平語意曰此句
亦與本義不合當刪之

周書泰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靈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
相上帝寵綏四方

禮記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
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雜異

制衣服異宜備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陳注曰
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也

問泰之象何如呂涇野曰其惟聖王之用賢相乎通其變
使民宜之其惟聖王之用賢相乎裁成輔相之事何如曰

制度文為之跡損益因革之問非泰之時不能舉也人倫
正時之說非欺曰此則自然者也

翰謂此蓋後世補偏揅敝之事豈所謂財成輔相者哉蓋
此道古先帝王已行之矣後世雖有作者無下手處也當

此時者致中和而已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拔茅八反茅交茹反茹汝據反牽引也程傳曰根之相牽

連者彙音胃類也碑雅曰彙之為物以類行以類止故又
為以其彙征以其彙貞之彙

拔茅茹以其彙雖是一句須知其彙是說歸人上也當
泰之初三陽在下志同道合相連而進有如拔茅茹者以

其彙相連而起也可見以彙非說茅蓋拔茅中茹字已有
相連之義矣如孟子曰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

之誰能禦還說民歸意非說水也只借水說歸民爾况就
下中已有誰能禦了語意與此相類

初九拔茅茹不是我牽引入還是人牽連我如王陽在位貢
禹彈劾之意

征吉者許其行之可也謂占者有陽剛之德如是則辭經
結綬相與出而觀國之光從王之事吾見濟濟多士之華

有同寅協恭之休而天下之泰可成矣所謂相與共成正
大光明之彙者也豈不吉乎貼程傳意也

或問近儒陳氏謂本義相連而進一句明說以其彙三字
而後曰拔茅連茹之象則當依語錄云拔茅連茹者物彙

以其彙者人也文法正與貫魚以宮人寵相類此說如何
曰本義連字已是以其彙字意與予見合

源流至論唐初天下亦未嘗無君子而當時亦未嘗指名
其人也自杜黃裳裴均引用賢者率緣武元衡裴度

諸人皆拔茅彙進
唐武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州之誰可者仁傑曰文

學醞藉則蘇味道李崱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材則有
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后擢柬之為洛
州司馬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
十人率為名臣或曰天下能李慈在公門矣仁傑白薦賢
為國非為私也翰謂有拔茅連茹之義非梁公之陽剛能
征吉乎

宋寧宗即位以趙汝愚羅權衆知政事汝愚悉召士君子
之在外者以章穎為侍御史黃艾為左司諫黃裳為給事
中陳傳良彭龜年並為中書舍人黃由為起居郎沈有開
為起居舍人翰謂此有拔茅連茹之意

楊誠齋曰一茅拔衆根隨一賢舉衆俊歸泰之初惟一陽

易中說本卷之十

二十二

首進則三陽類進矣欲選群小固非一君子之力欲進群

賢不可無一君子之力克舉一舜乃得十六舜齊舉一禹
乃得九禹吉孰大焉

源流至論曰慶曆盛時登輔臣以收人望權端鯁以增諫
垣晏殊居台司范仲淹周旋政府杜衍權在密職而韓琦
富弼相與制之歐陽脩首以端亮選在諫院曰素曰靖曰
襄又相繼而除數君子以社稷自任於是仲淹主西事弼
主北事又各上時務十餘條大抵欲退不肖止僥倖以振
紀綱於內易監司汰部吏以明政化於外元祐盛時召元
老於散地起正人於外藩司馬呂公既登揆席大防能仁
繼之劉摯王存既在政路蘇轍蘇頌又繼之諫垣則劉安

世給舍則范淳甫韓延則程伊川諸賢彈冠相慶慨然以
革弊為己任免青苗保甲之患罷諸科誦數之學此所謂
秉仁之吉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志在外是志不在於獨善而在於兼善不在於抱道而在
於行道有箇以天下為己任而致斯世於泰之心也故以
類進而吉使其志不足以有為則行不足以致善雖欲類
正吾恐其相牽而敗事矣何吉之有

志在外用爻下程傳幾句意貼看方是

三陽類進而吉者蓋以時為既泰固非若向之否也於馬
以隱居之所求者將以為天下國家之謀窮處之所當者

易中說本卷之十

三十一

轉而為堯舜君民之業固非若向之偷德僻難而不顧乎
其外者比也當時之可為揆才之能為而又有心於有為
此其所以類進而吉也伊尹事之

志在外見非為身謀而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
以吉也

程傳曰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泰則志在上進也
用此意貼

呂涇野曰君子積學於躬待時而動有志於天下國家者
也非拔茅連茹則不能以共濟故程子曰上進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
荒穢也說文水廣也大也馮氏曰尚上之也配也與而公

主之尚同

九二處泰得中者也包荒以下四事告占者必須如此則方合乎此爻中行之道而泰可主矣蓋包荒寬柔也用馮河則以剛居之意也不遐遺亦寬柔也朋亡則亦以剛居之矣凡此皆是不失之一偏而得中行之道也如此說自是平易不必如介夫謂事事皆有中也今如一向包荒而不去馮河以斷之則寬必至於廢弛何得為中乎蓋本義於包荒下繼以用字本義於兩句中加以而字正以於包荒中須得馮河於不遐遺中又得朋亡方為不偏方為剛柔之中也又有以四事俱兼人與事者若然則包荒與不遐遺何異用馮河與朋亡何別豈有既包荒而復遐遺既

易經中說不遷字

子八

朋亡而不能用馮河者而周公願兩言之耶以此見上二句主事言下二句主人言為剪截精潔矣

遐遺朋亡可兼事論包荒馮河難入人說荒穢作人而欲包之朋比作事而欲亡之可乎觀本義與程傳可見不知以包荒馮河只主政事遐遺朋亡專主人才為快中行指二尚言進而上與之配也當泰之時人情安肆政事舒緩而法度廢弛者有之無量則愈疾而失於迫無斷則因循而失於據非中也人情安逸其間賢者未必舉小人未必去者有之使遠則不能周及庶士而有深遠之慮不朋亡則不能斷以太公而為私昵之宰非中也占者不然則有合於九二以剛居柔之中矣字字亦重以剛居柔意觀

本義兩而字可見

包荒不厭其繁也不遐遺不亡遠也朋亡不遐遺也上二句以事言次二句以人言觀荒字與朋字可見包荒而足以有容仁也馮河而足以有斷義也不遐遺而大其公仁也朋亡而忘其私義也上二句是處事之仁義下二句則處人之仁義若兼言則優矣

一說包荒不遐遺者柔德也馮河朋亡者剛德也用剛於其所當剛用柔於其所當柔則剛柔合理而四者各一其中也用剛而濟之以柔用柔而濟之以剛則剛柔不偏而四者共成一中也如此是兼二說矣蔡說也

晉宗伯曰川澤納污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居含垢天之

易經中說不遷字

子五

象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

上句是舉首尾而言以盡一爻之義仍是就占者以事言光大則以心言也蓋中者主泰之道心者行中之本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而無一理之不知光明也不以一毫私意自累而無一理之不極廣大也光則不昧遠圖故能明此治道大則不急近功故能體此治道此所以主泰而合於中行也

曰包荒曰不遐遺非大不能也曰馮河曰朋亡非光不能也故曰四者之合於中行以光大也亦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之意

呂涇野曰包荒而不遜遺曰仁之盛也馮河而朋亡者義之決也仁且義中行之道也非其心之光明廣大能如是乎然必先仁而後義故曰包荒得尚于中行翰謂此仁義之說亦先得予見之所同然者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陂彼偽反又甫寄反傾也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者信然之謂食享也

上二句泛論平陂相因往復相尋理勢之自然此爻只當泰之時已有否之機矣占者能艱難守貞於泰自无得否之咎不必恤否之來自享泰之福矣艱貞則能保泰下皆常享泰也本義可見勿恤其孚二句孚者否之信也福者

易經中說不泰之寸

泰之休也取否泰二字曰艱難守貞則非尋常之正而可以從容守之者也艱難

幸苦之意程傳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是也孚者否泰相因之期所謂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者也食福

則平而不陂往而不復矣此欲以人而勝天也

書君陳曰圖厥政莫或不艱唐太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愈備宜將獲尚遠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歎數問卿輩諫諍也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源流至論曰君子無常合之勢群枉有難杜之漸慶曆之

李晏殊既以事嚴衍亦以權倖不平之憤而去韓范富三人亦繼踵於外襲以守泉脩亦乞蔡而向之合者始啜矣元祐之末楊畏力引呂章李鄴之徒鄭雍深排蘇劉朱王之黨蘇子由守汝范淳甫守陝劉摯守鄆川黨洛黨朔黨諸賢皆海之隅嶺之表矣此平陂往復之理也

楊誠齋曰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九三陽盛極矣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君臣克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何則天地交泰陰陽往來在九三六四之爻也開元之末天寶之初其泰之九三乎

胡氏曰艱即居安慮危思患預防之意貞即順天理合人情之意

程傳云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尚云艱貞則有福蓋三為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此可見人當於無事之時而先為有事之圖則為力易而志可行也

魯大夫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知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小往大來曰泰而曰无往不復何蓋乾天也坤地也乾來居下坤往處上固是天氣下降地氣上升相交而為泰矣今三為乾之終以臨於坤乾欲上而坤欲下則向之陽之降者今復升陰之上者今復下是又天地一交會也此乃屈伸往來之常理陰陽消長之自然也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

天地際亦是本卦所有而言天人有交際之理處其交展其會不可一談之氣運而不加艱貞之功也

或問本義象傳作无平不陂天地際也程傳作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何從曰依古易之本還從本義為是今易則程

傳可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翩翩輕舉貌此泰時也而有翩翩之陰誠所謂彙集萌於其間者矣自非處盛滿而知戒者孰知福為禍所伏能泰而不驕也哉

鄭書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

唐順宗為太子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棋俱出入東宮娛侍之叔文詭譎多計與伾相倚附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學士常執誼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元交以小人合交以害正道翩翩之態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皆以下句釋上句意蓋陰本居下在上為失實惟皆失其實所以翩翩不待四之富厚之力以驅之而自從乎四也又翩翩下復乃二陰中心所願也惟其中心願所以不待四之戒令而自信乎四也翩翩字與皆字正據聲陰說小人合交以害正道乃其中心之至願也觀仇士良之言可見

初鄭子駟為田漁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馬八年又殺公子熙又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尉止與司氏侯晉堵女父子師僕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

子之徒以作亂曰辰政執政於兩宮之朝翰按此皆所謂

失實也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公子之徒以作亂非中心之願而何

或問介夫論不富失實說如何曰失實本不為不富字解只著所以翩翩下復不待富厚之意耳蔡公亦費詞哉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祉音止一音耻六五泰之主故言處泰之義此六四下程傳意也

帝乙當六五居尊只歸妹上見得虛已下賢處總在六五應九二上取也蓋六五應九二本有帝乙歸妹之象故帝乙歸妹占得此爻也今周公便以所嘗占者而著下賢之

象當其占焉

當泰時為泰主能柔中虛已以下九二之賢正如帝乙之妹下嫁匹夫而勢分之兩忘也占者如是則有以享泰之福保泰之治不至平復于破城復于隍矣

帝乙以妹下嫁於匹夫正與六五柔中虛已下應九二相當則是人君虛已忘勢以下側陋之賢也以祉蓋所謂協上下以承天休者元吉亦相與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者也春秋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傳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

易經中說下卷下

子吉

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於虞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爾雅之德其詩曰曷不爾雅王姬之車宋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雷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兄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翰謂此亦一法蓋可以斷人而不可以斷已也三三泰之雷書堯典釐降二女於媯汭帝曰欽哉傳曰史官堯治裝下嫁二女於媯水之北使為舜婦於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况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中以行願即本義柔中虛已下應九二也觀其虛已則下賢是所願也六五有柔中之德任賢不貳以行其志願所以有祉而吉也蓋惟中惟願能知九二之賢而下之也其亦大有為之君而尊德樂道者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玄德之于孔明是也

非賢不足以保泰非中不足以任賢六五柔中虛已求賢致治以行其志願者所以有祉而元吉也

福自我致之元吉則治功之盛自我成之矣中以行願者何呂涇野曰其願中道以下賢而致治者乎故以祉元吉

徐氏曰人君享太平之福者以用賢也有用賢之願而能行之以有中德也

子吉

德則備於敷色貨利備於左右德雖有好賢之願亦不能行何以獲福而元吉乎此六五之祉所以本於中以行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隍音皇城也海篇云城下坑也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子夏作墮地信作遄古文作皇

除首句為治而復亂之象下皆依本義用師告命作實事說此當泰極而否天命人心已去之時昔禹政教之脩紀綱之立者至此而紊亂傾圯不可收拾矣占者不可輕動三軍以力爭但可自其親近私屬之邑布其命令申其德義以漸整理盡其可為在我付其成功於天耳不能願備

早防事勢至此而從邑告命其視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有慚德矣故雖得貞猶不免於羞吝况未必正乎周之東遷殆類是矣

周桓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之師伐之鄭莊公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弗能軍翰謂此正得正而吝者也夫東遷之周已有城復於隍之漸桓王不知脩德自強以回天命而顧謀動干戈以求服人此所以不免於吝也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秦之棄商久矣君將與之弗可故也已弗聽宋師敗績公傷股周赧王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虜王入秦盡取其地歸而奔翰謂王者不能修德於平時以禦

易中說卷之十

十六

天下之紀綱而使諸侯之賓從顧於城復于隍之殊而為告命用師之舉風之末不足以振毫毛况秦哉

呂涇野曰城復于隍恃秦也自己告命保城也秦極之時矜威治則忘備務遠功則忽近見亂而後救故貞吝子夏曰城之體由基土培扶乃得為城不然必損壞崩倒猶君賴臣之輔翼云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城復于隍雖氣化之衰而其命之亂則亦原於人事之失也政令無失通何至於復哉又辭觀其自邑告命蓋亦望其大戒於國從新整理起自近以及遠也

命字政令之謂但前脩而今壞故曰命亂告命則欲飾治

而振起之矣不可一聽其壞而無救正之功付之於無如之何也

胡傳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為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

經中說卷之十終

易中說卷之十

十六

易經中說卷之十一

穎川盧 翰子羽著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元嗣盧晉伯進訂

上經十一

乾為天

坤為地

否

自漸來 九往來 卦也 七月之

大往 小來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係鄙反閉也塞也

泰者人道之常否則三綱既淪九法亦敗君不君臣不臣

非人道之常也斯則不利於君子之正道如中正之行本

誠也人以為偽而有欺人之識聖王之學本正也人以為

妄而无濟世之善何利之有如是者亦有夫往小來君子

之道日以消小人之道日以長正道所以不利也

此卦分明是天地不交陰陽不交君臣不交父子不交夫

妻不交小人用事君子疎外豈是人道匪人字恐非衍象

傳不剛又一証

如五胡之亂五季之衰否之匪人也如黨錮之禍是不利

君子貞也宦官奸臣弄權是大往小來也

王風免矣曰有免爰爰難離于專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

之後達此百罹尚寐無吪賈誼弔屈原賦烏乎哀哉兮達

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鵂翔關華尊顯兮諛諛得志賢
聖運或方方正倒置謂隨夷涵子謂盛時莫邪為鈍子
鉛刀為銛翰按此否之時也

宋史筆斷曰人君誤於用人豈小失哉得乎忠良則賢臣
進而國政立誤於奸邪則賢臣退而國政衰故張士遜得
君而孔道輔為其所賣筆得象進用而范仲淹為其所擠
斯二人者正以柔濟姦之人遠之猶恐不克况舉而任之
乎翰謂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理數之必然也君天下者
毋使小人之道長斯得之矣

豕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
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
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名辭不必分只渾見

君子在外大段是施為不得遂意不知如何到此地位勢

事衰弱也故曰君子道消非無君子在朝亦自覺得有掣

肘處如宋神宗時只一王安石出而群賢亦自解體喪氣

不能一展手也

丘建安曰陰陽以天道言柔剛以地道言君子小人以世

道言

介夫謂泰時生聖賢否時生庸愚亦未允孔子但曰天地
閉賢人隱耳湏看隱字自非君子時候也不是全無君子
泰之時非無小人但小人道消耳否之時亦無君子但君

子道消耳。履觀泰之時，生君子反少而君子則得志也。小人雖多，無所能為，反為之役使也。否之時，生小人反少而小人則得志也。君子雖多，無所能行，但為之屏迹耳。蓋天

意有在，君否之時，小人更多，天下何以當之？詩小雅雨無正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苟以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又曰：「維曰：予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翰按此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意也，當意會之。

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昧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翰謂觀各從其類之言，則知造化人事相為流通，故天地陰陽柔剛上下君子小人起伏一滾也。永傳之論，非徒借彼喻此而已，須識得之。

楊誠齋曰：萬物不通，則舉天下而為墟；天下無邦，則舉國而為墟。小人之禍，何若是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天地不交，則天地之否也；天地不交，則君臣之不交也。可知君臣不交，則人道之否也。君臣既不交，而君子之往何之哉？故只得收斂其德，以辟難，所謂容貌若愚而已。不可榮以祿，謂小人以爵位來榮我，不得蓋我已收斂其德，如不足用者，一般將欲榮之以祿，有不可矣。所謂放言自廣者，誰其榮之哉？

儉德辟難，如梅福隱於會稽，進游以榮之，如葉勝者雖曰守死善道，尚游以位加之也。仲雍逃荆蠻，時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亦是此意。或說君子視富貴如浮雲，人安得榮之便小異。

楊誠齋曰：致君澤民之念，藏於莘野耕耨之際，作霖濟川之志，蘊於傳薪胥靡之間，六韜兵法之妙，懷於渭水持竿之頃，噫，君而人也，固所謂儉德者歟。

儉德辟難者，何？呂涇野曰：知也。文子之栖栖者，愚乎？曰：君子道其常，聖人處其變，未至聖人之地而欲為聖人之用，鮮不仆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大象是君子避小人，此則小人變君子。干氏曰：小人之進不可遏，小人之心猶可回，蓋天理之在人心，不容泯滅，況初惡未彰，誠能幡然改悟，以正是從變而為君子，豈不吉而亨？

呂涇野曰：此聖人並生之心也。初六苟改其邪心，拔茅而貞，聖人亦與其言亨，固不終軟也。

楊誠齋曰：小人進，君子必退，非畏一小人也。知羣小必以類至也，是故泰之初九，此其所拔者，蘭也。否之初九，所拔者，莠也。拔蘭者，其根不盈，掬拔莠者，其根可束。小人之類，進甚於君子之類，進也雖兇，入而四山集，賈克不留，而群小憂。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小人必無憂君子之心此爻就是把小人變為君子者言之也故本義云云見得小人之志素不在君必變為君子則在君耳志在君即貞意乃所以吉處類進以正則以安社稷為悅矣所以吉也其曰志在君固未廣也翰按否小人之卦也而初六惡則未形故夫子猶許其志之在君耳一說初之彙進本在私黨無為也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私黨亡矣不知本義私字可如此看否大抵只是公而忘私之私非植私黨之私

至論曰呂夷簡本小人之黨耳得脩靖諸公為之規諷既而不念舊事與仲淹有相約之歡陳執中本傳吏之流耳

何蔡襄為之耿正既而薦引名士而東坡亦有可賢之嘆胡傳曰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為公小人有互相朋黨北周以為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

溫公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葉矩佞於隨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翰謂臣之忠佞顧君之明闇如何耳使曹瞞得賢君御之未必不為治世之能臣矩遇太宗而化佞為忠操遇漢獻而不免為奸雄之歸其亦不幸也已晉按觀此則拔茅之貞固初六之善變而風化之機又在上不在下也人君監此於已取之而已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包承是象下面小人大人皆宗此說去夫唯能包承也此小人之所以吉夫唯不係於包承而能否也此大人之所以亨以見當此時在小人不知包承而包羞在君子係於包承而失守皆凶也否亨者唯否則亨也以仕為通者溺而不止則決性命之情饗富貴鳥在其能亨哉

包承是包著承順底意思方與六三類且程傳來語亦是此意但本義容字難通還從本義

史斷曰漢哀帝欲尊定陶之號冷褒段猶董宏之佞說是從而師丹傳喜孔光之正諫不用斗胃之莽知天下之清議在是也於是接取之以文其姦劾奏董宏甘心屢黜公

卿大夫聞其議而直之至有訟莽之寃者百數而莽得志矣觀其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鄉黨稱仁迨居位輔政動勞不懈動見稱述當其謙恭下士之時虛譽隆洽雖有知者莫能逆照其後也

唐高宗欲以李林甫為相九齡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竊恐異日為廟社之憂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翰謂玄宗欲相林甫公弋取彼在穴也林甫曲意疾恨九齡小人之包承且包羞也

晉太守周虓陷於秦堅欲以為尚書郎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子使母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賢不以為榮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為賊嘗值元會儀

衛甚盛堅問晉朝何如趙懷袂厲聲曰犬羊相聚何敢比
擬天朝秦人以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益厚噫趙蓋不自
失其守者矣堅亦包承者非歟

經濟文衛曰初趙公極惡秦之為人與通情及趙公為
相秦為樞密每事惟趙公之命是聽久而趙公安之復深
信之又薦之至與之並相之後復不敢專唯諾而已忽一
日高宗怒唐暉趙公為之分解檜察上意惡暉遂巡云
如暉人才也不難得又一日趙公奏恩平王乃建三之弟
建州不過一郡吳乃一大都會恐弟之封不宜歷兄檜曰
也不較此因此二事高宗深眷之趙公罷逐拜左相他言
語不多只用一兩語那事都了趙公不知魏公之無也為
易經中義不義之十二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和光同塵而薰猶同器則同群矣不亂群即安守其否不
以彼之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此所以亨也

不亂群是涅而不緇磨而不磷群而不黨意蓋所謂安守
其否而不自失其守也

呂涇野曰不亂群此可與立矣若君子喜小人之包承也
而不察即沒于其黨矣其何以否亨詩云我心匪石不可

轉也

六三包羞

此言所包蓄者皆可羞耻者也傷善在不中正上見志在
居陽上見包在以陰上見蓋志於傷善則可羞愧者也有
是志而未能遂非以陰包不中正之陽之意義乎蔡謂陰
小人也居陽則非其地不中正又非其才小人志於傷善
而未能者也恐未當

禮曰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於正

史記衛鞅曰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
必見教於民此善者固小人之所欲傷者也

丁氏曰可羞莫如偽善大三有此志而未幾是包羞於中

也

韓非子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
不誅不誅必為微禍紂曰如子言義主也何可誅仲曰冠

雖穿敝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戎昌人臣
也脩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
為其主非可必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

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示可三說不用噫仲殆

志於傷善而未能者歟

楊誠齋曰鴟梟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
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謂之犬馬吁亦遲矣噫包羞之
人殆鴟梟豺狼者流歟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為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其口有蜜腹有劍翰謂此正小人包羞者之所為也

李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翰謂此以甘悅臨人而小人之包羞者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位不當正是以陰居陽而不中正者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疇直留反離麗也與惟同適遭之意

否過中而將濟故曰有命九四當氣數方通之際而有施為不迫之才宜其有此占不極其剛四字當玩味好處全在此蓋所以得无咎固此疇之所以離祉者亦此若行之太快而過剛身恐不能免矣况類之禍乎司馬溫公之事可鑒也

有天命是亂極當治可以有為之時不極其剛則撥亂反正足以有為之才也夫以才之能為際時之可為而於此有為則人事之適有以符乎天時固非失事機之會者比也何咎之有哉五之休否上之傾否皆疇離祉也

此爻通是占但无咎就九四一陽言離祉指五與上陽言否之將濟四之時也不極其剛四之才也得其時具其才

則否可濟咎可免矣而疇類獲福也

不極其剛則不激變小人而保安善人矣故曰疇離祉不重進用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錙基不如待時有其才而時勢之不達所求之志其孰與行之茲有命焉而无咎則所謂待時而動无不利者矣傾否為泰之志保全善類之心蓄於儉德之日者不於是遂乎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休否未是轉否為泰只是否到此時較休息好此美不似在前否之機熾而張也此據爻上說能此者其惟大人乎

大人者陽剛中正而居尊位者也吉與繫于苞桑皆據否之休而言也蓋惟大人可以休否能有其亡之戒則可保此否之休也不然安必其否之不復旺乎

休美也息也苞音包葉生也

或問雲峯謂九五休否之大人即六二否身之大人如何曰聖人隨爻著義亦不必拘定一事與一人也

休否大人之事也如夏之否惟成湯能休之商之否惟武王能休之既休否矣又當不忘戒懼之心因此致戒書君典周公若曰君典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譴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噫其亡其亡之念周公固允蹈之歟卜

年八百苞桑之繫固矣

楊誠齋曰先武日謹一日以十年為遠審黃石而苞桑所以身濟大業延祚四百也不然如梁武唐莊身得天下身失天下休否其可恃乎

薛西原曰聖人不治已亂治未亂夫未亂而防之亂奚由生哉未至於有亂而治之此長治無亂之術也後世亂成而後謀之或恬忽而不知救歟國之不危亡可得乎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吉是休否之吉位正當則居可致之位操有為之權也夫以陽剛中正之德而處至尊之正位此所以能休否而得吉也使有德無位則無所資而行之矣否焉乎休位正當

者居尊位也兼德說勿並觀程傳可見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以陽剛之才當否極之時亦有能為之才際可為之時者也故為能傾時之否者其占則為失時而否非不可憂後焉否傾則世道更新吾道復明斯其為可喜也

到此傾否方否去泰來也傾如鼎之顛趾而出否意思言傾而出之也

春秋胡傳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錄聖人傾否之書也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

蘇秦曰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至於極則傾蓋天下無長否之理也除此時而反否為泰者不有待於陽剛之才者乎

乾為天為剛健 坤為地為柔順

同人

陽 陽 陽 陽 陰 陽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大抵同人只要無私而公無邪而正故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也或比而同交詞必以為悔吝矣

野只是大公無我意見得同之公君子貞則同之正也

利涉作一氣似與下利字對

兩人之道貴公不貴私貴大不貴狹占者能廓然太公一視同仁而物我無間中國一人四海一家則無往不達而無險不濟矣使非貞則不能公也必所同合於君子之道乃為利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

同人于野有四海皆兄弟之意必與其羣渙有丘者以之卦名燕三義火上同天其性同也二上應五其德同也卦

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其志同也故為同人同人同乎人也與人同也與人同者去其藩籬之隔而為廓然一視之意則浩乎大通無有畛畛之患雖涉險濟難無不利者然必其所同合于君子之道乃為利也若墨氏之兼愛莊生

之某唐鳥齊於此以同于人哉君子之正猶言聖人之
此則推之東海而準西海而準南北海而準者矣以此同
人尚矣有餘憾哉如孔子之道是已亨言其常也涉川言
其變也如孔子之道大中正之道也通天下而一人合
古今而一息貫三才而一致故能行之萬世而無弊推之
百代而可行不惟可處常也而亦可處變也不惟經可守
也而權亦可行也斯其為同人之公正而亨利者又何加
焉

以此同人之公而濟險則天下莫不與也何利之有
固其能同也而以亨利美之恐其苟同也而以君子貞戒
聖人為同人謀者至矣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
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
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心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
是故謀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伏而不作故外戶不閉謂
之大同又曰凡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又
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噫觀此數言
上古于野之風可想見矣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柔得位只當得一正字二五之相應以中正之道同也不
必以得位就位說觀本義有曰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

五又曰六二中正而有應又曰六二雖中且正又曰五剛
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可見

蓋得位正也得中中也乾九五亦中正者也以柔正而應
剛正陰陽不同而同此正也以二中而應五中上下不同
而同此中也同德相應而無形迹之間同心相與而無彼
此之殊此見道之在我者有以合乎人心之同所謂與人
同耳而非立異為高不近人情無所與同者矣故名之曰
同人不可泥君臣看此同入也可謂之同於君乎抑豈止
於君臣之同乎無理且無據况六二中正有應而為同人
之吝若以此為君臣之同則犯同人之吝有礙于野之公
之意矣

易經中此六二
謂之人者盡乎人也若禽獸草木所謂物者則已矣凡有
血氣而謂之人者皆人也千萬世之往千萬世之來四海
之內凡謂之人者皆人也人字寬看
柔得尊位為大有達而在上治同於天下中國一人也竟
舜禹湯是也柔得位為同人窮而在下道同於萬世古今
一心也孔孟是也

應乎乾則有同之者矣故曰同人
程傳曰言成卦之義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也
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中正
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為同人五
乾之主故云應乎乾

觀程傳所云則得位亦只當得正字而謂其德同也初未嘗以位為君位而謂君臣之相同也俗說誤哉

李氏舜臣曰一陰疑可以統衆陽矣而位則居二故止可以為同人之象而不可以為大有之象
又曰象論卦體多以二五為正而一卦之主在五則尤顯言之大有象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辭如此之盛者一卦之主在位故也若同人柔得位而不尊得中而不大獨陰行乎衆陽之中而不失乎中正有近於君子之同故出而同乎人而人亦未同乎我此蓋指六二而言也而受其應則在九五觀此亦無君臣之說而但言正之同異論可以息矣

中乾下六二
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乾行天行也天行健也以健而行則是至健足以致其決只是擺脫得開不係于私累而有于野之公以是同人此所以亨而且利涉也此是通釋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句蓋乾行應于野是明所以亨利處也聖人之言豈偶然哉又語錄可據今但作釋利涉蓋未添攷也

亨則邦家之必達利涉則變貺之可行乾健而行則不屈物欲不隔藩牆而洞然八荒皆在我闕者亦見已大壯之人而已私之不存也以是而行則所謂同人于野矣尚何亨之不致而涉之不利哉

程傳曰至誠無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無私天德也

朱子曰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柔弱者如何會出外面同人又去涉險

乾行以天德而行也天德無私也故曰克己復禮乾道也程子曰無私天德也朱子曰同人于野謂曠遠而無私也必如此融會而後意義通貫蓋以天德而行則能同人于野而無私則何往不通何行不得所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者矣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所謂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雖蠻貊之邦行者矣烏有不亨烏有不可涉險者哉此之謂同人

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明二句是釋君子貞三字唯君子句却為一利字數君

之是正道之在君子者緊根君子正說來通天下之志正打應字君子正打明健中正君子正字又加唯字為能字繼轉盡意以釋利字也

文明則理自燭而於大同之道無不能明矣剛健則已自克而於大同之道無不能盡矣如此則大中正之道有以契乎天下古今之心而合乎天德之行以君子之正道也須依程傳為是程傳以為合乾行者言能明燭健克中正以應人心則是以天而行真能擺脫係累之私者矣如此方謂之君子之正以此同人方能通天下之志同人于野而亨利也

程傳曰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

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輪按程傳景精朱子取之者於此體之得矣

內文明則自能見得人已本無間隔外剛健則自能去此入己之間隔如此則自是大中至正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契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推之四海古今而皆準這便是君子一箇大正道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就是君子正處了不必以為明則明此正健則行此正似正字又在外了如欽明文思宣有所

所明者耶蓋文明二句且據卦之德體君子正上方說

十七

象辭君子貞上

應是應人心得人心之同然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所謂大同之道也言中倫行中應德不孤必有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皆應之意也

唯君子句緊承着君子正說來即正道也非指人言蓋人之所在道之所在而君子即道也君子包上文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在君子之正何以通天下蓋天下之人不同而所同者此心天下之心不同而所同者此理此君子之正道為能通之合親疎遠近而無間也夫正足以通天下之志如此此君子之正所以為利而同人者不可少也

正道為能通天下之志以人心之同然也既為人心同然而獨歸君子者以其全體者示人也猶大哉聖人之道一殷不然而此理終無可見處耳於此而全之則亦能通天下之志矣通天下乃為大同乃為子野而非私情之合所以致亨而利涉也此同人者所以必利此歟夫子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愬則曰唯恕為能通天下之志倪氏曰內而文明正而有應是全體之存者一天命之本然而人性之正矣外而剛健中而有應是大用之業者一循理之自然而人情之正矣豈非君子之正乎這箇君子正就是君子中庸還作大正之道為是程文指人說非自文明以健下是釋君子同人之貞而必言其所以利也

十八

勿經中說來卷之十一

問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者何呂涇野曰文明則不言而信健則不行而至中正則不約而應程子曰同人者天下大同之道望賢至公之心也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復若合符節惟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為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其君子之貞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是火與天同與人同也類族辨物正要與他一箇同也天與火殊也而性同焉則其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故為同人君子知同中之異故鈞是人也則類其

族之異約是物也則辨其物之異然雖異也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審異以致同

大段類辨字亦輕不大費力只是於人也而知其某為一類其為一類則於類聚之下而知人之各有同處也於物也而知其某為一類其為一類則於羣分之下而知物之各有同處也如類君子一族小人一族審異也則知君子同於為善者也小人同於為惡者也非致同乎若作必如何以類族辨物則是本易也而推之使難矣勿從

舊看秋以類族在議德行上說蓋辨其貴賤親疎之等則道德一而行同倫矣辨物在制度數上說蓋辨其多寡隆殺之等則風俗一而車同軌矣君子經世之典有同于易

者如此近看此亦未是正意

詩桑柔貪人敗類注類善也箋云類等夷也文公集傳曰敗類猶言圯族也

禮記祭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頒項繼修之註云立言百物之名使民不惑供給公上之賦歛也翰謂此亦辨物之始

喪大記應氏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哀迫人難事兼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雜亂者有倫矣翰謂此見男女有別雖大變而必存也亦見類族意

春秋公會戎于潛傳曰無不履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曰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一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

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龍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識之也

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傳曰聖人嚴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名曰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翰謂數條俱有類辨之意

楊誠齋曰乾金離火金火相剋也乾剛離柔剛柔異理也乾南離北南北異位也天下降火炎上上下下異性也惟二

居中位其中則同而外則異故合異為同人之義也

翰按定公四年諸侯會召陵子魚之辨一段亦似類辨草木子曰胎生卵生陸生濕生化生此動物有此四者之異也草木可種而生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類也荷芡濕生芝菌化生此植物亦有四種之異也雖然號物之數謂之萬不可勝窮也不分而異不免乎四者之異歟合而同須究其一原之同此亦類族之事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不同人于家而同人于門則所同者博而公矣故无咎无咎以在我言謂理无失也同人之初就六爻看也初去同人便未到有私上以剛在下本非為私者上無係

應又無所與私者故為同人之公

于門謂在外也在外則無私昵之偏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出門同人則無藩籬之隔比鄰之分所謂剖破藩籬即大

家者

凡有私主有係應者必有親疎厚薄之異過咎所由生也
初則不然誰其咎也誰咎就人言謂人不尤也要之在我

者既無失則人自不待而尤之也

呂涇野曰言在門內則有私矣故親狎昵則疎遠忘分內
外則町畦立出門同人四海皆兄弟也又誰咎

誠齋曰有心於求同者其同也必狹有所不同為同者

中說元泰之十一

十一

又同也必公出門同人所遇無非同也同人於宗所同止
于其室也故同人于宗不如出門之无咎

公孫龍曰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
夢之園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得之而

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遇亦曰人得之而已

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請人也

蘇章遷冀州與親故飲極歡曰今夕蘇孺子與故人飲者

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故人罪

張鎮周為舒州泣別親故曰今日鎮周得與故人歡飲明

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取君民禮隔自是親故犯法

一無所縱意觀蘇張之事亦出門同人者歟伊誰之尤

六二同人于宗吝

二與五為正應者而同則是於親者親之其於疎者必不
親也非君子周而不比一視同人之道也故吝知張子西

銘之義則知此爻之吝矣

二雖中正然有應於上則是心有偏袒而至於私不能大

無我之公而視天下為一家則情之所及者或與我相維
係而恩之不及者則有暗賄胥讒而作慝矣何如其可羞

耶蔡邕之用於卓楊雄之為莽大夫此交類之亦不必坐

定君臣看如牛李之黨皆是又晉鄭同姓鄭人謂晉曰譬

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

楊誠齋曰人與人羣居天地中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而

身在中說不為才一

十一

獨與人為異何也如徒以同于宗族為同則宗族之外皆
築而封之於同之外矣此楚人亡了楚人得之之心也吝

吝甚矣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君子不黨所同在黨非廓然太公之心也非吝道而何此

而不周則為小人此同人于宗者為吝道也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鄭大叔文子曰甚哉其城杞也子

太叔曰君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屬其弃

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即

異是謂離德詩曰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

之翰謂此亦以同宗為吝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三句通是象占在其中君子不奪人之所好而亦不可以非分而相求也三升高陵而伏兵於草莽中將欲敵九五以攘六二然理既不直勢又不敵故雖久而不敢發也此三句總是懼九五之見攻耳其所以懼之者以其欲同於二蓋二乃五之正應我却欲同之五又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伏兵以待也只是懼他來攻升陵以望也只是懼他來攻三歲不興也只是懼他來攻

高陵三歲不興者也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納夏姬申公巫臣諫不可子反欲取之又止之自聘諸鄭及共王即位使居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後子重子反咸巫臣族

象曰伏戎於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敵剛敵五也師以直為壯曲為老豈非行也

鄭獲蔡公子樊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不四五年鄭弗得寧矣噫鄭殆敵剛而安行者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乘墉還也是乘三以窺二既而知二與已非偶而已之攻二非正故弗克攻弗克者不果也如是則是能克已矣有不吉乎

墉墉之高而隔者也象三居下之止而隔四也三四爻皆是要用九五之所同者而有攻取於二也若以四為攻三則有不通矣

公孫穆伯如晉蒞盟且為襄仲逆女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謂伯曰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叔敖反之彼為兄弟如初從之

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共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和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何勞錮焉翰謂此亦乘墉而克之以義者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困者居於理即於理有不通也所謂義弗克也則者理之不可踰者也因其困而復於理所以亦得吉也此畏天者所以保其國也

四一是屈於義而不同五是合於義而終同楊誠齋曰陶侃握重兵據土流此九四乘墉之勢也外則

憚溫嶠之忠內則創八天之夢欲攻其上疑其不克欲干天命知其不可豈真畏天下之大義而自反君臣之天則哉知困而謹保其吉耳六以柔弱之君子而能抗九三九四剛強之小人陰治其一而使之不與深愧其一而使之自及者中正而已矣人臣苟中正矣何強之弱何弱之不强哉

春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傳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后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邾人辭曰齊出纍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同人之九四其盾之謂

力中此下卷之十一

二十五

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不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為之諱為賢外以諱為善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先號咷是五與二始終異同之象大師克相遇是五與二致同之道正是所以得後笑處

二五相應而先號咷者由其三以伏戎之莽間之四以乘墉之寇隔之也後笑者由其以中應中以正應正義理所同三四不得終間之必用大師者以四之乘墉三之伏莽不可以易去也得相遇然後正應者合而中正之道同矣

通在五上看

呂涇野曰以先值而不遇故相克耳若夫致於奸諂與賢者疎遠至亂而不敢動者可謂先笑後號咷矣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替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替其言所不歸爾罕者有如河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

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直言義理所同中心理直也內寓後笑意即本義中正

力中此下卷之十一

二十五

相應同心者也

言先號後笑正以五剛中正二柔中正同心相應而理直也可見是義理所同而非私情合也

本義云直謂理直則已包中正在內若單作正字本義必曰即正也

楊誠齋曰管蔡毀旦燕桀譖霍先悲而號也群小之黨既遠周霍之忠益明後喜而笑也惟成王昭帝之中直然後能力主君子而力勝小人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荒僻無人之處郊也今同人於此則無所與同者矣上九似之絕人逃世者也無所與同則偏暱之私于宗之吝伏

戎之耻可免也

或以為居外無應物莫與同是人皆不我同也雖不得人之同然亦無有私情之合又何悔蓋世情無以擾其心人事無以分其慮也

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史記東方朔曰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嘔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同與義相扶寡俾少徒固有常也子何疑於余哉

韓非子曰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齊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令也而無利輕威者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

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人之急名也甚於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饑餓乏絕者焉得無嚴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爻曰无悔傳曰志未得見得雖無于宗之吝伏戎之耻亦無于野之事出門之无咎也

以不同人為志其志亦未為得也此蓋踴躍涼涼無所親厚於人者其志之未得可知若同流俗而合污世之事則无矣故亦无悔

一說通天下之志者其志得矣若物莫與同則其為志可知

唐元結自釋曰結徒家濱溪自稱浪士及為官人以為浪者亦湯為官乎呼為漫郎既客樊上漁者相戲更曰聲吏

經中說卷之十一終

中說大卷十一

三八

易經中說卷之十二

賴川廬 翰子羽著

元嗣廬晉伯進訂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上經十二

離為火為明

乾為天

大有

居尊

得中

健天

陽

一陰

陽

陽

陽

陽

大有元亨

火在天上則天下皆在照臨之中居尊得應則萬姓皆在
統御之下矣即卦象見尺地莫非其有意即卦體見一民
莫非其臣意故曰大有況卦德剛健文明卦體應天時行

有是德當是時則所以施之政治者未有大善而亨者
也元則盡善盡美建天地而不恃質鬼神而無幾亨則推
無不準動無不化遠有望近不厭意總在治道上說禮樂
刑政紀綱法度是也此不徒得亨且大善矣
元亨二字分明據卦德卦體之善不是據大有也觀彖傳
亦可見

須知有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道大行無一夫不
被其澤之意乾健離明居尊應天只就德說不必分時位
觀彖傳與本義二其德字可見惟其有是德所以得元亨
若無此德雖慶此時亦何元亨之有

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柔字似不可忽蓋是以柔道理天下者觀程傳居尊執柔
可見

得尊位位之隆也柔大中之德之隆也六五德位兼隆如此
而天下臣民莫不興引領之望起歸極之心這是居聖人
之位有聖人之德而得萬國之歡心者故曰大有或曰位
既有以統天下之大德又有以一天下之心此致有之具
也上下應大有也或曰尊位大有位也大中大有德也
上下應大有民也則又三平矣玩本文意只渾見
程傳曰言卦之所以為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柔得尊位
也慶中得大中之道也為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夫居尊

執柔固眾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大中之德故上下
同志應之所以為大有也
書益稷為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
共惟帝臣

孔子曰虞舜孝友大聞于四方寬裕而溫良畏天而愛民
恤遠而親近睿智明通敦敏而知時承受天命為天下帝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此節本以卦德卦體釋卦詞則其字還據卦上說為是亦
不必承上文說未蓋彖傳自無此例豈得相連繫以其德
就人事說恐非夫子本卦著上意思况程傳分明又說卦
之德云乎夫有德有體而總之以德者以見應天時行亦

德也

其字據卦也剛健是至健足以致其決惟一也文明是至明足以察其幾惟精也憲天之剛健體天之聰明而以時行之所謂執中也如此出乎身而加乎民業乎通而見乎遠者豈不盡善而大通乎

一說應天時行觀本義居尊應天與不另解時行可見蓋乾象為天天之為天時焉而已六五下應于乾是應天而時行矣如天敎有典則應天而以時惇之天秩有禮則應天而以時庸之天命有德則應天而以時彰之天討有罪則應天而以時行之若專據遏惡揚善看則太狹矣上句是德之存于身者無不善下句是德之施于外者無不善

有以剛健文明為王道之體應天時行為王道之用

胡傳曰春秋繫王于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勅而惇之者則天之所敎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

又曰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

韓非子曰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視寄于天聰以聽託于天智以思慮

書皋陶謨曰天敎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哉

大戴禮盛德篇曰聖人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戕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遏于葛反止也又音謁休美也

惡者足以盡所有善者足以資所有遏惡揚善正是治有之道下句不過是上句意也天命有善無惡便是休命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五刑五用無有作惡也天命有德吾揚之以天五服五章無有作好也一順乎天之休美之命而已吾何與焉

善惡指天下之人言遏揚指君子言使天下知所勸懲則

樂孽無自萌而所有之大可保矣

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

畢命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勿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胡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

史記儒林傳曰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

空同子曰遇者止之之意而揚者彰之名也火在天上既無所不照物無遁形善惡畢露使速賞罰之則四海兆民勝罰之邪又能爵之邪故聖人不曰罰而曰遇遇之又遇則罰行不曰賞而曰揚揚之又揚則賞行天命有善而無惡又火在天上故曰順天言有非我者遇之揚之吾何心哉

呂涇野曰其惟剛明之聖人乎是故非至明不足以察天下之善惡非至剛不足以行天下之賞罰此奚異於天哉故王輔嗣曰德應於天則行不失時矣司馬溫公曰柔而不明則前有諂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

易傳中說不卷十二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貴不期驕富不期侈而福乃福之所倚也故大有之世不能無繁華之萌也但初九以陽居下君子而能謙者也在此初無應尚未涉手害者也則非有咎者矣此據初九分上固是如此然人情難保有大易盈占者苟以無害而驕侈慢易之心生則有咎矣殆必思艱兢畏如執王之恐居盛慮衰而塞其驕侈之源則可以長守富貴而无咎矣由富有而驕盈由驕盈而入害此理也故以文景之富庶而為漢武之窮兵以至于海內虛耗不其有足徵哉惟善處此者可免焉雲峯氏以富者慈之府說害意固非蔡以驕盈當害字亦未必當也蓋驕盈是貼居下處卑意在害字之

前觀程傳故無交害云云故字亦可見

害字譬如人之享富有便不能無不好底事生乎其間只據初九說有個警人君意勿主人臣說

介夫曰必言無交害者所有既大自有涉害之理故福子禍所倚又曰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鮮不及矣故大有有涉害之理

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薛文清曰作事快心必慎其悔蓋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之有道則雖亢而非滿矣翰謂薛公此說合大有艱則無咎之意故取之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天下之理盛衰相因興替相仍時既大有而害隨之必矣大有初九是有之始盛之初况以剛正之德無應之心而處之則驕溢之心無由生矣所以不交于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剛中在下貼大車得應于上貼以載大車而以載焉則非輪轅飾而人不庸者矣有攸往如是是既有如是之才德又有如是之委任然後乘此機會洩此抱負而無不勝任之咎是無愧于此一出矣不然則道不足往而往與夫時不可往而往者胥失之也須知載雖九二以之者五也大

車有象傳不敗意以載即積中也

大車即大才意有大才德之人也以載有見用之意以之任事也所謂得應于上則非不見用者矣此象也正傳說得高宗太公得文王時也往則為霖雨為鷹揚意也有攸往如此言出仕者果如此大車焉然後方能為而無咎也

介夫曰若非得應則有大車而不以載占者有如是之才德既足以稱夫委任之加以如是之委任適足以為行此才德之地或謂之而為鹽梅或沛之而為霖雨道可以行于天下而乘人之車無忝于載人之難矣其往也果何咎之有乎似言大車去載自是無失

易經中說大車象主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積中為以載說不敗為大車說只據象上說而人事在其不中矣積中不敗是宗社委之民庶委之經綸之下有餘力不見其有覆餗之累意也

書君奭傳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憾擊撞欲其鎮定幸甘燥濕欲其調齊繁錯紛結欲其解紆罔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翻飛捨去之意

楊誠齋曰亦嘗見陸宣公之學乎故蕭樓以扶君子天子有不赦之疑解之者公也聲譽延齡以沮小人天子有不測之威犯之者公也著豎書以易怨詩天下有不堪之窮

安之者公也解天子之疑未若犯天子之威犯天子之威未若安天下之窮不負之說吾以是知公之允蹈也

九三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也六五居上之中天子之象也六五虛中下賢是從善納諫之君九三剛而得正遇此下賢之君則凡平日之所有者所抱負者皆以之輪陳于君用盡言納諫之忠有如公侯盡朝覲之禮備方物之獻于天子者焉

正意全在剛而得正上看用字正宗剛正上未用享者以此剛正之德而輪之于王者也所以享之者正以上能虛中下賢耳則用享只是象也正意還在九三剛而得正六

易經中說大車象主

象曰

五虛中下賢上也若執定朝獻作實事正意則小人豈有能朝獻者又與小人無剛正之德句不通且非所謂象也既曰象矣而復以朝獻為實則二爻為大車以載可乎

襄王以大卦帶之難出居于鄭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繼文之業今為可矣使

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曰天子不亦可乎大有去僭而浸亦其所也師遂圍溫取大

象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害也

介夫曰小人害也言其占不利于小人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子夏作旁于云驕滿貌壯也胡必亡反邦字

此當通是戒占之詞本義只是本諸爻象以明所以係占

耳

九四以剛近五則勢位盛矣以其處柔則其自處者善矣所謂勞謙君子者也此似周公事匪彭是象无咎是占俱是戒之詞介夫以此通作象而占意在外恐非太意

不極其盛是履盛滿而知戒善則歸若過則歸已有功不德有勞不伐惟辟作福作威不誦權自恣而變愛如是也无咎即隨卦九四程傳所謂位高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者也疑慮無自而起怨謗無自而生何咎之

有

楊誠齋曰近者勢不震而威自用者權不招而集權勢既歸禍敗所隨也九四明足以辨禍福之機則能不有其威庶乎无咎矣不然為主父優為董賢為弘恭石顯為李訓鄭注禍敗可勝言哉衛青之不薦士張安世之遠權勢可謂有匪其彭之明矣

周桓公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之師伐之而敗祝聃請從之鄭莊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取陵天子乎乃自牧也社稷無隕多矣夜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翰謂若莊公者亦所謂有僭逼之嫌而不極其盛者也

狐丘大夫謂孫林教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妬

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孫林教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志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溥可以免手

柳玭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大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于他人死無以見先人于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戚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知信少有疵類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翰謂在易曰匪其彭无咎門第高者當以此銘諸心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晬也

晬明貌貌字須看是狀上二字蓋言其明辨之昭然也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此所以匪其彭而无咎也

程傳可看晉按明辨晬是因他居離體故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孚交在上下婦之見然亦自虛已應二中來此句是象威如是占則因六五所不足而戒之也

孚指五之孚五之信于二而上下婦之是六五之孚有以交于上下也然孚雖可以結人心非威無以服眾志故必業強剛毅以振天下之務嚴威儼恪以肅天下之心用舍黜陟不流于姑息因革損益不失于優游如此剛柔相濟恩威並行而可以常保夫大有之治矣尚何害之涉而贊華之萌也哉

介夫謂虛已應九二之賢是厥字上下歸之是五與上下
交孚也輪謂雖不如此大分析然于一串意亦須知之
衛止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
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
令聞長也

鄭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矣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
死焉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太叔悔之仲尼曰
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將生桓公使卜楚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問

易經中說

十一

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
之乾三三三曰同渡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
遂以命之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六五虛已下賢而上下歸之其孚信之交如此果何脩為
也哉

正以六五一人之信充滿積實于方寸中然識于此者動
于彼足以感發乎上下之志故上下歸之而厥孚交如也
一人字不可忽意全在此

近見厥孚交如虛說到信以發志方入又義蓋以六五所
以得此者正以其誠信以任九二之賢而自有以感發天

下臣民之心而厥孚交如也

胡傳曰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
行此亦似劉玄德之于孔明而上下歸之也

空同子曰君人者患無至誠之德云耳苟有至誠之德其
于變化世道猶響之應聲也後世之君其有德者亦衆矣
惟其德非至誠故雖能措國家于小康而不能渡世道于
先王之舊夫德非至誠猶不足以化天下况乎棄德不務
徒屑屑于政令之末乎

象曰威之吉易而无備也

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
慈和而後能安堵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

易經中說

十一

驕則亂生亂生必滅其所亡也

人主以無為為威有代天之相則百官自正有執法之吏
則百度自貞君何為哉故自用者小侵下者煩煩小之政
挾之誅戮則人心離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以剛居上滿也而能下從六五滿而不溢也履信思順尚
賢皆上九所有者不必從六五身上說蓋六五信順而賢
者也而上九下從之便見得能履信思順處不是履六五
之信思六五之順云云也蓋下從六五亦只是借象以著
出上九之履信思順而已信字賢字在六五上取履字在
下字意上多尚字在從字上多思順二字總在下從上見

也

六五孚中是個信底柔順是行順底虛已應賢是尚賢底上九下從六五便見履信思順尚賢意思不必分析太過本義下從六五還在剛而能柔極而能反上而必下上體出介夫謂全在剛字取蓋見之明信之篤用之專非剛不能也此恐未然近見還據上下應之意上來

此爻還主君說不必執五為君蓋易不可為典要故也天意不出人事之外人意實契乎天意之表而自天祐之云云不必泛看即天之所祐者也言言其已然如是長保富貴之類是也利言其將然所為無不順思落行翼亦是

詩小雅天保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

易經中龍太極上

主

俾爾多益以莫不廢又曰天保定爾爾載穀馨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又曰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晉穆子謂其弟宣子曰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泰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履信思順尚賢還入在自天祐上謂大有上九能保其有而得吉者以其履信思順尚賢有以克享天心而自天祐之也蓋以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故也

魯大雨雹季武子問申豐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

災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苗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

禮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服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

坤為地

艮為山

謙

尊

柔

順

正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卦德卦象俱要見此意止與山見其有虞外順與在地下見其不居處如此則亨通而其有不居者亦終不得而民也孟之反不伐是謙也而至今可以為法豈非有終之意乎

易經中龍太極上

中

亨有終處要分折明白亨處要照天道下濟一節有終要照尊光不可踰一節皆謙後事也蓋凡人倨傲則動皆掣肘而不亨矣有功不伐有勞不德則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凡人虛誇則無實以繼之而焉有終哉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自將抑之愈先遏之愈揚矣此卦詞所以亨而有終也必言君子者若小人則無實行者維暴得虐豈能久哉

謙亨衆人之所同有終君子之匪獨

注先屈據謙言程傳有終似與本義不同

家語孔子答子路持滿之道曰聰明敏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其金人之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云云皆謙意也翰謂此亦哀多益寡意

書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詩周頌振鷺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敗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翰謂無惡數者亨也永終譽者有終意也

謙者有而不居之意只是視有如無雖有如無有底一般

不是似如今勉強謙抑底分明自以為有却又做出個謙退來

唐姜師德性沈厚寬恕狄仁傑入相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數擢于外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姜曰姜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是以重之翰謂書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姜公得之矣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即天地之謙亨以見人之謙而必亨也

下濟者天之謙也下濟而光明則謙而亨矣卑者地之謙也卑而上行則謙而亨矣天地亦以謙而亨則人之謙而必亨可知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受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亨之終也

天地鬼神都向謙上說去蓋以謙為主不是以盈謙對說也大意明謙之有終耳

空同子曰天道以理言地道以勢言鬼神以功用言人道以情言盈謙以分限言耳非謂消長升沉也而俗儒不知類以日月草木等當之月有虧而無益草木有益而無虧若以凋落為虧則謙者不凋不落耶

鬼神者造化之迹程傳所謂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佑之凡過而損不足兩益者皆是蓋亦有裁者培之傾者覆之之意也似不可專在人分上說凡天下之事屈伸往來皆鬼神之為皆害盈福謙之意須要盡

自其造化之迹言茂盛之餘又有凋零殘落之後又有發生意鬼神之于物害盈而福謙也自其造化之柄而言善降之百祥云云

凡人待己以有餘處人于不足則有功者必爭有能者必忌處己以不足待人以有餘則有能者讓其能有善者服其善矣此是天下之同情而為公好公惡者也今夫人之于盈者不怒于色必怒于言矣則其心之所不喜可知其

于謙者不色喜之必言領之則心之所愛慕可知于奪進退以有位者言也言語動靜皆有好惡意

金人銘曰強暴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溫恭慎德使人慕之江澤維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

外孫路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

以有禮令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已

三禮盛德曰天子有善說德于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于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稱

壽慶實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二句皆宗謙之一字說尊卑以位言先與不可踰以德言蓋謙者有而不居如水網意而光而不可踰正以錦之美在中耳却是有終意上四句平起此二句以著君子有終之意無輕重

沈氏曰謙則或居卑為人而好而不惡故不可踰光者所有之光也不可踰者所有之不可踰也

于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于人人不敢慢辭受于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

以是謙而當天下國家之任則祿位雖隆而德不可掩聲名自為之洋溢其于所有之德蓋過而愈揚也以是謙而

處士庶側微之分則勢可並而德不可越天下莫與之爭功爭能其于所有之德蓋抑之而彌高也君子之謙若屈也而光不可踰其有終何如雖不居其有終則不沒其有矣如孟僖子與正考父皆能謙而有終者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以卑蘊高有見于卑無見于高也裒多益寡亦有見于寡無見于多也如此則驕盈之既消而後可以制天下之宜謙虛之既存而後可以酌天下之務不然持有物之心居夫履之屬其何以稱物而平其施哉

易經中說六象上上

地中有山外卑而內蘊高大正是有若無之意裒多益寡也只是要有這個意耳無這個意思則以自滿自多自盈之意持之如何能稱物平施得

稱字去聲裒一云取也減也

裒多益寡只是去其驕盈之氣而益之以謙抑之意也蓋自滿則不能平施而靜虛者則動直也此正克己虛心之學降心降氣之功若虛若無之境也乃謙底細密工夫處非如他泛泛言謙而已有志于謙者此意最宜體當不然亦偽為于外耳豈真所謂謙也哉

大段只是要操無欲上人之心方能稱物之宜如何而如何處之以平吾之施焉耳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

好樂則不得其正若有上人之心則于處物之際私心
客氣臨之必不能稱而所施殆有不得其平者矣之天

下之人大多多有此病

哀多益寡無兩人意只主自己一人心上說下句方略涉
物此句亦于西銘總論見之

謙者治盈之道哀其多而益之以寡正治盈處

多如論語註自多其家得厚二之多寡如寡人寡小君
之寡大象之肯亦是靜定而後能處見得君子不可先有
傲天下之心斯能了當得天下之事程朱之論所宜三思
餘說牽強殊可厭也

哀多益寡與以卑慈高損高增卑同只是有若無意思若
無此意思如何能稱物乎施得益必其無傲天下之心而

後能善處天下之人只要人降心降氣耳
論語贊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亦哀多益寡稱物平

施之事

履九五雖以剛中正履帝位惟以傷于所恃欲得夫履之
屬此哀多益寡而後可以平施也

介夫一說謂本義亦有不是謙之象也言乃是承上本
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輪謂此損高增卑以趨于平

八字只是總會上文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亦是謙底意思
正以見上謙象處也

家語記孔子之言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失之

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昔堯居天子之
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
意而不節翰謂據此會意則哀多益寡之意可識矣

老子告孔子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
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而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
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翰謂去驕氣等則哀多意也若
愚若虛非益之以寡乎

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昔及邾莒人不肯胡傳曰心不偏
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
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
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邾莒小邦宜其降心聽令不待文

告之及也然而昔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兩繫失平怨
之本耳翰按曰勢力曰私繫皆多意也曰降心曰不偏黨

則益寡之意也曰平怨之本則稱物平施此可例觀矣
胡傳曰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情則進而書爵非有心于

與之順天道也棄約肆酒則黜而舉號非有心于貶之奉
天討也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媸也因事物善惡而

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
權得春秋之法矣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柔固能謙者又處下則謙之至也人能謙謙无所不利涉
川特舉重而言以見雖涉川可也蓋用謙以涉必知款曲

傳待不爭先妄進以犯于險所謂濡首滅頂之凶可免也
故吉只主謙上看不必說謙者人之所與涉川則同心者
多協力者衆而無不濟也諸說俱無此意

謙謙君子據初言也占者如是則利以涉川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謙君子舉爻詞也卑以自牧本之以爻義以明占也卑
以自牧正是以柔處下意

謙謙見諸事卑以自牧本諸心也惟其操無欲上入之心
而以卑自處所以施于外者不期謙而能謙也自牧如牧
牛羊然使之馴服方可以言謙金人之銘曰君子知天下
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

易經中說不卷之十一
六二鳴謙貞吉

鳴謙是象貞吉是占吉貞所以望占者有柔順中正之

謙吉則當自有有聞之效矣不消別說

柔順見能謙處中正見他謙得好處所以有聞焉此得正
且吉也夫謙不中正則為恭而無禮則為和而無節孰肯
稱道其賢此固未正而亦未吉也惟謙而至于人所稱道
則有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公矣非正而何
鳴謙二字是說六二兩具意義只在六二上事貞吉二字
方告占者之詞蓋以柔順中正六二固正矣以謙有聞且
吉焉占者亦柔順中正而得其謙之貞焉則志行自孚名
譽自著而吉矣本義正字據柔順中正說吉字據有聞說

言在六二分上已具有正而且吉之義故以貞吉二字係
占也只先透出正吉來耳非正點貞吉字註也

本義柔順中正點六二以謙有聞點鳴謙正而且吉申上
二句已具有正吉之義也蓋柔順中正見正處以謙有聞
見吉處故其占如此方點大字貞吉二字

晉謂時人務為謙者作出許多足恭模稜久之驕矜真情
却又露出來然人于他足恭時亦識破他機關甚多則何
益矣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此曰中心典上六志字自不同不得據彼反看蓋志有得
未得心豈有得不得還依恭作中正之所得如積中意思

易經中說不卷之十一
且於程傳有據會程朱意二之謙德由至誠積于中心

所自得也所以有聞非勉強為之也義分明因二在下卦
之中故云

薛氏曰謙者聖人之誠心非為有所取于人而然也老子
乃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身後之則是出于有意之私而非
聖人之誠心謙德矣

金人之銘曰溫恭慎德使人慕之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正是勞處此在謙卦則勞而能謙者
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曰君子剛而得正德也德而曰
謙所謂勿伐善也上下所歸功也功而曰謙勿施勞也若

云我若人尤常情之所難也占者知是吾見汝惟不矜云云其有終也何如高而不危可以長守實也滿而不溢可以長守富也其吉也何如或以有終而吉為一事還分看為盡

有終吉與天下莫與爭功能看於小傳萬民服相得但大傳義有致恭存位之說恐還是正意不然無此二意無不可也

薛氏曰知小事皆已分之當為則自不有其功矣又曰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釋氏動輒言其功德無量何耶

易經中龍大卷之十二

卷十二

左傳晉敗齊師歸范文子後入其父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迎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部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部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樊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唐鑑贊曰天寶之末盜藂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遂北誓不還顧常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綴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忌阻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畏禍不然而子儀完名高節惻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為偏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威德有後云

噫子儀真勞謙有終者歟

胡致堂曰人臣之義有功不處非苟為避諱理固當然合章可貞無成有終著于坤象故在禹則曰不自滿假在皋陶則曰予未有知在益則曰滿招損謙受益在周公則曰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在謙則曰勞不伐功不德在禮則曰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則民作忠是以自古人臣立勲建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力也臣何力焉能如是在己不失恭順之道在上不生忌惡之心故曰臣何力之有厥功名之正法非詭對也王濬不知此義上表自明杜黃裳不知此義披襟獎詔瞻闕多矣

易經中龍大卷之十二

卷十二

宋曹武惠身兼將相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席而揖吏稟白者雖刺暑不冠不見為藩邸中途遇朝紳必引車避過市載其傳呵戒導吏去馬不越十輪恐壅遏市井清白如寒儒噫武惠君子哉史謂其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可謂有終矣

史記載褚先生曰當世之君子行權合變度時處宜希世用事以建功錫土封爵立名當世豈不哉觀其持滿守成之道皆不謙讓驕奢爭權喜揚聲譽知進不知退終以殺身滅國以身得之及身失之不能傳功于後世令恩德流子孫豈不悲哉論謂此可與九三反觀矣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勞則有功謙則有德功德之盛自服天下之心服即不與

爭功此意此貼有終吉上說也謂勞謙君子則萬民不
容于不服矣此所以有終而吉也

萬民服分明本文上下兩語意釋勞字耳有終吉意却在
外也但人不寤

左傳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殫力以事其
上是以上下有禮而競應然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
亂也君子逞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
上下無禮亂虐至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敬怕也
由之

六四无不利撝謙

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是平日處已待人應事接物已是謙
易中說太卷十二

了則人心所與無事不順人通好無為不成固无不利
然居九三功臣之上不可以泛泛平常之禮處之故戒以
更當發揮其謙如動作退言詞禮貌必施其謙也詞讓
形于言語推崇見于禮貌皆是

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
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曰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禮也臣之位左置子展之功也不敢及賞禮也請辭
邑公固子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
禮

陳平先為右丞相與太尉勃謀諸呂立文帝平欲讓勃
尊位乃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

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于是文帝以勃為右相位次第
一平次第二錫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此亦可謂能揭其
謙矣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謂撝謙若過矣然居九三功臣之上乃示之不敢自安
之意亦理之所當然似過而非過也蓋推賢讓能自合如
此
言非出于義理之外而為足恭之舉過乎天則而矯為謙
遜也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賓之禮饗之管仲辭曰
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
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
易中說太卷十二

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六五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无不利

柔能謙也陰不富也居尊在上而有其衆也六五得衆之
歸而以其隣固以其謙而非以其富也故曰不富以隣
六五居尊能謙故不惟利于征伐而又利于他事不富以
隣在居尊能謙上見富者可以使人六五能謙故不假于
富而能以隣也蓋亦以謙者人之所與故耳其象如此蓋
從之者衆矣其間猶有梗化不附負固不服非文德所能
來者則宜興王者之師以討其不虔不可專尚謙柔也然
豈特征伐之利而已哉謙德所至人無不與蓋無事之不

利也二利字中含不當以隣之義蔡謂三句皆是占未的
夫以謙德之君而從之者衆然猶有未服此固不得不征
况君道太柔則廢亦必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于此
未服者又不可不征况夫謙德之所在人之所與其行師
動衆而助之者有不多乎故曰利用侵伐不特此也而他
事亦无不利者蓋謙德者天道之所益地道之所流鬼神
之所福人道之所好也馬往而不利我

不富以隣據五也利以下告占者之利耳

新說曰他事亦莫不利以之立事而事治百姓安之以之
主祭而百神享之也

此又漢光武劉玄德也

易經中說

楚關辛回不讓則不利不利不可以遠征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利用侵伐非窮兵黷武者蓋于文德所不能服者而用兵
以征之也師旅之興豈聖人之得已哉

謙德所在宜人無不服者兩猶有未服則頑冥梗化正比
之所謂後夫之凶不用威武侵伐則為謙柔之過而非人
君之中道也故宜率所服之衆以討不服之人蓋以不庭
之人常刑之所問故而天討之所必加者也成湯待葛之
意正如此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極有聞人之所興故或行師而征不服也以戰則勝以

攻則取而利焉然賢柔無位而才力有所不足故但可以
征已之邑國而已安能東征西怨以正天下之大乎
家氏曰當桓公之始伯管仲佐之謙以處已和以遇物諸
侯小國會不會朝不深責也遠近咸孚大小俱服遂
率之以伐楚伏其罪遠自召陵君臣俱驕愛喜易位而桓
之伯浸衰矣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雖謙極有聞然以陰柔而才不足無位而力不足故人
有不盡信從而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也足以治其私
邑而已不能及遠也此是謙德著聞固是好事但有不滿
人意處全在賢柔無位才力不足處故其志未得者此也

易經中說

但可以征邑國者亦此也知有是謙而又有才力之是情
則聖武貽手遐邇王靈丕振于華夷所征固不止于邑
國而志亦無有不得者矣

謙德人之所與孰不愛而助之惜才力不足以辦大事故
不能無遺憾于此也古之君子者有德無勢率多類此如
滕文公之資之以為善而截長補短僅五十里雖強于為
善不過可以為善國而已其如湯武之事業何哉此所以
不滿于人意也

易經中說卷之十二終

易經中說卷之十三

穎川盧 翰子羽著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元嗣盧晉伯進訂

上經十三

震為雷

坤為地

豫

上

上

陽

下

下

下

動

順

豫利建侯行師

卦體具豫之義也卦德具豫之由也故名豫建侯行師蓋

此二義蓋言或立賢或立嫡或立長順以動於建侯也則

衆心推戴人情悅服而得以遂其比天下之心或誅暴或

救亂或敵愾順以動於行師也則三軍一心士卒用命而

得以慰其安天下之志矣何不利之有

建侯事莫大於此矣行師事莫危於此矣人心不樂而從

以之建侯行師未必利也夫惟人心利樂以應上矣建侯

行師矣不利之有即利字在人心和樂以應上見

左傳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

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

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

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

亦可乎

晉侯將伐號士為曰不可號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

無衆而後伐之故禦戎誰與夫禮樂慈和戰所畜也夫民

讓事樂和愛親喪而後可用也號非畜也坐戰將驕幹

謂此利行師必於豫言之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卦體即人心和以應其上意乃所謂豫也卦德乃所以致

豫

剛字讀應而志行讀即本義所謂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

志得行也應者上下應四也志行者人心和樂也非九四

剛應而志行也上應之而志行則所謂君子賢其賢而親

其親君子之得所也下應之而志行則所謂小人樂其樂

而利其利小人之得所也九若此者非聖人以順動新民

止於至善焉能以致是哉故又曰順以動豫不可以九四

泥定大臣蓋易不可為典要且建侯行師可謂大臣事乎

倪氏謂剛為陽明之佐應而志行為朝廷遠近賴之以和

樂而怡愉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順理而動則所謂非禮勿動者矣動字寬蓋自一念以至

事為由幽獨以及天下無不以順動矣夫然吾之心正而

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尚應之而不

違況建侯以安天下行師以懷萬邦能順理而動人心有

違之而不應者乎此建侯行師之所以利也如字利字即

應字意蓋宗豫字說也

順動而天地如之亦所謂心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之天地如之陰陽調而風雨時山岳奠而河海清是也蓋天人一理自感通耳

楊誠齋曰遠侯天下禍福之始行師天下禍福之終天下事有大於二者乎然動而順天下之理舉而順天下之理理動而人心順人心順而人心悅則二大事一小事耳烏往不利而况小於二事乎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此極言豫之道也日月不過四時不忒是天地豫處刑罰

清民服是聖人豫處皆由順動上來故曰順動是所以豫歲不過不忒刑清民服皆宗順動不可以民服本刑罰清失大旨矣

刑清民服此節見人心和樂以應上意清非用得當也只是反道恃德者少可以不用刑殺也如漢之幾致刑措唐之斷獄十皆刑罰之清簡也服則所謂有道則庶人不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也

天地以氣機言順其自然之序而行聖人以順動念慮云為皆動也順其當然之理而行

化之根於一誠者妙運之機氣之布於兩間者率流行之序天地以順動也故晦朔弦望其度有常而不差分至

啟閉其分有定而不失矣皇極之建於二人者循乎天理本然之則王道之達諸四海者合乎人心當然之宜聖人以順動也故刑期無刑五刑不必施也民志大畏四方允協於中矣罰期無罰五罰不必用也風化轉移黎民自爾順則矣

動字須盡非禮勿動念慮之動以順也動必由道云為之動以順也動而世為天下道制作之動以順也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政事之動以順也動容周旋中禮威儀之動以順也

遵王之道而過焉以寡五刑雖設而不犯五罰雖制而不

用矣

太史公曰古者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試愛之則下應之如影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侯之以刑則民知辜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舉人不尤其上知辜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

禮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濫而民作

思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云夙夜王三萬邦作孚日月不過四時不忒氣候之順天也如衆星共之語意刑清民服人心之順化也如有耻且格語意順天順化皆和

樂應上也非豫之大者乎

大也

不忒不過刑清民服是其豫慶言天地而天地具焉言聖人而聖人具焉故曰大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雷出地奮殷與和俱在矣作樂者象其奮發之聲以為樂之鼓取其太和之象以為樂之和也體豫意全在此二字下只言樂之功崇德崇宗也猶蕤揚云耳般薦之要其感而言之也用之閨門邦國在其中矣蓋言不但用之閨門邦國而已極其感而言之至於冬至祭帝於郊而配以祖夏至祭帝於明堂而配以考皆以此樂而薦之於前焉其樂之功用有如此哉

易經中說入卷之十三

五

雷出地奮天地太和於是鼓矣故曰和之至蓋天下之和復孰有加於造化之和哉不必謂在一奮字上見至字意亦不必在豫上取則雷出地奮中無和豫意乎

或問介夫謂先王作樂本非汲汲為崇已德設也然樂既作則其節奏之所宣布舞蹈之所蕤揚其德自有不容掩者耳故曰作樂崇德如何曰樂以象功德本為崇德耳不然如蔡說則其作之之始果何所據耶此不敢從

象其聲則為之笙鏞管籥而音作焉取其義則為之清濁

高下而和作焉

之哉和之至說歸豫字

於勤反說文云作樂之盛稱殷

樂記天高地下云云樂與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王

者功成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樂者所以象德也故鍾鼓

管磬羽籥千戚樂之器也誠信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驩愛樂之容也若夫施於金石

越於殷音用於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則此所以與民

同也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樂由天作故聖人作樂以應

天而大樂與天地同和

又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

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又曰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

風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故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

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又曰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

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

之器也文采節奏殷之飾也

初六鳴豫凶

樂不可極極則悲生此鳴豫之所以凶也

鳴豫者或肆之言談以為夸大或曠之氣酸以為炫耀皆

是泰山之倚將為冰山之誚矣

初六恃有祖援譬如今之子孫奴僕恃其父祖之勢而無

所不為者未必皆其父祖之歆為也以見諸父之恃四而

樂者豈四之罪哉

按太史公曰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膏粱之味身安
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翰謂此亦鳴豫意也

左傳王及鄭伯入於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
頤享五大夫樂及編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哀樂失時殃
咎必至今王子頤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刑戮君為之
不舉而况取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
及之

象曰鳴豫志窮凶也

程傳以志窮在鳴豫之前非也志字據鳴豫窮字下一步
說所謂凶之道也蓋鳴豫樂也樂何以凶樂極則悲生此
鳴豫之志滿極則凶也

易經中說不卷之十三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介于石即不溺於豫也以德言不終日見凡事之機微以
事言如係詞知微知彰之類此據六二分上說貞吉則純
是占蓋就爻上示占也前以貞字貼介石看吉字貼不終
日看近見貞字了上二句以吉字另說亦可

習俗之移人賢者所不免也六二可謂不受變於俗者豪
傑哉

天下之最易溺人者欲也人在欲中多溺而不明所謂好
而辭知其惡也既不溺於欲則明決可知

六二拔出流俗不以繁華亂其心是真浚然無欲確有定
守者矣故其介如石也由是太守定而天光發於凡大而

國家興亡之兆小而事物是非之幾感於外即應於內也
占者不溺於豫而正則敏於知幾不陷於禍而吉焉
占者如是則所謂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
醒者焉

楚王醴酒不設穆生退曰可以逝矣王之意急不去楚人
將鉗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穆生曰先王之所
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
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噫穆生其
不終日者歟

左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
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

易經中說不卷之十三

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
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
焉將為戮矣翰謂在豫之六衆人皆溺於欲獨能安靜而
見幾之速也子產以之

楊誠齋曰寬裳羽衣不能以溺此心繁絃曼舞不能以惑
此心玉卮瓊瑋不能以漫淫此心噫若而人者固介于石
者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以中正即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不終日指凡事說不
以豫言也或以豫言失本旨矣六二敏於知幾而得貞吉
者非偶中事機之會耳由其以中正自守則靜亦定動亦

定其介如石私欲不得而撓之也定則明安則虛此所以能知凡事之幾而所行得正而吉也歟蓋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苟溺於欲而亡之則雖存亡之著亦無所辨矣

三六盱豫悔遲有悔

盱陸氏曰盱于反謂睢盱之為小人喜說之狀說文云張目也

上三字是象下三字是占言六三視效於彼而溺樂於己宜其有悔也占者為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矣蓋冰山之倚豈足為大山之托乎其終失勢也必矣効尤禍也

易經中說入卷之十三

九

楊誠齋曰有人主之近幸有人臣之近幸六三入臣之近幸也以陰邪居陽位據下卦之極高近九四之大臣進則盱而仰視其上之豫方且位已逼而進不厭此凶之道故陽虎幸於季氏則圖季氏上官桀幸於霍氏則圖霍氏季霍幾危虎桀亦敗所謂盱豫悔聖人不許其盱也退則遲而固戀其寵方且患將及而退不遲亦悔之道故潘岳知負阿母而不能離賈誼蕭至忠知善家環而不能去公主客主同誅交相為累所謂遲有悔聖人非幸其遲也不許其盱折其萌也非幸其遲衰其成也長禍之萌而不悟樂禍之成而不去何也人不稱位位不當望而已盱小亦何利於位哉

唐鑑武俊等見敕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強財富遂稱帝輪謂盱豫有悔希烈則悔之遲而不免於悔者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程傳謂自處不當失中正也是以有悔此傳當從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豫據九四言象也大有得占也勿疑朋盍簪是戒占者以保豫之道也大有得即在由豫上抽出來見其集不世之大功而大有所得矣即是志大行也程傳可見楊誠齋小注可取非是上得君下得民意夫任大而功隆者危疑之地多慮而肅心者又所以拒人於千里之外也故又當開誠布公任賢勿貳則風聲感孚自重者無所嫌而不進欲進者無所疑而不來必同道之朋莫不爭先而類至如髮聚於簪不疾而速矣由是以天下才理天下事而豫可長保矣替速二字須分明

九四即所謂上下應之而其志得行者也

豫者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上下下應於四而得和樂是天上下應順應上下說如程文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志大行是解大有得觀程傳可見蓋以九四所謂大有得者正謂其志得大行也誠以既能致天丁之豫而得天下

之心則道無不遵而化無不洽矣志不大行乎

先天下之憂而憂至此可以無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至此可以借樂志行也

呂涇野曰君子之得位也上使君樂得其志下使民樂得其所斯其志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固疾在象不附而處勢危上見周之東遷孤主衰弱僅同列國不能振起如痼疾一般所賴名分一節猶足以制天下觀觀之心故外邪不乘而恒不死也

南宮仲請曰夫子作春秋托始於平王司馬氏作通鑑續左氏為編年而發原於韓趙魏蓋皆是時天子威令下作

易中說入卷之十三

十二

列國天下無綱常甚矣秦楚吳越本自戎夷疊相盟長爭衡上國視兵周邦甚至問鼎而亡忌憚則中國之不被髮左衽者一間耳猶賴齊桓晉文迭盟中夏而周之統緒僅存譬如病羸之人其氣奄奄殆盡賴彼藥力強自支持未至不起至威烈王後則病不可支矣

齊侯亦遠席晏臣欲誅固史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腐信國受其福其過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其深池撞鐘舞女新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顧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怒民痛無悅於心是以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所以天昏孤疾者焉

暴君使也輪謂晏說後節亦溺豫而疾之意

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乘九四之剛強則在我孤立而衰弱所以有貞疾之象中還據君臣上下之分說蓋以其名分未正猶疾之難起而一脉猶存不遽至於喪軀也

齊桓問仲叔秋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一廟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輪按魯乘三桓之強而魯君無民以禮延國其亦乘剛而以中未亡者耶

上六冥豫或有渝无咎

昏冥於豫事已成矣以其動體有奮發之資故有悔悟之心是冥豫之事成而能有愛也夫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此所以无咎也戒占者如是其豫成而能改也冥昧泥於樂也

易中說入卷之十三

十二

說齋講學曰漢武初年血氣方剛好大矜功紛然多欲一喜桑孔禍及於此一喜魏霍禍及於彼一喜張趙禍及於臣一喜江亢禍及父子之際迫乎晚節血氣既衰翻然有悟迺知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封田千秋為富民侯擢趙過為搜粟都尉力本務農以明休息雖曰悔過而勝已噬矣

孔子順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于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庸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伸于不順王始即桐門于先

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住居愛允思厥祖之明德噫太甲真成有渝者歟

左傳晉荀盈殯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趙入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石為子卯謂之疾曰君微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御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汝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微酒初公欲廣知氏而立外嬖為是悅而止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易經中義卷之十三

十三

何可長言不可長以冀其改也

程傳貼看景好蓋豫至於極則害隨之此豫樂之不可長也惟不可長所以貴於渝也

魏并曰歌舞不儆樂禍也晉欽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此亦見冥豫之不可長

書無逸周公曰自時厥後主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翰謂此又一惡言何可長

太玄樂之次五鐘鼓皆管絃嘽嘽或承之哀測曰鐘鼓皆管樂後悲也解之者曰皆管聲也嘽嘽憂悲也五為

天子當總理萬機樂而無節有似商紂牛飲長夜哀承憂與終以失位也此象傳意也

予觀綱目晉永和四年趙染華林園下分注見石氏樂極如彼則其不一二年而父子兄弟尋有死亡殺戮之慘宜也易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豈不信哉

兌為澤

震為雷

隨

悅

自震上九有未濟

自困九二又自未濟

柔

剛

為動

柔

剛

隨元亨利貞无咎

卦以物隨為義已能隨物是已有可隨之德足以致人之

易經中義卷之十三

十四

來隨也故物來隨已為此所以得元亨也若易徒有功意然必利於正非說隨也非私隨也乃无咎蓋大中至正無偏無黨則王道蕩蕩圓斯世於不知不識之中而非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也何咎之有若伯者之民雖虞如也使是不正而有咎蓋由其私恩小惠以悅其意故悅其意亦是已能隨物民之離虞便是物來隨已非不通也但非王道之正故不能免於咎也

本義故為隨以上只據卦中所具說破所以名隨之義已能隨物以下方因此說向人事上去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語意已能隨物但原其所以物隨已意不可平看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一以卦變主君臣相隨一以卦德主君民相隨說

楊誠齋曰堯之舍己從人舜之聞見一善上也高祖從諫如轉圜太宗導人使諫次也故曰堯舜聖之隨高祖太宗賢之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彼已相隨對己之人也天下則盡乎人矣言隨而得正如此則不止彼隨己而天下皆來隨之也蓋天下之人不同而同此心天下之心不同而同此正是以正之在我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天下隨之矣豈直彼此之相隨也哉

胡氏曰天下隨非是我能致天下之翕從而來歸意只是

天下皆以爲然而無非之之意所謂天下歸仁者也

隨之時義大矣哉

此只承上文卦詞於天下隨上見其大蓋莫大于天下好惡嚮背若是不齊而一正通之有以得其隨焉非直一家一國之隨而已此隨之時義所以爲大也夫時義之大如此人其可以小視隨而苟然也耶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藏澤中隨時休息隨之象也君子體之自夫向晦之時入居於內宴居以安其身所以怡養氣體以爲應用之地亦隨時休息也不必深說
晉侯有疾公孫僞如晉聘叔向問焉子產曰僞聞之君子

有四時期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蔽淤底以露其體茲心不喪而昏亂有度令無乃一之則生疾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用舍無與於己常也至如柳下惠治亦進亂亦進則偏主於隨而變其常矣然能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正也不爲利祿動其心不以三公易其介出門交也

貞字或專主當理淳宜說或專主因不失親意說今須兼之出門多作隨之廣爲盡交天下之士說不知上既有偏主矣此下只據那偏主上告之如此雖偏主亦無害矣見得於所偏主者於其初也必得其正則吉於其既也必處

之以公則有公焉貞似在人事上說出

十六

之以公則有公焉貞似在人事上說出出門交似在心上說卦以物隨爲義而初九乃卦之所以爲隨者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故爲官有渝之象故下文但因官有渝上以戒占蓋言隨有偏主固未爲盡善使誠得正而公亦自爲無害焉正則於所隨者必當正理而不苟必依正人而不濫也出門交是擴然太公不牽於情愛之私好之而知其惡也出門只是擺脫得開不爲閨門之捨義意思在交友上則不阿其所好也傳義俱宜體悉
介夫謂官有渝貞吉則交不失之泛出門交有功則交不失之狹翰謂亦似欠體蓋官有渝貞吉一連看固難且不泛與不狹並行亦難况程傳本義只以得正不私意說

初無泛狹之意下二句皆因官有淪說蓋只就偏主處教之以公正耳豈歎其入變而廣於交隨也哉

崔浩曰近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翰謂此皆偏於隨而不知出門同于宗而不能大同者也若孔子志欲行周公之道於東方則偏主得正而且出門者也

漢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臣託屬拔處仍加專邑不可以示天下帝從之翰謂此亦有淪而貞者

翰謂韓延之司馬休之純臣也是官隨而貞吉者但未知出門交之義也出門以國家為公可也以此移之事晉有功不足言矣劉穆之於劉裕亦然

象曰官有淪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既有所偏主而變其常使其於所從者非為修德講學之士非正也非於可尊可法之人非正也吉為乎得

不失打出門交字此所以有功處蓋隨人之道私則失公則得不失則得隨道矣

晉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賸生多闕自叨忝以來朝夕所須微為通豐庶此外一毫不以負公及聞裕倫九錫愧懼獲病綱目書平而削其官尹起莘曰穆之晉臣心乎裕而已矣

故削以貶之使裕已受宋公之命則其書法亦有攸耳

攸字書魏翰謂穆之宏才大略綽有可觀心乎劉裕則偏主而變常矣雖曰總攝內外事無壅滯此外一毫不以負公若貞吉者惜於出門交之義昧焉若能以大公行之與裕同心匡復晉室庶幾有功何至有愧懼削官之失乎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小子丈夫皆謂陽也初陽在二之下且居初故曰小子五陽在上且為正應故曰丈夫近於初故曰係連於五故曰失

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狄人伐衛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馬能戰遂成于狄晉獻公以奚齊之故而申生重耳皆係小子失丈夫之類也

子思曰有龍穆者往好飾美詞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孫子交之橋子良倫實而不倚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已不撞不獲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宋張所請帝遷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曰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貶所翰謂係小子之心終無以喻于任賢人

之心也與其用潛善何若用所哉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三志舍下也見其有心於失小子也六二弗兼與也是其心亦知五為正應但係小子勢弗兼與乎丈夫也聖人此意所以戒人一於從正也

公肅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弗哭也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死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丈夫小子是象隨有求得是占利居貞是戒隨字一讀此下二句作已隨看非未隨時也四陽當位而已隨之故其

象中說六三之象

三

占羽翼要津左右當道而有所隨也欲行道而道行欲于祿而祿在其中固無不得者然又當守一正於所隨之時不可以為我求必得願出之以媚而諂諛雖貴以開賄賂之門試之以邪而阿附當道以取枉已辱身之謂此其所以為居貞正是隨時事不必就未隨說亦不可作欲隨必以正意本義須玩蓋人當得意之時就不欲肆其不正之志如王莽之屈身下士安石之新法足行也求得寬看不但爵祿而已居貞對人言是隨人時自處以正所謂正事君子之隨也否則為詭隨者矣公孫弘楊雄是也左傳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也六三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閻成然而六三氏之族使閻幸

居節以無忘舊熱論謂此隨有求得而不利居貞者也

春秋鄭殺其大夫申侯左曰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

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于取

女才不女瑕疵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

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家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

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君弗可改也

已論謂申信可謂隨有求者矣惜不知居貞之義

宋義康專總朝權劉湛愈推崇之無後人臣之禮宋主恩

禮甚厚竟以密謀事聞故誅之論謂義康當任而劉湛隨

之正有求必得者惜不知居貞之戒也故及于禍

綱目吐谷渾送故夏主定於魏魏人殺之魏既殺赫連定

象中說六三之象

三

因建吐谷渾王慕績官爵慕績上表曰臣俘獲僭逆獻捷

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庫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額垂

鑒察公卿以為慕績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為已有

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自是慕績貢使至魏者稍簡論謂

吐谷渾執夏主定而奉表于魏亦幾希係丈夫而失小子

者進爵增秩可謂隨有求得矣惜乎貪求無厭不知居貞

之義故魏嫌之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既隨於九四之上則是其志舍初九之下而不從也舍下

而從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為善矣

楊誠齋曰陳相舍陳良而從許行六二以之夷子舍墨氏

而見孟子六三以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此隨字是以臣從君如疏附後先左右臣隣意九四大臣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也此就九四上勘出有此占耳有獲還依君上說是有求必得也程傳作得天下之隨恐費曲折然事雖進而勢則然故雖求之有道得之有義亦不免於凶況未必正乎此又依九四有獲而以義理斷之也古之得君如莽操之徒至於九錫之加是已豈言事乎惟內之所存精積乎誠外之所為合於道義而明哲焉則位雖位而無逼上之嫌勢雖重而無專權之過上安下從而無咎矣伊周斯足以當之其次如唐郭子儀威震而

易經中說天卷之十三

二十三

主不疑亦由中有孚誠而處無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隨有獲貞凶是據爻若占其人之賢否未定也惟有孚在道而明則免於咎方是好人不然能免於凶哉所以戒也有孚是開誠布公在道則奉公守法以明猶言這等明也是據有孚在道上說蓋有孚在道正是他明處不必外面又尋箇明來觀傳義可見

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

頗辟民用僭忒

韓非子曰世之奸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

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實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

鄭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

胡傳曰夫王臣將命必得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

大將軍衛青帥軍出擊匈奴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免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問其罪當云何議郎周勃言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專誅於境外而具歸之天子天子自裁之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輪謂此亦

易經中說天卷之十三

二十三

知九四之戒矣

宋主羸疾積年屢至危殆司徒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凡兩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會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輳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宋主嘗疾篤劉湛等有密謀義康不知也宋主疾瘳微聞之收湛誅之義康上表遜位出鎮豫章此正隨有獲貞凶之義尹起莘曰義康原於此將若之何形迹未露則忠勳匪懈恭心小心形迹既露則閭門遁迹祈保天年斯亦庶乎其可也蘇州精交廣尊享王爵尚可為乎翰謂尹氏之論非有孚在道之義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明字就在有孚在道上是見明功也正為无咎說頌依程傳言有孚在道則无咎者蓋明哲之功也內不本於誠外不由於道則非明哲者矣夫惟有見於誠之當積道之當合者其明也此其所以无咎也然則有孚在道而无咎者非明之功而何

韓非子曰有道之臣不責其家有道之君不責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之噫茲其所謂義凶者歟

謝通說韓信曰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

易中說入象之十三

于主

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

范曄曰詩云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三與言無不從與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梁喜言於與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

義不薄於父子故不得默然弼有奪適之志陛下寵之大過無賴之徒輻輳附之適所以害之也已上數條皆以我

義凶之旨

韓非子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為人臣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狗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

曲惟言俾朕魂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故曰華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妻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或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輪按大臣從君而有獲則是凡有所謀為請求皆得如意也諫行言聽固是有獲如韓子所言皆得其願亦是有獲美惡皆在惟有孚在道而明則无咎矣蓋臣至於此則所獲皆天下之大計而非一己之私矣若趙高擅權田蚡除吏則所有獲者皆凶之道也

九五孚于嘉吉

六二中正善人也九五陽剛中正是同德之君推誠下之

二十四

而信任之專且篤也隨道無善於此者如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一般相與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者是在是矣庶事有不康萬化有不戾矣乎乎于嘉據爻上說占者如是則吉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惟賢而後知賢惟聖而後知聖五惟居中得正故能知六二之中正而信之也蓋已非中正且無以知入之中正矣况能信之乎此九五所以信六二之善而吉者正以已有中正之善也位正中是提出五之善處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

隨之固結不可解有如既拘之係之而又維之也蓋其誠

意交乎物莫得而間焉者也王若用此誠意以享神則神隨之而來享矣況於人手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窮者言其居一卦之上處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解者此其所以有拘係之象歟

易經中說卷之十三終

易經中說卷之十四

潁川廬 翰子羽著

元嗣廬晉伯進訂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上經十四

艮為山為止

巽為風為巽

蠱

自井來

五上下

艮剛

自賁來

初上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元亨是天時涉川是人事蓋壞極之時於理有可通之機涉川而利又見人事有可致力之意利字見得乘機而濟

惟此時為宜也濟則元亨矣蓋亂極有復治之機此時正利於盡人事之秋也以見前乎此時則猶未易致力所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者也涉川當治蠱看蓋蠱壞之極有如大川之險於此涉之即經綸那蠱底意思利中含元亨意在蓋蠱固有元亨之理必治蠱斯元亨也是要盡人事不可坐待其天時之至也

晉自江左以來五胡亂華中原雲擾正統不絕如綫而夷人之分裂雜據者不可勝計昔人謂衣敝饒饒虱瓜潰足蟲蛆良可嘆也

利涉川如云於斯時也宜乎濟一世之艱險而理其環則無覆敗之虞而可以獲元亨之利矣此占辭也若說冒險

履歷以去濟蠱可也則戒意了不知下二句方是戒況涉大川只當得濟險二字又云冒險危去濟却多一層意矣精於易者詳之

涉川雖當治蠱却空說也到下二句正是所以治蠱方法本義過中將壞乃壞之時而未極也事之端與事方始乃治之始元亨之時也如自新則謹壞意如丁寧則慮壞意當涉川之意也不使至于大壞似亦元亨不至速壞是亦能保其元亨入一可字當字乃見其為戒也先後二字玩本義有三義一取先三日後三日為辛丁之意一取甲事之端先甲為前事後甲為後事之意皆挨那事之端左近說一取先為預先之意如欲齊家先脩身之先後有防後

易經中說本義之十

二

來之意如慮終是也皆以甲亨之端為主後一意當重擬於各句後不可輕忽當將壞永至於壞極之時必預為之計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大壞則壞極也事之端則治之始也後事方始而尚新似元亨之初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是亦慮終之意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上下不交而巽巽苟止則散於此積而蠱所以成也

詩小雅而無正曰戒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誓御惜惜曰悻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咎諸言則退傳曰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退饑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誓

御之臣憂之而慘慘然日瘳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諸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朝夕于王矣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愆乎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治蠱至於元亨則天下非若向之蠱矣於是乎其復治也天命不其有將泰之機乎此句只輕論非是真已治了也故曰亂而復治底模樣治蠱還在涉川先後甲上至於元亨則在終則有始之後矣可見此處不必實說本義亂而復治之象亂字打上蠱字復治則貼天下治字打上元亨也

易經中說本義之十四

王

蠱元亨人事國家皆有此理彖傳獨言天下治者是就大處立議論也曰天下治則國家人事在其中矣利涉大川方有事于治蠱也可見尚未元亨至於終則有始之後是治蠱而至於元亨矣所謂利涉非真涉也往而治蠱也

利涉大川者是乘其時之可為而勇往以為之于以脩法度於陵夷之後振紀綱於頽敗之餘不可坐視其蠱也先甲後甲本是治之之道以人事言而曰天行者正見人事天時相須處言人事之所在天時之所在也天時如此人事烏能以自已哉可見終則有始四字正是蠱元亨三

字蓋言既有此可為之天時則夫涉川先後甲自不可不盡此當為之人事也

曹風陳氏傳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于亂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應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秦伯伐晉卜結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居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暮矣我落其實而取其資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振民育德此二者是治蠱事須得物壞有事意出本義已

言之不可忽蓋民德壞于舊染之汚民之蠱也已德壞於氣欲之昏已之蠱也振所以新民有鼓舞作興之意育所以自新有涵育薰陶之意還兩平看振民本於育德是言外意耳本文無此振若有賓興以為之勸有象刑以示之戒作興彼之善新民之事也育者戒慎而養於靜省察而謹於獨培養已之善明德之事也如是則已德以明人德以新而天下之蠱無不治矣

晉侯疾求鑿於秦秦伯使璧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心喪志越孟曰何謂蠱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于文皿蠱為蠱鼓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則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以整前人已壞之緒為已責故曰幹父蠱幹字只是身任其責歸治字還在蠱上蓋蠱是壞極已有之事意也幹是整已壞之緒也

有子則考无咎以蠱未深而事易濟但有子則能治之也有子二字難看程傳云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是接幹蠱說下言能幹蠱則為有子而前人之愆可蓋不然雖有如無前耻其可洗乎本義不同却是以有子接蠱未深未亦宗初六說下也蓋言此時之蠱亦非難治者使有子則能治之能幹之而考得无咎也以見無子則孰與幹之哉故雖未深而考不免于咎也蓋

此一句輕且替父說一說也不必執定子上看到厲句却免幹蠱者知危能戒則吉耳

以父母蠱為象者蓋以前人已壞緒上說意當寬看豈真主定父母上拘拘然耶

本義則能治蠱字須看所以與程傳不同處厲字是戒本義然亦危矣只起之也

本義戒占者宜如是只承然亦危矣蓋言初既云蠱雖未深然亦危矣此句只起蠱字下落不正是正戒戒占者宜如是言宜厲也此正貼厲字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却是又本厲說到所以終吉上也本義所以必如此立言不悖煩者正要見出厲字終吉字各自為句不歎其混也介

謂戒占者宜如是謂占者當幹父蠱以置其父於無過之地也審如是則却畧了然亦危矣句碩承上面隔越言之矣決未當

禮記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

史記曰堯用鯀治水九年而功用不成舜殛鯀于羽山舉子禹而使續鯀之業禹傷先人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而不入薄衣食卑宮室陸行乘舟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樵以開九州道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于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翰謂禹之事有知危能戒而得終吉意者之无咎在其中矣

綱目晉興寧三年燕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司馬公曰沈勁耻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可謂能為子矣翰謂勁所謂蓋前人之愆者有丁如此考无咎矣

唐鑑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卑于稽顙庶幾可雪前耻翰謂此幹父蠱而考无咎者觀前且喜且懼之言則知危能懼矣宜其終吉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六之述其事者所以繼其志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子幹母蠱在二剛中應六五上看出蓋剛中則能幹蠱者二之干六五有子母之象不可貞在以剛承柔上為他慮也蓋堅貞于陰柔前未可直遂而剛又是必守堅貞者故戒之則幹母之蠱是象九二分上能事不可貞固以戒占者也亦是要他因中以求正耳

蓋直義或可施之于父而于母有不可以直遂者異與之言婉而導之可也

詩邶風凱風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天天母氏劬勞傳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感動之可謂幹母蠱而得中者

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胡傳曰姜氏齊侯之惡者亦

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于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徃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耳翰謂盡待邪母之道矣噫不可貞之義是非則例也歟

呂后稱制欲王諸呂問右丞相王陵陵不可太后不悅問右丞相陳平絳侯周勃等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盟諸君不在也今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于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他日全社

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後遂誅呂立劉噫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彼平勃者固亦誠不可貞之義者與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以剛承柔蠱未易幹九二能幹由其以剛居中幹之而得中道也不中則或過剛而觸其忿怒或過柔而受其制束蠱其可幹乎得中道是只在九二分上說他處得善無堅貞之偏有巽入之妙也止釋幹母之蠱一句耳到不可貞却戒占者也

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凱風之詩但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又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而已是亦得中道也

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皆幹蠱而得中者也

易經中卷之十四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在當時若非隨時處中不知達權應變者矣未必无小悔也然自有是得人臣之正自可為人臣者所當守尚何深咎之耶言有小悔則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則不免有小咎矣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書蔡仲之命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亦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惟厥初惟厥終以不困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幹者身任其事如禹思天下之溺者由己溺之急之謂也

裕則視之若沒緊要事矣蠱可以如是治乎而況於四之蠱非初之蠱乎此所以日趨于敗而惟吝之見矣

子產曰黷命之不秉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命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僞之耻也

秦豎和曰國之大臣崇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舊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

尹起莘曰晉遷江表中原淪于左社在諸人宴安自肆曾不以難處為念

宋作太廟于臨安張致遠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府為久居之計不復有意中原翰謂此皆裕

易經中卷之十四

蠱而見吝者往有事者尚觸類焉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非惟無以救其弊而反有以滋其弊故往為未得而見吝也

蘇氏曰余讀文侯之命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乃恬焉與平康之世無異以是知平王之無志也方將以復讐討賊之義為戊申戊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于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頹惰而不自振也哉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蠱者前人已壞之緒不可如程傳以太甲成王比如宣王

光武先主之類是也。此數中興之君所以能克復前業而幹蠱者夫豈自致者哉。民由得尹鄧卧龍諸賢承之故耳。使非數君者能柔中任賢亦何以得諸賢之力哉。占者能得賢以幹蠱則間譽可致矣。象占頤分明第一氣看。

伍員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繆方娠婦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澆使求之以除其害奔虞為之庖正虞思妻以二妃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惟其謀撫其官職夏道臣靡奔有禹氏收斟灌及斟尋氏二國之燼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翰謂此亦得所承而幹蠱用譽者。

朱子曰晉厲公美得狼當晉室大段費力悼公年十四被他做得恁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赫然為之一新翰謂亦幹父而用譽矣。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然非六五柔中能任九二欲承以德亦無由也。

書君與周公曰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咷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适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

書君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若涉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

蘇氏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德輔如毛仲山甫舉之衣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呂東萊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事如事事之字作活字如云不事在人之事而惟事在我之事也蓋不經綸天下而惟獨善其身之意也此說較之以事為奉者優矣蓋出而經綸一世較之擎拳曲跽以事人者其人品不同奉之一字亦非所悉言也觀本義云在事之外之云則是存身之外不為世務所累故曰不事也即程傳所謂不屑天下之事也不為世事所纏繞而惟高尚在我之事即程傳所謂自善其身守其志節而已有鳳凰翔于千仞氣象。

晉劉寔連年請老朝廷不許劉坦言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不以吏為重宜聽寔所守翰謂不事王侯之不事正此意而高尚則其事也。

漢嚴光對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相迫乎帝嘆息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解耕於富春山。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此是志尚高出萬物之上舉天下事不足以動其中正是巢由子陵底心肯不愛去理會天下事蓋有見者非貧賤不移天子不得臣之云也仕止亦不足言矣魯兩生足以

當之

志可則須說他宵襟高天下出物表有鳳凰翔于千仞底

意思若拘拘然以仕隱形說則上九為長沮流矣

此爻全是在事外固得如此而志為可則若在中如竹

林七賢者顧為清淡放達夫豈可乎四皓在事外者而又

漢惠一行是未得合乎此爻之義者矣純乎此者其惟子

陵乎

曾申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

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

以貧賤屈已則制于人抗志則不愧于道翰謂此則高尚

其事之意也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聖人于元亨之際繼之以有凶之詞蓋於成之時即預告

以有衰之理使之知虞盛慮衰而早為之防也聖人之為

斯文計也何其詳密深遠也哉

或問雙湖說何如曰隨臨革數卦係元亨利貞蓋只為卦

德上好也若處此事而德性相宜便是道與時行豈有不

善若德與事不相應如何得善聖人係詞初無別意如觀

人某樣德性某樣事情合與不合當與不當而稱其善與

不善而已也又何必繫說

豕曰臨剛浸而長

長字固當看浸字尤當看浸長據今自初而二言過此以

往為泰為壯其勢有不可遏矣

易經中說 卷之四

說而順剛中而應

據臨迫小人時看說是平心易氣而不壯于煩也順則不

亟不驟而因時處宜也剛中是剛而得中無有過不及虞

應則合人心宜上俗通天下之志得萬國之心而非與世

乖忤者矣只在德行之善上說或以應作有委任權力或

有戮力相助之說恐未精

觀本義只言卦之善不可分德位說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當剛長之時又有說順剛中應之善矣故占之謂大亨固

天道之自然而其必利正也亦天道之當然也由是而觀

則大亨固占者之所當得而貞又占者之所當體也若徒

恃其可以得亨而不以正焉則違乎卦之善矣夫豈理之當哉又焉保其元亨哉說而順剛中而應正是貞正也占者而欲以正焉於此求之得矣

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自今觀之陽勢雖方長然其消在數月之間而亦不久也君子豈可以其方盛遂侈然以為安而忘戒懼也哉聖人之戒深矣處盛者知其盛而不知其衰居安者知其安而不知其危見其然而不見其將然常情大抵然也非聖人深明天道物理循環之妙烏足以洞其機哉故文王於元亨之下即繼以有凶之辭而吾夫子以為消不久也其亦不烈其聲而曠者勿聞之意也乎其後邵康節者手焚月窟足躡天根蓋亦有得交會之際也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居上臨下有君師之道焉使非治之以安其生教之以淑其性其何以為臨下之道哉兌澤浸灌滋潤有教思意坤地博厚真安有容保意而其悠久博厚者則无窮无疆矣君子教民意思無有窮已必至于決肌膚淪骨髓以溥民之性則與兌澤同其深矣容保民心无有疆限必至于饑者食寒者衣老者安少者懷以遂民之生則與坤地同其大矣然必先有容保之政而後得以施教思之功猶必有地而澤有所處此又言外意也

本義二者臨下之事揔意也大德教化也又分附兌坤者

條理也小德川流也所謂經綸也

節齋謂教思无窮澤潤地之象也容保无疆地容澤之象也雲峰謂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容保民其度量如坤土之大二說孰從中哉曰二說相須其意如備而深字大字却在无窮无疆上見鄭子太升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夫之有畔其過解矣翰謂此可謂教思无窮者亦習教事之意也

子張問入官孔子曰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之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

入官之大統矣

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云云

族師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初九咸臨貞吉

咸臨是象貞吉是占陽浸長而徧臨諸陰故有成臨之象而其占之所以為貞吉者正以其剛正而臨諸陰故為正

而且吉也蓋據初九分上見成底說以告占者若作必其正而後得吉則是戒詞了何二爻不曰中吉無不利乎蓋此爻之吉惟正則吉二爻之吉惟中則吉也猶彖詞惟說而順剛中而應故元亨利貞皆據卦爻上所能所具所見有者以告吉也不可添一必字看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志行正亦只據爻上見成底看言其剛而得正也意以咸臨而能得吉者何為而然哉蓋以其心之所身之所履處正也故為正而吉此爻于貞吉上見之却又明是據他九二事實說本義所謂剛而得正是也若作志在于行正却是憑程傳且于志字無著落為未安耳近見依程傳也得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吉字本剛得中來如初之吉本剛得正一般无不利本勢上進來此則初之所無也蓋剛中則無過暴之失故吉上進則有難遏之勢故无不利

剛得中是有君子之具勢上進是際道長之機也以是進而凌逼小人尚何不吉而利耶咸臨二字上文本義已言之矣

剛得中與初之剛得正者不異故皆曰吉也勢上進之機會則非初之所同矣故无不利之占而初則無之蓋兩爻吉利之占皆據本爻善處係之初無戒免意徐進齋說不

可依雲峯得之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程傳謂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姑存錄之以備一說

初二兩爻取君子逼小人意是毅然以辟邪為已任者三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臨六三非不有咎也以能憂而改則无咎豫六三非不可免悔也惟悔之遲則有悔此聖人不貴無過而貴于改也甘于節則可于臨則不可甘于臨而于節斯可謂能用

其甘矣

春秋齊使使高張來唁公汪氏曰衛獻公出奔齊滅乾如齊唁衛侯春秋不書以是為不足書也而昭公之孫齊侯野井之唁高張之唁晉荀躒之唁莫不悉書所以識齊晉之徒能唁公而不能納公也齊侯始親唁猶有恤患之意今使高張來而弔其至晉不見受且比公于大夫適以耻公而已奚益哉翰謂此以甘悅臨人而无攸利世有以虛禮餉人而無實效此之謂也果何益哉蓋昭公之知禮召之也禮表記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

商君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翰謂以甘為疾則信無所利也

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為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聞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聞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勿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漢司馬相如以辭賦得幸東方朔枚舉不根時論好談諧上以俳優畜之唐郭弘霸嘗便溺以驗病輕重魏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噫若而人者固甘臨之徒歟

唐楊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張同休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

易經中記 不卷之十四

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翰謂再思以甘悅臨人者何所利耶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位不當即所處不中正也以甘悅臨人是其所處不當也能憂而改則甘臨之咎自不長矣

臨福忘憂憂必及知過而能改斯無過矣此既憂而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以柔正應剛正以朋友言也

六四得位是個正人君子下應又是陽剛君子陳蕃之于

徐穉李膺之于郭泰是也王臨言其相臨之情意切至如膠漆然非外親而內睦也如此則兩情之孚永以為好無易離易合之失矣何咎之有

漢范式少遊大學與河南張伯元為友二人別共勉期過元至期設饌候之毋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期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是日果至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噫式可謂相臨之至者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不必深說只是本義處得其位程傳謂所處當也意看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以柔中應剛中以君臣言者也

易經中記 不卷之十四

五不自用而任人是以知之事臨下以大舜之任皋陶成湯任伊尹武王任周公允得乎建極之規模出治之大道而為大君之宜行者也如是則君以出治而輔治者有人君以行政而贊政者有賴羣策既屈之下而何功不成何事不遂耶

書立政曰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蔡傳曰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備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忤者以是也

春秋胡傳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遷之而不可私也以

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忽其陪貳以自危矣翰謂此亦知臨事

孔子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繼均仁以為輔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韓非子曰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小矣非不弊之術也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已視使天下不得不為已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

四海之內而天下勿能蔽勿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

楊誠齋曰人君惟不自任其智而兼眾智是以大其智也故曰知臨大君之宜二帝三王之聖一也舜曰大舜禹曰大禹好問拜昌言而已唐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苗不能叛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漢武帝偏信朱異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主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杜黃裳對憲宗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風

夜憂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于求賢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至于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皇衛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隨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

唐太宗曰朕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宜然後奏聞賞功刑罰誰敢不竭心力以備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六五得君道之當然而為大君之宜者由其不自用而任人以行其中道也蓋為治在于中而任賢乃所以行中也故立賢無方于湯為中任賢勿貳于虞為中若夫自昏而不能用人與自持而不肯用人者皆非中也任察以為明挾暴以為剛者皆非中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上六志慕剛中剛正之賢與之一誠相與久而益敬不以盛衰改節其敦臨如此則有以友輔仁之吉而无久則敬衰之咎

四五各臨一陽上六兼臨二陽又四五是位與初二應上
六是心與初二應

源流至論曰張疑布衣交也寇公雖貴而終面折略不少
恕此不以富貴易其心韓李莫逆交也韓公既仕而李公
相從不忍少離此不以窮達變其節

光武謂宋弘曰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
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學聖賢之道以操守為志
唐魏元同與裴炎結交善保終始而不替時人號耐久朋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以言而臨言一不合則怒氣以相加以貌而臨貌或少衰
則及面以相賊固不可謂之敦亦不可謂之吉也上六之
所謂敦者蓋其一氣所與惟在于內之二陽所謂念茲在
茲什茲在茲愈久而彌篤者固非若言貌之相與者比也
此其所以為敦臨矣尚何吉之不得咎之不免也哉志字
正為敦字說

經中說卷之十四終

易經中說卷之十五

穎川盧 翰子羽著

元嗣盧晉伯進訂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上經十五

巽為風

坤為地

觀

中正

巽

順

八月之卦也

九五 陰

陰

陰

陰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盥而不薦二句正是告占者為觀處蓋此八字只說得個
觀字底意須想見其氣象方可

此占不專為祭說只要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意出蓋惟
精惟一而守此中正粹乎天德之純則致其潔清矣此盥
之義也不持以已見事于紛更輕手躁擾此不薦之意也
如此則孚信在其中而顒然可為人之瞻仰矣其為觀何
如

楊誠齋曰當盥酌必躬之初不以萬物易一誠及薦獻多
品之後乃以一誠托萬物以誠而託于物而誠始兼矣上
之化下為盥而不薦則孚誠有諸中而顒肅應于下矣故
曰惟天下之至誠而能立天下之中正故天下之中正一
立則天下之不中者中不正者正矣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觀程傳則順與中正還一理。德上看本義九五以中正云者蓋以明中正之為九五也不可拘此遂分順與為德中正為道文理便不妥帖。大觀在上有為觀之位順與中正以觀天下有為觀之德也。夫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天下之取中取正者舉係于此所謂民具爾瞻者也。故曰大觀使非有德又何以稱是位耶。此卦內順外巽九五中正則是有巽順中正之德以觀于天下也。夫惟有是為觀之德以處此為觀之位此卦之所以為觀。

近見中正還從順與中出意

樂記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易慢焉。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內而民莫不承順。故曰知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此下俱主中正字眼看

也字與矣字不同玩語意不可以下觀而化作效說去只論理耳據為觀者言也。蓋為觀者必欲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何耶。正以人君一身下民觀感從化之地也在下之人德有未中正悉觀于上以為化中化正之本矣。可不以中正示人而極盥而不薦之誠使有孚若耶。時說與蒙引俱就效上說了恐未安。

必如上說方照本義戒占者當如是語意但時說多作效

說從之亦可

晉謂作效說與戒占者意亦自不悖。蓋不誠未有能動而德實致效之本也。

孔子曰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正則百辟亂。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誠通于元亨而莫測其所以通誠復于利貞而莫測其所以復然其示人者固自昭然也。此便是天之神道處。神道中亦自有示教意在。天道惟神如此故四時順序而無有差忒焉。思若啓而行若翼得不思而中不勉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者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故天下順化而無有為梗者焉。夫觀之道極而至乎造化聖人如此觀之時義一何大耶。神即妙意。

本義語意分明是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神道而天下服對待或拘本義以四時不忒對神道設教着甚非也。不知天之神道中亦自有示教意不待言也。張子曰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不言中正是神道設教意也。

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有周及廢物無遠弗至意有遊歷周覽風以動

物意先王法此巡省乎方國詢察乎民俗因民俗設中正之教以為觀使民有所觀而同歸于中正之道也

三禮盛德篇曰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嶽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觀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內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又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違遠異齊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俗吳臨川曰此言民俗為用不同但脩其教化而不可易

其土宜

詩大序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李樂菴曰惟能美教化然後可以移風俗若教化不美非獨不能移風俗天下反為風俗所移如曹風之奢晉風之儉不中于禮皆足以移人教化之不美其弊必至於此設教如協時月同律度備五禮明五器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

神道設教者道之以德也觀民設教者齊之以禮也設教當以中正說一民俗也

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

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欽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穀梁子曰古之人君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工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本義謂童觀為不能遠見似只在知上說未及行也可依吳氏項氏以為日用九五中正之道而不知為長君子而不著不察則可羞矣介夫乃云陰柔質下不足以自振拔而親大君道德之光却要他仕也恐不是觀瞻意且本意亦無此義又以君子小人專以位言恐亦未當蓋天下亦有為君子而欲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何必在仕者

易中說不盡之十五

十一

為君子抑豈無君子而未仁者乎此君子亦猶今之所謂道學者之號稱大儒者焉君子而童觀則虛譽隆而實德病耻也

下四爻是衆陰瞻乎五五一爻是一陽示乎下

魯齋詩云只須眼孔大如輪照得前途遠更真所望於君子者如此百姓日用而不知小人之常也而豈君子之安乎

莊子河伯至北海望洋向若而嘆曰今我睹子之無窮也非至于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噫見笑大方家無亦君子之吝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司馬季主語賈誼曰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

六二闕觀利女貞

婦人之目所觀者狹婦無公事所知者蠶織女無是非所議者酒食故闕觀在女子則可矣豈丈夫之利哉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男子生而乘孤蓬矢以射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而為六二之闕觀不亦可醜也哉

雲從龍風從虎有中正為觀之君在上當乘時而起與之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而垂功名于竹帛乃丈夫得志之所

易中說本卷之十五

為也乃不出戶庭而窺觀其治化如婦人女子之為此六

二之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我生我之所行乃所發所施也非專體之于此者乃試推之于彼也居下之上乃孔子之至是邦必聞其政孟子為賓師未受齊祿時也觀所行通塞通則遂其所生塞則見其有所阻抑也進則孔子見行可之仕退則孟子浩然有歸志事也觀所行通塞如已發一言或施一事果見其為人信從而無背如摧如之虞則可以進而仕矣否則在我徒有所發而未有遂達未可以行于天下也不退何居大抵以通塞為進退者即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之意

也

觀我生進退六三是如此蓋六三當上下之際進退未定之時觀所行以為進退也占者之進退可不自其所行之通塞以決之乎

程傳曰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為出于已者

朱子語錄之說專以在位者言恐于四有乖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前見觀已而通道可以行也于是而進則是欲行道于天下身與道而俱顯也觀已而塞道可以止也于是而退則是欲抱道以終身身雖顯而道顯也此謂未失道

近見此說道字太重本文恐無此意蓋只據觀所行以為

易中說本卷之十五

進退上說以為如此則未至于失道以得手進退之宜也

輕輕說為是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不必以觀國之光為近君大臣既為大臣何利仕進本義家近于五亦父母孔通之意蓋六五之盛德光輝文明之化六四身親見之是也際亨嘉于凡煥乎之章郁乎之文有以躬逢其盛也夫邦有道而貧且賤焉者耻也此仕進之所以利富顯比而後夫者凶也此朝覲之所以利受大賜而被親禮也

本義家近于五若身處其時躬逢其會之意非必左右于君也

三禮威德篇曰天子當康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親
天子當佇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愚意賓即朝觀仕進尚字即利字意也蓋言當此際而值
此占所尚者作賓于王家耳此用賓之所以利也雲刊文
直交詞說了故不敢以為善林性之說亦然不知深于易
者如何姑識之今按依程傳說也得

元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此爻純是戒詞我生在出身加民處說觀我之所行必其
陽剛中正如九五之君子足以為民之矜式則民之具瞻
也則得无咎否則德薄位尊不足以弭四陰方熾之氣矣
易中說不來十五
豈能使之仰視而不敢動哉程傳說君子處與本義略異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民之視聽在乎君君之得失驗于民故人君欲觀其所行
不但觀己一身之得失而已必自民以觀之民心固中惟
爾之中爾身克正固敢不正則民德之善否實吾之轉移
也故觀已所行者又當以一心觀萬心以一身觀萬身而
自省察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處賓師之位諸大夫國人之所矜式者也必觀已所
行果能以道德自重而為陽剛之君子則可以為民儀表
而副其所觀為民矜式而不失所望也其生只在自家一

身上觀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故其志意豈可安然無事而
忘戒懼也哉蓋有所係于其身者必不容無警于其心
離為火為雷為明震為雷為動

噬嗑

自益
六四來

剛

剛

柔

剛

柔

柔

剛

噬嗑亨利用獄

人情有間獄以決之猶頤中有間而噬以噬之也亨則噬
者合而獄者得其情可以致夫刑也亨字根噬嗑說下用

易中說不來十五

獄却貼在噬嗑上面意思也況卦之德體有足以用此之
意乎

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
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
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辨
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八辟麗邦法
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
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
辟八曰議賓之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
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
之刑

象曰順中有物曰噬嗑

本義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順口之象九四一陽間于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

噬嗑而亨

此以卦名釋卦詞亨之一字如父子有間則父子之道不通去其間而合則父慈子孝蕩然恩意之浹洽而其情通矣君臣亦然君臣合而誠意交孚則君臣之情通也

周禮大司徒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惇獨老幼之類有漢于上而其長勿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詞以告于上而罪其長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

獄也

按此下以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詞利用獄之意非威無以斷非明無以察非中則聽有偏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動明雷電有威明之德也剛柔分得中有中之德也卦有此善正治獄者之所宜也故雖不當位而利用獄

書呂刑蔡傳曰參錯訊鞠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無及矣且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

耳爾當敬承天命以承我一人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于上民賴于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不替矣呂刑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傳曰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若是則獄成于下而民信之獄輸于上而君信之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此皆未用時事特明辨申勅之耳到折獄致刑則舉而行之矣誠以罰而不明則未必當罪也于焉體電之明辨別于未用之先輕重大小瞭然而不至愆戾法而不勅則無以示嚴也于焉體雷之威申明于既創之後提撕警覺肅

然而不可櫻犯如此所以去天下之梗而一天下之風也

其體噬嗑也何如法如今大明律罰則律中笞杖徒流之條也

書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皆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蔡傳曰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

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勅法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造于四海凡邦之大事令衆庶則以刑禁號令注曰憲表也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韓非子曰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

人陳其所惡以禁其邪設其所畏以防其奸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噬之初過之小者也以履校之刑而滅其趾者所以止之于初猶望其改之于後也不然而至於極則為有心之罪何校之刑在所必加滅耳者已正其罪而不復有所待也故直云凶

履校蓋刑之輕者加以是刑所以止其惡使之不行也故又曰滅趾所以如此者以其在初罪薄過小耳于其初而懲止之故得无咎使其惡極罪大則不止于此刑抑豈能得无咎哉

易經中乾下卷之十五

書呂刑蔡傳曰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履校以滅其趾則不進于惡矣蓋以其小懲而大戒也有所懲于始則無所成其終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六二乘剛故有滅鼻之傷不得如四五者終是少剛一遭也所賴柔中耳

噬膚象其所治之易以中正故也滅鼻象其不免于傷以柔乘剛故也是非治獄之道有不足乃所治之人有未良也蓋反之于已而有中正之德則傷非已取也何咎之有

在我本无咎而亦不免于傷者以所乘者剛之故耳所乘既剛是以自不免于有所傷焉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蓋周公東征至于流言非不有所傷也而君子則以周公之過為宜其尚誰咎之哉

本義雖傷句則滅鼻是滅六二之鼻還在六二上說程傳不同

占者指用刑者言用刑得當雖有傷于人人亦過咎他不得蓋亦勢之所不能免矣

象曰噬膚滅鼻柔剛也

二以中正治人所治有如噬膚之易也而猶不免傷其鼻者蓋以下乘初九之剛遇難治之人耳以刑處之無妨

易經中乾下卷之十五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陰柔不中正失治獄之道者也治難治之人而不為人所服者噬腊肉遇毒之象治人不服雖曰小吝也然治其所當治故于義為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不當還作不中正者所處不當謂用刑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噬乾肺是治難治之獄底象得金矢是得曉訟之宜底象所以如此全本以剛居柔得利艱貞是戒占者治獄非細事一或不謹則斷者不可以復贖死者不可以復生是必艱難其思慮惟恐及于無辜固守其正理必使當于有罪

則刑不濫而人心服矣

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鈎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書呂刑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傳曰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于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統正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配享在下矣蓋惟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于與天為一者如此

禮記云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史記漢梁孝王以不得傳位怨素害使人殺之而置其劍

焉

以此知而議覺之使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以為遺通經術知大禮吏往治之乃可于是遣田叔呂季主二人來還至霸上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帝言梁王不知也獨其幸臣羊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帝悅急趨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漫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窺天也

唐李日知為司刑丞尚平恕少御胡元禮殺一囚日知

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翰謂此可謂噬乾肺而能艱貞者矣日知其賢矣哉

孔叢子書曰非從惟從孔子曰君子之于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詞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詞詞不可從必斷以情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君子不以聽訟為難而使民無訟為貴九四雖曰艱貞吉然不過治末塞流之事耳未光也

易經中說不卷之十五

十五

孔子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子必與眾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噬乾肉得黃金是用刑于人人無不服底象所以如此者以柔中居尊故也蓋不惟有是才德又有是勢位此其所以有是象也占者必正固而懷危厲庶幾得用刑之道如六五而无咎也不然則未免有失當處能免于咎乎

仲弓問書哀矜折獄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富哀孤寡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罪者不可生斷者不可贖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

謂之勉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疚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治獄而貞厲則刑不苟用而不及手無辜罰不妄加而必施于有罪而得其當矣此其所以无咎也得當謂聽訟得宜在貞厲之下无咎之上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校蓋刑之重者至此則惡焉已極罪焉已大不復如初之猶可以過目之而望其改也故加以此刑而滅其耳明正其罪而直罰之所謂怙終賊刑不貸有所寬待之也其凶也寧能免乎蓋于初而能止猶可免過矣至此不悛悔無及矣

易經中記 不卷之十五

十六

書太誓武王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楊誠齋曰李輔國者其初一家奴而其晚號尚父貫盈罪大而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以竊其首焉然陰竊殺之而不明正邦刑亦可羞矣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罪其聽之不聰則已明正典刑不復如初之愆而暫舍以觀其後者此也然則人之不幸而有過者可不因有所懲而速改頑愆長惡遂非以至此極乎

王者明罰勅法以示天下聽之聰者必當審于趨避而上九聽之不聰不畏王法故惡極不掩所以有滅耳之凶

艮為山為止

離為火為明

賁

自五 自三

自二 自三

各得其分

文明

賁亨小利有攸往

無文不行此賁之所以亨文勝則至于滅質此賁之所以小利有攸往賁而係之以亨見文之不可用復係之以小利有攸往又以見文之不可大用也則文之于人固不可關而亦不可過也明矣棘子成謂何以文為此固滯而不通子貢謂文質相等抑豈論之當哉

易經中記 不卷之十五

十七

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然亦不可過也又以柔柔文剛則文之本于質也剛上文柔則質後于文也又以離明于內有本也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攸往近見只據本義輕輕說不必強作主張

詩皎皎白駒賁然來思朱傳曰賁然光采之貌也謝疊山曰賁華采也賢者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蓬戶華門皆有輝華也

曲禮表記曰君子之制行也禮以節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稱之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詞遂其詞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詞耻有其詞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故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

則有不可辱之色吳臨川曰德行忠信裏也威儀文詞表也君子之于表裏惟其稱而已矣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剛柔交錯卦變也天文也是據卦變上見出有天文耳文明以止卦德也人文也是又于卦德上見出有人文耳剛者質也實也柔者文也虛也柔來文剛則是義以為質禮以行之所謂忠信之人而可以行禮也故亨况以一陰麗于二陽之間陰陽相雜而陽多陰少所謂物相雜而適均文質彬彬者也且其德為文明故亨則亨字分明在內卦上取剛上文柔則是先有文而後有質忠信之心待幣帛

易經中說大卷之十五

十八

而後將也又其德為止故小利有攸往若不歛華就實而惟馳心于文之是騁吾恐禮義者忠信之薄不免蹈老氏之譏誚矣故曰禮與奢也寧儉

禮器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行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胡致堂曰漢文帝以德化民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武奮發翰謂此分剛文柔也豈可大有有所往乎故曰往則過矣

文明以止人文也

文明以止只說卦德到人文上方援五倫上看見得禮意雍容而各安其分儀文周洽而各止其所燦然之中而有

截然者寓乃人道之常也

子產曰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姊妹舅甥婚媾姻婭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好惡喜怒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若夫揖讓周旋之禮是儀也非禮也翰謂此可以觀人文矣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剛柔交錯天文也時變可見者此也于此觀之可以察時

易經中說大卷之十五

十九

變文明以止人文也化成天下者此也于此觀之所以化成者不外是矣貴道而至察時變化成天下焉一何大耶詩大雅棣棣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詩豳風七月王氏傳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虫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還主明不及遠意上看明止分貼又其中之細事也內離明而外艮止正是明不及遠山下之火亦是明不及

遠君子體之于庶政之小則明之而于折獄之大則不敢忽亦欲其明之不及遠也古人冤旒蔽目難續塞耳亦此意也後世有騁其私智眩其聰明而任情于獄訟之決何其輕人命如此哉其亦異乎體易之君子矣休離之明以明庶政而文明之化成體艮之止不敢折獄而篤慎之意寓亦小利有攸往之意蓋庶政所關非大事而折獄乃民命攸係事之小者猶可以效一得之見事之大者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與于此

无敢字非若无敢專成語意是无敢于折獄无與勿通用敢者果決之稱无敢則必待詳審精密得其情而後決之也非終不折也若如雲峰子所謂不敢折其獄之大者則獄無終折之期而優柔不斷義何不誤事也哉

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化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道之弗從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

胡傳曰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曹參相齊將入相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弗擾也後相曰治無大于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初九責其趾舍車而徒
孔子使宰予使于楚昭王因以安車象飾遺之宰子曰夫

子無以此為也自臣侍從夫子以來切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士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窮寵之淫音夫子過之勿之視遇之勿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浸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

子思曰夫不取于人謂之富不辱于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于富貴庶矣哉

孔子之後漢延光時有季顏者為人謙退愛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讎

楊誠齋曰君子者斯文之所在也達則振斯文以飭天下窮則卷斯文以飭一身初九以剛正之資秉文明之德而在下無位斯文其廢乎亦還以飭天下者飭一身而已斯文未廢也責其趾者飭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飭其所行惟義所在而已

子思貧居于衛緼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之白狐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棄之子思曰彼聞矣與如棄物于溝澮彼雖貧不忍以身為溝澮是

以不敢當

址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莪蒹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陰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其為貧也

彘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于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奪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于鄙士蓋為賓主之饋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膳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既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令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于君矣

彘曰中越六卷之十五

十一

矣答曰不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聞之也謹受教

老子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六二貴其須

以君臣言之則所謂攀龍鱗附鳳翼如蕭鄧之于漢君以其等而言則陳平之於周勃是也觀象傳與本義中正字還主前說二以附三為貴蓋三在位矣我則簪冠焉三拔茅矣我則連茹焉如此亦有文潤不致枯淡如沮溺之輩也

象曰貴其須與上與也

太父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

及其素業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

九三貴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陰間上為六四所貴下為六二所貴陽得陰輔有唱必有和不至熒然于立得其貴矣不濡然光彩潤澤乎殆必挺然自立永守陽德之正不因物有遷則陽常為主陰常為輔而莫之陵矣陽常授陰陰常從陽而莫之撓矣何吉如之

宰之以陽而左右之以陰趨承輔導各獻其長彼勞而我逸于是乎陰陽相得而有順適從容之氣象矣然必立身禮法之中勿以色承而喪其守勿以便嬖而亂其羣嚴

彘曰中越六卷之十五

十一

以自持不溺于所安莊以自守不忘其所戒則彼有所畏而不敢殺有所憚而不敢肆庶乎故勝惠迪之言可得也否則貴如之濡其不為若濡之愠濡首之屬乎

牡丹花之富貴者也得綠葉而更秀是故君子之貴所貴也夫無婦則鰥父無子則獨君無仁賢則國空虛矣其濡亦奚其貴嬖惑則家索溺愛則不明偏聽則生亂斯勿貞之所以凶而不善處貴者也

孔子曰王者前有趨後有承左有輔右有弼謂之曰近言左右前後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文王疏附奔走先後樂侮謂之曰隣以免乎美里之害吾有曰友馬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

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于門是非禦侮乎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終義因永字體出蓋能貞則莫之陵能永貞則終莫之陵矣貞而不能永則自守之嚴有時而替所謂莫之陵者有初無終率亦淪胥于溺而已何足以言吉是故必永貞而後能致吉必終莫之陵而後足以言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初相賁而為三所隔不得其賁故曰皤曰白馬雖為三所隔而求之心則如飛翰之疾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易經中說大卷之十五

四遠于初而近于三其所當位疑若有可求者焉若能守

正而不與則彼雖有婚媾之求而在我者固自無患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柔中則收歛不過而敦本尚實者也故為賁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未免傷于質儉故為戔戔之象儉雖固陋可羞然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故終吉

丘園不事華美朴素渾堅也戔戔不事奢侈制節謹度也

上句是朴實意下句是儉約意終吉無浮靡之風有富庶

之效二意備方應上

不賁于軒冕而賁于丘園丘園非所以為貴而以丘園為貴是以本質為文不賁之貴也故敦本尚實得賁之道固

可嘉矣但陰性吝嗇五既尚實則施之用者未免失之儉而不得其文質之中故至束帛戔戔而可吝事失之固禮失之野也然禮奢寧儉故有奢而窮者未有儉而敗者踰節凌限之愆虛誇蠹耗之弊皆可免矣

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朴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姦黎民入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也

又曰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節儉化俗則民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措之本也

易經中說大卷之十五

十五

漢文帝即位二十三年躬脩節儉思安百姓宮室苑囿車騎狗馬服御無所增益稍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計直百金而止衣則曳絺履則革鳥集囊為帷編竹為席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專務以德化加以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議論務在寬厚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是以蓄積歲增戶口蕃息禁網疎闊刑罰大省海內殷富興于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鷄鳴犬吠煙火萬里其致治之美後世鮮能及之

朱黼曰財用之贏縮關於侈儉風俗之好尚本之人主人

主以儉約為心則公卿大夫不敢喻制以過侈朝廷以儉約為先則士庶人不敢越分以過奢尊卑上下專事物物皆尚質素自然家給人足貨財不可勝用矣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既成而一臺不築于是成富庶之效唐太宗鑒秦人之教材用既具而一殿不為于是成貞觀之治樽節于一身者甚小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室過一時之欲甚微而培養百年之基本甚遠人主其可不察哉翰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貴之于丘園束帛羹羹者雖吝終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有喜即吉字不傷財不害民財以充用以阜而本實之風

易經中說大卷之十五

子未

猶存也皆是要入此無澆漓之風能還淳樸之俗意

上九白賁无咎

賁以文飾為義上九處賁之極反末為本而復于無色文過而復于質以等就實也所以能補過蓋過而能改無忘本逐末之非矯偽喪真之弊也

禮曰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不畫素裳而越席犧尊疏布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文勝至于滅質不免有咎則志有未得今貴極反本而无咎此上九之所以得志也上即上九得志即无咎中意

艮為山為止

坤為地為順

九月之卦也

剝

陽將盡陰 陰 陰 陰 陰 陰

剝不利有攸往

此羣陰既盛而一陽將泰之時然時已剝落故不利所往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剝剝也言陽剛剝落也然陽之所以剝落者以陰柔進于

有以變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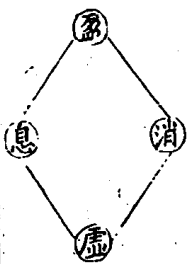
易經中說大卷之十五

子未

天行也

蔡澤說應侯曰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虛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

司馬季主曰君子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明天性



消息是盈虛

之未定

盈虛是消息

之已成

薛文清曰天地之道只是消息盈虛而已又曰息而盈自無而有消而虛自有而無

又曰聖人之進退存亡與造化消息盈虛之理為一異乎漢末諸賢矣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

吳陸凱上疏曰今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而官吏務為苛急莫之或恤翰謂露根之漸則上有剝廬之機此厚下所以安宅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易緯中說大卷之十五

剝床以足所傷尚小若未為凶也然陰自下進漸至蔑貞

則凶也于氏謂是履霜堅冰至之意蓋剝床以足是猶履霜而蔑貞則堅冰至也之意

必以牀象者以剝有牀象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夾谷之會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僭義于人為失禮噫所謂不祥之災者夫固滅貞之凶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漢御史大夫韓安國坐法抵罪徙蒙縣屬梁國也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燃即溺之

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釋安國為之田甲亡走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于氏曰小人黨與猶未盛大教君子急避他蓋至此是遁卦也

六三剝之无咎

六三當衆陰方剝陽之時而獨得免其咎蓋以其從善而不黨邪也

史斷後秦之興也起于姚弋仲以西菴首帥立于二石之朝以鯁直勇亮著聞而得其耆父非忠信之所致耶觀其戒諸子曰我死汝即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事貽辱之謀有足稱焉

易緯中說大卷之十五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衛州吁弑桓公而立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于其父石碻教以朝陳使請于王因告陳曰此二人者實弑靈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于是殺州吁及石厚焉君子曰石碻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翰謂此可謂失上下而剝之无咎者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小人之毒切身君子之禍已迫則貞焉已滅有不待言而直言凶也以此觀之則初與二又凶字還據君子說易為君子謀也小人肆毒以害君子其勢方張其凶固可必而尚未著作易者亦不為之謀也

楊誠齋曰自鄭衆專誅禁中遂享茅土之封乃登公卿之位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閹牖房閨之任也及其怙寵之深特恩之固則中外服從上下屏息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同旨則光寵三族忤意則芟夷五宗漢之紀綱大壞矣

唐楊洄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瑒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遂決廢瑒等為庶人賜死城東驛翰謂此亦剥床以膚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漢蕭何以功成封為都侯所食邑多功臣有言高帝曰夫獵殺獸兔者狗也而獲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

易中說卷之十五

十一

得走獸功狗也至如蕭何縱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翰謂縱縱指示與舉宗皆隨則貫魚以宮人寵意也

左傳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翰謂此貫魚以寵矣有不利乎

象曰以宮人寵终无尤也

周禮九嬪掌婦寺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工各師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楊誠齋曰一陽獨存其猶歲寒百果搖落之後尚餘一碩

大之果而不為物食吁亦危矣羣小剥正道以覆邦家如剥床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剥其室廬此大厦將顛之時也有國者亦可以少悟矣蘇宋三商尹氏亡周

林蘭亡楚斯高亡秦張禹胡廣亡漢賈充亡晉守澄令孜

亡唐此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之驗也

楊子雲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之為憊憊也杜詩曰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寒士俱歡顏翰謂是夏屋憊憊小人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君子得輿上九以一陽居眾陰之上則是君子在位羣

易中說卷之十五

世

陰所載而奔走服役于下也

華氏曰天佑下民寵綏在君上帝降衷終猷惟后凡在王

畿千里之民與夫四海九州之眾相與戴一人而君之亦

惟求其相安相養而已爾上之人苟無以持其統安能保

其不亂哉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馭民之

道不其難乎

經中說卷之十五終

易經中說卷之十六

賴川廬 翰子羽著

元嗣廬 晉伯進訂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上經十六

坤為地

震為雷

復



順

動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利有攸往

楊誠齋曰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為君子而喜必曰朋

来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為

易經中說卷之十六

君子而危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然消長

在彼內之外之在此

彖曰復亨剛反

楊誠齋曰歸陽為主陰去為客主安得而不亨故復之亨

以剛之反何則震一陽動而進坤羣陰順而退故也由復

而臨臨而泰三陽朋来則復不孤何患有咎哉

太史公曰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

黃履翁曰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于陽之消而息

於下也聖人乃以復名卦其說則取既往而來反生又其

又則有一剛五柔之畫其象則留在地中以明將奮之意

其旨則碩果不食以取復生之在此見天地生物之心循

環之無窮也又曰復者反也言反其本然之善也小人迷

復衆人有復聖人無復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胡氏曰此不可作動而順理言只以陽剛進復說觀本義

可見

林氏曰施為有序不鬼恠以壞事舉措得宜不太甚以激

變按此意少異

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天行也

黃履翁曰夫人德厚化而川流不息豈假夫既消之氣以

為方息之資也亦見其絕於彼而生于此而因以著往來

之象耳是雖運有虛盈氣有開闢而天地之心亘古窮今

易經中說卷之十六

未始毫釐間斷也

周景王問于苾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

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一有

之然壘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二月楚子在申

召蔡侯饗而醉之執而殺之後二年蔡公子比弑其君度

於乾谿翰謂蔡侯般以豕韋之歲弑其君復以豕韋之歲

死於楚楚殺蔡侯而旋為公子比弑之天道好還是亦反

復其道七日来復之意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倪氏曰以卦體言剛消于剝盡於坤至復而始生雖甚微

矣而有漸長之勢自是以往為臨為泰為壯為夬以至六

陽之乾理與數之必至耳孰時而樂之君子之道長小人之道消此所以利往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一陽來復便是箇天地生物之心不在卦上說

蔡謂本義本心幾息句只承惡極而善一句說翰謂亦不必承三句散看

黃履翁曰君子但觀一陽之初動萬物之未生其生闔然具此全美則所謂天地生物之心者豈不可見乎嗚乎微矣哉是理也在造化則為陰消陽動之機也在人心則為欲盡理明之初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下之安靜上之安靜皆宗閉關說來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悔以上是一串意主心說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至困心衡慮而後作微色發殷而後喻也元吉是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聖人無過之地可至也

楊誠齋曰初九動而即復不遠而復也動生于心復亦生於心復心一生動心自察君子以此脩身吉之大也何悔之有故仲尼以顏子當之幾者動之微知者復之微大哉知乎故大學在致知人心之知至即天地之陽生陽一生天地復知一至君子復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不遠而復則至明足察至健足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不肯一置身於有過之地正所以脩身也

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六二休復吉

六二舍已從人取諸人以為善不假餘力而遷善敏德之自如也如此則無有不成其德者矣所謂不勞而學美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美也

仁於復言之誠有深旨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

詩大雅卷阿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呂東萊傳

曰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矣

家語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

昭烈謂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肯哉斯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資既高身已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遊啓告詳至裨益多矣

六三頻復厲无咎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是其出沒於人欲之中去留于天理之內失有覺而即復復未幾而遂失故象為頻復占者屢失則有失身污行之危屢復則無長傲遂非之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元咎也

頻雖有厲復則能補過矣於義為元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善字道字不欲指人說所謂眾人皆醉我獨醒近見還是取人之善意不可全不着人

唐中宗時法官琬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翰謂徐杜其

易經中說太卷之十六

五

仁哉可謂中行獨復矣

上從容謂高力士曰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翰謂力士可謂中行獨復矣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此道字與本義善字恐不可作人說蓋六四所以中行獨復如此者豈故立異於人哉正以從道不從俗也蓋道之所存則毅然從之將有一家非之而不顧云云者矣

近見還是取人之善意不可全不着人

胡傳曰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暮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

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己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曲在晉矣暮侯自反非有特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聞大勇于夫子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子浩然之氣則塞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于公何歟乎

六五敦復无悔

不遠復亞聖也顏子以之敦復聖人也孔子以之

復是進復於善敦復則為實用工有不待於外如擇善固執顧諟明命得一善則拳拳守而不失常惺惺之意故曰

善行之固也如此則心思言動無非禮矣何悔之有晉謂如此看則不遠復是敦復成始工夫敦復是不遠復成終

易經中說太卷之十六

十

工夫皆顏子事蓋既謂之復便有此失處孔子天縱從心

恐未可以復言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由中順而行便復是敦是復之固五以中順之德復于吾心堅貞為厚不為一毫私欲以雜之則功深力到有以造乎至誠无妄之地何悔之有是蓋以中道而自成者也初

非有待於下仁從道也湯武反之之聖是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青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上六以陰居復終是顛迷於利欲之途而不知反迷復之象也占者如是則所謂從欲惟危者凶可知矣天災人青

雖然並至天下之事蓋無一可為者用以行師則師徒挽敗國家有傾危之憂至於十年亦不克征以雪其耻其凶至於此迷復之可畏也何如哉

楊誠齋曰上六以陰柔小人之極居充滿大臣之位遂其奸而不改迷於邪而不復故凶于其身則天災人害之畢集凶于而國則師敗君凶而不振盧杞是也害真卿沮懷光天下皆以為奸邪而德宗獨不覺其奸邪伐叛之師未及而朱泚之變已作奉天之圍未解而梁州之幸已發自是而後姑息之政行強藩之勢成矣至於元和乃始克征何啻十年而已

晉伯宗曰天及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

災生

左傳定公年載子常貪賄無厭終以取敗致吳師入郢楚君失守社稷召禍如此災身凶君不止於十年之不克征也衰亦甚矣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爻詞所指本亦泛泛而象傳獨以為反君道者蓋有所感而直戒人君耳誠以人非堯舜孰能無過過而能改斯固君之道也今上六終於迷惑而不知及豈非于人君之道有相背馳也即此所以凶

一說人君命將出師必有其道上下六以迷復行師而反其君凶是蓋有以違君之節制而反其君之道也不然何以

大敗而凶反君道還在君上看

乾為天

震為雷

應

无妄

中剛

健

動

自訟九二
求剛為主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文王周公元望意多夫子之意在无妄意多當隨所主處看之

无妄雖有二意唯至誠而無期望之私便得无妄卦名只以卦變為義卦詞又以卦變卦體卦德為義也本義又二體云云又字有意匪正對貞字有眚不利對元亨利字

易經中說入卷之十六

見无妄貴正不貴匪正也无妄是无邪心利貞是要正理不可謂利貞為固守此无妄之誠觀程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此最可玩

楊誠齋曰程子云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慾則妄此得聖人本意矣誠者天之道妄者人之欲無一毫之妄誠之至也无妄所以元亨故利在貞而已正則誠邪則妄若匪正而動必有眚而不利有攸往矣非无妄之不利於往也不正而往則不利於往也若堯舜之禪湯武之師禹之治水動以天也子嚙之逸符堅之師繇之治水動以人也鄭伯如晉晉人執諸銅鞮公叔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圖許為將改立君者示晉不怠其也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晉樂

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翰謂此正无妄匪正而有肯者象曰无妄剛自外来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肯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以卦變之言是天德幾息而復還充乎其內而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所以應萬事者此也千變萬化皆根抵於此矣

動而健根剛主內來對剛中看應是得人心之同對動健字看剛自句以所存之誠言動而健以所發之誠言剛中

應以所及之誠言一在心一在身一及物蓋動健行已以誠也剛中應應物以誠也觀本義九五剛中而應六二為可見也

卦變卦體卦德之善如彼乃天之命也蓋天者理而已矣天下固無誠外之理亦無正外之誠正而不妄則有以順天而天祐之矣此其所以得亨也須看本義當然字

白應虛曰由其卦變則誠之體以立由其德體則誠之思以行是惟無感感斯應矣是惟無與與則動矣語意是剛自外来而為主於內動而健一氣剛中而應一

氣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此見造化與聖人物各付物處

禮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虫咸動啟戶始出

或問介夫據程傳蟄藏萌芽與本義震動發生之句只據

動物不薰人看如何中菴曰不知彼數字只據雷上起意

借到物與无妄便當廣說矣到先王上正薰人物也豈有

育物大事而顧遺夫人耶如老者安少者懷朋友信七十

衣帛五十食肉皆其事也

祭義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

對殺一豎不以其時非孝也

禮月令曰孟春之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

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相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

教道民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麝毋卵仲春之月

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季春之月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勾

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

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王制曰獮祭魚

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

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未蟄不以火田劉氏曰天

生萬物以時聖人贊之以德地生萬物以氣聖人贊之以

禮德正于內則時罔不和禮正於外則氣罔不順和順鍾

於萬物則生成不失其宜和順決于人心則動用不違於

法此聖王所以盡人之性於上而盡萬物之性於天下也

堯舜禹湯文武之為道莫不以是先焉乃能嗣天以仁而

使萬物各正其性命也故取之各有其時則物得以曲遂其生而材無不成矣用之各有其制則民得以禮節其欲而德罔不孚矣

初九无妄往吉

无妄或兼所存所獲本義以剛在內為誠之主以是推而行之則誠能動物矣心之所欲無有不得者內可以悅親外可以信友上可以得君下可以治民事以誠而立物以誠而動作內作外無往不濟在邦在家無往不達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動罔不吉矣

宋賈黯及弟歸鄆州范文正為守教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以終身行之賈公記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

於范公者平生用之不盡也意此亦可謂无妄而往吉矣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為耕則望獲為菑則望畲不耕不菑無所為於前也不獲不畲無所異於後也六二因時順理而無私意期望之心故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則公道大行私意泯滅將無施而不可也本義因時順理而無私意期望之心正貼不耕獲不菑畲二句不可以因時順理認耕菑看蓋耕菑便已有私意期望獲與畲矣

還作不於耕而望獲意云是人有心方可有為

曹氏曰凡田一歲曰菑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為田也三歲曰畲乃成熟也

漢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言非計其有獲畲之利而耕菑之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楊誠齋曰事固有不相及而相遭者城門火池魚殃魯酒薄即卿園今有牛係于斯問主之者誰莫知也聞係之者誰莫知也故稱或焉然牛之係于斯惟其行於斯使塗之人夜半取之而去則主之者與係之者出而訟之矣當是時塗之人不可得而訟可訟者邑居者爾邑居者莫罪焉蓋不幸罹災也此非无妄之災乎故仲尼被圍貌偶似陽虎也不疑償金偶與亡金者同舍也

魯羽父諧隱公于桓公而請弑之隱公祭鍾巫館於寓氏

使賊殺之立桓公而討寓氏有死者翰按寓氏者可謂无妄之災矣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左傳桓公九年鄭人攻殺楚使及巴行人而奪之幣楚使遂章讓於鄧而敗其師亦近之

莊子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酒吏怒趙乃以魯薄酒易趙厚酒秦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淮南子魯酒薄而邯鄲圍

卿園

蘇秦傳秦自謂以忠信得罪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秦曰臣聞客有速為吏而其妻私于人

者其夫來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徯狂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僮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噫忠信可謂无妄矣以此復罪夫非无妄之災與

九四可貞无咎

陽剛乾體者乃天理之本體下無應與者無人欲之交侵此正所謂赤子之心而不可失者若能守而不失則无咎大段不可妄動妄作只可固守其本然耳林氏說不從近見陽剛乾體下無應與亦只是至誠而無期望之私這箇意當守之而不失則无咎矣

易經中說大卷之十六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翰請以正誠信可守而不可用之時子路能之可謂善用忠信者矣故无咎子路忠信明快陽剛乾體者也過獄而決之遇友而信之此有應而可行矣若小邾射之來奔則非其應與也故辭之而不與盟此可貞无咎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駱氏曰可貞而无咎者何也蓋以九四陽剛乾體本有能守之操下無應與又鮮外交之引天命无妄得之于有生

之初者全之于已生之後雖紛華波蕩富貴利達舉不足

以動之此所以无咎也

君子主忠信固當推而行之見之酬酢然亦不可輕用時侯若九四陽剛乾體本是誠信无妄者但以無應則非可用之時故但自守而不輕用于路之事是也若愚我忠信而不顧可否冥然行之則所謂知信而不知變者其咎惡能遠哉此與上九一般誠信而事相反此爻可貞者以非其應也上交逐行者以時之窮也蓋有至於事勢窮迫恐然不住而行之者豈復知義理之顧哉孔悝之事多少青

吝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易經中說大卷之十六

无妄只在二五相與上說而却有疾是亦无妄之事也无妄不必說到至誠无妄理上去

二五相信之深而風波忽起於當時如氣體本無傷而生疾也不必用藥而自痊所謂息謗莫若不辯者也周公流言之事當之不可分象占

綱目書宋并雍州為一郡流民訛言王玄謨欲反二千石乘敵皆欲討之玄謨令内外晏然以解衆惑馳使啟上具陳本末宋主書慰之曰七十老公欲反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卿復為笑伸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故以此戲之楊誠齋曰魯蔡之諛周公不辯而王自悟燕王上官之譖霍光不言而帝自察噫其諸勿藥有喜者歟

唐諸將疑尉遲敬德叛囚之軍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連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之金曰大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諛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翰謂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世民豈不占而已哉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成王因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以泣曰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上九无妄行有吉无攸利

易經中說不卷之十六

十五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君子自有箇變通處故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而匹夫之為諒者則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然則信之極而不知變者何利哉

子路忠信非有妄者也但邪射之盟則窮極而不可行者若遂行之則有失義之悔而无所利矣此又與九四正相反守則无咎行則有吉也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之吉正是過信的災害

尾生與女子期于橋下而女子不來水大至生恐負約不去乃抱橋柱而死夫約信而踐言可也至與濟俱沒非過信之災乎

艮為山

乾為天

大畜

剛上自

訟來

止

健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是所畜者大利貞是所畜者皆正道也有這樣抱負吾知時際好賢之君以之食祿於朝自是建功立業時方多事之休以之拯溺乎也自是迎刃而解如何不吉利蔡謂惟利貞二字帶大畜說下二句於大畜字無閒思未然之本義不家食與利貞一連說者以不家食吉本上文大正養賢來也

易經中說不卷之十六

十六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剛健則天理流行而不屈於物欲內之德也篤實輝光則至誠宣著而不失之偽妄外之德也體用交修內外全具是以德之得於己者進於高明廣大而為畜之大也

剛健在內是至誠無息意篤實輝光在外是盛德光輝意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以卦變卦體卦德釋卦辭剛上上九上也尚賢尚上九也止健艮止乾健也作三件事看皆非大正不能此利貞之義所由取也

楚子囊曰晉君類能而使之韓厥老矣智瑩稟焉以為政范句少子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驪壓而樂

歷士飭上之使佐中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
君明臣忠上讓下兢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二
曰吾既許之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翰按
晉諸臣可謂尚賢子囊能遏強秦之兵不助敵亦止健之
意

不家食吉養賢也

惟卦體有尚賢之象故賢者就其養必至見用不孤所畜
而後吉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亦以卦體六五下應於乾為應乎天也有大畜畜之人宜
濟天下之艱險此自是天理當如此今大畜而涉川正為

易經中說大畜之十六

十七

他能應天也

晉義熙六年劉裕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
國風當自息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

金主次溫同江無舟以渡乃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

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

其度處不得其底翰謂金之伐遼不獨人力之所至也蓋

天固深惡於遼而默有以相之矣易之利涉大川每以乾

行有功而應乎天耳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聖人先得此理而後之言行君子因言以察其心因行以
考其迹以古人之言行為吾之言行則廉善悉有而德于

我乎畜矣

胡子曰因言以求其心則吾心之存主有所歸考迹以觀
其用則吾行之蹈迪有所據多聞而擇多見而識執德無
患於不弘矣

初九有厲利已

于氏曰初是戒其見幾而止二是善其見幾而止

初欲進而為四所止若進必辱而有厲矣使其自止則名

節可全乃為利已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止而不進則無中傷之災

東漢時宦官橫行而陳實既戮天下賢人君子所謂顧厨

易經中說大畜之十六

十八

後及輩一時禁錮遶相株連張儉望門投止范滂三木索

頭或駢首就誅或竄極外裔為天下害其有不附聞者

一切指為黨人獨郭泰絕口不談世故中屠蟠隱居林慮

山中二公蓄然免于評論時方有屬而二公不犯災也

晉桓溫自鎮來朝時溫擁兵數十萬詔謝安王坦之迎于

新亭京師洵傳言歌詠王謝因移晉祚士民大懼及溫

至百官拜於道左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甚懼汗出

沾背倒執手板獨謝安神色不變言笑自若從容就席謂

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煩辭後置人耶溫

咲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溫以却起為賓客坐帳中

教溫語適風動帳開安咲謂超曰卻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溫諷求九錫遂還鎮安故緩其事尋卒京師帖然噫若此
事可謂有屬利足者矣

九三與說輟

二為五所牽然能知時勢之不可動而不進故為與說輟
之象二雖有陽剛之才猶車之足以任重而歷險也然養
賢者無其人故止而不進

象曰與說輟中无尤也

于氏曰申是說輟能止之由无尤是說輟能止之效惟其
中故能說輟而不至於有尤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與衛利有攸往

于氏曰上句是象下皆是占詞逐者彼進而我亦進之意

易傳中說不卷之六

還據三說得進固君子之所喜輕進又君子之所憂因其
過剛所以戒其不可銳進艱指心言謂有持重謹厚之心
貞指事言謂有周悉萬全之計與所行者衛所防者日閑
與衛謂日閑習其所以行之道也惟不輕於所進如此然
後可以進而有所往不然亦未也有攸往即馬逐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倪氏曰利有攸往者何蓋畜極而通之時止九陽爻其志
固欲上進九三陽爻其志亦欲上進是合其上進之志也
夫其志既合則不相畜而俱進矣此往之所以利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初陽尚微而止之猶牯未角之牛使抵觸之性不發也如

此則上不勞于禁制而化自行下不傷於刑誅而奸自止
不徒吉而大善之吉也

明足以睹未萌智足以察先幾則能制治于未亂保邦於
未危而吉矣

馬氏曰先王制禮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凡以止邪於
未形而已

曲禮少儀曰幼子常視无詘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
傾聽登城不指城上不呼長者不及毋僂言毋勦說毋雷
同正爾容聽必恭毋側聽毋數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佻
立毋跛坐毋箕寢無伏飲髮毋髡冠毋免勞無袒暑毋
裳解履不當階並坐不橫肱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不

易傳中說不卷之六

敢以富貴加於父

宋范祖禹聞禁中覓乳媪對曰外議雖虐亦足為先事之
戒凡事言于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
何益翰謂亦童牛之牯之意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有喜據卦詞在心上說慶在天下說論所畜則五不如四
之遠故曰元吉論所及則四不如五之廣故止曰有喜
據程傳不勞而無傷意上看

六五豮豕之牙吉

惟柔中居尊故得其機會大抵是人之暴慢方張而吾之
所以處之者有道也正猶患齒牙之制方制其牙而猶其

勢也制難制之陽使不得進則有以止惡而吉矣孫子曰夫解難亂紛糾者不控捲救聞者不搏戰抗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陽進勢已成五得機會而制之是禦暴而除其為暴之資其暴自息而吉也如是則善政流行無所留礙而及于天下矣

上九何天之衢亨

此是畜健到極處豁達無礙而通達之甚也蓋天下皆遵道遵路而無有梗化者矣總是四五有所止者此則化行天下而民俗丕變也或作流於既溢發于持滿而道之行

易經中說本卷之十六

二十一

易經中說卷之十六終

二十一

上說非是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以四五形之見其大行如文命敷于四海意思何天之衢則是健所當止也至此則健不勞于止而自無健之可止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何其通達之甚也上九有如是之象良以卦以畜為名而上九則畜之極也畜以通為貴而上九則通之時也故重牛之牯四馬有喜獵豕之牙五馬有慶畜道若行矣而未底於大行故則沛然大行強暴者革心而向化丕應而後志同歸於達道達路之鄉所謂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化行天下至於海隅罔不率俾者是也

大玄達之次五達于中衢大小無迷側曰達于中衢道四通也蓋宗此意

易經中說卷之十七

頤川盧 翰子羽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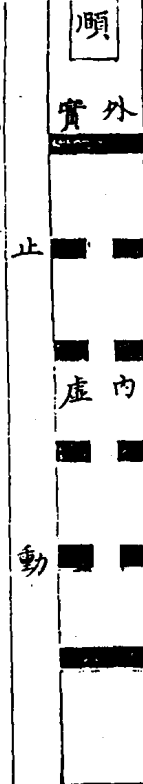
元嗣盧晉伯進訂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上經十七

艮為山

震為雷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下二句宗貞吉見養正在此二事觀之養之以正則內有益于心外有益於身故吉

易經中說卷之十七

人必端其所養而無拂頤悖道之失則道義不虧身心有補可以得吉矣然養之正與不正奚自而觀之蓋養道有二養德養身是也必審之於燕居獨處之時驗之於酬酢泛應之頃果能飽仁義之膏粱味道德之豐腴不以異端害正道不以小德踰大閑則養德得其正而吉可必矣若之於富貴利達之時驗之於困窮拂鬱之際果能以道御情以義制欲不以貧賤饑渴害其心不以鼓色臭味汨其性簞食豆羹食之以義而呼號有所不屑千駟萬鍾得之以道而素餐有所不為不以小害大不以賤害貴則所以養身者得其正而吉可必矣否則匪正有菁奚其吉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

自養也

觀其所養必內而驗其存養如寡欲養心是也外而考其力行如集義養氣是也自求口實必小而觀其飲食之常大而考其爵祿之入不以小害大賤害貴也此二句一是養德一是養身皆得正則吉也不正豈能吉乎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萬物非天地無以養萬民非聖人無以養天地以二五養萬物是天地所養之大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是聖人所養之大也這是極言意思

育物必對時此頤養所以言時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易經中說卷之十七

慎與節皆是要在道義上便是養德養身處一應觀頤一應自求口實重切務二字見所養得其要也言語飲食是四事

屠蒯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實言言以出令

詩大雅抑之篇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陽剛在下本足以無求于人也上應六四之陰見其貴寵之赫奕勢位之榮華遂弃其平生之素而動其希慕之心焉故有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之象如是則自棄其天終為

宇宙之弃物名教之罪人凶

宋人得玉獻諸子罕弗受獻王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輸諸使子罕不寶其不貪而寶其玉是含靈龜而孕頤也其子罕哉

李樂菴曰觀我者自他人言之也爾一點靈性中萬物皆備却不自去理會只來看我利達富貴便奔趨求媚如此則尔爾之頤矣正如劉禹錫諸公附王叔文而終不免於寬斥也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門外有乘軒者過歆弃書遽往觀

之寧耻之而割席曰子非吾友也意歆殆不足貴者流歟

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六二陰柔不能自養賴養於陽剛者也然初九固陽剛也二則居之上若求養於初則所處傷尊有乖乎名義之正所求非分有拂乎事理之常是顛頤拂經也于丘頤則分無相投之素必有莫益之辱蓋一則於理不可一則於勢不行均不能齊也

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宰父來求車左氏謂之非禮蓋以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求私財此亦顛頤而拂經者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初乃四之應上乃三之應行以求其養則皆非其類也所

謂無交而求則民不與矣豈養得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三不足於德窮口腹之欲縱飲食之性而悖養生之道者也雖其所以得之者正亦不免於凶而況於不正乎十年勿用謂此道終不可行也何利之有

史記禮書曰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櫛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床第几席所以養身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急情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戚故聖人一言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言于性情則兩失之矣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太悖養生之道故終不可用

六四頤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四大臣居上而賴初之養以施於下雖云頤也然膏澤下於民而吉焉但下賢不專則賢者不樂為用必折節下士勿貳爾心有如虎之視下眈眈然專一也求之之心不繼則賢者不得盡其心必禮不厭勤問不厭數而求之也繼有如虎之欲食逐逐然不已也然後賢者得以盡其才下人得以被其養在已得以塞其責而非尸位素餐者也唐魏徵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寔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賜以

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論謂前後考太宗於德之事可謂視耽耽而歌逐逐者矣

象曰頤頤之吉上施光也

郡食其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易曰君子養賢以及萬民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居尊養天下其分也今不能養而付之人固於分之常爲拂違矣然此亦是人君正道所謂貞也誠能居貞任賢則于已不勞於人有濟而吉若不量才德而欲自任大事以求濟之則不可也蓋陰柔不正故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以陰柔之德從上九之賢則下賢以專而天下之養上有以應之五則可以恭默而無爲此居貞之所以吉也書畢命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危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天下之人由上九以養位高任重稍不知戒則凶故必憂勤兢畏此心之所以爲天下生民計而仰答一人者常若不及則上不負君之托下不失民之望矣故吉涉川是布德惠以濟天下之艱危則以是陽剛爲之無有不轉呻吟而爲謳歌者矣

由頤亦兼養德養身意也好

書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蔡傳曰司徒董教養之職此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大有慶即吉字意蓋畏慎之餘必有仰副上意下及生民博施濟衆大有福慶于天下也

書大禹謨曰於帝合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殺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此要德澤廣被而天下蒙其休福之意

兌爲澤

巽爲風

大過

過於濟 過於相 過於任 過於相 過於畏 時者 與者 重者 與者 慎者

大過棟桡利有攸往亨

此言當大過之時而卦具大過人之才故可濟其過而無虞也棟桡只狀大過意

楊誠齋曰非天下不可爲之事無以施天下大過人之才孰爲天下大過人之才九五之陽剛君斯有才矣九二之大臣又有斯才九四近臣又有斯才九三群臣又有斯才辟之一履也有九五之梁以主之有九二九三九四松柏

杞梓各柱森然以支吾之棟雖撓也履其可顛乎不惟不可顛也又將扶其顛而起之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其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本末弱謂上下二陰不勝其重也

以卦體言四陽雖過而二五各得其中剛過而中乃過而不過而有可往之理以卦德言內為而其則足以稱物之宜外為而說則足以順人之心亦過而不過有可行之道以是大過人之才而往以濟時之過其幹旋綜理自將有大過人者矣則何過之不可濟哉此所以利攸往而得亨也愚欲以中權二字看正是廣大過底道理史記司馬相

易經中說大卷之十七

如曰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衆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淳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隨阻而不安夏后氏咸之乃理鴻水決江疏河澆沈瞻當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故休烈顯乎無窮厥稱決乎于茲

史斷曰當漢之時亡也天下猶入安四夷猶賓服其所以亂者特在朝廷耳故雖鼎祚內移而民有謳吟之思及後漢之時亡也盜賊滿天下流毒衍四海天命人心百無一存蓋通天地之間而開塞者也故使聖智之君尚恐馳驚不足而况昏庸之主哉

當大過之時而欲為大過之事非有大過人之才可與權者不足以濟之故嘆其大如授受征伐之事非堯舜湯武聖賢之才做不得也

難介夫謂本義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濟只用明大過之時之大耳此豈是過而不過之義哉故不必指承上文為當一說大過人之才終不能外剛中其說何必拘於過而不過乃朱子所原無之說乎斷承上句為通二說孰長中卷曰剛中其說皆為善處謂非大過之材不可也但本文大過之時大矣哉七字中自有無窮意味不待外求當會程傳徐蔡諸說而自得之可也

大抵介夫論大過處可程傳亦明盡而時字則進齋可也

易經中說大卷之十七

難蒙引引皇極外篇言孔孟有大德無大位其位不稱德為不可過者何如中卷曰孔孟亦自有大過人者豈可謂其無位而謂其為不過者耶大過必待位而可為則避世無悶非歟故簞歌陋巷而不改其樂者皆大過人矣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避世無悶
獨立不懼以時之達言避世無悶以時之窮言達而有過人之為窮而有過人之守此君子所以大過人而非常人之所及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白茅即今之所謂茅茅而老大者也茅在六上取柔也藉在初上取下也

本義過於畏慎向末上二句得又義以此為主所謂敬而無失者也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初以柔處下則慎而又慎而畏慎之極其至不驕然以自肆也不猶物錯諸地而藉用白茅乎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枯楊生梯只在九二上取蓋楊之過為枯楊故二與五同也二在下故生梯五在上故生華

大意謂剛雖過而濟之以柔而道理有生生之妙無枯燥之虞也故象此而占利於立事也

九二陽過不足以有為者也今猶足以有為而能成濟過

易經中說本義上七

九

之功者何哉蓋陽始過而下比初六得柔相助取柔順之道以濟吾之過故猶足以有為此其所以有如是之象也太玄詩之次七白曰臨辰可以午其所聞測曰白日臨辰老得勢也解之者曰七為白過時之王子世父位又得子榮故得勢也翰謂大意與此交意近

衛侯以孫林父甯殖之亂出奔齊人以邾寄衛侯魯藏紇如齊言衛侯與之言處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紇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車者或執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厚成叔亦曰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翰按衛侯如枯楊而

無生意得二子以濟其類是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過以相與陽過而比初陰以相與也

還依程傳重過字蓋本卦也大意上提撥出矣本義陽過比陰不必貼只在上句見

若依程傳則過字是已意於卦體無歸着矣不貼本文過字可也

九三棟桡凶

三四皆棟象九三以剛居剛重之不可勝者也故有桡象以如是之棟自不可以支而輔也夫豈不桡而凶乎此與四爻皆過于任重者

易經中說本義上七

象曰棟桡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風俗通曰從典吏病而應免所以恤民急病懲俗通隱今太守與官專任重經略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肝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為樂而以黜首為憂位過招殃靈潛其豐風疾恍惚有加無廖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夫輔老亂政自己出雖幸無關罪已不容于誅矣為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噫與則棟桡矣韓稜輔之信不可欺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於陽州汪氏曰昭公君千乘之國討一季氏不克而出奔者何即位雖久而民不

見德則無德也以叔孫舍子家羈之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子皆以為不可不能脩政舊傷而遽於羣小之言以圖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兵而騷莫有關心則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奮然怒螳螂之臂以當車轍其不為曹豎之刃出於背者幸而免耳輪謂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昭公之謂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九四當大臣之事棟之象也以陽居陰過而不過足以勝任而無疑矣故象棟之隆足以支大厦而無摧折之虞其占則吉也又因占設戒以為主事以剛為主過則濟之以柔可也今剛柔適可若又求彼之柔以濟之則過于柔反

不足以主事矣此可羞也

晉以先軫之議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驕可謂棟隆之吉矣及文嬴請三帥公許而免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嘆此非有它之吝乎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此是大臣能勝其重任者下指初言不為初六之柔所撓敗也蓋九四剛柔已適中矣而復繫于初則過於柔而有撓折之患也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居人上者一為在下者引而去之未有不撓敗者桓公之於開方易牙者是也蓋下之過柔是

亦鮮能自立以為善者耳

廟通說韓信歌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曰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輪謂此亦不撓乎下者

昭公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輪謂吳楚之不敵也舊矣楚與吳戰而勝負不分則豈以抗楚而楚就弱矣迹其所由費無忌以譏勝囊毛以貨行而策士奇材為敵國用則其不能去譏遠貨而貴德也自可見矣此誠撓乎下者歟強國者可不謹所尚哉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過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信侏儒以逞其意而

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于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而

與侏儒斷事是以過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唐權萬紀言采宣饒銀事上曰昔堯舜抵牾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擬我耶黜萬紀輪謂太宗固不撓乎下者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此亦過於相與者

陰陽之過而相比比今無益於事象之於物猶枯楊生華象之於人猶老婦得其士夫果足以立事耶占者如是而无咎无譽蓋雖未必遽至敗事亦將不足以成事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詩即風新臺曰新臺有泄河水瀾瀾燕婉之求遂除不祥
又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傳曰言齊
女本求為燕婉之好而反得醜惡之人也

韓非子曰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
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賤賤唐武
則天時九月梨花輪謂正枯楊之生華武后張易之之華
為可配也

楊誠齋曰魯昭欲去季氏而倚公衍屬公欲抑司馬氏而
倚曹爽唐文宗欲去承催而倚訓注何可久之驗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濟也上六不量其才之

易經中說上六之十七

十三

不足而過於涉則不足以濟也明矣故有滅頂之凶雖有
過涉之凶乃其時之難為才之不足也原其心欲救生成
仁舍生取義也何咎之有蓋孔明之於漢運速之於唐天
祥之於宋也

唐顏果卿力屈被執眼目罵曰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
為反也祿山怒罵之翰謂此亦過涉滅頂而无咎者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事雖不成於義固無所虧也何可咎

陳使弔吳及良而卒將以尸入上介半尹蓋對之有言曰
備使奉尸將命苟或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
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翰謂此事雖不合而其言近

之

蔡澤說范雎曰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
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
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在僂
辱而身全者下也應侯稱善

綱目於魏正始二年書楊州都督毋丘儉刺史文欽起兵
討司馬師師擊敗之欽奔吳儉走死甘露二年又書楊州
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後又書殺誕翰謂毋丘儉諸
葛誕之事擬之於義雖未純稽之於功又未就但以其能
倡討賊之舉而亦為君子之所予此正所謂過涉滅頂而
不可咎者也

易經中說上六之十七

十四

為水

為險

坎

中實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有孚心亨本象來還作占看觀本義未句可見蓋卦體二
五中實有有孚心亨之象占者有孚心亨則行也有功矣
有孚謂待之以誠居易俟命而不為行險以僥倖也心亨
謂處之裕如身困道亨不因患難以改樂也以是而行則
險可夷危而安而有可嘉之功矣有孚須知內實有常之
意心亨則不戚戚於貧賤處困而亨之意也蘇武大類是

有孚是安靜堅確至死不變之意心亨是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之意介夫謂兩象一意太執豈有一意而文碩兩言之乎况若有孚而不心亨則硜硜而戚戚固非處困而亨之義心亨而不有孚則輕傲而無忠誠亦非言忠信行篤敬而蠻貊可行者矣故必兼二義方善於處險有孚只是至實無妄不失其常之意不以困窮而改其節不以窮達而變其所守也心亨如孔子絕糧而絃歌自如顏子簞歌陋巷而其樂不改者也

彖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水字讀下二句皆指水言末句又承上句盈字即溢字也大段是以行險象坎不失信象有孚流而不盈特為不失信張本蓋是此達彼不至泛濫水之常也雖越岩壑陶泥沙亦只如此不失常也無上句則不得下句信字出似下句重

今見下二句皆據坎象之水說流而不盈分明是內實意不溢於外則內實矣雖行險而不失信分明是有常意總見有孚之義介夫以水流行險是行意不盈失信是有常意只重行有常上為有孚未通也蓋有常正在行險上見出

流而不盈常也據見在處說行險變也不失其信要其終言之也信指流而不盈言行險上透出處險意言雖行險亦常是這等流而不盈也不可如介夫以行險即流不失

信即不盈

流而不盈上見出箇內實溢於外則不可以言內言實矣行險不失信正是行有常信字包上字兩句不平

宋种世衡知環州有屬羌生奴說素倨強聞至來郊迎世衡約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閒耶遂冒雪往奴說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子不疑我耶世衡狎醉卧其帳中奴說與其妻環衛既醒謂之曰我醉卧此爾何不殺我奴說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耳由是無不悅服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易經中說太卷之十七

十六

剛中心亨之象指二五言以是而往指剛中言有功言其險可出也心亨由於剛中往有尚由於心亨剛中是以剛德而在其中心耳蓋道心為主天德常存故利害不能搖變故不能撓而心自亨也行有尚人能心亨則能靜觀時變而妙轉移之機故羨慕可舒而萬萬可脫坎窞可平幽谷可出矣其有功也何如

剛中是方寸天理流行德性堅定貧賤憂戚困窮拂鬱不能以亂其志故心亨不然則利害得以撓之矣往有功上點有孚心亨意接下蓋以有孚心亨而行必有功也中孚固在中實上取心亨亦在中實上取但各一義不可拘而為一介夫乃謂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則有孚與心

亨相連中實剛中只是有亨而心亨之義自在其中不是兩象並立輪按何必億就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成公九年城中城胡傳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替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楚囊瓦畏吳城郢而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

慎其官守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翰謂此足以盡設險之事

草木子曰井田之法非獨為均田制祿而已蓋所以陰寓設險守國之意故中原平衍設立許多溝澮阡陌使車不得方軌騎不得騁足故也觀晉卻克欲使齊人盡東其畝以便戎車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於此可驗

按程傳尊卑云云特廣言之非實王公設險也而介夫遂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德行得於心而見於事者不常則無優游厭飫之功以居

德安能熟而安耶教事推諸心以治諸人者不習則無漸磨成就之通以成俗安能熟而安耶

常字習字有簡險意在

詩小雅我行其野王氏註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俗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弟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姻為隣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于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卹之刑焉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習坎重險也以陰柔居其下則其陷益深矣故曰入于坎窞若以陽剛處之雖未能自出亦不至入坎窞也習坎入坎象也凶占也

習坎為坎之時泛言之也入於坎窞而其陷益深則初之陰柔不能自振有以致之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失道大段是陰柔無濟險之才故也

處險者陽剛猶可振作二五是也陰柔皆無能為矣

當險而以陰柔處之為失道若剛陽有能振之才則得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九二處重險之中亦是有險底此時未可有為而險未可
遽出以其剛中但能在險中求其自己無入失而已求小
得者剛中故也未出中者重險故也如蘇武困於匈奴僅
能艱貞自保耳未能大有為也

坎其時也有險是言自己已有險也求小得以剛中也云小
者以重險故耳竊武子之愚不可及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雖不能免於坎險然亦未至於如初之入于坎窞上
之實于叢棘故曰求小得以剛中故也未出中則時勢之
難為也

六三求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求之坎坎終無功也

未往俱險則終無出險之功也亦以陰柔不中正故耳

六四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此是當險阻時蓋事之難處者也不是君臣乖離之險蓋
此交與五剛柔相際然在險中故須略虛文而只益以忠
憂妙轉移而因明通蔽則險阻可以處而无咎矣上三句
是象終无咎是占皆知處險時意思出

簋瓦甌方曰簋成稻梁圓曰簋盛黍稷

齊景公因晏子之宅近市欲更之辭曰小人近市朝夕得
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
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曰踊貴履賤景公為

是省於刑

象曰樽酒簋飯剛柔際也

剛柔際有二說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二句一連言九五雖在險中然有德有位而又有其時故
其象如坎雖未盈而將出乎險也然將祇既平則又不以
而出也占者如是終能易危為安而去夫險固非終無功
者可比也故无咎不盈則猶在坎中平則已在坎外
坎不盈在坎中也祇既平時將出也

陽剛中正有其德矣居尊位有其位矣時將出有其時矣

此所以將既平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中德非有大小特以在險中阨於時勢而未得以大有所
施故雖有中德僅以自成而已故曰中未大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以委靡不振之才而當危急存亡之秋亦終於敗亡而
已故象云云占則凶也

三股曰微兩股曰纆皆索名上六舉手掛微纆投足陷叢

棘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由上六處險之道故其凶至于三歲也

三歲言其久也係縛三歲之久而不得出于陷也

重離

離為火

離

柔中
正

柔中
正

明

明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是附着之意不但附着於人為附着如撲在這件事業上亦為附着觀程傳可見離雖為附着還虛着在未有所定至利貞上方為附着於正道矣人之所附着者宜附着於正道是與正相為游衍與正相為出入矣自將在家必達在邦必達而亨又當養柔順之意於中則盡善盡美而得吉焉

易經中說本義卷之十七

十二

觀本義占者能正句與附得正人說自不同是在事上說也物之所屬句是泛論理不言人而言物者兼人與事也利貞是方艱時事擇所麗也畜牝牛是既艱時事處所麗也既貞而必畜牝牛又欲柔之麗乎中正也之意斯不偏矣離介夫謂畜牝牛只取柔順意不必拘於利貞相連一說要承利貞說言柔順固是柔順然柔順而不正亦未為柔順也介夫不從何也中義曰卦辭之意是以正為主而欲柔麗之也須識賓主如文之以禮樂之意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谷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重明以麗乎正只看程傳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

此二句最親切的當以位說正者俱不可從也所麗者正如裁成輔相通變神化莫非蕩蕩平平之道也化成兼明正在其中此段程傳可依

明謂明德也君臣在重字上見出君臣皆以明德而麗乎正天下未有不化成者矣此曰明麗乎正下曰柔麗乎正豕曰利貞畜牝牛吉大段皆要以正為主而以柔順文明麗之所謂繪事後素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也書舜典曰重華協于帝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此重明麗正之徵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此本卦體說歸人之德上也中正而柔順麗之猶禮以和

易經中說本義卷之十七

十二

行謙以制禮與禮之用和為貴之意下二句平故字是以字皆承柔麗中正句故亨上有利貞字是從中正出畜牝牛吉是從柔字出夫惟中正則有貞之義矣故占者必利貞然後可以得亨也夫惟柔順則有牝牛之義矣故占者必畜牝牛然後可以得吉也

離介夫斷不以畜牝牛帶利貞而以是以字是另提頭一說畜牝牛要兼中正說不兼中正則此句在卦之外非以卦體釋卦詞也介夫引聖功也例謂亦綴之於卦體卦辭之中以辨之不已何如中義曰正意未明枉費辭辨蓋畜牝即柔也二五之柔非卦體而何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作一明而兩作重明之象也總是一明作之又作日新之意謂繼續其明即緝熙也主一人言若依項氏以聖繼聖之說須兩箇聖人方體得此象也不可徒或曰照四方輕亦是

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周書太誓曰嗚乎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於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剛居下自是不安於下而志欲上進矣又處明體則時明好進其動履安得不錯然履錯然妄進之貌也敬之則有持重謹畏之心而無躁進妄為之失故無失身之辱枉道之愆也

易經卷之十一

十一

志欲上進進有所履也履錯然其於所履欠敬慎也不可丟履字此爻是敬履於人二爻是能履於道三爻則以明言離矣

表記馬氏注曰見其所可行而不慮其所可止則失足於人見其所可喜而不慮其所可怒則失色於人見其所可語而不慮其所可默則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故說足畏不失色於人故說足憚不失口於人故言足信禮王藻曰允行容惕廟中齊朝廷濟濟翔翔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

胡致堂曰漢景帝天資刻薄以智數絕下平居則誅賞肆

行迫急則端懼失措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固有咎矣而處之以敬者正以酌夫可進而進而不陷夫躁進之失所以辟咎也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弃也其何離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本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六二黃離元吉

中者天下之正道正者天下之定理加之錙銖則太過減之毫髮則不及皆非所履也今內而存諸心外而見諸事

易經卷之十一

十一

皆履乎中而得其正可謂君子全德而盡善盡美矣由是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處而不當矣元吉是在自身上說柔字輕

下卦以二為中二以居陰為正六二不惟得中而且得正是其內為之所履固以其中之德不偏不倚渾然天下之大本內而履乎中則內無不正矣外為云云殆猶以黃為麗燦然中色之正其與坤之黃裳解之黃矢一致焉

黃離在六二上生元吉在黃離上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者中之色離者麗之義也周公於此象黃離而占元吉者何也以二六居下卦之中是所麗者得中道也得中道

內外

九三日吳之離不鼓然而歌則大羞之嗟凶

日吳之離是象下是戒詞

缶瓦器可以節樂

太玄樂之次三不宴不雅樂吹啞咋號眺倚戶解之者曰

噪吹號眺皆憂廢也憂樂失節故倚戶也

齊侯田於昌蘆蒲嬰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矣奚能

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

彼其髮而心甚長其或寢廢我矣九月子雅放蘆蒲嬰於

北燕輸按嬰慶封之黨放之於境者也使於髮短之年而

能安常自樂亦聊以終其餘年乃注言衰老不能復為害

象曰日吳之離何可久也

以衆復周卒文取放則是不能安分之過也

此以離字當明字也日吳之明明之不久也可知矣

主父偃仕漢言計多行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八載

說曰太橫矣主父曰我既日久矣且生不五鼎食死即五

鼎烹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後為齊相竟以事族誅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於繼承之際而以寬仁處之如漢高者庶乎其可也九四

以剛起之則初固所不免也突如其來九四之狀焚死棄

九四之災也秦政項籍其能久即其禍可鑒矣

沛公長者扶義而面約法三章秦人大喜可謂後明之將

繼也而項羽以慄悍猾賊啞啞叱咤千人自廣之雄臨之

殺卿子冠軍弑楚懷義帝威震楚國名聞諸侯兵穀動天

無不憚恐攻阮屠燒所過殘滅負十大罪幸勿為江五分

其體豈非九四之義乎故太史公謂其自矜功伐奮其私

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歎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

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過責乃引天亡我非用

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史斷曰石勒以胡羯隸隨羣淵聰嗚咄咄是為後趙

虐劉我都邑霸虐我黎元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凶孽歟不

然何其興之酷也然肉未及寒妻子不保天道好還豈無

故夫

物理論曰秦昭王積薪而縱火其下始皇然而方熾二世

起風而怒也此以剛繼者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史斷曰項羽由龍馭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威秦分裂

天下而封王侯政由已出號稱霸王然而詐坑秦降卒矯

殺卿子冠軍屠咸陽燒官室勦子嬰掘始皇冢殺所立

義帝秦民失望王侯畔已更欲以區區匹夫之勇婦人之

仁而籠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蓋不為不幸矣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柔麗乎中想是陰柔人也有好處是存世猶為近道

者然不得其正而迫於上下之二陽則所虞未免有不測

其當處而權臣又有所制縛誠如子嬰之為君出於斯高
之手最可懼也占者能知所憂懼不依人以浮沉心戰乎
內而悲動乎容則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矣危者使平
震而無肯崇高不可以長保乎故吉

正是大體中是一時善處六五柔順麗中亦能一時婉曲
善處然大綱已是不正了又為二強臣所制故能憂懼而
得吉此是離於位底道理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憂懼而得吉者正以處王公之位耳則是憂以天下
非以己之私也處此位當此事而不知憂懼如此何足為
王公哉離王公之位則憂懼亦其所宜爾也

易經中說

卷之十七

一以離王公謂為保其位應吉字也王公之位離之而不
取失也危雖說秦昭王曰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
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
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僭而國不危者
未之有也善制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今自有秩
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是王獨立
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
聞之大懼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於關外拜
唯為相率霸天下

尹起莘曰古人兢兢業業一日萬幾豈固厭逸樂而好勤
勞哉所居天位所治天職祖宗基業之付託海宇民物之

歸仰宵衣旰食猶懼弗勝焉有尊居人上而厭弃塵勞者
乎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元咎

上九剛明及遠王用此以出征故折首而威震獲匪其醜
而刑不濫也是何咎之有蓋既非失刑亦非濫刑也

大雅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
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敵既寇既患此南國朱傳曰夷厲
以來周室衰微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而除淮夷之
亂也

詩小雅采芣曰采芣芣芣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啍啍啍啍焞焞如雷顯允

易經中說

卷之十七

方叔征伐險阻蠻荆來威此方叔以宣王之命而南征蠻
荆之歌也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曰以正邦見非窮兵而黷武也

上九之王用出征者非好於用兵也以首惡未除則非所
以正邦矣故其出征只是要以震其威使天下帖服不待
梗吾之化逆吾之命使邦國底定耳此是正邦底事如此
之君麗乎正位則離明惠照而化成之治有不見於天下
也哉

小雅六月小註朱豐城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皆
君父皆天下之大變王命於是出征以中國不可一日而

不專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據夷狄固所以安中國也

仁和縣知縣徐存德 校正

錢塘縣知縣趙鍾岷 校正

杭州府儒學教授許大觀

仁和縣儒學教諭龍應明

杭州府儒學訓導常自微

仁和縣儒學訓導胡良賓

錢塘縣儒學訓導歐陽希聖

生員潘景元

劉 鏞

朱 履

王 迪

許仲舉

陳 吟

吟同校

易經中說卷之十八

頴川盧 翰子羽著

同郡王通增益甫閱

元嗣盧晉伯進訂

下經一

兌為澤

艮為山

咸

少女

少男

咸亨利貞取女吉

善觀咸卦不消先說感且只要討箇靜虛動直若靜虛動直了自然感動得入所謂咸亨所謂無心之感所謂直者就把握箇咸亨做題目便是有心於感人而非感之至也咸交感如子孝以感其父父慈以感其子也子孝則父必慈而以慈應之父慈則子必孝而以孝應之則咸之有亨道也天下之事固未有感而不通但不以正則所為皆凶而失其亨矣如孝子之正道也為子者但知固守此正道以盡我為子之職而已初非有觀於其父之慈而為之此則所謂貞也此則所謂無心之感也如舜之祇載見瞽瞍愛愛齊栗而瞽瞍亦為之允若矣感之有不應不通者乎故曰利貞則咸亨也若為子者不以孝之正道自守而汲汲於父之慈則為阿意曲從之事此則非貞也非無心之感也所謂憧憧往來者也雖則一時未必不發其親心之

說久則陷親不義亦未必不怒之矣故曰失其亨而凶也推之君仁臣敬夫唱婦隨朋友相與以信莫不皆然取女吉據其上文以正相感而得亨如此則取女自當得吉况卦象又有男下女得婚姻之時之意乎

咸字泛利貞字上方是咸之吉者取女中亦有貞字意吉字應亨意亨利貞是泛論感通之理取女吉是感通中之一事承貞字說

貞字與九四同蓋是本乎天理之正而非有私感也取女吉本貞字來男下女取女之正也取女以正則必行夫所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者莫如是則必得夫貞靜之女而有刑于之妙所謂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也若夫說以動之婦妹室免永終之歎乎此因卦象有取女之象故因於咸亨利貞下言之也

魯文公逆婦姜於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據其主存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翰謂此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者

彖曰咸感也

天下之理惟感與應而其感也皆出於無心若但言感則將以感應為出於有心者為之也故去心而言感若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豈天地有心於感物哉天地運物而萬物自生人見萬物之化生也而以為天地感之矣蓋謂非天

地之運化而萬物何由化生故以為出於天地之感非天地故為是感而求萬物之化生如聖人立極而天下和平人見天下之和平也以為聖人感之矣豈聖人心欲天下之和平而故為是立極以感之哉故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推之日月之往來寒暑之推遷雷動則風興龍興則雲從靜極則動呼極則吸之類皆如此人見其感之有應也遂為有心之感有心之感以求其應雖未必不應也然所應者狹而促亦徒為吾心之勞擾耳矣豈知感之說哉

感而去心曰咸咸而曰皆者所謂通天下之志大公而不任己者也

堯知親九族而已章百姓而已和萬邦而已豈故為是以感之而親九族之睦百姓之昭明黎民之時雍哉誠動於此輒動於彼自不得不然耳故以此為感以彼為應而亦謂之感通之道也非堯真以是感而望彼以是應也伯者達道以千百姓之譽有所作為而然矣足以論感通哉自彼此對待而言我感彼應曰感應據我自身而言感之必通曰感通如父慈則子孝此感而彼應也據父自已言我之慈而遂得子孝是我感之遂通矣

介夫謂如父慈則感子孝孝子孝則感父慈慈的道理故為交感也如此安得無道理晉按恐到貞上方有道理在蓋說箇感好的不好的皆在也不然文王何又說箇貞字

且人以不好事相感如程子蠅說淫妓之說亦未嘗無應也九四朋從爾思亦感而通也惟惟往來謂之貞可乎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柔上剛下本卦體也二氣感應則據卦體而申其具有感應之理也相與是相須交助之意陽降以感夫陰而陰應之以與夫陽陰升以感夫陽而陽應之以與夫陰是氣勢感應自然之妙也今卦體柔上剛下非二氣之感應以相與乎是卦體具有交感之意也以卦德言則在我者篤實堅確無外物之私在彼者心說誠服有自然之應是以利貞而得亨矣以卦象言則男下於女得男女之正少男配於少女得婚姻之時又有貞與取女之意也取女不吉乎是以亨句頂上咸字來言此咸之所以亨利貞取女吉也雖通釋之然咸意在卦體上取利貞意在止而說上取取女吉在男下女上取也必矣男下女即先之以六禮而聘之意也

禮昏義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聖人不是有心於感萬物與人心蓋天地者氣化之宰也氣化所在自是以起萬物化生之機則萬物之化生

天地感之也聖人者義理之會也義理所在自足以起人心和平之機則人心之和平聖人感之也天地與萬物對聖人與人心對蓋天地萬物本同一氣但萬物有其機耳所待者天地之氣也大抵天地氣之全者也故以此之今觸彼之機而未有不通者矣聖人人心本同一理但人心有其機耳所待者聖人之理也聖人理之全者也故以我之全觸彼之機亦未有不通者矣這便是天地聖人之感通與處方以天地對萬物言感通聖人對人心言感通不必言天地相感便與聖人感文義不類蓋在天地分上泛論固是自相感應但在此處則天地總是一處據氣言也聖人只是一人據理言也若以形體看聖人猶人耳何以

感動得人或以聖人與人心相感對天與地相感竊謂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萬物固別是一樣在天地所感之內矣不知天下與人心果亦別為一樣乎

萬物化生由於天地之氣以感之故以天地為感而萬物化生為通矣非真天地先立意要感萬物之化生而始為此氣也天下和平由於聖人之道以感之故以聖人為感而人心和平為通也非真聖人要感人心之和平而始為此道也

化生蓋天地之氣自元而有以鼓萬物之出機云云故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聖人之心先得人心之同然莫非大中至正之道故以己之和召彼之和而民自為

之於變時雍矣

和平是慈心釋躁心平鄙夫寬薄夫敦中正和樂優柔平
中書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業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亦此之謂也

天地感萬物而萬物化生則天地之感無有不通者矣聖
人感人心亦如之須知天地感中有萬物字天下和平中
有人心字通字在化生和平中見

感通是主感言感必通也是一串字若以應響言通字非
也蓋感通乃首尾一事感應則彼此相形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天地之感者通也聖人感而天下和
平聖人之感者通也感通之理無處無物無之此但據其

易經中說

六

大者言之耳故曰極言之若抹了萬物化生一邊只說天
地則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天地分上自有感通若又抹了
地一邊只說天則日往月來寒往暑來雷動風散之類天
分上亦自有感通若抹了天地只說萬物則雲興龍從鶴
鳴子和梓鼓相孚聲響相應是萬物分上亦自有感通又
抹了萬字只就一物說則呼吸相感榮悴相因亦各自有
感通若自萬殊言之則愈分而愈細矣何莫不然哉故曰
彖傳是極言其大耳

雖介夫謂依程傳則觀其所感指承上句言一說只是虛
說云大凡即其所感履觀之天地與萬物之情舉無得而
遊矣此照觀其所萃來似為停當又欲以天地萬物開說

非即上天地萬物也而顧又云觀其所感不可指天地聖

人感說大凡易中有極言處是因易中先有此理而又推
極出去以盡其義耳故觀其所感所恒之類皆當謂易中

者為是此數說何從輪曰觀其所感還是觀易卦感通之
理見天地萬物之情若如程傳則無處捉摸非聖人以易

窮理之意蓋聖人傳易無一字不拈易上發揮出來顧說
誠是若虛虛泛泛說則又不如宗程傳之為有據蓋是於

所感處指示其情出來也以後天地萬物開說不泥上文
亦可蓋上以天地萬物合言感通此以天地萬物各自皆

有感通矣故曰極言之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天下莫
不皆有感通之極故即易中之所感而觀之則天地固自

易經中說

七

有感通之情萬物亦各自有感通之情也豈直天地感萬
物聖人感人心而有感通之理哉

其字若據易卦上看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即繳轉上文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上說也此句輕若以其字據上文天

地聖人言則下文天地却是單言天地有感通萬物却是
單言萬物亦有感通所謂難極言之即予細分之之說也

與上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自不相蒙矣還後說是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虛者無欲也靜也受人則聲入而心通莫非至理所謂安
而後能應也所謂擴然太公物來順應者也

受字即聲入心通之通字不是用意去受人蓋虛字却是

功夫做得成的，人字不是人力做的，蓋能虛則能受也。如云：聖人之心，至虛至靈者，虛也。一有感觸，則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者，却是受。

孔子聞滄浪之歌，而知自取，皆是能受人。

初六咸其拇

本義只在初上取義，與六字無干。蓋言感之在於此爻者，其拇也。歟！以其感於最下也。最下而感者，非拇也。歟！疏遠新進之士，而欲以新間舊，以疏間親，不有類於咸拇者乎？此爻居於最下，而感人之尚淺者，豈能動得人，故其於感道也，其如拇也。拇豈能感人而動者乎？六爻皆是感人，上觀卦惟大象則言受人之感。

晉察軍陳頤言於瑯琊王濬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為九俗僮僮，譬肆為優雅，流風相染，以至敗國。又曰：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隨之也。又曰：今功無大小，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僚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停之。願出於寒微，數為正論，府中多患之。出為譙郡太守，翰謂此感其拇，不為吉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外字也不必指言四蓋言家居而已，有四方之志，山澤而已，有廟廊之思，只是分離軍微而已，有意於感人者。拇雖在下，而欲感人，則其志已在外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欲行先動者，腓也。六二欲有為於時，不能待價而沽，乃先銜玉求售，則是所以感於人者。其如腓為賈誼志大，量小而三表五餌，諄諄於漢文言之，以至終擯長沙而死，非凶而何？然以生之才，含章自守，以待用之，則行何不吉？

王通上太平十三策，以求進而不見用於隋，咸腓之凶也。卒能講道河汾，而靜處以明道，此居之所以吉也。咸六二文中子以之。

中溪之說，當六二在下體之中，故曰腓。腓欲行先自動者也。士之處世，當有所待而後動。今二陰不能固守而先動，故取咸腓之象，躁妄自失，所以凶也。苟能居以俟之，不亦吉乎？

吉乎

六二當腓之虞，則為感也。其腓也乎？如此躁動，則凶。然有中正之德，能安靜有守，則吉也。居吉者，則所謂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士之出處，如伊尹者，可謂正矣。若有心於感人而躁動，則是役於物而喪其志，累於外以亂其中，故凶。能不先有心於感人，而惟物來以順應之，則主靜可以御動，窒已可以應人而吉矣。

本義先自動三字，須看有不待人之求，意程傳二與五為應之說，不從。

韓非子曰：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

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畜夫能畜也是昭於理而從於道也衆人罹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先動躁矣自不是順底意思若守道而不先動便是順便無所害矣或以順字貼居字介夫謂六二中正順德也據順以聽也順以則也之例未嘗不取諸爻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初拇二腓三居其上則股也故其感也其股也乎蓋言初欲動也二欲動也三不能自守而隨之是專主於隨物而動者以此感人如股屬以是而往則隨人以動無異於妄婦之道逐物移志何以免苟賤之羞吝在所必有也

象中說不害之十八

不能自主一唯人是從以此為感亦甚陋矣古之人有不得志而阿諛以求說者如公孫弘之流是也

本義下二爻皆欲動者以拇與腓知之非如拇之不動也腓與拇與腓同體故隨之動

韓非子曰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厨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拇之與腓固動而不處矣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動焉夫

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君子人品與二爻異矣且居止之極亦靜以自守矣而反在於隨之而動則是下畜木而入幽谷舍靈龜而觀朵頤者也其所操執何甚卑下哉

楊誠齋曰如貢禹之從王鳳五鹿之從石顯忘在隨人矣秦二世時山東兵起臣下莫敢言博士諸生或言反或言盜額叢兵急擊之者皆下吏叔孫通前曰明主在上人人奉職安敢有反者此特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二世喜賜衣帛稱爲博士通曰我幾不脫虎口逆亡去之後從漢王通儒服王憎之逆變其服桓衣楚製王喜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

易中說不害之十八

十一

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卒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聞之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宜能聞乎故先主斬將奪旗之事諸生且待我不忘矣翰按此志隨人事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咸之主在心此爻正當心之處是咸其心也惜其以陽居陰不正若以是感入則有私感之悔故聖人爲之言曰心之感物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感之所及者或可從爾之思感之所不及者且奈何哉貞只是自守在我之正道而無僥倖於外之私如堯之欽明文思舜之濬哲文明允恭溫恭云云豈爲要感人來然

而黎民為之於變四方為之風動而又澤被斯民於萬世之遠也豈若伯者違道干譽止能取驕虞於目前身死而遂成哉

貞之戒必於心虞言之者蓋擴然太公之謂非在外也又見心既是感之主須以貞以憧憧二件言之使人知所以存心蓋惟心為能感物惜乎所居失正若只遂就其失正處斷之則人終不知感道之正也豈聖賢垂世之意哉故戒之曰貞吉悔亡

心有公私在人為之如何故有兩端之戒貞則公憧則私悔即未光大慶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易經中說

卷之六

凡人以正感則有害矣今能感之以正而吉悔亡則是未有私感之害也憧憧往來者心勞日拙豈得為光大哉

本義不正即私字彼以私感人人以私應我是私感之害也正而固則未嘗以私感人故亦未有私感之害也下二句正是感害

難介夫謂未光大言私小也與渙九四大不同一說謂其不能及遠中朋從爾思意言於其道未為光大而介夫稱其更長二義何從中卷曰前說是蓋只在憧憧上見其未為光大何必又要論及遠之效上程傳亦是前意定性書口兩忘則澄然無事無事則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

為累哉此則光大之意也

薛氏曰脩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翰按可謂得此父意矣

九五感其悔无悔

悔在脊與心相背無所感為在感道如人之悔則不能感物者也既無感亦無所謂憧憧之私者故無悔此又無所感憧憧又是有意於感而父正相反惟所謂貞吉者則不感之感感道得矣

此父之於感也不能感物其諸悔之與心相背而無私繫者此蓋長沮桀溺之流若夫夷惠之風聞之而肅然起懷

易經中說

卷之六

則非不能感物者矣

象曰感其悔志末也

君子感德至善使觀感者興起斯其通天下者也今不能感物則無益於世與草木同腐朽志亦卑下已太玄交之次三交于木石測曰交于木石不能感人也

上六感其輔頰舌

咸字讀與他父同此父居說之終則是所以感人者其以輔頰舌乎謂感之以言而無實也藉張之流是矣

宰我問君子尚詞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兩察也繁詞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又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

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司馬季主謂賈誼曰公見夫諱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歸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諄諄莫大於此矣

象曰成其輔頰舌勝口說也

口說之勝則非有道仁義之實而所謂利貞者鮮矣張儀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亡壁意儀掠筭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母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太史公曰儒者勤其義馳說者騁其詞則上六之成正所謂馳說騁詞而勝其口說也

孔子之後子豐曰世俗之人聰達者寡隨聲者衆持論無主俯仰為資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為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理故冗長濶散之言而衆莫能折其衷所以為口實而未得也

震為雷

巽為風

恒



剛上動

柔下順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此卦全要中正方好即象辭之貞象傳之方也若象辭則

恒道盡之

善始者多不能善終求其立心如一日者鮮人而能恒存諸中者既久驗於外者自悠遠而無窮矣邪家必違勢而有也邪家無怨理所有也又必利於守正有定守者則有妙用有經常者則能通變而正之施也沛然矣亨於是可得咎於是可免也

利貞利有攸往言所守誠在於天命人心之正則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於常行之也否則雖暫為之有不可况利有往乎往如過此以往進吾往也之往沛然行之無所限阻之意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

象中說不卷之六

重一

柔上剛下獨雷獨風動不循理獨剛獨柔固有時而或然也然皆非其常惟剛上柔下名分之常雷風相與造化之常動本諸理人事之常剛柔相應交感之常卦具此數義不名之以恒而執名乎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此釋利貞之義而徵以天地之道也恒固久矣然必利於貞乃為久於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其正耳而况於人乎此恒之所以利貞也

久於其道此重道字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利往本於利貞而來則是動之主靜而靜中有動也故曰

以靜為主然利貞利往者占也終則有始者理也以理明占之意知終之有始則利貞之必利往也

天地之道與終始俱以動靜說前是動靜不已此是先靜後動意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道而天下化成觀其兩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得天是順天之道不失常則意如升沉顯晦不愆其期晦朔弦望不爽其候是也則萬古此日月萬古此照臨矣何

恒如之變化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運化而無端也故非春則夏非秋則冬萬古此四時萬古此歲功也何恒

如之聖人久道非固守之而不知通變之謂不變則不能恒矣操縱闔闢惟道之依所謂允執厥中者也三箇又字

重得天只是得天不必言順理如妻之得夫臣之得君意又照只據日月分上又成只據四時分上不必如今夫承入

萬物謂照萬物成萬物也晉按陶淵明詩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久成字當如此

看書畢命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於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

罔不咸賴禮緇衣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

禮緇衣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

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此皆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意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方即道也君子所立不易其方不是立乎不易之方須知

境有變遷時有變遷事有變遷君子立於大中常久之道則不遷變也此所謂恒其德也久於其道也止於至善也

工夫從知止來恒非執一不變之謂也書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蔡傳曰君子以無逸

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屬作輟則非所謂所矣左傳曰不為利陷不為威惕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初四正應本是常理求之亦未為失但君子要知隨時處

中蓋此文理雖正而勢有不可者若初剛明必能知之居艮體必能止之但以柔居巽體此所以拘常理而昧機宜

有浚恒之凶也初四為正應本宜求也而不可深者以初居下位之卑也

而在事初仕之始也未信而諫則以為誇交淺言深識者鄙之此深求不可也又以四震體陽性上而不下已無下

交之意又為三四所隔亦無上達之由此應初之意異乎常矣未同而言其色艱艱以卑踰尊非理之常此深求又

不可也初則柔暗不能明察八不能止執一于常理求之此賈誼所以不遇也二三所隔絳灌之流歟

于氏曰已無可求之理而四非可求之人初六只以正應常理求之內不能度已外不能度人知進不知退知常不知變雖曰未失正然求親反疏而不免凶矣尚何利耶父子而親君臣而義長幼而序夫婦而別朋友而信人道之常也閔子甘蘆絮而不深求于父子之親太伯托采薇而不深求于兄弟之序莊姜惺惺小而不深求於夫婦之好此蓋識時度勢而不取沒恒之凶者也若夫痛哭流涕賈誼觀道合之義請地致邑智伯索通財之信卒之不免誦罪取禍果何所利哉

象曰沒恒之凶始求深也

當相應之始其情未孚而深以常理求之此知常不知變

易經中說

也所以凶

曲禮表記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韓非子曰大忠無所拂辭語言無所擊排逆後申其辨智焉此所以親近不疑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通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蘇子瞻曰夫終離君臣相得之素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年少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及其過湘為賊以吊屈原卒以自傷死是以不善處窮者也宋文元嘉四年前交州刺史杜文弘卒弘文有疾被徵自輿就路或

勸之待病愈弘文曰吾仗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况被徵乎卒於廣州翰曰此亦沒恒貞凶无利之義也不必盡同本義

九二悔七

九二以剛陽之才處陰柔之位是所處非其地所遭非其時所遇非其人則事之所為必有拂乎其心者如大舜處頑嚚之間本宜有悔者然以其盡事親之道而允執厥中此所以克諧以孝蒸蒸又格格姦而悔亡也

于氏曰悔字本居陰不正上來亡字本以陽得中上來不正而得中是雖未善而能善處之調停有法故終亡悔也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易經中說

七

陸氏曰道之所貴者中而已矣中之所貴者久而已矣故不恒其德者起或承之羞而久非其位者致無禽之失如是而期亡悔不可得矣惟九二以陽剛之交居下卦之中是久於中德者也唯中是執而常德不厭則是操存有定力而中道之得於己者始終一致卓然有不變之節則其中中之運用於時勢難處之變自能區畫有方調停有法而善處之何悔之不可亡哉

問郭白雲之說翰曰可久與能久意白雲說非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據九三上取象貞吝以戒占者蓋位得其正三固有其德矣過剛不中志從於上則是初志雖

有可觀而晚節殊無足取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以三公而易其介矣楊雄何人也而為莽大夫蔡邕何人也而附董卓身一敗萬事瓦解取識當時貽禍後世蓋客之終如莫知所從來也占者苟正矣而不固焉亦不恒其德者也則或承之羞矣不亦各乎貞即德各即承羞

葉子奇曰呂文煥遊潯陽琵琶亭龍麟洲見之呂令賦詩麟洲即席為詩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忍將離怨付哀絃夜深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過別船呂見之大慙蓋譏其貞宋而降元也

象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無所容還據或承之羞上說

九四田无禽

火非其位正猶田獵於無禽之地而終不獲一也正是緣本求魚盡心力而為之者田無禽是象占者不但田之無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欲求矣

相如上林賦曰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杭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廢忘國家之政而貪維免之獲則仁者不由也

韓非子曰象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徒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披髮以子之兩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曰火非其位安得禽也

此爻只據陽居陰上說不中不重馮氏之說非也
火非其位則守非其所當守恒非其所當恒徒勞而無功者也又安得禽

蘓秦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妻嫂竊皆笑之曰周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固不宜乎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以柔中應剛中常久不易則順從一德始終一致可謂正而且固矣必其婦人得之則為無攸遂則為不專成則為正位乎內矣故吉夫子如之則為懦弱為無斷為不能自主矣故凶蓋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此是丈夫事若以順從人此妾婦之道而公孫弘之所以為說也

本義以柔中應剛中陰之正也應德字常久不易守之固也應恒字

君亦夫子也曰夫子凶君其出此哉是五未嘗不以君言也程傳之說非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張氏曰婦人以從為正以順為德從一而不已而終始焉此婦人得正而吉也

一與之醢終身靡他一與之齊終身靡改婦人之正也丈夫則當自斷以義可從則從不可從則不從若從婦人之道謂之何哉
詩即風擊鼓曰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鄭風柏舟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汎彼兩髦實維我儀之
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言共姜守義也

禮昏義曰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
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又曰婦人從人者也勿從父兄嫁從
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天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上六振恒凶

振恒初見謂振動其恒變亂常道也及觀程傳謂以此為
恒則是以動為常喜於有為好變而生事過於動作改革
者也如商鞅變易法度王莽好更漢法皆非率由舊章不
愆不忘者也其凶當何如耶

唐鑑上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

易經中說不卷之八

十三

苟易一機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
不恒其德勞擾實多翰曰此振恒之所以凶也

司馬光曰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
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翰曰漢
之武元振恒之凶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恒在上必不能有所成五適足以敗天下事耳其何功
之有晁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
叛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
則亡其錯之謂耶
內不足以理性外不足以集事大無功也

乾為天

艮為山

六月之

卦也

陰小

遯亨小利貞

姤雖一陰始生然但生矣而未長也此則二陰浸長群枉
成風其可危又非姤比者陽當此時直須退避而已故名
遯文王繫辭既曰亨而又曰小利貞無非為君子謀也

遯以遠陰為善而惟陽剛中正者能之

身退則道亨諷君子以遠避小人也浸長猶利貞警小人
以無害君子也輔正抑邪以扶世道聖人之慮遠矣

易經中說不卷之八

十三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遯亨者遯則亨也以見不遯則不亨矣蓋以時之不容不
遯也五雖當位而有應然能因時而遯吾道不窮故亨
陽當位是有可恃於已而下有應又有所資於人若猶可
以有為但二陰浸長於下其勢不容不遯於此而能見幾
而作隨時而隱此所以身雖退而道則亨也此以九五釋
亨義亨在道上說不指利害

此正是在位之君子介夫謂此但以九五釋亨義不涉於
位也恐未是

小利貞浸而長也

直言浸而長者主小言也故知小字為小人而戒以當守

正不可以漫長之故而漫迫於陽也

避之時義大矣哉

須看陰方浸長處之為難向陰方長而勢未大初無惡之可見去之則人以為迂言之人必以為倖而不信然不知禍起於冥冥之中不去悔將及矣當此之時最難處者非至明不知去非至健孰能去哉

倪氏曰陰方浸長堅冰將至已有復墮之虞歲家已壯莫禦焚巢之禍尾之則厲係之則疾執之不可好之不利非明哲保身見幾勇退而時止則止者鮮不及禍矣此時義之大也

按本義陰長似時處之似義

易經中說

占

大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惡而嚴

司馬相如賦曰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拂鬱臨崇嶺峯巖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千青霄輪按此數語者則似山有凌於天之意如小人之進逼君子者焉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初六不能見幾於早而遯避之晚既不及遯必有岌岌乎不安其位者矣所謂今之從政者殆而是也夫遯之不早尚有危厲占者尚可以往乎蓋有危邦不入之意遯尾厲據初六言勿用有攸往告占者也朱子本義大全俱是此意或謂遯而在後已不及遯但縮手在位坐觀其變如此

說則是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者也豈知聖賢垂訓之意乎

綱目宋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數四果起視事後太子劾弒其君以尚之為司空翰謂尚之蓋亦遯之晚者况可復起乎遯初之辭正為此入設不及兩疏遠矣後為賊子臣危哉若沈慶之可矣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之晚者已覺其危矣家食者而能不往何災之及乎漢桓帝時帝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千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厖馬萬匹其可

易經中說

占

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翰曰易謂遯尾厲五處士與魏桓名聞於世亦遯之遲者幾蹈魏桓之禍尚敢有所往乎故曰不往何災也庶乎免矣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本義中順貼黄牛字自守貼執華字人莫能解貼莫之勝說是言六二當遯之時以中順自守而德性堅定雖將祿聲利不足以移所謂不以三公易介而確乎不可拔也此是必遯之象而占在其中故曰占者固守亦當如是史記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季氏使為費宰曰善為我辭焉

晉末劉毅領荊州辟為主簿不就曰吾棲丘飲谷三十年豈可作王門折腰吏耶

象曰孰用黃牛固志也

固志即所謂必避之志也

九三係避有疾厲畜臣妾吉

二陰小人也九三比之是當避之時而係戀於小人之象夫以君子而係於小人則我之非憤慨氣節之人且不免於陰邪之禍故曰有疾又曰係然以人係戀之私恩懷養小人女子則有以得其心而吉也夫豈處避之道哉

介夫曰疾非身之病其行之疵也又曰臣妾亦是小人中人係戀之情於小人中只可用於臣妾若是正經姦雄小

易經中說人卷之十

卷之十

人遠之惟恐不速況可為之係戀而不能釋去哉凡一切事之大者但有所係而不能決便致厲矣

九三與下二陰同體又德為止故為所係而不能避二三互體為巽入也亦有係意

象曰係避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畜臣妾吉蓋言係戀之私恩但可畜臣妾耳若施之當避之小人必至疾憊言不可以係戀之私情待天下之小人也君子之於小人可去則去之不可去則避之豈可係於廢德之私而為含忍姑容之德哉所謂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者則君子出處之大節也

鄒陽上梁孝王書曰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

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下應初六有所好也而乾體剛健故能絕之為好遯象也自克君子正是乾體剛健者為能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而絕之以遯若小人則係於所好而不能以自克但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楊誠齋曰楚以子馮為令尹而子馮不食以避之晉以蔡謨為司徒而曰我為司徒後世必哂竟不拜唐子廊為宦者引為相而廊恥之竟不就職

又曰舍己之衣衣綉裳見其黃帽青鞋而羨之舍己之藥

相列鼎見其木茹需潔而愛之舍己之纓紉坤扶日月見其耕莽蒼釣滄浪而慕之

又曰千駟之馬不如採西山之薇萬戶之侯不如從赤松之約雲臺麒麟之畫不如富春之釣五湖之遊為便安適已也

曹成公會於戚晉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總三四而言之有所係而不遯者畜臣妾可也處大事其何哉有所好而能遯者君子可也豈小人可能哉三爻畜

臣妾吉之辭所以鄙九三君子之不能逃四小人否之辭所以嘉九四君子之能逃

子皮謂子羽曰書云欲敗度縱敗禮或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九五嘉遯貞吉

剛當位而應時猶可以有為而能見幾而作完節而去為衆人之所不識此固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不殆不辱而有明哲保身之妙其漢子房兩疏者乎或謂貞即嘉遯意吉即不罹於害之意

當小人應與之時未見履霜之跡而能見幾於未萌此一去最嘉占者如是而正則吉

易經中說卷之十八

大

漢疏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不去恐有後悔豈如婦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即日上疏乞骸骨帝許之故人設供帳送者車數百兩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綱目尹氏曰前書丞相賢致仕由漢以來固未嘗有然猶曰仕至上公老病而去云耳至疏廣受方傳儲君乃亦勇於請老何哉在禮大夫七十致仕乃理之常漢廷諸臣知進而不知退幾死相望倘能如二子見幾而作何至不保其身哉然金道婦特書于兩蓋予之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以正志蓋言由他心齊正當故能如此若至邪底人一向

混着小人去豈肯遯蓋心齊正當之人雖小人來承順我自不愛習見他故能去也

于氏曰正志以其心志之正故能遯稍有不正則是係且好矣

林駟曰年方強仕請解機務急流勇退人也年未知命表求掛冠知止求退人也

朱子綱目大書張良謝病韓文清曰其肯微矣愚謂其取嘉遯也與象傳以正志也意同

上九肥遯无不利

本義剛陽有剛陽之位也居卦外在世事之外也又無係戀染着之人此一遯是少寬闊多少順利故其占无不利也

易經中說卷之十八

大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无所疑則是坦然無拘浩乎大通者也須知他去的氣象洒洒落落無一點塵埃染着

衛風考槃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援又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適獨寐寤言永矢弗過

陶淵明歸去來辭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

經中說卷之十八終

易經中說卷之十九

賴川廬 翰子明著

元嗣廬晉伯進訂

同郡王通增益甫閱

下經二

震為雷

乾為天

大壯

動

剛

二月之卦也

大壯利貞

大壯陽道亨盛之意君子盛長俊傑滿朝之時也貞者大中正之理君子之道也

易經中說下卷之十九

大壯正陽道大亨之時君子道長之秋占者值此固無不吉亨之理但恐在我未必正固也利於守吾道之正而非

仁無為非禮無行以立人紀以正紀綱以扶持世道致君而澤民務求不負於明時而已不可恣已無忌而妄有所作為也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意也大壯以復臨泰形之自見本義四陽盛長本卦言也二月之卦則知其為既泰之時矣值既泰之時固無不吉亨之理但恐在我未必正固也故曰但利在正固而已

大壯是陽道盛長之時吉亨不假言矣但利在正固而已君子固不可以得志之秋而驕心生也所謂大有之世無以治之則衆孽萌於其間矣守正之功豈容少懈哉上焉

以正道而陳於王前下焉以正道而加於四海外焉以正道而措之事為內焉以正道而本之身心翰按陳蕃寶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等皆列於朝廷與共舉政事若大壯時矣而卒以敗事豈亦利貞之義有未詳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象傳釋大壯既以卦體而明其義復以卦德而著其由易之大分陰為小陽為大今卦體陽長以盛則是君子之道長而善類之氣勃勃乎其已伸也又以卦德言乾剛震動則是本嚴毅果敢之才而洩於施為措之事業者吾知以事則濟以為則克蓋有浩乎不可撓者矣壯之所以然者其不在是歟

易經中說下卷之十九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壯而以貞為利則所謂大者正也是大不徒大而大之中有正焉既大且正天地之情不外乎是故可以見天地之情蓋履載生成只是一箇正大而已程傳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意須看如此則以大字為主最是蓋言大者既壯而又利貞是於大者正也亦然雖大而末正

近時義云大者正也大須是要正亦程傳意案子語錄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按以其正之以恐不作由字看遂作用字看上所以字輕大意是言大壯利貞是於太者用正也

既正且大字亦須看

一說陽為大而陰為小天地之大分小者私而大者正陰陽之德行也壯曰大焉吾知其明通公溥純然不雜於陰邪而為君子之貞大則必正焉

一說大者正與上文大者壯文法相類是大者自無不正也晉按若把上文句法來比曰大者自無不正則大者亦自無不壯乎益見其非而中說不可破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固壯矣雷在天上則壯之大也君子體之一毫非禮不履之於身則是不為人欲所屈何壯如之須知非禮是自已私欲能於此不履則所以自勝者強也所以為大壯

易經中說

雷在天上非禮弗履皆動以天也

揚誠齋曰不有雷在天上之巨力不能非禮勿履之至行蓋以雷震之威震其私以天討之師討乎已此非禮弗履之學聖人必於雷在天上大壯之象而言之

雷在天上則無所阻蔽壯之大矣非如在澤中而隨在地中而復也君子體之以行其壯而以非禮弗履則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其所以克乎已者至矣

何壯如之

曲禮樂記曰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惑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此可謂非禮弗履矣翰謂利貞之意恐亦如此

三禮盛德篇曰古之君子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王鉞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也

禮器曰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韓非子曰曾子謂子夏曰何肥也曰戰勝故肥也吾入見先

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則榮之兩者戰於胃中未知勝負故矐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

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在下而壯于趾是不能審時而量力者其征之凶也必矣倪云初在下猶趾也陽剛而壯于趾有壯趾之象占者在

下而征行妄進之禍必不能免矣大段與咸恒初爻同但有咸恒壯之異

不利處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在下而壯于趾則摧如之困所必不免信乎其窮而無所利也孚信也期必之意也

九二貞吉

此爻意畧與恒九二同但彼須知有久字非一事一時之可言此須知有不正却是於不正處處之得中不失其正耳不消入仕字看總是因中以求正則不失正而吉矣正者萬世之常中者隨時處中正有定理中無定體因中求正即權而得中是乃禮也之意九二以陽居陰如舜之不告而娶湯武以臣放君已不得其正矣然其所處誠有合乎義理之權衡而因時制宜者也故占者能因中以求合乎大正之道然後可以得吉不然是真有意於不正者也惡名烏得而逃之吉則三聖之心白於天下後世明無人非幽無鬼責

易經中說不盡其

五

按雙湖之說不知是望他因中求正者也白雲之說是不知九二之不正其貞者以中也與卦辭不同雲峯之說是不知此處貞吉亦是戒占者

恒九二所處不得其正變在外也夫九二所處不得其

正變在我也義亦不同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即所處得中固可因以不失其正也

春秋胡傳曰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翰按此亦可識中正之義矣

朱子曰太伯夷齊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

僖公五年鄭伯逃歸不盟故傳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

問介夫中指心言之說翰曰本義既曰所處得中又何以心言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倪曰九三過剛不中而當壯時在小人而過剛不中則是尚其血氣之私而用其壯矣在君子而過剛不中則是失其義理之正而用其罔矣如此雖正亦危用壯者敗用罔者困也貞厲之占其象何如如羝羊觸其藩羸其角而不進矣

本義過剛不中貼壯罔字當壯時貼用字雖正亦危則不

易經中說不盡其

六

正之凶所必不免

譚雅曰羝性好觸突從低省字從低省音從低者以低其角然後能觸突故也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中又動以進也博雅曰吳羊壯一歲曰壯羝三歲曰羝牝一歲曰羝牝三歲曰牝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書旅獒曰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王猛個儻有大志隱居華陰關桓溫入關拔褐謁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唐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即自難記若

遇曹劉沈謝暗申機索着亦可識翰謂此二者皆視有如無但有分耳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輹

壯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為失其正而不能固然而不極其剛雖不正而有轉正之理故固占設戒以為能貞而不苟於動則有進之吉而無不正之悔然可進之象何如蓋羊乃喜進之物也藩決於前而不羸其角則得遂其進矣輿乃前進之具也輹壯於下而不曳其輪亦遂其進矣上句是前無阻抑下句是其進有浩乎其不可遏者此二句俱承貞吉悔亡說不是別取象貞吉悔亡却本以陽居陰不極其剛來

易經中說大輿之輹

七

貞字意也只是要他以柔濟剛壯而以正不要恃剛而過也

九四好處全在以陽居陰不極其剛上程傳不言此却只說陽剛長盛壯之甚若徒壯之甚無柔以濟之依舊還是用壯用周如何得不羸此是程傳未精處

藩決句是群邪退聽莫阻吾上進之機見在人無阻抑下是素蘊精強裝用於幹旋之際見在我不撓敗皆可進之

象也正吉悔亡之象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尚往是陽可上進前無困阻意未說為夫為乾蓋不極其剛有能進之德而前遇二陰無上進之阻因其可上進故

象藩決不羸也尚上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倪氏曰羊乃剛壯喜觸之物也六五以柔居中失其壯而不能觸者如羊之為物忽然不覺其亡也雖無尚往之吉亦無用周之困故其占悔亡也

人須也要有些剛勇底意方可有為六五雖失其壯然却無用壯用周之悔也以柔居中便無甚剛處而為兩處之未當也若以剛居中則兩處未有不當者矣豈但无悔已乎將無往而不利矣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由其以柔順之質而居上卦之中是所居之不當而失其

易經中說大輿之輹

八

壯者矣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上六用周而困如羝羊觸藩不能退也然才質柔弱如羝羊觸藩不能遂也不能退者心不肯退不能遂者力不能遂也如此則進退皆不利者也然猶幸其不剛占者能教以處而不輕舉妄動則終有可進之理而無不利之虞故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不詳言其壯終動極妄於前進不能量力審勢而行也如此何所利哉進退不能是固有咎矣艱以處則咎不長而得遂其進矣此釋吉字

離為日

坤為地

晉

明

順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卦象卦德卦變皆有上進之意故為晉錫安雖是君而用有是者則康侯也用字不關蓋此二句全在象德變上放著

誠齋曰康侯者治安之侯也錫馬蕃庶而恩之者豐晝日

三接而禮之者頻也按錫馬三接小註說之俱有據

宋文孝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

易經中說下卷之九

九

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

榮之翰謂得晉接康侯之義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是世際文明亨嘉之運順明以德言大明是君

明順麗是臣良所謂咸有一德而有君有臣也柔上以事

言是臣之愈見親密而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所謂魚水

之相得也當明盛之時明良相逢君臣相信所以有臣有

安國之功在君有報臣之寵也不然君臣違戾不能有為

鳥足以為此哉

介夫曰順而麗乎大明大明指君麗親輔也所謂攀龍鱗

附鳳翼者也順以臣言竭股肱之力罄忠貞之節國爾忘家所謂順也在上雖有大明之君使無是德以麗之則為有是君無是臣矣故重在順字柔進而上行以所事之君言重在柔字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出地上則本體之明不為地所蔽而漸升於高明自昭

明德則本體之明不為氣稟物欲所蔽而漸進於高明矣

其體晉也何如須知有漸進意自字須玩蓋明德本自明

而明之者不由於人也明德由格物而致知而誠意而正

心修身亦如日之出于地上以漸而盛也建安以明德為

致知之學則偏矣

易經中說下卷之九

十

胡氏曰至使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

介夫曰日本明也入于地則暗德本明也蔽於私則昏君

子則格物致知以啟其自昭之端誠意正心以致其自昭

之實使吾德之明煥然楚於物欲之表亦猶日之出也果

果然騰光於九地之上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有應而非其人不但不肯薦拔且有沮抑之事在己誠

能守正不枉道以求合則必見信於人而遂其進矣故使

正我守矣而人之未信者猶夫故則亦當處之以寬而樂

天知命則庶乎其無間然也否則不汲汲以失其守則悻

悼以傷於義人將議其後矣

士君子欲進見權者若能守正不以摧之之故而變所守自當見信于人而古設守正矣又不為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咎是一串事其裕而无咎不如二之受福者以陰居下故也

古人有欲仕進而為君所裁抑不大仕者亦是晉如推如董仲舒當之賈誼則不能裕者也

薛文清曰君子之出處當修其身而聽之天彼卑汙苟賤搖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孔子曰芝蘭生於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困窮而改節

易經中說不遷之九

士

史記蘇秦學鬼谷術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妻嫂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一以為務今子舍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秦聞之而慙乃閉室出古書而編觀之輪於遊而用者晉而推也兄嫂笑者罔乎也出書編觀則正而裕矣終得志六國非言无咎意乎

象曰晉如推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于氏曰獨行正言進雖推如當獨行正道不可枉已以求合汲汲以求進也所以裕无咎者未有官守之命也若有官守之命而正道不信于上則曠官之刺與失職之罪作雖一日不能居也庸可以寬裕乎得謂之无咎乎

薛文清曰人之出處當安於義命不安於義命則妄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以中正自守惟上无應援不能自進故欲進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不搖尾乞憐則中正之道义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而遷其進也是以得吉又由是而荷君寵之盛或與之共天位食天祿而福之大也享先妣之吉是占法不可看作正意

此爻優於初者以中正故也

胡致堂曰武后雖肆行誅殺而當時號為賢士則未有死者惟所寵信邪惡之人反多不免至如狄仁傑徐有功宋璟之徒則保獲尤力其與庸君遠矣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易經中說不遷之九

士

李曰惟具中正之德所以能受福於君向使失守則不為人所信矣何以得吉

福不降於淫人爵罔及於惡德六二所以得遂其進而承寵於君者是豈有冒進之心而熱中於患得也哉良由其有可嘉之德耳居下體之中是其中也以陰居陰是其正也則是內聖融其體無偏以陂也外王裕其用無迂以踈也體信而達自順德彰而譽自孚受福於君寧非理之所必然也哉

六三衆允悔亡

此爻德雖未足而志則可嘉是以為眾所信畧其德而與其進大貶三爻未為盡善而其所以亡其悔以其同眾人

之心也如管仲輔其君伯豈為王道之純然而事周之義天下所共知也天下之所共欲為之者也惜衆人之所欲為而為之是以為衆所信而天下不以為非反以為功王陵之節延年之言正也如周勃霍光有甚中正但其志以安劉為心所以為衆所信而悔亡也

林性之曰當晉之時而不中不正無其具矣得進乎哉宜有悔也然其以與下二陰皆欲上進順麗大明其志可嘉矣不惟初六信之六二亦信之是其事之同者其志必同於彼戴賢之士而為夙心之托振驚之客而為同志之孚由是如茅茹之拔如良馬之逐有可用之實無慮于不見知無戚于見推而悔亡矣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沈氏曰三不中正宜無所取信於人而有悔今為衆所信何也蓋三之志欲上進而麗大明以安國為心者也與下二陰之志同故為其所信也

蓋其志欲上進以天下為心而不老林泉以自私則其志大矣故衆人信之而悔亡也絢要出來為天下國家幹此事誰不敬信他且如陳勝李廣倡言除秦暴亦自鼓動得許多人以其志同也況中正如漢高者為之將何如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以不中正之人進而竊夫高位非其所安而常有患得患失之心縱以正得之亦將不能安其位矣故曰晉如鼫鼠

貞厲

介夫曰不中德之厲也不正行之邪也而在上位竊也非其宜也竊則危矣蓋負乘有致寇之理從欲有惟危之道貞厲言位雖得於上之所與然得之不稱終必失之也趙良說衛鞅以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

滅武仲言齊侯曰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蔡澤曰翠鵠辱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感於餌蘊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及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感於貪利不止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韓非子桓公問管仲曰治國奚患對曰最患社鼠也君未見夫社木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中掘穴託其間燬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地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鼫鼠之象雖正而危之道也司馬氏曰當文宗求治之時牛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當焉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有悔人不從也人不從則有悔矣以陰居陽在理論之人將不從本宜有悔也然其所恃者大明在上人皆順從故悔亡焉如以成湯而伐夏桀以臣征君誰其信之舉其事而悔在所不免也故成湯作誓諄諄言之且曰爾無不信雖成湯固自不能保其民之必信而在己之無悔也幸其公天下為心而天下信之故其悔亡然明者或至於過察不免有失得之累而汲汲於功利之末又須一味為其所當為而絕其計功謀利之心所謂王道蕩蕩平平者矣以此心而往則何功不可成何治不可致使失得之心橫于胸中則功利未得而害已隨之矣宋太祖事類此其曰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則所謂大明在上無計功謀利之心者也

易經中說不卷之九

主

司馬季主曰賢之行也其譽人也不望其報其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眾為務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林性之曰為所當為而失得勿恤由是而往則成心忘而眾心益助功不期而自臻公道得而王道斯成利不期而自至往有慶也何如

唐司馬貞曰孫叔敖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一屬言无咎貞吝

剛進到極處了有如剛而居上也聖人因其極剛居

上故既許其伐邑雖危而有功復鄙其伐邑雖正而可羞也

剛進於極無所用之而維以伐邑兵凶戰危雖曰危厲然功成威震皆无咎焉夫以極剛治小邑雖曰伐所當伐得其正矣然莫大之威不能及遠而加於小腴施于小醜不其可羞耶

汪氏曰定之國成雖曰以君伐臣而強邑未可遽服觀之昭公伐季氏其危可知

近見伐邑作克去已私說與冥升利于不怠之貞意同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純曰道者治道未光即貞吝之意

易經中說不卷之九

未

察曰以極剛伐鬼方懷萬邦則道光矣今維用伐私邑則其道未光良可羞也

晉上九曰維用伐邑貞吝象傳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誠使道之在我者而果光也奚至於邑之叛而亦莫假於伐之而後去哉故雖得其正而不免於羞吝也故弓帥師圖費聖人之意蓋互相嫌矣此亦春秋相表裏處

春秋公圖成公至自圖成高氏曰天子令行乎天下諸侯令行乎一國天下無王而諸侯擅命故有王伐鄭之事陪臣擅國而權在私家故有公圖成之事經書三子墮即費而獨書公圖成者公之不能墮成也論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定公圖成之謂矣

坤為地

離為日

明夷



明

明夷利艱貞

于氏曰當暗主傷明之時不取則失已直道則取害只得
委曲艱難以守正道降志辱身而自晦其德也豈可銜
明以循獨直道以行正則明見於外艱難以守正則明晦
于中

大哉艱難百狀而正道不失如篋子佯狂受辱而至誠惻
恒之意不改也介夫云艱難以守正蓋有不得直遂其正
者還是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徐氏曰離日在坤地之下故曰明入地中白出地則明入
地則晦故以晦為夷傳曰明入地中其明滅也故卦為明

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此

內文明至大難一連俱是就全體上體出文王用此道以
處紂之大難

臨川曰文王為紂所囚內文明而外柔順以免禍
是文王所用合于明夷全卦之義
緝熙敬止是文明也微柔懿恭是柔順也連紂之亂而見

因是蒙大難也此文王與卦合處故曰文王用此道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晦其明解破利艱貞之義內難正志就六五一爻上體出
箕子用此道以處紂之內難內難則所謂切近災者也
張曰內難正志又申晦其明意晦其明明猶在也但韜晦
其明耳此所以為箕子之貞而明不可思也

建安曰箕子得明夷六五一爻之義故處難處之世而知
以艱貞為利晦其明而不耀其明屈其身而能正其志况
以暗君在上事之不可諫之不行不忍其宗國之顛亡罹
此內難而能卒免於禍者用此道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外晦體坤之實厚內明體離之文明

家語曰古者聖王冕而前旅所以蔽明也統統充耳所以
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察見淵魚不祥漢文不盡人之情庶幾有得於此
戴氏曰人君之於天下豈樂入欺已哉亦治其大綱畧其
細微恕其不及去其太甚者而已若盡用其聰明一事不
貸群臣放過不給爭事苛察盡許人隱伏以避誅責而不
肯容人小過以自取禍上下相猜無復仁恩之意此豈人
主之利哉顯宗之為君有矜己自喜之意而無深沉寬洪
之量承平之政有綜核操切之弊而無優柔和平之樂蓋
未嘗不為顯宗恨也

孔穎達告太宗曰帝王內聽聰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

炫耀聰明以才陵人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

言于飛垂其翼明夷之象也明夷當句讀舉卦名也于飛垂其翼作句正是明夷底模樣

此爻類孔子去衛適陳底意思陳之問蜚之碩已有見傷

之端而未顯飛而垂翼也明日遂行而在陳絕糧行而三

日不食也子路慍見云云非攸往有言乎

翼只是羽毛不是全翼故曰始見傷而未顯在眾人必以

為未至害事君子則能見幾于早也

于曰占者方行而有不食之困所入而有不合之困亦行

而見傷之意也

胡氏曰飛離鳥象象為飛占為行為往象為垂其翼占為

不食有言飛而垂翼物之傷也行而不食所如不合君子

之傷也君子此時惟有安於義命而已

按飛行往皆明底意思垂與不食有言皆夷底意思本義

行而食貼君子二句所如不合貼下二句

初以至明之體而當明夷之時明而見傷也居最下之位

遠至暗之君傷而未切也有飛鳥垂翼之象占者於是道

無可容之地時無相得之君在此在彼皆見傷耳

風俗通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蔡葉不蔘而

猶弦歌於室顏回釋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

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木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

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

恥也若此乎夫子聞之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

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

窮之為故內省不疚於道雖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

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史記齊主父偃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

遊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

貧假貸無所得乃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

孝武元光中以為諸侯莫足遊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將

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

闕下朝奏暮召入

衆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義不食如夷齊恥食周粟身可困而名不可辱正是不義

之富貴於我如浮雲意時可以遠則遠尚何所顧慮哉不

食正是絕糧意蓋義在當行即與之行雖三日不食困在

絕糧亦不得而避也

曹風侯人曰蒼令蔚兮南山朝濟婉兮妾今季女斯饑傳

曰言小人衆多而氣焰盛賢者守道而反貧賤如季女婉

妾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饑困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則見之早而去之速者用極馬壯正是如此如醴酒不設然已有所傷犯但未切耳穆生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蓋知救之不速則其禍有所不能免也而果去之其知所以用極馬壯者耶是故卒以避胥靡之禍救恐只是去

傳曰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為便唯駮張用左

本義傷而未切貼夷左股救之速貼極馬壯則免矣貼吉字

文王爻里之囚散宜生之徒為之賂計而得免焉亦此意也

易經中說

十一

介夫曰下三爻皆明在暗外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者也

六二亦以明而居暗主之下為明夷也其明夷視初為稍近視三四五猶為遠故雖見傷而未切如僅傷於其左腕然非要害處也其象如此占者於此亦在于速救之耳若救之而得壯馬便得免矣吉謂終免于害

晉師敗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未歇也因戰猶聞圉國相手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

之衡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此可謂救之速矣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則者救傷之道也六二柔順中正見幾而作其知所以救傷之道乎順在柔上得則在中正上得

介夫曰大抵是謂乘其傷之未切而救之順也而救之又速則為有則矣所以吉也若當救不救便非順矣若救得不速失其機會便是不得法了非有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于南狩得其大首當句

易經中說

十二

張氏曰以剛居剛力足有為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云云

則其心有所不堪正與上為應又受傷之切者故為明夷

南狩得大首之象見得在兩必伐也

貞者以伐為正也急於伐則疾矣以三應上六伐之可也

疾不可也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為君臣尚當卜之天命審之人心苟天命人心未盡去自當安於臣道豈可以伐暴救民非有利天下之私心而急於行也即按本義以剛居剛則有剛正之德在明體之上是係天下之望居暗下而相應正是受他害的對頭須有南狩得首之舉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南狩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者也故曰大得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子亦曰有

南狩之志則得無南狩之志則失也所謂志在救民不為暴也

志在南狩則為大得志在天下則為大失而為悖亂之事也可見矣

除暴救民不以利天下而為之則誠有以得萬國之懽心通天下之志者也此又是一意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爻詞還只在六四上說筮而得此筮占法也

此文幸其以柔正居闇地尚淺若不是居闇地尚淺如何得意遠去

全象箇微子柔正是他德之好處居闇地尚淺是他時之

猶可處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倪曰入于左腹是居暗地矣然居暗地而尚淺故可獲心意而遠去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此文所以得似那箕子底明夷者全在有柔中之德上且迫居闇地與箕子所遭之時無二

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于是諫不聽人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輸桡箕

子見微知著是其明也而佯狂為奴則其明夷矣

楚懷王以上官之諛而踈屈原頃襄王立令尹子蘭又相與短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云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翰意欲以箕子之貞貼利貞主占者上說蓋內難正志箕子之貞而爻詞必戒占者利貞如箕子之貞者正以所遭之時雖晦而吾心之明則不可以或息此所以告占者必利於箕子之貞也若主在箕子上說恐未安

崔武子弑齊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翰謂此蓋欲正道常明於天地

間而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不明其德以至于晦所謂不能自明其明德而明者昏矣由不明其德不知德之美也是在上六者已為昏而不明矣始為處高位則豐屋蔀家而人之明皆為所蔽是有以傷人之明然人之明終不可息而我之暗日已甚為天所厭而墜厥命有後入地之象焉

初登天在上爻取後入地在坤之極上取此爻取象最巧胡傳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照即暗也初臨四國則所謂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也初
 照四國而後入于地由其不明其德以至於晦有以失為
 君之道也其四海困窮而天祿永終也歟
 襄公十二年衛侯出奔胡傳曰人君提一國之名寵神之
 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
 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實
 以棄天地之性乎
 玄宗開元之初厲精政事幾至太平可謂盛矣天寶以後
 奸臣執權艷妃亂政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靡不有初解
 克有終玄宗之謂也

易經中說卷之十九

蓋

中說卷之十九終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

賴川廬 翰子羽著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元嗣廬晉伯進訂

下經三

巽為風

離為火

家人

父

外 男正

母

內 女正

家人利女貞

卦體陽處乎外陰處乎內各得其正男女各得其正位也
 有以象一家之人故曰家人且不消說到盡道上則女貞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

蓋

方是教占者治家之要蓋外男之位也九五得正男之正
 位於外也內女之位也六二得正女之正位於內也分明
 有箇一家的模樣正位字不可看得太重

家人兼內外言利女貞者必先正乎內以正乎外也蓋風
 化始於閨門禮義先於帷簿故欲齊家必先刑於寡妻且
 其家人使閨門整肅以端風化之本可也

卦詞下正位意輕看相似傳中者恐與利女貞犯

詩小序註曾南豐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
 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傳保母之助詩書禮記之珩
 璜琚瑤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
 子未嘗不以自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

於文王豈自外至哉

漢袁盎卻慎夫人之坐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豈可同坐哉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境乎上說翰按家之所係大矣而文王獨以女貞為戒何也蓋以內則不明禮法不正禍釁自此始而家道乖矣故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蓋深得之

禮喪儀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上二句據卦體說出下句又據上二句說出見不可不先正乎內也

易經中說家之三

陰柔處內者女之正今六二以柔正而居內體是乃女之正位乎內也陽剛在外者男之正今九五以剛正而居外體是乃男之正位乎外也男女得所名分截然是乃天地間一箇大義理夫卦具內外各正之義如此然外之正必本於內之正內正則外無不正矣此家人所以必利女貞也

六二之陰柔有女象今以柔順中正而居於內體則是為女子者守女德於中閨而幽閑貞靜之是事孰婦道於內閨而酒食衣裳之是司無非無儀婦容婦德之兼備必教必戒婦功婦言之兩全女正位乎內也九五之陽剛有男象今以剛健中正而居於外體則是為男子者義而能制

非婦人之貞嚴以自持有丈夫之志有恒有物言行盡交

修之道以威以孚正家得久遠之方男正位乎外也夫女正位乎內則女不言外而內事不出男正位乎外則男不言內而外事不入男女各得其正若細故也然男女有別而後父子有親所以正人道衍宗祀者在是夫婦有義而後君臣有敬所以培治道端風化者在是實天地間至大之義也夫卦具內外各正之義然外之正必本於內之正故齊家者必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無不正矣此家人所以必利女貞也

首舉家人盡一家之人也次舉二五見女之利貞未以天地明之尤見男女之當貞也介夫曰天地且然況其他乎恐是此意

男女正據上文說去不必拘拘天地大義只是天地常輕古今通義意不必分配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家人總一家之人必有統治之嚴君焉亦如天下國家之有君長天子主天下而正紀綱於天下諸侯主一國而正紀綱於一國至若正倫理篤恩義正一家之紀綱而為之嚴君則有父母焉九五剛健中正主卦於外父象也謂之父凡在外者皆其統制也六二柔順中正主卦於內母象也謂之母凡在內者皆其約束也非嚴君而何正內正外便是嚴處

二五到父母上方入頌要為主字出頌應嚴君

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子兄弟夫婦主卦畫說也正家而天下定只據正家上
而言其所謂之大如此以見家道所以貴于正而不貴于
不正也然不先正乎內亦何以言正家哉此利女貞所以
為正家之要而卦詞所以獨重於此也

向看正家是人各正家是普天下底家不是人君自己底
家近見還依程傳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之意為是

又見正家本上文家馬既正實足為天下觀化之地將見
天下之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兄止於友弟止於恭而天下
之為父子兄弟者定矣是天下之定本於一家之正也如

此家道可不正乎也有風自火出底意思

詩小序註曰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
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教作然後
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程子曰有闢雕
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為是歟胡致堂曰
漢景帝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義薄以無罪廢太子而
父子之恩虧過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天資
刻薄專以詐力御下是以背理傷道之事不可殫書夫豈
可與文帝同稱哉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介夫曰大者風之所自出家者風化之所自出君子於此

可不思所以正其家乎而家之所出則在身君子所以就
于身上做起工夫身之所出言與行二者而已言必有物
非虛言也行必有恒非但勉強一時而已如是則身修身
修則家治而風化之本端矣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

三禮盛德歸自大人不倡遊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
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言必顧行而行必顧言矣
曲禮表記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
終而行必稽其所蔽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傳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
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午戌寅風甚壬午大甚
宋衛陳鄭皆火按杜注東杜曰融風木火母故曰火之
始亦風自火出之意歟

初九閑有家悔亡

正家在於謹始而初九陽剛又能謹始者也是當有家之
始人心未變即用禮義防閑自不至於悔矣男女不授受
長幼不共席防逸豫於未形皆是閑有家事

介夫曰初有家之始也初之時當閑九之剛又能閑是為
閑有家之象謂之閑有家者蓋必秉其初心之未放彼志
之未流予以明長幼之序慎男女之別篤其恩義使不相
夷正其倫理使不相凌閑之如此則倫理以正必無婦子
嘻嘻之吝恩義以篤亦不至有家人嗃嗃之厲而悔可亡
矣而不閑之於始則人情流放必至有悔矣夫初之序亂

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無所不至非但有家者然有國者亦然

襄公廿一年劉氏曰道莫難於治天下而天下之治在國國之治在家家之治在身身不治國家不可得治也詩之首周召書之首堯舜皆從此生矣春秋述堯舜者也是以謹於人道之始閨門之內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不閑悔不亦宜乎

莊公廿四年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左傳曰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少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乳之無乃不可乎

富鄭公治家嚴整以使相致仕居洛清心樂道獨居還政堂每晏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子舍女僕戒不得互相往來閨門肅如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司馬公曰魏文帝嘗稱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犯又不得不得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中菴曰閑有家而悔亡者乘其志之未變也不能慎之於始此悔不能免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國不與政家無幹盡事不專制行無獨成無攸遂也即孟

母所謂無境外之志者也酒食是議蘋蘩是饌霽酒漿精

正飯在中饋也言其事在饋食之間即孟母所謂有閨門之修者也占者如是則得從人之正而內助之功成矣

孔子曰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故審其倫而明其

別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家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

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教令不出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閨外之非儀也此聖人所以順

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家人之離由於女子惟家之索起於婦人六二皆陰而吉

何也以柔順中正有婦人之德而能居後代終巽以從人

也

何曰順以德言巽以盡婦道言所謂无攸遂二句也二有

柔順之德故能如此

林性之曰六二以柔居柔順德本於天賦陰性出於自然

故能順於人而無所專制從於夫而無敢獨成以此獲吉

不亦宜乎

九三家人嗃嗃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家人嗃嗃是九三本象婦子嘻嘻則父之反也家人嗃嗃

謂九三之所以治家人者如此也不然而於婦子之間嘻

然笑樂無節則非所以治家之道矣此可見治家之道寬

嚴適中乃為得宜若有所偏則與其過於寬寧過於嚴也

韓非子曰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

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與子產之教游

吉也董開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溪峭如牆深百

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曰無有曰嬰兒

癡聾狂瞽之人有入此者乎曰無有曰牛馬犬羊有入此

者乎曰無有董子喟然大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

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子產相

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子必為政必以嚴莊人夫火形

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勿令溺子

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忍行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嚴於

莊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而僅能

魁之游吉喟然嘆曰吾早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翰按治國如此則治家可知矣

呂東萊曰此又如對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

婦濟濟有禮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日以歌舞為樂

可以知其必敗按東萊之言誠一占驗吾見此時以嚴而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為記

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

冬實天失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於君人乎翰按天道君

道猶如此而況家道乎

唐玄宗紀上聞後宮喧呶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
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洗兒錢噫玄宗固所謂失家節
者與

六四富家大吉

爻以順而在上陰順則有致富之資在上則有致富之勢

能致家世之盛者也富家是仰事俯育之有餘養生送死

之無憾男有餘粟女有餘布等皆是大吉則禮義生於富

足之意倫理正恩義篤父子親兄弟睦夫婦和皆是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

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

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

適其力

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無清寡婦也

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

為築女懷清臺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耶按清寡

婦事尤切以陰在位而能富意

詩楚茨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唐鑑上曰朕為兆民之主日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

之少教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治生業則

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中菴曰

此富家之大吉者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陰性柔順是能克儉克勤有致富之才則營家大計而處
置之有方居上之尊是能克長克君有致富之勢則一家
利權而網維之在我此所以能富家而大吉也

禮運曰四體既正膚膈充孟人之肥也云云是為大順

唐太宗從魏徵勸行仁義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
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海南
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帝曰此
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史斷漢景遵孝文之業五六十之問國家亡事非遇水
旱之災家給人足都鄙康康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
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腐敗而不可食報廢街

巷有馬而吁陌之間成群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

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
耻辱焉風移俗易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太公望封於營丘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富饒豐厚冠

帶衣履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天下海岱之間欽往而
往朝焉非順在位而富家之大吉乎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此爻總是占無象本義前二句據九五說以九五而應六
二以剛健中正之君得柔順中正之應則是夫婦咸有一
德內外皆得其人也王者以此同德而至於其家則不勞
憂恤而吉可必蓋有妃如此則上可以奉神靈之統下足

以延嗣續之繁內可以紀綱乎六官外可以風化乎四海
關雎麟趾之意行矣

介夫曰在我既有刑家之德在彼又有相家之助則兩情
相與懽洽無間夫得婦為之內助而無外顧之憂婦亦得
夫以刑家而獲終身之托不用憂恤吉可必矣

齊詩猗嗟趙子傳曰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
家如正國何

詩關雎註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述言能致其貞淑不
二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
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之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
也

易中傳不卷之十

沈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此言有國猶言有家只要字
意明白與初有家同勿恤吉言內正則外無不正矣有是
內助以端一門之化則我無用憂恤而吉可得也蓋凡吉
皆是出於已此是付之內助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者以同德者而至於其家則陽剛中正而有孚威如者
五有刑家之善而二愛之柔順中正而無非無議者二有
內助之善而五愛之同德相應風教以端王化以基此所
以勿恤而吉也歟

春秋胡傳曰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以
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

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

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有是婦無是夫中心是悼而交相愛之意荒矣

上九有孚感如終吉

以剛居上在卦之終家道至此諒已成矣故此爻之占不復他說直言正家久遠之道正家久遠之道非信不孚無威不畏有孚以固家人之心所以為恩義感如以肅家人之志所以正倫理有孚而肅之以威則無樂勝則派之弊而倫理之正益久自無婦子嘻嘻之吝有威而濟之以孚則無禮勝則離之失而恩義之篤愈遠自無家人嗃嗃之悔此二者其實正是家久遠之道以是行之則永永無弊矣

矣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治家不嚴則人心不畏所謂威如而吉者夫豈嚴毅厲色而作威以攝人蓋亦反身自治以求自盡其道而已然型範既端人心自畏而不相嘻嘻也

程伊川傳六二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理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不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六二要以剛為善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者况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

反身以五倫說或大學齊家章俱可但非正衣冠等事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胡傳曰禮有本末正身

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詞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後漢繆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諸婦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乃掩戶自掘曰彤修身謹行學聖人之道將以整齊風俗奈何不能齊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為敦睦之行

離為火

兌為澤

睽

中女

少女

睽小事吉

時既睽異則事無可為幸卦材之善大功之立雖非其時而小事猶有可吉之道小事如不資於眾力無待於群功者猶可以克濟也

不可大事不重才上說正以其時之睽也卦才如睽亦不為弱其如時何哉孔明有王佐之才而當天不祚漢之日故僅能鼎峙而已丘建安以為柔不能大事則非所以論睽者矣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動字最有味火動則炎上澤動則潤下性遠異也志字亦有味中女志於中男少女志於少男情遠異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睽睽之世本無可為者幸其有是三者之善雖不能濟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焉和說不拂人情明智善灼物理說以濟明有其德也慈祥愷悌而進居得致之位有其勢也處已得中而又有剛陽之助有其輔也有是三者故於小事猶可以吉若三者咸無或有而不全則天下事將無一可為矣雖小事亦將如之何哉蓋亦其時之不可為力者也

臨川譔責於柔似未為是以孔明之才不能留漢鵬舉之忠不能還二聖非不剛也殆亦時焉而已人也何尤

介夫謂在己有和說之德又得明德之人而附之此與睽

易經中說

西

卦恐不合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大矣哉

此節見睽非徒睽而睽之中有同睽亦氣數時勢之不可少者也使天地間一於合而無睽何以成造化哉雖相睽而有相濟之道此睽之時用為大也烏得以為乖異而小之哉

胡氏曰天下萬物殊形異族雖若睽矣然而感應之間此動彼說此唱彼隨而其事則未嘗不相類也此句程傳說

林性之曰所睽者迹所同者理使無是睽則造化或幾於

息而人道物理亦不能以自行矣此可見睽之時用之大也人但知睽之有睽矣豈知睽之有合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韓非子曰伯嚭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好士之為則異公孫友自刑而尊百里堅刁自宮而誦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為則異慈子曰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同是體其卦之合體處蓋於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人而未嘗求異也若求異則佛老之絕滅倫類沮溺之遁世離群是所謂亂常拂理之人也此其過也君子不能也異是

易經中說

西

體其性之不同處蓋於世俗之火則無而未嘗敢同也若不能不異則為同流合污如鄉原之徒和光同塵如老氏之說是所謂隨俗之人也此其不及也君子不為也君子依乎中庸之道而已固未嘗有意於獨異亦何嘗任意以苟同哉

求異者索隱行怪幹出一樣驚世駭俗底事東如人世有君我便要高蹈如世俗有妻我便要絕嗜慾而亂常拂理矣君子不求異焉人理之常同乎人而已苟同者一切與世浮沉而無所自白如事君也世俗拜上我也拜上如娶妻也眾人不親迎我也不親迎與夫忘生狗欲之類皆同人此則隨俗習非矣君子不苟同焉世俗之失異乎人而

已

民吾同胞五倫之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二卦合體意也理難皆盡而獨不失太極之本然其性不同意也正是君子於倫類上未嘗求異於人而於盡倫理處未嘗苟隨於人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當睽無應人情乖離是其悔也而同德相信則睽離之悔亡焉有悔不可行也故象喪馬亡之可以行也故象勿逐自復象是悔亡之象然亦必見惡人无咎不可只視九四而棄絕惡人也蓋親同德者所以濟夫睽見惡人者所以辟夫咎也是處難處之時而善處也

易經中說

卷之二十

十七

曰見非是必求其惡人而見之也蓋惡人通與之值事迫

勢親不容相遠者亦須與之一見不可深惡痛絕而必遠之也遠之則又增一敵豈善善處睽者

按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使兵守函谷關以距諸侯羽怒擊之此皆睽孤表焉之意也項伯約婚姻歸以義諭羽羽許諾此則勿逐自復意也沛公鴻門謝羽羽怒解此可謂見惡人无咎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當睽之時人情乖異而未合苟拒惡人而不見之必愈相乖離將仇於我而凶害加矣於此見之所以辟夫咎也此中所以見惡人之意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五正應當睽時而乖戾不合相應之道義相戾之意勝然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故為君者雖或失於下接而為臣者終不可以自外須求以合之斯已矣然其求合也寧可以常理求乎必多方宛轉以求合務欲感動其心如程傳所云而後可蓋有不容於直致不拘於常分者夫必委曲相求如此豈有他哉正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有所睽異自不容坐視其變而忘其區處之術必遇主于巷而後為无咎也使際明良之會而君臣鄰俞於一堂之上自相忘於无咎之天何至遇巷之多事哉然則君之於臣尚當為唐虞之都俞無為九二之遇巷而後可也亦

易經中說

卷之二十

魏徵願為良臣之意也

楊誠齋曰宣王自言其好貨好色之疾孟子不直折其所行方就其所好而為之說使之與民同者夫貨色與民同之則已之所好者薄所以潛移其病根也此亦遇主于巷之意

漢武帝迎申公問治亂之事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則非遇主于巷者矣

劉屏山曰田千秋一言悟主智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冤託以白頭翁教且言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中巷云乘悔牆之機託鬼神之教以一

言悟主千秋若巧中矣易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二五正應特以遭時不利而乖睽耳但君臣之義有不可解於其心者故不得不委曲以求合則所以委曲求合者正以君目之義有不可解於其心而求所當求耳夫豈枉道求合而有所私邪哉有邪如阿諛為容逢迎取說辱已干進之類

人臣之事君許直強動者率多取禍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如漢高帝戚姬而將易太子張良以四皓之見而止之趙太后愛長安君而不忍賢齊觸龍以長久之計而行之此即遇主于巷者何道之失乎此則程傳意也

易經中說不卷之三

本義本其正應非有邪也正夫子所謂君子盡禮人以為誦也之意須看本其正應四字惟其為正應也故當睽時自宜如此非有所邪而失道也傳曰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按本義與程傳說失道小不同

君臣相應理之常也以恒初之浚則貞凶以睽二之遇則无咎時焉而已豈可執一常理而不隨時以處權哉此君子所以貴學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輿馬載人以行牛馬引輿以進皆所資以進者也三處二陽之間二牽乎後而輿馬見曳四阻於前而牛馬見掣則雖欲進以應上有不可得者矣其人謂衆輿駕牛之人據

三也上九猜狠方深觀其曳掣之迹而疑其有免焉遂欲絕之而有髡劓之傷天髡其首也劓截其鼻也其象如此然不合者邪也相應者正也故其初也邪焉間正固不免於曳掣之累天劓之傷而其終也邪不能以勝正故曳掣以去而六三之節自明天劓以釋而上九之疑自息焉則无初有終矣

此見字與上爻不同此是人見六三如此愚意見是上九之見總貫到天且劓處都是上九見六三如此也但本義不同

曳自其二之在後者言掣自其四之在前者言

使三無二四之曳掣亦無由來上之猜狠使上非剛明當

易經中說不卷之三

睽亦不至猜狠剛則必躁明則必察而當睽惟欲乖異之而已其有此疑者固在這剛明處不好其所以得有終亦在有這剛明處故好

翰按桓公之於管仲先睽後合亦大類此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曳掣无初據二四言天劓有終據上九言位不當句是言三居二陽之間為所處不當所以來二陽之求也此句已盡二四事遇剛句是言邪不勝正終得遇手上九之剛此其所以有終也此句却盡上九意也

見輿曳一句包下句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四當睽無應幸遇初九元善之夫初九陽剛我亦陽剛德與之同而傾誠以相與則亦不為孤矣然當睽時難於合而易於睽故必危厲其心其所以處之者必敬必戒惟恐猜疑之或作斯能永終其好而行其濟睽之志而无咎也元咎只是無可疵議難作效看不是言字意且不可大事以其時之睽也

成公十二年晉與楚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敝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勢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其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易中說不盡之

主

志是濟睽之志但當睽時孤立無與而力小不足以任重則雖有此志不得行矣蓋濟睽者四之志也不能濟者勢之孤也既有同德與之交孚彼此協力無可非間則得以濟天下之睽而昔之所志今其行矣其志雖得行其事之成敗未可必也以志行為事遂則非也以張巡許遠事觀之自見玄德孔明事亦然

先主於孔明始終君臣之好一無可議此恢復之志所以得行使不遇孔明或遇之而不相信有忌嫌之謂則雖有此志豈能以自行哉吾見其已矣志行而效不終者以不可大事故也不可大事時也非人也

楊誠齋曰一手不能舉鴻鵠一臂不能推大車天下大事

而以一人為之惟見民益稿而不蘇君益味而不明故平交驩於勃而漢始安嶠自結於導而晉復振所謂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應如左右手患其有不濟乎非惟君子之濟事小人之欲濟其奸者亦然故吳則非楚則人不決燕

旦非上官則謀不發

又曰陳平無周勃則不濟元齡無如晦則不決

又曰舉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反唐非孤立於睽離之世乎乃下薦洛州司馬張柬之薦一東之而五王遂與仁傑合而六周復為唐仁傑之志行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此又是人君而當濟睽之任者悔亡輕帶過下二句正是

易中說不盡之

主

悔之亡厥宗噬膚只取君臣易合之象君臣既合則贊襄得人而可以濟天下之睽可以成大同之治何咎之有此其所以悔亡也

噬膚恐是求見之初如先主三顧之時如魚得水之意如是而往則往無不可也須看得合字方易曉以諫行言聽者易合者恐非

李樂菴曰唐史謂憲宗任裴度為難吾以為不然憲宗與裴度心志契合一旦用之以青成功其事甚易史臣視之為難耳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有慶何咎皆本得九二來而得九二又本五柔中來蓋五

柔不足有為使非得九二雖往矣恐未必有慶也上下既
交君臣相得則可以興道致治建功立業而合天下之渙
矣往不有慶乎

史斷符堅得政之始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君臣遇合
自謂劉玄德之有孔明也一歲五遷權傾中外勲舊不能
離親戚不敢妬勝實數潛毀猛則黜勝實樊世與猛爭論
則斬樊世非明於知人能如是乎自是僚佐屏息袁右農
悚道不拾遺兵強國富垂及昇平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戴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孤匪寇婚
媾往遇雨則吉

子曰上九本有六三之應但三既不得合於已而已又難

易經中說不棄之乎

主

於三不免睽孤也下文幾句乃詳其始睽之狀而及其不
終於睽之意

顧曰始有豕鬼之疑故先張孤以射之終釋豕鬼之疑故
說孤以待之張孤是三无初處說孤是三有終處亦睽而
後合也

鄭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餒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靈
焉妖不自作人非常則妖興故有妖翰按此暗合上九之
意故錄之

齊襄公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
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此亦見豕張孤之實事也
列子曰人有亡鈇者意鄰子盜之視鄰子行步顏色皆將

竊也俄而相其谷得鈇見鄰子無似竊鈇者

詩小雅節南山曰方茂爾惡相爾牙矣既夷既憚如相
既夷傳曰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牙戟如欲戰鬪及既
夷平悅憚則相與歡然如賓主之相酬酢不以為恠也蓋
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鬪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
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易經中說不棄之乎

主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一

穎川盧 翰子羽著

同郡王道增益南閣

下經四

坎為水

艮為山

蹇

大人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陳氏曰本義見險者貴於能止於卦名內見之又不可終於止所以起下文自利西南至見大人皆是利於進意不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一

可失其正即利貞意程傳曰大正之道方可濟難是也不

必執定說見大人要正

按想是此卦二體皆是東北之卦既為險阻不利矣則自

當趨於平易矣舍西南之坤仁所往蓋艮坎東北方之卦

也合艮坎而為蹇則東與北方皆險阻矣東北既險阻則

西南平易可知故欲出蹇者必須往平易之處欲之平易

者必利西南也此進齋之說似為正大而朱子大全却有

此章強利見大人如子房之於高帝鄧禹之於光皇

豈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觀程傳之說可見也為難始蹇為難中困為難極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鄭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雒西

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悅仲尼

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

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韓非子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

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

於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

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矣又輕地

以牧人心是愈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輪謂

孔子之言各有攸當亦未能必其有無但韓非所自為說

者則於見險而止之意有所發明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于氏曰往得中句卦變陽進得中此趨於平易者也故其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一

占利於平易其道窮卦變陽退則入于艮而有不進之窮

此走險者也故不利走險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往有功據卦體九五言蓋言蹇之利見大人正以九五剛

健中正有大人之象往而見之資其德位才力可以濟蹇

而有功也此所以利見也

卦體五爻皆得正位而聖人因係之以貞吉之詞不徒曰

貞而曰吉者誠以正已斯可以正人而當位之貞乃所以

正邦也此其所以既係之以貞而遂係之以吉也蓋係之

以貞者以有當位之體而又係之以吉者以貞有正邦之

理也貞吉之詞良有以哉分明當位字釋貞字以正邦者

吉字真是自家正正邦是人以之正蓋枉已固無直人之理邦不可得而正也烏乎吉今已既正則以之正邦者此也孰謂不獲吉耶此吉之所以係也

蹇之時用大矣哉

于氏曰卦詞四句皆時用之大俱在上文事見之

介夫曰蹇之時用大矣哉承上言必往西南不往東北又必見大人又必得正然後為得蹇蹇之道而蹇蹇手其有濟此蹇之時用所以大也

林性之曰蹇之時所往必得其地所依必得其人所處必得其正則蹇蹇手其可濟此可見蹇蹇之道不可以易盡蹇蹇之功不可以俸致蹇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楊誠齋曰不忠不信不習當如曾子之所省者三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當如顏子之所克者四學其庶幾乎

林性之曰凡行有不得者皆蹇也君子反求諸己如事有未善則改之必力善有不至則勉之有加如是則修德於己人自信之而所行自無窒礙矣

書無逸周公曰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初六往蹇來譽

或作才柔無濟若然何以有譽正是有才德而識時勢者伯夷太公居海濱以待天下之清底意思

林性之曰蹇之時若上而進則冒險而進入於淵矣犯難而行需於血矣是往則遇蹇也止而不進則見險而止

乃為知幾之哲不失達權之名有保身之道而得譽焉胡傳曰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

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癬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于氏曰宜待亦是教他來的意以其初陰居下時未可進故宜自守於下待時而後進其可以躁進乎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鞠躬盡力以二之柔順中正故能之謂之王臣者以有正應在上也事雖不濟或作陰柔才短非也蓋不幸而值其時之蹇也其不濟者天也人也何尤哉

薛文清曰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為身謀也

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君臣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輔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吳師入郢楚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驛馬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

七日秦師乃出吳師大敗楚子入于郢資從王有大功者
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此可
謂蹇蹇匪躬矣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胡氏曰此終字似兼成敗言觀本義雖字可見言王臣遇
君有難蹇而又蹇以求濟之則事雖不濟亦無過也而况
事之成者乎故曰終无尤也猶言終始無過之意其曰事
雖不濟設此一端也濟不濟未可知未必皆不濟也必有
濟之者焉縱然事不濟亦終無可尤也大過上六類之楊
誠齋曰斜谷可夷而孔明之義氣如生雖陽可陷而張許
之英魂不死

易經中說本義卷之十一

五

九三往蹇來反

反就二陰策初二言非專指二也趙襄之赴尹鐸可以當
之智伯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曰今吾安居而
可孟談曰夫董閼子簡子之才且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
之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至晉陽號令已
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衆城遂戰三國不能拔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于氏曰內喜以二陰之利於從陽也惟彼喜之故我就之
得其所安矣

桓公盟成經曰至自唐襄公朝楚傳曰至自楚皆喜之也
殆其往而喜其反也此象或是此意

六四往蹇來連

楊誠齋曰陳平交絳侯以誅諸呂仁傑薦東之以誅二張
非同於為黨乃同心於為國也

三類趙襄之依尹鐸四類韓魏之連趙襄

唐渾瑊帥諸軍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亦得
來連之義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倪曰當蹇之時陰柔不足以濟事而陽剛則可以當成九
三所居之位乃陽剛之實是以陽剛之實而居陽剛之位
才力堅強足以有為此六四之所以連之而合力歟

易經中說本義卷之十一

六

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二世國險而民附賢
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中曰觀此亮未為不
知易者

陸生說陳平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權不
分為社稷計存兩君掌握耳平乃交驩太尉兩人深相結
而呂氏誅蓋表

九五大蹇朋來

倪曰九五當天下之蹇身朋道大校艱之任然居尊而有
剛健中正之德必能激昂四方豪傑賢俊聞風慕義而來
助之

沈曰九五是一濟蹇的人又有德位天下望之孰不懷利

見之心與之焉天下之事朋來說得濶不專指九二也如堯有九年之水得禹治之是也

介夫曰九五位其蹇也國家治亂所關宗社存亡所係又非他人之蹇之比故為非常之蹇也然以其居尊位而有剛健中正之德足以致天下之英俊故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將見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而蹇之濟也不難矣不言吉者猶未離乎蹇也但能致朋來則終無不可濟者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中節即中正之德謂之節者於蹇言之耳如臨大節之節惟有中節自足以屈群策而起四海樂從之心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易經中此本卷之十一

往有所為益見其蹇來有所就碩功可成然所就者利於見大人益九五大入劉健中正以居尊位貴莫有加焉者往而從之資其德位以濟蹇則大功可成也當乘勢大事固難于獨任也

顧曰就父言則曰來碩吉就占者言則曰利見大人二句一意

蕭相國何者沛人也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高祖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遂成王業翰按何若依御史言徵入秦則益以蹇耳故不如從漢而成大功

太史公曰何於秦時為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閭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有德位曰貴
德所以為濟蹇之具位所以為濟蹇之勢九五之貴所以利見之也耿純請蕭王上尊號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

易經中此本卷之十一



自井九四來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

難之既解利於平易也安靜也不欲久為煩擾也且卦變四入坤體有近平易而得艮之象二居所得中有安靜不煩擾之意故占者利於去嚴苛而平易其政本之以寬仁則可焉若大難既平而无所往是不可以多事也則宜來復其所而與民休息則有以享平寧之福而吉矣以安靜為善如此若餘孽未殄尚有所往固不能以無事也則宜

早往治之以求外康之速早來復焉以圖內寧之治亦有以享平寧之福而吉矣以不煩擾為善如此來復吉靜而靜也有攸往風吉動而靜也皆利平易之意也

本義兩箇復字皆據西南平易之地蓋以此卦詞只要平易耳以利西南為主下二柱宗之

難之既解當以平易近民如漢高入關約法三章是已若無事可往則以安靜為平易若有事而往則以不久煩擾為平易故又開此二路以盡利西南之意

難尤之與困當乎難者也而其占却有亨詞解出乎難者也而其占却有戒意何也中菴曰自彼而言有生全出於憂患之理自此而言所謂病加于小愈者所當謹也歟由

易筆中說不盡至是而觀則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之說旨矣

唐太宗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調護倘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好招徠絕域以求服遠無益於用而糜敝百姓朕不為也遂不受

貞元元年上半年上使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贄以河中既平應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奏曰福不可以屢徵倖不可以常覲臣

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上乃召諸道各守封疆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其餘一無所問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卦德坎險震動為險以動是當蹇難之中而能自振拔以援天下之溺者也夫能動則可以撥亂反正易危為安非惟不陷乎險而且免乎險矣此所以名卦為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也有攸往風吉往有功也

當難之既解宜于張而必弛而濟之以簡易寬仁利於西南者以卦變具其義也坤於方為西南乃平易之地其畫皆偶有為衆之義九四入於西南之坤而得衆則是以是平易而往平易有近民之美民心將翕然從之矣此所以利西南也

順時安靜而與民休息則外康內寧有以養和平之福而吉者良以卦變三往居四而二則居中不動是能一張一弛允中事機一動一靜惟以時宜自能安靜自處不多事以自擾也

有功只是不煩擾意如曹彬下江南方為有功不重無敵上蓋解之時只重安靜不煩擾上有攸往者不欲無事以自怠風而早復又不欲多事以自疲而得吉者正以得中而往自能不為煩擾而有功也

往得衆之往據平易言往有功之往據得中言輔信說漢王曰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

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

札

按天地解在氣上說且此一節是極言亦不在象上取焉
厚齊之說非也

象曰雷而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難張中溪之說中菴曰此只在解上取義雷中有澤不重
中溪之意略別

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宥
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弱幼再赦曰老

旋三赦曰蠢愚莊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青胡傳曰
肆者湯滌瑕垢之謂也舜典曰青災肆赦呂刑曰五刑

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未聞肆大青也大青皆肆則廢
易中說不義之

天討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

家語孔子告子張曰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
大故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又

曰附從輕赦從重疑則赦之

韓魏公在魏府以便宜赦逃卒亦有罪之意

初六无咎

初柔在下本靜者也不生事以自疲四剛應之能動者也
不無事以自怠剛柔相濟則靜而能動動中有靜此所以

安靜不煩擾而无咎也中謂此時說未是

于曰難解之時而剛柔相濟則所以處之者為得其宜既
不至要功生事亦不至委靡不振故无咎

曹參為漢相清淨寧一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
為故天下俱稱其美

漢高祖曰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
沐邑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故舊為笑樂十

餘日又太史公曰孝惠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爭之苦君
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

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罔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輪謂誅暴逆民離戰國之苦則難之既解而上有正應矣

自高惠至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而天下晏然非柔在
下而无咎何哉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易中說不義之

九四剛而在上初六柔而在下以在己之柔應九四之剛

一剛一柔彼此交際故當難之既解無所往也則能來復
其所而不以多事自疲有所往也則能風往風復而不以

無事自怠此所以宜其无咎也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則君德以剛為主而民則柔順
以服事其上者也今遇剛德足以庇覆其民又遇順從之

民而無梗化於下以義揆之何咎可言此又一義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上二句是象獲三狐去小人也得黃矢得君子也言小人
去而君子合也貞字總上二意舉直錯枉也九二有大中

之德故能除去小人而收召君子此得正之道也小人道

消君子道長頑愚退聰善類滿朝故吉

成公十五年華允殺蕩澤而用向戌可謂曰獲狐而得黃矢矣

唐鑑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中謂善思亦獲狐而得矢者

唐中宗紀來周胡被誅而擢徐有功中謂武后誅來俊臣三人擢徐有功李日知命嚴善思事正合此爻之義申屠嘉虞鄧通韓忠獻虞任守忠事亦近之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所以守正而得吉者以居下卦之中得中道耳蓋於

易經中說

主

邪媚不去是見不賢而不能退過也非中也於中直而有失是見賢而不能舉慢也非中也去邪媚而得中直允得夫用舍之中道矣中之所在正之所在也於此守之則邪媚可去中直可得用享無窮之休矣此九二所以能守正而吉也

成王之誅管蔡而不失周公必如此方是得中道守而行之何往而不吉耶

晉按此意與蒙引少異蓋引意以得中道作上一層說此以去邪媚得中直即得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三陽位君子之位也六陰又小人之才也以六居三是以

小人之才而居君子之位者殆猶負荷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始雖得之終必失之是以盜思伐之而致寇至矣然是器也雖以正得之而非出詐力以冗取然處非其分實有道者之深羞貞而且吝况不正乎唯避而去之為可免耳

楊誠齋曰張湯趙禹法吏之公卿也弘羊孔僅賣人之公卿也溫舒乃酷吏之公卿也文成五利乃方技之公卿枚舉方朔乃詆諧之公卿也武帝豈真得儒而用之耶中謂此固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

魯季平子逐昭公而擅權陽貨因季桓子而專政是亦盜之招也所謂九人而效之也

易經中說

主

李輔國專恣兩朝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投河所而去豈非致寇至乎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德不稱位固為可醜而寇戎之來自我處非其分者有以致之又將誰咎

楊誠齋曰六三以陰柔之資險詐之極而位乎大臣之上是何異于負販之小人一旦乘公卿大夫之路車乘馬以行於大達乎此竊位僭上之甚者也孰不羞惡而醜之雖貞猶吝况不貞乎其致寇也必矣趙高僭秦以致勝廢勝廣至而高與秦偕亡趙忠張譏擅漢以致董卓董卓至而二豎與漢俱滅盜斯奪之又誰咎也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封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翰謂賦相鼠而不知顧美其車是負且乘者不亦可醜也耶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倪曰四之應初以位之皆不得正固為不正之交矣以類言之四陽初陰而分有君子小人之別焉為九四者誠能悔已往相比之失斷其情好以解去之則陽明正人不戒以孚

九四若能知初之小人非吾之同類而且妨吾之善類必斷絕至公決以大義深惡痛絕使小人無牽繫之失則正

易經中說不義之孚

人不戒而自孚同心以共濟同道以相益也

史蒯秦說趙曰明主絕疑去諛屏派言之逆塞朋黨之門故尊王廣地擢兵之計臣得陳忠于前矣

孔穿手高謂親王曰驕驕同轅伯樂為之咨陸王石相孫和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

士結舌

韓非子曰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韓謂由韓子之言而反觀之可見

解拇斯朋孚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九四所以必解初六者以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其正者也一時私係而非配主之遇故當解而去之

李曰九四以陽居陰與初為應其位不當使不解而去之則終有所累矣又何以來君子之相信哉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倪曰六五類雖混于群陰位實出于庶物乃主解之君子也誠念厥職之非輕思我仇之有疾去其黨而痛絕之不少昵于朋比之私則仇不我即而獨行免遇兩之悔可以

易經中說不義之孚

得吉然小人易親而難疎私情易合而難離蓋必即其消

長之機以驗之如果小人退聽然後可見吾之能解而不為小人之所係也不然則吉固不可得而害且不可勝言

矣

楊誠齋曰散大難者必去其源除大疾者必絕其根疽之為疾也能殺人而不善療疽者亦能殺人何也知療疽而不絕其根也血之毒而非氣之正者疽之根也愛其血而不聽其去者存疽根者也去其血而不與之盡者留疽根者也故知所以理身則知所以理國也孫武之誅隊長穰苴之斬莊賈上也楚子常之殺無極陳元禮之誅張姐次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晉明帝以冢子襲位王敦包藏禍心彘顧神器帝潛謀獨斷躬率六軍掃除姦穴未期年間敦黨悉平雖享國日淺而志亦可謂壯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上六居卦之上上有公侯象墉下而高者也六三以陰柔居下之上猶隼在高墉之象也小人居下之上猶惡於眾上用射隼于高墉而獲之也其所以獲之者一本于嚴器待時也以上象占者如是則上不為朝廷之憂中不為善類之如下不為生靈之害何不利之有或欲以隼泛指天

易經中說不盡之

下悖亂言非指三以繫詞無明言也

六三居下之上負乘小人在高墉之上也上與之為應故曰獲如明夷九三與上為應而曰得其大首也只无不利三字是占

楊誠齋曰狐者小人之妖恭顯是也拇者小人之賤通媢是也隼者小人之驚憲其是也負乘者小人之雄莽卓是也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其防難也固不為不詳矣又曰霍禹之兵權已解李輔國之過惡已極故宣帝代宗除之不難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倪曰公用射隼蓋小人在高位則肆惡售奸足以危人之

圖而為逆亂之大者射之所以解去其悖耳以解悖釋射隼

季文子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

楊誠齋曰霍光上官並受武之託而魏恭顯雖居宣之朝則是無難多難之始也故當解之世九二欲其獲狐六三戒其致寇九四欲其解拇六五欲其退小入上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然則召天下之多難者果誰乎君人者亦何利于天下之多難而何樂于近小人以疎君子哉

申屠嘉檄鄧通韓忠獻遂任守忠似之

易經中說不盡之

艮為山

兌為澤

損

外

內

益陰

損陽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

利者人之所同欲殆必當損而損而實有不得不然者焉則事雖拂民之欲情實契民之公吉則大也欲則无也可貞守也可利往也夫損之有孚則損道得而眾善應矣如此然當何以為用哉得已不已不可也二簋亦可以用享矣祭祀固貴于豐茲雖至薄而無害者于損時故也當損之時祭猶可殺而況于他事也哉聖人示之以有孚則取

于下者無獲征示之以二簋則用于上者無奢費人君不幸而處儉時者宜知所務

沈氏曰有孚是理所當損者如九一而助什一而貢也如此則上有以足公家之用下有以足斯民之養而元吉多不以為禁寡不以為虧而元咎可為經久之傳之萬世而無弊可以推行天下放之四海而皆準損而有孚則有四者之應矣夫上固不能無損于民然已于損之時而不知所自損則取于民者不足以償其費故于損之時雖二簋可用以享神也

于氏曰前節是損于民後節是損于用當損之時如凶年殺禮之類

范祖禹曰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故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下之施也聖王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秦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愷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不為撙節天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論謂其諸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則吉而无咎者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卦名為損以卦體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則是損下益上損民以益君利歸於上而其道上行矣下既

損則上下獨益上下皆損故有損義

楊誠齋曰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噫茲其所為損歟

唐太宗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利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克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

陸贄奏議曰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

損而有孚元吉元咎可貞利有攸往蜀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夫子恐人泥二簋之辭而失之固也故言二簋之用應有時耳蓋以薄為道非其常也二簋之用特于損為然

亦趨時之義也若夫剛柔成質而易之體立剛未必當損柔未必當益也然或損之益之者蓋柔至于窮則時不涸

以不益剛至于極則時不得以不損損此益彼蓋有時也

至凡天下萬物之理一剛一柔之變過者不終于過則損之不及者不終于不及則益之損而不已則虧者盈之益

而不已則實者虛之或損或益或實或虛凡數窮而反勢盡而更莫非與時之相推也夫陰陽之變不能違時如此

二簋之用可違時哉

陳氏曰二簋應有時至偕行通是釋卦體之義首一句正言以釋之下三句推言以釋之以見二簋之享惟損時為

宜也

曲禮表記曰國家靡盬則車不雕箠甲不組滕食器不刻
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雜記孔子曰凶年則乘鵠馬祀以下牲註云下牲如常祭
用大牢者降用少牢少牢者降用特牲特牲者降用特豚
之類以年凶故貶損也

綱目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曰時詘舉廢居必不出此門
門成昭侯果薨翰謂損之用二簋可用享當詘之時而
舉廢餘之事豈識時務者哉宜其死矣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此二者情之易發而難制者也於此不得其正則身有不
修矣此正修身君子所當損者懲則或強制於客氣未露
易經中說才卷之十一

之時或裁抑于暴怒方發之際中和以養心平易以養氣

知忘身辱親皆本之此而惡聲厲色不為也窒則或遏其
端于一念之微或塞其隙于外欲之攻克已復體絕耳目
口體之欲不以小害大不以賤害貴之類也

君子之修德可損者莫過于忿欲忿之不懲必至于遷怒
欲之不窒必至于貳過

揚誠齋曰觀兌之說君子得之以懲其忿觀艮之止君子
得之以窒其欲人之二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其忿也或
觸之其忿也或誘之其性也深戒其觸之之端逆閉其
誘之之隙損之又損則忿慾銷而二性復是所謂損其不
善以益其善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已事遄往亦學優登仕之意伊尹孔明之儔也已其成已
之知而為成物之仁則非有體而無用者矣抑何咎居下
益上亦當視其所以任我者何如交淺言深而執浚恒之
貞則反傷于義矣賈誼是也故又戒以酌焉夫已事遄往
者出處之大義酌損者酬酢之微權也循大義而不失微
權欲其咎得乎如林性之之說却以卜式翰果助邊之為
非无咎之道也

已事暗影損下意遄往暗影益上意然當其初亦當酌其
淺深也不然則為浚恒之凶壯趾之孚矣

詩邶風輶有音葉濟有深淺深則厲淺則揭傳曰言當量
易經中說才卷之十一

禮義而後行也

楚關穀於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似亦已事

遄往者

三禮入官篇曰事君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韓非子曰彼自多其力則母以其難概之自勇其斷則母
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母以其取窮之大意無所拂忤
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聘智辯焉

宋高宗作損齊許浩曰所貴乎知易者以其遇益則能思
損以求去夫損過損則能思益以務得其益也若於益而
不知思夫損則莫益或擊而損必招于損而不思夫益則
已事不往而益終不可得矣是豈知易者哉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六四虛已下賢與已之欲損其疾也而初遄往使遄有事焉故曰尚合志也

倪氏曰天下未有心不合而勢相從者也初九已事遄往所以益之四者益迫切矣是豈強于從哉蓋以九之陽應四之陰初陽也處有餘而有益人之心四陰也當不足而有求益之念在上之心方切于求益而在我益人適足以符之此分雖相去而志實相孚矣與上合志如此此所以速于從也

書益稷禹曰予創若時墜于塗山辛丑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弟于惟荒度土功殫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

海四海咸建五長各地有功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開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與公言所言皆聽遂克齊師詳見左傳其言事三鼓而進視轍而馳亦酌損之意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占者守正待時是所利也若妄進以求益乎人志雖公而義則乖已既損而人無益矣故凶惟不變其所守則高誼可以正士習奇節可以淑沅風而有益人國也大矣此弗損乎已不自損其剛貞乃所以益上也其諸子陵之傷乎利貞本九二剛中自守以示占者之辨征凶是反利貞之

辨弗損益之是申利貞意蓋直己守道所以濟時其或枉道從人徒為失已而已故征則凶

介夫曰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宜若無益于上矣然由是而啟時君尊德樂道之心士習可正風俗可厚則其為益于上也不少如不顧廉隅而苟于進焉徒足以滿君心之驕慢而長士習之奔競非惟損已且無益于上矣故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節義之益于人國也如此禮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可貴可賤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

司馬季主曰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避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

晉褚裒薦顧和詔以為尚書令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東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中以為志是明利貞之由即本義所謂剛中自守不肯妄進者也明道中李康伯謂李壽曰公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公欲以為知制誥但宰相以未曾相識為難垂曰我今已老大焉能隨群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眼睫以與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本義皆據卦體上說象以著爻詞之所以著爻詞還是戒

占者觀則字可見

于氏曰損一人以同體之爻言一人行而得其友以相應之爻言既損一人則初與二之相與自專一矣既得其友則三與上之相友自專一矣

初二四五以相比而相與者也三之與上以相應而相與者也相比者各居其所相應者一往一來

楊誠齋曰損之六三乃舜得堯之事也何以言之舜孝於父母不滯於父母悌於兄弟不滯於兄弟非三人行則損一人乎然無鄰於歷山而堯為之鄰無侶於河濱而堯為之侶非一人行則得其友乎

綱目韓宣惠王嘗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繆留曰不可晉

易經中說不卷之主

主一

用六卿而國分齊景公用陳恒闕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王有外為友以削地君之國危矣翰謂兩相與則專三則難而亂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倪氏曰一人行則得其友兩相與則專也三則難而亂猜疑所生生理當損其一也

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蕭何獨守關中上數使使勞之有疑心也何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王大說

六四損其疾无咎使道有喜

六四損其疾以初九之陽剛益已也以字如此看使道以

下戒占者也通據六四身上說使字不是使初九若四使初九不知如何樣覺有欠安故本義略之

陰爻陰位弱不能立柔不能強有陰柔之疾者也幸以初陽益已而矯其陰柔之疾使不畏難而苟安則有濟柔之喜而無偏柔之咎此改過之所以貴勇也

本義以字或作用字看作取諸人為善意恐重了大段是因入善惡無不反求諸已意

楊誠齋曰子產容國人之議已以自藥而不毀鄉校可謂能損其疾而懲忿親戲子聽閭浚女寬之諷諫以自警而辭梗陽人可謂能損其疾而窒慾

又曰去疾必醫去過必師六四之有疾不醫之以初九之

易經中說不卷之主

主一

師何能損乎然改過去疾而不速猶在否與憚之域也速改則可喜而无咎然則六四何為而有疾也六四以陰柔之資居下之上室近君之位富貴誘於前忿慾動於中此其膏肓也不有初九剛方之師友其執從切磋而益之執唐鑑上問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諸遂良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過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中謂初六履霜陰始疑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此重牛之牯為元吉而欲損其疾者惟速則善也

陸贄奏疏曰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闇而美其補闕

吳公子札聘魯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有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齊之難翰謂古人果於納言如此何後人之迷而不可復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楊誠齋曰亦之為言次之辭也無疾上也有疾而損之次矣

書周穆王若曰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前烈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六五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是為人

君受萬國之王帛來四方之貢獻蓋有推之而不能去也夫有求而得者不免於愧怍無德而益者難保於悠久今也德在我而人自益雖欲辭之而不能則蓋善盡美而永終無弊矣其吉不亦大乎

書旅獒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詩商頌長發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又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龐何天之寵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懣不諫百祿是總

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宋必大富至十萬一曰北斗

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此八名龜

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脇書又曰甲子重光得我者

匹夫為人君有土田諸侯得我為帝王
宋元王得龜歆放之衛平曰龜者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于氏曰又言人益而此言上祐何也蓋天視自我民視天子聽自我民聽民之所與即天之所與也六五受天下之益

而得乎元吉雖是人之益而其所以為之者固天也蓋天之所祐者順也六五柔順虛中則得乎天所助之理矣故雖不求益而天自祐之也

詩大雅旱麓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大雅假樂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祐命之自天申之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且无家
不待損已而于人有濟則為人上之責亦可塞矣然亦必出于天理大德如孟子所論王道而不為私恩如伯者之驩虞假仁則盡美盡善可以推之天下後世無不可者而得人心歸服無有遠近内外之限也

唐鑑高宗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饑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饑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務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中丞謂易弗損益之得臣无家老人知之矣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一己之恩澤有限天下之人民無窮為人上者非不加志窮民而欲四海九州之悉濟也每病于己之不足損而人之不能盡益也今不待損已而于人無不濟則于志當何

易經中說本義卷之二十一

手

如耶

富弼知青州擇所部豐稔者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卒全活五十萬餘人噫此亦可為大得志矣

孔子曰古者明王因天下之爵以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與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晏子謂齊侯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楫守之穀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偶介之閭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

征飲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進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闢去禁薄歛已責中丞按此亦可謂不待損已而益人者矣公說則其志可知也

易經中說本義卷之二十一

手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一終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二

頤川廬 翰子羽著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元嗣廬晉伯進訂

下經五

巽為風為木為巽

震為雷為木為動

益

中 先天

後天

天施

地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利往利涉還頂益字說為有依據蒙引泛非也蓋以益道

而行於天下則天下受其福慶是有往而利也以益道而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二

乙

濟夫險難則險難無乎不濟是涉川而利也而況乎卦體

有中正之道卦象有濟險之具乎但攸往者常也涉川則

變也猶言常時而有益於天下固無不利者雖當艱險時

而能益焉亦無不利者可見益之為道無常變無平險而

無不可行者也人君之於天下可容一時而不思所以益

之也哉益之為道恐不止散財蓋凡有益於民而不為自

便者皆是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其道大光

損上益下恐損益之事上起論自上下下恐損益之道上

起論蓋事有益於民故民說道有公於天下故光大

損上益下固是卦體自上下下亦是承卦體推出正本義

所謂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於

下卦之下者也損上益下不必以所益者即所損者蓋損

上非真有所損也只是薄於自奉厚於待民而以益下為

心者也夫然民之所有皆君之與是德澤之浸灌皆自上

而下之下也豈必出君之財以與民而後謂之自上哉

寧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則民之有皆上之賜

也利其利者樂其樂自將得萬國之懽心而不容已矣夫

自上下於下則出之朝廷者遍之於四海蓋公天下以為

心而非自為身計者也其道豈不廣大而光明乎所謂顯

其比而無私者也

損上益下則深仁厚澤下及於民有以使之富壽飽煖安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二

乙

遠康寧無有不遂其生者矣其被其澤而說者寧有間哉

自上下下則所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者矣所謂以純王

之心行純王之政者矣所謂洞然八荒皆在我閭者矣其

視青屯於朝廷澤塵於黎庶者其氣象當何如耶其意義

當何如耶

或問進齋雲峯之說曰益下之下自為民說不必引坤衆

為說蓋損之下無坤故也自上下下亦自據卦說道亦自

據益說不必遠引雲峯論道字雖有微規然非本義

楊誠齋曰大禹非食而天下無饑民文王卑服而天下無

凍老漢文集書囊露臺而天下有煙火萬里之富是皆

有見於自上下下之道也

唐太宗時或請重法禁盜上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
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
之後路不拾遺商旅野宿噫此殆所謂益道之大光者歟
漢文帝後六年旱蝗詔令諸侯毋入貢地山澤減諸服御
狗馬損即吏員發倉庾以賑貧民民得賣爵孝景制詔謂
孝文臨天下通閭閻不異遠方除誅謗去肉刑賞賜長老
收恤孤獨以育群生減嗜慾不受獻不私其利此皆上古
之所不及而孝文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
獲福焉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水道乃行

利有還根益上說中正主道言不必分君臣本義言九五

易經口說八卷之二十二

三

六二皆得中正只為提出中正二字以見攸往之利也未
必便以九五作君六二作臣蓋益道固所宜行況卦具中
正之體中正益下當自有福慶也此益之利攸往也初不
重二五上

木者涉川之具也二體皆木則涉川有具矣以是具而涉
川則平時之蘊籍有以大行於險難之時矣有不利者乎
水道字本卦象說如中正字本卦體說也在卦象上為木
道在人事上則為益道水道乃行則是濟險有具而益道
為大行矣

林氏曰卦體二五皆得中正是其益下之道盡善盡美真
足以利乎國家惠民之政至精至當真足以福乎生靈故

曰利有攸往卦象震巽皆木是其濟險有具處之至變而
不憂極溺有方投之至艱而必克故曰利涉大川

介夫曰中正之道何行不得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不至於
失已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不至於失人思若啟之行若翼
之何往不利耶

翰按中正主道說也好程傳是據九五六二主君臣說山
東依利之

益動而與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動是奮然進修勇往力行意興是沉潛涵泳漸漬以入意

益力行以作其始而遜志以待其成既不粗於急情又不
傷於鹵莽則氣勇而志強功深而力久上達之境其進未

易經口說八卷之二十二

四

可量也程傳以順於理說與從之也巽但與入也恐難當
順字說順自是坤之性情

林氏曰自強不息而有極深研幾之慮無欲速急進之心
則巽乎上達而不已矣其進也寧有窮耶

于氏曰動而順理則是據于德依於仁涵泳從容忽不知
其入于聖賢之域矣此以卦德言人事之益也此是程傳
意乾以一陽下施而為震天之施也坤以一陰上應而為
巽地之生也天施地生而益無方此以卦體言造化之益
也

翰謂彊直說方橫說畫地自限則有彊也此有彼無則有
方也日新月盛駸駸不已何彊之有生化形色無處無之

何方之有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此根上文四句而因極言贊益之大也于氏曰動而與則其時為當益故有無疆之益是人事之益道與時偕行也天施地生則其時為當益故有死方之益是造化之益道與時偕行也豈惟是哉極而言之凡益之道皆與時偕行也

林氏曰以此推之極象形之變化窮時事之遷易凡其自無而有自屈而伸自退而進自衰而盛皆所謂益也莫不與時偕行時未至也不先時而有所加時既至也不後時而無所益益之道大矣哉

易經中說

卷之二十一

五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太玄釋之次三風動雷興從其高崇測曰風動雷興動有為也

善不異則善日微過不改則惡日長非所以求益也倪氏曰見人之善而不能遷則改過之心弛於已之過而不能改則遷善之心墮

程傳云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改過則無過矣此在益字上看出也朱子云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猛此在風雷上看出也雲峰云速於遷善則過當益寡決於改過則善當益遷此在風雷益上看出也須兼此三義先之以體驗繼之以擴充皆遷善事先之以悔悟繼之以

懲創皆改過事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是雖不必特地以恩加我然亦却在朝廷膏澤之中即所謂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使桀紂幽厲其君而不以百姓之心為心則當損之時而受上之損寔有其害而已何受益之有夫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有君如此感恩如此使無所建明以為報效則自同於太平之草木矣故利用有所作為而亦不可小小補其罅漏而已必宜大有作也如舉世所不敢言而我獨言之舉世所不能行而我獨行之者然使所作不能盡善盡美而合天理順人心則又不免為人之摘議矣蓋在下言高已有出位之罪而所為雖大又非盡善之道則功實不足掩罪自合有咎故其所作為者必其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斯免知小謀大之罪而塞出位言高之責也觀此爻詞見得居下而受上之益不可不有所報效又不可不盡善也

倪氏曰初九居下位而無行道之責然受上之益不可無報效之忠故宜大有所為以立非常之功是非僭也妄也蓋所為不大不足以報大恩也然居下而任上事必其咸正無缺而元吉焉則忠在朝廷利在生民而言高之罪始免矣使作非大作固不足以報乎上而善非大善又奚足以塞其咎哉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必元吉而後无咎者蓋下本不當任大事已有出位之咎矣必元吉而後足以塞咎不然則功過不足以相準而作之大者罪之大也厚事即大作是申元吉字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於帝吉

六二當益下之時而處下既有得益之理有虛中之德而處下又有受益之道故有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之象蓋或益之十朋之龜句據當益下之時意多弗克違句據虛中之意多蓋虛中則受益使非虛中則恐不足以受之矣

處下以分言非以德言也與上字對虛中處下在六二上

面見或益之弗違是據六二虛中處下體出受益之象也永貞用享打六二虛中意兩吉字即或益之弗克違之象之意也但一是以臣下言一是自君上言却同是居下而受上之益底意思

象是六二底虛中受上之益永貞吉是占者虛中受上之益王用自是王者虛中受上之益永者永此虛中也用者用此虛中也十朋之龜主上之益下言永貞之吉則君之益下也享帝之吉則天之益下也蓋自臣而言則在君之下自王者而言則在帝之下也其受上之益皆虛中得之春秋傳曰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

王度而後能保其國輪按此足以盡此爻之義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胡氏曰此言六二之受益衆無定主而極其衆者何也蓋以有求而益則其益有方矣六二有虛中之德則雖不求益而益自外至故其所益者多而無定主也

沈氏曰當益之時有虛中之德在此而天下之益自来不求而自至故曰自外来也本義言衆無定主言人皆求之不可定主乎一人也

自外来舍君臣兩路自永貞言則益自朝廷而来自用亨言則益自上天而来自主且邊看恐漏

于氏曰所謂或益果誰益乎蓋自他處來不知其為誰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書曰謙受益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則凡獲益者必本於德損六五益六二是也若六三陰柔且不中不正無德可稱此所以不益之以福而益之以凶事也與之以凶事而謂之益之者是亦天心仁愛之意也益之用凶事據六三分上說來占者如此方可免咎占者泛說若在人君上看則敗禮敗度而失道者所謂陰柔不中正也天以災變儆戒之實所以仁愛之也占者果值此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可以變災為祥而免咎矣然又當一念至誠兢兢然允執厥中而後吾之一誠可以通乎神明矣雖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而吾之一念无妄可得而表暴之其所以益我

者於是始慰何咎之有。无咎只是輕論個理不可貼定有。個人在這裡无咎蓋凡人有被凶事之益者因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固非安意肆志而不知儆戒之時。可比也。所謂人恒過然後能改者也。然又必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然後可以无咎蓋有孚中行也。正是動其補過之。心處不然則處凶者雖有无咎之理而亦終不免於咎矣。有孚作自信其戒我者乃所以益我也。如太甲自怨自艾。意中行却是又要操心制行一惟中道之是行如太甲處。仁遷義意由是而往以之入告於公則以我之誠契彼之。誠而信無有不通兩情無有不洞然者斯可矣。蓋有孚是。彼之仁愛實意見信於我通信是我之脩省實意欲通於。他。中。行。即。中。道。也。蓋。心。事。說。用。圭。是。陳。此。修。省。之。實。意。於。上。使。彼。有。以。識。之。而。諒。其。誠。可。也。蓋。圭。是。通。信。之。物。用。只。作。以。如。成。湯。禱。於。桑。林。而。曰。改。不。節。與。云。云。亦。是。也。陳氏曰益用凶事上之責望我也。有孚中行我之所以應。其責也。告公用圭以通其有孚中行所以慰其責望也有。孚以心言中行以事言。

胡氏曰有孚二句只是戒詞不可以用圭為見信有孚是。信上之所以加我之凶事非害乎我也。欲我之困心衡慮。而固有中德也由是去不中以歸於中又通此信於上使。上知我之能改以下受益之道當然也。

林氏曰有孚中行則有以應在上責望之心而亦有以慰。

在己責望之意凶事之益寧不轉為十朋之益乎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倪氏曰象是懿德人所自有但以安樂失之者多矣益用。凶事雖曰益之正以成之使之昔不中正者因是而有儆。戒震動以歸于中正則於秉彜所自有者得以固有之於。已也。

于氏曰中正人所固有而或失之益用凶事非棄之也歎。其固有此心而不失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六四居上之下當益下之時是亦居上而益下者也。但四。不得中故以中行為戒中行是以益下為心而合於中行。

也如此則告公無有不從遷國無有不利者矣。蓋告公而。從固本於以益下為心遷國而利亦本於以益下為心。若。非有以益下為心合於中行一句則告公將不從而遷國。無所利矣。寧有此好占是知此二占者皆本於有上文中。行也。中行却非六四所有乃戒之也以見能如是則有下。二者之善不然則未也。或曰六四以輔治為責而以益下。為心者也。故戒之益下之心發之謀猷者順天理合人情。切時事補國體揆之中道而無不合以是入告爾后必。信其言而無柄鑿之憂。竿瑟之嘆且為國特惠無益下之。心耳能以益下為心則雖為依遷國亦未嘗不利也。蓋一。時雖有煩擾之病終獲安靜之休一時雖有轉旋之勞終。

得恬熙之利矣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胡氏曰六四一爻本不得其中者今有所告于上則諫行言聽而無所不從者何也良由志存乎民而以益下為心者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有孚惠心只是有至誠惠天下之心是真有個不忍人之心與痒痾疾痛舉切吾身的意思即欲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之心也有孚惠德是實心懷感上之恩義小人樂樂利利仰戴尊親之是也

易經中說入卷之三十三

主

此爻皆據人君說言為君者有真實惠民之心則不待問而至善大吉矣何也蓋既有誠實益下之心則下民亦誠實感我之德矣此所以勿問而元吉也哉字據九五之君言也

初見以有孚惠心主純王之心而元吉主純王之政言既有純王之心則自是皆純王之政而盡美盡善者也何待問而後知哉惠我德則純王之效也依本義說言為人上者有純王之心則自有純王之效其為純王之政也不問可知矣然亦不敢自信俟知者問焉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徒法不能以自行人君所患者無至誠益下之心也今誠

有是心則自將有是政矣固不待問而元吉也可知徒善

不足以為政有是心而無是政則此心發而隨遇矣非志之得者也今有是心而又果能使天下之人感我之惠則既有是心又有是政真得以見諸行事之實矣所謂有愛民之實心而為衆所稱道者也志其不大得耶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莫益之或擊之是據上九本有此等凶也立心勿恒以下却戒占者若似上九求益不已而立心勿恒則亦如上九莫益或擊之凶矣立心勿恒傍上九字分上所謂居益之極求益不已也凶字句莫益或擊意

易經中說入卷之三十三

主

倪氏曰求益不已奪人所好天下之所共惡者也故不惟無益而反有擊之者矣故立心不可求益不已焉求益不已則有以來天下之擊凶莫甚焉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来也

倪氏曰上九求益不已犯天下之共怒特曰莫益之者姑從其求益之偏詞而言以見不得遂其所求也若究其禍而言之則或有擊者乃天下之共擊非一人之擊自外来也

林氏曰欲利者人之同情然貪得之禍甚大求益不已豈

特莫益之而已哉謂之莫益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寃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然擊而必曰或者蓋其志在求益不期有擊之者出於意料之外也

兌為澤

乾為天

夬

人

一小

說

健

衆君
三月之
子卦也

大揚于王庭乎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以五陽去一陰若易也然小人之巧偽百端誠不可輕而視必有此數者如雲峰云云然後可以有往往以決之也可見決陰不可易易為之揚庭與乎號對有厲與告

易經中集本卷之二十二

十一

邑不利戎對

胡氏曰此數句皆有戒之意蓋小人之罪不明無以喻天下而服其心君子之黨不合無以弼吾躬而奪其勢私邑不治已不正矣專尚威武則疾之已甚易以生亂故繫辭如此則決陰之道脩矣然後利於勇往以決之也

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於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利有攸往本上文來蓋必有上文那此意思方利於有往以決陰耳以見不如彼恐不利於有往也程傳單說亦有

意義據彖傳也須知二說合一處

唐穆帝甘露之變中卷曰易夬之夬小人也曰揚于王庭曰乎號有厲曰告自邑曰不利即戎然後曰利有攸往其難如此訓注漫焉不知而欲禍之不及躬則聖經之為誣也

夬曰夬夬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剛決柔在卦體五陽決一陰言健而說決而和是舉其德而贊之也健說以德言決而和正是贊其德也決字正案卦名決字來為全體字非與健字配却為一偏之字也蓋言夬卦有此健說之德則以是決陰柔之小人也尚何有牟戾不中節者乎和者中節也中節則無過剛過柔之失

易經中集本卷之二十二

十四

只一和字包健說意思盡了不須以決字根健字和字根說字但決之能和却一本有健說之德來與彖卦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語意相例

決是去小人和兼健說意思然却事上言之惟健而說故決而和蓋健而不說則其決也失之暴固不謂之和說而非健則其決也失之懦亦不可謂之和夫之為卦乾兌合體健說相濟決小人剛而能柔得中道也固不疾惡之已甚亦不容惡而不去矣卦德之善如此夫子所以贊之也李樂菴曰君子之于小人可去則去之可殺則殺之未嘗有心勝之也方其去之殺之之時人見以為健且決而不

之和昔韓魏公歿去任守忠出空頭敕一道俟歐陽起與
簽定方填敕與之即日押行公以為少緩則中變也何等
決烈然却從容平和畧不動声色若魏公者能合大易之
旨也

楊誠齋曰夫以五陽決去一陰此舜與十六相去四凶周
公與多士去三豎之時也

楊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
即戎所尚乃窮也

綱目晉殷浩進屯泗上浩北伐無功復謀再舉王羲之遣
之書有曰今軍疲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

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
易經中說大卷之二十二

責躬更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
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

所此愚智所不解也翰謂易曰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
窮義之得之矣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陽道已盛而猶欲利往以決陰者何耶蓋五陽雖盛而未
純尚有一陰故也是以復望剛長一進則為純陽而其道
終矣不然是猶有遺憾而未為終其事者也本義一變貼
剛長為純乾貼乃終意也

鑑虞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
於茲邑

亦後人所謂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之意

象曰澤上于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其勢必至潰決而散漫于下君子體之以施祿
及下頌其常祿之制行其錫與之典授其井田之制敷其
賑貸之恩德澤之自上下下如澤上於天而雨露天下亦
潰決之意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當小人在位之時而居下任壯進以決陰即潘氏所謂以
布衣而論權奸者也不揣分力輕舉妄動往必不勝是其
咎也

前字是活字前其趾即先人而行也所謂任壯也為咎以
易經中說大卷之二十二

往不勝為咎也非不勝之外又有咎也壯于決陰志非不
嘉也而其咎則在于敗事為西漢諸賢可勝嘆哉

李氏曰首以剛進壯于前趾也陰居高位而初欲決之猶
布衣而論奸臣以此而往不量之甚必不能勝所以為咎
也

又曰

欲去險邪當審己量力揣摩事機而往可也初去小
人雖其美事然居下而壯于進不自審度而有周悉萬全
之策是先自不勝矣遽爾而往豈能勝哉其取反噬之災
明矣不勝即咎也

唐李政業以匡復廬陵王為辭遣李孝逸討敗之中恭曰
易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敬業輩當之矣

唐中宗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矯制率羽林千騎殺武三思崇訓引兵日詣章門斬關而入上據檻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又於是乎驍斬多祚太子走中菴曰此不知楊于王庭之義而為壯于前趾之舉不勝而咎固其所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不勝而往與父詞似畧不同彼以事言逆夫來也此以理言據夫今也

楊誠齋曰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忿銳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以至於亡唐德宗豈真成藩鎮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德宗而不速則不折

易經中筆人來之字上

十一

明

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為也何遽至於晚年之姑息哉文宗之志有一日而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忿銳於任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敗言及於宦官者終其身以至於亡唐文宗豈真成宦官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文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為也何遽至於飲恨以歿哉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之大功反以得天下之大禍皆不察其志之患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有備以消莫夜之戎如孟子於薛有戒心而終以免患固亦陽之夾陰也但於諸爻并卦象義稱殊耳遷主君子決小人事上看為正大蓋君子決小人能內懷兢惕外長

號呼則所謂尚有危懼不敢安肆者也故雖奸變倏然而生在我無可乘之隙矣尚何憂於敗事哉

倪氏曰九二是遇事而能酌其宜者當決時憂惕自成而安不忘危糾合同志而相與協力如此雖有莫夜之戎至之莫測若可患也然戒于不虞而不我能即亦可以無患矣

或問朱子引王子獻卜遇夬之九二卜者告之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寇旋得洪帥何如曰觀卜者之說是以惕號莫夜作句也而以戎作兵權也與本義不同但存于後以見占法可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易經中筆人來之字上

十一

明

倪氏曰莫夜之戎可懼之甚者也今其勿恤非在我者不可恤以在我者有可恃也蓋剛而過者必自恃而不知戒備柔而不足者又自忽而不知戒備九二剛而得中則施為運用動中機宜不剛以自恃而有所過不柔以自廢而有所不及也自處之善如此何事變之足恤哉

薛文清曰一國一家常使外有可虞內有可懼則警畏常存而國家安矣翰謂是如此一有怠縱便生蹊蹻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若濡者壯頄之反言能果決其決則雖見親于小人見怒於君子自能決去小人而已事白矣矣必壯頄為哉若濡則非壯頄者壯頄則不取愠矣若真能決去小人雖若濡

有愠亦咎你不得不然徒能免若濡有愠之嫌必至壯煩之凶矣蓋此交非得中者止有此兩箇意思耳若得中焉則固不至壯煩亦不至若濡而自有善處之道矣

此交是言有決小人之心者不可不善其決之道如剛壯見於面目而使小人無容身之地決陰非不嚴也特速小人之禍而已不惟不能決之而反有以中其毒矣誠有決之之心肯不為他私愛而寧了有這等主張則雖不待已外偽與小人合好受他滋潤而為君子所愠然却是弛小人之脩持小人之背而斃之之道也故終必能決去之而吾之心事暴白于天下矣觀必能二字以見此術之善固非若壯于煩者之必不能也昔關雲長歸曹操而受

易經中說不來之二十一

十九

其恩為玄德所恨終能全身歸蜀而元咎然亦由其心實欲決操自信其不為私愛係之耳故敢如此行也

九三過剛不中既有壯煩之意與上六為應又有遇雨之象皆是九三自具此兩義但壯煩非善決者若誠有必決之意雖與他若相親亦自無相害却不消壯煩也不然縱壯煩亦無益特取凶耳

倪氏曰當決時以陽剛之性而處事過中是欲決小人不能深蓄機謀從容布置而直氣形于声色壯于煩者也如此或深彼之謀而有難決之勢或速彼之變而有反噬之禍矣

介夫曰此言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怒氣勃勃惟其本心何

如耳本心果要決小人不係私愛則雖權與之合至於若濡而為君子所愠矣然終得以決之而元咎也如王允之於董卓溫嶠之於王敦是也

齊襄公被弑徒人費石之紛如所謂便嬖私昵之臣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翰按義形於色則壯煩意也

綱目晉永和十一年秦殺其丞相雷弱見十二年殺其司空王墮二人性剛直以僕射趙韶董榮亂政及侍中彊國皆以佞幸進疾之如讐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韶榮因譖之於秦王生殺之翰謂雷丞相王司空皆所謂壯于煩而有凶者也

易經中說不來之二十一

二十一

五

楊誠齋曰東漢袁宦官用事楊球為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數人磔其尸於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誅球而宦官用事過於王甫之末誅其後實武何進又欲去之恐以遇害故漢衰至于掃地而不可救矣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終无咎只是他事變雖可疑心曾則正大借此權變之事以行其決陰之心則性必有濟而心事終暴白矣

九四臂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有學有守而後去就之意蓋蓋有守居則安也有為行則進也九四以陰居陰不中不正則于有守之德有為之才兩無之矣故居則非所能安行則非所能進行止俱未為

得悔在其中矣若能不與諸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不終于止而且遂其行矣何悔之有但其志在上進必欲爭先而不能安出其後也就使聞牽羊之言亦不知信耳今夫剛不中正底人見朝有小人志欲決去進則非其才之所能退而坐視又非其所安是進固不可而退亦不可也才不足以副志其如悔何哉然衆賢在朝必有能決之者若讓諸君子先之而我隨其後得以藉其才力而行其志願則行不至於次且而亦無所謂居之不安者矣何悔之有但其志切於決陰初不顧其力才之不足也故雖聞此言必不聽信而果於自用矣寧肯安出其後而體牽羊之意哉

易經中節不卷之二十二

十一

于氏曰上二句不能決陰之象中一句教以決陰之術末一句不能行其決陰之術也

林氏曰九四是才弱而志剛者也志剛則不肯自安歎與衆陽而競進才弱則不能自遂終必見泥而不進其悔可知矣為九四者惟用牽羊之術讓衆陽前進而已安出其後則庶乎進得以遂而有困人成事之休然當決而志進雖聞有牽羊之戒亦必不信也若能聞言而信則轉凶而吉矣何悔之不亡乎

齊侯將納魯昭公子猶受季孫貨言於齊侯曰君若待於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翰按子猶之言雖

未忠是亦牽羊悔亡之意

政在季氏魯君無民此固昭公之所不安處者而欲謀去季氏而實難行則有不遂其進者一旦因公若之徒將得公命而攻之以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微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卒伐季氏而遂死乾侯此非當決之時志在上進而聞言不信者乎若聽諸子為之而已不與聞則所謂牽羊者成敗不在已而悔可亡矣況子家子亦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猶以為不忍而行焉是亦聞牽羊之言而不信死乾侯也不亦宜乎

易經中節不卷之二十二

十二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倪氏曰以陽居陰所處之位不當是以不中不正才德不足進必不遂也此之謂其行次且當決之時志在上進是好進之心勝有以蔽其本心之明而聰聽之不明也故聞言不信若明者則必知其言之有理而信之矣

九五覓陸夫夫中行无咎

覓陸是九五切近上六之陰之象所謂感陰氣之多者也但當決時為決之主義在所當決也故又戒以若決而決之不係私愛又不為過暴而合于中行則有以去小人之邪而無以激小人之變何咎之有

于氏曰九五切近上六之陰以人君而親比小人宜有咎

也若決之果而合于中則上六之陰不為我咎矣

源流至論曰范忠宣主持平之論而小人之魂返呂汲公持內恕之心而小人之脉盛倖門一開趨者瀾倒清臣一用而首倡紹述揚畏一用而盡援邪黨而元祐諸賢皆海之隅嶺之表矣嗚乎水炭同處必至交爭董獨共罷又當遺奧此始者不能盡絕熙豐之黨而終蔓根莠之害也使熙寧之初沮抑金陵亦如慶曆十八疏攻夏竦之力則熙豐餘孽不為異日之宣靖使元祐之初斥逐舊黨亦如乾興諸公逐丁謂群邪之決則元祐善政不為異日之紹聖惜哉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二終

林氏曰九五中行而得无咎者特制于義之不可而非出于本心之誠也是其意有所係心有所比然于中道未得為充實而光輝也

于氏曰人有所欲則難道矣五比於上以義之不可而決之則是事雖正而意有係中未光也根於內者意誠心正而其行于外者又不失乎中正則所謂純王之心純王之政者也何等光大九五行雖中而內有係則事雖善而其心尚未得為純粹也心焉未純則於所謂行之中者徒政也勉強於外者也其得為光大乎漢高為義帝討賊類是上六无號終有凶

小人而至於窮極則黨類盡而無所援必為君子所決不

能復存其身矣故曰終有凶

晉叔向論子干曰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業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終不可長就是凶處言為君子所決終不能以獨存也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二終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二終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三

頤川盧 翰子羽著

元嗣盧晉伯進訂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下經六

乾為天

巽為風

姤



一陰始生

五月之卦也

始女壯勿用取女

姤之為卦是衆陽之中忽有一陰之生自人心言之如頤子三月不違仁而三月之後忽少私意如程子見田獵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三

不覺有喜意皆于天理中忽突出一點人欲來此正履霜而有堅冰之勢故曰女壯取以自配必害乎陽頤子便始知之而不更萌作却是勿用取女也陰之方長惟善覺者能制之以人類言之如唐十八學士忽有一許敬宗宋諸儒之中忽有一王安石以朝廷言之舜有臣五人八元八愷九官十二牧之中忽有四凶唐之姚宋諸人之中忽有李林甫以世道言之是中國既安而忽有夷狄之變以天道言之是生意正蕃而忽有肅殺之意也可見陽剛雖盛而只此一陰最害事故曰幾微之際聖人所謹於此必有忽意則其禍將有不可救藥者矣其曰勿取女豈獨女之幸也哉蓋凡陰柔之類皆女也

于氏曰女者閨門弱質也而與五陽相遇非復閨門之陰矣故為女壯

倪氏曰純陽之下一陰忽生本非所望而忽遇之也遇已非正又一陰之寡而當五陽之衆是小人之有才力者在女子乃其德不正而壯之甚矣

林氏曰一陰遇五陽則是雲情水性流聚不常路柳墻花人皆可採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則身心以盡名節以污其害有不可言者矣

大雅瞻卬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叔向欲娶夏姬之女其母曰夏姬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

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遂滅羊舌氏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林氏曰姤者不期而遇之謂卦以一柔生于五剛之下素非相期而卒然相遇故名卦為姤也

鄭風野有蔓草曰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又曰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不可與長是以當五陽之陰而取以自配則害陽也必矣
可長父乎

林氏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女壯而取之雲情靡定
斷無偕老之期水性易流不免永終之敵不可與長也

禮內則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
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

鄭風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
聊樂我員又曰出其閭闔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

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天以至健在上其氣陽地以至順在下其氣陰以一陰遇

五陽是天地之氣不期而遇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
相無者也使獨陽而無陰物固不能以成獨陰而無陽物

亦何自而生哉今陽得乎陰陰得乎陽則游氣紛擾合而
成質是以萬物之生各遂其長養之天而形色象貌明盛

而不可掩矣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以陽剛而居中正之位分明是以天德居天位者矣德位

相稱而有可為之勢則王政大行於天下而無一夫不遇
其澤者矣不以中正作位說者於遇字上不通

此是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意夫子而得邦家
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立之斯立道之斯行自將東漸

西被無遠弗届矣否則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
矣以見有德者必有位而後道可行也故曰聖人之大寶

曰位
林氏曰以陽剛之德而居中正之位則德以位而行道因

時而立將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者矣此則卦中
別取一義而為姤之最善者也

一說遇字當弗過遇之之遇字者通作德說
姤之時義大矣哉

一陰始生其端甚微非至明不足以察其幾非至健不足
以致其決而其時最為難處也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而

聖人謹之也

林氏曰五陽之下一陰始生其端甚微其勢必盛苟非審
其幾于未然之先而早為之畜則羸豕必至於踴躍履霜

必至於堅冰終至於畢集而不可救者矣姤之時義大矣
哉

史記曰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
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

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薛文清曰所謂知幾者於事未形著而識其微也非聖人

其孰能之
又曰凡禍患伏于無形之中惟聖人則知幾而防之于未

然故能消其禍衆人不知幾而為之于已著則已無及矣

翰按此三條皆與姤義合

唐太宗時故荊川都督武士護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中卷曰此姤之一陰生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宋光宗時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葉適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餞宜能其欲而遠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中卷曰群賢在朝而忽有一侂胄廁乎其間其五陽而遇一陰之姤乎幾微之際而汝愚不知謹焉惜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施命誥四方是人君與民相遇之道天下有風無物不遇

后非施命又何以與萬民相遇哉風者天之命所以鼓動

易經中說入卷之二十三

五

萬物者也命者君之風所以鼓動萬民者也施命誥四方所以鼓動天下而與民遇者也

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於

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欽之

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繫于金柅是一陰見止於五陽之象小人當此時若要蹢躅之毒肆蹢躅之性則必有獲我于田然我于墮者矣凶能免乎苟知幾識勢靜以守正不志於傷善則免其患而吉矣然一陰雖微其勢必盛如豕雖羸弱而蹢躅之勢有不能自己者君子亦不可以其勢之弱而忘戒備也

太義是在小人身上說程傳不同據象傳也

繫金柅一句是一小人見止於五君子之象貞吉對往凶

是一段所以戒小人也戒小人靜正則吉往進則凶者以有金柅之象也羸豕蹢躅是一段所以曉君子也曉君子微陰必強盛者當謹金柅之繫也皆宗繫金柅一象

倪氏曰一陰始生小人欲害君子者也而堅以止之如繫于金柅為小人而知正以自處則不為君子之所共怒而吉矣如投間以上行則終為天下之共誅而凶矣其審避之際固當如此然其勢不可止也君子於此勿謂羸豕不腴不足慮也而其志不必肆之暴若羸豕必蹢躅也可不謹為之畜哉

齊曰初以柔道進于下而見止于上有若繫金柅也貞吉

易經中說入卷之二十三

六

二句是戒小人也二句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也夫陰之微則固伏而未發及其盛也則善潰而不可遏矣有若羸豕至羸而不可制也

鄭莊公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軌已而為後患也故援之太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可謂繫于金柅者矣而叔段者正宜知幾自守而不犯難可也顯乃繕甲兵具卒乘以襲鄭豈非羸豕之凶乎

孔叢子小爾雅曰廣獸曰豕羸也羸豕也其子曰豚豚之犬者謂之豕小者謂之豕

源流至論曰嘗觀慶曆間富范登朝一諫方去是時正人雖少伸矣而諫之蓄憤伺隙未已也吾深痛固鑄于中猶恐無以杜奸人之計况夫石徂徠聖德一詩修歌幾契之名則安得不激小人之變自富范之受是名也而朋黨之名遂作一網之計得行富范果不旋踵而去矣吁渭清涇濁別白大明一變一契之名于士大夫乎奚益

薛季昶謂張柬之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根終當復生不聽中卷曰徒知金柅有得繫之勢不知羸承有踴躍之機是蓋智之未盡者也

上官婉兒用事與三思通故黨於武氏又薦於帝后由是武氏之勢復振中卷曰號呼之終方決于上踴躍之爭即遇于下甚矣陰道之難抑也如此主宰造化者可不於此加之意哉

太宗監前世之鑒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中卷曰此所謂繫于金柅而免于羸承之踴躍者也

宋仁宗時以樞密使召竦于蔡州歐陽脩等交論之中卷曰衆賢交論夏竦其在于夫五陽之去夫一陰也一陰去而為乾固可慶矣予又慮夫一陰之來而為姤也其亦所期之信耳得勿恤乎夏竦今其羸承也末有不踴躍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倪氏曰繫于金柅是君子之剛而止小人之進也蓋一陰之生其勢必盛而柔道上行將以妨乎陽也故金柅以止

之與

按此又在君子分上說蓋爻主一小人見止於君子此却言君子之止小人其究一而其意略殊觀者不可執一論也

臨川吳澄注周禮曰宮庭內事固非執政所當與而屬之天官何耶自古國家危亡之患多主于房閭閭寺夏商之世漢唐之衰其禍以此夫婦人女子與夫刑餘之人敢肆其奸以敗人之國者以其無所制而逞其不軌之心一旦禍變孰得而剪除之哉如漢之竇武何進唐之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是已果簾于冢宰則小人受制於執政大臣常有兩忌憚而不敢肆惡誠可消患于未萌也

蘇氏曰東漢黨錮諸君子正不知羣陰並長之時而歎力勝之難矣

九二包有魚元咎不利賓

包有魚亦是象二與初遇是我臨蒞之下管轄之中有陰柔之小人也故為包中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己其害不得以肆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于衆則其為害廣矣林氏曰二與初遇是陰邪小人在統馭之中我得以制之也制之在己庶踴躍之勢於我而消而无咎矣或不利矣而使遇于衆則機會一失為害百端必不利矣

倪氏曰九二剛陽之君子而用事于時者也初六陰柔之小人而始進于下者也二與初遇是以得時之君子而遇

始進之小人有包魚象也然制之之機在我而已故能制之焉其漸而伐其謀則彼莫之能為而我先咎矣若不能制使其漸長而與衆陽相遇則巧術萬狀雖媚說衆正而終以肆其毒矣何所利哉

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敵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易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獲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友而聽命姜怒公子懼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墻中官儆備設

九

九

守而後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譖公於晉賂卻棼使殺二子公使子叔聲伯乞免翰按穆姜之在成公包中之魚也制之猶可无咎若不制而使禍延於賓宣小也哉唐張守珪惜祿山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中菴曰包有魚義不及賓守珪蓋未足與議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小人在已統馭之中自宜制之于已縱之而使及于衆宜義也哉

倪氏曰包有魚以義揆之制之于已則小人之邪微而可遏遇之於衆則小人之禍延蔓而莫遏宜宜及賓哉胡氏曰魚陰物而善躍不制而使遇于衆陽進而為否為

觀則三四之陽為其所害進而為剝為坤則五上之陽為其所害所遇愈衆而所害益廣彼衆陽固當有制而在我不則失其制禦之道矣度之于義豈所當然乎此其所以不利賓也

李空同曰群居而和一君子每蓋數小人陽統陰也私起而爭一小人每害數君子陰賊陽也反復之道也天地能使陰無哉在統之有道耳

九三擊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亦可作箇剛介一偏之士下無助而上無援臨深而子立獨行者矣所如不合故進止皆危夫惟無所遇也則私邪無以雜其心而小人無以梁其節亦无大咎也

九

九

天地間有陽必有陰有君必有臣有男必有女有君子必有小人故曰非小人誰養君子小人固天地間之不可無者也而能制之斯其善也九三下不遇于初上無應于上則孤立無與而進止皆未得以適然者也其危也當何如然既無小人之遇則無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無遇而不安不進固不免咎矣使有陰邪之傷則其咎為大若此爻者雖無遇而危然却免陰邪之傷也故无大咎

行止皆危者若以無所遇為歎矣因無陰邪之傷而无大咎此又以無所遇為繫也九三上九同于氏曰厲即不安不進是也无大咎即無陰邪之傷也

林氏曰左右無相資之便動輒有寡少之憂是固厲矣然既無所遇則未至汚身邪媚遠小人爭利之厲可免而

死大咎矣

近見三似上不得於君而無官守下不得于民而無用人故居不安而行不進也雖若危矣然無官一身輕無案牘之勞形大咎可无矣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上無應于上欲行而不得進也

韓文曰足將進而趨趨言汲汲求於人者則奔走道途惟趨權勢之家既與其進則皆且退縮而不敢進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易經中說下卷之二十三

十一

李氏曰初六九四之正應也為民父母宜得赤子之心顧養之無術馭之無道民心乖離不相維繫已轉而歸之於二不及於己矣如包苴中魚已為他人所有不屬之己也失其所有如此雖曰版圖尚在未至於禾黍之離而賄賂胥緣寧不起獨夫之凶乎

林氏曰為之民者離心於故主而仰德于他人則禍亂將作危亡立至而起凶也必矣

商紂之時三分之二已為文王之有季氏專權而魯君無民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于國若此者皆起凶之道也初六之陰取義甚廣但此處姑以民言之

韓非子曰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相寢之臺而還望其

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誰有此晏子對曰其曰成氏乎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君重飲而田成氏厚施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維維無德與女武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法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之世矣魯君喪政四世矣無民而能逞其愚者未之有也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烏得逞其志請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又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

易經中說下卷之二十三

三

令誅大臣君曰問于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罕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羈以奪其君國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林氏曰无魚之凶言其所行失道無以結民之心而遠乎民也

詩小雅角弓曰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晏子曰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

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趾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

韓非子曰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雖造父

不能治今簡公以法禁其衆久夫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圓池而示渴民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瓜陰物在下而善潰以象初也杞高大堅實而在上以象五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于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故為以杞包瓜之象包即防意也夫陰雖始生其勢必潰蓋陰陽迭勝亦常理也有非人力可以制者若能含晦章美而靜以制之則不動聲色之中自足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將見陽位之亨至治之運有不覺其復還者矣

包是要包籠範圍使不至于溢潰之意

陰之將潰似有難制之理而終殄息者是本非所望而忽

易經中說入卷之二十三

十一

然值之也故曰有隕自天本無而修有之象蓋此時似非

人力所可為者只是脩德含章靜以制之以挽回造化而已唐玄宗時祿山發所部十五萬衆及于范陽引兵而南望風而解二十四郡無敢拒之者當是時人力亦難措手

玄宗果能制即而終能殄滅者非忽然自天隕耶

賢君在上下而忽生出一箇小人來其勢必潰君雖欲防之亦有未易除者若唐太宗之于武則天是也

含章非晦處靜候也蓋是深其謀藏其用不即戎不壯頌不露聲色而潛消默奪之也有隕自天當自有陽長陰消意也

顧氏曰以杞包瓜欲制初陰也含章示五以制之之道也

蓋小人方長之時不可力制但靜以俟之則可以回天蓋氣由理禦而人事之修亦足以勝天矣

晉女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好也義叔遠天高子遠人皆將不免中菴曰此可見以杞包瓜者含章而已其能遠之而強有所為乎

源流至論曰元祐之初公論有歸群臣翔集或以參用熙寧舊臣之說告而溫公慨然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也或以引進元豐黨人之說進而蘇公毅然曰君子小人不可並處也當時諸賢懷懼於羣豕之戒也至矣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仲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其子其身易牙不愛其子豎刁不愛其身開方不愛其母安能愛君

易經中說入卷之二十三

十一

顧去此三人韓非子曰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故乃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奸乃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賢而姦不用于上雖有豎刁其柰君何管仲非明此度數于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

齊陳確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斷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翰按此含章而防陰者意畧近之

太玄達之次三曰蒼木雖流厥美可以達于瓜包此如詩樛木葛藟之義蓋微茹六五解而釋之者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有中正之德既不太剛以激其變亦不太柔以失其機適中乎事機之會所謂含章者以此

陰陽迭勝時運之常當陽之時固無截然無陰之理及陰之來亦無截然無陽之理蓋治則必亂亂必復治命運之常也若見時勢狼狽遂以為衰亂而一切委之傾覆而不復思圖治是不知衰則必盛亂有復治之意而舍乎治亂相循之命也今必靜以制之以至有隕自天者蓋由他知這命之理而心存于是未嘗舍之而不復為也

胡氏曰所以能挽回造化而有隕自天者何也蓋陰陽迭勝天運之自然也五知其不可力爭且陽無終盡之理於

易經中說不卷之二十三

十五

是靜以制之惟欲回乎造化念念在此而不忘也此所以終能回乎造化而有隕自天也

上九姤其角各无咎

于氏曰至剛而在上者角也上九居無位之地而以陽居上不能謙下以從乎人是其所遇之道如角也如此則不得其遇為可吝矣然亦無陰邪之傷而无咎也

林氏曰上九剛極于上無應于下則是悍然自亢不與物合故為姤其角焉占者如此則未免孤立無助獨行無用是為吝矣既無所遇則無陰邪之傷故无咎

晉阮籍時率易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林氏曰剛極于上是其窮也則必吝程傳既處窮上則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以剛極居高而求遇不亦難乎

家語顏回告定公曰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不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王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穀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割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割而以斟吾無以報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得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報之類也

易經中說不卷之二十三

十五

兌為澤

坤為地

萃

中剛

應

說

順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一卦皆宗萃上來王者可以至於宗廟之中固以其萃也使非聚已之精神則亦無以承祖考雖至于廟何為哉見大人亦以其萃也使非見大人特見物聚則亂人聚則爭矣其何亨之有利貞亦以其萃也所聚不正雖見大人則亦不能亨用大牲亦以其萃也聚則凡物豐盛可吝于用大牲乎利往亦以其萃也使非聚而有往則力寡固不足

以有為也用大牲者物之聚也利攸往者人之聚也此節曰假曰利曰亨曰吉皆占之吉也然必聚精神必見大人必利于正必用大牲必有攸往皆有戒之意也

沈氏曰此彖各自說不相承皆占吉而有戒之辭

李氏曰坤順兌說彼此之情聚也九五剛中而二應之上下之情聚也澤上于地萬物之情聚也此卦所以為萃當萃之時王者當聚己之精神至于廟以聚祖考之精神也然人聚則物聚則爭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若所聚不正則人聚為苟合物聚為悖入安得亨耶此所以必利於貞也大牲必聚而後有故致享必當用大牲而後吉聚則可以有往九觀无用賓皆是也

易經中卷下卷之二十三

十七

倪氏曰大人者統萃之主而正又萃之道也見大人固亨矣然或聚而不正雖見大人亦不得亨

何氏曰人既聚所以主宰是人者大人也故利見之則人得其所而不致有亨道也然所聚不正則雖見大人不能亨矣故必利貞而不可苟聚也雲峰朱子之說俱當玩于氏曰利貞是在下之人聚得要正不是見大人順正之意

詩周頌良耜曰黍稷茂止獲之桎桎積之栗栗其崇如墉以開百室百室盈止殺時惇牡有秣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小雅楚茨曰絜爾牛羊以往蒸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左傳季梁告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晉存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蟲也謂其倫腍咸有也翰按恐是如此

禮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倫內外之官也官倫則具倫水草之道陸產之醢小物倫矣三牲之俎八簋之美美物倫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倫矣允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聚字釋卦名義以下原其所以名卦之義也順說泛看不

易經中卷下卷之二十三

十八

必執主君民剛中而應在君臣上看可

林氏曰此為巽順以相與彼為和悅以相孚彼此之情萃也九五剛陽中正誠實而下交君推誠以待其臣六二柔順中正虛中而上應臣竭忠以事其君上下之情萃也故名為萃

下順上說程傳倒說了

總只據君上說是所謂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即順以說剛中而應意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致孝享却是聚己之精神處若非

致孝享以聚在己之精神又何以至廟而聚祖考之精神
以使之來格也哉

利見大人而亨者蓋以既聚矣必須大人之禮教以為我
之大開而於王道是守也此所以亨苟雖聚矣而不以正
則雖見大人亦豈能亨乎

當萃聚時祭者理自宜豐居者理自宜往而用大牲者有
攸往者亦順其理而已矣此所以吉而利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言得所主而適老得所聚之道也
夫萃不自萃必利見大人以統理之然後得亨者蓋以大
人之所以治民者有倫理焉有禮義焉莫非正之所在也
我一見之欲得以相安於此正之中而賴之以順理則裕
矣否則雖見大人亦徒耳焉乎亨

倪氏曰天命者天理之當然隨時而在者也故豐儉有時
天理在焉時豐而儉非天理也行止有時天理在焉時行
而止非天理也大牲必聚而後有則萃之時以豐為天理
矣理所當豐則其大牲之用非暴殄也順天理耳聚則可
以有所往則則萃之時以往為天理矣理所當往則攸往之
利非妄動也亦順天理耳

禮祭法曰太廟之內敬養君親率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
制祭夫人薦盞君親親牲夫人薦諸卿大夫從君命婦從
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享之
也

祭義曰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誠其進之也敬
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敬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微而退敬戒
之色不絕於面又曰孝子之祭也盡其慈而慈焉盡其信
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
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其所聚還據卦上說為是蓋易為窮理盡性之書象之
所示者深也今六畫上不知據多少道理在上面於此觀
之天地萬物之情皆可得而見也如曰天地感而云云則
見天地萬物感通之情如曰日月得天而云云則見天地萬
物恒久之情若以易卦所萃之理觀之則見天地萬物萃
聚之情矣但時說多據程傳以所感所恒宗上文說遂以
此處亦宗上文不知本義以釋卦詞三字隔斷上文是不
相蒙矣即此節觀之可見其他觀其云還據卦上說為是
胡氏曰觀其所萃以卦中所示具萃聚之理言與咸大畧相
似夫順說剛應萃之理見于名者然也孝享聚正萃之理
見于辭者然也即此觀之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然施受
之間細縕之際感應之速動說之誠未嘗不萃也情不可
見乎時說也

林氏曰一升一降而二氣流通一施一受而真機迭運天
地之情萃也二氣交感以類凝聚兩情相與以類妙合萬
物之情萃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洪水橫流懷山襄陵則草木繁殖蛇龍居之矣此澤上於地自是會多生物而物萃聚之矣物聚則爭君子體之而有保萃之道焉除戎器戒不虞所以保萃也不重取除聚意

除者除舊從新之謂戒備也不虞猶不意也六字作一句讀當萃之時修其戎器聚之武庫以備夫內難外患之出于不意者此保萃之道也

陳氏曰君子體萃之象以人之聚者爭之機也無以保之其如不虞何必脩甲兵精弓刃備之于無事之日內而奸宄盜賊外而蠻夷猾夏有以防之于未然則所萃者愈大易經中說一卷之二十三

而不替矣

主一

倪氏曰民之既聚之所由起也不可預為之備除戎器不以無事而弛其備也所以預為之防以待意外之患如此固有以威天下懲不軌萃之治可永保矣故雖除之無所用豈不勝于款用而無所除也哉

君子不以外事而忘內憂蓋方泰而切城隍之憂既濟而履衣袂之戒也秦城六國而銷兵晉武平國之後盡棄武備殆未之思耳

詩蟋蟀思其外言思慮所不及當過而備之

綱宋文元嘉初野貽太守沈璞到官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

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陷之不克噫盛世多以兵為誅沈璞之事可謂深得處萃之道矣

宋濂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周之伐商之後雖曰歸馬放牛韜弓櫜鼓然兵猶藏於農也奈何晉王平吳之後遂除州郡武備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縣無備不能鈴制馴致大亂蓋貽謀之不善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與四應本有孚也而隔於二陰故其孚不終焉當萃不能自守為二陰所亂而妄與之聚此有孚之不終也當其時初若守正不從而呼號曰之正應則二陰將閤然笑矣但勿恤其笑能往從正應則有確不可拔之操得所聚之

易經中說本卷之二十三

主一

正而不亂於小人之群矣故无咎勿恤往是戒詞此爻大類柳子所謂河間者但不能如其戒也

乃亂乃萃還頂有孚不終蓋惟應四之誠不終故心志遂亂遇聚遂萃當此時若不和光同塵與之聚而惟正應之呼人將皆笑之矣無定守者寧能不隨風而靡哉占者值此但能勿恤其笑而惟正之求則庶乎無得而議之矣

楊誠齋曰不開人以自新之塗是驅天下之人而胥為小人也魏絳初欲從樂盈之亂既而乃歸范宣子召伯盈初已從王子朝之僭既而乃從劉文公君子與之此聖人于

萃之初六開夫人以自新之塗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乃亂者志惑于二陰而亂故乃萃而妄聚於二陰也

六二引吉无咎乎乃利用禴

二之與初與三同一陰之類也何以謂之雜于二陰之間蓋二之與初三其為陰之類固同也其所以為陰者則異也以其中正而柔順也此賢才之在側陋故曰雜于二陰上應剛健中正之君正所謂五百年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尔所謂有大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者也君臣相遇自古為難使不相牽引以萃則所謂相待而離者也君之盛位誰與佐其下風臣之幼學將何所藉以行之二者胥失之矣故君當屈已以下於賢臣必出仕以行其學則所謂牽引以萃者也君臣和合其所致豈可量也

易經中說

卷之三

王褒曰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歆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則胡禁不正易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可謂得引吉无咎之義矣

二有如是之德可使終混於編氓之中乎且有大有君在上又豈可以老于牖下之日乎故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也或以雜于二陰謂為二應五而特為小人所間非也蓋舜之於堯伊尹之於湯傳說之於高宗未遇時混於庸衆之中特一農夫耳版築耳故曰雜于二陰之間也引吉无咎自是一段事又以二中正云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如

二之應五則至誠自足以感神故雖犧牲之不脩也但用薄物以祭而神亦來格如二應五而五即應之也

倪氏曰二之與五本一誠以相與者在君臣必牽引而後萃在幽明雖薄祭而可通者何哉蓋人猶待於致力而天則不容于偽也

或問雲峰曰牽引上下之二陰而萃于五其意何如曰二中正柔順引萃可也二陰何人也亦引以萃乎以有孚不終嗟如无利之人而可相引乎觀六三程傳亦見此意

此爻只重二五相應之至故萃之易也雜於二陰只是混於庸衆之意雖雜於二陰而得牽引以萃雖薄物而可祭皆萃之易也可薄祭亦以二五上下相應之至也兩占總

易經中說

卷之三

據此一意上取介夫謂牽連二陰上萃於五此說未是觀程傳本義皆同愚見

漢鄒陽上梁孝王書曰百里奚之食于路而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于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于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于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混于二陰之閒矣而謂之引吉无咎者何也二雖混於二陰而其中正之德未因之而變也所謂聖人之於民類也而出乎其類者矣如此而不牽引以萃自非吉道而咎在所不免矣韓信在楚軍中而不能用是已

六三萃如嗟如死攸利往无咎小吝

萃如嗟如死攸利是六三本等有底往无咎則為三之計是戒占之詞小吝是通彖戒以著占

林氏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無德者也上無應與求萃於近而不得是其地有相資之便勢有相親之素然無位足以感之故求之而不與萃之而不應故有萃如嗟如之象如是而往何利之有為六三者計惟往於上則可以无咎蓋上下俱六本非相得之情然三之于上實有相應之分是其理所當萃然不得其萃固然後往既非相與之本心復得陰極无位之爻則亦不足以濟事而有小吝焉然理所當從各非所恤也

易經中說入卷之十三

壬午

楚人侵鄭胡傳曰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皆借竊偽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

綱目晉姬弋仲卒子襄率衆來歸弋仲有子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本欲為之盡力今已滅矣中原無主我死汝亟自歸于晉當執臣節無為不義也及襄與秦兵戰敗遂歸晉翰謂此正合六三之義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巽還是往從于上意思蓋巽訓入訓順在卦為一陰伏於二陽之下今依伏於上六而順入之所以无咎巽字據

互體計出來也程傳作上六巽順而受之又分外為上六添一意不敢從且受字無據

林氏曰六三往從于上而得无咎蓋三之於上本其相應者也六三巽志以求之于以結其相與之情此所以得无咎也

近見上巽以上我之正應自為巽受而無嗟如之咎依程傳可

邵原欲遠遊學諸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學覽古今傳聞強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如海之

易經中說入卷之十三

壬午

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崧辭謝烏翰謂觀崧辭謝之意亦如程傳上巽之說

呂太后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賈直入教之交驩太尉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鋒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而呂氏謀益衰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上寵信於君下親比於民得其益矣然以陽居陰恐有出於不正者故周公戒之大吉无咎六吉須是堯舜其君堯舜其民一至正而大善如舜之在唐禹之在虞者无

咎則上不負天子而非枉道求合民不失望而非違道于

舉何咎之有大吉中有正字意在以不正戒之也

禮縉衣子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使也則刑不煩矣又曰
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
臣不惑于其君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詩云淑人
君子其儀不忒

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
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教禮無驕能
無復怨無謀非德無犯非義翰按此九言亦可以處萃九
四矣

陳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
易經中說太卷之十三

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為文
帝乃稱善

蕭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中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
軍客有說之者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
可復加哉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
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胡不多買田地以自汙上心乃
安晉按此亦術也恐非大吉之道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以陽居陰不正故因以戒之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
禮雜記孔子曰管仲鑊簋而朱紱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
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

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為簡陽剛中正者萃有位是當萃之時而居尊位也
无咎却是德稱位而無忝於為萃之主矣萃有位无咎是
九五分上本具的匪孚以下要見戒占者意否則九五有
德居尊豈復待於修其元永貞也哉近見匪孚還與上文
一連依程傳為是蓋有德居尊是自己分上事信服是在
人分上事自古固有有德居尊而人未盡信服者不止於
舜也如萬國朝焉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公孫述
隗囂之徒不來者是矣自無損於盛德者也但要益加自
反耳故又戒之曰元永貞悔亡元永貞為陽剛中正說正
易經中說太卷之十三

安

聖人每每以元永貞為說看來只是知仁勇三字所以重
他

晉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
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計無有貳心謂汝
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
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
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
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

霸主恃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晉為縣汶陽之田故諸侯或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或德之次也翰謂晉侯為盟主是有位而當革者也固當得諸侯而先咎矣但汶陽之田先用師於齊使歸魯今又當歸諸齊是有二命而未孚矣故諸侯或尋馬陵之盟是亦修元永貞之意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志未光謂匪孚蓋言為匪孚上說也萃有位而匪孚謂雖有其位而人或未信此其志未得為光也正程傳所謂心易經中說不奉之二十三之未慎意也

上六齋咨涕洟先咎

多作萃極而散說觀本義曰處萃之終求萃不得正足彼交已固此求已晚之意也且陰柔則無才無位則無據其誰與我哉故必以憂戚處之則先咎也齋咨以嗟嘆言涕洟以悲泣言只是不敢自安之意憂所當憂萃于無憂懼所當懼萃于無懼而萃可得矣

吳伐剡刺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扼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翰謂此正求萃不得而憂懼者之无咎也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審氏曰處萃之終陰柔無位求萃不得未得所安而不安於上也在上未安此所以憂懼而死咎也

林氏曰齋咨涕洟言其凜凜恐懼而不敢自安於上也

坤為地順

巽為風 巽

升

自解
三來

應

剛中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元亨以下乃其實也見大人南征皆升意勿恤吉皆元亨意南征有前進向上之義仕而有為也不與見大人一樣易經中說不奉之二十三

蓋進而見主則蒙其知遇而無見推之憂進而為則殊魚可集而無不竟之嗟也故曰勿恤又曰吉

彖曰柔以時升

禮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卦德內巽是處已善耐乎事理外順是行之不失乎事宜有可進之德也卦體剛中則儻德於已既有施為之具而

應則見信於人又得引之力有可進之機也以是德乘是機宜其進無所阻而邦家之必達也或以巽作卑下意以剛中而應為在下者誠實而上交在上者虛中而求助也亦得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有慶釋勿恤字是明良知會千載奇逢志行釋吉字是得位行道而夙昔之所求今其遂矣

此二節本上文與順剛中之德未有慶是與順剛中之德有以動人君好德之心天位與共天祿與食蓋身與名而俱達道與時而俱顯矣志行是與順剛中之抱負得設施於登庸之時俯焉而民以澤仰焉而君以致近焉而德惠易經中說人卷之二十三

數遠焉而道化溢功烈格于上下而業之所成有如吾心之所欲固非若向之每格于機會之難達而病于職業之未就也

倪氏曰觀飛龍而外此於賢仰虎變而用賓于王此見大人事離立固而觀國光出戶庭而不家食此南征事慶者幸其道之所以行也得君則道賴以行而其慶以得志者期其道之所以行也身出則道在必行而其志以遂大人者操福之主南征也者行志之階也與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蔡虛齋曰順當作慎修謹之謂也胡氏云念念謹審事事謹審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二端盡之矣

陳曰靜存動察便是慎字意積一理而至於萬理之兼倍積一善而至於萬善之純全便是積小以高大意倪氏曰高者小之積也日積而崇則高不可及矣大者小之積也日積而充則大不可量矣

初六允升大吉

初六好虛全在當升與陽上以陰柔不能自升也二陽專指九二為是觀程傳可見

初六之才未必能升當升而與二陽必相汲引信能上進而無所次且且道得以行志得以達而吉之大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二陽上進是故有與道致治之志矣初能與而從之是其志與上同也故二陽挈之而牽連以進所謂拔茅連茹信

能升而大吉也

倪氏曰初六當升之時為與之主上有九二之陽而初能下之由此九二之陽喜其與德之孚而與之同志以共進此初六之所以允升大吉者得非賴其援引之功推轂之力歟

九二字乃利用禴元咎

九二陽剛中正誠實而上交六五柔順中正虛中而下應則是君臣同德之相孚也字乃以下却看占者說亦是九二象上體出來庭意思專主答言之也以見有上交之誠自有下應之效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而無簡神之失也

于氏曰祭者有此乎誠亦可祭於神明而致神之未格何咎之有蓋雖淵溪沼沚之毛蕨繁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神明蓋在誠不在物也

以君臣上下言則是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意不然未信而諫君將以為謗已矣厚之尚未必得福也况薄祭乎于房之於漢高惟其相信也雖驕足而亦從之矣待於朝秋夕沃而秦饋之日入哉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有九二上交之孚則必有六五虛中下應之喜明良相慶魚水交儔相與都俞吁咈于一堂之上而慶千載之奇遇

易經中說大畜之二十三

升治道于雍熙悠久之感矣吾何為不豫哉

陳氏曰此爻本九二與六五相應處發出卜祭之吉耳有喜是言二孚於五進而得君遂其升進之心也不必泥在利禴上看

倪氏曰下之於上不孚無以交上之於下必以孚而後應九二當升時剛健中正其上交也至誠以格君之心故下以孚感上以孚應而厥孚交如則得君行道及時有為其喜為何如

九三升虛邑

升字本卦來虛字本前陰言見據坤卦言虛邑如天衢一級階子所謂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意思言其廓然無一

此阻塞處須要見升的意思出

倪氏曰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上卦乃虛邑也九三以剛健有為之才當升而上進之時以是進臨于坤則其升也如入虛邑自下而上舉足皆順境無有于阻滯也

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吉无咎

柔爻自三而上以至於四是以順而升底意思却有箇登祭于山之象王用亨於岐山者以順而升也亨山固是升必亨于岐山却是他順處蓋岐山在王之境內於此而登祭之順也若郊天地旅泰山便是不順合把王用亨山為象却是舉此做箇則樣以見登祭其所當祭者皆為順事皆為以順而升皆為无咎也皆得吉也此節須知山字岐

易經中說大畜之二十三

字四

字亨字三字皆不虛下亨山却是登祭意在升字上取自解三上而至四來也必言文王於岐山者見其是也當祭的却在順字上取又自解六三上來也如此神不以為非類而不歆我非出于越理而妄為乃合宜也尚何有不歆之吝僭祭之失哉故曰吉又曰无咎

義兄隨卦者只為王用亨于西山說話亦言凡筮祭山川者同之如是則吉意也不重居隨之極云云

象曰一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順事者蓋由卦變以順而升却有箇登祭于山的模樣則是于其所當祭者而致登祭之誠於我無非禮之祭於神無非類之歆誠順事也何咎之有

或曰順即又柔順之順字即有柔之事也四本居三以柔而進升于四猶自下而登祭於山故有登祭于山之義此其占所以吉也

魯大夫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且明見曰吾見新思大故思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維齊聖不先父食久矣

六五貞吉升階

當升居尊是萬機我總理萬民我宰制也然以陰居之若不稱者必能貞貞為使所存所行一天理之正則君德孔修天位無愧而得言矣且治道必先升於大猷動而變變而化

易經中說不來之三十三

主主

日進無疆不待積久而後成也猶升階之易矣吉者揆之天理而順質之人情而安盡善盡美意升階是治道之升進不難也或在升位上者則與當升居尊得矣大段是能正固則可以得言而升之易矣

近見欲以升字當登三邁五看階言其易也恐還是升階當如升虛邑文法升字亦重堂有一升卦字眼而可輕急若耶

或問六五貞吉升階先儒以為踐祚蓋貞吉然後可以升天子之位也未知是否子按本義云階升之易者恐不是踐祚

公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則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而能保天命於永久者固君子之志也一貞而得吉升階之效此其為大得志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冥升是日進于昏冥而不已者也周公意以與其日進於昏冥而不已不如日進于貞正而不已也故其占曰但能反其不已於昏冥之心而施之於不息之正則為利焉是賢賢易色之意也冥升是顛宜於利欲沉溺於富貴其迷于外者有加無已也反之而不怠於貞則緝熙無間統一不已德日起而大有功者亦有加而無已也是反其進于冥者進于德升于外者升于內也

易經中說

不來之三十三

主主

程傳說升字與本義小異傳是昏冥於升重升字本義是昏冥之升重冥字也

介夫曰冥升是據上六才質言也利于不息之貞是為占者設一變化之術也是變易以從道也書曰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君子為善唯日不足小人為不善亦唯日不足冥升與不息之貞之謂也

魏王珪因董謐獻服餌仙經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鍊百藥藥成令元罪者試服之不驗而訪求不已翰謂不驗猶訪求不已可謂冥升者矣珪嘗置五經博士矣以是心而求之不已不其貞乎不利乎

漢相如賦天子游獵上苑其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極

其廣麗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茫然而思曰嗟乎此泰奢侈
 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衣乘
 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圃驚乎仁義之塗覽觀
 春秋之林射程首魚駒虞弋玄鶴建于威嚴雲罕捧群雅
 悲伐檀樂樂胥脩容乎禮園翱翔于書園述易道放恠獸
 登明堂坐清廟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獲於斯
 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應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
 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美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
 歌曰雲升在上消不富也
 人而冥進于極其止有一味消亡豈復有增益之理能
 反之而進於德其日進寧有疆哉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四

頤川盧 翰子羽著 元嗣盧晉伯進訂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下經七

兌為澤

坎為水

困

柔

陰

剛

剛中

剛中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卦中陽剛皆為陰柔所掩則陽剛無以自振而抑遏不伸
 矣故為困卦德處險而說則所謂遺佚不怨阮窮不憫而

安土樂天者也其亨如此則得處困之正矣然豈不正之
 小人所能當哉必剛中之大人知明守固利害莫之能惑
 也變故莫之能遷也方能處困而亨不失處困之道而吉
 无咎也吉无咎即處困而亨貞之謂也當困而言人將不
 信故又當務晦默不必曉曉自鳴而益為速禍之階也更
 始救劉續為劉秀者不深自晦謝而尚口以自明有速禍
 而已其誰信之哉孔子困於陳蔡事詳見家語

象曰困剛揜也

坎剛而兌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則是奸邪得志其於
 正人君子阻抑排擠有不能以自振者矣黨錮之事則困
 之大者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處險而說則是身雖困而道則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非
君子其孰能之險以說據卦德也困而以下入人事而歸
之君子之能事也君子即大人大人即有剛中之德者也
非大人有剛中之德其何以處困能亨而得其正耶故曰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林氏曰以剛居中則所存者正所守者堅利害不能移其
心死生不能奪其志故曰貞大人吉以說處困故有尚口
之戒

太史公曰昔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傳

易經中說

二

巖呂尚困於棘澤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

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之性潤下在澤上則下潤澤有限而止在澤下則益下
而不復為澤有也澤焉而无水則亦是窮焉而不能自振
之意也君子遇此窮而不能自振之時無可奈何又不可
僥倖苟免二者不可兼得但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意以
自伸其志而已是亦身雖困而道則亨也若或貪昧隱忍
而自愛其生縱使身存則其志之困也亦多矣而況未必
能生乎致命只把個身命付之於人而大我之死生存亡
有不必計者只要有這個意思至於死又看所遇何

如若硬求死斷然死之則又時乎傷勇矣蘇武在匈奴只
是不愛命而遂志便是非必以果死為是也

宋人以楚故告急於魯魯使解揚如宋翰謂觀解揚所為
亦致命遂志意

初六臀困於株木入於幽谷三歲不覿

大抵陽剛處困猶可言也陰柔處之殆有甚焉初六陰柔
已無濟困之才又且處困之底傷而不能自安如困於株
木焉居暗之甚迷而不能自拔如入於幽谷焉故有三年
不覿之占也還以上二句為象下句為占本意可見近見
作象也罷

介夫曰株木無枝葉之木非所安也而臀困之幽谷非明
易經中說

三

地也而入至三歲不覿甚言其才也地也時也皆不足以
有濟也

于氏曰坎幽昧艮光明初六居坎之下又為暗之甚也本
義處困之底以全體言居暗之甚以坎體言也

或問卦名困以剛為柔所困初六柔爻何為云云曰卦之
得名雖取剛為柔所掎為義然六爻則各據其材質而言
不以此拘也大抵以剛處之猶之可也柔真不能堪也已

故雷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林氏曰言其幽暗之甚不能以自明也

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此書難者固於得其所欲之多本義似連朱絳句兩句是一連固於酒食朱絳方來而君應之至此九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上自是應之故朱絳方且源源而來則其於所欲者且得之多而反為所困矣所謂賢者多勞也酒食則要所欲字重爾似不必專言酒食與下不相得然亦未知是否利用亨祀亦本剛中未上是以剛中事君君應之而得所欲之多此以剛中事神神應之自當得所福之多也上是象此句是占若征行則非其時蓋以其處困也然在九二分上有剛中之德者也其於義自能周至而不至於有過咎也此爻所以好者全在剛中上故酒食朱絳利亨无咎也只為處困故曰困於酒食征凶九二困而不失所亨者于氏曰本義只言困於所欲之多而不言朱絳方來一句則朱絳方來亦是所欲事也酒食如富貴之類二方困於富貴而九五亦以富貴益之則愈困矣所謂困於所欲之多也朱絳指君言語錄只辨朱絳為上下通服非以朱絳為臣服也

顧氏曰朱絳方來是象君應之也利用亨祀是占神應之也皆困於所欲之多意且皆本於有剛中之德來

介夫曰或說困於酒食飲食之困也朱絳方來應接之困也故皆為好事之困而本義並為困於所欲之多之象恐亦是如此

唐鑑上與李泌出行軍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類必不得已受之

象曰困於酒食中有慶也

胡氏曰當困之時俱有凶害也惟二有剛中之位則得其所欲之多而有慶矣多則亦為所困故其象亦如是也

六三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據繫辭者不是處困却是三本等如此

介夫曰石堅重難勝之物以比九四之剛也三以陰柔不正居四之下而欲推乎四則四堅不可動是困於石也蒺藜不可據之物以比九二之剛也三以陰柔不正居二之上而欲藉二以為安則二豈能承伏於下乎是據於

蒺藜也又坎為叢棘

童溪曰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為陽也故求配於上六然上六官則是也而非其妻故曰不見

林性之曰六三進退狼狽所謂來之坎坎者吾知禍及其身而家不可保雖上六為之正應是其妻也然終不能自保可得見乎

齊崔杼弒棠公見其妻棠姜而美之使東郭偃取其姊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大過三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聞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於石云云困於石往不濟也據於蒺藜所恃傷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

也何害先夫當是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謀公遂弑之後因灾配慶封滅之卒如其占

象曰據於蒺藜柔剛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于氏曰據之示者以柔而乘九二之剛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者以將死而不祥之甚也

九四來徐徐困於金車吝有終

凡上為往下為來觀坎之所謂來之坎坎可見或以此來字作初來非也初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是其困不徒困而又困於金車矣九四為之正應而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者也故其來也徐徐遲遲而不亟也我為人之正應

易經中說

卷之十四

不足以及濟人之困人為我之正應而顧為人所困是誠可羞也然邪不勝正終能相從故有終也

本義濟物以上是來徐徐意所隔以上是困金車意凡此皆吝道也

漢將軍灌夫與親其侯寶嬰相得甚驩武安侯田蚡以故縛夫置傳舍按其前事捕灌氏及屬皆得棄市罪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已墮嬰銳身為救人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耶嬰曰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乃竊出上書具言灌夫醉飽不足誅上然之灌夫繫辱囚死可謂困金車矣
管仲少時嘗與鮑叔牙遊管仲貧困鮑叔知其賢終善遇

之鮑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子糾死管仲請囚鮑叔遂進仲於桓公而任以政焉似之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之來雖徐徐而其志則未嘗忘乎初也是雖不當位而無濟物之才然邪不勝正終必有與而相應也此釋有終詩叩風旄丘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有久也必有以也九五剿剛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上為陰揜下則乘剛如東漢靈獻之際母氏與政而為上所蔽強臣作梗而為下所迫為君者徒擁虛器而當變故之衝則是見傷於上而截其剿見傷於下而去其足雖有赤紱無所用之而反為所困不能以自振矣然幸其有剛

易經中說

卷之十四

中之德和說之氣故過此以往而歷時之久終能制服駕馭不為陰所揜而上之傷去不為剛所迫而下之傷去乃有說矣此象也占在其中蓋始困而終通也乃徐有說不徒處困而然至於祭祀亦有然者剛中乃祭祀之誠意說體又神人之交和故以祭祀久亦當獲福也

上三句是占在象中下一句純是占乃徐有說利用祭祀皆本剛中說體來

范曄說秦昭王曰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威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以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王曰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

先王之宗廟也。憲人得受命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悉以教憲人。無親也。遂拜為相。而有功焉。翰按。由睢之說。合上二句意。由秦王之事。則得下二句意矣。

禮祭法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象曰。剝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上為陰。陰下則乘剛而已。居其間。是以動止為人。所制其志。困鬱而未得也。以剛居中。是有中直之德。故能遲久而

有說也。用此剛中而祭祀。則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自當得福也。

魯仲連遺燕將書曰。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道。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滅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絏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伯首名。高天下而

光燭隣國。

詩楚茨曰。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詩大雅旱麓曰。酒清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又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上六困於葛藟。於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倪氏曰。陰柔非處困之才。上六當困極之地。以是才處是地。困之甚矣。故困於葛藟。而拘係不能以自舒。困於臲臲。而危殆不能以自安。動輒有傾覆之患矣。其象有如此然。物窮則變。理之常也。困極思通。人之情也。故其占若能有悔悟之萌。去其陰柔之疾。反於陽剛之正。以是征行。必能振作有為。而其困以舒。葛藟不足虞。臲臲不足患。而吉矣。矣困之虞。

顧氏曰。上六困於葛藟者。以物取象也。於臲臲者。以地取象也。有悔者。悔其不能為為。而自底此困極者也。如此是能奮發有為。而可以免於困矣。故曰征吉。征謂行而去險也。

介夫曰。於葛藟纏束。而不得解。杓繫而不得動也。於臲臲危動。而不能安。震撼而不得靜也。定時全不得動。動時又全不得少定。甚言其困也。動悔者。事可悔也。有悔者。心悔其事。而有改也。未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為吉行矣。吉行則困斯亨矣。

象曰。困於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未當是以陰柔居困極而所處未當也。因其動悔而能有悔焉。則其行也吉矣。故曰征吉。

井

坎為水

巽為木為風

井以陽剛為泉中正為美上出為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汜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上三句只據井上看不必貼人事蓋井之為物一定而有常邑可改井不可改惟不可改故無所得喪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井道如此汲井者若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據上井之為井而言見得事當仍舊無得喪據上文之汲井而言見得處事者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人事只在上面見出

或問程傳曰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無喪無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上句其德也下句其用也何如曰得喪本義只本上文說程傳不同而意亦自好

倪氏曰繙所以係瓶也將盡而未盡瓶所以汲水也將出而即羸則喪其所有而無補於用棄其前功而不至於有成也故凶

據井之象而求諸人則是德性凝定雖境變於前而未嘗少有變遷者也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天下後世無有不賴其澤者矣其或不能敬勉至於幾成而敗則晚節頓移而凶敗隨之

揚誠齋曰人非水不生活水非井不甘潔然井盛德而功艱何也求與膏兩忘德也惠與怨兩消功也有遷邑以就井無遷井以就邑井何求焉不為汲者喪而虛不為不汲者得而盈井何害焉汲而往者其欲免汲而來者其望切愈養而愈不窮井何惠焉汲者之力有強弱則綆有入而未出瓶有繫而不反井何怨焉舜之世以禹稷為井春秋戰國之世以孔孟為井然禹稷能濟天下之饑溺而孔孟不能者德盛而功艱也齊景公曰吾老不能用宣王曰吾昏不能進於是非汲汲者之弱於力乎功之艱斯人之凶而不幸也井何心哉

彖曰其孚水而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總是以卦象釋卦名義上句只在卦象上說下句又提井的意思以見其孚水而水者之所以為井也蓋其孚水而上水有賴井之養不窮之義所以名井井養不窮用之不竭也往者來者皆井其井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

胡氏曰此一節俱是釋卦名義言以其木入坎水而水在木上有井之義矣何也蓋井之為物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井泉上行則可以資人之烹飪灌漑而養乎物矣然其出有源取之不竭用之不窮也井之為物如此今其孚水而上水有井之義或以上句釋井之名下句釋井之義不可從

巽象木坎象水巽居坎下是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坎在巽上是上出乎水有穴地出水之象所以為井

薛文清曰新竹有露者津液上行結而為露也如人髮中有汗然偶觀新竹記此論按此亦巽木上水之義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剛中則釋改邑不改井一句因彼兩句意與此同故不復出夫惟其剛中之德也故境雖變而所守不變有似於邑雖改而井之有常不可改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之德也剛中之位在我如井之不改故雖境變於前任其改也而此德則不變也故雖或貧

賤或富貴或夷狄或患難所遭之不一而邑之改也而我之所以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者何常因其地之異而

改耶

倪氏曰以卦體言九二以剛而居下卦之中九五以剛而居上卦之中剛而能中則是堅強不屈而執之以中無委靡遷就之失順逆接于前而在我之體不可得而變是何也蓋用無定而體自定事不常而德有常所謂改邑不改井其類於是乎

剛則在我者有堅強不可移之操中則有泛應時措之妙如井之不改無喪無得往來井井意也

繙未盡至於井則泉尚未出而無有乎致用之功也未有

功而敗其瓶則無功而有害矣故凶

剛中以愚見還通在井上說蓋井以陽剛為泉中正為美今二五剛中正井有泉而美者也所以不改井者不然則舊井之泥終於廢棄爾已如之何不改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與井字相當者只取津潤上行之意同也以木為器者非

巽乎水而上水井是木穿水中張上那水為井此卦木上有水津潤上行與那木穿水中張上那水均是木上有水的意思故曰井之象也井養而不窮者也故君子體之而盡養民之道勞民者以居養民是自上及下也勸相者使

易經中說

民相養以一人之養有限而天下之欲難量故有勸之相養如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之類則上之養民其澤周猶井之養物其利溥也

顧氏曰勞民如制田里教樹畜使老者永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是也勸君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比族黨之相親貧富患難之相恤是也

或問程子井桶之說曰觀木上有水四字自平易本義似還是若以木為汲器則當作木下出水井矣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為泉初六陰柔非泉也故為泥井以上出為功初六居下非上出也故不食不泉而泥故為舊井人所不

食故禽鳥亦莫之顧也猶人之制行卑污不能強於為善無用於世而為時所深棄者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下是以陰居下禽鳥不顧深言其為時所棄也以居下釋不食以初居下功不上行也故人不食時舍則人不食之矣人既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救漏

九二剛中雖有泉然上無應援不得上出而惟下比於初則井之如谷而惟下注於鮒者也所謂有如是之才而使之流落不偶宰相之過也甕救漏亦功不上行下比初六之象

易經中乾卦本義

二剛中本有濟物之才如井本有泉然而下比初六如谷之旁出就下而注於鮒是潤澤但及小人如富臣妾之意而功不上行也二剛中本當有汲引之人如井之有甕然而上無正應如甕之救而且漏是恩澤不能及於天下而功不上行也大抵此爻僅足潤身肥家而已其于得志澤加於民者則其所短也蓋為二者下比初六應於妻孥之樂而無天下國家之志是二固有罪矣而上無正應未有能舉用之人在位者亦不辭其責也甕其瓶是瓶本好而贏甕救漏是本不好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无與正以其上無正應則汲引薦拔之無人是以下比而

功不上行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井渫不食是有濟用之具而不見用於時者也蓋九三陽剛得正是井之渫者在下之上而未為時用是不食也只此在下之上便見未為時用在下則見未為時用且井泉在下而溢滿於上若為人所食而用汲則不至溢於上而祇既平矣夫有可用之具而不見用故往者來者皆為之心惻也惻者傷其未食未汲也夫以九三之才足以濟用如此是誠可用如井渫可用汲矣惜其無善汲者耳說有王明者知三之賢舉而用之則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而上下並受其福如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可見用而不見用其可惻何如哉

可用汲以下見其可用而逆推其見用之功也

此爻以陽居陽本有泉而清潔者也但在下之上猶在下卦未至離下而上也井以上出為功未出下體故尚未為時用而曰不食也此如顏子一箪有濟世之學而不見用於時是以有用之具實之無用之地識與不識皆為惜之使王者明哲識其為賢才而舉之則不但為賢者之福亦王者之福天下之福也

此爻辭通是傍人惜三之詞故我字據行人言也程傳謂我為三則是有戚戚之憂人不知而慍矣豈陽剛君子而可汲者乎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以為誑則其左
足武王繼立又奉其璞而獻之則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
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
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則者多矣子哭哭之悲也和曰
吾非悲則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
吾所以悲也王使玉人理之得寶遂命曰和氏之璧
越石父謂晏平仲曰君子諒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行道之人皆以為惻是無干與底人尚憫之則明王當不
使滄海有遺珠之嘆也九三未為時用而周公又求之於
王明者蓋求得王之明者必能用九三之賢而受福也九

三必能克舜其君民故上下受福

顧氏曰求王明求字是孔子意言但求世有王者則受福
也非九三求也

丹氏曰九三在下如井既渫矣而不為人食者特未遇明
君耳使有明目達聰知人則指者以為之君則九三之賢
在所必用九三之志在所必行為上為德而君則安富尊
榮為下為民而民則富壽安逸故曰受福也

韓愈薦樊宗師於袁滋相公書曰誠不忍奇才橫棄道側
此亦行惻之意

晉曰季使過異見異缺稱其妻饁之敵相待如賓與之歸
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

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中謂此謂井渫
不食而行人惻也

六四井甃无咎

此是本立而才不足者蓋居陰得正則是我之脩治者固
無缺矣陰柔不泉則於及物之功為未溥占者能自脩治
則雖無及物之功然在我者則行澄徹太節完固已仰無
愧而俯無怍矣其何咎二陽剛有泉而功不上行四陰柔
不泉而無及物之功是四固不如二矣然四自能脩治而
二則下比初六是四反復勝耶

此節欲作能自脩治而無心於仕底說雖無及物之功却
是重內無舍己為人之意舍田耘人之失如漆雕開意似

不可作陰柔才弱說不知何如

得正却能脩治不泉以陰柔故也故無及物之功惟無及
物之功然其所以自治於己者亦已勤矣固非略於治已
而急於先名實者何咎之有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脩井者正本澄源使不流于卑污撥初之泥以澄三之渫
補二之漏以養上之孚亦是脩意見得但自脩治而已未
及物也然而井洌之體弗幕之具已全而濟人有其本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井冽寒泉食正是既竭心思繼之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
下之意陽剛中正貼井冽寒泉功及於物貼食字

三五皆陽剛故皆有泉皆得正故三井滌五井列滌已不如列矣三正而不中五正而且中故五之泉寒又三在下而五在上故三不食而五食也

陽剛中正而井冽寒泉則是有純王之心有純王之政者也德施于政政本于德而四海皆荷其洪休萬邦悉蒙其惠澤譬諸井之冽泉之寒而為人所食也

中正則井之冽也陽剛則泉之寒也功及於物則汲而食也此殆內堅外正成已而歲物者歟

冽寒泉三字讀介夫謂井以冽為貴泉以寒為尚恐不必分還依程傳且於上文有照也

易經中說不卷之五

大

澤

介夫設以中正就時位言為說見上出之意此亦固矣蓋九五在上卦之上自是上出而為人所食何必一一說出且中正自是德遠明亮何必含顯而就隱含易而就難乎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陰柔不泉則無及物之功泉正是一派膏澤而食則人蒙其膏澤被其仁恩況泉而寒焉又膏澤其善者所謂仁政是也若非有仁心存於中何以有是仁政而能使仁覆天下也中正者仁心也所謂天德也寒泉之食本之以中正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以仁心行仁政而仁覆天下之說也蓋惟所存者不偏不倚所行者無過不及所以治道盡善德澤及人而為泉之所以寒人之所以食也

此是良法美意澤被斯民者一本之天德之全之意

胡氏曰九五有若寒泉而為人所食者何也蓋德者功之本功者德之致今九五陽剛中正必有其德德盛自然其功及物有是象也

介夫曰可見中正主時位不然雖寒泉而不為人食矣但言寒泉食則井列在其中矣但言中正則陽剛在其中矣中駁見文辭下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收是井之汲取於外而出其養人之澤也勿幕是源源而出無所靳吝也此是上六本有底有孚却教占者當有其象也有孚要以仁心行仁政而出之無窮則仁澤之所被者廣所謂特厚高明悠久而覆載成物者也不其大善而吉乎

易經中說不卷之五

大

澤

介夫曰上出為功以全體言坎口不揜以上體言合之有井收勿幕之義此便是井之有孚也人能如是其有孚則元吉矣

井以上出為功而坎口不揜故上六之井汲取而不殺覆也利澤施於人而不靳愛必出之有源而不窮則大善而吉矣使存乎我者無至誠惻怛之意則非有源者也施諸人者無悠久成物之妙則非不窮者也豈元吉者哉

收在上上出取勿幕在坎口不揜上取此皆出之有源而不窮也占者應之其於井養之仁出之有本而施之不窮

則大善而吉矣舊欲以有孚隨上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是無一夫不被其澤如老安少懷家給人足舉一世於福壽康寧之域也如此則是王道蕩蕩平平而範圍曲成之不遺上下與天地全流也非如伯者之驩虞但小小補其罅漏而已故曰大成

或問建安之說如何中曰與井者陰之質泉者陽之用之說合

君子小人以德而言也九五足創業之君湯武是也上六是守成之君成康是也虎變天下文明之象也豹變君子以懿文德之象也

象中記本卷上十四

兌為澤

離為火

革

說

文明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變革之初人未必信必革道已定之日而後人乃信之革之事悔未必亡必元亨得正而後亡此元亨字與別處不同有戒意在是必須通天下之志有通變宜民底意思革之初人固未必孚也然事果在所當革故初雖未孚不恤也要在革之當耳卦德文明以說文明則明於通變之道而不為妄革和說則順乎時勢之宜而不為強革務使所

變革者放之皆準推之必達可以建天地可以考三王斯所革之當不至於駭人情疑衆心致弊害而有妄革強革之悔也通節俱是占本義末後一段是又於本節看得正字為重耳

蘇頌謂歐陽公取文率以辭義近古為貴比之險惟知名者黜去殆盡勝出然議紛然久之乃服夫久之乃服即已日乃革之意也

天下有變革底事初時人心便未必孚自是如此故必過後方信從也大亨得正全在文明以說上來

曲禮樂記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禮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

象中記本卷上十四

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得與民變革者也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火上澤下炎上潤下各相離遠而已故為睽澤上火下則相交相克而勢不兩存故為革睽之中女在上少女在下序分相安但有各適其夫而無終聚之理故曰不同行而為睽也若革則少女顧在上中女及在下倫序倒置爭隙由起故不相得而為革也其取義固自有滌義存焉朱子語錄謂但變觀而叶則是未定之見也本義謂少上中下志不相得則革之矣

已日乃乎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已日乃乎是其既革而後信服之也所謂難與慮始而可
與樂成也文明則通事理達人情知土俗而內無所惑則
其革也不苟和悅則順事理合人情宜土俗而外無所拂
則其革也不驟此占者凡有所革皆大亨而得正大亨則
放之四海而皆準如在彼無惡在此無厭意以正則準之
百代而可行如建天地不悖考三王不謬意可與中庸制
作章參看

明則見其可革而後革說則順人心之所欲革而後革明
則足以燭事機說則順人心之德是革時一下事郭白雲分
言非也

易中說不義之革

楊誠齋曰使所舉而當不古何害使所舉而不當雖古何
益太抵飲水苟可以止渴不必古之太美宮室苟可居處
不必古之櫓巢書契苟可以便俗不必古之結繩烹飪苟
可以養人不必古之茹毛而飲血聲樂苟可以悅耳不必
古之簫桴而土鼓肉刑古之良法而晉行之則弊周禮古
之良法而後周行之則弊

陳氏曰宜革而因物失其均宜因而革物失其則故得於
天者可因而不可革成於人者可革而不可因蓋聖人主
法因民而已民之所安聖人不能去民之所厭聖人不強
存通其變使民不倦天下其有敝法哉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

批

楊誠齋曰道而至於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知之曰
大逢水則滅水逢火則竭二女居則同而志則別是可見
不革乎聖人於此亦難乎為力矣故必見此之所以得見
彼之所以失苟知其理於未革之先當如離之文明未革
而民頷之將革而民僕之相虞其變於既革之後當如兌
之說如是者可以革而信革而當矣天地得此理故革而
四時成湯武得此理故革而天人說革之時豈細故哉可
不懼哉秦之變法趙之胡服莽之革漢靈寶之革晉豈曰
革而信革而當也乎故聖人於初九則戒其吝於六二則
戒其專於九三則戒其躁於九四則戒其疑於上六則戒
其過詳味五者之戒益知聖人權革之意矣

易中說不義之革

又曰聖人於革初戒其吝二戒其專三戒其躁四戒其疑
然則天下之微終不可革乎曰當革在微可革在時故曰
革之時大矣哉然而當革不革是以救濟救既革悔革是
以救易救革之道誠難矣

子張問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何也孔
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
讀易詩書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
武之伐也中謂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不及舜禹亦此義
也

梁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君子觀革之象是於革上與他理會之也非君子有所變革也曆者紀數之書時者氣數之變曆不治則時不明時不明則政不行治曆者日月運行之次星辰推遷之度候氣時歲之節皆統焉而可紀也明時則春夏秋冬之變分至啓閉之候晦朔弦望之期昭然於教授推步之餘矣曆既治矣時既明矣則庶政行焉百度舉焉

定公冬十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令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言心星猶西流而未盡沒只是九月曆官失一閏也

文公元年閏三月左氏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中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初九羣用黃牛之革

勢極則變居初而革則不達時宜矣湯武革命應乎人也無應而革則不合人情矣此皆未可以有為也居初如蠱之在事之初此則革之初也沛公當革之初但約法三章而漢制未遽立時當然也至於曹參可以有為矣而一遵何約束則過也逮文帝之時而猶謙讓未遑正所謂時已至而不為者也皆未知易之時也此爻未及居下意以居初而處下非也無應應字即湯武應人之應非應援也鄭盜殺公子騅公子莸公孫輒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弟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

書子孔不可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若子孔者居初無應不可以有為也若子產者羣用黃牛斯則知易之時也

象曰羣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初之固守中順而不革者以其居初無應不可以有革也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元咎

兩個已日皆宗革字未此已日是已有個變革的機會然後方從而通變宜民而革之以見不可遽變也亦是終來自有個革的日子不可一旦就革也變革事之大者豈是一旦得以驟行者哉已日乃乎者亦不是一日就能使人信得的必須已變革後規矩定方能見信於人也

易中說

介夫亦欲以中正含位如井九五不知有位意却在有應於上內不在此也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教小人以野故殷人之以敬敬之教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教小人以儉故救儉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教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

管子曰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歆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固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有嘉即征吉无咎四字程傳所謂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中庸所謂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者也

楊誠齋曰使結繩可信聖人何必為書契巢居可常聖人何必為宮室惟其改燧之世已病於茹毛飲血而不安衣裳之民以厭於服羊衣皮而不樂世皆樂於茹毛飲血而不安得強之以黃耆土鼓世皆趨於揖遜矣聖人安得強之以箕珥肉袒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序

此爻以征而凶雖正而厲全為剛明之過而躁動於革也革言三就則審於革而非躁動者也故亦足以取信於人

易傳中本義

卷十

而可革矣蓋九三居當革之時而非善革之人故又以是告之庶幾變其剛明躁動之資而詳審慎重以善其革變之事也征凶貞厲蓋據九三上體出革言三就則望之也本義貞厲與程傳意不同細觀然其時則當革與上下文處語意自見顧氏于氏俱從程傳恐非何氏沈氏謂言字輕顧氏于氏謂為商議從程傳也看來言字只是語詞重革字三就字言於革變之事必三番兩次審度則庶幾精當亦有孚於人而可革也

此有其時而無其才德者也革言三就則非躁動於革者也以此而革斯取信於人而可革也何凶厲之有征字面已含躁動意革言是議禮考文意

史記衛鞅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始而可與樂成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古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秦孝公曰善卒定變法之令中曰此可謂征厲而革言三就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漢文帝曰法者始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卒除收奪相坐律令中謂文帝既謂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毋妻子同產坐之朕甚不取除收奪相坐律又以緹縈上書謂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憐悲之意下詔除肉刑又謂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

易傳中本義

卷十

之旌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求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此可謂革言三就者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以陽居陰是初既所處未當而承積弊之餘未免有悔也四當革之時有革之用以人事乘天時故能去宿弊而悔亡也看來悔在未革之前亡在既革之後此在九四分上能事也占者有其德當其時又必有信而見孚於人然後革乃可獲吉而悔亡又以見有孚之事不可少也故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豈可謂有德有時矣而徑意行之不顧民心之從違哉或依程傳以有孚在自己至誠上說蓋既有德矣而又必至誠是不惟不通且少徵庶民一

段又與小象信志有碍大抵三四五之有孚却在人信之上說也命政令也與革命不同

有孚還是有信之者觀未占有孚本義可見且有孚亦可見出非自孚也

以陽居陰則初革時未必當人心也還作未革前事蓋九四已是德好人了不可疵也悔見當革時也亡則革之也此據九四說耳下以明占者當以孚而革則悔亡也有孚還無已信而人自信上蓋變革之事重民信從不然焉能使民不倦而宜之哉觀有孚本義猶可見是人信之也

成十一年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營士魴逆

易傳中說本義

卷一

周子於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源周子曰孤始顧不及此豈非天乎抑人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顧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即位于朝遂不臣者七人翰觀顧不及此是以陽居陰承前之亂當革之時也唯命是聽則人信之矣故悔亡而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信志如天下信之之意上下皆信四之志也四之志以公天下為心者也此所謂徵諸庶民而衆志已孚者也近見信志還是改命者以至誠之心行之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自新新民之極自變更制度而言順天應人之時自革命

代德而言是兩致意也蓋更化是通變宜民事固革之事也革命是湯武順天應人事亦革之事也故於九五必兩致意方盡大人革變之事大人虎變亦是據九五而言蓋有其德矣有其位矣有其時矣則九五之於革也已備其道而得之矣故如虎之變焉而炳然改觀也占而得此固得此應然必自其未占時而人信之乃足以當之不然寧有此應哉蓋自更化而言必徵諸庶民而後可以更化自革命而言必天下信之而後可以革命也或只主革命一邊看非也革命豈足以盡革觀本義未兩句可見革之以孚為重耳

易傳中說本義

卷一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九五剛健中正為革之皇帝德廣運具鼓舞動盪之機王靈丕振伏神武不殺之妙舊染以滌風弊以除如虎之變則事功俊偉制度輝煌光天之下至於海隅也翰按文炳之文昭於天下禮樂風俗之類文蔚之文止於一身言動威儀之類是已

九五堯舜更化湯武革命之時上六則四方風動四海永清之日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豹變者由內而及外革面者有外而無內革道已成則教化大行人文宣朗故人之賢不肖皆變而自新故自其賢

者言之則美在其中暢於四肢如豹之變自其不肖者言之雖不能內皆變亦將畏威遠罪革其面而不敢肆其惡矣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也故征則有多事之憂安舒自守則可以享順成之慶也

李燾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變其次莫如守身守官守禮法皆是也或謂琴瑟改絃何也曰琴瑟者必能琴瑟者也否則愈更而愈亂故曰其次莫如守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唐貞觀十四年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

易經中乾下卷之五

三

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而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噫此亦可以觀文蔚順從之徵矣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四終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五

頤川廬 翰子羽著

同郡王道增益輔閱

元嗣廬晉伯進訂

下經八

離為火

巽為木

鼎

鉉

耳

腹

足

自巽而來

鼎元吉亨

鼎重器也而有烹飪之用則是主是器者調和燮理有具而膏澤足以濟物者也卦象備有為之德卦變具可為之

易經中說下卷之五

七

勢卦體得巽為之人故其占曰元亨蓋天命為之永賴維膏為之沛及鼎中之烹散而為萬民之惠燮調大敷煥乎其命之維新也

元亨還根鼎上看未蓋卦名是一篇主意宗旨爻詞俱

當因之未有泛泛者也觀其論鼎者一曰重器也一曰烹

鉉之器也又曰鼎有實也又曰鼎取新也又曰有雉膏之

美也又曰覆公餗可以會其意矣

鼎之元亨以有象變體之善非以重器之故也

熟食在燧人氏之時而鼎之作味不可得而知也就使卦在先而鼎之制在後未必不取於卦之象而因以其名名之也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卦之二體下陰植而為足二三四陽實而為腹五陰峙而為耳上陽亘而為鉉其象昭然鼎之意也則鼎之為卦法象而已此則鼎之體也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此則鼎之用也故名為鼎鼎之為烹飪之用未可以烹飪而小之也以烹飪而小夫鼎者是未知聖人之所以用大鼎也蓋烹飪不過祭祀賓客而已祭祀之大者有所謂享帝者聖人者時乎冬至而享之於圜丘時乎夏至而享之於明堂以酬夫上天生物之功者雖曰貴誠而已然駢角之牲薦栗之饋必須是鼎以烹之然後可以達其誠而上帝得

易經中說

二

以享也賓客之大有所謂聖賢者焉聖賢者或養之於家而庖人繼肉或養之於學而親為饋餼以酬聖賢養民之功者不徒致養而已然饗飨之隆宰禮之盛必資是鼎以烹之然後可以將其敬而聖賢得以養焉夫鼎之物若甚微而其致用之大有如此者其可以輕視之也哉

雞介夫謂本義極其大不是極鼎之夫又不是極道之大亦不是極用之大語意猶推其極要其極要其終之類只是極言之也其字不必有所指畢竟如何中荅曰因字還是宗上文所釋之義來是於烹飪之義極其大而言之也其而耳目聰明參進而上行得中而應手剛是以元亨

元亨宗鼎字上看來是德澤之流行意蓋有不忍人之心

而後可以行不忍人之政而王者必以德而行仁也使在我無其德則徒法不能以自行矣澤豈能被子當時哉巽則以一己之心為千萬人之心虛心觀理而深入乎人情世故之中聰明睿知以千萬人之心為一己之心明目達聰而周知乎四方萬里之遠有其德矣中天下而立而後可以定四海之民苟有德而無其位澤固不能以流行矣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則是微柔懿恭之主進居崇高富貴之極有其位矣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布之民者也有君矣而無承流宣化之人則澤亦無由以下究矣六五得中而應剛則是建中之君得英剛之佐而贊襄者有人矣夫有是德以立其本有是位以操其權

易經中說

三

有是輔以分其貴則鼎中之烹散而為萬民之惠而澤被天下浩不可遏矣

巽字依程傳作巽順於理亦好

介夫謂柔進上行不必是人君但進而得位者皆可用也翰謂此却不取從蓋以鼎重器也還屬人君

晉按柔字只要見六四字出不必作德看得中亦只要見六五虛中字出不必作建中之德看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位即恭已正南面之意所謂聖人敬德之容也匪直端冕凝旒擁虛器而已蓋惟德勤天惟天眷德是以天休滋至而曆數在躬社稷享靈長之休自有推之不能去辭之

不可解者矣。正位凝命，固以法鼎正凝實之象。亦以鼎重
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焉。蓋易詞取義多端，不止於一
也。

詩大雅旱麓傳曰：「瑟然之玉璫，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
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
不注於走兔，則知盛德必享乎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
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在下而上，應四如趾在下而向上也。故為鼎顛趾也。覆
敗如此，若無兩利矣。然鼎初尚未有實，但有否惡之積耳。
因其顛而出之，反為利焉。此兩謂因敗以為功也。鼎顛趾

易經中記本卷上

四

是初六本有底是時之所遭，不可得而避者。值此者將錯
就錯，固以出否反為不幸之幸。蓋亦只在初左近可也。以
其鼎未有實也。若在三四有實底鼎上而顛其趾，則將為
四之覆公餗而凶矣。又何出否之利之足云乎？故曰：易者
時也。今夫卑與從陽賤莫賤於妾也。繼體承家貴莫貴於
子也。得妾而因得其子，則是因賤以致貴矣。其事不相類
耶？其占則收功於既敗，致貴於既賤，何咎之有？漢高以平
城之敗而後成滅項之功，管仲以檻車之囚而因為伯
者之佐，其事殆為近之。

孟僖子會鄰莊公盟于稷，祥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
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

棄也。僖子使助遂氏之違，反自稷，祥宿於遂氏，生懿子。及
南宮敬叔輪按懿子之於敬叔，蓋雙生也。奔女生此賢子，
所謂不係於類也。所謂得妾以其子也。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妻為奴。」生聲伯而出之嫁
於齊。管子笑之，空二子而寡以婦聲伯。

齊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妻有子名文，且以五月五日
生，以其長與戶齊，將不利其母，而令其母勿舉。其母竊舉
之後，賢能致賓客，諸賢皆使人請薛公，嬰以文為太子。嬰
許之，果代立於薛，為孟嘗君。

霍仲孺同通衛少兒生霍去病，後以光貴。事類此。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易經中記本卷上

五

本義：悖也。以上是解未悖也。鼎震趾顛悖道也。有傾出否
惡之利，是有有當顛之時，未為悖理也。利於出否者，正以
應四而有取新之意也。蓋新者欲納則故者不得不去。美
者欲受則惡者不得不瀉。初六應四而欲受其公餗之貴，
此所以利出否與夫欲出否以從貴，此所以雖顛而未為
悖也。在人事上看，當是因其傾跌而有改善之意，所謂遭
一蹶者長一智也。利出否以從貴也，與得妾以其子照看
意甚合。

韓非子曰：「政若沐雖有素髮之費，而有長髮之利也。」
沛國朱氏曰：「高祖之能取天下，本于彭城之敗，而其能守
天下也，則自夫白登之圍，翰謂此正因敗為功，危者使平。」

之意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敵即吉

實字本剛中未鼎有字本居中來以剛居中以膏實在鼎之中也故為鼎有實之象其在於人則道德蘊諸身有難膏之美在中者也初六相求匹偶也有病非正而害義相求非正則相陷於惡故不謂之婚媾匹偶而謂之仇也猶俗謂冤家相似冤家有疾則與之比者必將載膏及溺而為所磷縊矣幸二能以剛中自守所謂涅而不緇磨而不磷者也故初雖近不能以就之此皆是象皆是九二分上所有底占者亦如是焉則吉也為九二者孔子以之孔子者其有實不待言也陽貨欲見南子欲見是二人者皆不

為一而吉也

初六是個損友有疾如時疾一般家能染人疾雖在初正是病二的須知他彼此利害相連處所幸二能以剛中自守故不能即見九二之善守也鼎有實三句皆象吉字是占

九二是個有本事的君子被個密通親狎底小人苦為我之累而不能近我壞我所以吉

難介夫謂本義相求字輕看若二求初則非剛中自守矣中卷曰此是泛論事理以明警疾之意非正解也

疾是疾善之疾據二言初也非謂初有疾也

先儒謂孫權劉備二人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翰謂此即我仇之有疾也

晉師服曰嘉偶曰怨偶曰仇

楊誠齋曰寇陽者陰讐正者邪寇我而能我即則此必受其即讐我而能我動則彼必乘其動今也初六以一陰之孤而壓於衆陽之下故有疾我之心而無即我之便九二以陽剛之才而克以薦實之德故有不動之志而無可乘之隙大哉九二之實德乎壯哉九二之不動手一鼎不可動則萬夫庶一心不可動則萬議息故流言不能動周公刺客不能動裴度而周唐遂安

胡傳曰鄭介大國之間因強楚之令而歆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政刑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隣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翰按能仁賢云云則鼎有實荆楚不足畏則我讐豈能即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一是個有蘊藉底人能以剛中自守慎于所行而不亂于小人之羣者也如楊雄諛莽蔡邕附卓則不慎所往為讐所即而陷于惡矣寧能遠萬世之清議也哉

二剛中鼎之有實也能以剛中自守慎于舉動不為讐所即也自古有才德而不慎所之者往往為小人所陷其亦未知此爻之義歟

慎所之是已與初相接而慎也不是不睚眦而別有所之也觀本義初雖近不能以就之可見慎字正要他剛中自守耳非欲其擇所與也

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臣聞盛饒人朝者不以利汚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牒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寡廉之士攝於威重之權屈於位勢之責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于左右則士有伏死巖穴耳孰肯為之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而虧悔終吉

九三陽剛而上承離之文明則不徒有實而且美為文明之腹也故曰雉膏是鼎之含章而足以濟物者也然鼎之

易經中說本義卷之五

入

舉移必待于耳五為耳三越之而應上則於五有變異如鼎耳之革也耳革則鼎無所舉移其行窒塞而不通矣其行窒塞而不通則雖有雉膏之美無由見食于人雖有文明之蘊藉其何由而推行之哉是於能用我者而反不與之相得是固不能為世用矣其病正坐過剛失中越五應上耳越五應上正是失中處失中亦以其過剛也達權識變忍亦三之所短也幸其得正自守五自能與之相遇而和減其前日不食之悔也蓋與五相得自能舉其鼎中雉膏之美實而為人之食矣故其悔亡也此正是管仲舍子糾而輔小白親微舍建成而從太宗底事終能相桓公而成糾合之功佐太宗而開貞觀之治其亦類是也歟

或問程傳以雉指五而虧悔謂不足之悔何如曰雉是據者承上離取象耳非指五也虧如虧盈益謙之虧謂減去其悔也觀本義可見

過剛失中所稟之未中也越五應上所從之匪人也居下之極所遇之非時也故為變革而不行蓋五為主鼎之君且為鼎耳應五則得君而可以行其道矣三過剛不中越五應上却是舍其能困我之君而應非所應故耳革行塞雖有美實而不得見用於時然幸得正自守故終得陰陽和亡其悔而吉矣

象當到虧悔住終吉占也曰終吉則前之未必吉也可見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易經中說本義卷之五

九

五為君義所當從者越五應上則失其相從之義故為鼎耳革之象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自古居大臣之位而任用小人以至敗國家之事而取刑戮之慘如九四者蓋多有之其凶固不可逃矣豈非後人之明鑒乎

二之有實固勝初之否三之雉膏又似勝二之有實然此皆自己事無大利害至四之公餗則朝廷公家的事與下三爻又不同必得九三之才而任之庶不覆矣

初鼎獨有否四鼎則有公餗可見下未受事四則當重任者也

武王克殷封紂鮮於管封紂庶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治殷遺民武王崩管蔡扶武庚作亂周公伐之誅武庚殺管紂放蔡紂亦折足之凶戮

子貢謂公孫成曰子周公之孫也多享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

象曰震公餘信如何也

君子出而任天下之事固欲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也今敗事如此豈所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者哉

詩邯鄲擊鼓曰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晉穆帝時殷浩抱贊世之才時人方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每相語曰深源不出當如蒼生

易經中說不盡于五

何及石虎死胡中大亂朝廷乃用浩蕩平關河然用違其才卒致山桑之敗晉之威權自此一歸桓溫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鼎黃耳金鉉任賢之象也利貞任賢不二之意也

應金鉉之臣想是得以輔治者且指之不去麾之不去撓而不屈動而愈出者也

人君之任賢者虛也鼎之虛而在上以貫鉉者耳也五虛而應二如鼎耳以受鉉者也是五為耳而二為鉉也明矣

五虛居中則耳不徒耳而耳為黃耳二剛為鉉則鉉不徒鉉而鉉為金鉉黃耳得金鉉則是人君虛中以應九二剛德之賢也此已是好了但利貞固守之而已所謂任賢不

二者也

或問朱子引金鉉以上九而言之說存之本義之後雲峰諸家遂從之而不依本義何如中菴曰六五與九二本正應有虛中受鉉之象故云黃耳金鉉若於上文則無取義而徒拘於以上為鉉之說亦固矣蓋彼是全體上取為鼎卦說也此又是文上義固自不同也鉉是耳之所受猶九二為六五之應耳此在虛中受應上取象妙執謂二不可謂之鉉也以上為鉉人孰不然程朱獨以虛中應剛取義而不泥于象可謂得意而忘象者也可謂棄其牝牡驪黃而自得其千里者也豈可與執陳迹而不知通變者道哉

易經中說不盡于五

士

黃耳是五金鉉是二耳以受鉉即五之虛以受二也黃字金字又在五與二本身上看出聖人之取象周密如此二在下而應五虛中之在上者如鉉在下貫鼎耳之在上者鉉貫耳以舉鼎而雉膏得食猶臣在下而得君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也本義程傳以二為鉉家有深意諸家泥上九為鉉固矣

鼎之虛中者耳也六五虛中當耳之虛耳之所受者鉉也五虛中所應者九二之堅剛也九二堅剛應六五之虛中是金鉉也此只言耳好而鉉亦好也取象甚當何必泥定上為鉉而他不可為鉉又何必泥定鉉在耳上而在下未必舉舉鼎耳者不可為鉉也豈鉉無一時不在耳耶

葉氏周禮會元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者人主所與論道經邦而進退百官者也古人任相待之以誠而不疑

界之以權而不忌

楊誠齋曰任相者尊之如父師愛之於兄弟握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踈又曰憲宗淮蔡之功終始一裴度武宗澤潞之平終始一德裕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中以為實如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一般而凡許多好英華皆是從此中裏發出

此只據黃耳釋他虛中意却無金鉉違意了中字就大本

易經中說大卷五十五

上

上說為實則凡四肢之暢事業之業莫非此中之運用矣上而承天休者此也下而任臣德者此也只在德上看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鼎主人君而鉉則人臣也王鉉則臣之賢者鼎玉鉉是人君所賴以輔治者體剛而溫和說而諍陽剛內蘊曰進以出之以是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吉以是而興道致治尚亦有利吉則保國家以凝天命利則志無不遂行無不得也

一說大吉以道之盡善言無不利以效言

禮聘義子貢問曰君子貴玉賤珉何也孔子曰昔者君子

此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商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在上而謂之王鉉者以九乃陽爻上乃柔位以九居上剛而能溫是一剛一柔剛柔相濟而有節者也正猶王之溫潤而栗然者矣故謂之王鉉

詩不競不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道

書皋陶謨曰寬而栗柔而立顯而恭貌而敬擾而毅直而

易經中說大卷五十五

上

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洪範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

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蔡傳曰正直剛

柔三德也平康正直無所事事矯拂無為而治者也強弗

友剛克以剛克剛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潛剛克以

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剛克柔克者咸福于奪

抑揚進退之用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

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

俗於皇極者蓋如此

詩大雅蒸民篇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

甫柔亦不如剛亦不吐不侮於黨不畏強禦

震為雷

長子

震

震主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有疎動其心之意震亨即所謂益之用凶事无咎者也
蓋人當震動之時有不恐懼者乎恐懼有不亨者乎是震
自有亨道也而下文詳之禍患相仍災害並至所謂震來
也虩虩即恐懼備省之意

本義恐懼貼虩虩致福貼笑言啞啞不失所主之重貼不
喪匕鬯而于震來震驚百里俱不言者以其皆只是一震

字也

不喪匕鬯還在笑言啞啞內蓋言笑尚自若匕鬯焉得而
喪之

卦名震字兼外有以動之而動之于內也

震來之說與諸爻中震字俱是事變之自外來者言震動
我也介夫以震字皆作自震意思除程傳外諸說皆同今
不從

楊誠齋曰震所以亨者何也動而懼則亨也懼非惶擾失
守之謂也懼而欲也惟懼故欲懼故欲故無懼無懼者非不
懼也懼始乎來終乎散也當天下之大事震動而來也吾
虩虩然必為之恐懼而顧慮焉必求其所以應之使大事

為無事焉斯可以轉禍為福移懼為喜而笑言啞啞矣故

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于主祭之子爰里能難文
王而不能傷文明千乘順之聖蓋執匕鬯以祭者一敬之
外無餘念一營之外無餘知當是之時白刃前臨猛虎後
迫皆莫知覺故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甚懼有所
忘也能如是天下可懼之大事孰能驚之者其出而主宗
廟社稷優為之矣高祖當鴻門光武遇尋邑是以震為長
子故言主祭劉備聞迅雷失匕箸託也舜之烈風雷雨勿
迷震之主祭不喪匕鬯敬也

彖曰震亨

憂患者生全之所也災危者福利之因也震不有亨道乎

勿問之矣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恐懼以致福猶未見福也自邑下文有則意思有則指笑
言啞啞後却是震來虩虩之後故如此後有則則所謂恐
懼致福者實矣虩虩與恐字後字是一樣笑言啞啞與福
字有則字是一樣

韓非子曰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
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而盡天年壽
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予福之所倚以成其
功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通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上言天威可畏是震來之大而遽者以起下文雖當此時而不失所主總為能敬懼耳不喪七也也是個誠敬耳能誠敬如此所謂明郊社之禮祫嘗之義而治天下如視掌者也出字根上文主祭的意思來故宗廟社稷主祭言之而本意亦曰繼世主祭也

倪氏曰天威莫大于雷雷震而至百里則遠者驚通者懼矣天威可畏如此而長子主祭之時不喪七也則一心誠敬而無間斷故繼世而出以主宗廟社稷之祭則此誠敬足以觀祖考之精來五穀之神而永承天休矣豈不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乎蓋聚聚百神繼守五祀則承國家子無窮也可見矣宗廟豈至于丘墟社稷豈至于變置

教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恐懼脩省本震字來作敬天意恐懼則有畏天之實心脩省則有事天之實事

諸說多以恐懼字據震字說蓋以其恐懼而脩省也恐懼上輕脩省上重矣不知考諸大象並無此例未有以字以下不是君子做工夫者還以恐懼主心說存養也脩省就事說省察也

楊誠齋曰震者雷也一雷已威矣况洊而重乎天之雷以驚夫不敬者也不敬者猶驚而况敬者乎君子敬者也一雷已驚矣而况洊雷乎然君子非徒驚也有功用焉夫聞

震而恐懼者警也警而已矣過則舍之徒警也君子則不然恐懼以先之脩省以繼之脩省者恐懼之功用也脩其身省其過則恐無恐懼無懼矣

詩大雅板之篇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幽王二年西周山川皆震伯陽甫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遇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洊雷是天之震山川是地之震

昭公十一年宋衛陳鄭交輸謂上天示戒所以寓仁愛之意也宋衛陳鄭同日火有不救者焉有不弔者焉有脩政者焉故或消變或起亡亦各以類而不爽也孰謂天命不

移而人事可以不脩也哉

梁山崩晉侯召伯宗伯宗以絳人言告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垂緇微樂出次視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胡傳曰左氏載絳人之語于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脩省之心主于內若成湯以六事脩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脩行故消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翰按此則恐懼脩省俱在心上說所謂實也

初九震來虩虩從笑言啞啞

震來是做戒震動事變之自外來者當事變震動之來而

恐懼顧慮則有此二後也。有笑言啞啞者矣。即程傳所謂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非吉而何。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楊誠齋曰：且夫雨暘者天也，變雨而暘者吾君之一念也。

然則災祥雖在乎天，而變災為祥實人君之一念耳。故吾

心之慧字銷則它無慧字矣。吾心之雨暘若則它無雨暘

矣。吾心之景星出慶雲見則它無景星慶雲矣。

六二震來屬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來字還據卦上未危字方着本爻柔剛意。

以柔乘剛故當震來而危厲也。然柔不能禦又當大喪其

所有而升于高陵以避之。然雖有所喪不以已即物而追

之終必當自得也。其曰震來之危者以柔初九之剛也。其

曰勿逐以柔順中正足以自守也。聖人適來而遇桓難乃

微服過之事殆類此不與之校而夫子之道萬世不泯其

所有者果真終喪之哉。曰屬曰喪曰躋皆占者所當也。觀

又當字見之。

魯仲連遺燕將書曰：曹沫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

里。鄉使曹子計不及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為

敗軍擒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

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拔桓公之心于壇站之上。顏

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

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

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恚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俱敝也。

象曰震來屬乘剛也。

以柔乘剛故自彼而言有震之來自我而言有危之道。

六三震蘇蘇震行無青。

當事變震動之時而居不正是處危而行險也因震而能

行則不居於不正矣。居字與行字對皆據不正字說。蘇蘇

中自有青在無青則笑言啞啞而不至緩散自失矣。震行

因其震動而有所為也因震動而有所為決是改行以從

善也。故曰去不正而就正。

易傳中說本卷三十五

詩小雅節南山曰：昊天不備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

戾。君子如召侮民心。閔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傳曰：昊天不

均順而降此窮極乖戾之變。亂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

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

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

吳人敗楚師楚國大惕懼亡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

于是乎遷郢于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當震之來而所處不當故蘇蘇然自失。此爻大類漢高彭

城之圍若所處得當何至如此。光武昆陽之戰是也。

九四震遂泥。

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于二陰之間當震而不能自奮者也故有遂泥之意遂如遂死政尸之旁之遂字是一直滯

溺而後已也正是項羽在烏江時意思

本義剛以性言柔以勢言以剛性而處勢弱若中正亦能善處如漢高之王漢中先主之韓江南便不至泥若不中正又太剛則折以之處勢弱必不能以自克者項羽一敗烏江而自刎誠所謂遂泥者矣蓋亦窮而不能自振拔也

倪氏曰中正者處震之德也不中不正而陷于二陰則德不足以自克一陷而不能出一溺而不能救矣故遂泥而終于死亡也震還作震振之震看所謂動也起也

易經中註 不卷之二十五

中

卷

昭公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胡傳曰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入于儀夷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何也蓋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俘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翰按昭公欲去季氏而卒死乾侯深合震遂泥之意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處震而能有為則有光也九四震遂泥則不能自奮以有為矣何光之有

楊誠齋曰九四以一陽之孤陷四陰之間處至陰之位百

鍊化為繞指一齊咻於泉楚矣以此居震擾之位安能致遠而不泥光大而有濟乎劉向恭顯雜處漢朝瑜珣伍文並居唐位是已

六五震往來屬億無喪有事

翰謂此爻分明是個震來虩虩不喪七喪的意思本義却分無喪有事為二段蓋無喪有事即不喪所事也不知如何

震字讀往來連讀震是當事變震動之時往來屬是往來皆危無時而不屬也以六柔而居五位之尊且當震動之時故無時而不危也蓋健則有定守有定力使之居尊當變則力足以應之而無憂危未必至于往來皆是也如唐

易經中註 不卷之二十五

中

卷

太宗是已此爻似劉玄德雖柔也然幸其得中故無所失而且能經綸以有為也其所以往來屬者以六柔處震也其所以無喪有事者以得中也使既柔矣而又不得中但見其有喪失而已又烏能以有為哉劉禪懦弱是已

以陰柔之才而居人君之位當平常之時猶慮不勝而處震之變無為不克故往來皆危也幸賴有得中之德故危雖危矣然中心有主而神氣不喪故能恐懼備省奮發震動以有為焉

事者當震而有為喪者因懼而失守五當君位而又得中故雖時際多艱而自有經綸非他爻之比

詩豳風狼跋曰狼跋其胡載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朱傳曰胡領下縣內也老狼進而獵其胡則退而踰其尾
周公雖遭流言之變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蓋其道隆德
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翰謂跋胡憂尾見處變者多
失其常也而周公之所以處夫親謗之變者避讓大美且
於所履之赤舄凡几然安重初無履錯之咎焉其所養可
知矣德音不瑕則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也卒之東
山之徂四國之征非有事而何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遂奔狄處狄十
二年而行過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
與之塊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
鄭文公亦不禮焉可謂往來震厲者矣秦伯納之而卒伯
也經中說本卷下平

諸侯非無所喪而有事乎

象曰震往來屬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危行言其與危偕行也蓋往來皆屬非與危行而何其事
在中大無喪也釋無喪有事四字意以爻謂無喪有事者
蓋以其事在中故無所喪也止添出一中耳則所以有事
者固在于中矣其所謂無喪者亦以其中也若泛而論之
人能恐懼備省惟依手中尚何有所喪矣哉不惟無喪而
且大無喪也大字即億字甚言其無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有

言

索索矍矍王莽之憂遯不能食底氣象人當災變震動之

時無所守者多是如此征凶以上是上六之本等震不以
下勸占者之早圖此正驚趙魏之為諸侯吾未若之何者
人君鑒此亦謹於微而已矣

倪氏曰上六無有為之才也震動乃變故之大也以此才
處此變之極則內失所主外失措以是而行則逐泥之青
喪貝之虞不可免也然於剝床未至切膚前車已至震輟
之時果能恐懼備省無事而為有事之戒則變之忽來有
以待之青或可弭而無失矣夫以陰柔之才而處變故之
極雖曰恐懼以免其咎然凶之大者可弭而凶之小者不
可以弭也豈能免于婚媾之有言哉

楊誠齋曰天下之禍莫大乎于其隣而于其身次焉何也

身者必防隣者必玩也虞受晉寶以滅虢不知乃所以自

廿三

滅楚聽秦賂以伐齊不知乃所以自伐玩故也江亡而秦
穆懼共亡而晉國弔其知所謂雖无咎而畏隣戒者歟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孔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
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于燕雀手翰按此與晉假途
之事同皆不知畏隣戒者

周南宮極震為屋所壓而死甚私謂劉文公曰君勉之周
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而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
大克中云此亦畏隣戒意

象曰震索索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容貌詞氣乃德之符蓋以外者內之著也上六索索矍矍

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可知矣良由中心失其所主惶懼而不寧也隣戒是於隣家微戒之時若無與于我也而已能豫有畏備之心此其所以雖震動而无咎也畏即恐懼備省意言於隣戒之時而便能先事之慮也韓非子曰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弗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六

穎川廬 翰子羽著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元嗣廬晉伯進訂

下經九

蕪山

為山

艮

艮上

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有定靜之意程子謂安靜堅實非止意可盡者也

艮其背只是主定在乎天理上不獲其身則是見理不見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六

欲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則是見理不見人所謂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矣如此方不失一箇天理方免人摘議而无咎矣論理固是如此若在占詞以告占者艮背還與行庭對但有輕重方好我一身既先不有則自見人不得蓋顧人者為已也已自不見又何憚人為此不有其身所以不見其人也朱子曰明道云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所當止也如為人君止于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于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大事小事莫不皆然

又曰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是動惟背不動故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太公

又曰良其背便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良其背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只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自无妄

又曰良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看一些私意不得不得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說良其背了方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引象傳中說最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

又曰不獲其身不碍其身也猶言討自家身已不得又曰

欲出于身身總要一體物事便須以身已去對副他若無所歌則只恁地平平過便似無此身一般輪按心有主了身雖有所歌亦由他不得求遂他不得不獲其身是箇所欲不得所求不遂蓋由一身不得所謂立乎其大小者不能奪也

朱子曰不獲其身如君止于仁臣止于敬但見得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為利害總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為不見此身方能如此又曰此段分作兩截却是良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總說則良其背為止之時當其所止了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

三句乃良其背之效驗所以象傳先說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按行其庭三句雖是良其背效驗蓋能看實止於所當止無一毫私欲而盡夫天理之極固能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无咎此却是聖人之能事象傳之意如此然此象詞中豈可如此說蓋告占者必能良其背云云則止四句却是勉教他用力到這上方能无咎无咎二字却是效驗上四句却是指示以學射之的也

朱子曰良其背不獲其身是只見箇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箇道理不見箇人也又曰此段工夫全在良其背上人多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良其背是止于當止之地不獲其身三句是萬物各止其所便統一是一理也不見有已不見有人都是見此理

或問伊川云內欲不萌外物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止似只說得靜中之止否曰然又曰伊川說良其背是止于所不見其意如說閑其邪如所謂制之于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此意亦好但非易之本意

古人有文曰君子處已而忘乎已故能交物而忘乎物已所以交物者也處已之初不能以自忘而有我之念森然於其中則交物之際不能以兩忘而有物之累紛然于其外物我交戰而去道遠矣蓋至定而與我俱泯則至虛而

與我相忘定焉以虛虛焉以明則我不知其為我也而何有于獲物不知其為物也而何有于見得失之念不萌于中而見聞之累不形于外君子之身蓋淵乎止水水難窮而浩乎東流流無礙故止焉而外無所見可能也行焉而外無所見不可能也止其身不見其人可及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不可及也此良之所以為達聖學歟

按本義其占則必以下止乃无咎也是訓本文以後却泛發明良道之趣蓋以成功言則无咎固本于良其背云云而行其庭不見其人又本于良其背不獲其身其不獲身者又本于良其背也以此見良其背最重又按行止二字即動靜二字而止字即各止其所皆主夫靜意思就義

理上說也

一身有耳目口鼻四肢隨耳目口鼻四肢而動于身得矣於止何今不隨身而動如無有此身一般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只是見理不見欲又按三句總只據箇良止義能良止自是這等胡氏分析非也今錄其是者於左胡氏曰人之所當止者義理而已止其所當止則唯知有義理不知有人我不獲其身理所當止而止也行庭不見人理所當行而止也如是則其止其行可以無過矣按良其背分明與行其庭對但行庭對他不過蓋行庭只是說箇動底時候而良其背却是大頭腦緊要工夫若特以良其背另說又不是但知二下輕重方好蓋行其庭句如

陪那上二句一般有賓主其實人能止所止而不有身了尚何人之足計只是聖人言語周密須要說得兩忘處若能知其背之實味則不獲身不見人又不必言矣以此見良其背甚重而必於下文詳言之者特以告占者也

林性之曰不獲其身是典理相安不為私己之計典道為體不為便身之圖不見其人據理以為可否視義以為從違而於人之是非予奪置之度外是則動靜得其所止而內外無所愧矣

倪氏曰良以止為義而一身唯背為止也良其背則灼見得止之地必止於是而不遷則惟見其止而不見其身欲

不能以膝理形不能以役志不隨身而動也是靜而得其止矣以是行于庭除有人之地則惟見其止不見其人施報無所計毀譽無所感不因人而遷也是動而得其止矣夫何咎

彖曰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節只為止字發時止之止對行字非良止之止

時止是未應事之前如喜怒哀樂之時則止者于此時則湛然寂然明鏡止水此所謂靜不失時而靜亦定矣若有作好作惡則當靜而動為失其時矣時行却是當應事之時則行者却是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感而遂通物來順應之義此所謂動不失時而動亦

定矣若自私用智之喜怒或物當喜而不喜物當怒而不怒則當動而靜亦為失其時矣惟隨時而無動靜無將迎無容心則澄然無事而定矣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良止也之止即定字與下止字不同然必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動靜不失其時則定矣定止之止却在時字上來其道指良止也說以定性無事一段體貼未知是否動靜惟其時也有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兩忘而澄然無事底意思無事則定明而無應物之累良止也已有應物不應物在行動是應物靜止是不應物光明兼動靜時止則止其止也者時也非我有心于止也時行則行其行也者時也非我有心于行也行止惟時而我無容心于其間焉所謂灑灑落落光風霽月無一點染着也若心寄於行止則有所牽制便不光明矣

道字指良止下四句緊貼良止也一句意發但下三句良止而上者其道光明良止而下者然實緊切連串渾會其意

時止則止二句有箇廓然太公物來順應意光明正是他止底景象所謂湛然止水瑩然明鏡空空洞洞底意只在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兩忘而澄然無事上見得

時止而止靜而定也時行而行動而定也定則明故曰動靜云云

良其止止其所也

易背為止則背字之意已釋破矣下文止其所止字却釋良字所字却又釋背字以見背字是止之所止如止至善意蓋惟理是安確然不易也

傳曰夫有物必有則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作則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

程子曰良其止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

朱子曰良背之用固在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後事

丘建安曰良其背止也行其處所也止而不獲其身不知有已也行而不見其人不知存人也無人無已惟知義理之當止所謂止其所也所者止之地也得其所而不止固為不知止不得其所而止又豈止其所之意哉按止之所如在物為理止之時如處物為義非有二也蓋在父子之仁在君臣之義也止之所也遇父子則仁之時遇君臣則義之時不知是如此說否但覺建安之說若過分析

良其止且只就背說下句方說出義理頭上用變入頭工夫亦可止其所是良其止上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早以不獲其身所其處不見其入无咎也

此二句意脉連上文來蓋是言各止其所而不相假借之意誠以艮其背既有止其所字上下敵應又有不相與意止其所而不相與則一事一太極應事之中自有一箇道理在那裏彼此相顧不得故不獲身不見人也

卦體雖有上文意思還是為下文張本之意多

敵應不相與却無顧形回互之情只據理行去止其所而已釋卦名節見動靜皆宜之善釋卦詞節見物我兩忘之效

介夫語錄內不見已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為記者之誤翰謂此蓋只言其取象如此耳非真然也上下敵應不相與是承上起下之詞

象曰艮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上下皆山故為艮山此而并彼為艮謂重複也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安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

艮止為一陽止于二陰之上說非為不相往來說也三畫亦為艮豈為不相往來也董說失體甚剛之矣

丘建安曰位者止之所也思不出其位則於止知其所止有兩山對峙不相侵越之意凡人所為所以易至于出位者以其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悟知其所當止而得所止矣

薛氏曰萬物萬事各有其分各安其分自然無事矣

所處之地所遇之時自有一宜不易之則君子所思只在所處本分中未嘗有出于位之外也以君臣父子富貴貧賤說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艮初當止之初也以陰柔居此必能止而不動則是亦時止而止者矣陰柔於初雖能如此然不能保其有終也故戒以利永貞只是要他常常如此若是陽剛必不要此戒趾是動物物雖不動安保其終之不動乎故利永貞艮以人身取象趾當其下故為艮趾艮趾則不行也

此爻正是平旦之氣人所共有也不至惜亡人之所難利永貞者歆其不惜亡也

艮初時止也陰柔居之則止矣蓋當無事而靜之初又以陰柔喜靜之人處此則必當靜而能靜矣如此却無妄動之咎然此當靜而靜却是箇正道須要常常守得此意凡遇不當動時必靜而不妄動方為宜焉此亦是作聖工夫只是為所當為素位而行則行皆順理不悖乎性分職分而有過也須固執而保終焉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以陰柔居艮初艮初位之卑趾之象也陰柔才弱性務退守艮趾之象也夫陰柔則才不利於進艮初則時又未可進能不進則无咎矣然陰性多躁而不能守始雖不進懼

其終之或求進也是以始之不進貞也故曰艮其趾未失正也惟終不進則是能永貞矣

時止而行非正也在下而艮趾不進未失正也不要當利永貞看所謂永者永此而已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腓直音肥腓腓也

二當腓處故為艮腓又二中正柔弱亦有似于腓止于腓不妄動之象腓是箇躁妄不能自守之物於此艮之是亦止其所當止者矣如欲動情腓聖人宣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道心為主人心聽命之意艮其腓全是他德之好下二句却是時勢之罪不干二底事孔孟之于魯哀齊梁是也

傳曰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上無應援不獲其君

矣三居下之上乃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剛止于上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雖欲不得已豈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

本義居中貼腓字得正貼艮字此以解破艮其腓三字是他能處了就德說也時說又添進字可笑過剛不中以上手正正見他君自驕而不肯下賢處中正則才德有餘體柔弱則勢力不足體柔弱正見他才力不足處不能非是他才之不能勢之不可也若三肯退聽委國受政則權力俱得時勢可為豈有不能拯之者而其志寧有不大得也

哉

介夫謂不拯其隨亦是二失職處輪謂不是失職勢分不及也

林性之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分雖相關而無相成之益義雖相係而無相濟之功能無憂乎

大舜之於瞽瞍亦是上下判隔之意其判隔者三為之也楊誠齋曰元帝有望之望之不能使之為孝宣安帝有楊震楊震不能使之為光武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象傳恐六二不拯為二之罪故曰未退聽以見是三之不能用孟子浩然去齊若有不豫色者豈孟子之罪哉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三當限處又為上下之際故曰艮其限限不可艮也限馬而艮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焉成之四為心三近於四故危薰心

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九三其亦不仁者乎這一爻却是止于所不當止者如陳仲子之廉又如證父攘羊以傷父子之情所謂直而無禮者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自限而上為心背之處故其艮身蓋身之所在前心後背故也小象躬字亦似背字艮其身則身有時而可止矣蓋身本不是動而動在足故也

四位之陰止之時也若以陽居之則未必能止矣今以陰居之則於止時而止之為止得止矣况當身之處身亦有時而可止故象為艮身而占為无咎也身與背一般皆是止物

時止而止即是宜止而止之意陰靜之交而居陰靜之位是于當靜止之時而能靜止止所當止靜所當靜者也人之一身內而心志外而有體最所當靜以陰靜之交而當此故為艮其身之象而靜止得其宜矣故為无咎此艮止字即靜定字蓋人之一身最要淡然無欲而主靜方好不必作禁止意

胡氏曰自止其身使不妄動不為物遷故无咎不言心而言身蓋動靜言也身止則知心得其所止矣

禮王藻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嚴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禮表記子曰君子不失足于人失色于人失口于人失故君子貌且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庸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林性之曰六四以陰居陰時止而止則是心不妄動而能湛其端莊靜一之天形不妄役而不紛於視聽言動之擾艮其身之象也如是則靜以時止而能通既非逐物自喪又非凝寂常定者矣何外止非只靜意有專慈篤實意艮其身則所以存乎身者可知矣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止諸躬見非有事于外也止諸躬而已是訓艮身意也上句且虛說

林性之曰所謂艮其身者言其物之未應事之未接而能恬湛一身不徇物以自勞靜息百慮不逐物以自喪艮其身之象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心背之上為輔五當其處故為艮輔於輔而艮則言有序矣不寡尤乎

傳曰人之所當慎而止者唯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于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輕發而無

序則有悔止之于輔則悔亡也有序中節有次序也

張中溪曰輔頰輔也五以柔居尊而得中幾則絲綸之言故與其言未中倫孰若止其輔而不言非不言也不輕言也言不妄出則秩秩德音自然有序而其悔乃亡

沈氏曰艮其輔是非不言言不妄發也言有序承上句說來如所謂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是也序謂義理之次第艮輔則言便有序不可作二句平看

詩大雅板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書無逸周公曰其在高宗作其即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楊氏曰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咸仰成王三年不鳴一鳴而齊國震驚六五所以能良其輔而言有序者以其德之中正而已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良其輔不輕言也言有序而所言必有倫也蓋良輔似口容止聲容靜然一或言之則秩秩德音自然有序而無傷誣傷易之失來違物忤之患矣故悔亡以中也只是發必當理適語默之宜意也或以有德必有言立說恐於良輔遺了也

上九敦艮吉

此爻與初爻相應這箇敦只是那箇永貞不失以至於極也正是徹首徹尾主靜工夫此地位則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澄然無事矣定性之書明道

蓋有見于艮卦之意

艮還是定靜之意敦却是節不移于晚守不失于終事不廢于久而能永貞也到此地位所謂盡天理之極無人欲之私而其道光明底境界

林性之曰上九以陽剛居止之極則是立不易方愈久愈聖物誘不能奪變故不能搖動良之象也占者如是則德以立而無不恒之羞身以誠而有能動之妙何吉如之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厚終是守之于始者不移于其終蓋慥慥乎其篤實也有箇久而能敬老當益壯之意蓋中所以吉之意若久而氣

衰辭克有終皆不厚終者今上九得吉何哉敦厚於止不急于終厚終如始故也

群英云真性穩定惟良其輔而不有其身天真純一惟行其處而不見其人為厚終

或以靜止動止來說據象傳意也且與予見合可從但猶有未盡處

林性之曰上九謂之敦艮之吉者言其止所當止雖終亦厚窮年積累之後無異于造端發軔之初血氣既衰之境不殊於年富力強之時此之謂敦艮良則吉矣

四是艮其行五是艮其言上則總此二爻要守到極處止于至善底意思蓋至此則言行慥慥皆天理無人欲而澄然無事矣

易學中說本卷之二十六

十五

艮爻有得止道之近善者有得止道之至善者前後發見

艮為風

艮為山

漸

五剛得中

止

漸女歸吉利貞

本義止於下而巽於上一句為主以義論之有不遽進之義卦之所以名漸也以象論之有女歸之象占之所以女歸吉也又曰爻皆正故戒以利貞也

晉按有女歸之象為當脫另說是據後天之象艮男下于

其女之義所謂六禮備而後行而遲歸愆期者此漸之所
以有取爾也

又按漸進之美者也但其事又當正耳正與漸不同不可
謂貞即漸

又按林性之說利貞要得男女之正適昏姻之時而倫序
不乖是在于歸之前倪氏說利貞要必敬必戒無非無儀
而專中饋之戒是在既歸之後皆就女歸上說也然又有
欲泛說者凡有進也必以正道不止女歸也還是
詩註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
然後萬物遂而天命全

詩周南桃夭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易中說未卷之十六

十六

儀禮傳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
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
親迎所以敬慎重正婚禮也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
體也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夫
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
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晉按今之問名者私自聽察可
也直致而問之不可也豈古之禮率真而今之禮過婉歟
豕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晉按之字當如由是而之焉慎所之之字中亦有漸進不
迫切義

詩邶風鵲有苦葉曰離離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

未泮傳曰言古人之於婚姻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
中麓謂離離鳴鴈納采物也旭日始旦請期時也士如歸
妻必以冰泮當乘冰未泮之先而行此納采請期之禮焉
此時納采請期而即此時歸妻未免失之太驟豈古人昏
姻之常理哉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勢可為故豈有為已既正故可正人據君臣說願以利貞
與進字二下平分卦變一在位上說一在正上說

難介夫利貞本義以卦體言永傳以卦變言孔朱之說不
同何也蓋朱子以為三五自漢旅而來固皆得其正矣若

二四之各以柔居柔獨不得為之正乎故兼言之彖傳不
得中說未卷之十六

易中說未卷之十六

十六

及二四或以其俱為恐不足以預正邦之功而於利字之
義為力量少耳中庵曰蓋朱子以四爻言只據利貞上尋
意夫子并拈漸上說貞意故進得位進以正是漸之貞也
夫子為密

介夫謂不必君臣舉皆得正然後邦可正大抵三進以正
亦可正邦五進以正亦可正邦晉按君臣有一不正恐邦
亦未易正後世孟子欲王齊為過非其主神宗歎大有為
而輔非其人如是類者未可一一數也

其位剛得中也

須知其位據九五言也因此以見所處之剛中也不作德
據人君說

于氏曰位字乃爻位之位非說君位也此承上文說來蓋以卦變言三五固皆得正以卦體言九五又為剛中也或

以此為別說似無意味

剛是有決斷如信賞必罰之類得中是合宜中節如賞當功罰當罪之類

剛得中是慶克厥威威克厥愛高明柔克沉潛剛克

還據女歸仕進上看若太泛則剛得中者易中多矣皆一意也晉按林性之謂九受得其位之中中則根諸心達諸

政者盡善盡美無有於過差有貞之義此說畧剛字

成公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胡傳曰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

易經中說

人

左

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者哉

止而巽動不窮也

止有安靜專確之義止于下素位而行思不出其位也巽

有委曲紆徐之意巽于上出之不驟進不欲其速也以此而進既無必進之心又無驟進之失由是出而鳴國家之

威則浩乎大通惟意之適而莫非順境無阻抑也否則賈誼有不遇之困阮籍有窮途之哭豈知漸進之義者哉

若在人人事上論必止而巽則為進以正進以正則得位可以正邦而有功也如伊尹耕莘樂道無出位之思可謂止

也三聘而後起巽順不躁進也于是相湯得位惟得位故

能成鳴條之功惟以正故動為不括而能表正萬邦若以

割烹要湯枉己其能正人乎劉氏曰夫物未有進而不上

窮者動而不窮惟漸為然止乎下而巽以行之是以不窮

也楊氏曰聖人於漸以敦風化乎執此道仕進則無干祿慕位之耻無假途捷徑之患以此而進則得位以此而往

則有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楊氏曰地中生木以時而升山上有木其進以漸君子知

木者至微之物猶不可以不漸而况居賢德善俗乎居賢

德而以漸脩而後至勤而後精此楊子雲所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也善俗而以漸基而始變久而後成此孔子所

易經中說

人

左

謂善人為邦百年可以陳踐去殺矣傳曰人之進于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凌節而

遽至也在已且然教化之於人不以漸豈能入乎移風易

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介夫曰居德畜德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豈一朝一夕之力哉故居賢德者必以漸善俗者變其舊日不美之

習使之歸于皇極須是薰蒸涵濡之久方可致是善俗必以漸也

胡氏曰此二句俱要見漸進之義蓋居德而不漸則執德不弘必深造不已自強不息隨其所至而守之不失則德

之在已者以漸而進矣善俗而無其漸則民俗不微必仁

漸義摩優游以俟其自決禮陶樂淋從容以俟其自化而不責效于旬時則民俗之善以漸而進矣

居字善字要體亦須知有漸進意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漸與升畧同地中生木必由拱把而合抱參天其合抱參天固自由於拱把豈有一驟參天之理人雖見今之拱把而有言亦自無害亦自是理當如此循序若漸之取象于鴻或以卦體有鴻飛之象歟彼鴻之進有漸故亦取其義歟行有序者循序也進有漸者漸進也此漸之所以有取于鴻漸鴻漸于遠必自干始若舍干而一驟于遠亦非漸進之意雲路雖高水涯雖卑欲達于彼必歷于此理自當如此循序小子無深識遠見自愧其不能高飛遠舉而屬衆人無深識遠見又譏其不能高飛遠舉而有言抑豈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自當如此也哉

鴻水鳥干最近水而猶在下今漸于此是初離于水而始進于下自水而干雖為漸進然干非可安之地又無應援之所如二之漸于石得所安也一奮則升于陵是又有應援也今初應四之木益非所安是已不安于此又不見安于彼也鴻漸于干實具此教義在人則為小子始進于下者也未得所安故屬上無應故有言蓋是筮仕之初未得所安之位若孔子雖為委吏乘田未嘗不居之泰然在小子無深識遠見自以為危知賈值一為長沙太傅而內不

勿經中說入卷之二十六

二十一

自得是也不然高飛遠舉得位行道固不免于衆人之有言然而不遽不驟得漸進之宜於義自无咎也人其知之若夫少年登高科正以其驟而且自應者也雖不自危難免于人之有言其為不幸也多矣必漸進而無應方免此過如今秀才須要知此父之義而進以其漸

自水而至于涯以見進之以漸而不驟等初之有取于干者其以自四以下互坎而近之有水涯之象歟

古人筮仕初仕強仕皆有其漸此正是義无咎豈小子之所能安衆人之所能信

程傳當細味儘有意義曲盡是理今錄其略于左

傳曰鴻之為物至有時而群有序不失其時序乃為漸也

湯蔡申說不卷之二十六

二十一

干水渚水鳥止于水之渚水至近也其進可謂漸矣行而以時乃所謂漸進不失漸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至弱也而上無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子唯能見已然之事從衆人之知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無應所以能漸也于義自无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

鴻水鳥漸于干出水而進於水渚在無應之地而非所安始進而未遂其進也在小子無深識遠見而欲速成者也故鬱鬱以不得志有司為歎而且將自鳴其不遇也不知

上進之道必以其漸辟如行速必自通云云者矣以義論之何咎之有則漸初在下自宜安也

鴻始進于干而未安故為始進于下未得所安之象小子則始進者也居下無應未得所安者也故占為小子則厲也雖有言无咎事雖有危而義則无咎也有言還作自分上是程傳雲峯說皆然

雖介夫謂雖有言語之傷然乃時也位也命之不偶而無應者也非已有以致之也故義為无咎何以不取中庵曰此无咎還在漸上取義謂始進雖未安自是序如此故无咎蓋蔡說自與程傳義不同

蘇秦東師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嫂妻妾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力工商逐什一以為務今子釋本

而事口舌固不亦宜乎秦聞之而漸自傷乃閉其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

齊王融自恃門第三十內望為公輔及為尚書郎撫按嘆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以禹二十四為大司徒也融為尚書郎可謂漸于干矣而乃內自不安發為嘆詞非小子之屬而有言乎然不知行遠必自通登高必自卑必如此而後免蹢躅等之弊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傳曰雖小子以為危厲在義理實无咎也

陳手歸漢王與語悅之拜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

盡謹曰大王一旦得變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益幸平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漸于磐是進于位而安矣蓋磐是位之安者飲食衎衎是進于祿而安矣蓋衎衎者是享祿之安也若無應安能得此無德又豈能致此哉此爻有德有應而進得其故如鴻之漸于磐而飲食衎衎也

進以其漸只在柔順中正見總是有德此三句是象之所引得底一箇原來如譬如北辰之為政以德也却不要貼象進以漸據卦言是

本義六二云云之應是據文上說在人是有德而進以漸

者故其象如鴻漸于磐馬象只象他安處

傳曰二居中得正上應于五進之安裕者也但居漸故進不速磐石之安者江河之濱所有象進之安自干之磐又漸進也二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固平易莫加焉故其飲食衎衎然吉可知也

張中溪曰凡禽鳥之食也俛而啄仰而四顧一或驚心則飛而去之今焉漸而進由于干而處于磐之上高而不危飲食衎衎何其吉也

介夫曰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言二有是德進居其位而遭逢明主其象正如鴻之漸于磐而飲食衎衎矣進以其漸必不本柔順中正言是越卦言也

按審如介夫之說則前第二條之說又不足憑矣
顧氏曰六二有德而漸進則非躡進者也上有正應則非
竊位者矣故其得位之安有漸磐之象得祿之安有衍衍
之象

象曰飲食衍衍不素飽也

六二這等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而優游以享天祿者却不
是無功而食也蓋上有益子君下有益子民得之以道者
也尚何不處之安哉

楊誠齋曰食君之祿又豈素餐云乎亦欲置國家于磐石
之安納人民于和衍之樂而已故傳說之志在中興有商
而非后則不食其祿孟子之志在平治天下而食前方丈
則得志不為

子中

介夫曰二柔順中正云云則是有才德循資格而為君所
任用非薄功而厚享也故曰得之以道則不為徒飽而處
之安矣使非有柔順中正之德則是竊據高位非以道也
使非以漸而進則又是躡居要地亦非以道也得之非道
則為徒飽而處之未必能如衍衍之安今六二以道得之
以德居之則不為徒飽矣尚何不衍衍也哉不素飽是申
所以衍衍之意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傳曰平高曰陸平原也三在下卦之上進至于陸也
陸非鴻之所安况九三以過剛不中臨之故有此象而其

占所以皆是不安底意思夫婦本是相應底一則不復一
則不育却無應也

過剛則無和好之意故不利婚嫌有嚴威之理故利禦寇
夫婦以三四兩爻看好蓋陸非鴻之所安而漸于此則非
其應也非應故不安三四本非正應而為夫婦故一則不
復一則不育亦不安也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今三為四之夫也一征而不遂反者
以其非正應之夫也若是正應之夫必居室而偕老矣豈
離群如是娶妻本為繼嗣人之常事今四為三之婦也一
孕而不能育者以其為我之婦亦非正也若是正夫之子
必如保赤子體其疾苦矣豈至失養育之道如是

易經中說大卷之二十六

子五

胡云峯曰九三僅能以剛而過六四之柔則又自有禦寇
之象也

倪氏曰過剛不中而無應有鴻漸于陸之象其占何如蓋
夫之復婦之應也無應則夫征不復婦之孕夫之應也無
應則婦孕不育矣凶莫甚焉然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
雖介夫謂婦人無應何以能孕只為陽力不足與陰不稱
便為非應若已得中陽氣又相應孕何至不育此說何如
中庵曰此爻無應本只言無正應雖與四相比應而非其
正應猶無應也蔡說以無應為不稱之說雖非本義意義
自好可以論生育之道矣在此爻則為陽過而與陰非相
應者非陽力之不足也蓋生育之道須得陰陽相敵不至

偏勝方能和合而成生育之功

難介夫說云云曰夫婦二占雖本過剛不中而無應來然夫不復暗根過剛不中意邊多婦不育暗根無應意邊多手平言其占如此耳但不可如蔡說大費力也征是征行亦非征戰之征

不復不育固在過剛無應上取利禦寇也在過剛無應上取但上句在無應意思多下一句在過剛意思上多

魯般伯嫁其外妹于施孝牀卻舉來聘求婦於般伯般伯

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

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邵氏邵氏亡晉人歸之施

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

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翰按奪之與人

漸陸而非安也邵氏之夫不復也沈其二子孕不育也遂

普施氏非禦寇之意乎

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錄

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

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大丘翰按

此卜錄與漸九三爻詞同又見其用占之法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

相保也

三為四之夫一征而不復反則于不正之交群醜也已離

之矣離群失道無應也順相保過剛也

傳曰婦孕不由其道所以不育也

介夫曰順與人同心協力本義曰以其過剛故利禦寇則此順字正指過剛而三之剛乃所以為順也何則非極剛不能與衆同心戮力以致死將有望風畏怯而先自潰者矣故象曰云云

禦寇以剛則得所禦之道自能懾服人心而協力以相保矣此過剛之所以利用禦寇也

按三與四孕而不育非正應而交也二與五三歲不孕本

正應而未交也理之曲者事雖成而不行理之直者事雖

不成而終遂

不復而離羣以其非正應也不孕而失道亦以其非正應

也利禦寇以過剛也寇而禦之則順矣則相保矣言其無

離羣失道之弊也

左傳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氏歸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

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翰按

此亦失道而不育之意

魯宣公元年楚子鄭人侵陳晉趙盾帥師救陳胡傳曰鄭

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

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

故特褒而書救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乘剛非所安而能其順委曲以處則庶幾于不安之中而

有可安之道則猶鴻之于木而得楠也若于木而不得楠乘剛而不順其皆不能免咎无咎全在或得上來

傳曰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楠橫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如鴻之于木本不安或得平柯而處之則安也

介夫曰六四乘九三之剛在人事為以善弱之質而遇難險之人或遇難險之地之事也如此則不得所安矣鴻漸于木之象也然柔順是其體是雖所遇不善而能巽順以處之終可無虞所謂化強暴為善良感仇敵為婚媾者也故又為鴻之得木中之楠而保安者也故无咎得云或得者賴有此而庶幾可望之詞也

此是於難處之中而又有善處之道

象曰或得其楸順以巽也

順是順其時勢其是處之以委曲順字簡易其費曲折如所謂因時處宜與其勢而利導之說話其處宜利導處却不知費多少處置工夫

楊誠齋曰鄭侯之買田其意在于釋疑不知者以為貪夫財也子房之辟穀其意在于全身不知者以為惑于仙也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漸陵只是象他居尊婦只象他六二正應在下三歲不孕只象他為三四所隔而不得交合終莫之勝只象終不能奪其正此爻詞必須這幾件方象了他不以別爻只據一

事說吉字本莫之勝看

張中溪曰鴻漸于陵陵為最高卑下視于磐于陸則陵為最高此人君處九五位之象也况五與二為正應則二乃五之婦二漸進以歸于五也雖三欲塞之四欲間之歷三歲而不孕然二五以中正之道相應必得遂其室家之願彼不中不正者終莫能奪而勝之宜其吉也

此爻之詞若貼之人事以九五漸陵為中正之君以六二與婦為中正之臣三四為說邪然聖君賢相終有相得之理如管蔡之于周公吉則是君臣一德上下一心政治以之而可成也意思

晉按終莫之勝吉程傳謂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是以德言也沙隨謂二五當位非三所能抗是以勢言也今當兼用之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吳臨川曰中正相應乃二五所願其合雖遲終得其所願也

介夫曰天下之事凡正所在雖有所阻隔終必伸也蓋天道好還不厭便無天道了

倪氏曰九五君也六二臣也君欲得臣以成治化是素願也但為三四所隔耳今三四小人終不能勝而德與之合則德業成于上下之交治道隆于明良之會本心之願不于是而得乎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象鴻漸于陸誠所謂鳳凰翔于千仞者矣而其所用以行之者足為人師表象其羽可用為儀誠所謂位雖極高而不為無用者矣

如張子房進至萬戶侯可謂高矣又進而至于托赤松之遊可謂至高而出于人位之外矣而先儒謂其有儒者氣象豈非以其得處之宜歟較之知進不知退者大相遠矣雖此一退亦足為法而不為無用是少好又如伯夷去隱于首陽而清風凜凜足為百世師子陵不事王侯而先正謂其志可則皆是好處

儀字在鴻言則為儀飾在人言則為儀表

易中說大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傳曰爾雅九達謂之達達通達無阻蔽之意謂虛空之中也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進是出乎位之外在他卦則為過矣于漸之時居其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離所止而飛于雲空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外者矣進至于是乃不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用為儀法而吉也羽鴻之所用進也以其進之用況上九進之道也

胡雲峯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群而不失其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而獨于上九言之者要其終而不可亂也大抵無位者多無用上九猶賢達之高致進處高潔不累于位非外物之所能奪其志而亂其心斯亦足以為天下之儀表矣雖高而無位然不為無用也故其象占如此

介夫曰上雖不為世用而終不為無用人雖不蒙其實德之惠而清風高節猶足以應頑梗懦為世標表也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蓋其志卓然在道義上而非功名富貴之可得而亂者此其可則而吉也

介夫曰惟其不可亂故可則也其志若或可亂安能可用為儀哉如夷齊如王燭如龔勝輩却是何等樣剛腸何等脚根不可亂也數字何其的確哉孟子曰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是可亂也已

楊誠齋曰居宗廟朝廷之上而不改簞瓢採茹之氣在冠冕佩玉之列而不忘黃冠野服之心世之富貴焉得而亂之哉

易中說大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又曰君子能輕富貴歟君子非能輕富貴也將以輕之適以重之夫惟出乎富貴然後不為富貴之所誘何則此固有以破其誘也非彼之暗而吾之明也彼方居乎中而吾則立其表也然則破富貴之誘者必立乎富貴之表者也然則其孰為富貴之表禮義是也君子者登夫禮義之山以下視禮義之市而明見富貴之糞壤則天下之富貴有不破者乎

子思曰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于人抗志則不愧于道

子思謂齊王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入之性安而嗜

慾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薛氏曰後漢嚴光有懷仁輔義天下說之言則其所蘊非尋常高士之可及也

震為雷

兌為澤

歸妹

動

說

歸妹征凶无攸利

說而動是以情相悅而動者非感應之常男女之正婚姻之宜也

易經中說

主三

林性之曰此卦兌以少女而後震之長男而其情又為以說而動則是不論年之長幼時之後先而所應非桃矢之期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所合有桑中之醜是男女皆失其正而女子尤為可醜故卦名為歸妹又卦體云云皆為不正占者如是則自絕于禮法之外自喪其廉恥之真何以脩內間何以儀家人是無所利也

于氏曰征是往而從男也征凶以方歸之時言无攸利以既歸之後說

都丹陽曰男女之相從正則吉而中爻之才剛柔雜居非所謂正如是而而行非禮法之所容也故征凶夫婦之相與順則利而六爻之才柔上剛下非所謂順如是而有為

非室家之宜也故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于氏曰天地交而後有萬物男女交而後有父子此歸妹為天地之大義也下二句正以明歸妹之所以為天地大義處

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歸妹女歸于男也故云天地之大義也男在女上陰從陽動故為女歸之象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彖傳人字兼母子而終始只在一歸上女為母是因歸而終于子母却因歸而始故曰人之終始

易經中說

主三

張中溪曰女子之嫁子道終於此母道始於此禮哀公問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胡傳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云云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昏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于此者乎

呂東萊詩傳曰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汚隆民之死生于是在乎在

說以動所歸妹也

聖人歎幾本卦却先說個正經底男女因歸到本卦上以

見他不正如云天地間男女事本是大道理大繫關底則為本卦却做得不好了如以情相說而動不本義理之正此却是本卦所請歸妹而本義亦曰男女之交本皆正理唯若此卦則不得其正也

于氏曰說以動主少女言女子說男而動是少女之事非有老成之德者也上言女歸于男之常此言女歸于男之失據本義則前段是正意上特言其理如此本義所謂男女之交本皆正理指上段言之此以下皆是不得其正也鄭風蝦蟆曰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禮昏義曰夫昏禮萬世之始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經解曰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僖公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胡傳曰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於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

征凶位不當也元攸利柔乘剛也
難介夫謂卦象以兌女從震男卦德以說而動皆非正矣便自征凶无利而乃復以位不當釋征凶柔乘剛釋无攸利不知果是文王本義否中菴曰蓋只是發明係詞無一字無所本而其取義亦非一端故歷言之未必非文王本意也故本義各以義言之

成公五年杞叔姬來歸胡傳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也魯伯姬歸宋衛齊晉滕胡傳曰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倫書之以明適制為後世戒也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胡氏曰此不可言雷動澤隨有不正之義只是言君子觀象以為澤上有雷圓歸妹之象也然歸妹貴得其正不然而淫奔妄聚則易合易離始雖善矣及其永終也吾知其有厭棄之患而必地于色衰之後矣所謂永終知敝者如此推之天下之事莫不皆然

丘建安曰婚姻之道欲其永遠而有終也必預有以知其不終之敝女子從人以悅而動至于失身敗德不能求其所終者多矣所謂華落色衰復相棄背者是也而原其所由則由奔誘而為夫婦徇情肆欲之所致而不知其敝之過也向使于說動之時而為永終知敝之戒則無此失矣張中溪曰物生必有終有以永之則不終事久必有敝有以知之則不敝然永之非難而知之性難苟能知其敝斯可以永其終而君子惜老矣

介夫曰永終只是久後之意非永其終也

今按丘張與介夫說永終處似大不同然質之本義則蒙

引正矣前所錄胡說一段亦與蒙引意同淺說亦然

胡雲峯曰澤上有雷澤隨雷動君子永終知敵戒其動也

澤中有雷雷隨澤止君子嚮晦宴息取其止也

韓非子曰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法竊駕君車罪則彌子

母病夜聞之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而忘

其則罪異日食菹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

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滑罪于君君曰是固

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于初也

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

詩衛風氓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

嗟女子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

也又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詩小序

曰氓刺詩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

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因而自悔喪其妃偶朱

傳曰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蓋

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歆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

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无解者何以異

此可不戒哉

宣公五年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胡傳曰宣以周公之後通

于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

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

文公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左氏曰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

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

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中

卷曰君子知出姜不允於魯所謂永終知敵者非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妹之所居卑而無正夫惟娣為然當時而如此則其歸

也亦為娣而已矣娣之居下無應雖賢何所能為如跛之

不足有行也然有賢正之德不過自善其身僅能承助其

君如跛者之亦能履焉跛者能履亦不過承運其身而已

抑豈能及遠然在其分為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

蘭廷瑞曰跛者不能以專行依人乃可娣妾之道承正室

以行則吉按本義君字即蘭氏之所謂正室是也與其君

之袂君字同看

李隆山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

娣從聖人制禮必以姪娣克媵者所以廣國嗣使所自出

者一同而無他異也

歸妹六爻以陽剛為賢以應為夫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傳曰歸妹之義以悅而動非夫婦能常之道九乃剛陽有

堅貞之德雖娣之微乃能以常者也雖在下不能有所為

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以其能相承助也能助其君

婦之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跛之與眇不能行且明也非初二之為也所遇則然也能

履能視則初與二之才也二類莊姜

賢女不得其夫猶幽人不得其君者故以幽人之貞為賢

女之占蓋以幽人所常勉賢女恐賢女未必能常也

難介夫謂二賢于初以剛且中也如何中菴曰初剛而正

二剛而中亦不可以優劣之

幽人不偶而抱道守正未嘗以不偶而離道失正也故女

子不得其夫者利此之貞為亦不可以不得其夫而遂失

其正也

彖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于氏曰未變常是中上說言能如此則為未變婦道之常

也九二陽剛得中婦道之常也利以幽人之貞者不以不

偶而變其常

六三歸妹以湏反歸以娣

湏待也三本非賤者無應而湏固自是常而却急于從人

不得為人配而反歸為娣是自賤也全是他陰柔不中正

故如此若是剛陽之交自能操守得去夫人志在謀位而

不自重欲速好進而甘于卑下卒為人所賤者何以異于

此爻哉三無應而未得所適則是妹之歸也宜以湏矣而

乃反歸之為娣焉

雖本義用程傳以湏為待或曰又是一義何長曰若以湏

作女之賤却與娣字犯還依傳義順

彖曰歸妹以湏未當也

未當據陰柔不中正言程傳會意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遲歸之歸湏知是歸妹之歸此文似孟光

傳曰九以陽居四四上體地之高也陽剛在女子為正德

賢明者也無正應未得其歸也過時未歸故云愆期女子

居貴高之地有賢明之資愆期有時蓋自有待非不售也

待得佳配而後行也

九四以陽居上體而無正應是以賢女而未得所偶不輕

從人而抱懿德以自珍既天矣冰既泮矣雖十年不字

三歲不與而與夫子歸之期亦有所不暇計矣然所以愆

期者非不歸也志在遲歸以待所歸之時耳是必厥德孔

嘉真可仰望而終身則彼也好述我也一驥矣

詩曰風匏有苦葉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湏

我友傳曰舟人招人以渡人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

友之招而後從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偶而相從而刺此

人之不然也

彖曰愆期之至有待而行也

只湏在歸妹上說或欲以出處說者非也

禮昏義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漢文帝時張釋之為騎郎十年不得調歎免歸鼎錯知其賢而薦之為謁者僕射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月幾望吉

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是一句總見其君不貴飾處却不重婦上只是借他来形此

帝女下嫁是居尊下應之象君袂不如其婦之袂不貴服飾之象如此則女德可謂盛矣故又有月幾望之象

都丹陽曰吉宜家之謂也

傳曰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于二為下嫁之象

貴女之歸唯謙以從禮乃尊高之德也不事容飾以悅于人

易經中說

卷之二十六

五十五

尊貴之女尚禮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婦之袂良也良美好也

胡雲峯曰婦以容飾為事五君也豈假容飾以悅人者故

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良在德而不在袂也下三

陽皆以女德稱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帝之女而下

嫁者也而不盛其服飾德之盛無以加于此矣故又取月

幾望之象

齊節初曰袂衣袖君小君堯降二女于媯汭而後世一稱

湘君一稱夫人嫡側為君而餘皆媯也

介夫曰尚德不貴飾如何便為女德之盛無以加此蓋女

子貴飾此處處皆然不貴飾則自然貴德矣惟貴德故能

不高飾也故能內重外輕也尚德之義何所不該必能敬不忽于夫子孝不間于舅姑慈不畧于妾媵恩常周於姻族必能輔佑君子而不為牝雞之晨必能正位乎內而不致內顧之憂豈特不貴飾之一端遂足為女德之盛無以加哉

漢主貴人馬氏為皇后后援之女也德冠後宮即正位宮闈愈自謙遜好讀書常衣大練視不加緣翺望諸姬主朝謁望見后袍衣疎麗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婦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其位在中本卦也則是有中德之貴也以是中德之貴而

易經中說

卷之二十六

五十五

行肯尚飾哉

成公九年季孫行父知宋致女晉人來媵胡傳曰經有因

襲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

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尊其

嫁遣之禮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

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况君子哉翰按伯姬固

女德之盛而行者不如其婦之良非因貶而褒乎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既在歸妹六爻則皆是男女約婚之事不假言矣但于終

而無應則無終者也但九有應則合無應則不遂歸妹之

終而無應則是雖嘗約婚而終未無成者也二句正約婚

不終之象蓋既云承筐則羊則見得男女有約婚意思但承筐無實則筐之承不成矣則羊無血則羊之割不成矣故女不成嫁男不成娶而無攸利焉

蓋女馬承筐士馬割羊只是要約婚終于無實無血是又不果于成婚也

禮昏義曰昏禮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鄰僚友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三三之睽三三史蘇占之曰

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

為火為蟲敗姬車說其輟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孤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弃

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後子圉質秦惠公罪之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林性之曰上六女承筐無實則其所承者虛筐言其約婚而不終也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六終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七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七

頤川盧 翰子羽著 元嗣盧晉伯進訂
同郡王道曾益甫聞

下經十

震為雷

離為火

動

明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就治功明盛上說如巍然煥然朔南暨北光天之下至於海隅樣不似大有近見不獨治功還依程傳說

豐大之時人惟見其亨而不知盛極有當衰之理王者至此便知得盛中有衰而憂所不免也然亦不必憂其盛者

衰之機但當守常不至過盛當如日之方中則可也否則雖憂之何益哉

玩下句見得王者既不可以將衰而慮亦不可以既盛而驕只守箇大常道行去有甚憂喜

宜日中只要常保住此豐大不至過盛如漢武便不能守而使之過

楊誠齋曰問其君臣則都俞明良也問其禮樂則神和人欽也問其風俗則仁醴義酣也問其天下則海清砥平也

仰馬而七政齊備焉而萬物遂內焉而邇人安外焉而遠

人格

晉按程傳似把明動看在中內本義却把明動解在日中前程似看日字重本義似看中字重理俱精宜融通之又按時至於泰有可恤之道焉故周公戒以勿恤時至于豐有可憂之道焉故文王戒以勿憂蓋不恤之恤乃所以深致其憂也惟識易之大綱者自得之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傳曰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豐大也

朱子曰明以動故豐以明心應事物非明則動無所之非

動則明無所用

易經中說大卷之二十七

明足以燭理則于理無不達動足以體其所燭之理而足

以有為如此却是治功盛大底機括故豐陳說就在明動上見亦執蓋有故字本義勢字耳題下須綴所以卦名為

豐

倪氏曰卦之所謂豐者取盛大之義也蓋天下千載之會

華夷一統之日禮樂四達而民咸康阜文武兼用而遠近

同休王道治功之盛無以加此也然卦何以有是義哉

蓋下離之德為明上震之德為動明則兼照動則善運如

明以達禮樂之情則動而制禮作樂明以達文武之道則

動而修文奮武特舉而措之耳夫明以制動動以用明則

是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勢日盛禮備樂和

文熙武恬而王道治功加于無外矣不有以致其豐哉

彖傳釋卦名見致豐之由釋卦詞見保豐之道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王者至此豐亨之會雖有將衰之勢然正是尚盛大之時也所以聖人戒以勿憂宜日中者正欲其宜于守常保此

盛大不至過盛常如日之中以照天下可也

翰謂尚字當作其時尚壯之尚言王者至此豐亨之時正

盛大之日可憂之會也蓋聖人當未盛大故欲致盛大及

既盛大便憂盛極必衰此聖人之心也今曰尚盛大則猶

可致力守日中之常不至過盛而已稍過此境界便有難

殺處此尚字所為宜日中下手處意也聖人一字之妙如

此大字與照天下字應蓋宜日中者正要他守住此大如日

之中常常底照天下也何必憂其大而不衰耶

蓋此豐大之時而天下之人如光天化日之中若不能保

定這豐大底照四國不得則戒之以宜照天下者正要他

保住那尚大底時候常尚大也

此大字與上大字言豐者大也王者值此時則所尚者皆

大也蓋到此時凡百事為皆是大來頭的無一些猥瑣狹

小的也這便豐大時候的事所便如那日之正中時候的

意思這裡便有個將衰的道理王者亦不必憂此但常常

守得這箇日中常保得這個豐亨常常以此意照著天下

易經中說大卷之二十七

則可也

尚大未定意欲還從程朱有據看來尚大不是立意去要
尚大蓋到這箇時候凡所尚者自然都在大底一邊如人
之大家所幹所為禮際宴飲其來頭皆大也盛極當衰理
勢然也故又教以勿過盛如大有之後而繼之以謙可也
隋煬帝嗣政之後自以地廣三代威震八紘負其富強之
資思逞無厭之欲小二帝三王之規摹嘉泰皇漢武之制
度內懷陰躁外示與蘭威衣冠以文其奸除諫臣以護其
過荒淫無度法令滋章騷擾人民沙泥金帛隋氏之亂已
潰亂而不可收拾矣俄而玄感倡黎陽之亂匈奴有雁門
之圍加之師旅困之饑饉于是相聚為盜鬚毛而起上下

易經中說本卷之二十七

四

苟安交相蒙蔽縱為虺為蛇莫肯念亂中菴云此非宜日
中者難介夫以朱語錄不作道理說以上為未曉信否曰
宜日中只要守住這豐之常不至于過盛則自常照天下
不是言人君之德如日之中也介夫仔細看

宜照天下還重宜字不過是繹上文意耳余曰明作教說
非

晉按玄宗有言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似亦能體豐照之意
惜乎其終之反鑑也

又按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是不能照天下
矣不照綺羅延常照遊七屋是能照天下矣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於

鬼神乎

何沈曰宜日中宜照天下句是當守中而不可過此一節
以造化人事發明不可過中之意蓋日以中為盛日中有
昃之理月以盈為盛月盈有蝕之理天地之盈也以時而
消天地之虛也以時而息況于人與鬼神之盈虛不與時
而消息乎造化人事如此可見盛極有衰之理其能常盈
而不衰此所以當守中而不可過盛也

傳曰日中盛極則昃昃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下之盈虛
尚與時消息况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
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迹于萬物盛衰可
見其消息也

易經中說本卷之二十七

倪氏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串上二句說來日中月盈天
地之盈與時而息也日昃月食天地之虛與時而消也
按程傳與倪說似以天地中日月包之亦莫若以乾文言
觀之則日月自日月天地自天地

倪又曰日自升而中盛之極矣盛極必衰故日中則昃而
傾焉月自弦而盈盛之極矣盛極必衰故月盈則食而虧
焉是則日之中月之盈天地一氣之盈也日之昃月之食
天地一氣之虛也虛之極者息之時天地之氣虛則必息
而至盈是其盈也與時息而盈矣盈之極者消之時天地
之氣盈則必消而至虛是其虛也與時消而虛矣是則天
地之運不能常盈而必虛如此况人事不出乎天地之外

鬼神常運乎天地之中。盛極過中，有不衰乎？吾知治亂相尋，盛衰相倚，屈伸相感，聚散無常，盛無永盛之理矣。中不可過如此。當豐之時，可不知戒也哉。

按林性之淺說，介夫蒙引說天地二句皆不蒙日月大抵二說俱可無大害也。

難介夫謂此日中與前不同。如何中曰一也，宜日中常守其中，不欲其過盛而至于昃也。昃則過矣，過則衰也。如云豐固盛矣，宜守此以照天下，勿使至于過耳。

觀日中則昃一段，見得當憂者此也。宜日中者，此也。

管子曰：爵祿滿則忠衰，室富足則行衰。釜鼓滿則人聚之，人滿則天擊之。故先王不滿也。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七

六

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夫物有滿而不覆者哉。

楚武王欲伐隨，將齊人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矣。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蕩大命而蕩心亡焉。翰按：若婦人者，其亦知日中則昃之義也。

齊討慶氏，與晏子叩殿，其郵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叩殿，乃足欲。且欲亡無日矣。不受者，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過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利過則為

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中曰：若晏子者可謂知不可過中之意而能宜日中者也。

楊誠齋曰：勿謂方中，其中將昃，勿謂宜照，其照將夕。蓋日中者，昃所倚，月盈者，食所伏，盈者虛之源，息者消之根。天地日月也，鬼神也，四時也，所不能適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以震之，天之威也。電以照之，天之明也。二者皆至，威照並行矣。豐之象如此，而君子體之，必折斷其獄，使無適情。象電之照，然後致之于刑，而不姑息。又以象雷之威，也可見獄未決者，固不可輕用其刑。獄既決矣，又不可輕度其刑，而使為惡者得以僥倖免也。此亦威照並行之意。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七

七

楊誠齋曰：有電之明，乃可折獄。有雷之斷，乃可致刑。斷至而明不至，則獄詞不能折而服明至而斷不至，則刑威不能致而果故。必雷電皆至而後可不欺。聖人作易，既以明罰勅法，象雷電之噬嗑，復以折獄致刑而象雷電皆至之豐，果何意歟。

書舜典：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周禮司牧掌萬民之衆惡過失而誅讓之。凡民之有衆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詎諸嘉石後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大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其

能改者及于中國不遠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國土者殺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應萬物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
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訟則以五刑
之法詔刑罰而以五罪之輕重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求民情斷
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刑殺三刺者一刺曰訊群臣
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
掌因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桎梏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桎
韓非子曰明主不舉不恭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
視以審外內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
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往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
士無辜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
晁錯新書曰號令不時命曰傷天焚林斬木不時命曰傷
地斷獄立刑不當命曰傷人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旬以上是象以下是占氣脉須相連玩本義見之
傳曰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無以
照非動無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九明之初九
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應用
則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
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
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

也蓋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相資而成用同
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
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加尚也
按往作往從四還是觀二之往為從五可見
配主以明動相資也配者合而有助之意以明與動合而
相資也旬均也以陽剛均敵也一則為明之剛一則為動
之剛剛雖敵而明動則相資也
朱子曰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已徒明不行則明
無所用空明而已
林性之曰初九與九四為正應是為逆其配主者也夫初
陽剛四亦陽剛其勢分則相當其才力不相下雖云均矣
然其占也初剛而明足以燭理四有以資其謀則動有所
之而無冥行之咎四剛而動則明有所用而無徒明之失
復何咎如是而往彼有謀此有斷此有見彼有為戮力相
成同心共濟則振綱立紀何大不克脩政立事何煩不理
足以定國之治保時之豐而有可尚之功矣
源流至論曰貞觀開元盛時名稱雖煩而事業無廢職業
若異而機務不廢有如英衛智勇房杜謀斷王魏規諫姚
宋正變亦何愧于爰立之命
陸賈說陳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
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
計在兩君掌握耳于是陳丞相交驩太尉兩人深相結而

謀蓋象

唐鑑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率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狗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惟房杜焉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灾也

傳曰夫勢均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手降已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先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至矣故曰過旬灾也力均而先己是過旬也一求勝則不能同矣

翰按韓非子言楚人鬻盾與矛之譽不可同世而立以不易

可臨之者與無不臨之矛而自與居固不可相求勝若並持之以迎敵則可尚也

兩虎共鬪勢不共生此求勝之災也

初四雖均敵以其相資故无咎則无咎特取其相資也若于其配而求勝則無相資之益矣寧免災咎也哉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獲若吉

當豐之時而柔暗在上豐其蔀也為離主而至明日中象也上義昏暗見斗象也惟豐其蔀故雖日中而見斗正是惟其遇柔暗之君故雖至明而亦無所見之既是柔暗若往從了已則必反見疑正所謂未信而諫則以為諂已事君數斯辱也之意惟在積誠意以感發之則吉却有此唯

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意思

豐其蔀據六五說日中見斗却據六二說蓋離日中而見中正至明方用而遇蔀賢才方出而遇暗主也

斗字從豐蔀上生蓋惟豐其蔀故只見其斗而不見其日月之明惟暗主在上故雖以至明遭逢其時亦只見他昏暗處而不見己之明如雷紂之世雖以龍逢比干臨之亦不見他賢聖忠蓋只是見紂底罪惡滔天豐其蔀而至于見斗則二雖有至明亦不見他明處世却有這樣君司馬氏說蔀屋作不見知于人却是故作明不得達于外亦好但以下文折肱律之似疊

楊誠齋曰德宗根乎柔暗之資而力為強明之迹夫君道

易經中說不奉主十七
之所在強不在于抑敵衡而莫強于折邪佞明不在于察淵魚而莫明于察奸欺德宗強不足以折盧杞而以刻薄為強明不足以察延齡而以猜忌為明故怒公輔疑蕭復仇陸贄皆日中見斗而得疑疾之類也

鄒陽上書于梁孝王其略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主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衛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王熟察而加憐焉書奏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翰謂往而從之君往而從事或引君當道或陳喜開邪則昏闇之主不以為我為干進則以我為沽名唯在積誠意去感發他則疑疾庶可解昏蔽或可開而吉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信以發志雖解有孚發若四字而所以吉處正在此實亦申吉字之意

傳曰有孚發若謂以已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

張中溪曰臣之事君不可以君之明暗而異其心一于孚

信然後可以感發六五之志而行其道顧不吉歟

倪氏曰六二所以必有孚發若者蓋人雖不同而信同故五雖柔暗之主而其本然之誠則有未嘗息者故以一人

易中說不卷之十七

十二

之信感發在上之志因發而悟則柔可強而暗可明矣此其所以不在徒往而貴于積誠也

楊誠齋曰為魏徵易而為狄仁傑難為仁傑易而為陸贄則難蓋徵事明主仁傑事暴主而贄事暗主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元咎

傳曰幡慢圍蔽于內者豐其沛其暗更甚于蔽也三明體而及暗于四者所應陰暗故也三居明體之上陽剛得正本能明者也而應上陰柔沫星之微小無名數者見沫暗之甚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見沫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無能為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于天下上無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

上六之暗甚于五故其象為豐沛見沫星以沛之蔽甚于蔽而見沫則愈昏矣三雖處明極而應上六如此則明無所用矣大抵賢智之士生不逢辰不遇聖明之主而處亂

世豈賢者之過哉孔孟之於春秋戰國是已亦像瀛洛關

閩之學不大用于當時底意思

陸贄諫德宗疏曰以一言稱慝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

無定分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大事正是豐大之事右肱所用以作事者折其右肱如河洛之學落籍于偽學之禁雖以剛明竟亦不能有為矣

易中說不卷之十七

十三

詩坤風北門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宴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傳曰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

君不得其志故賦以自比

不可大事猶言不足以有為此句分明歸咎于君子終不可用猶言道與世非竟不可行此句分明在六三本人上

說有惜之意蓋豐沛本說君折肱本說已

倪氏曰九三之明遇上六之暗不足以有為如豐其沛則明無所用不可藉之以成豐大之事也右肱所以便作事

今折其右肱則三之明終不可用也于氏曰不可大事申上說

九四豐其沛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豐其蔀遇暗主也日中見斗當明而反暗也下就同德為之助則可以致豐而吉蓋當豐而遇暗主非獨力之能濟也如東晉之有王謝呂惠之有平勃也
介夫曰六二以離明之德而上應六五之柔暗九四以剛明之德而上比六五之柔暗故均為豐蔀見斗之象
參義曰初在四為配主以四在位而尊之也四稱初為夷主以初同德而等夷之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位不當幽不明吉行三句只以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貼看不依小註之說

卷之二十七

十四

吉行二字不可說開蓋就指遇其夷主為吉行也蓋能下就同德則君之柔暗可開世之豐亨可致如此行之則吉隨之矣則是此行也乃所以為吉行也吉行如俗言好事但事字不如行字活

如平勃漢相結而呂氏謀益衰此亦遇夷主而以吉行者歟

唐張柬之等謀誅二張謂大將軍李多祚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為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唯相公處分遂與言謀中卷曰當豐蔀見斗之時而下就同德此其以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以柔暗之主居人君之位周公懼其弗勝也故開之明揚側陋旁招俊乂如配主夷主者舉之如是則維持調護有人而君德治化有賴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克終懿德實惟一人之休聲名洋溢允為萬方之傾時豐于此可保泰運於此長享吉也

慶則德成于己譽則名孚於人皆吉也寧以吉為豐亨可保亦通

近見柔暗開于己而德以進慶也剛明開於人而譽以彰譽也由是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豐亨之治可期不亦吉乎慶譽在柔暗上說吉就豐上說慶是柔暗變化了而剛明之譽可得

卷之二十七

十五

依程傳慶還是豐大之慶譽是來章之譽慶譽總是吉也秦始皇欲逐客李斯上書云云是使國無富利之資而秦無疆大之名也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詩小雅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史斷曰漢武即位之初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又招選天下文學才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文武之才求之如不及以蒲輪迎致生元主父而嘆息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是以興造功業後世莫及號令文車煥然可述意此亦可謂來章者歟

鄭禹謂光武曰為今之計當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所謂
帝業不可以孤立而成欲其恢復之舉須是延攬即易之
來事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慶就是吉又詞吉字也只字總慶譽二字非有二也

近見有慶在吉字之前另作一樣蓋云六五質本柔暗不
足以致豐也今能來致天下之明遂有以致豐亨之盛治
而吉者何也蓋既用賢則柔暗可開于已而剛明普照于
天下名譽因聞于人而德教大沛于四海由是未豐則可
以致豐之盛既豐則可以保豐于久而吉矣

詩大雅假樂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

象傳中說大卷之二十七

十六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傳曰言有威儀嚴整之美又能無私
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也

大雅卷阿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
方為則傳曰言得賢以自輔則其德日脩而四方為法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間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古之君子有才力過人者張大其所為以夸耀而反以自
蔽故視其國則國空虛若無人然于凡人情世態了不相
聞故久無所見也皆就那豐其屋來而障蔽如此禁紂是
也其凶可知

本義豐字與動字連是大肆作為之意有箇要豐大其屋
之象豐極動終却是豐動到畢功成了既豐大其屋則反

以自蔽其家是明之極而反暗之象也

如人家構起大屋豐大其屋本是要華美起眼然成之愈
大則宅舍愈掩蔽底暗暗然不眼亮至於探其戶而視之
非無人也而寂然靜悄若無人者非無物也而常常底無
所見是豐屋豈不是好事但要明極反暗意思出又取來
做象

楊誠齋曰自古小人不遇款樁其君之明故聖人獲其心
之至隱而曉以辭之必然曰汝之揜君之明不過欲豐乎
己之屋而已不知款豐其屋者適以揜其家而不光又不
過欲高其位而已不知高其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自適家
之揜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耀熠行于室麋鹿游于臺

象傳中說大卷之二十七

十七

矣豈復觀汝家之有人乎凶莫大焉凶又有大者斯高之
亡不足吊而吊二世之遠亡季述之戮不且痛而痛始罪
之罔終為人主者可不戒哉晉按此又在大臣上說亦有
理

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
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之離三三弗過之矣問一
歲鄭人殺之中曰豐之上無德而大其屋故凶以德不稱
屋也

秦皇以呂氏子負少年英銳之資奮累世之餘烈屢至尊
而制六合起咸陽而至西雍離宮三百高數十仞東西五
里為宮室之麗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東窮燕

齊南極吳楚隱以金堆植以奇松為馳道之麗使其後世
曾不待邪徑而側足焉祖龍既死趙高矯詔殺扶蘇立胡
亥而亡秦者胡之識驗矣

史斷曰漢武帝內增七校外置樓船起上林苑建柏梁臺
作長安飛廉之館興造甲乙之帳土木不息自是譏異迭
至甚者大饑至于人相吞噬盜起而奸軌不勝矣

鄭子產如陳泣盟歸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
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以介于大國能無亡乎
不過十年矣果九年而滅翰按恃禾粟之聚而反以自敗
且國無人焉不過十年皆合此爻之義

後主即位未幾起臨春望仙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千間
皆以沉檀為之金玉珠翠為之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
古未有竟以奢靡覆滅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聞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

天際翔若就人君上說是其所作為動欲撤天如漢武征
伐四夷土木神仙之類與夫嘉商周樂唐虞狹小漢家制
度一般自藏還是他自蔽自爾非有人以蔽之也蓋其他
賣弄聰明祇自障蔽

詩小雅斯干曰如鼓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
君子攸濟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真君子
攸寧

漢武帝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

鳳閣高二十餘丈其西則中可容萬人虎園其北治大池
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
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
立神明臺并餘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為輪按秦漢豐
屋如此一則百姓困窮一則海內虛耗非自藏乎

離為火

艮為山

旅

明

中

麗

止

旅小亨旅貞吉

羈旅于外者豈能大有所為雖小亨未必可望幸卦體得
中順剛卦德止而麗明此所以得小亨而且為旅之正也

占者能守此旅之貞則吉而得小亨矣蓋在旅中有小亨
之理必能守旅之正方得吉然失其正則雖小亨亦未必
有也蓋旅之時則然也

左傳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之
未行為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
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
齊中曰瑩固厚矣賈亦賢哉其旅之貞吉者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
旅貞吉也

外是為旅于外在外邊陰柔得中而其順于剛強之交處

已之道得矣于寓止時因不失親而附麗于文明之主依
人之道得矣此其為旅之正此其所以吉亨也外指羈旅
間能得中而且順乎剛也

介夫不以外謂在羈旅間而引淚為例蓋亦拘矣

介夫說止句與徐進齋不同大抵為旅之道只是箇在外
邊要得中與順寓止時要附麗得人便是他好處了更不
別說似亦遽難到

旅之時大矣哉

外不宜人則為取禍止不得人則夫所依此旅為難處而
其時義之大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彖中說六三之二十七

二十七

注

明慎有篤實輝光之意故如山不明則無洞燭人情之意
不慎則無誠懇謹厚之意刑之用也及于無辜人何堪哉
明且慎矣刑則當矣必笞則笞杖則杖斬則斬而不留焉
則又無濡滯不決之患民雖死不怨殺也

楚殷子曰古之治民也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
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此以知其勸
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微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
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

孔子曰化之弗變道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
刑例也例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

唐太宗之於刑獄也謹三覆五覆之奏定失入失出之罪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史記司馬季主卜于長安宋忠賈誼過而言曰專爵厚祿
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
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汚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此
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汚也司馬季主曰公所謂賢者皆可
為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廣
正以求尊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為威
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于操白刃劫人者也翰按旅
去其所而不居羈旅于外游宦者似之故曰羈旅之臣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柔弱在下者童蓋未冠者強壯處外者僕蓋給事左右者

彖中說六三之二十七

二十七

注

旅即次皆是象而占在其中本義安指身言裕指心言

考工記曰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

韓非子曰鄙諺云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

工也

楊誠齋曰六二公侯大臣之顯者喪而在旅者也然能柔
順以下人中正以立已故所至有次舍安焉即之而不危
所挾有資用退然懷之而不露所從有臣僕翕然得其心
而不離雖曰為旅而无悔尤矣晉文公之奔也見秦伯則
拜見野人則拜不曰柔順以下人乎文而有禮好學而不
貳亡十九年守志彌篤不曰中正以立已乎廣而信懷安
而能遷不曰懷其資而不露乎其貞正如故至楚楚享

之送之至秦秦妻之納而歸之可謂旅即次矣腹心則子
犯子余股肱則魏犢賈佗紀綱則秦之三千人可謂得童
僕矣豈惟在旅无悔尤執旅而歸之而伯孰禦焉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揚誠齋曰三亦公侯大臣之顯者喪而在旅者也為客依
人而以剛履剛又在下卦之上有多上人之心宜其大則
焚次舍而無所歸小則喪其童僕而莫之助也魯昭公孫
于齊齊不禮焉而享以大夫之禮公遂如晉將如乾侯子
家驪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是剛而不能下人
也使請逆於晉而晉又不答是焚其次也魯之歸馬公執
之魯自是不歸馬季孫將如乾侯見公而與之歸國而公
不見自是不歸國是喪其童僕也雖貞猶危厲况不貞乎
鄭子駟當國人情多怨尉止等五族作亂以殺之切鄭伯
以如北宮子駟之子子西開盜不傲而出尸而追盜盜入
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罷用多喪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以陽居陰處上之下非其正位故為于處而非二之即次
者矣幸有用柔能下之好處故為得其所賴以防禦之斧
焉用柔則是箇用小心底意思能下則無意高怠慢事情
底意故于所資以備禦之具不失也雖有此一事可賴於
處非其所又無好伴侶唯有陰柔以窺伺是雖有備禦之
具而心亦未必能自安也豈若即次得童僕者之泰然無

驚也哉

資斧還作資所以斷者後本義有明解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未得位即以陽居陰處上之下非其正位也是以逢問歸
宿之虞而非館舍之正雖得其資斧而未免有畏備之心
焉左傳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
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
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
牢焉為十一牢翰按士鞅使魯而處之如是正旅之虞未
得位也士鞅以義斷之可謂得資斧矣而有怨焉則心之
未快也據此意還是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射雉句一矢亡終以譽命句下句在射雉中取蓋人於射
雉之時雖亡矢而得雉在商賈則為拋本得利故為射利
之徒在君子則為忘身事君舍生取義後世應舉得官雖
小費而大成故謂之射策之士須知雉是六五射却不
六五細玩本義自見如乾九五是大入利見之者人也却
非乾九五見大人也
雉以文明之物柔順之性為離象六五柔順文明又為離
主即離之全體也象亦為雉故得此爻者為射雉之象下
二句又就此二字上取意
矢亡作舍岩穴底意如傳說之離傳若伊尹之失莘野大

舜之去歷山而玄德升聞也主士君子仕而事君說

陳敬仲奔齊齊侯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

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于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

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使為工正而卒代有齊國

翰謂此奔齊者射雉也奔陳者亡矢也八世之後莫之與

京非終譽命乎觀其言意亦有彖傳意其卜見觀六四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其始也雖不能無所喪之小其終也自有以著其蔽聞之

善若此者豈掩襲以得之哉蓋其賢能之實獲于持滿之

後於以上微于天聰而為邦家之光身名由是顯汨沒一

朝伸也

易學中說人卷之二十七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此爻不好總是過剛驕亢不順上蔡以為全在喪牛一句

未安過剛在上九上取處旅之上取象鳥離之極象焚其

巢先咲驕也喪牛不順也此皆凶之道

看來凶即焚巢是也則當以焚巢字置在凶字上看蓋上

數者則鳥焚巢是箇傍象已包下文意了旅人以下又是

正象旅人先咲喪牛即鳥之高亢不順後號咷而凶即焚

其巢也陸賈新書曰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

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林孫姑聘于宋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

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

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

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

退而告人曰今公孫君與林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

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去之何以能久

中曰由右師則驕而不順由昭子則旅先咲後號咷皆有

焚巢之凶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大抵鳥焚其巢已包盡此爻意義大段宗此四字象而焚

巢又只本鳥字以旅在上鳥字義也故義當焚巢是以喪

牛于莫覺焉喪牛二句皆從以旅在上來總本于為旅而

驕耳

風上

隨風

剛

柔

柔

柔

其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小亨是小有亨通之美利往是泛說一箇要出而從人見

大人又告他所從必知所擇而于大人可也此二句亦有

小亨意蓋利往似小試行道之端若大亨則不必擇所從

而無不可矣

此卦以陰從陽故亦利于出潛離隱而附彙征之群然必知所從而見剛健中正可與有為之大人乃得其正大人不必明指君只在上而有德者

彖曰重其以申命

重其上先說內外體之異乎却入本義接下申命是丁寧反復其令必欲其下究也

三禮盛德篇曰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

剛其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易經中說

二十

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尊得志澤加于民矣此所以利見而又下皆順從吾獨得不往乎

即柔句而觀有箇利往意即剛句而觀有箇利見意此二句固當以下句為主且有箇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的意思着

或以中正以位言蓋以此大人為有德者不可無位說話固是不知志行上正見也有位處正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得志與民由之底意思有位要在志行上體出此句字字皆在九五上取來志行正是他居尊意思人多忽之

此正如光武有道天命方集以得志天下皆響應公孫述

隗囂之徒皆利往而利見也實融能以陰從陽其小亨已足驗矣

順是歸極意非歸從也

象曰隨風其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為風風之行有命令之象重其以申命正取諸此

風善入物善入人心者莫如命令故象之

左傳曰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教彰之物采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象隸類之而後即命

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欽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初六柔巽之過故或進或退而不果決故教之以必如武人剛毅果斷乃為利焉

太公告武王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起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使如疾雷不及掩耳也輪按以進退之性而教利武人之貞亦古人佩弦之義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疑字對治字疑則亂而不治治則定而不疑溫恭邀陶侃討蘇峻答曰疆場外將不敢越局矯屢說不回既而遣龔登帥兵詣嶠又追還之恭還書曰夫軍有進

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今乃及進軍還遠近成敗之由將在于此王愆期曰峻豺狼也如其得志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慮懼即戎服登舟兼道而進晉按如侃者志先疑而後治矣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以陽剛而處柔居下如巽在牀下有不安之意而過于巽矣然當巽而巽何卑之歟而二又居中則雖過而不過者孔子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何恤哉故占者能其在牀下而過于巽用史巫紛若而丁寧其辭以自道其誠意則誠足以動人可以獲上得君而吉无咎矣孔明前出師有表後出師有表用史巫之紛若也

巽牀下子房圯橋事亦巽之得者

巽在牀下不是象觀本義可見晉按却有箇象寓占中意牀下本是不安之虞若是當巽時雖巽在牀下不為過蓋二居中決是巽所當巽不為過者也介夫謂二以陽處陰既失其剛而所居在下位卑者多畏人故二本有不安之意若能善巽以處之則獲安矣翰謂此說全非本義蓋九二本是好爻以九二得中而當巽則巽其所當巽善巽者也以上九過極而為巽則巽其所不當巽過巽者也介夫說此兩爻意亦欠安

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

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之十里而許之平中曰此正巽在牀下而史巫紛若也巽而至以此豈鄭君所安乎故曰在牀下

楊誠齋曰巽德之順也善則為謙為恭為遜過則諂矣鞠躬不已將及俯僂俯僂不已將及牀下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在下得中則所以待人接物者致恭而有節卑以自牧而非諂雖過於巽而自不至已甚者矣故猶可以得吉也否則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詞雖丁寧而禦人屢憎其能動物也哉紛若只用借史巫以形容煩悉之意不重在祭卜上

九三頻其吝

程傳謂以剛亢而居巽順則其為巽豈其性之常哉勉而為之者也故頻也時亢時巽性體無常恭不近禮耻辱豈能免哉

勉為巽而屢失者以剛而其故也

班氏叙傳昔有學步于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

象曰頻其吝志窮也

志窮只在吝上說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介夫謂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是用柔能下也翰謂正是他善其處六爻惟此得其善其所以悔亡者以此其所以田之有功者以此

陰柔無應承乘皆剛如漢高祖布衣當楚項美彭之間光武起南陽當王郎赤眉之亂玄德起寒微當曹重袁孫之際皆能與以處之而成功也

禮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易經中說

二十七

天子不掩群諸侯不合圍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又曰射祭獸然後田獵注曰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為此三者之用而田獵乾豆腊之以為祭祀之豆實也

詩車攻傳曰古者田獵獲禽而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鴈而射之達於右肩鴈為上殺以其中心死疾肉前潔美故以為乾豆炙之以為祭祀豆實奉宗廟也射右耳者亦自左射之達於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為祭賓客也射左股解而達過于右脅肱為下殺以其中脇死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自奉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達于右肱每禽

取三十為每等謂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于澤宮中者取之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至文云春蒐夏苗而大弊有獻獸之功車弊有獻禽之功夏獮冬狩而羅罟有致禽之功徒弊有儲穀之功

小雅吉日曰既張我弓既投我矢發此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傳曰言射而獲禽以為姐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貞吉是一連言得變更之正而善以之變化則足以善治以之通變則足以宜民順天理合人心而盡善盡美悔亡

易經中說

二十七

无不利是一連無裕益之吝有甘即之尚矣丁是慮之不厭其煩惡如何而為天理之所宜如何而為人心之所安云云癸是令成而復審其宜政具而復酌其中果于天理無非人心無拂可貞而不易耶是皆善其之道也由是推之皆準傳之無弊善治宜民而吉矣

有終以上恐據九五先庚以下或果告占者正是巽之貞處其是巽之也卑其也委曲遷就以求合之意也本非天下之中道故居巽體者不能无悔也以九五剛健中正則是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巽而貞吉則凡所當其者皆得正而善也如有所其入皆是正而善的有所卑其皆是正而善的至于命令之出皆是正而善的下文變更亦為

命令上來先庚後庚則其之正也故吉合上也

介夫以其體為苟且偷安中正則終能奮勵改圖此恐非正意還據程傳

子產問盜之事可謂先庚三日者焚書之事可謂後庚三日者卒之盜清民定非貞吉悔亡无初有終之義乎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位居其體本當有悔反善于變更而得吉者何也蓋九五雖居其却正中巽而以正中行之則所謂先庚三日後

庚三日者尚何有不吉者哉

九五之吉果何脩而然以其位之正中也是正中之道運諸變更之間吾見始而其難終而其慎更化善治必合

易經中

乎時措之宜而納諸無偏無黨之歸九五善于變更如此

所謂无不利者是在所謂无初有終者是在是

上九其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當巽其也居上而極則過於巽者也九本陽而過于巽則

失其陽剛之斷矣故曰其牀下喪資斧

此貞凶當如象傳解不知本義何以不然

楊誠齋曰九二在下而卑故為其在牀下上九在上而高

亦為巽在牀下何也蓋上九巽之極過于順者也在上而

過於順何巽在下之卑而順然上九之巽與九二同而九

二則吉无咎上九則凶何也九二中正之順上九奸邪之

順也上九位極人臣愛其所所有之富貴權勢而患失之心

生故必極其其順阿諛以保其所所有不知順愈過而身愈

危也小則喪其資用大則喪其權勢雖正亦凶况不正乎

李斯憂蒙恬之代其相則順趙高廢立之邪謀懼失其爵

祿而求容則順二世之欲而勸之以逸樂將以順易位而

以位易宗

昭公二十一年蔡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平大夫還

蔡者蔡兒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

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

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翰謂居位者各有常分若過為謙

抑則非禮之禮而大人弗為矣觀蔡侯以長幼齒而不在

適子之位待宗族若正矣豈君人之道乎韓非子曰緩心

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諛而然所宜立者可亡也

晉羅企生謂殷仲堪仁而無斷必及于難蓋仲堪多疑少

決後果為桓玄所殺

胡致堂曰唐肅宗即位八年自李泌既去制敕益出輔國

之手帝所可否總十一耳及其父也惡之而不能去知張

后擅權而無如之何父為中官悍婦所操審而不得知已

駭于亂兵而以驚怖死子制于兩大閹而不正其始中興

願如是乎

象曰其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石之祿者間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緩者事之害也
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
事之禍也輸按審小計者過慧意也遺大數則喪斧矣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七

易經中說卷之二十七

易經中說卷之三十

頤川盧 翰子羽著

元嗣廬晉伯進訂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繫辭上傳一

繫辭二傳或論先天或論後天或合言先後天或論八
卦或併及六十四卦或論各爻或總言三百八十四爻
或單言卦或單言爻或單言辭或併言卦爻辭或論著
數或論卜筮或併言著數卜筮或擬易於造化或附易
於聖人或推易於君子或廣易於人事或衍易於物理
或即易以示為學之方或據易以著取用之妙或因易
以極功用之大以見易理無乎不有而為衆妙之門也
朱子曰繫辭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或言造化以及
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是易之括例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
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
化見矣

此一章是說先天之易必言其原於造化自然之易以見
先天之本也

此言畫前之易原聖人作易之由也乾坤貴賤剛柔吉凶
變化今之所謂易也但知此為易不知未作易之前造化
有自然之易已為之張本也故夫子明言之謂天地立而
乾坤之理定卑高陳而貴賤之位列動靜形而剛柔之質

判事物殊而吉凶之兆則象形成而變化之迹顯則乾坤不待有易而後定貴賤不待有易而後位剛柔不待有易而後斷吉凶不待有易而後生變化不待有易而後見也所謂畫前有易聖人作易之由也聖人作易而有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何莫非因于此哉

此節據既畫易時說未畫之先原有易底意思所謂明作經之理也蓋言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今之所謂易也亦作易時豈前無乾坤哉豈前無貴賤剛柔吉凶變化哉天尊地卑而乾坤早已定矣乾坤即天地也卑高以陳動靜有常云云而貴賤已位剛柔已斷矣貴賤剛柔吉凶變化即卑高動靜事物象形也聖人作易而有所謂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特取諸此耳一節意義大段如此

天地卑高動靜事物象形陰陽之實體也法象正指此言言此等物事正是卦爻底箇法象觀天尊地卑而乾坤已定則天地實體正是乾坤底法象也卑高已陳而貴賤已位則卑高實體處正是貴賤底法象也聖人見這造化實體中有這些易底法象故作易以發明造化之妙所謂易以道陰陽也作易是此節下面事意以聖人作易以道造化者正以造化中有易之法象也

此節正言造化實體中本具有卦爻底法象在乃聖人作易之原也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作易若以乾坤等句為作易則下文便說不去豈有既定乾坤而後則柔

摩則乾坤二卦成於兩畫之先而易中之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皆已先剛柔而為之矣況是故二字又難通非聖人之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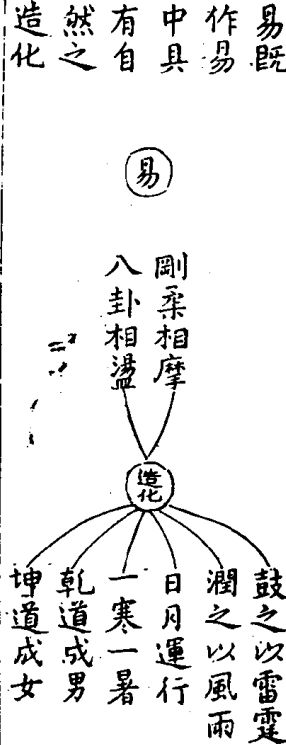
法象二字取法象莫大乎天地二字來在天上說造化上說言這箇法象便是易也法是有形質可捉摸者如山石土木之類是也象是彷彿影似如日月風雲之類是也聖人恐人但知易中之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而不知造化中已具有此等物事因言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之在造化者如此固已先作易而有之矣聖人作易但因此耳初非鑒空杜撰任己意而為之者也故本義謂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此一節皆造化之實也但以明作經者據諸此耳昧者遂以天尊地卑等句為造化之實乾坤定矣等句為作經審如此則真是因造化作經事矣何以曰明曰理哉况節中本義此言聖人作易以下亦是大字下面語意不是正貼本文也若少體勘是少害義因詳辨之

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在造化分上是實底在易書分上是虛底易書不過是擬諸其形容耳然在造化分上却是他本等底也人徒見易中有乾坤貴賤名目而不知造化中原具有此等自然實體也故夫子以造化明作經之理而朱子却曰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云云者又恐人認乾坤貴賤不與於易也蓋言易中底乾坤非始於

易也天尊地卑而乾坤早已定矣貴賤早已位矣剛柔吉凶變化早已具矣故聖人因造化中原有此易於是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而作易焉易既作而後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始具於易向之在造化者今見於易矣故又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寒暑云云因列圖以見其意



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皆是造化中底易此節以造化為主而易在其中是易之具於實體也



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皆是易中底造化此節以易為主而造化在其中是易之見於實體也此數節書皆據上二圖看是言造化中原有易也故聖人

因之以作易易之既作而造化又具於易矣蓋易卦之作也本以擬造化故其既作也自有以具造化今觀先天後天一卦一畫無不與造化合者是易莫非造化也豈直鼓雷霆潤風雨而已哉

首節譬言天地間有自然山水自然之畫也二節譬畫工用青紅五色模寫他則山水草木諸物又在畫中矣可見畫中底是假借天地間底是真實學者不可泥假借而畧真實也

易與造化一而二而一者也蓋造化中有自然之易理而作易者正所以模寫夫造化也故曰易與造化一也聖人慮人之外造化以求易也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云

云朱子慮人之外易以求造化也故曰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學易者而知易中之乾坤素已定於天地不待易而後有也則此節意義固已自瞭然矣不然而徒牽滯文義執泥章句幾何而不失聖人之意

時說多以下五句為實作易不惟與下節意脉不順且於本文字眼亦有未安者且如定字斷字生字牽強附會猶可言也位字見字其何能通可見乾坤在天地分上已是判了吉凶在群類分上已是生了變化在象形分上已是見了矣必索之卦爻而後有此哉細觀大全程朱司馬諸說大率是此意思並無作易之說朱子亦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此語甚明蓋謂之觀天地見易

則可謂之因天地作易則不可因天地作易意到下節方有

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皆是造化實體中所有底聖人畫卦後特借來名之耳豈特此哉雖易之一字亦是借他造化上面底也故曰以其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蓋畫卦所以擬造化故其名位初無殊別猶之寫真傳神固不可以畫中之人與所畫之人而兩其名稱也令人但知先後天為易尚不知造化之易矣又肯以乾坤貴賤剛柔等為造化體哉

首節尊卑字不甚重天地乾坤是造化定體只取純陽純陰意卑高貴賤是造化定分只取上下意動靜剛柔是造化定性只取陰陽意群類吉凶是造化定理只取善惡意

成象成形已包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之意在中莫非陰陽之變化也

林氏曰始之以乾坤者體之所以立也終之以變化者用之所以行也又曰有天地之易有聖人之易聖人之易雖假於畫而後見天地之易前乎未畫而已具也乾坤以六畫卦言見其純也尊卑不重形體上碍卑高也定者有各居其所之意

翰謂乾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者也本義不舉只重純陽純陰上立論顧易也尊卑字不重只為定字張本耳雙湖却於乾坤分上討箇尊卑非本文之所急也

當剛之

尊卑字亦偶然耳張子謂人先見卑賤然後見高亦贅矣

剛之

動靜有常蓋言或運轉或發舒或流盪主於動者則專於動而有常一陽以為之主也或填疑或收斂或凝聚主於靜者則專於靜而有常一陰以為之主也因動之常者見其為陽則陽剛於是乎分矣因靜之常者見其為陰則陰柔於是乎分矣不然一氣籠統錯綜不窮其孰為陰而孰為陽耶

常者古今不易之謂猶言常事常然也天地間其為陽者常動而以動為職其為陰者常靜而以靜為職是動者陽之常也靜者陰之常也其有不然者是君行臣職臣擬君權乃其變也非常也於動靜而斷剛柔猶閭戶之謂坤闢

戶之謂乾

胡氏曰動靜有常不可言陽非無靜也而動乃其常蓋此以定分言非以流行言蓋凡動處就為陽遂無不動矣靜處即為陰遂無不靜矣蓋陽之性動動者常動而不入於靜陰之性靜靜者常靜而不入於動是其一剛一柔為有定矣

方以類聚時說只以事言或只以情之所向而言物以群分只以君子小人而言甚非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之意且與上下文稱不起也蓋上文方言天地卑高動靜下

又言成象成形而於此獨主一人者言之何其弱哉

蓋方向也謂事情所向也言天地間之事情也物言天地

間之物也楊誠齋曰南方之人喜聞楚語北方之人喜聞

燕語方以類聚也鵲之巢無鳥之子馬之廐無狐之穴物

以群分也蓋惡之分聚亦非誠齋之說但舉此以明類聚

群分之意如此耳未便以為盡於此而亦不可少乎此也

須要引伸大者如上下文在天地間實體上寬說也蓋人

情物理固有事情而天地之撰萬物之情亦事情也如雷

震風發固是一時事情是明月朗亦是一時事情胡貉之

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亦各是一樣事情也物

字亦不獨謂物也謂人也蓋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亦謂之

八物也則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可知矣動植飛走之類又

可知矣須如此寬者要與上下文相當

天下事情所向有出於陽明剛正而為善者有出於陰暗

柔邪而為惡者方固以類聚也天下物性之不齊有得乎

精粹之氣以生而為善者有得乎幽厲之氣以生而為惡

者物亦以群分也則事物分聚之中已有吉凶之兆不待

求之辭占而後顯也蓋事物之善則補祥之著吉之兆也

事物之惡則妖孽之著凶之兆也

以天地言春夏一樣事情秋冬一樣事情陰晴亦各有一

樣事情以人世言治平一樣事情危亂一樣事情人物亦

物之補祥者為瑞妖孽者為怪純粹者為良桀驁者為猛

雖什伯千萬之不齊而不混其倫焉

吉凶只是善惡二字故人有吉人凶人非以獲福慶為吉

遭禍害為凶也

變化已在象形上著見了蓋在天成象變化而成也在地

成形變化而成也變化不於是而見乎此在這化上說也

到後來有了易之變化却又自會成象成形故曰此變化

之成象者此變化之成形者變化字方指易說也

在天成象象之所在變化之所在也不言變化而言象觀

之天象而變化見矣言形而不言變化觀之地形而變化

見矣蓋象形之際改頭換面神出鬼沒千變萬化不可勝

窮不言而自著也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

何言哉

鈞是氣也其在於天也成象其在於地也成形象形所在

而變化固已自昭然矣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今觀其分陰分陽迭用剛柔變化流行焉有容

已耶

著策與卦爻皆有變化著策不九則六不八則七固有變

化卦爻非剛則柔非純則雜繞是箇陰又忽是箇陽改頭

換面亦是變化今夫以為著策底卦爻若畫定底卦爻本

無變化蓋有見於著策之變化而無見於卦爻之變化也

為殊色異貌間出相形而必欲謂以此變彼以白變黑為變化則四十有九之策雖四營而十八變之其為著草固自若也。曾見其變為何物耶？其謂九變為陰六化為陽此亦自人口說之耳。況伏羲卦形容造化人事之變化亦至矣，使不為占筮之用而有待於著策之擇，其將為缺典乎？其將無所謂交易變易之義乎？觀易至此恐未為識易之盡者也。且山川動植之形皆變化所在，何嘗山變為川，動變為植，栽在地只據形上看，亦自見得變化。所謂萬物靜觀皆自得也。介夫却去山上討箇氣之舒欽來，說川上討箇盈涸動物討箇作息植物討箇榮悴開落亦滯矣。蘇東坡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在

易經中論本卷之三十一

十一

之不同故云在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蓋雷電日月之類象也，水火山澤之類形也。天地所以變化而既成萬物者也。

程子曰：天尊地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尊卑既判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也。物有形矣。事則有類形則有群。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

楊龜山曰：天地者乾坤之象一也。一闔一關往來不窮其孰為乾孰為坤耶？觀乎天地則乾坤定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摩末何反相磴切也。盪衆家作蕩相推盪也。

前節是聖人作易之由此節正是作易處是故字承上起下。正所謂因陰陽實體為卦爻法象之因字意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則所謂作易也。可見上節淨是陰陽實體卦爻法象至此方是因之以作易也。易既作則上文所謂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皆為易中之有矣。

聖人作易既因造化中動靜底剛柔而為剛柔兩畫則造化底剛柔已在易中矣。既摩成八卦有了乾坤則上文天地也在易中矣。及成六十四卦則上文卑高貴賤事物吉凶象形變化何者不在吾易書之中。固不止於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而已也。

易既作而得造化之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盡有之於

易經中論本卷之三十一

十一

易書之中後之學易者遂認之為易家之已物不復知為天地間物而與造化相忘所謂久假而不歸者矣。噫安得有顧影思形者而與之論易也哉。

此節是聖人作易之事本義謂言易卦之變化者是旁斷以承上文也。剛柔相推即變化也。一剛一柔相摩相盪改頭換面生出無窮故曰變化。

林氏性之曰：在畫卦只有一每加二而已。摩盪二字特假借以明其意耳。此條正指橫圖乃聖人作易之本旨也。

又曰：陽交陰而生太陽少陰陰交陽而生少陽太陰是以所交者為主以所與交者為佐故其所生者亦隨其主佐而為陰陽太少耳。蓋易卦之理如此而造化生生亦是如

此交感之際男女各輸其情必以物力勝者為主而所生之男女隨之也

翰謂林公此條得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意蓋陽先以待而陰隨至以中主之遂為少陰即陽精先至陰血後衝而為主於內以成女形之意此少陰之勢不得不為離耳陰先以待而陽隨至以中主之遂為少陽即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而為主於內以成男形之意此少陽之勢不得不為坎也若繼至之陰散而不專則陽依舊為主而成男所謂震也繼至之陽散而不專則陰依舊為主而成女所謂巽也據卦畫觀之而妙可識矣

按本義有曰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

易經中謀本卷之三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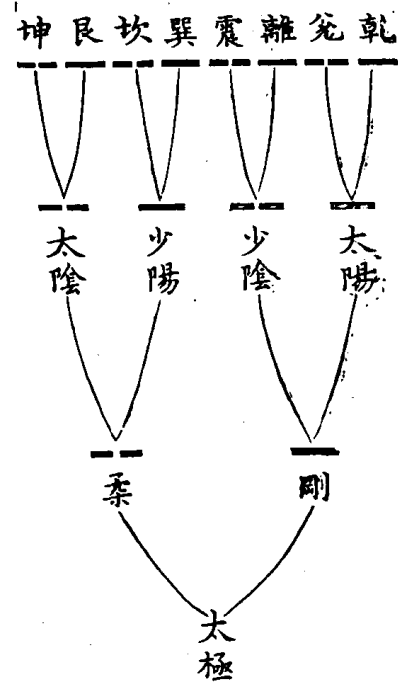
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此剛柔相摩之說也

又朱子語錄曰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

老陽老陰不動者蓋以剛上加剛柔上加柔也未有剛柔之交也乾坤震巽之不動者亦然少陰少陽與兌離坎艮皆是陰上加陽陽上加陰而成也按圖而觀之可以槩見矣

剛柔相摩之圖

此爻卦變化而小成內體者也
四象
兩儀



易經中謀本卷之三

十三

按本義有曰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輪謂此即八卦相摩之說也蓋言由剛柔相摩而三畫具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而八卦成矣由是而每一卦為貞而各以八卦盪於其上為悔則一卦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矣如以乾卦為主而以八卦以次相盪則為乾為夬為大有為大壯為小畜為需為大畜為泰又以兌為主而八卦以次相盪則為履為兌為睽為歸妹為中孚為節為損為臨以至離震巽坎艮坤莫不皆然所謂因兩重之以成六十四卦者也

八卦相盪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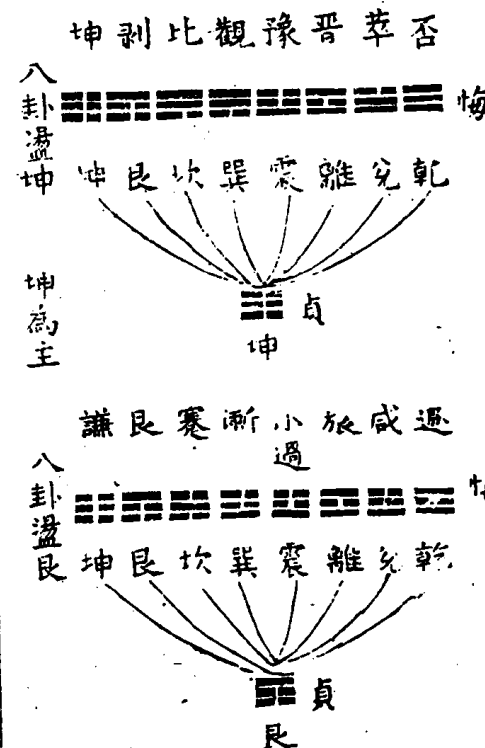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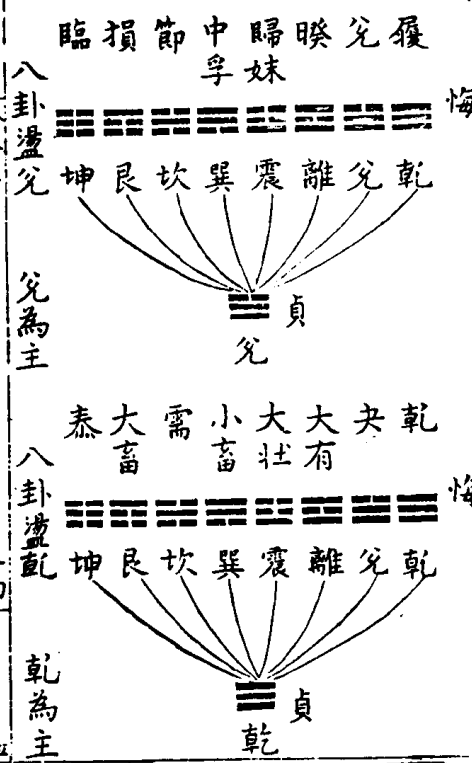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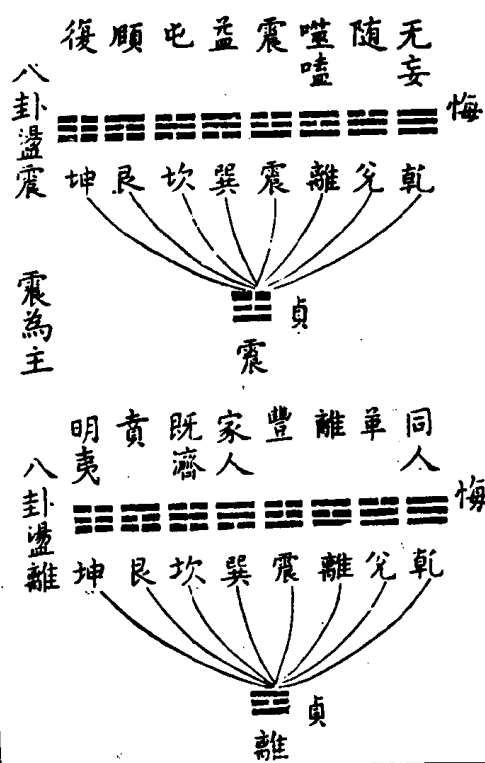
此易卦變化而大成全體者也

易經中卦入卷之二十

十四

易經中卦入卷之二十一

十五



前四圖以乾兌離震為主而以八卦盡之則自乾至復三十有二之陽卦立矣後四圖以巽坎艮坤為主而以八卦盡之則自姤至坤三十有二之陰卦成矣又細分之則自乾至臨者陽中之陽自同人至復者陽中之陰自姤至師者陰中之陽自遯至坤者陰中之陰也

林氏曰摩挲相生見於卦成之先以一而生兩易之一變一化也推盡不窮見於卦已生之後以一而生八易之千變萬化也翰按此說易卦變化之意朱子曰此下三畫即前圖之八卦傳所謂八卦成列也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為八傳所謂因而重之者也若遂爻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中說入卷之三十一

十二三十二分而為六十四者尤見法象自然之妙也胡雙湖曰伏羲重卦亦不是連將三畫安頓在上只是因八卦既成又自八卦上逐卦各生一陽一陰則八分為十六十六卦上又各生一陽一陰則十六分為三十二卦三十二卦上又各生一陽一陰則三十二分為六十四卦而六畫成矣以六十四卦橫圖觀之其卦亦首乾終坤重乾居一重兌居二重離居三重震居四重巽居五重坎居六重艮居七重坤居八而其序亦不易焉且前有三十二卦一畫陽便對後三十二卦一畫陰前三十二卦一畫陰亦然陰陽兩邊各各相對莫非自然之序此伏羲先天之易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下兩節却言易卦既成而造化亦具於中是易中有造化也蓋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之類在造化分上成象成形之實體固本於變化而成自易卦變化之後便有震有巽有坎有離有姤復之類是象形實體由變化而皆有矣故曰變化之成象者變化之成形者又曰見於實體也此言易之見於實體以見首節是造化之見於實體者也雷霆風雨日月男女象形也實體也曰鼓潤運成則見之矣變化者易之變化也本上節易卦之變化字來可見象形實體是易中之具有也故朱子語錄曰此下便是說易中却有許多物事又曰鼓之以雷霆以下便是說易中所有或者多以此兩節在造化上看蓋亦未之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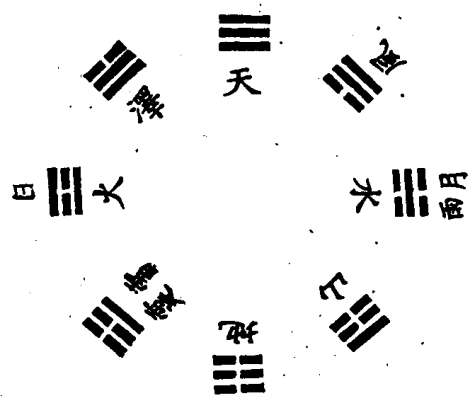
人有泥鼓潤運行字眼遂以此在造化上看不知今畫圖中也有山峙水流人行鳥飛乘船騎馬只是形容天地間事取其似耳豈真峙真流真行真飛真乘真騎哉抑豈可以泥峙行飛乘騎為非真而必歸之天地間山川人鳥更不謂畫圖中者為峙流行飛乘騎哉

在天成象三句是造化變化中有易是故剛柔以下三句是易變化中有造化見得易與造化相為表裏而未始有二也

鼓雷霆潤風雨日月寒暑之推遷在天固成象矣今自易卦變化之後有震馬有巽鳥有坎離姤復馬則易中亦自

有雷霆之鼓風雨之潤日月寒暑之推矣陰陽實體不具於易卦之中乎
陽內蘊而陰外固則憤盈迅發而為雷震積陽而表積陰則震撼激烈而為霆蓋雷霆一陰陽之所為也而易卦之中初陽內奮重陰外固有所謂震者未嘗不鼓之以雷霆也
陰陽相從而為風陰陽相和而為雨此固在造化者易卦摩盪之後有巽焉陽氣在外而周旋有坎焉陽氣在內而薰蒸是易已具夫造化之象而潤之以風雨也

易卦變化成象之圖



易經中說

王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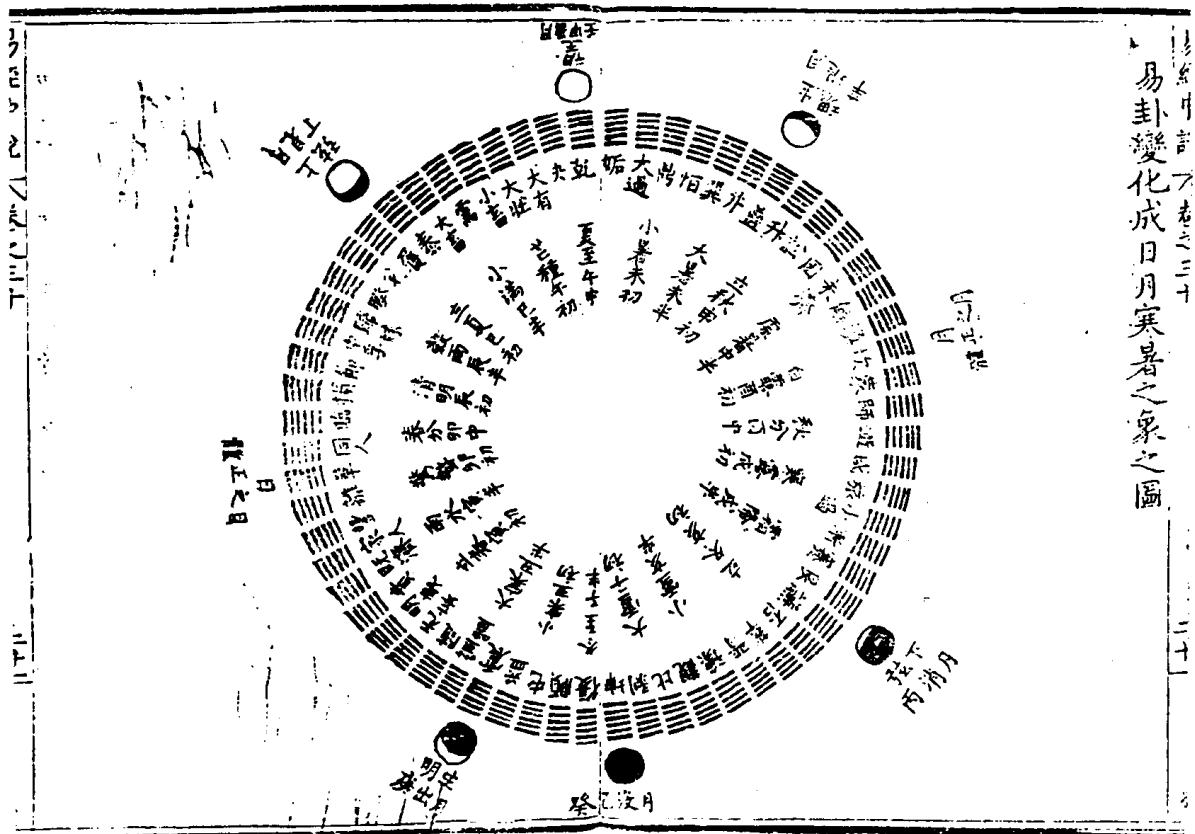
此所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者也自今觀之則此圖之中分明天地之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相交固不止於雷霆風雨而已也象形實體何者不具易之寓造化者至矣

離以體陰用陽而麗乎正東之卯位日象也而漸長於由兌而乾而巽之方過此則日之往月之來矣坎以體陽用陰而麗乎正西之酉位月象也而漸長於由艮而坤而震之方過此則月之往日之來矣陰精陰精卓有成象晝明夜明了無停機是其在於易卦者猶其在天之懸象著明者也

倪氏曰陰陽二氣之條舒此寒暑也易卦變化而寒暑於是乎迭運復以一陽初生時乎子而為寒始以一陰初生時乎午而為暑始之陽漸消積至于坤之末而陽乃復則一暑之後寒實繼之復之陰漸消積至于乾之末而陰乃始則一寒之後暑實繼之是易卦之中一寒一暑之往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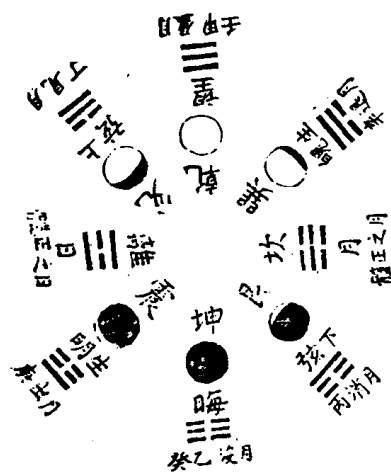
林氏曰易書變化既成陰陽實體斯具以其象日者言之自坤至震為子丑寅陰極而陽生也自離至兌為卯辰巳則陽浸而長矣自乾至巽為午未申陽極而陰生也自坎至艮為酉戌亥則陰漸以盛矣非周一日之運者乎以其象月者言之自坤至震月之始生也歷離至兌月之上弦也中於乾則為月之望矣自乾至巽月之始虧也歷坎至

艮月之下弦也終於坤則為月之晦矣非周一月之運乎
 乎所謂日月運行者蓋如此自其象寒者言之始以一陰
 始生歷升而訟為秋之立也歷震而隨為冬之盛也非寒
 馬冽馬之時乎自其象暑者言之復以一陽始生自明夷
 以至於无妄為春之立也自巽以至於井盡為夏之盛也
 非溫馬燠馬之時乎所謂一寒一暑者蓋如此夫鼓之潤
 之生於雷霆風雨來易豈能鼓之潤之者乎運行及兩一
 字亦生於日月寒暑來易豈真有運行代謝者乎不過模
 寫之而已



此所謂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者也誠端玩之其於氣運之
 數發揚詳盡殆無遺蘊伏羲其真善寫造化者哉
 輪按月之晦朔弦望與先天八卦甚相符合虞翻謂日月
 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
 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曰辰
 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
 日中則離象火就已成戊巳土位象見於中翰謂不特此
 也除坎離為日月之正體坤純陰則晦也震一陽生於下
 則生明也二陽之兌則上弦矣純陽之乾其望乎巽一陰
 生於下則生魄也二陰之艮則下弦矣純陰之坤其晦也
 乎此甚簡明故錄舊圖以見意云

易具日月運行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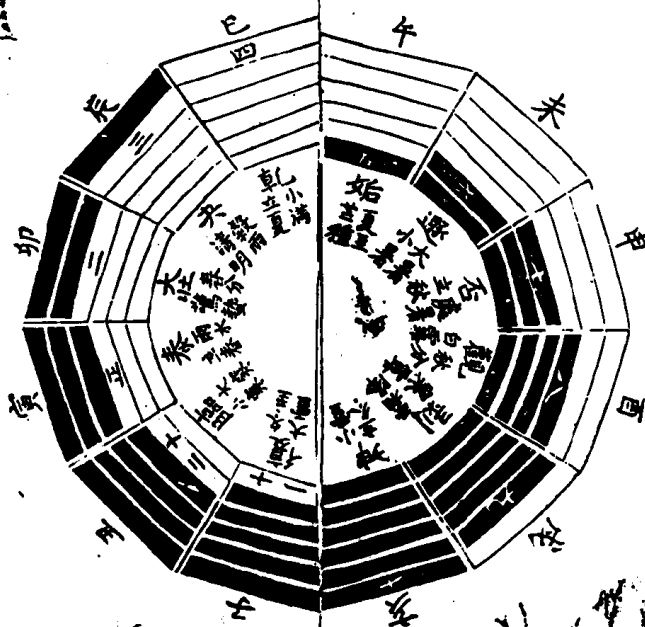
易經中說太極之三十
 胡雙湖曰文王十二月卦自復卦一陽生為冬至子中屬
 十一月中臨卦二陽生為大寒丑中屬十二月中泰卦三
 陽生為雨水寅中屬正月中大壯四陽生為春分卯中屬
 二月中夬卦五陽生為穀雨辰中屬三月中乾卦六陽生
 為小滿巳中屬四月中為純陽之卦陽極則陰生故始卦
 一陰生為夏至午中屬五月中遯卦二陰生為大暑未中
 屬六月中否卦三陰生為處暑申中屬七月中觀卦四陰
 生為秋分酉中屬八月中剝卦五陰生為霜降戌中屬九
 月中坤卦六陰生為小雪亥中屬十月中為純陰之卦陰
 極則陽生又繼以十一月之復焉陰陽消長循環無端其
 見之卦畫之生如此

大傳所謂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雖不止於寒暑而易能彌綸之故於寒暑亦可以見其一端矣

大暑小暑之後而繼之以大寒小寒大寒小寒之後而又繼之以大暑小暑天道一歲之變化循環無窮代謝不已此其常也易卦變化之後而此義無不具焉則造化之寒暑在易矣

十二月卦氣自復之冬至以至姤之夏至一歲之寒暑具焉易有變化故具此義文王十二月卦氣圖允為直截明當故謹錄之

易具一寒一暑之圖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固造化成形之妙自剛柔變化之餘而亦有成形之妙焉蓋易卦中有所謂乾者有所謂坤者諸卦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形畫之本於乾者其體一而實其性動而健有以成男之形焉如乾為父固男矣震得其初爻則為長男坎得其中爻則為中男艮得其上爻則為少男故凡男其形者皆乾道實有以成之也形畫之屬於坤者其體二而虛其性靜而順有以成女之形焉如坤為母固女矣巽得其初爻則為長女離得其中爻則為中女兌得其上爻則為少女故凡形其女者實陰道有以成之也曰男曰女之形陰陽之實體也而易卦中具有

之非易之見於實體而何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乾道坤道不必以三畫純陰陽者當之只震坎艮乾道也以一陽為主耳巽離兌坤道也以一陰為主耳今多以後天說則先天關此一役義矣然亦無大害故亦姑存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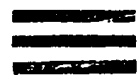
三奇為乾有父道也故震得一陽之動而為長男坎得一陽之陷而為中男艮得一陽之止而為少男三偶為坤有母道也故巽得一陰之入而為長女離得一陰之麗而為中女兌得一陰之說而為少女

朱子曰乾索於坤而得女坤索於乾而得男初問畫卦時不是恁地只是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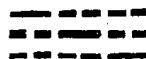
此文王八卦次序傳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也

易卦變化形成之圖

乾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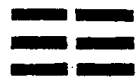


震長男
坎中男
艮少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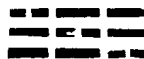


得乾初爻
得乾中爻
得乾上爻

坤母



巽長女
離中女
兌少女



得坤初爻
得坤中爻
得坤上爻

朱子曰坤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為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為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為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為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為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為兌故曰三索而得女

胡玉齋曰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一陽而成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一陰而成陽根陰陰根陽之意也

朱氏曰六子致用萬物化生然不越乎乾坤也震坎艮之為三男得乾之道也巽離兌之為三女得坤之道也

又曰乾陽物也得乎乾者皆陽物也乾道成男是也坤陰物也得乎坤者皆陰物也坤道成女是也

朱氏後說不憑後天與愚見合所當從者

林氏曰在人或為夫為父在物或為雄為牡皆男也男乃乾道之所成也在人或為母為婦在物或為雌為牝皆女也女乃坤道之所成也若此者皆天地之成形者也易則兩儀之陽四象之太陽少陽以至三十有二之陽卦百九十二之陽爻其體一而實其性動而健是乃乾道所成之男也自兩儀之陰四象之太陰少陰以至三十有二之陰卦百九十二之陰爻其體二而虛其性靜而順是即坤道所成之女也變化之成形者如此是知易書未作易在造化易書既作造化在易矣

翰按林說亦不據文王後天圖蓋據前易卦變化數圖上者憑先天而廣說之還是當從

介夫曰雷霆風雨輕清未形者也故曰成象男女重濁有迹者也故曰成形

林氏曰易之見於實體乃云易中見有是實體耳

李氏曰本義中易字對變化字看見於實體字對成象成形字看蓋成象成形見於實體者也此兩節言易中其有此物事故曰易之見於實體者也非謂易書既作易理著見於實體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此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上文乾道成男坤道成

女是言易中具造化之實此則遂因上文男女之意而論

及於造化上來言凡物之屬乎陰者雖為女而夫始不由乾以始之屬乎陽者雖為男亦未始不由坤以成之雖曰各成其形而實共成其功也可見凡男凡女皆本於乾始坤成但其所成之際各有所偏主云耳故其成男者得乾之意重成女者得坤之意多也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非男成於乾而與坤無干女成於坤而與乾無預也觀之三男之卦未嘗無陰三女之卦未嘗無陽為可見也大段三男卦以一陽為主故曰乾道三女卦以一陰為主故曰坤道也

此承上文男女而復言乾坤之理補上文未盡之意也蓋

夫子慮人知乾道成男遂以為無藉於坤知坤道成女遂以為無待於乾也不知非陽不生非陰不成而陰陽造化之功不可得而闕一也但所成之際有所偏主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必着如此說而後義理詳盡無所闕漏顛撲不破也

林氏曰大始無所不始也作造也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陰陽即乾坤男女在物字莫不如此莫非乾以主始坤以作成之也蓋各成其形者固乾坤對立之公而共成其功者又乾坤相須之理蓋乾有父道不特成男而已男固資之以為始女亦不能外之以自始也坤有母道不特成女而已女固由之以作成男亦不能外之以自成也

易經中說卷之三十

子

周氏曰人徒知凡男成於乾不知非坤無以非其成知女皆成于坤不知非乾無以知其始蓋凡男女之形未成也乾以一氣先坤以肇其機輕清而未形也男女之形方肇於氣也坤直受之而後乾以具其體質重濁而有迹也翰臆方男女之未有朕兆也何自而始之乾陽以始之也乾以始之坤隨和之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者然其有男之別者則偏得於乾之道也有女之分者則偏得於坤之道也既有男女之分也則又何自而成之坤陰以終其功耳乾固不以女為坤道之所成而不之肇其始坤亦不以男為乾道之所成而不之成其終也造化離合之妙有如此哉

乾一為天之所陽先施資始呈象輕清未形

坤一為地之所陰後受資生效法重濁有迹

余氏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以兩物之雌雄觀乾坤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以一物之首尾觀乾坤也男固屬乾女固屬坤而男女之始皆稟於乾其成皆育於坤也

邵子曰陽得陰而生陰得陽而成又曰陽以陰為體陰以陽為性又曰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翰按邵子所論陰陽相須之理其說甚精精義者於此而玩索焉造化之妙可窺矣

朱子曰豈得男便都無陰女便都無陽這般須要錯者

易經中說卷之三十

子

翰謂天下之物非陽不生非陰不成豈可謂男獨成于乾而女獨成于坤耶所謂道者蓋言凡物有得着乾底道理為主者畢竟成陽之形有屬着坤底道理一邊者畢竟為陰之形但其始此一物者必乾而成之者必坤也如此則乾道成者固有乾坤之理坤道成者亦有乾坤之理所謂分而言之各自為陰陽專就一物言之則一物亦各有陰陽是也如此則陰陽雖不能相無而亦未嘗不各為主賓也固非離而不合亦非混而無別者矣觀之坎離二卦可見

坎陽內二乾道
陰外三成男
離陰內三坤道
陽外二成女

坎之一卦未嘗無陰特以一陽為主於中而得乾之中爻者也故為中男離之一卦未嘗無陽特以一陰為主於中而得坤之中爻者也故為中女可見一物各具一陰陽而其大分又有陰陽之別者亦固自有所偏主耳水陰也而謂之陽者根陽故也從其所生也在易卦是以一陽為主所謂乾道也在太極圖是陽變而生所謂根陽也在氣數則天一生水所謂從其所生也故水亦可謂之陽焉火為陰之義但以是反觀之耳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乾始坤成之意也水木為陽火金為陰乾男坤女之意也

以坎水為陽以離火為陰者從其所生之本也天一生水

地二生火坤索得乾乾索得坤之意也以坎月為陰離日

為陽者據其所成之體也離之陽多坎之陰多日體外明月體外暗之意也男本於父道而成而形體多類母女本於母道而成而形體多類父其義亦猶是也

陽不得陰則不能為雷但其所以為雷者則一陽

起之也是以陽為主矣故震為雷為陽陰不得陽

則不能為風但其所以為風者則一陰致之也是

以陰為主矣故巽為風為陰此於上兩節意有相

發明者文旁通之
今夫男女構精妙合而凝者坎離盡之矣蓋人之生也陽精陰血交感而孕固未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是所謂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之義也然陰血先凝陽精後衝則陰入主於內陰開而附於外而男形以成此即坎之陽內陰外也此即乾道成男也陽精先至陰血後衝則陰入主於內陽開而附於外而女形以定此即離之陰內陽外也此即坤道成女也變合之神造化之妙固未可以易言之觀諸此則兩節之意或可以默識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承上文乾坤之所以知始作成者易簡而已初非有所艱難而煩勞也所以著乾坤生成之妙也易字正在健而動上見簡字正在順而靜上見或以健動順靜為所以易簡非也蓋易簡為乾坤之德健順動靜為乾坤之性情一

而已矣初非二物也

乾之為乾生焉即生無所留停化焉即化無所凝滯而其所以主大始者固莫非易矣如孔子之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故愚嘗謂易字當傍存主邊看其在於人則無所容心是也

乾固始之坤固終之彼固倡之此固和之初無所勞於心而亦無所擾於事也則其所以作成之者固莫非簡矣正韓子所謂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朱子所謂都不入自家思惟惟順乾道做將去也故愚嘗謂簡字當傍作為邊看其在於人則行所無事是也

合上一節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也上言乾坤之理以

暑生成之職此段言乾坤之德以見生成之妙

舉萬物而始於乾若在所難矣然健而動故以易而知大始焉舉萬物而成於坤若不免於煩矣然順而靜而以簡而能成物焉易如俗云容易易也簡如俗云簡簡當當也天地無心而成化易也聖人有心而無為簡也

楊龜山曰乾始萬物莫之為而為也以易知而已坤代終其作之也以其簡而能之故成物而已

朱子曰易簡只是健順且以人論之健底人遇事時自然覺易易只是不難人稟得順性及其作事便自然簡簡只是不煩

又曰易如龍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都不費力只是要做便做簡却不入自家思惟

意思惟順他乾道做將去

餘見大全俱當玩

朱氏曰乾確然不易無為而為萬物宗以易知也天動地隨坤順乎乾其作萬物也以簡能也

陳紫峯曰乾之知大始也易坤之作成物也簡蓋乾健而動常有餘力故一氣既至萬物自生而不見其有所難也坤順而靜不敢自用故因始而終待倡而和而不見其有所煩也易簡之德分見於天地如此

又曰易簡是德知始作成是功然不可謂功本乎德也本字有病

陳五泉曰始者始其氣成以成其形作造也成就也言造就其形也大始大字可玩見得無一物之始不惟有以主之也坤則凡乾之所始皆代乾以成之故止曰作成而不曰大成易知簡能蓋言天地之所以成化一出於無心之妙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此又因上文論乾坤之理而說歸人上來也蓋上文以易而知大始以簡而能成物者乾坤之理也此處易字以主始之心言簡字以作成之事言主始之心作成之事皆人之所為也所謂法乾坤之道也易是一主乎理而無所容

心簡是一循乎理而行所無事人而易焉無艱深險阻之私則其心明白有不難知者矣人而簡焉無私智穿鑿之擾則其事要約有不難從者矣知是知我之心從是從我之事有親是得人心之同也有功是得人力之同也惟其

心與之同則其事亦與之同矣初非兩路不相為謀者也則曰可而已可久者吾心之德可由是而久也可大者吾事之業可由是而大也二可字須看

存心明易的人自是易識易見而與之同心者多蓋以人同此心故也夫心與我同者既多則我非孤立無與者矣故曰有親使我之所存如此而未能通天下之志則於

平通簡要底事自是可宗可依而與之協力者衆蓋以心
同此理故也夫我之所為人亦為之人之所為皆我之所
為則我非立異行恠而無益於世者也故曰有功使我所
趨而人則避我所為而人則違出門已有礙矣豈能兼於
外而為天下道哉今協力者既衆則道非偏滯而推之皆
準是固兼於外而可大矣事為可至於可大非賢人之業
而何

經中記太卷之三十
人法乾坤之道圖

三十四

乾 健而動 無所容心 明白 同志者多 一於內 得於已者

乾之德
 簡 易
 人所為如
 坤 乾
 簡 易
 從 知
 功 有
 大 則
 業 可
 則賢人
 親 父 德

順而靜 行所無事 事要約 協力者衆 兼於外 成於事者

曰易曰易知曰有親曰可久據所存之心說而歸於為德曰簡曰易從曰有功曰可大據所行之事說而歸於為業雖分德業兩柱皆是自己分事以己為主合内外之道也非以人已兩平對者也須知之

乾坤之德有是易即有是簡固非判然不相為用者矣人

之所為有是心則有是事有是德則有是業易知則易從有親則有功可久則可大矣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蓋本義人法乾坤之道道字不在乾坤上說在人上說也蓋易知有親可久易從有功可大便是人法乾坤底道理意思也

心所以始夫事故如乾之易以知始事所以成夫心故如坤之簡以成能

如坤之簡其事要約固是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其心明白亦是人之所為人之所為四字須如此看時以人之所為在事上看故於其心明白處有碍而其說多不通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則乾之易在健而動上

易經中說人卷之三十一

世

也人之所為無私欲所撓而能隨感而應則亦如乾之易矣所謂良知者蓋如此坤順而靜凡其所為皆從乎陽而不自作則坤之簡在順而靜上也人之所為不為私智穿鑿而惟隨事順理則亦如坤之簡矣此所謂良能也學者而誠有得於良知之說則無許多艱難阻絕較計之意是多多易也簡則但就其良知者順而行之無事私智之穿鑿人為之煩擾意思是多少簡當也此却是良能氣象倪氏曰乾以易而始物吾則以易而應事隨其所感而即見之於有為則此心明白入而無所藏於中出而無所蔽於外為人之所易知焉坤以簡而成物吾則以簡而處事順其自然而無作之之勞則其事要約守之有以盡乎已

推之有以達乎人為人之所易從焉

陳氏曰易是管上一截底簡是管下一截底

林氏曰處事以簡則行之者安之也為之者便之也

洞開重門正得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此易則易知之說也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此簡則易從之說也易從則為法於人各有以盡力於職分之常也

有親以天下之心同也有功以天下之事同也夫惟有親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我之獨異也故不二其心而可久若我如此而人以為不然未免方寸疑惑始雖得之終或舍之矣孰能獨立而持之以久可久則得於己者非

易經中記六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若存若亡者也故為賢人之德協力者眾是人皆用力於此樣事也我之所為人皆為之便是協力者眾非協力助我也盡力於此事者既眾則我之所為有益於人人者非有功而何既有功可見人皆此力皆此力非我之獨擅者也故不狹其事而可大惟其可大則我之成於事者亦周徧廣濶矣非賢人之業而何

只同心者多便是我有親非人來親我也德不孤必有鄰之意鄰豈真與之為鄰哉只協力者眾便是我有功非人之來助我也七十子之羽翼斯道夫子之功也須看有字因有親而吾德可以久因有協力者而吾業可以大若與世齟齬便一步不可行蓋有箇推之東海而準推之西海

而準底意思

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聖人者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也惟其先得人心之同然則天下有同然之心者皆與我同是這一箇心矣這便是有親何必翕然從之拍肩執袂然後為有親哉有字須看若立異行恠背乎同然之理則心與人異人與我異是無親也

我之所為足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而易從焉則於我有功不然雖有為焉則禍天下之蒼生者必此人也是無功矣

因人之親可以驗吾心所存主之是故無所疑貳而可久

易經中記六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也行之於我而人皆由之便是我之業可大也

我之所為人皆由之則是致力於此事者眾矣故於我為有功夫惟協力者眾則是為之一人者而為之於人人矣非兼於外而可大乎夫兼於外而可大此正賢人底事業有親則中之所存者固而不搖故可久有功則外之所及者弘而不孤故可大

心之所存能得人心之同然則自是有主而能久事之所行能得天下之達道則自是不狹而可大

德謂理之得於心者至誠無息攸久無疆者聖人之德也如文王純亦不已是也業謂理之見於事者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者聖人之業之大也如孔子萬

世事業是也在賢人則但可大可大而推而極之而天下之理得則久大不足言而為聖人之德業矣

倪氏汝新曰同心既多則理之存于中者益知其是而他岐不足以搖之純亦不已之域將有漸而可進也是惟取信於人者既無不合而後自信于己者日益以固矣否則雖有所得亦隨失耳德何以久哉協力既眾則成乎已者成乎物立乎已者立乎人篤近舉遠而蒐乎其有成功者即其梗槩也是蓋善之通乎人者既無不眾而後業之成於外者可至於大矣否則雖有所事亦私小耳業何可以大哉

或曰與之同心即是有親與之協力即是有功蓋人見我如此行事亦如此行事是我倡之也故功歸於我

王谿曰久者聖人之德也今曰可久則視聖人之全體不息雖未達一間較學者之日月一至固已超乎其上也所謂賢人之德乎大者聖人之業也今曰可大則方之神化之功固為分量之未滿擬乎小康之治則其績效之最優也不謂賢人之業乎

陳氏曰有親有功見其驗於人可久可大見其成於已

朱氏曰乾坤之道觀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道較然著見矣然反觀吾身善端所起者軋也身行之而作成之者坤也人皆有善端不亦易知乎行其所知不亦簡能乎饑而食渴而飲畫作而夜止豈不簡且易哉蓋以此推天下未

有不知而從者也我知之人亦知之故有親我行之人皆行之故有功有親則俟諸百世而不惑有功則放諸四海而皆準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又因上文論賢人之德業而進之於聖人也此易簡較前易簡又進一步蓋由勉然而自然也易焉而理得於心不但一於內可久而已簡焉而理得於事不但兼於外可大而己蓋內而主之一心渾是此理徹首徹尾而皆然所謂純亦不已者也外而見之行事渾是此理無人無我而皆然所謂萬世事業者也謂之曰天下之理則是天地間公共底大道理初非已意私智而道其所道者矣於此得之則理即我我即天下而可久可大又不足言矣

易從喜怒哀樂未發中來便易蓋循其自然之性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何易如之簡却在日用云為上一循其所當行者而行之所謂因時處宜隨事順理者也何煩之有必如此則天命之性以存率性之道以體故曰天下之理得矣

看來到致中也是簡易底地步到致和也是簡簡底地步易簡理得易有箇何思何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底意思人能體此心胃中不知省多少艱苦故曰易簡有箇至仁無思至禮不讓至樂無聲底意思人能體此事為問不知省多少勞擾故曰簡易簡而至於如此則與乾

坤之易簡一致而天下之理為不失矣

天下之理皆性分所有底所謂萬物皆備於我矣惟反而誠者為得之易簡則誠也朱子曰天下之理本皆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此亦可以反觀矣天下之理本皆順利者也小智之人務為穿鑿不易簡也不易簡則不順利矣不順利則非天下之理之故矣此其所以失之而易簡得天下之理此節精意正在於此為已者潛心焉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乾坤聖人之易簡如是而已矣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太極之外無餘理也順而循之則為

易經中記不卷之三

甲

大智若用私智穿鑿如權謀術數之流則害於性而反失之矣故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猶忠恕違道不遠意思上者天之位中者人之位下者地之位所謂三才也天具是理無有欠闕而成天之位於上地具是理無有欠闕而成地之位于下人若不能全具是理則人底一位終是欠闕不完而無以配天地而為三才矣今馬理得則人道不失而有以完成此位於天地之中仰不愧而俯不忤也蓋天地人原是三才原是相待而有成者也天既成其為天地既成其為地而我不能其為人便是一缺事也便不能與天地相參而為三才之一也易簡理得方不愧於為人而成其三才之一矣此惟聖人足以當之所以聖人人倫

之至而盡所以為入之道者也

天下之理猶言天下之達道是天下第一箇通然底道理或者乃言盡天下理而我得之則是天下之理千端萬緒要我盡收籠來也不知理一而已理只是一箇理却無所不貫因天地間有這箇理少他不得故曰天下之理天下字莫看得重了理只是一而已矣故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此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之意成位只是成了人底一位未便說到贊襄處

楊誠齋曰此贊聖人之德始乎法天地終乎參天地也易簡之理無它因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順之耳翰謂所謂循其自然之性者此也豈不易簡

易經中記不卷之三

四二

胡氏曰易則心以健而運感之無不通為之無不利一乾天主始之妙也簡則事以順而成循其所當然行其所無事一坤地作成之妙也夫以平易之心行簡要之事則從容之境天命具焉純粹之天性命具焉一心而成萬物之原向之可久者至此則久而無窮矣萬事莫非一理之貫向之可大者至此則大而無外矣
倪氏曰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可以為聖也易簡自是易簡天下之理自是理不可說天下之理不外乎易簡天下之理是人道也得之則盡人道而成人之位不必說參天地之易簡蓋天下之理既得則付受之全不虧而人極以立天尊地卑吾可參焉與之相似而無違也

馬氏曰易簡從上文所為說來心極其易即不思而得之境行極其簡即不勉而中之域故心常得手理而日新不已不但可久而已一易以知之也事皆得手理而富有無疆不但可大而已一簡以能之也所為易簡則理就得矣李氏曰心之應物一精明應妙之神即其所主便能始物而無所難一乾之易也身之應事一泛應曲當之妙凡其所為皆從所主而不自作一坤之簡也

陳氏曰理得援上文德業看則是天下之理得於吾心不但為賢人之德而為聖人之盛德天下之理得於吾身不但為賢人之業而為聖人之大業也

蔡三山曰天下之理不過是尊卑卑高動靜象形等類

易經中說下卷之三十一

四十二

甯氏曰天下理得正久處如文王之純亦不已而已也正是大處如帝堯之成功帝舜之為法天下可傳後世是也體易簡之極得天下之理而成聖人之德業則有以盡人道而無愧於天地

蔡虛齋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亦是從那可久可大處充來至此則吾之易即乾之易吾之簡即坤之簡而無待於勉強矣後面易簡與前段易簡細看不同前段是生的後段是熟的然此非於易簡之外有所加也故亦只謂之易簡必如是而後充得這腔子滿耳其前段雖未能滿得此易簡二字分數然亦不可不謂之易簡也故亦曰易簡蓋從來聖賢說道理有以一事言者又有以全體言者有以

勉然言者又有以自然言者同是此箇字

張橫渠曰易簡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蓋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乎三才則是與天地參矣蓋盡得人道理自當爾不必受命仲尼之道豈不可參天地

薛文清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坤只是自然故易簡人能順自然之理則易簡者可默識矣

又曰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為所當為而不為所不當為耳

右第一章

此章首言易具于造化次言易見乎造化末言人能盡易之理而與造化並總意是論易卦相須於造化而兼體於聖賢也

易經中說下卷之三十一

四十三

首節言造化中具自然之易是故以下因上文造化及作易之妙乾知大始二節因上文男女而及乾坤之理易則易知一節因上文乾坤之德而及人法乾坤之道易簡一節因上文聖人德業而及聖人之能事可見造化也易也聖賢也函三為一者也
總見易書之理本於天地具於人身所謂廣大悉備而通三才之道也豈可以卦畫淺視之哉
朱子曰天尊一節是舉天地間事理以明易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理謂自易則易知以下又言人體易理而與天地參也

李氏曰首節言造化之易次三節言易書之易又次二節言造化之易末二節言人心之易人能求吾心之易則易不在造化而在吾心矣

陳氏曰前四節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中二節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後兩節言人兼體乾坤之理也夫論作易而以造化言之言造化而以人事終之此見易為貫天人之書而聖人作易之功所以大也
介夫曰夫子此章之言一以見人當求易書之理於天地二以見人識得此破其垂世立教之旨深矣

易經中說卷之三十

四十四

易經中說卷之三十終

易經中說卷之三十一

穎川盧 翰子羽著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元嗣盧晉伯進訂

繫辭上傳二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此一章說後天之易必言其原於先天之象辭是卦爻之辭吉凶不是占觀卦爻中有失得憂虞之似而繫之以吉凶悔吝之辭則凡卦爻中底吉凶皆明出來而無隱矣觀卦之象而繫以象辭則卦之吉凶以明觀爻之象而繫以爻辭則爻之吉凶以明

朱子曰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爻而無文字可傳到得文

易經中說卷之三十一

王周公乃繫以辭故曰聖人觀象繫辭蓋以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形之肖似而言則如井鼎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之象而為之象辭周公觀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象著矣

觀象辭之圖

乾



元亨利貞

此文王觀全體之象而繫彖辭六十四卦皆然也不能悉舉姑以乾為例焉

上 四 三 二 初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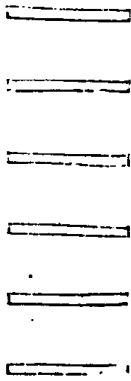
此周公觀各節之象而繫爻辭三百八十四爻皆然也不能悉舉姑以乾九三例焉

陳氏曰聖人觀象繫辭如觀乾之全體純陽至健有大通而至正之象則繫之以亢亨利貞之辭以明一卦之吉凶

如乾卦九三之爻性體剛律有乾乾惕厲之象則繫之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之辭以明一爻之吉凶諸卦諸爻無不如此

上 五 四 三 二 初

乾用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此周公觀乾卦六爻之變之象而繫用九之辭以發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例

上 五 四 三 二 初

坤坤用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此周公觀坤卦六爻之變之象而繫用六之辭以發諸卦百九十二陰爻之通例而諸卦之六爻變者更不繫辭但觀諸之卦之辭焉

介夫曰設卦二字虛卦字內兼爻象者物之似物猶事也是有卦爻後卦爻中自具此象如得失憂虞便是與觀象玩辭之象同與上經所謂觀此象而玩其占者不同蓋彼

以象對占而象占皆在辭內

李南渠云此聖人以文王周公言不及伏羲蓋上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畫卦而言此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繫辭而言蓋先有卦而後有辭至下章則合卦爻辭而言其通例矣章次如此學者當以意會設卦之設乃陳設之設即中庸所謂設其裳衣之設也

翰謂即朱子沙列八卦端坐默視之意

陳五泉曰此重繫辭上明吉凶只是因繫辭說來非是要明吉凶所以繫辭也專言吉利无咎皆舉之矣專言凶則悔吝皆舉之矣但須識破而已田氏謂聖人觀象象也繫辭辭也明吉凶則占矣史氏謂觀末節本義云象辭

變已見上獨於占無明文特註曰占謂所值吉凶之決則吉凶不可指占說愚按田說不如史說之精

林氏曰卦爻雖畫於伏羲精蘊尚合於奇偶文王周公二聖人繼作以有畫無文民用弗彰於是設其所畫之卦統而觀乎卦之象審其時之消息與夫主客大小之分繫之彖辭以言一卦之材析而觀乎爻之象審其位之富否與夫承乘比應之異繫之以爻辭以效天下之動因其得也而明其為吉有原其所以致吉之由者有戒其所以保吉之方者或幸其亨利或善其无咎無非明是吉之道以示人而使之知所趨也因其失也而明其為凶有推其所以致凶之故者有示其所以去凶之術者或言其悔吝或危

易經中說太卷之三十一

四

P

其有肯無非明是凶之道以示人而使之知所避也

翰按首節是原聖人作易不是言易之為書大全載楊龜山說當剛程說亦然朱子說亦不必存別有說已抄于前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此言象之所由見聖人作易之本也應觀象字聖人觀象果何以觀之此其象之所在也蓋以卦爻既生變化則一卦一象一爻一象而得失可考觀象繫辭不以此歟所謂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者也

否得失有當否得失則吉凶便有據而可明矣若

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於此觀之則承乘比應之當否可見聖人設卦而觀其象何莫而非本之此卦斷不可在著策上看

剛柔變化即上章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圖與啟蒙卦變圖觀之而見只在卦爻上看因著求卦是後面事細玩全章大意可見又上文本義曰觀卦爻之象下文曰觀卦爻之中此節正辭曰言卦爻陰陽云則此節與上下同一只在卦爻上論也或者作著策說上文亦是觀著策之說手不知本義中聖人所以觀象以下只帶說耳又看後面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窮處亦非獨著策可以言變也蓋陰之上或生一陽便是陰或變陽陽之上或生一陰便是陽

易經中說太卷之三十一

五

或化陰改頭換面倏忽生出奇耦無一定之常且無窮已便是變化何獨著策得言變化耶蓋人但知著策九六為變化而不知卦畫當初生出變化之尤妙也

伏羲畫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剛與柔交上生一柔則是陽化為陰也柔與剛交上生一剛則是陰變為陽也此二色只管迭相推盪只管生生無窮是只管變化矣細玩畫卦原圖自見出此等妙處或者不知諸此而只去著上討變化亦固矣

伏羲畫卦始於一剛一柔如二者在兩儀中時下畫本只是一剛體也却生出一柔來是自剝而趨于柔矣却不是陽化而陰而何二此下畫在兩儀原是一柔體也却推出

一剛來是自柔而趨於剛矣却不曰定陰變為陽而何如素一剛漢却一時柔了與素一柔漢却一時又剛了相似便是他變化處也卦爻幾曾無變化來自兩儀生至三百八十四爻皆是這箇意思不能盡錄姑舉一例餘在善觀者猛省焉

又以上下章證之此兩章方言聖人作易之事未及揲著而用易也上章先言先天此章方及後天章或單論先天或兼及後天而揲著尚未暇及直至九章始發著數而此後遂大言之矣蓋後天自是先天後面事揲著用易自是作易後面事聖人之文自有序而不肯混言之也若以變化為揲著而聖人觀之以繫辭則作易及在揲著後矣

倪氏曰此言觀象繫辭於變而觀之也變化在卦上說本

義末二句見聖人繫辭衆人求卦皆因乎此也

于氏曰聖人因設卦而示占然象何由而觀辭何由而繫吉凶何由而知又本於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

顧氏曰卦是無言之易辭是有言之易聖人繫辭而明吉

凶本於觀象所以觀象又本於剛柔變化蓋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象斯出焉象既出矣辭乃繫焉

李氏曰相推字樣是自內推出者非自此推彼自彼推此之謂也

胡氏曰卦爻之奇而實者為剛耦而虛者為柔剛不二於剛也剛進之極則柔生於下而有以推夫剛矣柔不二於

柔也柔進之極則剛生於下而有以推夫柔矣

陳氏曰夫柔推乎剛則陰或變陽而生變剛推乎柔則陽或化陰而生化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則有得失憂虞之象而聖人因觀之以繫象爻之辭也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此節應繫辭明吉凶節蓋辭之繫雖本於象而辭之既繫又具夫象也今夫辭中有吉處就是箇人事中得底樣子有凶者就是箇人事中失底樣子憂虞不分配本義然也今細玩朱子小字則虞字當作安意肆志意看又見薛西原有曰古人因言語以入道後世依藉言語展轉穿鑿徒以虞說耳目而已且孟子曰伯者之民驩虞如也而朱子

易經中說不卷之二十一

亦曰驩虞與歡娛同則虞字當訓樂也亦一證矣

本義故聖人觀卦爻之中云是原說也蓋言聖人觀卦爻中或有得失之象則繫以吉凶之辭是吉凶之辭乃得失所在也故為得失之象非謂吉凶之辭乃聖人本得失之象而繫也

胡氏曰二象字指吉凶悔吝言或言聖人繫吉凶之辭以卦有得失之象則與下文不同矣

陳氏曰此二象字與下文二象字文法一般虞字當解作安字與危字正相反家禮三虞之虞亦訓安故語錄云如二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云或以吉凶便是得失之象者似欠穩

翰謂此蓋是辭具夫人事之象下是象具夫造化之象須與下文象字一樣意思免快看吉凶悔吝辭也非人事也而人事中底得失憂虞之模樣具於此剛柔變化畫也非造化也而造化上底晝夜進退之模樣具於此不可貼定便以為卦爻吉凶是為人事得失設象也

林氏曰人之行事至於困心衡慮則追訟前過而為悔若安意肆志則終召耻辱而為吝也一說憂虞不可分悔中自有憂虞吝中亦有憂虞虞度也蓋事當過當之時不能無憂心生焉既有憂心不能無裁度區處之心生焉憂雖未至於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此悔吝非憂虞之象

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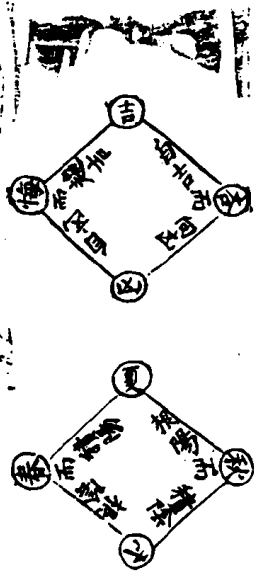
易經中說本卷之三十

朱子曰悔吝小於吉凶而將至於吉凶者也

又曰剛過當為悔柔過當為吝

又曰吉凶悔吝四箇循環如春夏秋冬相似若這言中不知戒懼自是生出吝來雖未至於凶畢竟是向那凶路去

吉凶
悔吝
相為
循環
之圖



介夫曰吉凶悔吝四者有相為循環之理因資得儉因儉得富亦有相為循環之理翰謂此段不可相為比對乃亦吉凶悔吝中一事耳蓋吉凶悔吝之循環所包甚廣幾盡天下之事理如窮通壽夭安危病康是非得失善惡禍福莫不有循環相生之機無不是這四箇字底意思推類以盡其餘而天下之理盡矣能知所以謹其幾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此節應剛柔變化節言他那剛柔變化有這些造化底意像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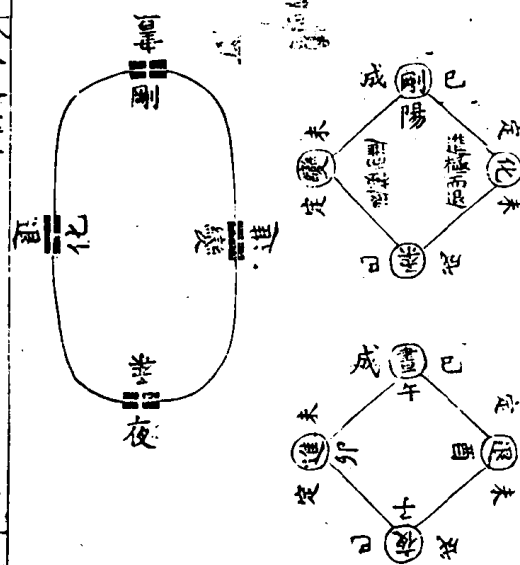
易經中說本卷之三十

九

先天卦畫非無人事之象蓋易畫本以闡天地之秘故於造化一邊為多後天辭占非無造化之象蓋易辭本以成天下之務故於人事一邊為重也

剛柔與變化是單以兩畫對言六爻之動則兼以六爻之剛柔變化言也剛柔是已定底變化是未定底猶晝夜是已定底進退是未定底一般晝夜即子午也進退即卯酉也由夜而晝陽之進也由晝而夜陰之退也是即由柔而剛陽之變也由剛而柔陰之化也四者循環如吉凶悔吝春夏秋冬之妙焉但變化之在剛柔者別有一義正朱子所謂剛柔便是箇骨子只管任地變化也非真如在造化者所謂化無痕迹變有頭面也

象變具造化影圖



易經中說人卷之三十一
剛柔如吉凶一般是確定底變化如悔吝一般是未定底
剛柔變化畫易卦之妙吉凶悔吝畫人事之妙晝夜進退
畫造化之妙辨乎微哉識者其誰介夫亦謂進退晝夜實
三極不去不知三極之道莫非晝夜進退底意思也觀一
陰一陽剛柔迭用與夫仁義並行何莫而非此味哉朱子
謂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蓋晝夜所包者廣但借以
意義較明顯者以形容其餘耳促諸一字一義而不能通
諸大方亦固也矣
變化正是上面剛柔變化乃畫卦時模樣其圖已見前章
不可以變化作九六在揲著上說蓋畫卦時一而奇者為
剛剛之極而上生一柔是剛動而趨於柔化也二而偶者

為柔柔之極而上生一剛是柔動而趨於剛變也造化大
分陽主進陰主退柔變趨剛則退極而進之象剛化趨柔
則進極而退之象也即此變動之圓機而造化之變動者
有所形容矣夫其變之極也而為剛已定化之極而為柔
已成則其質固自有定而不可易矣一剛一柔分其即陽
氣用事為晝之明陰氣用事為夜之幽者固自有大分乎
象變具造化之圖

畫一一剛
進一一變
退一一化
夜一一柔

易經中說人卷之三十一
造化易 進 變 少陽 少剛 仁
理三極 造化退 易理化 天道 少陰 少柔 義
通貫合 晝 易理 剛 太陰 太剛 人道 禮
一之圖 夜 柔 太陰 太柔 智
變化在生出上看所謂動也剛柔在奇偶上看所謂質也
皆是且單據一畫上言也六爻之動通剛柔變化言六爻
中有剛柔動字中有變化是并六畫又要發出三極之道
來也進退者造化消息盈虛之機是自其活處說猶變化
之動也晝夜者造化幽明顯晦之迹是自其定處說猶剛
柔之質也六爻之動則兼動靜貫三才而太極之理備矣
是又有三極之道也此節宗二節來以見象之所在莫非

造化之理也

六爻之 天道 人道 地道

動三極

之道之

圖

陰 陽 義 仁 柔 剛

初二兩爻動則地道之剛柔變化也三四兩爻動則人道之仁義變化也五上兩爻動則天道之陰陽變化也剛柔變化於初二則為地道剛柔變化於三四則為人道剛柔變化於五上則為天道蓋天道有陰陽之變地道有剛柔之變人道有仁義之變也此以剛柔之變貼陰陽柔剛仁義非如說卦初剛二柔三仁四義五陽上陰之說也蓋彼

易經中說六卷之三十一

十二

只以六位一定底說此却為六爻變動上說固自不同也而聖人之有取三才者夫豈一義而已哉

以六虛言初二坐定為地三四坐定為人五上坐定為天必初二動有或奇或偶之變化而剛柔分則地道立矣三四動有或奇或偶之變化而仁義分則人道立矣五上動有或奇或偶之變化而陰陽分則天道立矣故六爻之動莫非三極之道也

介夫曰本義初二為地三句是貼出六爻象三才底模樣未見動字意要見三極變化即太極之有動靜也道字虛說為三極是理故改象字為道字

林氏曰六爻之動一三才之象也與上一例勿說三才之

至理存

倪氏曰卦有六位位則有定位有六爻爻則無常剛柔二物也彼此相乘而流行於六位變化一機也往來不滯而屢遷於二體又有以兼兩手三才而三極之象具矣是故天地人之太極不離乎變動動於初二則剛柔交錯而太極之在地者著於下動於三四則仁義時出而太極之在人者著於中動於五上則一陰一陽相為運用而太極之在天者著於中矣夫三才之象合六爻而後備太極之妙待變化而後形孰謂六爻之動而非三才之道乎

陳氏曰此一節申剛柔相推以生變化之象變化不可把攆著七八九六者只宜依本義本義明剛柔相推以生變

易經中說六卷之三十一

十三

化貼首二句變化之極復為剛柔貼中二句流行於一卦六爻貼末二句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是總承也

介夫曰觀本義明字蓋曰易卦之中剛柔相推以生變化是易有變化也變化乃進退之象耳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是易有剛柔也剛柔乃晝夜之象耳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是六爻之動也乃三極之道耳此之謂明

胡氏曰本義自柔變而趨於剛至夜而陰矣皆在造化上說見變化所謂進退剛柔所謂晝夜之意

陳天瑞曰六爻二句乃承剛柔變化而言合六爻之剛柔變化也

林氏曰自言山以至晝夜之象上是以人事明易之位下

是以造化明易之象又曰上既申觀象繫辭此段是申剛柔變化

翰謂上節是卦爻之辭具人事之象此節是卦爻之變具造化之象朱子亦曰言易之所有皆人事天理之常以釋上文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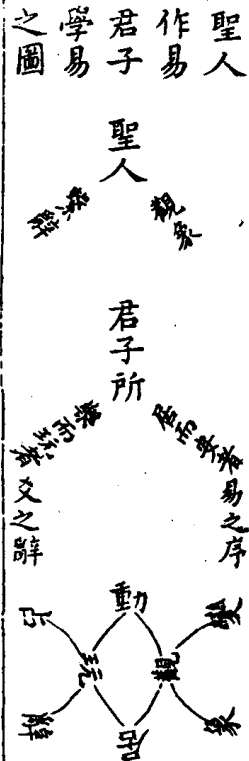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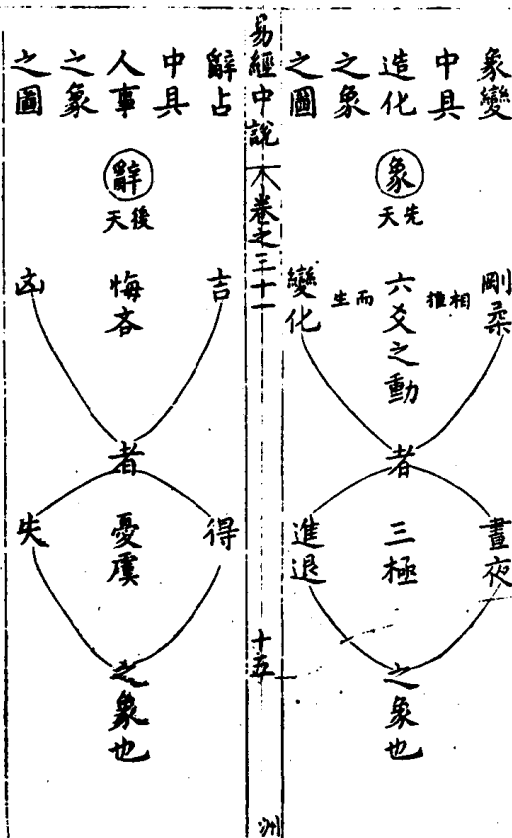
翰謂此章合上章語意當是卦之未畫也自然之法象具於天地聖人則之而畫卦卦之既畫也事物之法象具于卦爻聖人觀之而繫辭當其未繫辭也象只在易卦中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及其既繫辭也象又在易辭中故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吉凶者二句是易辭中底象變化者三句是易卦易經中說本卷之三十一

中底象蓋易辭人事邊重故獨言人事之象易卦造化邊重故獨言造化之象也象無乎不在如此其猶象勝之無乎不在故曰象數

此章依語意氣脉改順其文當是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蓋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卦爻中固有自然之象聖人觀之而繫辭辭中又有當然之象故君子所學不外乎易而觀象

玩辭觀變玩占而動與天合也

全章意義本自周密甚有條理說者不得其旨祇見其支離破碎而議論紛起卒無一定之見也因列為圖明著于左俾觀象者自得焉前圖先天也後圖後天也聖人指文王周公觀先天而成後天者君子學易則兼先後天而學之者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此所謂象也聖人觀象者觀此也君子所居而安者此也觀象觀變者此也此一以意義相依傍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所謂辭也聖人繫辭者繫此也君子所樂而元者此也玩辭玩占者此也此一路意義相依傍故為圖分著其義又以見辭占未繫造化之象具於象變中辭占既繫人事之象又具於辭占中矣此章首節言聖人因象而繫辭二節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則象在其中而聖人因之以繫辭矣辭既繫而象又在辭中故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云云是聖人初則因象繫辭後則象具于辭不特象具於辭而已自初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而象已具於卦爻變化中矣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云云通上章而觀可見卦未畫而象在天地卦既畫而象在卦矣辭未繫而象在卦畫辭既繫而象在辭矣卦畫之象本諸造化先天之由也辭占之象本諸卦畫後天之由也則上章是伏羲作易之事此章是文王周公作易之事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字承上文聖人作易既妙夫事理故君子之學不在于易也居是行一邊事玩是知一邊事曰安曰樂皆其心之所憚也居處之也與玩字對安即所樂也卦爻中有造化之象辭占中有人事之象各具事理之如彼則象變不為虛文而辭占不為徒言矣故君子所學

不外乎此也而其學之也奈何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象玩占而已夫然則無適非道而亦無適非天矣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夫觀象而造化在中繫辭而人事在中是故聖人作易之事也象也變也居而安也辭也占也樂而玩也非君子學易之事而何易之序為君子所居而安者可見居易則安矣爻之辭為君子所樂而玩者可見玩易則樂矣惟其居而安也樂而玩也故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象玩占為動靜觀玩正是學易底實處易之序應象變爻之辭應辭占體易而至於天祐吉利愈見君子居易而安玩易而樂也此節輕只是言君子所學在乎易下節却詳言學之之事而及其學之之效也於易而居之是君子心之所安者於辭而玩之是君子心之所樂者故居觀象而動觀變正是安於居易之序處居玩辭而動玩占正是樂于玩爻之辭處居易而安者以其理之所在也玩易而樂者亦以其理之所在也君子所以為學者初不外于理此其自與天合而為其所祐也歟易之序在卦爻上見蓋卦爻時位莫非事理當然之次第有不可以毫髮僭差者如乾之初在下理自是當潛二離於潛自是當見見而上不得惕惕而上不得躍不躍不飛飛而上自不容于不亢也何者無序何者而非事理之當

易序圖

乾純陽之卦
龍純陽之物

亢
飛
躍
惕
見
潛

所說者
象觀變
者觀此

卦交辭圖

乾元亨利貞

上九亢龍有悔

九五利見大人

九四或躍在淵

九三君子居則安

九二利見大人

初九潛龍勿用

所謂玩辭玩占者玩乎此而已

右試以乾卦卦設而觀之而所謂象者固自可見而所謂變者亦自可見也蓋六畫純陽或居下或離下而上或居下之上或居上之下或居上或又居極上者莫非象也而亦莫非序也

如得乾初自見其潛得乾上自見其亢也或者昧此必深於言而忘象故以易之序為卦之辭不惟得易之下而目於本義卦爻所著四字錯認矣爻之辭自是兼卦辭蓋卦之所以為卦者爻而已非遺夫卦而不言獨言爻之辭者富玩也

不特乾卦又以兩卦六爻迭相推疊層出疊見改頭換面既有初矣又忽有二焉既有三矣又忽有四焉既有五矣

又忽有上焉既有內卦矣又忽有外卦焉是固莫非變也而亦莫非序也或者不知體此而因以著策之變為變豈復知有卦爻之變哉况著策但以九六名變豈真有所變化哉且變在象中即占在辭中也象即變也占即辭也固不可外辭以求占矣又豈可外象而求變於著策中哉首一節言聖人作易二節正推所以作易處此二節是一頭腦也下文皆申此也居安應變化者節樂玩應吉凶者

又見首節是一章大指二節應設卦觀象意三節應繫辭
明吉凶意蓋所繫吉凶悔吝之辭既有失得憂虞之象則
吉凶明矣四節雖根二節亦聖人所觀之象也君子所居
而安者易之象變即學聖人所觀之象也所樂而玩者易
之辭占即學聖人所繫之辭也
倪氏曰易之序謂剛柔相推之餘得失示象之際時有定
理事無常形消息盈虛之宜進退存亡之正次第分明也
蓋有可循而不可離者此君子居而安也爻之辭謂會通
行典禮之歸易貢昭得失之報隨時定占因事設戒消息
盈虛進退存亡有以明其故而旨趣淵微也蓋有可樂而
不可厭者矣此君子樂而玩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
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正言君子之學易而得其效也彖辭變占皆上文聖人

之所作者曰觀曰玩但言君子之學之而已象統言卦爻之象變則所值之象也聖人作易剛柔相推固有自然之變而君子之學易果何以知其孰為所值之變耶此固有待於筮矣假筮而得其所值之變在何卦何爻則變自是在卦爻而不在著策也還重卦爻上謂之由詠筮而得所值卦爻之變則可謂之在揲著上看則不可也辭統言卦爻之辭占則所值之辭也若以變外於象則占亦可外於辭乎此重君子學易不重揲著用易之說

聖人作易既有以具天人之理君子學易又有以得天人之應則人誠不可以不學易也

魯襄公二十八年鄭伯使游吉如楚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德政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彊復之順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輸按此亦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也奚必筮而得之而後謂之變哉

胡氏曰君子之學易當物未接事未應居焉而無為也則觀其得失憂虞之象玩其吉凶悔吝之辭于以求通乎理之所在及其物既接事既應動焉而有為也則觀其剛柔相推之變玩其吉凶所值之占于以求合乎理之所適焉倪氏曰易有象辭象辭所在至理之所在也觀象玩辭則窮此理於無事之時而靜與天俱易有變占變占所存至

理之所存也觀變玩占則循此理於有事之日而動與天游是以自天祐之思若啓之而無思不得行若翼之而無行不順在內在外用動用靜而吉無不利矣

陳氏曰觀其變底變即是上文底不可在揲著求卦上說蓋此是學易之事也節齋雲峯俱分上句為學易下句為用易者皆非也

李南渠曰象與變一也未筮之前則為象既筮之後則為變辭與占一也未筮之前則為辭既筮之後則為占四其字俱指卦爻言

右第二章

首節是一冒二節本其觀象處三節著其繫辭明吉凶

處以見辭之所在莫非人事之理也四節宗二節來以見象之所在莫非造化之理也惟其具造化之理故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謂觀象觀變者此也惟其具人事之理故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所謂玩辭玩占者此也可見易者天理也君子學之所以動與天合而吉無不利也一章意義自相貫串而渾融精到繫辭文字大抵皆然觀者不事草草也

前兩章並無卜筮揲著意只據易理易畫易辭而言到後章方訓占曰筮而此但曰所值吉凶之決亦自可見陳氏曰首二節是箇頭腦吉凶變化二節是各申其意于氏曰第二節是觀象繫辭之本三四節是觀象繫辭

之實此四節俱是聖人作易之事後二節俱是君子學易之事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彖是文王所繫卦辭爻是周公所繫爻辭象謂一卦全體之象變謂各爻一節之變彖言乎象則凡天地之撰神明之德形容之擬物宜之象始終之舉情偽之畫者皆闡明其幽微之妙矣爻言乎變則凡典禮之行時物之雜愛惡之相攻遠近之相取比應之相感承乘之相接者皆發攝於旁通之餘矣此節是分釋下節是總釋謂之分釋者是分卦辭爻辭而各釋之也總釋者言吉凶悔吝无咎者總是卦爻辭也故曰通例

易經中說八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如乾之卦辭元亨利貞所以言大通至正之象坤之卦辭元亨利牝馬之貞所以言至順而健之象推之六十四卦皆然也如乾初爻辭潛龍勿用所以言初陽在下之變坤初爻辭履霜堅冰至所以言陰微必盛之變推之三百八十四爻皆然也其圖見觀象繫辭下竝不復出

彖是卦辭爻是爻詞分言之也下節吉凶悔吝无咎通卦之辭也列貴賤是爻齊小大是卦辨吉凶是辭又碎分之悔吝无咎又總卦爻之辭也雖離合言之不一總是釋卦爻辭通例而已

林氏曰易卦雖出於伏羲而精蘊尚含於奇偶文王出而繫之以卦辭何言也蓋一卦有一卦之象或陰陽有純雜

或內外有消長所以象造化之運所以擬事物之理者彖則統而言之闡其蘊而開示乎人也彖辭雖繫於文王而發揮未及乎六爻周公出而繫之以爻辭何言也蓋一爻有一爻之變或位有隱顯之不同或畫有變動之不屈在各有其時而不可拘時時各有其義而不可執者爻則析而言之啓其秘而昭告夫人也彖言乎象爻言乎變則彖非紙上之陳言而爻非筆端之贅說也

李氏曰彖言乎象乃六十四卦卦辭之通例爻言乎變乃三百八十四爻爻辭之通例此節乃別而言之以見彖爻有所異如此下節始合彖爻而言之也以見彖之吉凶言全體之得失爻之吉凶言一節之得失悔吝无咎亦然

易經中說八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蔡介夫曰象指全體而言不可以全體當象字爻指一節而言不可以一節當變字要之皆有象有變夫子分屬言之取其尤著者耳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吉凶悔吝无咎通卦爻之辭言故曰此卦爻辭之通例非如上下節各分言也故本義於此又特着此一白耳其字指上文卦爻之象變字言失得小疵善補過皆是卦爻中所自具有底蓋卦爻之象變陰陽動靜承乘比應固自有當否分明處自有疵類未大處亦有過而能免虞吉凶悔吝无咎之辭凡以言乎此而已耳故曰此卦爻辭之通例

蓋此三句亦已盡繫辭之意矣善補過上面須知亦有言乎其三字意不言者省文也不可依臨川作善其補過之說

倪氏曰卦之象著於全體爻之變見於一節有順理而得逆理而失者有得未大得失未大失者有不能無過也而能自不中勉於中不正勉於正至於無過之可議者焉林氏曰象變之中陰陽交錯如所具有其德所處得其地所遇得其時是之謂得得則吉也如所具無其德所處非其地所遇非其時是之謂失失則凶也象變之中剛柔雜居有向於得循未甚得而尚有小疵者則內有自尤之心而悔生有向於失猶未甚失而尚有小疵者則外啟招尤之象而吝生

易經中說不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翰謂象也變也或至於悔而過形或至於吝而失著乃能畧回更張之有道善補之以至於無是於難處之中有善處之意如冥豫成有渝其臨既憂之是已

如師旅之興本當毒天下而有咎者也以九二之剛中大人行之而咎可免之類皆是卦爻象變中本當有少欠闕處却又有些好機會在故謂之善補過

湯伯紀曰无咎之所以善補過者蓋謂卦爻中有時位之難處本當有咎以其善處故免所謂轉禍為福易危為安故謂之善補過耳非真以為某卦某爻先有過而後能改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位列貴賤此爻之通例卦齊小大此卦之通例辭辨吉凶

此辭之通例是分曰卦曰爻曰辭為三下而釋之也若首

節象言象乃卦辭之通例爻言變乃爻辭之通例是分曰

卦辭曰爻辭為兩下而釋之也不若二節吉凶悔吝各元咎

是總卦爻辭而釋之本義特着卦爻辭之通例一句者為

是故也或者不察遂以前二節為通例以此後為釋通例

豈不誤哉蓋本義末一句置之右第三章之下且曰此章

釋卦爻辭之通例則夫所謂釋卦爻辭之通例者固明指

一章而言也夫豈以前為通例以後為釋之者哉易之所

具貴賤大小吉凶無所不有而之所以列貴賤而不至於

易經中說不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相索者則存乎六爻之位焉蓋上下之等截然有定則貴

不可賤賤不可抗而貴賤列矣所以齊小大而不至於相

混者則存乎六十有四之卦焉蓋陰陽之分際然有別則

陽卦為大陰卦為小而小大定矣其所以辨其為吉而當

趨避其為凶而當避而坦然無疑者則存乎卦爻之辭焉

蓋卦之辭所以辨一卦之吉凶爻之辭所以辨一爻之吉

凶而吉凶無有不判然者矣

初二三之三爻居下體為賤四五上之三爻居上體為貴

自復而乾之三十二卦皆陽為大自姤而坤之三十二卦

皆陰為小卦之何吉凶卦辭以辨之爻之何吉凶爻

辭以辨之蔡氏謂卦辭辨吉凶出於全體爻辭辨吉凶於一

節

如四陽盛長陽用事也則謂之大壯四陰過中陰用事也則謂之小過小大于卦而定矣

林氏曰統而觀之則上體為貴下體為賤析而觀之則乘爻為貴承爻為賤貴賤于位而列矣

胡氏曰以二四言則四近而貴二遠而賤以三五言則三為臣而賤五為君而貴貴賤列於二四三五之位矣初雖卦之本也而處於最下所謂下不厚事者此也上雖卦之末也而處於極高所謂貴而無位者此也是貴賤又列於初上之位矣

又曰剛柔之或純或雜雖不一也以剛為主者則皆大焉

易經中註大卷之三十一

二十本

以柔為主者則皆小焉如乾之六畫純陽固為大矣而震坎艮亦以剛為主而為大坤之六畫純陰固為小矣而巽離兌亦以柔為主而為小以否泰言則泰大而否小以剝復言則復大而剝小也

倪氏曰卦爻之中有順理而得者也有吉之理無吉之形有逆理而失者也有凶之理無凶之形今則辨其為吉而使人知所趨避辨其為凶而使人知所避存乎辭耳

林氏曰辭所以發卦爻之蘊前斯民之用也得則言其為吉失則言其為凶潛于畫者昭于策渙於象者著於文若使無辭則吉凶何自而見哉

錢氏曰存字與上文言字正相應言易中皆已具而可求

也

楊龜山曰陽大而陰小陽卦多陰則陽為主陰卦多陽則陰為主雖小大不齊而剛柔得位為一卦之主則均楊氏曰列齊不是人去列之去齊之也乃是易自列其實賤自齊其小大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悔吝无咎是卦爻辭筮人憂之於介者悔吝之通例冀人動之於悔者无咎之通例也或欲以上節律之必俱在易上說方為釋卦爻辭不知上文曰卦曰位曰辭皆易之所易之所有也今夫所謂六爻之位與夫卦爻辭與夫悔

易經中註大卷之三十一

二十本

吝无咎者吾固歷歷見諸易矣其介之幾悔之心則實於易而未見也強以未見者泥諸易而求與上文合聖人之文恐未必如是之固也且易之卦位固能列貴賤齊小大而辨吉凶矣易無心也無端也其何有介以憂悔吝又何有悔以震无咎哉其不通也又明矣

大段悔吝者卦爻之辭觀此而憂求免於悔吝則存乎介蓋於善惡方動而即憂則不至於悔吝矣是辭繫悔吝者正以示人當憂於介也欲人必憂於介茲非卦爻辭所謂悔吝者之通例乎无咎者亦卦爻之辭觀此而動其補過之心則存乎悔蓋悔心一動則可以補過而无咎矣是辭繫无咎者正以示人當動於悔也欲人必動其悔茲非卦

此章只是於卦也爻也辭也三者錯言而發明之以示其例也蓋亦盡卦爻辭三者之蘊耳夫惟欲盡其蘊故舉卦而謂如何舉爻而謂如何舉辭而謂如何又舉卦辭而謂如何爻辭而謂如何復舉卦爻辭所謂吉凶悔吝无咎而謂如何固不執一論也今但見卦爻辭吉凶悔吝无咎是易中所有其他則但為此數者中所包括之意故特別出以發明此數者之蘊以示人耳豈真以一字一事皆易中

所形如卦爻辭之易見哉或者太固必欲以爻介震悔皆在易上看然終日求之而不得其意茲謹以聖人立言所重之處與朱子之所以得之者圈出指圖于左

聖人此章為卦爻為辭為卦爻辭之吉凶悔吝无咎而釋其例也其餘皆此數者之小註耳故圈其所重而各註其說于下

天 列貴 賤賤

卦 大齊 小

土 得失 吉

火 憂 小

水 補通 震存乎

解 辨吉凶

木 金 火 土 水

倪氏曰卦爻有小疵則有悔吝悔雖可趨於吉不如不悔之為愈既悔而憂則不及矣吝雖未至於凶不如不吝之為全既吝而憂則無益矣伊欲憂之則存乎介介也者念慮之始辨別之端善惡之機而尚微即悔吝之所從生者也朕兆方萌即懷警惕之心善者克之惡者去之則念念皆善無理自內出之悔事事皆善無罪自外至之尤矣因悔吝而憂者不在於介乎

俞氏曰悔吝无咎是卦爻之辭夫易為斯人而作易為
之危欲人憂悔吝者也人之憂其悔吝者則存善惡辨別
之危中說未卷之三十一

之端易辭之危欲人震无咎者也人之震其无咎者又在乎天理萌動之機是悔吝无咎之通例也
林氏曰觀即鹿无虞而見幾可以免吝商兌未寧而介疾可以有喜則憂悔吝之存乎介也可見觀昏冥於豫有淪而咎可免甘說臨人既憂而咎不長則震无咎之存乎悔也可見

又曰悔者良心幾喪而復存善端幾息而復生遷善改過之機也有過而知過而悔則必自訟深切含奮圖新而過可補矣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陰陽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又本上文提起卦與辭說而發其未盡之意卦以陽為

主者為大其道公其類淑也以陰為主者為小其道私其類慝也辭歸吉无咎者易坦夷而順適也辭歸凶悔吝者險艱深而回互也辭也者豈不本諸卦而漫繫之哉蓋卦之大者情之所向者易辭則因之而易卦之小者情之所向者險辭則因之而險是辭之險易固依夫卦之大小而不容不然者也夫豈聖人故為之險易耶

林氏曰承上言卦之齊小大則卦有大小之分辭之吉凶无咎悔吝則辭有險易之分矣然有是卦則有是辭夫豈卦自卦而辭自辭哉

翰謂末句重辭上蓋謂辭之所繫正為固卦上有這箇意思但隨而標提之耳所謂爻象以情言吉凶以情遷者也

非聖人以已意為之也與夫子作春秋一般

右第三章

此章總是於卦爻辭上發明其通例只管歷歷提擡起要說便說初無倫次照應意味如他章者不必立異論也

俞氏曰此章須分別卦爻辭通例明白何者是卦何者是爻何者是辭何者是卦爻辭何者是通例如彖是卦辭言乎象是通例爻是爻辭言乎變是通例吉凶悔吝无咎是卦爻辭言乎得失言乎小疵言乎善補過是通例位是爻列貴賤是爻之通例齊小大是卦之通例辨吉凶是辭之通例悔吝无咎是辭憂存乎介震存乎悔

是通例大小是卦之通例險易是辭之通例各指所之又是辭之通例
一說卦有大小一節亦是別說不干涉上文亦不是總結大抵此一章本義分為五節只是散開各自說俱無牽連過接意

易經中說卷之三十六

穎川盧 翰子羽著

元嗣盧晉伯進訂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繫辭上傳七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章專言卜筮此節夫子設為問答之辭言易書之用利於民見得聖人之作易正以為乎民也亦是據今易書之用而得聖人之本意也夫易以下單據易說是故以下方據聖人作易說觀易不出開物成務冒道三者則知聖人

作易中說

乙

作易本意正以通志定業斷疑而教人卜筮也見得聖人作易本欲卜筮非只為說道理若作聖人用易於天下却又似與下文具作易之本畫作易之事皆在易上論者不相協也

開物使知吉凶正是要通天下之志成務使果於趨避正是要定天下之業冒天下之道則吉凶趨避之理皆在於此卜筮之則疑于吉凶危於趨避之理者可以決矣正是要斷天下之疑此見易之用如此正是聖人本欲如此也易指著卦言夫易開物云云只淨說易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及該理如此也到是故聖人以下方推原聖人當初作易正因之以使人卜筮知吉凶成事業而無所

疑於道也

冒天下之道以卦爻所具言惟其冒天下之道故能開物成務也斷疑就在通志定業上說志未通業未定皆疑也通志則不使疑於心定業則不使疑于事而冒天下之道正是要斷天下之疑天下之道寬著盡天下之理矣

天下之物迷於吉凶孰與開之易則使人卜筮而得告以吉失告以凶有以開其物為天下之務疑於趨避孰與成之易則使人卜筮而吉指其趨凶指其避有以成其務為天下之道散于萬殊未易冒也易之卦爻既設而吉凶趨避之理凡天下之道無不冒之於其中矣易之為用如斯三者而已不有見其作易之心乎蓋易者聖人之所作也

易經中說

二

觀易之開物也則知聖人知天下之志不能以自通而作易以指陳其吉凶之途所以通天下之志而愚欲其明矣此其所以開物也觀易之成務也則知聖人知天下之業不能以自定而作易以開示其趨避之方所以定天下之業而柔欲其立矣此其所以成務也觀易冒天下之道則知聖人見天下之疑不能以自斷也而作易使事情有所別白義理有所發揮內為通志不使猶豫于心外為成務不使狐疑於事所以斷天下之疑而惑欲其解矣使易于天下後世有之不以為益無之不以為損聖人作之豈為是多事乎要亦為卜筮計也

是故善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

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上言易前民用而作則本於聖人此言聖人具易之理不假易而知吉凶故能作易以前民用也蓋上文是詳聖人作易之用此節是原聖人作易之本也聖人得易之理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是其胸中自有一段心易之妙已具易之本矣人不皆聖人也誰能不待於卜筮而知吉凶哉於是作易使人卜筮以開物成務通志定業斷疑而有易之用也可見此節意思當在上節之上

上節言易之用乃聖人爲之此節言易之理自聖人具之惟聖人具此易理故能作易以前民用如上文也下文遂節節詳聖人作易事無非爲卜筮計也

看卦爻即今見成底易也員神方知是指他那中理之妙處以起下文蓋是據有易之後事以推原無易之先聖人心中已具易理之妙而有作易之本也首三句不重着以七為數其策四十有九當其撰著於未成卦之先分撰掛初參伍錯綜而進退離合之靡定方其一變固莫測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及其三變亦莫測其為七為八為九為六變化無方不可得而預料也

卦以八為數其目六十有四方其卦成於已撰著之後爻成象定內貞外悔而純雜大小之靡亂法象森羅或健或順或動或止之有據辭占昭著或吉或凶或得或失之有

則定體不易事可得而預考也

六爻具於一卦全體之中一內一外而承乘比應相因一貞一悔而始終本末迭見其義則易以貢也蓋奇偶雜陳剛柔交錯不可以一定拘有遠近貴賤也隨其所處之位而為道不能以皆同有消息當否也因其所值之時而立言不能以不異如同一體之爻也而初異于二二異于三三爻各言一爻之義外體亦然不可以卦變來看

又見只是隨人之問而各示之以爻不拘拘於一便是易貢一渾同上員神方知例竊說易字費力篆字與德字不同和順道德而理于象也

聖人以此洗心此字據員神方知易貢三者之德說聖人具此著卦爻之理於心而無一塵之累言聖人心中潔潔

淨淨是這易理在中無一毫私意小智也非是用易以洗其心也此句單說聖人之心純是易理不帶下文退藏句說

退藏于密一句以無事之時言對下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三句是以有事之時言也退藏于密是方其寂然無事未有吉凶之患當此之時無思無為神知之德易貢之義深潛於不覩不聞之中明者莫得以窺其際知者莫得以測其機也此靜而神知之體立矣

吉凶與民同患句輕只是有事之時非是患民不知趨避也遇事之來而有吉凶之慮者民之情也聖人不是全然

無意於吉凶者但畧有這箇意思時便合下已是有藏往知來之妙矣有這箇意思起必是遇事之觸而非退藏於密之時也本義有事二字正貼此句不可重看只言及其有事而吉凶與民同患意所具之神自足以洞禍福將至之兆不待著而後決也吾心所具之知自足以涵休咎一定之理不待卦而後定也此動而神知之用行矣正是無卜筮而知吉凶

來者方萌之幾往者已定之理俱據吉凶上說神與知即聖人所具著卦之德而洗心者也著與來皆變化莫測故知來屬員神蓋來者動而未形而吾之明睿已照所謂機動于彼而神動於此也卦與往皆事有定理故藏往屬方知蓋往者靜而有定而吾心此理已具所謂理定既實存體應用也

其孰能與於此此字指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二句吉凶之來惟著能知之吉凶之往惟卦能藏之也無著而神以知來無卦而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惟古之聰明睿知之聖得著之理而神足以知來有不假於著也得卦之理而神足以藏往有不假於卦也其諸神武布昭足以服人而不事於缺鉞以為猛者乎夫是人也其有是德也著雖未具心即著耳何來之不能知卦雖未盡心即卦也何往之不能藏乎信乎聖人全易理而具作易之本有非他人所能與者此卜筮之所以有作數

神於武者不殺而自猛蓋得武之理而不資于殺伐之器以為威也以喻神於易者無卜筮而知吉凶蓋得易之理而不待於著卦自知往知來也知來用神而不用著藏往用知而不用卦正本義無卜筮知吉凶得其理謂得著卦之理即神知也得武之理者威武自存得易之理者神知自存神知應神武不假物應不殺物即著卦也知吉凶即知往知來也

林氏曰方圓字是狀其所以為神知也謂之藏是不待推測自有素蘊的道理惠是自惠此字只承知來藏往意神武不殺是譬喻知來藏往是據一時之神知言聰明睿智是據素具者而言

李氏曰首三句論著卦之理以起下文俱就卜筮上看圓則神矣非圓之外又有所謂神也知如之

顧氏曰爻動乎著之內而具於卦之中翰謂當兼圓神方知而有之也

蔡氏曰此條人多作聖人具作易之本愚只看作此等作易聖人也蓋承上文易固聖人所作然何等聖人作之蓋必有非常之聖人焉

何氏曰謂之與民同患者聖人於吉凶之事不能不形之於念慮之間與民同其患也但不若民之切切然憂患也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此承上文言由其具作易之本故能盡作易之事也興善考占正是作易事明天道二句是作易源頭上文體神知之德又是明天道察民故之源頭

聖人稟聰明睿知之資具圖神方知之德是以仰焉於天之道凡陰陽變化消長盈虛此理之從出而為吉凶之源者無一之不明也俯焉於民之故凡動靜云為休咎悔吝此理之攸寓而為吉凶之迹者無一之不察也天道不外乎吉凶而著龜則具此吉凶之理明天道所以知著龜之可與民故不外乎吉凶而民則圖之而不知察民故所以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也於是興善以筮興龜以卜教人知來藏往而前民用也

天道不獨是福善禍淫如下文乾坤變化見象形器等事亦是消息盈虛闔闢往來之理皆吉凶之道也民故如愛惡相攻情偽相感之變故亦皆吉凶之道也興物前民即下文制用之法利用之神意

善為植物之神其莖長大其葉滿百所以顯是道之數也天能生善而不能興善以教人善聖人則制為四十有九之策教人分撰掛物之法而興善以筮使不同於植物焉龜為介物之神其食以息其養以氣所以呈是道之數也天能生龜而不能興龜以教人卜聖人則因其五行生剋之理鑽為七十有二之數而興龜以卜使不混于介類焉于以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之遂于以通志定業而斷天下

之疑民用于此而開其先矣蓋民志未通卜筮以通之民疑未斷卜筮以斷之也

民志未通吉凶不知兩趨避休咎莫知所從違也著一撰而筮之法行則七八九六變而通之龜一灼而卜之法行則兩霽蒙驛克推而行之吉以之趨凶以之避休焉以從咎焉以違莫不炳幾先於酬酢之頃也豈以智愚賢否之異貧富貴賤之殊有不因著龜以濟其行者哉

是以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是一段語脉言作易之源是興神物以下一段語脉言作易之事據本義是如此

卜筮既立則有占矣聖人又於此為齊戒以考其占蓋其於吉凶休咎之所定者極深研幾務有以極天下之至精

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也見得聖人當作易之時又要仔細考究其吉凶悔吝之占使吾心之為吉為凶者神明不測合著龜之所以為吉為凶如鬼神之能知來然後用之於民而天下之志以通務以成疑以斷而前民用也蓋此句只據上文興物前用說下則此字正據上文也况本義而於此為句又只根作為卜筮以教人來則於此字亦只據作卜筮也大字小字更無別樣語只為語錄用易之字遂誤看本義考占之說若據大字細說何以插入聖人卜筮一段不知考占之字止據上文興物前用中事點明大字中意以為齊戒神明正是此上事也善看本文則本義已為贅麗若又據本義上生意而任傳索經

幾何不為床上之床屋上之屋哉又況此章到底並無聖人用易之事乎

觀朱子語錄許多說話無非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聖人有此神知之德又於卜筮上發揮出來亦是平生精力盡在此書之意見得卜筮是聖人所制之卜筮非聖人去卜筮也善讀易者正不必膠固語錄中未定之說以失聖人之意

齋戒是於作易考占之時極其誠敬而不敢易以為之也若輕忽為之則其心如何得神明則其所作豈足以前民用豈足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斷天下之疑哉故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齋戒神明正是聖人至精之處

湛然純一以致其齋是去其不一之思念慮精一無二無雜也肅然警惕以致其戒是防其不測之念嚴敬中存無怠無荒也以此作易則是著所以筮吾則考其筮法何如凡所謂分揲掛扚者悉以此而窺其變也龜所以卜吾則考其卜法何如凡所謂兩露蒙驛克者悉於此審其兆也以吾之敬而扣彼之幾以我之誠而參彼之蘊不敢以慢易乘之欲使吾心之神察著龜之先見者而益以發吾心之獨知驗卜筮之應嚮者而益以聞吾德之至靈必其著為一筮足以通志斷疑之不與則吾心已遊于至神之天龜為一卜足以知來藏往之不昧則吾心已入於至妙之

境神以知來固有不假物而神者矣至此神極其神而妙於無方始如鬼神之神焉知以藏往固有不假物而明者矣至此明極其明而入于至妙殆如神明之明焉夫卜筮之事聖人與之卜筮之占聖人考之則易之為卜筮作也明矣

陳氏曰神明與本義鬼神不同德即聖人之心非上文之德蓋齋戒以神明其德即中庸至誠前知之意未有誠而

不明者也
是故閨戶謂之坤閨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此于聖人作易之事原始要終指其義而名之也此節據上文天道看也是據神物看也是六段諸意皆備只是總申上文意耳介夫曰此一條見得上有上文所謂天之道焉有所謂民之故焉有所謂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者焉蓋即神物而原始要終言之也

閨闔變通天之道也聖人所以明之者此也見象形器而神物生本與天道一連是謂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也日用出入民之故也聖人所以察之者此也制用立法興神物而後可以前民用是謂察民故知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也

乾坤二句是開說各言之也變是合說造化動靜交接處

言也往來是通說要始終而極言之矣此四句起下生物
意也見字是本文上文化育來而露其生物之端倪也生物
既成於是制而用之而民無有不用之者焉所生之物不
止著龜當寬看但意則重在著龜蓋據上文與神物說起
耳

乾坤變通是造物之功見象形器是生物之序制用利用
是成物之妙

見象形器本於乾坤變通這便是天道所在制法利用資
於見象形器這便是民故所在聖人於此明之故知神物
之當先於此察之故知民用之當開是以有下文作易之
事也大段此節只因上文而敘箇天道民故是聖人所明

易中說大來之字

十一

察者到下文作易都是應與物前用齊戒考占意思此節

恐不消先入看龜等意為是又到後面天生神物一節方
是據此節而明白說破制卜筮意矣此節不宜說也

大按乾坤變化生出象器來制而用之莫不利民之用則

天道民故誠可明而可察矣是以聖人因天地變化垂象

因天生神物河圖洛書而生象畫卦定吉凶生大業正體

天道民故而與神物以前民用也

此章意義次序看來此節當居首乾坤變通見象形器制

而用之利民出入則天之未始不為人也聖人具圓神方

知之德稟聰明睿知之資是以明于天道察于民故知神

物不可不與民用不可不前也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無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易
有四象所以示也八卦定吉凶所以告也所以斷也吉凶
生大業是聖人以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
疑也然則易也者非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乎是故探
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
大乎蓍龜也夫易原于天地制于聖人用于卜筮繫于世
道有利于天下後世如此則卜筮之功用大矣其可以卜
筮小吾易哉此章意脉當是如此誰能出不由戶萬物由
氣而出故亦謂之戶闔闢動靜之機是由動而靜戶之闔
也氣之除也由靜而動戶之開也氣之陽也見象形器莫
不由此戶而出焉

易中說大來之字

十一

闔戶是氣之動極而靜戶之闔者不能以不闔發舒者收
歛生育者翕聚韜有於無用之藏也誠之後也命於是乎
入也於時為秋為冬於德為利為貞蓋化機之靜也陰司
令矣坤也者陰也故闔戶謂之坤闔戶是氣之靜極而動
戶之闔者不能以不闔收歛者發舒專一者直遂形無於
有仁之顯也誠之通也命於是乎出也於時為春為夏於
德為元為亨蓋化機之動而以陽用事矣乾也者陽也故
闔戶謂之乾此只單說闔闢若合而言之坤戶之闔也乾
戶之闔也乾戶之闔也坤有以闔之動極而靜陽之虛者
不能不為陰之吸退極而進陰之屈有不能不為陽之伸

閏為誠之復而誠之通者即總閏為機之出而機之入者
隨踵是一閏一闢之相禪則陰陽不同位動靜不同時陽
變而為陰陰變而為陽有代換交錯之機也非變而何此
特以一變言之也若其極而言之以閏為往即有闢之來
者繼之以闢為來即有閏之往者踵之如循環無端而迭
運不已萬古此天地萬古此閏闢萬古此往來也推之於
前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不見其終之離是陽通於陰
不至於亢陰通於陽不至於戰得悠久不息之理也非通
而何此上總是一起事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者
也而物于是乎生焉故有下文見象形器之序

見象形器皆本乾坤變通來自其始受而言端倪始露體

質尚微此則輕清未形蒙昧未真即乾之成象也自其既
生而言象貌詳察而體質已倫此則重濁有迹一定不易
即坤之效法也此說不可專指著龜

乾坤變通氣也氣之方凝而物始動其生意胚胎雖啟朕
龜雖萌有其彷彿而未可指陳也故謂之象氣之既凝而
物各正其形質嚴色堅定體貌之固俱有成具而不可以
移易也故謂之器此則造化生物之序而所謂著龜者殆
亦生乎其間矣聖人明天之運而知其物之可與也又察
民之故而知其用之必賴於此也於是制而用之以前民
焉

著龜之為物生于見象形器之中具乎乾坤變通之造聖

人者出因善有陰陽老少之數也而制之以筮因龜有兩
震蒙駢克之兆也而用之以卜此亦修道之事立四營以
成其變定四象以考其占通之極之而來物無資其酬酢
按五行以分其兆列五兆以驗其微鑽之灼之而幾事莫
逆于先見

制用以下二句本義當泛看若就著龜上說則著乃植物
之靈天道寓於類也聖人因是道而興之制四十有九之
策為分揲掛切之法而用之以筮以求四象之變龜乃動
物之靈天道顯於象也聖人因是道而興之制七十有二
之刻為明火焚柴之法而用之以卜以求五行之兆此乃
國材質之宜而加以曲成之方盡創物之知為萬世通行

之典可以通天下之志可以定天下之業而矩度有可循
矣不謂之法而何或以此當明天道以興神物
法者修道之為今著龜之間本有卜筮之理而制以用之
是不過品節乎道而已故謂之法

利用句古之人聖人蓋嘗制著以為筮矣大衍之策足以
定天下之吉凶亦嘗制龜以為卜矣五行之兆足以斷天
下之可否神物既興民用以前不徒利用以入也而出以
作外者卜筮有以開其先出不可得而離不徒利用以出
也而入以作內者卜筮有以前其用入不可得而舍矣若
建侯若行師作之外者無不先時而審若婚媾若祭祀作
之內者無不先時而戒自鄉黨以至邦國由家庭以及天

下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士農工商問諸蓍龜以衍之或以稽其疑而作內作外以趨以避者無分于遠近大小也如是涵泳感通之妙相忘於觀變玩占之餘鼓舞感化之機相安於受命如嚮之後民之利於出入者自出自入莫知誰之所使志以之通業以之定吉以之趨凶以之避用動用靜無非鼓舞之妙思若啟之行若翼之所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非神而何神者自然之用今卜筮之法本有可用之理而民咸用之是不過順乎理之自然而已故謂之神或以此當察民故以前民用顓氏謂利用出入是言易之宜乎民咸用之是言民之用乎易蓋以聖人能法天道以立卜筮由是易之於民通用不窮民之於易隨取各足之意

易中第八卷三十一

十五

造化有生物之序聖人有成物之功蓋聖人非天地無以開其先天地非聖人無以成其能此天道之妙所以啟聖人之獨智而卜筮之法所由立也

辛氏曰此節當承上文明天道察民故之意而以形器以上作天道言聖人因天道付於物制而用之以為法於天下而百姓自然出入皆用此以民故言也其意義自當如此看

寧氏曰上文言聖人明天人之理興神物以前民用此則推原天道運而神物生神物生而卜筮立而民用周也與上文相發明

介夫曰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出乎化育者也制而用之者贊化育也民咸用之者囿于道化之中而莫知所以然者也

林氏曰上文言聖人制蓍龜以前民用此節方敘蓍龜之始末以見蓍龜之生原於造化然後制於聖人而用於天下也蓋以卜筮之法雖起于聖人而卜筮之原實出于造化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上文既詳天道民故之義以見民用之當前矣此節則言

立卦以前民用之事也與上文相連意脉只重作易不重

次第上上第是作易中自然所有的又於此見得非聖人

私智之所為也細玩本義口氣可見若以此數言者實聖

人作易自然之次第為主張此節則誤矣審然則是每節

各是一意當各自為一章而與上文不相蒙也且本義亦

必直斷以此言聖人作易之序冠于一每生二之上矣

翰按此說極明當可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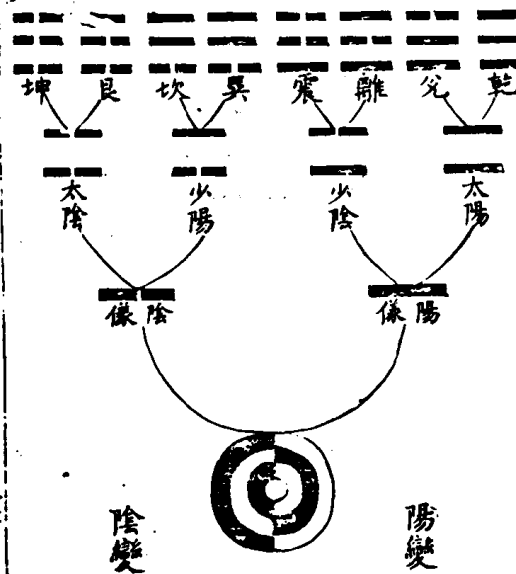
易者陰陽之變是天地間厝據上文也此是未盡之易言

卦之原也還未說到兩儀四象八卦上易有太極有是氣

則有是理也惟有是理方有是易故聖人因是理以作是

易是生以下方是易卦之易因著圖於後

太極生儀生象生卦之圖



易有太極

易有太極是說天地間底理氣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夫惟有是理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而陰生焉陽之變也太極靜而生陰靜極而動而陽生焉陰之變也陰陽二者之生本于太極之一是一生二者氣數也而太極為之根故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此亦天道之所在也聖人有見於此於是始為一畫者二其為奇者一以儀形夫陽其為偶者一以儀形夫陰是固一之生二也次為二畫者四二畫皆奇者一以象太陽二畫皆偶者一以象太陰二畫有奇有偶者二一以象少陽一以象少陰然太陽少陰本于陽儀而生少陽太陰本于陰儀而生是亦一之生二也次為三畫者八三畫皆奇者一掛純陽之象

以乾示人也三畫皆偶者一掛純陰之象以坤示人也二奇一偶者三掛雜陽之象以巽坎艮示人也二偶一奇者三掛雜陰之象以震離兌示人也而乾兌生於太陽離震生於少陰巽坎生於少陽艮坤生於太陰是亦莫非一之生二也夫一每生二誠自然之理也聖人作易次第夫宜容心於其間哉

陰變為陽陽化為陰闔闢往來之無停機必有所以然者樞紐於中所謂太極也此則畫前之易也兩儀也四象也八卦也皆陰陽之變也陰陽之變一自然之理是亦易有太極之意也此則易卦之易也蓋未畫之前陰陽老少乾坤之類皆具于太極之中既畫之後則太極又具于儀象八卦之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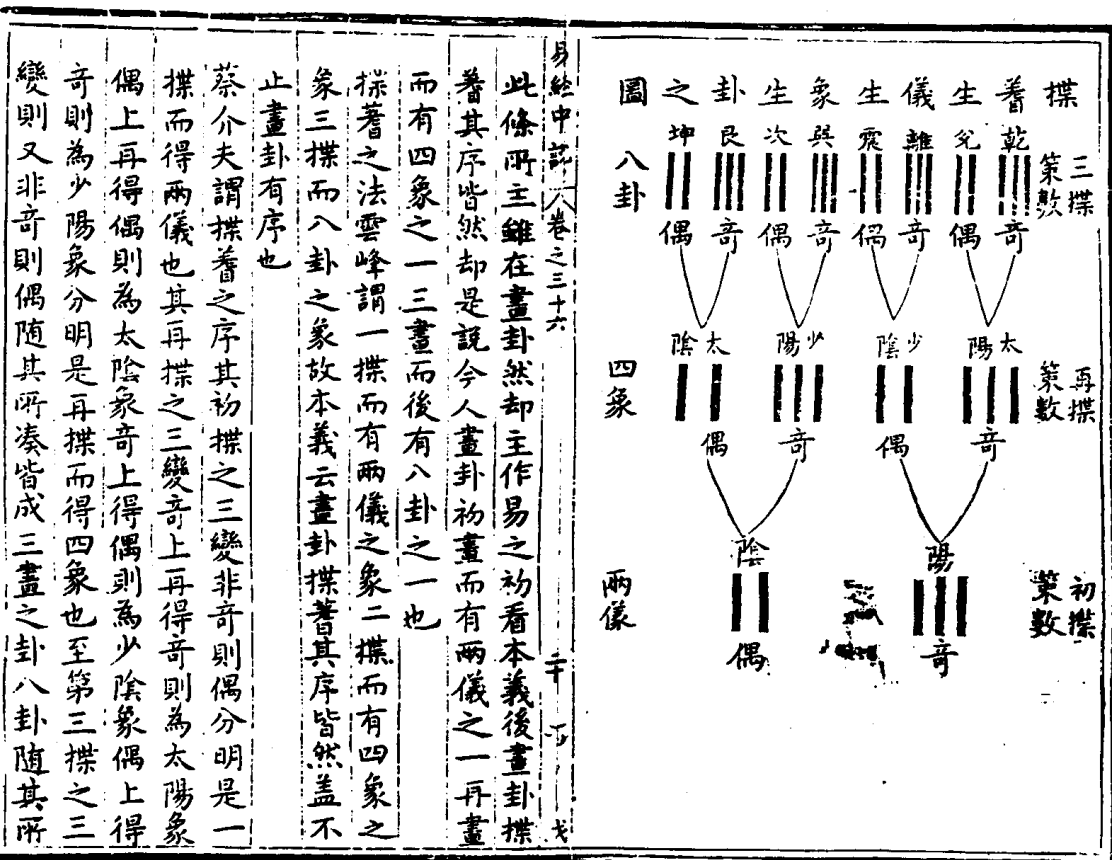
儀者形也兩儀則造化陰陽之形也象者像也四象則造化陰陽老少之模象也卦者掛也以造化之理示人如物之懸掛也陰陽之變不能自變必有不雜于陰陽之理以主宰之見天地之間有是氣則有是理然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也聖人作易而不本於是哉蓋惟其有太極也則動而生陽故畫一奇象陽而立於左靜而生陰故畫一偶以象陰而立於右是兩儀自太極而生則而儀即易而所以為兩儀者即太極也兩儀既立於是陽儀之上加一奇一偶而生太陽少陰陰儀之上加一奇一偶而生少陰太陽是四象

由兩儀而生則四象即易而所以為四象者即太極也四象既立於是太陽少陰之上各加以一奇一偶而乾兌離震之卦列少陽太陰之上各加以一奇一偶則巽坎艮坤之卦成是八卦即易而所以為八卦者即太極也

朱子啟蒙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為一畫者二是為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兩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畧具有八卦之名矣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又曰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于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于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燦然于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之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于百千萬億之無窮雖見于畫者似有人為然已定之形則固不容思慮作為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邵子所謂畫前有易是已

畫卦之序自下而上固不待贅謹以揲著之序與本文合者為圖于左



值也分明是三揲而得八卦之象矣四象生八卦此八卦
該六十四卦者也故繼之曰八卦定吉凶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此與上節總只是詳作易以前民用之意若以上節為卜
筮之體所以立此節為卜筮之用所以行恐非本義

朱子曰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
其間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
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
之辨而吉凶見矣

蓋八卦既立則六十四卦亦此八卦之因重耳陰陽合德
而剛柔有體乾坤成列而奇偶錯陳消長淋瀝之分固足

易中卦大業之三十六

主

九

以為得失憂虞之象而遠近貴賤之異又有以為感應攻
取之端時之長與其事之當者有以順太極之理應迪而
吉也時之消與其事之否者有以逆天極之理而從逆自
無不凶也

吉凶得失之報可以為民用之儆憂虞之故可以為出入
之度雖未有所趨也所以趨夫吉而有所為者無不自此
而充之雖未有所避也所以避夫凶而有所懼者固不由
此而基之蓋惟知來者可以成其務而斷疑者足以定其
業自是而為通變之利自是而為鼓舞之神不過因而見
諸身耳大業不生於是乎夫易之作其周于民用如此此
卜筮所以資之以為用也卜筮之功用其大哉

此節不必入揲者看以吉為順理而趨之以凶為逆理而
避之只吉凶上而業已於此生蓋吉凶之所在趨避之所
在有理必有用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
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脩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
乎聖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
亹者莫大乎蓍龜

此承上文聖人作易之事因即造化人事以形容蓍龜之
大也

陳氏曰上文既言易之功用極其大故此遂以天人功用
之大而明蓍龜功用之大也

易中卦大業之三十六

主

程子曰易有八卦吉凶以定大業乃生然其所以生則有
蓍龜為之先焉有功用之大自有不可泯者矣又曰無蓍
龜則無卜筮無卜筮則吉凶隱而大業陳此蓍龜之不可
少而功用之大無其過之者也

以法象言之惟天地之法象為法象之大者下此皆其小
矣以變通言之惟四時之變通為變通之大者下此亦其
小矣

法重濁有迹象輕清無形天則成象之大地則成象之大
者洪纖高下發載於無外也變一闔一關通往來不窮春
夏則陰變為陽而不窮秋冬則陽變為陰而不窮溫涼寒
暑推遷迭運也

或經或緯而疆其明或南或北而旋其度燦然附于天者皆懸象著明者也而惟日月之為大蓋日明于晝而容光必照月明于夜而無微不燭凡星辰之燦爛雲漢之昭回者皆不足以班之也

謂之富者任土作貢而享九州之奉執玉來庭而畢獻四方之物以天下奉一人天下之富皆其富也而凡後明有家亮采有邦者舉不足以方之矣謂之貴者端冕凝旒尊居九五操八柄而統馭乎四海立四極而臣妾乎萬邦以四海仰一人天下之貴皆其貴也而凡三德大夫六德諸侯皆不足以擬之也崇高有大于富貴者乎物是天生底如馬牛之類器是人為底如網罟之類致用對焉天下利看如用以耕用以乘利于佃利于漁也用字虛不可並物字器字作實字三平看

倫物者因材質之宜而為之如脩材木以為富室倫魚鱉以為飲食如服牛以致引重之用乘馬以致致遠之用皆是也立成器是創立此器也如立舟車以濟不通立弧矢以威天下如立耒耜之成器以為天下耕耨之利立網罟之成器以為天下佃漁之利皆是也知者創物巧者定制皆足以致用為利也莫大于聖人焉蓋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繼以法制品節之詳固惟聖人之能事亦惟聖人之為大也

顧氏曰物者民之所用于以因其生物之宜制為取用之

節或倫物于上而用之四海則王度明矣或倫物于下而錫之萬邦則民軌立矣器者人之所利于是立已成之器以利天下之人在百工則通其事由是而貨遷有無在百姓則與其能而利用出入其所以倫而致之立而利之者蓋難乎其為功也將以天地能之則天地能生物而不能以致之用是惟聖人之先見而後用之以致天地能載乎器而不能以利乎人是惟聖人之神謀而後利之以盡蓋其竭心思之勞而因物以作則則物不可勝用矣竭耳目之力而尚象以制器則器不可勝用矣用之者衆人也而不知有先天之見者莫大乎聖人之智也述之者賢人也而不知有後天之功者莫大乎聖人之仁也夫惟仁智合一之聖而後能制法興利則夫著之所以益龜之所以卜者亦于是乎造其端而宣其用矣是知所以啟卜筮之端者聖人之智也所以盡著龜之利者聖人之仁也使非聖人之仁知何以制而用之

順是事變紛紜而不可求者隱是事機秘密而不可見者深是事理之奧妙而難以測度者遠是事理之未至而難以逆料者即前章遠近幽深四字意平看蓋皆斯道吉凶之所在而斯民趨避之所關也探則執簡以御其煩會通以行其禮索則本至理以窮其神妙玄機以著其始鉤則深無不顯若燭照而數計也致則遠無不近若手指而目辨也于以決其為吉決其為凶使迷于吉凶而不之知者

於是而知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無不斷之疑焉吉鼓其趨
凶鼓其避使急于趨避而不之勉者於是而勉有以成天
下之務而無不定之業焉

識緯術數之學揣摩億度之見非不可以稽疑也但索之
而或有窮推之而或有盡或中於此而不能中於彼理既
不能以皆備則用未免於不通故探索鉤致以定吉凶成
臺臺而前民用者莫大於蓍龜也
造化無以施其功人事無以與其能

黃氏曰蓍龜天地之精英鍾焉陰陽之正氣萃焉其物之
神而靈也而獨得乎理數之全其用之應而妙也而挺生
於和平之會信乎能極天下之至精而成天下之至變也

易經中說大卷之三十一

卷三十一

聖人制蓍筮術之以四十有九則物理該括於分揲掛扚
之後制龜以卜鑽之以七十有二則民故昭晰於兩雲象
繆克之兆如嚮應敵無所不通匪蓍與龜殆侵侵乎無所
定貿貿焉無所從也毀走卜雞之術析筵列蓍之數不足
尚矣識緯術數多乎哉

探索鉤致者遂通天下之故也定吉凶者開天下之物也
成臺臺者成天下之務也功用之大孰有過之者使非其
大也則易卦之用無自而顯矣民之利其用者其可不知
神物之為功乎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
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此言聖人作易之由聖人明於天之道故知神物之可與
察民故故知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則神物變化垂象
圖書皆天道之所著而則之效之象之者正興之以前民
用者也是故字眼皆本上文意義

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蓋言聖人之作易也卜筮之用
則於神物卜筮之體則於圖書卜筮之動靜效夫變化卜
筮之吉凶象夫垂象也神物變化天象圖書莫非理數之
所在也聖人則之效之象之不過因其理數之自然者而
為之耳又見得聖人作易有所由來固非鑿空杜撰無因
而故為之也

易經中說大卷之三十一

卷三十一

闡關變通之中和氣鍾焉而生著生龜著之生也其莖長
大其葉滿百妙貞神之德而默具八卦之數雖物乎物而
有異於物者存是實植物之神者也龜之生也其食以息
其養以氣知藏于中文見于外含伏藏之智而顯列五行
之象雖物乎物而有靈于物者在是實動物之神者也是
神物生于天一易理所在也卜筮之法非無因矣

著龜能紹天之明者也聖人能明天之道者也著顯天地
之數具陰陽老少之象有筮之理龜顯天地之象具金木
水火土之兆有卜之理也聖人不過因其所有者而則之
之耳非強為之也使蓍龜先無此理聖人亦何從而則之
天地先聖人而發其知聖人後天地以成其能天不能教
人筮而生著不能教人十而生龜所以發聖人之獨知至

矣聖人見者可以數筮也則之以立筮虛一無為而用以四十有九分揲掛以營之參伍錯綜以窮之則八卦有體而言凶可見于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焉是筮之法因著而立矣見龜可以象卜也則之以立卜置諸前列而鑽之七十有二而霽蒙驛克從其類方功義弓極其變則五行有兆而言凶可稽于以明得失之報指趨避之途焉是卜之教因龜而立矣易書之卜筮因神物以興則聖人之制作其亦天之啟其衷也

分揲掛初以致引伸觸類之變焦灼契開以驗而霽蒙驛克之地皆卜筮事

天地變化即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變化見者也天

易經中說 太卷之三十一

廿七

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陰不窮于陰靜極復動而為陽陽不終于陽動極復靜而為陰此自然之變化而易理之所

在也聖人效之著蓍策卦爻如效之而興著策陽窮于九則變而為少陰之入陰窮于六則變而為少陽之七是也效之而立卦爻也則柔不一於柔而柔化為剛剛不一於剛而剛變為柔是也

若在龜上則兩霽蒙驛克異其兆方功義弓極其變亦是變化也
林氏曰在天成象如日月之往來星辰之顯晦寒暑溫涼無不變風而雷雷無不化此天之變化也在地成形如山之聳伏水之潮汐水火土石之燥濕堅潤鳥獸草木之動

息榮枯此地之變化也聖人有以效之於蓍策也時動時靜而進退離合之無常則剛柔相推而變化生矣推之於卦爻也或往或來而屢遷交易之不易則剛柔相摩而變化見矣

天垂象是日月星辰雲氣虹霓雷霆風雷雨暘寒燠之類見吉凶在循度失度或時或恒而休徵咎徵昭然可考聖人于是因卦爻動靜之象示人事吉凶之占象之正是於卦爻當位循理而得者效之而定其占曰吉於卦爻不當位逆理而失者效之而定其占曰凶尹召悔旦吝曰无攸利皆凶之類曰亨曰无咎曰无不利皆吉之類也蓋卦爻於得位失位者而見其吉凶猶夫象於循度失度者而見其吉凶也

易經中說 太卷之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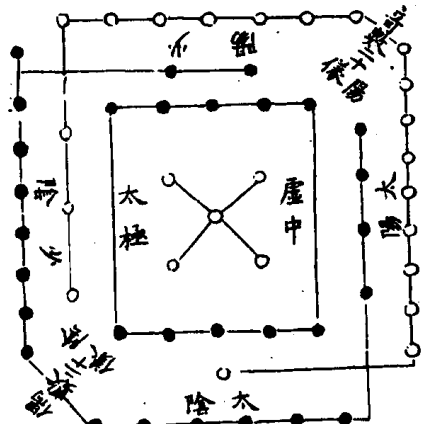
廿八

通于天者河也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繼天立極而德上配於天是以天不愛道而降其祥龍馬負圖而出于河其數則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蓋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所以通其常而為數之體焉

河出圖天以數而發聖人之知也伏羲援圖畫卦虛中之五與十則太極以立奇偶各居二十則兩儀以分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則四象之體具於四方之合補四隅之定則八卦之位定是卦不徒畫一本天地之數之體而後畫也易之原不出于天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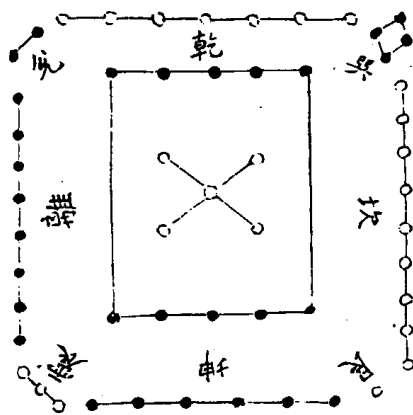
虛五與十者蓋以河圖四面之數或為兩儀或為四象或為八卦而其中之五與十則固虛而不用也
 奇偶各居二十者除虛中五與十之數而計四面之數一合九三合七奇數二十也二合八四合六偶數二十也是奇偶相等陰陽均稱非兩儀象乎
 河圖之數虛五與十以位于中即大君居五位之尊也兩儀四象八卦之布于外即文臣武將四相八座之相為輔則也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者其經緯張弛而治百官安萬民乎是天地之數又未嘗不與治道相合

聖人則圖生儀象



朱子曰則河圖者虛其中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拆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

立卦而作易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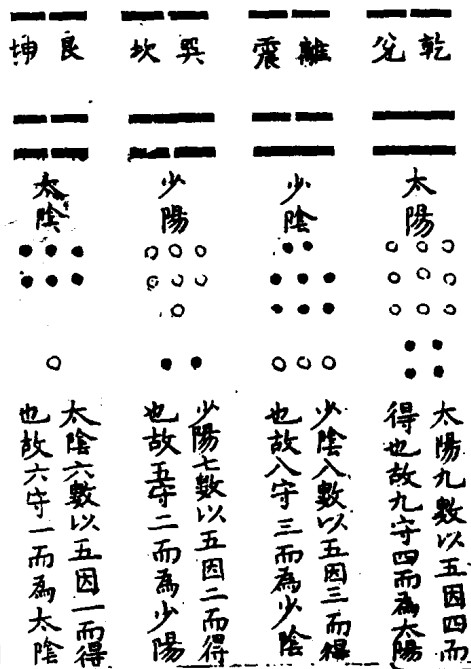
此所謂拆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也蓋先天八卦乾兌生於老陽之四九離震生于少陰之三八巽坎生于少陽之二七艮坤生于老陰之一六也

其曰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蓋九者太陽之數乃五因四而得者是以四為九也八者少陰之數乃五因三而得者是以三為八也七者少陽之數乃五因二而得者是以二為七也六者太陰之數乃五因一而得者是以一為六也此義見五行四象相因而成而河圖中五之數又數之所倚而超者是亦參天兩地而倚數之意
 其曰拆四方之合補四隅之空者蓋拆二七之合則七居南不動為乾而拆二補東南隅之空以為兌拆三八之合則八居東不動為離而拆三補東北隅之空以為震拆四九之合則九居西不動為坎而拆四補西南隅之空以為巽拆一六之合則六居北不動為坤而拆一補西北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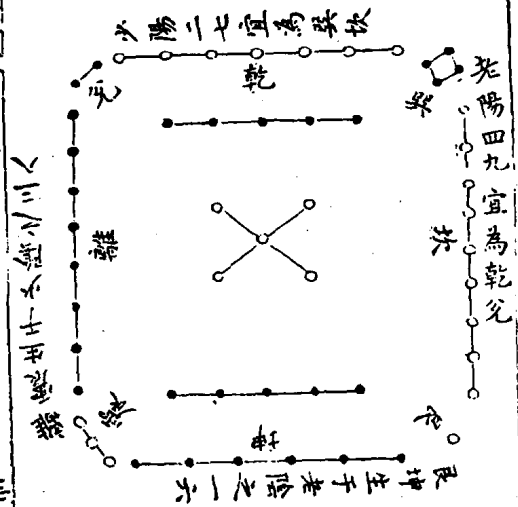
空以為艮也

王齋胡氏曰聖人之則河圖也亦因橫圖卦畫之成以終
圓圖卦氣之運耳本河圖以為先天橫圖則卦畫之成者
老陽居一分之為乾兌少陰居二分之為離震少陽居三
分之為巽坎老陰居四分之為艮坤
本河圖以為先天圓圖則卦氣之運者老陰居北少陰居
東所以分為艮坤離震者此四卦固無以異于橫圖也少
陽居南宜為巽坎而乃為乾兌老陽居西宜為乾兌而乃
為巽坎此四卦實有異于橫圖矣

明玉齋橫圖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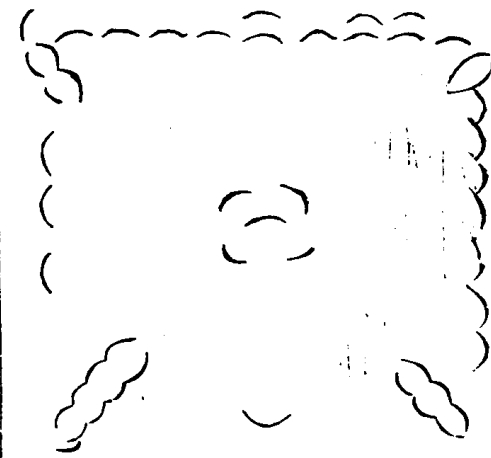


明玉齋同異之圖



其故何哉蓋河圖二象之居于東北者陰之老少也陰主
靜而守其常故水木各一其象不能他有所兼艮坤不得
為離震離震不得為艮坤也河圖二象之居于西南者陽
之老少也陽主動而通其變故金火互通其象實能兩有
所兼故乾兌得為巽坎巽坎亦得為乾兌也此陰所以小
而陽所以為大也詳見啟蒙則河圖下
中于地者洛也神禹氏之王天下也治定功成而德下及
於地是以地不愛寶而呈其瑞神龜載書而出於洛其數
則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則居中蓋
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所以肇其變而為數之
用焉

洛書之圖



洛書乃神龜自
上四文也如盤
殼上痕相似特
盤殼上無戴九
履一等數耳今
圖果用圓圖者
非是圓圖肖龍
馬之數則可蓋
一六居下并數
乃旋毛而圓者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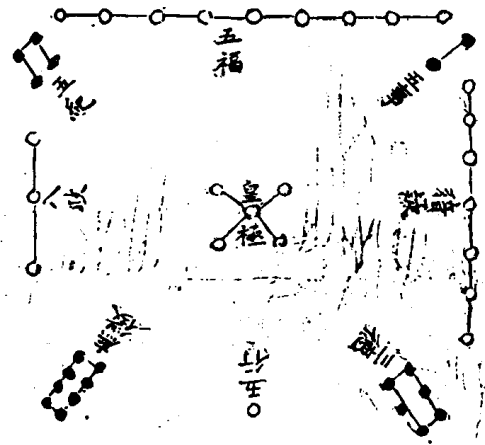
易經中記卷之二十六

三十三

洛出書天以象而啟聖人之象也。六高按圖以敘疇一與
二則為五行五事三與四則為八政五紀五者皇極六者
三德有條不紊七稽疑八庶徵九福極有序不亂則是疇
不徒敘一本天地之數之用而後敘也範之原不出於天
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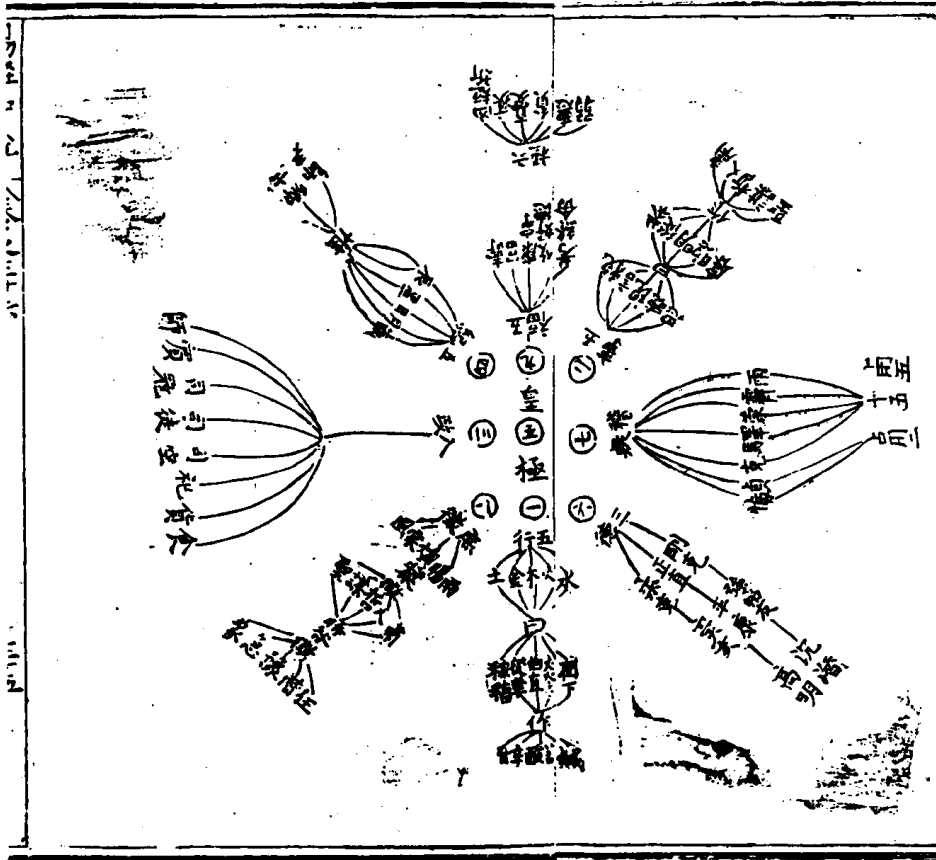
蓋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然洛書亦可以
畫卦不必豫見而逆與之符河圖亦可以敘疇不必追乃
而暗與之合矣大傳論聖人而并及之得非以其理本無
二耶

聖人則洛書作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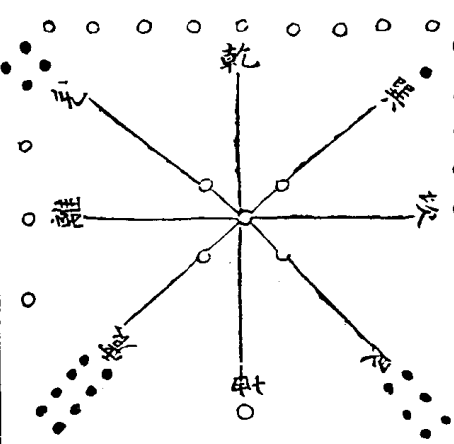
朱子曰則洛書
者總其實也洛
書之實者一為
五行其二為五
事其三為八政
其四為五紀其
五為皇極其六
為三德其七為
稽疑其八為庶
徵其九為福極

其曰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者九疇之綱也其於九疇之目則未之及謹錄其圖于後
洪範九疇之圖



聖人於河圖而則之以畫卦於洛書而則之以作範觀故
蒙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分明以作易作
範並言蓋正訓也其曰洛書而虛其中一段蓋推言洛書
固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以見理數之一之妙耳
非正訓也不可拘本義作易字眼強主則洛書亦為作易
蓋作易時豈曾有洛書哉今錄圖于後以備覽但不可從
蔡氏曰洛書多看作聖人則之以敘疇則作易字說不通
則之總在作易上說蓋河圖洛書一易之理也故聖人則
之以作易取圖書之虛中以為太極取圖書之奇偶以分
兩儀生數一二三四成數六七八九圖書之四面也因而
則之不成易書之四象乎左方乾兌離震右方巽坎艮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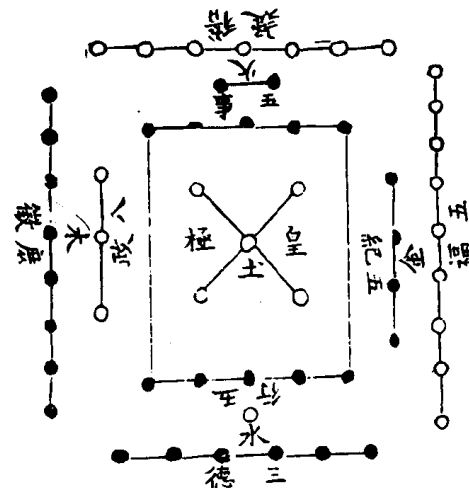
洛書圖可易圖



朱子曰洛書而虛其
中則亦太極也奇偶
各居二十則亦兩儀
也一二三四而合九
八七六縱橫十五而
五為七八九六則亦
四象也四方之正以
為乾坤離坎四隅之
偏以為兌震巽艮則
亦八卦也

洛書所取太極兩儀四象與河圖同而所謂縱橫十五而
互為七八九六者乾坤為縱六子為橫乾坤行十五數互
為九六蓋乾居老陽九數以中五合坤一為老陰六數也
艮兌行十五數亦互為九六艮居老陰六數以中五合兌
居四數為老陽九數也坎離相對震巽相對其十五數皆
互為七八蓋坎居少陽之七震居少陰之八巽二合中五
為少陽之七離三合中五為少陰之八也所謂八卦者蓋
以先天八卦乾兌生于老陽之四九離震生于少陰之三
八巽坎生于少陽之二七艮坤生于老陰之一六卦與位
數尤為脗合所謂其卦未嘗不與洛書之位數合也此洛
書圖可以為易矣

河圖圖可為範圖



朱子曰河圖之一
六為水二七為火
三八為木四九為
金五十為土則固
洪範之五行五十
有五者又九疇之
子目也是則洛書
固可以為易而河
圖亦可以為範矣
又安知圖之不為
書書之不為圖耶

河圖具洪範五行無容贅矣其曰五十五數又九疇之子
目者蓋以五行之五合五事之五得一十以八政之八合
皇極之一福極之十一得二十以三德之三合稽疑之七
為一十加以以庶徵之十五紀之五足亦總得五十有五
之數也
又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
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
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朱子曰時雖有前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為理則一而已但
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
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

此之間哉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上節聖人本造化以作易正欲以前民用也故此言易有象辭吉凶無非為卜筮之用正應上文開物成務而冒道通志定業而斷疑也此乃總言全章卜筮之意見得聖人作易本為卜筮設也非特地要發揮義理只後來孔子始以義理明之上三截四象繫辭定吉凶是據易上說到所以示也所以告也所以斷也上見得為卜筮意出易字總管蓋四象繫辭吉凶皆易中所有也

此章專言卜筮蓋以主卦生爻而問物成務定吉凶皆是

易經中說六卷之三十一

三本

為卜筮事故曰此章專言卜筮非如他章或以造化論易或以聖人論易或以義理論易也或者不察遂執卜筮二字看此章句句強入卜筮意在上其在此節則務以為揲著所得易有四象猶可言也若繫辭定吉凶必待揲著得之而繫而定則聖人當初繫辭定吉凶時不知費多少揲著工夫也

三奇為九而其畫為重三偶為六而其畫為交是易有老陽老陰之象也二偶一奇其畫為單一奇一偶其畫為拆是易有少陽少陰之象也易有四象蓋使筮者因夫老少之純而得所值之卦因夫老少之雜而得所值之爻所以示乎人也

倪氏曰當揲著求卦之後有七八九六之數老陽居一而數則九也故餘三奇則九而策亦四九三十六則大陽之象矣少陰居二而數則八也故餘二奇一偶則八而策亦四八三十二則少陰之象也少陽居三而數則七也故餘二偶一奇而策亦四七二十八則少陽之象也老陰居四而數則六也故餘三偶則六而策亦四六二十四則老陰之象焉均是卦也四象之呈見者純雜無常無非示人以所植之卦也均是爻也四象之布露者多寡不一無非示人以所值之爻也

林氏曰如六爻皆少則所值在于本卦六爻皆老則所值在于之卦一老而五少則所值在于本卦之老爻一少而

易經中說六卷之三十一

五九

五老則所值在於之卦之少爻二老而四少則所值在於本卦之二老爻仍以上爻為主二少而四老則所值在於之卦之二少爻仍以下爻為主三老而三少則所值在於本卦及之卦之象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也胡氏曰如全體皆老則占本卦全體皆少則占之卦不在本卦則在之卦而卦必有所值矣如老者為主則占本卦之動爻少者為主則占之卦之靜爻不占動爻則占靜爻而爻必有所值矣

四象雖以示人其意則隱於無形不繫之以辭雖以示之無以告之故卦焉而繫之以象辭本其陰陽之消長而言一卦之材所以告人以全體之象爻焉而繫之以爻辭本

其居位之當否而效天下之動所以告筮者以一節之變也

繫辭雖所以告使不定之以占雖以告之無以斷之故於得鳥者定其為元亨為无咎而吉者所以斷人之疑而使

人之疑而使之知所避也
林氏曰統而觀之可見聖人作易本于一心原于造化以立卦爻之法象而裁審象之變化者無他道也不過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而已故始之以開物成務終之以示所以告所以斷故曰易為卜筮作

右第十一章

首節言聖人作易之用二節言聖人作易之本三節言聖人作易之意四節敘作易之原五節正詳作易之事六節言易之功七節贊易之功用之大八節又明言作易之由末節又明言易之為用以見無非為卜筮設也此章總見聖人明天道察民故因作易以前民用則易雖卜筮之書見得有合天人贊化育之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焉則卜筮之功亦大矣詎可以卜筮而小吾易

易經中說卷之三十七

穎川廬 翰子羽著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元嗣廬晉伯進訂

繫辭上傳八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釋大有上九爻義天人所祐在乎善而上九具其善焉此其為天祐而吉利也蓋是以天人之所福者而著易爻之所以獲福也

天之所助二句泛言其理履信句就上九說順是在道意

非謙順之順惟其如此所以得天之祐則人之助不假言矣

作善降祥大德受命皆助順底事得道多助至誠動物皆助信底事順則合天理故天助之信則感人心故人助之順道而行自與吉會也

順則於天理為無拂故得乎天信則於人心為無偽故得乎人履信思順下賢三事皆自下從六五看出以五柔順虛中故也三者乃持盈之道得祐之本也當大有之時蓋處有之道是謂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此其獲保有之效也天祐吉利只是保有非分外有加也

六五虛中，信也。柔順順也。信而且順，則賢也。上九下從六五，便是履信思順而尚賢矣。不是說履五之信，思五之順。云云信順俱在上九分上說。履信是制行誠確，思順則處心易直尚賢，則貴德尊士，不自作聰明也。履信思順尚賢，正是上九信順處，正是天人之所助者。雖曰天實難諶也，然謙受益，殖有禮者，天之道也。人能如是，則帝心其簡在矣。

上九所以能從六五，由其剛也。本義以剛居上，對下說時，說多以上九坐定作大臣說。上九當大有之世，而居上分，明是人君說話何以見其為大臣？只順本義，寬看人君意自在其中。

林氏曰：順者，天之道也。人而能順，則不逆於天，而天心必為之眷顧。信者，人之道也。人而能信，則德孚於人，而人心必為之樂從。上九居上下從六五身之所履者，無不信心之所思者，無不順。又能好賢下士，則信順之德有之於心，是以得天人之助而吉利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繫辭焉以盡其言，繫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此夫子設為問答，言聖人之所以作易也。書不盡言，二句是舊語。夫子據此以明聖人作易之妙，非書與言之比見得書且不能盡言，言且不能盡意，而聖人一作易於意言。

情偽利神，無不有以盡之。是書之所不能載，言之所不能發者，而今其無餘蘊矣。作易之妙，一至于此，而聖人之意，其有終不可見者乎？立象就書，言設卦就言，繫辭就辭，言變字就卦，變言通之對鼓舞言，鼓舞通卦爻變占言，數言之間，而易之大段無遺矣。

聖人精意如太極陰陽五行造化事物之理也。誠非言之所能盡者，只一立象後，而意以盡試於象上一觀，測之愈深，窮之愈遠，而此外無餘理矣。精意不盡於此乎？意言情偽利神，總是聖人底精蘊。其曰立象設卦，云云正，要畫卦以示因卦以發也。下文節節皆發明此意。

書所以載言，言有限而言無窮，書不盡言也。言所以達意，意無形，言不盡意也。是言之所示者淺也，意賴言以發，而言猶不足以盡之，則精微之意，宜有所不可見者矣。誠如是，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見乎？聖人以言淺不足以盡意，而象之所示者深也，遂立象以盡意，而意之在聖人者，盡於象矣。有象則有卦，卦一設而情偽之在天下者，盡於卦矣。有象有卦，則有辭，辭一繫而所以告夫人者，盡矣。卦爻之體立，斯著策之用行，於是變以通之，則所以宜夫人者，盡矣。易之體用兼備，而鼓舞乎人使之有為，有行則所以妙夫趨避之機者，至矣。神不於是盡乎？是盡與言之所不能盡者，皆盡於易矣。

意即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蓋陰陽太極之理。

聖人超然領會於胸中其於一而至精不素者也伏羲立象專以明此而已所謂聖人之精畫卦以示也蓋聖人之心莫非天下之理亦莫非天下之意也非愚民不知趨避之意情偽如六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凡卦中之所有也蓋有卦則因以形矣

本義包含以靜言對待之易也變化以動言流行之易也蓋天地萬物之理有對待之陰陽有流行之陰陽只此二畫蓋之矣

聖人立象本意只要形容太極陰陽而已蓋天地造化之妙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窮而其理則道也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云云也此則聖人之精畫卦以示也卦焉既

易經中說

四

設又有許多是非美惡賾亂底事情夾雜在裏面如也蒙需訟之類如愛惡相攻如遠近相取如天道之消長人事之當否有善惡淑慝之殊者也所謂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也

然契道體周子之意也圖焉一立其意盡矣情偽亦無不盡者焉圖之有說繫辭之畫言也圖說既具觀圖玩說者曉然知天人之理觀感興起毅然於脩吉悖凶之辨是孰通之而孰鼓舞之耶

聖人之作易也象既立而意以盡卦既設而情偽以盡辭既繫而言以盡制變法以通民志而利以盡鼓之舞之以成民務而神妙莫測之道以盡則聖人一作易也而所盡

者多矣豈止盡言盡意而已哉

意是聖人所得天地間精微之意如太極兩儀四象與後形而上下者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五氣布四時行之意情偽是聖人所見天地間一切好與不好底事情如得失憂虞吉凶悔吝與後天下之賾天下之動周子所謂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之意言是言前意與情偽之言如乾元亨利貞理氣俱在精微之意以存如見龍載鬼逐鹿拔茅天下事情無所不有既有卦爻辭必為著策之變以通之而指民之迷途其有便於民何如既有卦爻著策矣其所以鼓舞斯民之趨避莫知其為而為之其神妙也又

易經中說

五

何如首句言象意二句言卦情偽三句言辭言四句言變利五句言鼓舞之神一句一意不相重襲然有象斯有卦卦本於象言本於卦象著變本於卦爻辭鼓舞本於卦爻著變句又相蒙而有序聖人之言其化工也哉

立象據奇偶兩畫言設卦以六十四卦言從兩畫而八卦自八卦而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既設則時有消息事有當否而天下事情淑慝無一不備於卦爻之中故曰盡情偽情偽不是聖人之情偽是天下之情偽也所謂極天下之賾存乎卦鼓天下之動存乎爻也

辭兼卦爻文王於卦下繫以彖辭指陰陽之途明憂患之故周公於爻下繫以爻辭設中正之教示典禮之歸而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非復無言之易矣

彖言乎象而天下之賾以極爻言乎變而天下之動以鼓吉以言其得凶以言其失悔以言其憂吝以言其虞言慈象所畫之意卦所畫之情偽蓋聖人之意盡於象而辭也者所以發象之意萬物之情偽盡於卦而辭也者所以彰卦之情偽得失憂虞之變吉凶悔吝之幾不必諄諄教詔之向之寓於意隱於情偽而未發者急於此發之而所以告人者盡矣

變而通之此句難言多以本義變通鼓舞以事而言遽謂在事上說遂以通為推而行之於事不知此節止據聖人作易上發揮其妙並無人用易說話雖下文鼓舞盡神也

易經中說 六卷之三十七

六

金

是說易之妙用與下文舉而措之天下并神而明之皆是據易說言舉此而措之天下則是聖人底一件事業若要神明其易道之妙者則存乎人之德行也都是據易說初非據用易者而說如此用易也若以推行之通為通之於事為而下文方說鼓舞方說舉措方說神明且於文義各有相得殊覺未安也想本義以事言蓋謂聖人制變而通之以鼓舞之者是鼓舞其人之事為也如云通其變使民不倦意則以事言者據鼓舞說不謂變通亦事也善必帶變通言者是言以變通鼓舞之也若不言變通則執鼓之而執舞之耶如使民不倦不言通其變則所以不倦者抑孰使之耶此兩句文義甚合若必以變通與鼓舞平看而

皆以事言則費盡唇舌終是難通也

蓋此節於作易事大端俱盡首句言象二句言卦三句言辭此句言變若止此句合殺了則又不見其為前民用之具故又言易之能鼓舞人之事為也這便是以事言

變而通之本是一氣語意據變上言其通也看者不察直執本義以事之字遂以下文推而行之為推行於事且朱子語錄亦一時隨問而答多欠仔細後學又不虛心觀理遂為所惑而紛紛不定

變通且不涉人上正聖人制易時意思蓋卦之設則有方不易聖人則又制變而通之意據後節推行之通據聖人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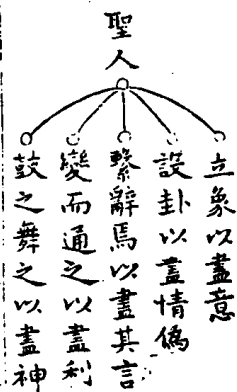
易經中說 六卷之三十七

七

變通是聖人到變處又尋箇活動路數而與通之則有便於人者多矣

變通有箇開物底意思鼓舞有箇成務底意思

本義曰變通鼓舞以事言語錄曰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又曰此言占得此卦云云須要善看此非真聖人見於事非真有人占此也須看上文聖人字下來蓋聖人立象設卦繫辭三事只據書言未涉於用也聖人於此又立箇變法在此以待占者而通其志則有以盡利矣又因以鼓舞人之趨避而成其務則有以盡神矣這便是事與占之說須要善看



變通鼓舞皆宗聖人上故曰聖人推而見於事言聖人既立象設卦繫辭實又立箇變的句當在這裏得以因占而定其所值之吉凶則開乎物而通之矣既有以通之則因以鼓天下之動而成天下之臺疊也變而通之則所以利乎人者盡於此矣鼓之舞之則所以妙夫不知不識之教者盡乎此矣所謂神德行也

易經中說入卷之三十七

利是利益之利聖人立了變法以通人之志則人不昧於吉凶之途不貿貿然莫知所之其於善惡之際如燭照數計而天下古今百姓皆得以與能寧復有餘利乎鼓之舞之是振作的意思吳說小異神則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既有象辭以立其體又有變通以達其用民之不果於趨避者因卦得占皆趨之避之而不能自己其神妙之莫測者不盡於此乎

象既立矣卦既設矣辭既繫矣在君子則能觀之玩之而善用之天下豈皆君子哉蓋不能體乎易而用之故聖人又立箇變法在使人因占得變或變在何卦則有所值之卦辭或變在何爻則有所值之爻辭即以所得之卦爻為

我所值之時位以所值之卦爻辭為我所得之吉凶而民忘於是通矣民志既通則其相趨避之際自有不能已者是聖人之易有以鼓舞之也是利與神兩盡矣五以畫字不是聖人當初立意要盡這箇如立象便盡意設卦便要盡情偽也只是後人論他言聖人當初設了六十四卦便把天下情偽都盡了意思是如此變而通之變字是聖人立變法如老陽變少陰老陰變少陽七八九六之類通還是自此卦推到那卦上這便有箇變通有箇活動不死局的模樣有象有卦有辭而無變通則易為確定之物各居一體不能相通其不足與適用也明矣何利之盡利便利之利無適不順也不滯定也如珠走盤意也言隨時變通而適於用也變字必如此說方與語錄諸說合通字必如此說方與下文大字小字合定論也

易經中說入卷之三十七

此說方與下文大字小字合定論也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四箇乾坤字只是一箇乾坤據音偶畫言兩畫八卦一般故曰九陽皆乾九陰皆坤

易只是變化的意思卦畫有變化在卦畫上正朱子所謂乾坤是易之體骨而易之所包蓄者皆乾坤也下文皆明乾坤易之緼底意思

數易字據易道變化說一也類上文意與情偽意數乾坤字據卦畫說變也即上文象與卦也蓋易道中自包乾坤

卦畫然卦畫與易道又相須而為顯晦者也此聖人所以立象設卦以盡之歟

變化不外於陰陽故曰乾坤為易所包蓄者畫卦定位而有乾坤則變化賴乾坤而形故曰乾坤列而易立乎其中觀奇偶雖然可見若無乾坤卦畫則變化之理無自而見易不可見而變化不行則陰只陰陽只陽亦為無用故曰或幾乎息夜氣不足以存矣有於夜氣哉

立如立天之道之立言立易者乾坤也若無這乾坤卦畫則這變化意思無處形出矣有乾坤矣若變化不行則乾坤亦徒矣矣有於卦畫哉以見易與乾坤變化與卦畫相為用而不能相無也故聖人既立象而又制變也易不

易經中說入卷之三十七

十

可見又說變化中所有陰陽而已而變化之道非乾坤誰與觀貼出來故曰乾坤是易之體骨而為易之所包蓄也易作乾坤而行乾坤易而立循衣之有著天地之自相依附也

天地設位而變化之道行乎天地之中乾坤成列而變化之理立於乾坤之內蓋天地之形體乾坤之卦畫以形而下者言如太極圖之陰陽一般易亦涉形而上者如太極圖之動靜一般二段句法正是一樣朱子以此為易之書者蓋是說易書上的變化之道據易言耳與彼據造化言者不同須善看

朱子撰著一條是言若無這變化底意思便推乾坤不

出是據著卦言也

近見不消添說只據本文評勘而意自得之若把河圖上數當乾坤把一變生水云云天地之數當易比並論之自見正不必外求他說也此易是易道

易也不是形而上者只是陰陽變化須要卦畫形出他來如河圖形出天地之數一般

易變化字在乾坤成列上見陰陽相雜也

當先說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為明順言使無乾坤則從何處討變化故乾坤列則變化有體骨而立矣此易之資於乾坤也此聖人所以盡意盡情偽者必立象設卦也乾坤雖立而變化不行乾坤幾於無用而息矣此乾坤之資於

易經中說入卷之三十七

十一

易也此聖人所以既立象設卦而又制變以通之也易與乾坤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此乾坤所以為易之緼猶衣之必有著而著之必附於衣也

易字亦不必執定只輕說蓋易只是變易的道理易之所易字而巳乾坤成列變易的道理便有著落而易立於乾坤矣若無乾坤則變易之理便無箇着落底所在故惟乾坤列而易立若有乾坤而變化不行則乾自乾坤自坤各是執一而不能相通之物而亦何有乾坤哉此見既有乾坤卦象須要有變通之法也此節包盡上節意文之妙者也下節亦包盡上節意易字必如此說方與語錄諸說合亦定論也

畫卦定位則乾坤二者成列而變化已立乎中今將八卦列在這裏試看或純陽或純陰或雜陽或雜陰或一陽二陰或二陽一陰是少變化在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乾坤左右是這卦中底那些奇偶易變化便是那陰陽相雜改頭換面底意思成列即八卦成列之成列須要卦畫成列上說若只一奇一偶也不是成列變化見于乾坤之成列故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若是乾坤毀而卦畫不立則無奇無偶或有偶無奇或卑奇卑偶也無處見變化變化不行是無卦畫奇偶之成列也無卦畫奇偶之成列則奇自奇偶自偶更不能雅去矣則乾坤不幾于息乎此見方與朱子本義語錄相合

易經中節不卷之三十一

十二

奇偶上著變化中所有者不過奇偶而已故曰乾坤是易之體骨而為易之所包蓄也乾坤括六十四卦中底奇偶成列則通六十四卦言也易之變化由兩儀而四象由四象而八卦不外卦畫奇偶而已故聖人立象設卦以盡意與情偽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是故字承上文來觀上易立於乾坤則乾坤卦畫是形而下者變化之理是形而上者立象設卦是形而下者而意與情偽之理是形而上者也蓋言象也卦也乾坤也有形者也意也情偽也易也無形者也意盡於象情偽盡於卦

易立於乾坤未嘗相離之中而有未嘗相離之妙如此是故有形而上之道有形而下之器焉則象也卦也乾坤也形而下之器也意之理情偽之理形而上之道也

有形而下的是器有形而上的是理所謂不離於陰陽亦不倚於陰陽也

於其陽之由少而老而化也而裁之為九是則陽之將變而為陰也於其陰之由少而老而化也而裁之為六是陰之將變而為陽也故化裁謂之變因其陽之變也推而行之於彼不居於陽是陽之通於陰也因其陰之變也推而行之於彼不居於陰是陰之通於陽也故推行謂之通舉其道器變通之妙而措之天下之民則吉凶由此而定

易經中節不卷之三十一

十三

聖由此而成非事業而何事業言是聖人一件的事業如則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以垂教萬世是孔子的事業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定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因其陽之由少而老之化也而裁之為九因其陰之由少而老之化也而裁之為六則存乎變焉蓋裁其化之為九者則自其陽之變裁其化之為六者則自其陰之變也化

裁不於變而何推其陽之變者而行之於陰則老陽之九
自不得不變而通之於少陰之八推其陰之變者而行之
於陽則老陰之六自不得不變而通之於少陽之七也推
行不存於通乎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便是神而明之默而成之誠足以體
也不言而信明足以知也默成如篤恭天下平意不言而
信如默而識之意信所謂真知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
動焉觀變而玩占無為而成也靜焉觀象而玩辭不言而
信也德行即有圓神方知之德者其於卦辭變通之理有
以得之於心而見之於行者矣

右第十二章

易經中說卷之三十七

十四

此章通是發明聖人作易意恐無用易之說卜註似不
必依插入用易一段

首節聖人制器以畫道下二節則言道器之相須又下
節則言故聖人立器以畫道而道盡於器矣末則有望
於人之妙之也

易經中說卷之三十七終

易經中說卷之三十八

顏川盧 翰子羽著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元嗣盧晉伯進訂

繫辭下傳一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首乾次兌次離次震次巽次坎次艮終坤這便是成列了
若四象上不各加一陰一陽固是無八卦可言又何以言
成列自兩而四自四而八而八卦於是成列則形體昭然
可見蓋成地易或離易或純陰或純陽自森然不可掩也
成列之成字如不鼓不成列之成象在其中即在成列中
已具不待外求也

經中說卷之三十八

不可以上二句作伏羲底下二句作文王底蓋此一節通
是說伏羲底下二句方說到文王周公上也

中	其	在	象	列	成	卦	八
八坤	七艮	六坎	五巽	四震	三離	二兌	一乾
三偶純陰之象	二陰止於上	二陽止於下	二陽動於下	二陽動於上	二陰見於上	二陰見於下	三奇純陽之象
為艮為坤	太陰上加一陰一陽	少陽上加一陰一陽	為巽為坎	少陽上加一陰一陽	為離為震	少陰上加一陰一陽	太陽上加一陰一陽
見	象因八卦而後	形體固未有也	太少之分卦之	以分太少不過	之別次為二畫	陰陽不過陰陽	始為一畫以分

此以乾兌離震為陽卦巽坎艮坤為陰卦而分陰陽之純雜耳有以一奇二偶為陽之雜一偶二奇為陰之雜者亦通蓋以先天言之生出與流行皆是乾兌離震屬陽巽坎艮坤屬陰以後天言之六子與方位俱是乾坎艮震屬陽巽離坤兌屬陰但此一節是論先天當從前說

因而

重之

爻在

其中

易經

卷之三十六

卦

三十八

卦

三十八

卦

三十八

卦

三十八

卦

三十八

卦

三十八

卦

三十八

卦

三十八

卦

三十八

乾兌離震以陽卦而居於左巽坎艮坤以陰卦而居於右特貞體三畫耳六畫未備也內體之上外體乘之各以八卦為生而以八卦次第加之如因乎陽卦而重之則三十有二之陽卦以成如因乎陰卦而重之則三十有二之陰卦以成而百九十二之陽爻百九十二之陰爻各在其中於是乎有始終本末遠近貴賤承乘比應或相攻相取或多譽多懼而所以效天下之動者無不備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雖在伏羲時然追勘得有箇變底模樣則却在

文王周公也故此既不屬之上文而屬之繫辭另為一節

也見上節是伏羲底事此節是文王周公底事本義又一連說之未必無微意之存也

本義中聖人字指文王周公也似不消着此句但恐人泥定剛柔相推為伏羲八卦成列以前事故云云以見是文王周公因見卦爻中有這些意思故繫辭也則此一節是文王周公底事下動字即上變事但看占者所值便有分別處蓋變是伏羲畫卦時底動動是今日占者所值之變也

剛柔是總上文六爻中底說相推是指那漸次生出以至畫成時模樣說往來便是交錯言其恁樣往來交錯然當初却不為變而變却在其中既有如是之變而其承乘比

應之下便有當否不同聖人因之繫辭以命吉凶而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却不出此也如聖人作春秋是因人之善惡以著褒貶而後人之云為鑒戒却在這上也此與上一節俱且只在卦爻上說耳不可遂說開去就到占者著卦云云

柔推剛則大往小來陰之變也剛推柔則小往大來陽之變也三十有二之陽卦百九十二之陽爻皆柔之所推也三十有二之陰卦百九十二之陰爻皆剛之所推也如卦之陽者為主而以陰盪之或以陰者為主而以陽盪之則卦之變可見爻如之

朱子謂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則相推二字還

是初盪卦時橫說也蔡公亦是此說時說俱如本義卦變之變說恐非蓋卦變之相推已是變矣何必曰在其中此節只就卦爻說為是或以此節為吉凶恐還未及吉凶上矣觀本義於變則曰卦爻於動則曰爻象可見有以上節為卦爻之體所以立此節為卦爻之用所以行但體用之說亦無佐証不如且只以卦爻辭還他據本文也須通三節方成箇卦爻變占此節不重占上只是變剛柔相推變在其中須知此段是在文王周公時追勘得出来也其圖已見上矣

顧氏曰剛柔相推承卦爻之畫說繫辭命之又承剛柔之變說

何氏曰動字雖言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然亦只是言動具於此其實未嘗動也故本義云亦不出乎此矣

林氏曰動在其中如所值六爻不變則以本卦彖辭占之而動之象具於本卦六爻皆變則以之卦彖辭占之而動之象寓於之卦如五爻不變而一爻變四爻不變而二爻變則以本卦變爻為動五爻皆變而一爻不變四爻皆變而二爻不變則以之卦不變爻為動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

上文繫辭而命之是方命時說話此吉凶悔吝是既命時說話觀註皆辭之所命也可見是已成之辭因卦爻動而後見頗涉占者分上了但此處不重占者却只重辭上言

聖人所繫吉凶悔吝之辭却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卦爻未動時隱於易書而已固未著也此吉凶悔吝四字正指上文辭字說來但上節是吉凶悔吝之既繫固具乎動此節是吉凶悔吝之或形必因乎動所指地頭不同上文指繫辭二字此指辭之一字且義不相襲而亦未嘗不相屬只是本此一派推說將去

通上三節方合成箇卦爻變占首節是卦爻二節是變占蓋變動二字總是變一是卦爻之變一是占值之變此節吉凶悔吝方是占蓋此處吉凶悔吝四字與上象爻變動對看生乎動與在其中對看動字與上面四句對看是變文法處也

此承上文繫辭而命動在其中說來兩動字一般但有隱顯耳蓋言繫辭命吉凶時已具占者所值當動之卦爻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知其所值之吉凶不然辭之所繫特文具耳果何由而見其孰吉孰凶或悔或吝耶

倪氏曰卦爻不動吉凶悔吝隱於卦爻之辭而已必卦之動或動於本卦或動於之卦而吉凶悔吝由卦變而著必爻之動或動於老爻或動於少爻而吉凶悔吝由爻而著如元亨利貞必因乾之動而見潛龍勿用必因乾初九之動而見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剛柔以奇偶畫言總卦爻上底立本即定體字言其體質

一定而不可移易也雖左右之交互上下之摩盪或在兩儀四象八卦中而本體如故正所以象夫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一定而不移也由此而往來交錯改頭換面生出許多變化路通皆是勢之不得不然者也故曰變通趨時也如陽儀上加一陽矣自不得不變而通之於陰而加一陰陰儀上加一陰矣自不得不變而通之於陽而加一陽所謂自此而彼變以從時也蓋或自陽而陰或自陰而陽莫非時勢之不容已也正所象夫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由是觀之陽之盛矣自不得不變而通之於陰雖變而通之於陰而其為陽者固自若也陰之盛矣自不得不變而通之於陽雖變而通之於陽而其為陰者固自若也所謂變通隨時剛柔立本也通字最好既味非真變陽為陰變陰為陽如男子可變為女人女人可變為男子也豈有是理哉如春陽程夏陽盛極而變自不能不通之於陰而為秋之少陰秋陰極而變自不能不通之於陽而為春之少陽當其為陽時陰固隱伏而不用事非必以陰為陽也故朱子曰變通只是其往來者又有為非必以陽為陰也故朱子曰變通只是其往來者又曰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觀此二說則知此節二句之旨而易之所以形容造化者淵乎微矣本義位字恐當作體字剛柔有一定之體雖從時變通而

體自如若作定位則如何變通得語錄却是此說本義恐刊者之誤

剛柔應首節據八卦六十四卦內剛柔兩畫言若以象造化中陰陽意也變通應二節據當初剛柔相推往來相錯言若以象造化之陰變通陽陽變通陰意也妙哉如夏尚忠極矣商則變而通之以質亦時之不得不質商亦趨乎時而已何容心哉商尚質極矣周則變而通之以文亦時之不得不文周亦趨乎時而已豈庸力哉故畫卦時剛柔相推陽儀上加一陽陽極矣自不得不變而通之以陰陰儀上加一陰陰極矣自不得不變而通之以陽亦時之不得不然也其所以為夫造化者至矣

本文變通只據卦爻剛柔相推上見剛柔相推亦只在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因重上見出非有他也或者不能體認或泛說或以著策說不惟不知此只是論卦爻抑且不知卦爻有自然之變通而非著策之所能及矣若六待著策上方有變通則卦爻之所以象造化者徒為確定物事而不足以盡造化之妙必有待於著策而後完也豈聖人作易之妙哉

吉凶者貞勝者也

上節言卦爻此言吉凶卦爻所以只有箇吉凶兩端者正以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出此入彼常相勝而不已所以卦爻只是箇吉凶卦爻之吉凶即天下之吉凶此

論天下之吉凶即所以論卦爻之吉凶也上言吉凶悔吝此獨言吉凶者蓋悔吝吉凶之積言吉凶則凡卦爻之辭曰亨曰利曰无咎者皆吉也曰悔曰吝曰有眚者皆凶也吉凶就似剛柔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不已剛柔變通以趣時言異而理同

此處明白有三段意一是卦爻一是變一是占如首節在卦爻上說立本却是處他是一段意也二節在變上說趣時却是應他是一段意也三節在占上說貞勝却是應他又是一段意也總註又合了為兩但曰卦爻吉凶而不曰變者蓋以變動不過於卦爻上見之是寄形於卦爻二者之間非真別有一事物與卦爻角立也故只曰卦爻吉凶而不言變或以著策言誤矣由上而觀合而兩之則曰卦爻吉凶參而三之則曰剛柔變通吉凶析而四之則曰卦爻變占無不可者析之不見其不足合之不見其有餘此所以為聖賢之言大易之道也或者徒泥本義吉凶之字而不復看變占之說豈善觀孔朱之易者哉

章 八卦成列象在中
 旨 因而重之爻在中
 分 剛柔相推變在中
 屬 繫辭命之動在中
 之 吉凶悔吝生乎動
 圖 者也

剛柔者立本也
 變通者趣時也

卦爻

卦爻 變動 吉凶 凶吉

卦爻 變動 吉凶 凶吉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此申吉凶貞勝節兩盡其意也蓋上言天下事只是箇吉凶兩端常相勝此言吉凶之相勝者亦只是一箇理而已矣

貞觀貞明二句是引起貞夫一句重在貞夫一上言天下之動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其變無窮然其所以吉凶原來只是一理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也

天地之道日月之道中皆含其理無窮意天象昭然莫非
至教夫子所謂四時行焉程子所謂寒往則暑來是也日
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其道無他總是一箇要明於晝一

道
箇明於夜而已萬古只是如此貞觀貞明即天地日月之

天下之動裏便有箇吉凶在所謂非吉則凶非凶則吉而其變無窮也吉凶之歸於一理亦如天地之歸於一觀日月之歸於一明也皆是於二者相勝之間而要之於一箇正而常底意思

正義其變無窮貼天下之動句順理則吉逆理則凶二句
正貞一底意義則其以下二句亦只據順理二句勘出正
貞一底訓詁非又有意義也理字貼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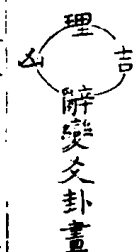
自首至此正是卦爻吉凶上三節是卦爻吉凶所內著下三節發卦爻吉凶之理也

此因上文相勝說來合二於一漸入佳境者也大段聖賢發揮事理據粗底上紬繹將去漸到細處而要之於精如此章自首至此是自粗入精若從此倒看上去則自精及粗矣然亦初非有此等級也精粗本末一以貫之耳理豈在卦爻吉凶外哉

前數節

次第精

粗之圖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易示人矣坤之為坤隤然而順是以簡示人矣易據確然

易經中第六卷之三十八

說簡據隤然說故本義就言所謂貞觀也此正所謂天象

昭然莫非至教也或謂惟健故易惟順故簡是又添一重

說話却又要人於健順之外尋天地之所示是使人於川

水之外求道豈不愈難而愈遠哉

靜專是體之健動直是用之健皆始物不難可得而見者

正是造化之迹處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水流

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者也知此則可與論此節

之旨矣

上文雖曰天地之道在示人然其示之人則易簡也故此

節上文貞觀句又進言之如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皆發

上文所未發此節雖畫上文意却又為下文張本聖人之

言繹如也如此

觀字虛於易簡字則易簡為定名貞觀為虛位也

下文又言卦爻皆本諸乾坤所示之易簡則夫上文天地

日月之貞固非於人事易卦卦不相干而特借來引明之

也又以見此一節亦非特地為申貞觀而已造化人事易

卦固相為用哉

此上剛柔立本是卦畫上說應首節變通趣時是變上說

應二節吉凶者是占上說應三節貞勝天下之動又本吉

凶而及事變上說貞夫一又本貞勝而及理上說又本貞

觀而言及易簡則馴之於天道之妙也此又精之精者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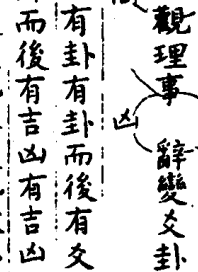
前圖未及焉

易經中第六卷之三十八

前數節

次第精

粗之圖



大抵有畫而後有卦有卦而後有爻有爻而後有變有變

而後有辭有辭而後有吉凶有吉凶而後足以盡天下之

事該天下之理通天地之道也故此章必由卦爻而及變

辭由吉凶而及天下之動又由貞一理而及天地之觀之

易簡焉皆由卦畫之粗而究之以至於精也然反本窮源

而論之實先有天道之妙而後有人理之常有人理之常

而後有事變之多有吉凶之殊有事變吉凶而後有卦爻

之變占也則其所以為是卦爻變占實本之天道人道之

妙造化事變之賸也故夫子於此章先從卦爻吉凶而究之於此下文又從此而推之於卦爻吉凶也其反復曉告於人者如此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爻之奇偶貼爻字卦之消息貼象字乾坤易簡却貼二此字中效此象此之此只據所示之理說大矣頗亂

爻也者句應首節下二句當就六爻上看三百八十四爻是也象也者句應首節上二句當就三畫卦上看八卦成列是也

奇之為畫其體一而實其性動而健而德行恒易有效乎乾之所以示人者偶之為畫其體二而虛其性靜而順而

易經中說入卷之三十八

十二

德行恒簡有效乎坤之所以示人者

凡陽之息者其質剛而健有易之善凡陰之息者其質柔而順有簡之善則乾坤之所以為貞觀者像於此矣象字死像字話

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合上一節是本文乾坤所示又說起爻象變占上節重

爻象此節重變占即所謂卦爻吉凶也

此節重變占看上一二句重爻象吉凶下二句重變辭變即上之爻象所謂富動爻象也辭即上之吉凶所謂繫辭焉而命之吉凶下二句只據上二句說也不平

言變無自而見必將全卦時則變方見辭無自而見必既

著卦後則辭方見是變動乎內而辭見乎外也既有變則人事所當由者可見既有占則聖人所以憂民者可見是事見乎變而情見乎辭也

易經中說入卷之三十八

十二

爻象動乎內即變也吉凶見乎外即辭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天地之大德曰生言造化聖人大寶以下言功業

生是天地底大德位是聖人底大寶亦是傍人論之非天地自以為德聖人自以為寶也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唯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為則以生物為事故易云云程子亦曰天只以生為道朱子曰有位則事事做得

此說聖人底功業都是聖人所有底非說蓋言聖人底

大寶在位聖人所以守位者在人聖人所以聚人者在財
聖人所以理財者在義以正辭禁非可見在聖人純是這
箇義故能理財以聚人而守位又因藉是位以施行之此
德位所以相須也

聖人在天子之位故得以行其政教而贊天地之化育不
然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也况政教之行如此
哉此位誠聖人之大寶也

非位何以行聖人之道非人何以守天子之位非財何以
聚天下之民非義何以理天下之財民為邦本得衆則得
國失衆則失國故守位在乎人也財為民命財聚則民散
財散則民聚故聚人在乎財也

易經中說卷之三十

十四

知財為聚人保位者之所當理則知伏羲神農之王天下
必以治民之食貨為先者良有以也詳觀下文制器之事
多是理財則下章意義未必不本此而推說之也其使物
物各得其所宜便是義處了

上文財字已有理底意思理財二字正是據上文財字見
成底說來只輕輕看非財無以聚人非義無以理財正辭
禁非總是理財中事而理財二字實謂正辭禁非不可三
平看之蓋此句只謂理財二字是因上文財字說來而欲
本之義也豈可又別出二事而與理財鼎足謂三者皆本
於義遂使文意義理事體俱有不通乎

有財不能理却也不得聖人正辭禁非以理財則在於義

豈若商鞅秦弘羊輩之理財而不以義耶

正辭禁非皆理財底事而所以正之禁之一本之義也朱
子大全本亦有此意不知又一段忽有三字之說遂使人
宗之分為三事平說並無敢移易者焉嗚呼豈聖人本意
而朱子之欲乎今特正之惟欲本文意義之通而已雖戾
小註不嫌也

正辭禁非為非亦只是一事觀朱子一段問答只說理財
正辭不及禁非亦自可見正辭包禁非也正其號令以禁
民之為非蓋此只是政耳或者以正辭為教蓋以小註有
教化在正辭裏面之說不知只這正辭去禁他為非裏面
便有箇教化他底意思了夫豈曰正辭教也禁非刑也而

易經中說卷之三十

十五

如此說哉學者泥其辭而不達其意有如是夫

大學云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孟子曰
易其田疇薄其稅歛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又曰五畝之宅
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又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數
罟不入洿池又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中為公田八家各
私百畝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朱子謂豪強不得無弄貪
暴不得多取周禮司徒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
無盛不樹者無榔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衣司徒凡宅不
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又曰山虞掌山林之政
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
邦斬季材以時入云云凡此皆理財之事而正辭禁非之

義皆在其中矣

正辭禁非而不以義則所正而禁之者未必其得當也財

焉得而理之此聖賢理財者莫非正辭禁非之義也

何氏曰理財非生財如制田里教樹畜圃天地自然之利

而樽節愛養之也

項氏曰財者百物總名皆民之所利也蔡氏曰使穀與魚

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者理財之事制為命令使上

下守之而不敵為者正辭禁非之事也

翰謂觀前項說則知財之所以為財觀後蔡說則知正辭

禁非不過理財中事而凡世俗以理財為政正辭為教禁

非為刑分三者而角立愈見其非矣

易經中說一卷之三十六

十六

朱子曰理財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在這裡無財何

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却也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教

化在正辭裏面了

蔡介夫曰何以守位至曰義是庶而富富而教之道也翰

按理財一段諸家之說多有未安故謹錄近似者而餘皆

未采也

右第一章

自八卦成列至見乎辭皆自說卦又吉凶未一節是說

造化功業中間雖有天地日月乾坤云云總是為卦爻

吉凶說耳雖有變動然亦不過是卦爻上變動而吉凶

所由之以見者也非卦爻吉凶外事故不從特言變動

而變動自在其中造化是天地之妙用功業是聖人之妙用

何氏曰本義造化字與天地字不同天地以形體言造

化以天地生物言所謂造者自無而有天地之生長屬

乎陽也所謂化者自有而無天地之收藏屬乎陰也天

地之事謂之造化聖人之事謂之功業此章言卦爻吉

凶而必終之以造化功業者以造化功業與卦爻吉凶

固自相關也夫天地人並立而為三才凡易中所載非

言天地之事則言人物之事非言人物之事則言聖人

所以謂人物之事要不過三才之事是已造化功業與

卦爻吉凶固自相關也明矣

易經中說一卷之三十六

十七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包義當初蓋先已有見夫陰陽消息之理或者未便自信

未便作易以擬之却去觀之上下取之遠近都驗過了然

後遂去作易以擬之若不先有所見却去觀箇甚麼取箇

甚麼耶

自陽之息以至陰之消所謂兩端也消處是陰息處是陽

不是四件一作消息在陰陽分上都有者

天地間一氣而已息則為陽消則為陰不言陰陽不見其

為二不言消息不見其為一所謂離而合二而一者也陰

陽指定位底說消息指流行底說這便是兩端易卦中須有此兩端造化人事中亦須有此兩端不可問一餘說俱不必從

陰陽處處有事事有若分某為陽某為陰如項氏以象屬陽以法屬陰之類舉一廢一恐不是本節聖人觀察之本意不敢從也

近取之身身之事須要盡遠取之物物之事亦須盡不可舉一廢一如倪氏說可

末二句一精一粗一是性情一是形體健順等兼天地萬物俱有萬物不止是物通上文天文地理鳥獸人物皆在其中

易經中說下卷之三

人

林氏曰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此則原象之所以立也言八卦則六十四卦在其中法象二字清濁虛實之分也倪氏曰天之顯晦莫不有以驗之與地之法一陰陽消息耳俯而觀之如山川之流峙南北之高深亦莫不有以驗之也

飛而為鳥鳥有雌雄走而為獸獸有牝牡鳥獸之文莫非陰陽消息也故於鳥獸即其雌雄牝牡之文而驗之天有寒暑而耕穫不同時地有高卑而稻黍不同生莫非陰陽消息也故於天地即寒暑高卑而驗之則或陰或陽或消或息其昭然矣

近取諸身于以驗其手陽而足陰目陽而耳陰一氣有呼

吸也則吸為消而呼為息一心有寂感也則寂為消而感為息驗之於身無遺也遠取諸物于以驗其飛陽而走陰動陽而植陰有變化焉則變者為息化者為消有榮悴焉則榮者為息悴者為消驗之於物無遺也何氏曰未作之先聖人近取一身之間性情形體不過只是箇陰陽消息然後畫卦以象也

陳氏曰神明之德不可見者故曰通萬物之情所可見者故曰類

顧氏曰此一節是一章之總下文列制器尚象皆尚此節之象也神明二句須知有陰陽兩字與上文相照如微而神明之德陰陽消息之理也顯而萬物之情陰陽消息之

易經中說下卷之三十八

九

迹也向之所驗者而今有以通之類之是蓋精及於無形而粗及於有象矣

雜離

離

目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結繩之大者為網以佃山林之鳥獸結繩之小者為罟以

漁川澤之魚鱉

取離兼象德兩目相承在結繩為網罟上見物麗在似漁上見離虛為入兩離兩目也此象也又曰離麗也此以德言也

巽木 震木

益 三

上入 下動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耨木為耒耨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此取卦象卦德卦名三義蓋以震巽二體後天皆居東方屬木以象言也上巽之德為入下震之德為動以德言也

天下之益莫大於此以卦名言也

耨是耒之首所以起土者斲木使之銳而為之耨是耨之柄所以運耨者耨木使之曲而為之是二體皆木也耨上

入而耨下動是上入下動也天下之益寧有大於耨耨之

易經中說大卷之三十八

利哉又於卦名有合也

巽于五行為善入之木先天也震為東方之木後天也

上節是鮮食之利所由起此節是粒食之利所由起

離 震

噬嗑 三

上明 下動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

取諸噬嗑

日中為市不是一市便致得天下之民聚得天下之貨蓋隨在而為市故隨其遠近而各有以聚其民隨其有無而各有以聚其貨則天下之民天下之貨皆得以藏其市而

出其遜矣

致天下之民不限民也聚天下之貨不限貨也

天下二字只是言市是箇公底物事不拘滯一方天下民貨皆得入市而交易之也

取噬嗑者取卦德與卦名義也日中上明也為市下動也

又噬嗑與市合音相近故取之合即交易意也

陳氏曰日中即俗語之謂日裏離明在上有日中之象震

動在下有為市之象又借卦名噬嗑取德與義也貨指百

物言鮮食粒食亦在其中

林氏曰市非一處市字乃活字丹陽郡氏曰市各致其民

則天下之民無不致市各聚其貨則天下之貨無不聚矣

易經中說大卷之三十八

顧氏曰上節是足民食此節是通民財輸欲主食貨說

太史公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

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

民所依食之原也翰謂此市之不得不立民之不得不致

貨之不得不聚而交易之也

乾 三

變化

坤 三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通其變與神而化之一起使民不倦與使民宜之一起神
字據通字言神特通之妙也化字據變字言化則變之成
也宜之據不倦言宜之又不倦之妙也蓋民情厭常而喜
新時事窮極孰能不倦聖人通變正所以使之不倦也然
所以通是變者因時順理泯無形迹之可求而轉移斯世
於變之中不識不知之域正所以使民作出入息自順適
於變通之中而心相安也

易經中乾本卷之十八

五十五

因他有箇變底意思故我因以通之則其所以通變者一
因其勢而利導之無迹可見也不是強為不是立異唐虞
三代之損益夫豈有為於其間哉事理之變不可先時而
有為不可後時而不為

天下事物到時窮數極處自當變而趨之彼若不變自是
滯而難行滯而難行自非恒久道理故曰恒非不易之恒
不已之恒也事到極處須得一變方無滯碍而為天地之
常經也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天地間自然易理也決是如此
黃帝堯舜之通變神化亦易理之不能免者也易理者天
理之自然也合乎理即合乎天地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宛然中庸考三王而不謬與動而
世為天下道兩節的意思大段此節亦可以中庸三重之
制作牽參看或以吉利與天下治即不倦與宜之意

衣裳恐未便說到分上只是原無衣裳今通變為服飾百
姓使翕然知以禮文為事不復如昔之野俗

朴質之後而繼之以人文淳野之極而繼之以禮義所謂
通變而神化一與時宜之無所作為而已故曰取諸乾坤
只一衣裳字便見聖人變化處只一垂之而天下治便見
他無為處

易經中乾本卷之十八

五十五

天地之變化時至而行無所作為聖人之通變亦因時順
理無所容心此善取諸彼也

須至變化無為處為善蓋變化者因其變而通之泯然無
迹之可見所謂無所為而為也故曰無為無為在通神字
上見所謂順其勢而利導之行其所無事者也

此段通是有取於乾坤通是變化無為事與下文不相干
下文各各有取或以下文皆是通變非也

大段此處變通處必有妙處不但衣裳之粗而已然即衣
裳之垂以見無為處而變化在其中下文自是無中生有
與變化意不合善變化者以此易彼下條皆自逐次生發
出來底豈可謂之變化蓋聖人通變神化必有鼓動風俗
轉移世道使民由之而不知處豈曰衣裳而已

何氏曰此專就制衣裳說不可以下文數條制器補入蓋下文所云制器是變化宜民之小者此變化宜民之大者故朱子曰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事又曰易窮至於是論人事之變易道理如此非易書也聖人通變正是順此道理所謂後天而奉天時是以自天祐之民宜之而不倦吉无不利也

倪氏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三聖人作知洪荒既降行於前者不免弊于後宜于古者不免窮于今故與世推移不流於守常隨時更張不嫌於立異因太朴之將變也而通之以文明禮義之教耳目一新民將忘其厭常之意而生其喜新之心初元應始之艱而終有樂成之易自順帝之

則有不令而行者矣蓋事至於弊則必便於所變用至於窮則必便於所通民之情也

又曰變而不化而不神非善於變者也二聖人之通變時至而為順其時而變之勢盡而更順其勢而通之是皆因民之所趨而不強其所不欲適民之甚便而不必其所難從是以視聽不駭意願相契出而循之入而繼之始而

又曰天道地道之變化出於無心何為者哉乾坤變化無為之道或有以啓聖人之心而聖人變化無為之治適有以符乾坤之象此有取於乾坤也

林氏曰天地陰陽之理有消息盈虛之道所謂易也故時

過而其數也終則物不能以不窮物窮而其運也息則勢不能以不變惟變也則周流不滯而可通惟通也則運用有常而可久是知易之理即天之道而聖人則有以順之矣其若得天之助乎故文章制度盡善盡美道德一而風俗同無不吉也群黎百姓無惡無射庶政和而聲教通無不利也下文是通變之實

胡氏曰上文俱泛說到衣裳乃指其實而言之也蓋聖人之通變神化固無不利而於此見之

通草木羽毛之變而神化之垂綃於上為衣其色玄而象道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之燦爛縠幅於下為裳其色纁而象事有宗彛藻火粉米黼黻之輝煌

易經中說不卷之三十

十五

乾為純陽而主變坤為純陰而主化其變也其化也一出於自然非有心而為之也何只以天地變化言不從何氏曰垂衣裳而天下治句是總上文意以起取乾坤句垂衣是制器即通變神化也即變化無為也蓋變化則有為矣有為非變化也聖人順時而制衣裳便是變化便是無為非是通變神化處為變化為衣裳為無為也天下治即民宜之而不倦也仰衣冠之盛成禮義之風百行立萬事行有以振厭怠之心而遊之於道德之城是天下治也

巽 坎

三 換 三

木上 水下

刻木為舟刻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

聖人因斯民阻於川澤之險也制其本而中虛以為舟刻其木而末銳以為楫舟所以行水楫所以進舟以濟江湖河海之不通者此因植物之材以通其川蓋取巽木在坎水之上之象也巽木後天象

南軒以舟楫為衣裳既垂而設亦固矣大段先王於事之當為者自是一件件整理將去其所為雖未免有先後緩急之序但不必為相連續以某事為某事而為之也

兌 震

三 隨 三

上說 下動

易經中乾木來之三六

三十六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上節因植物之用以通川取夫卦象此因動物之性以通途取夫卦德震之德為動而居下兌之德為說而居上牛下動也而人服之以引重說於上也馬下動也而人乘之以致遠說於上也

角者為牛牛之性順而力在肩穿其鼻而服馴之以引重鬣者為馬馬之性健而力在足絡其首而乘駕之以致遠則凡任重而到遠者有所資物當其勞人享其逸矣

此聖人因斯民疲於負載之勞若於道途之遠而為之也

李氏曰牛以順為道於引重為力故服而馴之以引重馬

以行為事於致遠為義而駕之以致遠引重謂之引以有所進為義致遠謂之致以有所至為義

雖介夫牛馬無引致如何引重大段在牛邊較重致遠大段在馬邊較重且馬牛者當駕車而行非如今人之跨而騎也

雷 坤

三 豫 三

豫備之意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上二節與利此一節防害取諸卦義豫備之義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暴客未發而為重門擊柝以待之此所謂

豫也豫字在待字止

手字

林氏曰自斯人之虞於兵戎而備於守禦也為之築城焉而重門為之時提擗焉而擊柝制外安內謹於平時以防奸宄竊發之患則在我有不可攻之堅在彼自無可乘之機矣

震 艮

三 過 三

上動 下止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上節制器以防民患衛民生也此節制器以精民食養民生也

自斯民之粒食而未有精舍也斷木使大其末以為杵可以舂也掘地使空其中以為臼可以容也臼以容之而為用杵之所杵以舂之而為舂粟之具則菽粟黍稷之屬無有不得以精者取小過之德者下艮之德為止曰之止於下也上震之德為動杵之動於上也

離兌

三睽

睽威服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上言精粒食以安民生聖人愛天下之仁也此言備弧矢以衛民生聖人正天下之義也

易經中說八卷之三十八

壬午

弦木曲其中以為弧孤極其勁者剡木銳其末以為矢矢極其直者孤非矢則無以用矢非孤則無由發孤矢制而攻堅破的射蹠及遠則凡蠻夷寇賊之類足以制之而昭王靈於丕振矣

睽者乖也而凡反側不平叛亂不軌頑冥不率者皆是也

孤矢者所以服乎睽乖者也

震乾

三壯

壯固之意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上古之人冬而寒但穴居以備寒夏而暑但野處以避暑如是而已其為斯民之病也甚矣後世聖人便作出宮室來凡祁寒暑雨皆有以待之不必於穴居而野處矣棟直承而上宇兩垂而下

震巽

三大過

大事過厚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槨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元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上節制官室以養生此節制棺槨以送死封以土使後世知其處樹以木使鬼神有所依喪期有定數則賢者俯而

易經中說八卷之三十八

壬午

就不肖者企而及不至無所依據上古自是禮文未備後世雖若太詳然送死大事自宜過於厚喪期之數如三年期年小功大功緦麻之數既易之棺槨則上文數者該之矣

兌乾

三夬

明決之意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結繩或說事之大者結大繩以識之事之小者結小繩以識之夫結繩亦足以為治只是民淳事簡後世民偽日滋

結繩之治不可復行不得不易之以書契

治察正是得其理之意百官萬民各得其理還上人去應結繩而治也或作百官以此去治事萬民以此去察事非也百官以治無或弊矣萬民以察無或欺矣此之謂明決也是書契之治不足以代結繩之治乎

象形指事而書立書文字也言有不能記者書以記之所以備遺忘也刻竹刻玉而契立契合約也事之不能信者契以驗之所以防奸欺也

寧氏曰以治以察例上萬民以濟看蓋百官以之而治萬民以之而察其治其察是聖人治之察之也何氏亦謂主聖人言非書契之效也有將以字作用書契者謂百官用

易經中說下卷三十八

三十一

書契以治之而政不奢萬民用書契以察之而事不疑是也胡氏謂取諸夫者疑者可決辨者易明是有明決之義又明決只是事理昭晰無有混亂無有欺隱者

耿氏論三上古後世字亦章大段此後三字不可考決其作之之人故但曰後世聖人耳謂之曰上古者義農以前之世也又謂未造替者不知未造衣裳之前豈更無皮毛之衣乎是知堯舜之衣裳也是替皮毛之衣也耿說豈可為是

右第二章

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而首言伏羲畫卦者以見象之所由立而器之所以制也

象豈必卦象如豫如睽天地間本自有此象

寧氏曰此章十二條蓋孔子雜舉制器尚象之事並無承上起下意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易總六十四卦言卦則爻在其中易卦無他只是箇影象在那夢兒影象也非真摸寫形容盡也只見箇彷彿依稀意思相似耳此伏羲之易也

象也之象即象在其中矣之象卦之形體也只據易卦上說非有待於外也如今且把列在這裏試觀之莫非純陽雜陽純陰雜陰之形體而已然其所以成陰陽之象者不過理之彷彿耳豈真陰真陽之妙止如是而已哉象字實

易經中說下卷三十八

三十一

像字虛象如傳神之神像但言其似耳如言神者真也真也者似也豈果真哉

本義理之似也若曰意思彷彿也或者遂謂陽有陽之理陰有陰之理易卦陰陽之象似之此看理字太重而非本意亦所謂求之深也

象者材也

象之所繫皆一卦之材質蓋一卦上所具體段材料而象發之如乾卦之材大通至正也而象曰元亨利貞盡之矣此文王之易也

材質正是全卦中所具底象辭言此而已如德體象變之類皆是卦之材

卦畫雖設於伏羲而精蘊尚含於奇偶文王出而惠易道之幾晦也於是統而觀一卦之象而繫以彖辭含於畫者顯於辭非復無言之象矣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爻之所繫皆模倣天下之事如某爻類某事則以某事言天下之事變不一而爻之變化亦不一以此效彼未有不得其步驟者此周公之易也

效天下之動凡天下所動者皆在爻辭之繫因其好惡攻取之異情出入動靜之殊機或言涉川攸往祭祀婚媾建侯行師之類都只是效天下之動

吉凶者得失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亦說破效天下之動意思矣

易經中乾下卷之三十

彖辭雖繫於文王而發揮未及乎六爻周公出而期易通之大行也於是析而觀一節之變而繫以爻辭妙於用者倣於易非復無文之畫矣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是故承上文來吉凶悔吝據卦爻說生字著字則為彖爻說也蓋吉凶悔吝卦爻皆具有之唯深于象者得之而非百姓之與能者也今既有彖爻辭之繫則卦爻中吉凶皆因此而生悔吝皆因此而著也謂之曰生日著則吉凶悔吝有不可得而掩者固非若向之隱于卦爻而已也學者因言而得其象因象而得其意可以忘言忘象矣雖伏羲

一畫猶以為贅而况於彖乎况於爻乎

本義獨言悔吝者蓋以悔吝甚微者尚因此而著則吉凶之顯然不待言矣非悔吝之著因吉凶之生也

本義因此之此還據上文說觀大字是故上下文見之惟既有彖爻辭則易象中底吉凶以生悔吝以著吉凶悔吝本是易象上所具有底但其生其著則有待於彖爻辭之發明也故為圖

易者象也像也

吉凶生悔吝著

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易經中乾下卷之三十

手三

此以末節只承彖爻謂易象雖具乎吉凶悔吝而未著惟夫聖人觀象以繫辭彖言乎材而象之質以顯爻效乎動而象之變以明吉凶因此而生悔吝因此而著也細玩上文語意一樣似不宜如此輕重還通承是吉凶悔吝平看近見末節還通承宗上彖爻辭三者為是蓋謂既有易象又有彖辭又有爻辭由是吉凶悔吝之理昭然不可得而掩矣

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憂則致悔虞則致吝此理之無形而本微者也然卦以象告辭以情言是像之以象斷之以彖效之以爻則何為吉所當趨何為凶所當避孰有悔可以趨孰有吝可以避皆躍然於觀象玩辭之際矣夫烏得而

掩諸

近伏羲

見之易

章文王

旨之易

圖周公

之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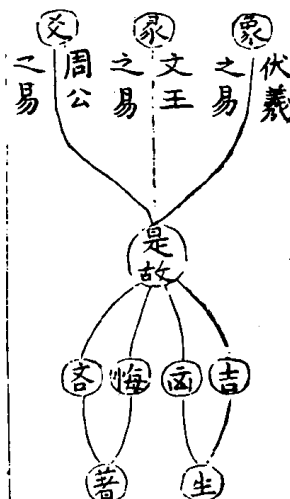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陽卦是以一陽為主者而陰則二馬震坎艮是也陰卦是以一陰為主者而陽則二馬巽離兌是也此節便說非設

疑

三十四



陽卦 三艮 三坎 三震 多陰 一陽二陰皆
陰卦 三兌 三離 三巽 多陽 二陽一陰皆

胡氏曰乾稱父父之所生者若震坎艮皆陽卦也震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中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皆一陽二陰是陽卦之多陰也坤稱母母之所生者若巽離兌皆陰卦也巽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離以一陰處於二陽之中兌以一陰見於二陽之上皆一陰二陽是陰卦之多陽也于氏謂震坎艮為陽卦蓋以其坤求於乾或得乾初爻或得乾二爻或得乾三爻也陰卦例此何氏謂陰陽卦之所以名主潛室奇為主者為陽卦偶

為主者為陰卦不必謂震坎艮生於乾為陽卦云云于氏

謂只從註中一陽二陰之意云看諸說多不同

陽卦陰卦只指震坎艮巽離兌三畫卦言多陰多陽是以

三畫論之為陽者一為陰者二故為多陰除此六卦別說

不得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二其字皆據上文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八字言蓋言陽卦

宜多陽而反多陰陰卦宜多陰而反多陽這箇緣故是何

樣這箇義理是何緣故其所以然也

上文多陽多陰是據爻說此節奇耦是單言卦中之畫在畫數上說也奇指五畫言耦指四畫言

易經中說本卷之三

三十一

天地之數陽奇陰耦故陽卦多陰方得奇數五數之奇者也若多陰者恰成四數不能合陽之數則不得為陽卦也明矣

陰之多者謂之陰卦可也而震坎艮之多陰乃謂之陽陽之多者謂之陽卦可也而巽離兌之多陽乃謂之陰其所以此者何蓋天地間陽之數奇而陰之數耦卦必陰多而後合五數而為奇奇則陰畫自多故一陽二陰而陽卦所以多陰若陽多則四數而耦矣非陽卦也陰卦放此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其字亦據首節德行只是意義而已何也二字非是設疑

只叫起下文而已一君二民是天下古今光明正大底一箇大道理反是而君多民少便不成世界不成道理陽為尊為貴陰為卑為賤尊而貴者為君賤而卑者為民陽之多者君之多也陰之多者民之多也一牧而十羊可也十羊而九牧可乎陽卦以一陽為主而陰多即天下一王而統億黎庶此便是大道理若陰卦之以一陰為主而陽反多即後世之列國分爭七雄競逐而為君者患寡與貧便不成箇世道猶所謂桀道貉道夷狄之道後二節皆據首二句去體看以陽卦觀之震以一陽動於下坎以一陽居於中而艮以一陽居於上是其畫雖三而陽則一尊而貴者實一而已

易經中說大卷之三十八
平五

艮以二耦居於下震以二耦居於上而坎以二耦居於外是其畫雖三而陰則二卑而賤者實二而已統乎民者貴不容於並也承乎君者衆不容於寡也民非君罔治君焉而一則大觀在上以一人統萬邦君得其所以為君矣君非民罔使民焉而二則顯比無外以萬邦而仰一人民得其所以為民矣於理為順於道為公豈非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乎二君一民則彼此交爭天下無一定之主是其道私而小天道之乖人理之變也雜亂晦冥非小人之道而何此陽卦所以宜於多陰為君子之德行陰卦所以宜於多陽為小人之德行而易卦陰陽之數自有淑慝之分也

此章凡陽字據定震坎艮以一陽為主者看凡陰字據定巽離兌以一陰為上者看
右第四章

易經中說大卷之三十八
終

易經中說卷之三十九

賴川廬 翰子羽著

元嗣廬 晉伯進訂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繫辭下傳二

○易曰憧憧往來明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夫子首句言人何必思慮之憧憧中二句却言理本自然如此見得只可順而行之何必思慮之憧憧此節只要說破不必憧憧意還未說到感應上中二句只是說天下理本是這等只於這上見得當循其自然而已正見其不必憧憧

易經中說卷之三十九

須知要人不須思慮之憧憧只要人順理之自然總是廓然太公物來順應意

天下只是一理其變之迹有千百之繁莫非自然如此由人計較不得若不守其歸致之理而順處之徒憧憧於感應之間豈能得許多物事盡如我意此節破憧憧之私字

須知思慮是憧憧意若因事處事何害於思慮正是好處正是安而後能慮慮就處事時說

同歸一致不在殊途百慮之外如今萬事萬變莫不有箇理在若云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却只見一理在殊百之中意而殊途百慮莫非自然意却晦了必如聖人說則

兩箇意思方周密莫非自然只是言自然如此不可添一理字於下而謂自然之理只據他看本義自傳當見得他皆是自然由你計較不得

須知本義理本無二解同歸一致莫非自然貼殊途百慮可見人只當守其理之一不當營營於途之殊也

理本無二與感應自然之常理不同且多一常字亦見得觀四節後朱子大全一段亦見得本義自然字意蓋天下殊途百慮皆是一箇自然却有理存乎中若知理之所在守着這箇理順處了去自有應處只是箇物來順應便罷了何必以思慮為哉

何思何慮之思是思慮也百慮之慮是即其所遇之事而

易經中說卷之三十九

思其所當然而不於其慮也

如龍蛇之蟄是箇自然底理只順着去蟄便自有箇伸底時候亦莫非自然之理只是教人隨寓隨時隨事只順着箇自然之理行便自有應處自然在物之理也順而行之處物之義也同歸殊途是一理散在萬物百慮一致是萬理同出一原

言天下本只是一箇理但見之行事却有這許多路數發之心思却有這許多念慮然亦莫非自然也夫豈故為之者哉若不順其自然而徒憧憧於感應往來之間豈能得這些物事盡如我意故雖有所從亦狹矣須是要忠信以得之

中二句途是涉履上說應是念慮上說分明兩平

途殊慮百只同一理而已得其理循之可也何必營營於事變

在我者以一理為主隨管是甚麼物來到面前只還他一箇理處之而已總是一中

人若只守得一箇理定而去應變心下多少閑易

若只以理處事因物付物去所謂無心之感自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若憧憧於感應之間亦難矣

明道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不曰天下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知小知之人

易學中說不卷之十九
務為穿鑿所以失之

伊川曰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

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

有萬變統之以一則無能違也故真其意則舉天下無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若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無所不感也

朱子曰伊川說得未備往來自還他有自然之理唯正靜為主則吉而悔亡至於憧憧則私意為主而思慮之所及

者朋從所不及者不從矣是以事未至則迎之事已過則將之全掉脫他不下今人皆病於無公平之心所以事物

之來少有私意雜焉則陷於所偏重矣

又曰憧憧往來往來自不妨如暑往寒來日往月來皆是常理只着箇憧憧便閑了

翰謂此條之書必合前數說而會之其意義始見而明道之言尤為切到與本章意通

蔡氏曰以其迹而言則歸雖同而塗則殊以其心而言則致雖一而慮則百

張子曰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而已下文皆是此一意行其所無事則是意必固我已絕今天下無窮動靜情偽止

一屈信而已在我先行其所無事則復何事之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之屈龍蛇之蟄莫非行其所無事是以惡

其鑒也自慮而一致先得此一致之理則何用百慮慮雖

百卒歸乎一而已

翰按張子之說亦為明白且有得於明道兩條之意末後

數句則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者也要會而一之此係

性理之微心學之妙有未易臻其極者故謹錄諸說於上以資啓悟皆大全中所未載者四節後朱子大全亦頗看

方見此節意完蔡虛齋之說亦須參看

大段首節是不憧憧正意下數節皆見得不必憧憧蓋不憧憧只是順自然而已下却言感應之理皆自然而已以

見當順何必相憧憧耶
本章說感應本為說我感彼應如朋從之從則應意也何氏說同歸二句却作事感我應便覺牽強只為要揷入感

應故耳可見看書須順本文自然之理不可硬作主張於尚未可揀入者且不必揀入也

天下之理具於心此本同歸也因所成之事不同而應之其所行之途不能以不殊下句所發之慮放此

倪氏曰凡假於思慮者非自然之理也孰知天下有自然

而然而不假於思慮者乎天下之事固有歸宿之地而不

容遷易者此理之正也其理同則其歸同未有外此理而

他有所歸也然其見於踐履之際莫不因其所居之位而

各有當然之途千蹊萬徑而不能以皆同矣夫其歸同也

而殊其途一自然耳則同者豈強為之同而殊者豈強為

之殊哉其極致之處而不容加損者做此夫由其途而行

其所當行未有不得其歸也發其慮而思其所當思未有

不造其致也苟容思慮於其間則凡其自然者何以得其

歸而造其致耶

林氏曰人可以心而應事不可以事而累心人之於天下

何必心之擾思之深而以思慮為哉蓋天下事物非各事

其事物其物也歸於一理之同會於一理之妙而統之有

宗會之有元特以事物之應乎前者不同者於焉而殊

一者於焉而百其所以殊所以百者一理之自殊自百有

不能強而同強而一者焉夫自其變者觀之殊途而百慮

自其不變者觀之同歸而一致此可見感應之理莫非自

然人惟任理則無為心逆而日休矣何以思慮為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曆書載大戴禮曰日歸于西起明於東月歸于東起明於西

上節專為憧憧二字說此節為往來二字說正亦見得不必憧憧

此節不是明感應自然之常理只是言造化之屈伸往來皆感應自然之常理所以見得不必憧憧於往來也感應

二字也只為爻辭往來二字說此下雖說感應也只是要人不必憧憧要人順其自然之理

往來自無害天下之理有感必有應是自然如此但不可憧憧於往來蓋往來有箇自然底常理亦須與他順其自

然不須着憧憧故上文既說破不須憧憧此以下皆說箇自然往來底意思以見不須憧憧

本義所以必思而後有從見得不思則無從這是就憧憧上說若充舜豈能必四海無一物不得其所然却黎民於

變四方風動這便是箇自然底理

如方親九族便望九族睦這便是憧憧於往來若舜底事却皆是感應之自然

日往月來寒往暑來皆自然之感應也而非有所憧憧也上二段是往來下一段是屈伸蓋上是各言其迹下是總

言其妙想是兩樣故本義說曰往來屈伸又曰皆感應云可見上二段就粗迹上說下一段就氣機上說須有分別蓋亦莫非發往來自然之義也

往來粗迹也屈伸氣機也是斷入精了蓋原往來之義也此外又見得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又着理字

理機

但理字在機迹上見

感應之理莫非自然觀造化有可見者日推乎月也則大明東生月推乎日也則小明西生而明生不隱焉寒推天暑也則成秋成冬暑推夫寒也則成春成夏而歲成不缺焉是日月寒暑之往者乃氣機之自息而消自有而無物之終也變化之運行者收歛天機之動盪者翕聚氣已極

易經中說六卷上三十九

七

而至于衰理已極而至于縮是其所為屈也日月寒暑之來者乃氣機之自消而息自無而有物之始也變化之收藏者發露天機之凝聚者流行氣已散而復聚理已微而復彰是其所以為信也以往者之屈感夫來者之伸故日月之向晦者未幾而照臨者即繼寒暑之止息者未幾而發動者尋續屈不終於屈也來者之伸所以應夫往者之屈故日月照臨之後而繼以向晦寒暑發動之餘而繼以止息信不一於信也由是日明于晝月明於夜萬古此日月萬古此代明而愆期晦冥之患無有也自春入夏自秋入冬萬古此寒暑萬古此歲功而差成滯碍之病無有也明生歲成之利不於是生乎向使感應之機窒又烏能

以如是是造化之往來屈伸亦感應自然之常理耳造化何容心哉可見人於感應往來之際不必憧憧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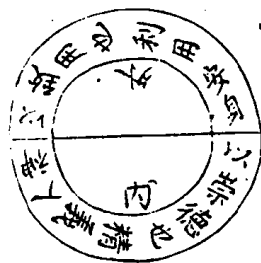
此因上文言造化往來而又以物理推到下學上皆有感應自然之機也本義因言句是本文上文也推字是此節首四句也言學則下四句也

精義入神不過在事物上理會致用亦不過與事物酬酢利用是致用熟也崇德則於事物之理之得於已者體驗愈純踐履益熟而日進於高明廣大之域矣

易經中說六卷上三十九

八

此見屈伸往來交養互發感應自然之機



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事素利吾外致養吾內

此承上章言感應自然之常理不特見於造化在物理聖學亦有然者尺蠖一微物也非屈則行不可得而伸故其屈之者非徒屈也所以求其伸也龍蛇一鱗物也非蟄則身不可得而存故其蟄之者非徒蟄也所以存其身也曰屈曰蟄為往而屈求伸存身為來而伸莫非感應之自然

也物理且然聖學可知矣

事物之所當然所以然精而研之至於妙不可測語不能顯之境所以養乎內若無預於外也然外之所施於此而養亦於此而發故事物之來常變不一無定形而有定見無常用而有常理泛應自爾曲當而觸機以中也非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乎事至物來惟權常變處之皆得其宜而吾身有自得之休身與事相安物與我自適所以養乎外若無預於內也然內之所得於此乎養亦於此乎發踐履愈熟體驗益純則日進於高明廣大將物理無一之不得事理無一之不明矣非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乎

中庸卷之六

七

精義入神屈之至也所以出而為致用之本內之養有以發於外是屈有以感乎伸也利用安身伸之極也所以入而為崇德之資外之養有以發乎內是伸有以感于屈也此其感應屈伸亦自然之常理也下學之事盡於此矣而亦何以懂懂為哉

精義致用也是箇知之無不明則處之無不當意精義是利外之本利用是豫內之資

何氏以精義為致知工夫知之至而後可以見之行利用是推行處行之既利則知益明德就知止說也

用利則身安非既利其用又安身也利用言所施用者無不利也

論語學而優則仕則所以驗其學者蓋廣仕而優則學則

所以資其仕者蓋深與此相類亦有交養互益之意此言

下學亦有自然之機以明成九四之義也蓋望為學者但當深造之以道而已不可預期其於也即夫子所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意若懂懂往來則推苗而助長者在不免矣亦何益哉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言下學上達亦感應自然之理未之或知只是無所用如力儘是屈在然却自馴致夫窮神知化之天其信也又何

中庸卷之六

十

朱子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

程子曰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德盛在精義利用之後過此以往之時窮神知化在德盛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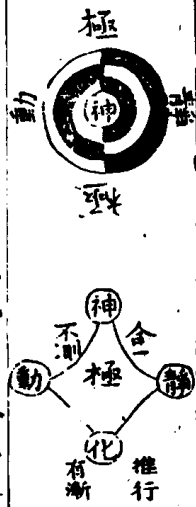
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化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可見

化是動靜之機而神則所以然之妙也

推行有漸循可言也合一不測不可言也此神之所以妙於化也

自神化並看則化粗於神神妙於化自天下事理看此二者皆其微妙者也

神化圖



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下學事也既盡力於此矣過此以往則幾非在我化不可為也蓋精義未精精之有方今義已精矣而欲精義則神不可以致思已無念慮之可著利用未利利之有地今用已利矣而欲致用則化不可以助長已無功緒之可施體之不能即之不能恍惚無象蓋不知所以致之者矣已之不可強之不可浩瀚無涯蓋不知所以為之者矣蓋至理不容以頓悟妙道不容於速化不思而得之域殆非心思之可及不勉而中之境治非勉強之所能致也

神乃天地之心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不倚於陰不倚於陽所以妙變化之道合一而無方兩在而不測也神而曰窮蓋必真知其陰在陽之實無動無靜之妙其於超乎形氣以為賦予之原者洞然而見之明也

化乃天地之用陰變為陽陽變為陰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所以運神妙之理推行而有漸交代而無迹也化而曰知蓋必大明其陰陽終始之運動靜循環之機其於流行不息以暑造化之功者哲然而見之真也

至於窮神知化則義之精者蓋以精用之利者蓋以利溷

養者渾化矜持者純熟宰一理於無心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運萬事於無迹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以我之神化合彼之神化故不自知其與神相為流通與化相為默契也

林氏曰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神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

陳氏曰自精義至此言為學感應自然之理有先後之序精義是致知工夫利用是力行工夫未之或知正顏子卓爾之地末由之時下學上達相接之際德盛之德字即上面崇德之德字德盛後方能窮神知化不可以窮神知化便是德盛

易經中說大卷之三十九

十二

翰謂精義利用猶守之未化由是而往則大而將化與聖人未達一間到此地位工夫尤難又大段着力不得所謂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未之或知是多小屈在由是而俟其自化至於德盛仁熟而自致夫窮神知化之妙其伸也又何如有前之屈而後有後之伸是屈有以感夫伸也豈非自然之理哉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志在所存上說似與精義應事在所發上說似與利用應于氏謂窮神屬知知化屬行

同歸殊途一致百慮是自然如此日往月來寒往暑來亦是自然如此尺蠖屈而伸龍蛇蟄而存亦是自然如此精

義以致用利用以崇德亦是自然如此人事造化物理為學莫非自然如此君子亦廓然大公順其自然而已誠如是則洞然八荒皆在我闔將事事物物無不各得無所矣何必紛紛事變中而徒為憧憧之思哉若憧憧於感應則應者必狹伯者之驩虞是也安能使天下許多物事盡如我耶

聖人說許多往來都是自然底往來天地間事理却是如此九四不知何以却用此私意在這上面豈能無所不感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不伸如今只有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而已孟子亦曰必有事焉而勿正若加憧憧之思便是正助之病

易學中說入卷之三十九

十三

程子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劉安節曰孝悌之行何以能盡性至命也世之言通以性命為高遠孝悌為淺近而不知道無本末精粗之別洒掃應對形而上者存焉世豈無孝悌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亦由之而不知也人見禮壞樂崩則曰禮樂亡矣然未嘗亡也夫盜賊人之至不道者必有統屬必有聽順然後能群處而謂禮樂一日亡乎知禮樂之無所不在而未嘗亡也則於窮神知化也何有翰按此亦係誠身之本明善之要故謹錄之

夫以造化聖學觀之可見天下無無感之物亦無無應之感也為九四者順其自然之理則應隨感而至矣何必憧

憧往來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其可得見邪

非所困只是不當屈底非所據只是不當依底

禹拜昌言舜舍己從人屈所當屈何名之辱困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依所當依何身之危困恐非困於患難之說如誠齋所云者大抵如屈伸之屈字

困是喫他絆羈壓當不得展放自遂意也據者執守之意盖亦是執住不放守住不舍也

易學中說入卷之三十九

十四

一非所困所據恐只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底意思如蔡邕之於董卓楊雄之於王莽豈不名辱身危恐不必如朱子大全說大段南軒得之

朱子大全意亦如閔子辭季氏費宰之召意由求仕之以至剛取禍奈取辱是少危辱可見人須要量力

近見困據字也要在事上看如朱子語錄云如困于酒食與夫志在隨人之類則困非所困據非所據矣若困心橫慮與據於德則困其所當困而據其所當據矣

林氏曰非所困而困如李陵請獨當一隊以敗於匈奴非所據而據如子路死於衛軾之類

魯昭公孫于齊處於鄒處於乾侯非所困而困也如齊如晉非所據而據也逆喪而歸何妻之見耶

文曰三以陰柔不中正處二四二陽之間九四剛而在上如石之不可因也三始不自量而欲去之以邀功卒於自屈而至顛覆以敗事是非所困而困也見非當時貽譏後世名不辱乎九二剛而在下如蒺藜之不可據也三始於不自知而欲依之以圖安終於失策而反困之以賈禍是非所據而據也剝壯以膚震於其躬身不危乎上六正應雖曰有妻之象然死期將至身且不保尚望見此耶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夫子此節本解上六爻辭而釋之以推廣其意義上三句

本公用射隼一句而釋其辭也君子以下至有獲本獲之無不利而廣其義也語成器而動即據前截釋後截言有此成器而動故獲之無不利也

君子至有獲是把君子底獲之無不利借來說開也未一句却據君子底事中轉釋爻辭也

君子至何不利之有為爻辭無不利說動而至有獲為爻辭獲之說末句却總為獲之無不利說動字據上面二動字言也

動而非時未必利動而或括未必獲則無所不利者非待時而動不能出而有獲者非動而不括不能獲之無不利須知是本那箇時動不括若無成器亦難却又推本成器

來

按朱子謂公用射隼孔子是發出言外之意可見不必句射隼解悖了首三句只據爻辭射隼之事訓破以起下文君子藏器雖本此字眼意思自脫畧不必拘此矣如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樣文意是借字意說開也何不利之有是為無不利字發出而有獲是為獲之字發動而不括本上文動何不利四字意說以起下文是夫子以獲之在無不利後矣蓋以無不利為通達順利之意而獲則成功而有得老也藏器如懷寶字眼是有道德待時而動是可以行則行所謂時出而從上之事也動而不括即上動何不利是推之則行無所滯礙意亦似諫行言聽立斯立道

斯行意有獲則有以收其成功矣若其我者無其具或非其時而動必不利而括也動而括未必有成今爻辭所謂獲之無不利者正以言其有成器而動者也君子至有獲雖為爻辭獲之無不利說却且只泛在君子事上論不是說此爻辭所以無不利所以有獲也未句方歸着爻辭然亦只為獲之無不利說耳須本上文來然意義上文已盡之矣

動字出字是用動用作有為有行意不是出仕或只在解悖上看雖親爻辭亦太拘泥

于氏曰禽即悖亂之小人器即解悖之器人即解悖之士無彼取禽須用弓矢故添了弓矢者器一句

倪氏曰內無所恃之具難以倖成外無所成之機適以取敗君子藏器待時何不利之有

倪氏曰君子之動備已成之器而乘可為之時則才足以達其志而其術不踈勢足以運其才而其機不昧施為運量綽有餘地如逐良馬於坦途升大車於虛邑而行無趑趄也事固不可以強為功亦不可以倖成君子動而不括則事可為而功可成矣故於元惡之未除內難之未定者起而除之定之以正僭竊之尤以回清明之治自將無有不獲者矣蓋用之利則謀之全處之裕則作之成墉上之隼收為井中之鮒田中之禽將為包中之魚難不足平矣何不獲之有

易經中義本卷之三十九

十七

其器既具而動以趨時其道既行而無往不利則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動而不括矣夫推不括是以出必收功而事無不濟動必告成而效無不得者焉則夫所謂獲之無不利者正言其大器夙成而有如是之才然後乘時以動耳不然則知小謀大而動為無本力小任重而動必見滯其何以能利又何以有獲哉

胡氏曰動而不括以設施上言出而有獲以能解悖言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屢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下節建安大金謂惡小而不能懲則罪大而不可解猶滅趾不防而至於滅耳也當以此及看見小人之福蓋惡小

而能懲則自小惡而止不至於滅耳不可解之地非小人之福而何

陳氏以小懲之懲字指上人懲下人說愚據上文不威不懲則威是在上底懲似是在下底

仁義與勸懲句似不必如馮厚齋分屬自今觀之仁在上者義在事上說分屬之亦通蓋威可以革面而不可以革心故也

小大皆指惡言即上文不仁不義是也於罪薄過小之初因上之威而知懲創則凡大惡之未為者有所警備而不為矣自無惡極罪大之誅忘身及親之禍非小人之福乎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

易經中義本卷之三十九

十八

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勿以善小而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漢昭烈之言其亦有所感矣林氏曰天下之禍福莫不自善惡而生天下之善惡莫不自細微而積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

何氏曰善即上節仁義

春秋隱公六年鄭伯請成于陳不許伍父諫之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鄭伯侵陳大獲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通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

去草馬莧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
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上三句泛說其理如此以下言君子有敬畏之心故有敬
畏之效三平暗據位國政事說位有安危國有存亡政事
有亂治故也不忘在心上

危者亡者亂者與君子安而不忘三句對即其亡其亡意
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與身安而國家可保對即繫于苞
桑意

易經中說入卷之三十九

十九

危者

安其位者也

亡者

保其存者也

亂者

有其治者也

其亡

安而不忘危

繫于苞桑

存而不忘亡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治而不忘亂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即上文危者亡者亂者也
身安而國家可保則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矣惟危者安
其位故君子安不忘危惟亡者保其存故君子存不忘亡
惟亂者有其治故君子治不忘亂

危者安其位者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

亂者有其治者也

是故君子

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亂

危者安之機故持其安者未必亡女惟自以為危者則圖安
之術必至所以安其位也君子有見於此而知危不生於
危而生於安故其享天位於四方無虞之日雖安矣惟恐
不測之禍或起於旦夕而不可為也未嘗居安而忘危焉
亡者存之端恃其存者未必亡惟自以為亡者則圖存之
術必至所以保其存也君子有見於此而知存亡所倚
而天下之大可憂者每生於無可憂之中故其居九重以
凝命惟恐皇天無親民罔常懷而凜凜乎天命之將去人
心之將離也惟亂所以有其治故雖綱舉目張風清俗美
而治也彼則以為治弓亂所依而紀綱壞亂之戒風俗凋
弊之憂宵旰在懷惟恐聰察有所不及舉此或至於廢彼
也夫有思危思亡思亂之心必有圖安圖治圖存之道是
故以自言之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而九重無却顧之憂得
位得名介以福介以祉四海仰一人之有慶矣以國家言
之則始於有備終於無患而國祚垂不拔之基有民人有
社稷宗廟享之子孫保之皇圖肇熙皞之天而國勢其崢
嶸矣位何至危國何至亡政又何至於亂耶易曰其亡其
亡繫于苞桑此之謂也
何氏曰首三句泛說理言常有危亡亂之心乃是安其位

保其存有其治底道理故君子於安存治之時而常有危亡亂之心則身安於位而國家可保其久存長治矣
寧以安危主身言存亡主國言治亂主家言恐太分析余謂首句以位言二句以國言三句以政事言似亦不必明坐定

首三句依大全或問反起君子以下似為有力依朱子說夫子於此條不應皆泥定交辭說似太拘無寬廣意又一字看方通

朱子曰君子兢兢業業不恃其有故身安而國家可保國家保而德崇矣此條大全未載故錄之

易經中記入卷之三十九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稱位在德謀事在智任事在力一有未及位必傾謀必敗任必蹙鮮不及於禍矣鼎九四交義蓋言九四之不勝其任也大全可看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知幾其神是一頭下三句見知幾之事下二句釋幾之義君子二句見知幾之速易曰以下本文辭而言之見能知

幾之速之由此所以能知幾也然後正言君子知凡事之幾而贊之也其神與萬夫望俱贊辭總是詳君子知幾之妙推其原贊其事耳

幾善惡恭與諂和與瀆正是一念善惡所由分君子於上交時恭矣而不諂於下交時和矣而不瀆非知幾而何蓋是於一念善惡處瞭然在這裡也於此知之而却不諂不瀆亦是他見幾而作處此愚所謂於幾上用工也

以不諂不瀆為知幾正是知行合一處正所謂見幾而作者也蓋見幾知幾也作不諂不瀆也但不俟終日重知幾上輕作字本義云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說歸易上又要見出見幾之本來見幾本於安靜也

易經中記入卷之三十九
幾者洞之微蓋此時不可叫做靜又不好全叫做動正是動而未動有無之間故只曰動之微蓋動而尚微未至顯然者也

動字是念慮萌動之初善惡吉凶已兆於此吉凶括動字一串吉凶先見此時那得箇吉凶來只是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已躍然在這裡了人能於此而察其善惡之分則一理順逆之下而吉凶昭然矣豈必待事為之著而後知哉吉凶包恭諂和瀆等意在內君子正在這處用慎獨工夫所謂見幾而作也若待終日則動已著而吉凶判矣惟君子則見之早而處之決也

君子見幾而作蓋是見了這幾便有箇作處是只在幾左

近用工趨避不到暴著時也而其見之也速焉故曰不俟終日蓋幾一萌動他便即見破了便有處置不待終日之久也如俗言不消一箇時辰說話蓋只是隨動隨知知是見得或美或惡或吉或凶瞭然不昧於此便有箇處置宜趨則趨宜避則避只在這幾處即下手這便是君子底句當故曰君子見幾而作若到發出處奈何不得時方下手真是糊突小人也

君子見幾而作是要於幾處用工即大學章句所謂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見幾即審幾而作即謹獨然其見幾也幾焉一動我即辨之不待於終日也然則果何以如是之速哉不觀之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君子之介既如石矣則

易經中此六卷之三十九

三十三

於幾微之見尚何待於終日哉則明由於靜也又可見矣易曰到識矣是本爻辭而言之見君子所以知幾之速蓋惟靜則生明安而能慮也微彰泰剛還作四事各有幾存焉君子則其介如石者也君子其知如神如此如何不為萬夫之望

君子是介于石底人蓋有定守者故於事幾有定見也總是詳知幾之事以釋豫六二爻義釋爻義却在言外不可以易曰以下為釋爻辭

何氏曰莫難知者幾也故曰知幾其神只是贊辭不是說知幾如見神此神字如至神之神介夫謂如孟子周子說

底

何氏曰幾者乃善惡兩分頭處即恭與滔和與瀆始動而未形者也君子上交有恭之心而無滔之心下交有和之心而無瀆之心猶只向正路上去而不惑於他岐於分頭處何等分明這便是知幾非謂由其能知幾故不諂不瀆也

晉獻公為太子申生城曲沃士蒯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鄉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矣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太子不從可謂不能見幾而作者矣

應天程文講知幾處大意謂上交責於恭遜恭遜一形而不加察焉諂斯至矣下交責於和易和易一生而不知省

易經中此六卷之三十九

三十四

馬瀆斯至矣事在毫髮之間心在擬議之頃而得失當否所由判也今於易流之地乃有特立不變之節不失當然不易之則非其聰明先物明炳幾先而灼理之微者安能不諂不瀆有如此乎人多以此中講意入在上二句此處幾字空著最得體

倪氏曰念慮未萌而吉凶隱於無形事為已著而吉凶顯於有迹皆非所謂幾也夫惟靜而方動動而尚微以無求之則方向於有而非隱於無以有求之則方欲為有而非滯於有是事為方動之初念慮纔發之始也雖未至於吉凶然一念之善有吉之理無吉之形而吉已見於其先一念之惡有凶之理無凶之形而凶已見於其先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此則幾之所在也

何氏曰此泛論幾之所以為幾如此上文交際特其中之一事吉凶只是善惡非禍福也此謂幾乃念慮方萌動之微一吉一凶之先見而未著於迹者也正見幾之難知耳舊謂動雖微而吉凶已先見是動微為幾之隱先見為幾之著分顯微不可從

甯氏曰見幾而作不是見幾而去蓋君子凡事一見其幾遂幡然悔悟即便幹旋轉不善而就於善不俟終日之久而後知也此便見知幾其神處

倪氏曰天下之動必有所從起而君子成務必有所由先惟幾而已故其幾方動而吉凶之源預有所覺於此圖之

易經中說不卷之二十九

二十五

在

而有為有行蓋圖難於易為大於細焉夫幾之發不待久而著君子於幾不待久而知幾一動而即為之覺隨為之辦倉卒之間若不暇及然明照之速固非優游不斷者矣何俟終日而見人所共見哉

陳氏曰俱重知上不必以上句為知下句為行

易曰以下是本爻辭而言之見君子所以知幾之速由其德之安靜堅確故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於凡事之幾微斷可識也重介石上介夫以斷可識矣作開的豫之六二之辭先之以介于石繼之以不終日貞吉是君子能不溺於豫而其所守之介有如石之堅焉蓋當波蕩之中而有中正之德是眾皆以豫滅德被獨允執厥中安守其正挺

然而孤高也則靈臺靜而義理明太宇定而天光發何用終日之久而斷可以識凡事之幾矣

幾者以下陳氏泥恭遜諂諂看亦拘矣大抵是釋幾之義而言君子見幾之決又舉爻辭而申其見之所以決泛說陳氏曰君子於天下之事物知微彰柔剛皆有箇幾在裏面於此洞燭而無遺則見幾明決而翹然出於眾人之表矣

介夫曰既以不諂不瀆為知幾又曰知微彰柔剛何也蓋上交下交直言之微柔剛等事錯而言之總上交下交中事也

事有微也有彰也皆有幾存焉君子遇微彰之事而其幾

易經中說不卷之二十九

二十五

已明如一陽方伏而知攸往之利一陰始生而知躡蹢之孚微之幾固知之也若損而不已必益而為盛之始益而不已必損而為衰之始彰之幾亦無不知焉事有柔也有剛也君子遇柔剛之事而其幾已明如巽以紛若而知用柔之中蠱以裕父而知太柔之廢柔之幾固知之也若咸如之吉以濟剛而勝揀撓之凶以過剛而拆剛之幾亦無不知焉

何氏曰萬夫望只是替辭非以效言非萬夫之望君子也羅氏曰只是人中之傑翰謂如俗言鄉望一般甯氏曰在一國則一國以為神卓卓乎一國之望在天下則天下以為神卓卓乎天下之望蓋此總是知幾其神之至贊其不

可及也

又曰可識以上蓋原君子知幾之由下是贊君子知幾之廣通章見釋豫六二爻義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殆將也將次之意朱子訓危只似險此兒意思庶幾字眼好貼元吉字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他至明足以察其幾知之未嘗復行是他至健足以致其決

念慮之萌少刻差失便是有不善所謂心過者也此正失之未遠處輒能知之而未嘗使之復行於中此都是能復於善處不遠之復也不行非躬行之行蓋不消說到那處

易經中說入卷之三十九

二十七

只就不善之念上說張子所謂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也顏子豈有不善底事若到事有不善而後不復行則失之已遠矣復之已遲矣豈不遠之復哉豈見幾而作者哉知之未嘗復行即所謂纔知之便更不萌作

不善是心過知行二字皆宗此要見他失之於一念之初而未遠輒能知其未善而輒能復於善也

其殆庶幾恰似接上文知幾其神見幾而作意說的蓋知幾之神與道為一者也顏子見幾而作者也亦庶乎此朱

子註通書於見幾而作下曰庸也於知幾其神下曰聖也正正是此意此段見還是夫子本意但本意既有明訓而小註亦已說破了今不敢從也

未嘗不知至明足以察幾

有不善

未嘗復行至健足以致決

林氏曰道者太極之全體無妄之本真純矣而無瑕化矣而無迹顏子其殆近矣蓋念慮纔有不善至明有以察其理欲之幾如寶鑑之無遁形既知不善至健有以致勝欲之決如紅氈之消點雪學力所至如此雖未與道為一勉而幾於純大而幾於比矣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顏子之謂歟

何氏曰道者天理之自然純粹至善者也顏子於道則爭此子相去不遠矣論謂爭此子者正在小有差失又待知

易經中說入卷之三十九

二十八

之方更不萌作這便不如道之自然純粹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地絪縕男女構精中各有箇致一底意思兩相與則專也萬物男女皆兼人物化醇氣化上看化生形化上看此即陰陽致一之功以釋損六三爻義也天地與男女皆是

以兩絪縕與構精則與之專也正正是致一處三人而損一人一人而得其友正合兩相與之義故曰言致一也介夫謂致一如孟子專心致志之致同

林氏曰天下之情必兩而後專天下之功必專而後成天地男女皆以專一之情而成其生化之功如此損爻辭正

其一陽上往一陰下來則三之與上以相應而相與

二四五以相比而相與也

細細是天地之致一也則萬物之屬乎氣化者凝然體質之元固構精是男女之致一也則萬物之屬乎形化者盎然生意之成遂也

何氏曰氣化是未有物時初無種因天地之氣凝結者故曰氣化形化是有物後已有種陰陽之氣交感而生者故曰形化蓋天地兩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二氣細縕兩儀相與之專也萬物以之而化醕男女兩也男感之專女應之至男女構精兩情相與之專也萬物以之而化生重天地男女兩相與上化醇化生不過帶說

中經中卷之三十九

二十九

柴氏曰天地男女皆二而一者也

子曰君不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君子是居位底君子蓋動本諸身身不安而動則無恒矣君子之動也必平日順道自修以安其身而後見之有為有行必使動惟厥時不至危以動焉動其無益乎不然則心勿恒矣此所以莫益而凶也

理則裕從欲惟危安其身只是順理不馳於險途而已而動動豈有不善者易其心只是平和其心不容一

物則言語亦自平易定其交是吾恩義素孚於民深入民心所謂使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意思如是而求則所謂信而後勞民不以為厲也

動如動而世為天下道之動無作為政事語如言而世為天下法之言兼言辭號令求則所謂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之類是也

立綱陳紀即動發號施令即語定交在教養上求則取民之穀粟力役布縷之類

意味安閑見諸運用則自有成法千變萬化而區處之名當矣此便是安其身而後動

人之言語卻倍無序多是不能心平氣和而況發之筆下

易經中卷之三十九

三十

為文詞乎易其心而後語最好說

安身須知脩身工夫易心須知正心工夫定交須知治國平天下事理

易心後語或以孟子註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者蓋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皆是不能易其心而後語也

定交有謂制田里立學校素教預養而定其交然後賓興薦拔求賢以熙百職什一而稅以足國用未嘗有所妄求也蓋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即其力而不盡皆是定交底事晉按不消說到求賢上了三我先有教民自知先公

家之急之為分也而無不與之矣

金字難作效說謂得益也只作自治益詳而身無不修意

看是求益之道無虧矣民焉有不與不應者意在言表倪

氏曰立心有怕之君子不患不得人之益惟患不備己之

善故動不妄動必安身而後動則動之道能修矣語不妄

語必易其心而後語則語之道能修矣至若交際之間亦

必有道也求不妄求必定其交而後求則交際之道又無

不修矣君子修此三者則未始缺一而全也蓋身安矣而

心不易勉於行而忽於言非全也心易矣而交不定詳於

已而畧於人非全也君子無一而不脩則無一而不全動

惟厥時言必有中而言行周旋無虧內不失已外不失人

而交際也成正無缺矣立心有怕如此動則民與無梗化

也言則民應無逆辭也求則民與有不好義以終其事者

手

身不安而動心不易而語交不定而求皆是立心無恒處

所以民不與不應莫之益而凶也君子修此三者則勉於

行而不忽於言詳於已而不畧於人種種周旋而無少虧

欠所以動而民與者在是所以語而民應者在是所以有

求而必得者亦在是也蓋道備於此矣

郭氏京曰危以動則民不輔也按輔字誤作與字輔助之

義項平廣曰此與字當與之與也下與字取與之與也

危動懼語無交而求皆逆於理矣誰肯益我哉當有傷

之者矣是即所謂立心勿怕而有莫益或擊之凶者也烏
用是求益不已為哉

右第五章

陳氏曰此章舉卦爻之辭而釋之逐爻各有其義中問
無管攝無貫串學者但當隨其義之所寓而觀之耳

易經中說卷之三十九

三十二

易經中說卷之三十九終

易經中說卷之四十

頤人盧 翰子羽著

元嗣盧晉伯進訂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繫辭下傳三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首句是冒下面正是乾坤為易之門處而并推其蘊也有體以上三句是易之門之實下二句推其蘊也乾坤陰陽字指奇偶兩畫底說易字與剛柔有體同是總六十四卦撰是陰陽之迹形而下者也德是陰陽之理形而上者也本義只倒解中三句以見為易之門

易經中說卷之四十

闔戶之謂坤闔戶之謂乾一闔一關之謂變其乾坤易之

門之說耶

門則一闔一關易中無非乾坤之一闔一關而已故曰易之門

以乾坤說闔關總是當奇偶二字耳或以奇而合偶或以偶而合奇有一箇奇便有一箇偶如門有一扇開便有一扇閉以此交錯而合便有諸卦剛柔之體只於作易卦時看他彼此兩畫合來剛柔相摩如門之一闔一關相對亦可見介夫不從闔關之說亦固矣朱子分明說是闔關程子之說是以乾坤為易之門戶萬物在天地之內猶六十四卦不出于乾坤之外如堂室在門之內也則讀易書

者當以乾坤為入門焉可也

乾為父坤為母乾坤交而萬物所由以生而一物之中又各自有一乾坤也程子意如此者方與本文成卦意合若以天地指覆載之形說則能大而不能小矣

本意謂一闔一關者門也闔戶之謂坤一虛而靜也闔戶之謂乾一實而動也盡易中諸卦之體不出此兩者而成故曰乾坤為易之門蓋為其在易中一闔一關而易不出乎此此其謂之門乎學者而得其門焉則易為可入矣使於乾坤而莫知其義焉則不得其門而入矣謂之知易可乎故下文詳乾坤所以為易之門以示學者當知其門也程子意思正是如此且與朱子為合如時說者無所據也

易經中說卷之四十

易不出乾坤一一之一闔一關故曰乾坤易之門今試列

六十四卦而觀之何者而非乾坤何者而非乾坤一闔一關之相合則易誠不出乎乾坤矣乾坤非易之間而何乾當箇闔坤當箇關合諸卦一闔一關之變易也不出闔關兩箇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此與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

中互相發也

門字中有箇闔關意有箇合德意有箇不出意義味儘深遠夫時說但以所從出言之蓋出手門者必棄其門而入與門無干也既有易後可遂不用乾坤而易與乾坤亦無干乎以此見得意淺而無理不如程朱之見為得其意美之說也

乾陽物坤陰物只是提出陰陽二字以起下文也及見得乾之奇是箇陽底東西坤之偶是箇陰底東西分別出乾坤之名義來物字只指畫言非外物也

說是陽物便見他當一箇關字說是陰物便見他當一箇關字必須關全方當一箇門字

胡氏曰不必三畫六畫而後謂之乾乾者奇之畫也質一而實象圓而動其次則居於先其位則列于左性為健而且易數為九而能化在兩儀則為陽儀在四象則為太陽少陽以至六十四卦則為百九十二之陽爻乾非陽物而何不必三畫六畫而後謂之坤坤者偶之畫也質二而虛象方而靜其次則居乎後其位則列乎左順而且簡陰之性也六而能變陰之數也在兩儀則為陰儀在四象則為太陰少陰以至六十四卦則為百九十二之陰爻坤非陰物而何

乾坤易之門全在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一句蓋陰陽二字即乾坤二字剛柔有體即易字合德則門字上意也諸卦之體不出乾坤合德而成則乾坤豈容離於諸卦諸卦之體豈能外夫乾坤之闡闢哉是始以乾坤成易終則易無非乾坤豈容有二也時說謂乾坤為易所由出則始之也固不能外乾坤而出其既出也門與我無預則乾坤自乾坤而易自易也可乎

陰陽合德是陰畫之上各生一陽一陰或陽畫之上各生

一陽一陰如左一奇為陽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少陰云云由是或剛上柔下柔上剛下或內剛外柔外剛內柔三十二陽卦三十二陰卦而形體昭然可見矣見得諸卦雖昭然不過一奇一偶而已豈能出乾坤而別為一卦哉

陽不獨陽而陽立於左其德有以合乎陰陰不獨陰而陰立於右其德有以合乎陽由是陰陽合德而變化行變化行而貞悔具由兩儀而四象則太陽少陰少陽太陰之體成由四象而入卦則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體成以至八卦因重而為六十有四或純剛純柔或雜剛雜柔卦雖不同一陰陽合德之所成也此乾坤之所以為易之門也

陰陽合德神明之德二德字同曰合德非徒奇偶之合而已也

撰是陰陽之迹顯然者如雷風相薄山澤通氣之類皆形容出朱子曰撰猶事也又曰撰是所為則撰字是在他那活處說相薄通氣等上見德是陰陽之理隱然者如健順動止之類皆發越出德字如性情一般

此節先天之易固不外乎陰陽下節後天之易亦不外乎陰陽

據朱子大全形而上下之說似是以首句就造化上說陽物也以下似說易卦之成有類于造化故通于造化也天地之撰神明之德正是首句意思今易卦之作既類于他

故易卦之成亦通于他不知是此意否亦不敢以為說也
林氏曰陰陽之象顯于有易則體之而無遺如震巽主而
為雷風之動散坎離立而為日雨之恒潤以至六十四卦
莫非化主運行之用是蓋有以象兩間之有象矣陰陽之
理妙于無易則通之而無間如乾坤列而為健順之相濟
震艮列而為動止之相生以至六十四卦莫非精義妙道
之存是又有以形兩間之無形者矣夫易始成于陰陽之
變化而終妙夫陰陽之顯微此先天所以為萬古斯文之
鼻祖而為後天之發端也

得陰陽以成質而變化交錯盈兩間而不齊者天地之撰
也本陰陽以為理而精微極致妙兩間而不測者神明之

德也難乎其為體而通之也自夫陰陽之德合而剛柔之
體成奇偶之法象具昭莫不有以體之而效其至者通之
而契其至微矣如乾有以體乎純陽之事而通夫至健之
理坤有以體乎純陰之事而通夫至順之理陰陽往來通
塞之事理則於否泰而體之通之陰陽消息盛衰之事理
則于剝復而體之通之推而至於山澤通氣雷風相與水
火相交與夫止而悅與而動險而麗又於咸恒既濟而體
之通之也

其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素世之意即
上節伏羲畫卦立其體矣此是文王周公繫辭達其用也
以下皆據卦爻詞說後天之易也

稱名是在卦爻辭上說話遠取諸物近取諸身雖假乎物
象事變莫非陰陽至理之所在也蓋萬物無非陰陽之變
故卦爻之義其陰陽之變皆稱名于他雖雜然而出未嘗
差謬也如牝馬稱于坤本其順而健也牝牛稱于離本其
柔而順也因坎之中實而曰心亨因順之中虛而曰口實
其在於彖辭固如此羸豕稱於始取其陰之必長碩果稱
於剝取其陽之復生因咸之居下而曰咸梅因艮之居中
而曰艮輔其見於爻辭又如此然皆一事一陰陽一物一
陰陽本陰陽以立論而彼此如符節之相合何差謬耶
其字包卦爻辭名字兼事物不越中主陰陽頃知卦爻事
物陰陽六字為主

本義萬物雖多無不出於陰陽之變類程子所謂萬物為
有出天地之外者正與易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
成易不出乾坤之闔闔意同
孔子自言稽攷其稱名之類皆素世之意也蓋言以事類
考之正是素世之意却不是上古淳質時思慮所到底蓋
以為決是文王時作事類是說易辭中稱名之類名是後
來事若以易辭是上古作然其人淳質其思慮便不及此
而預言之也決是素世之意素世自商周時說也故曰蓋
指文王與紂之時也

楊誠齋曰乾之取名或為龍或為馬或為玉金其所稱雖
雜而不越乎陽物也坤之取名或為牛或為牝馬或為與

釜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陰物也

大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易是卦爻辭以下通據此說以卦爻辭為主不在卦畫取象上說往者已然之迹來者將然之應顯者人事之粗幽者天理之妙名在人倫上說物在物理上說正言者正經言之不消曲說以取象也如大亨貞直方大亦是斷辭則斷然言之如利往不利往可小事不可大事是也備字總上文事

卦爻辭中吉凶悔吝是未然者來也其事變象類非往而何如帝乙歸妹彰往也以祉元吉非察來而何俱在卦爻辭上見微顯是顯而淺者則微之使深妙幽而深者則闡之使明白也

林氏曰此節承上言易有卦爻又有卦爻辭則最言乎象爻言乎變而易書之中無所不備矣如物理已然之迹則有以彰之凡陰陽消息之機剛柔變化之妙皆有以發揮其蘊人事得然之應則有以察之凡吉凶未萌之微悔吝方萌之地皆有以昭灼其情天下之事至顯而易知者則推而根於理數之精原于天地之際使人有以求其源天下之理至幽而難見者則闡而見于日用之間著乎常行之際使人有以見其端天下之名各有攸當也則定其尊卑貴賤之倫窮通賢否之分各得其當而截然不亂天下

之物各以類分也則辨其健順洲隱之殊飛潛動植之異各得其似而確然不易且於其言也則明著其是非裁示其可否而無一毫之偏於其辭也則審決其吉凶剖斷其悔吝而無兩端之疑夫如是則自無形以至有象近在几席而遠極八荒仰而觀俯而察遠而求近而取隨在而皆有也何不備之有哉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節是論易辭之妙無非前民之用而已也總是主辭占上說

陳氏曰上言易書之辭有以脩其用此指言易辭之妙有以前民用名指事名物名不必指作甚麼便狹了

稱名小而取類大似微夫顯其旨遠而其辭文以闡夫幽其稱名亦是卦爻辭上底皆取類于陰陽故大如獮豕著陽之進貫魚著陰之盛萬品見陰之困茅茹見陽之升與飛龍牝牛杞木碩果同一旨也

旨是卦爻之旨辭是卦爻之辭天地之所以通鬼神之所由幽性命之所以妙道德之所以微皆吾易之精蘊意味深長求之而益妙有不可以俄而度淺而窺也其旨雖遠而其辭則順理成章不啻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燦乎可觀而未嘗不彰也

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是旨

遠也

于氏曰徐進齋就彖上說吉遠非是還詞上看是

言雖曲暢旁通而實中乎陰陽之理事雖開陳布列而實隱乎陰陽之道

何氏曰遠字當深字文字當顯字理深而辭顯也卦爻辭

所具之理皆天地陰陽道德性命之奧其旨遠也而其辭之發揮乎是理者則明白簡要而順理成章也觀諸卦諸

爻之辭自可見

言曲而中事肆而隱順天之妙初不入易中事實而理趣

自難及

事雖肆而隱于陰陽之理有其然必有所以然有形而下

易經中說不卷之四十一

者必有形而上者故也

因貳以下承上言易辭之妙如此無非只是為斯民之用而已蓋國民之疑於吉凶而莫知趨避也欲以拯其行

之趨趨使之見義必為見險必止故繫之以吉以明其順

理而得則有如是之報繫之以凶以明其逆理而失則有

如是之報開示精切預決其取舍之機而明指其逆違之

途則民疑可釋民行可濟矣

得失之報吉凶是已吉者得之報凶者失之報繫之以吉

凶之辭者明得失之報也明失得之報正以因民之疑以

濟其行也聖人預物成務之意何如哉

陳氏看因貳處斷下文兩箇以字皆宗此二字非也還是

因貳以濟民行為句蓋明失得之報者不過是上文卦爻辭也意謂聖人繫辭明失得之報如上文之詳如此者何也亦只是為民疑于行欲以濟之故耳則上句正以原下句作易意也倪氏謂因民疑欲前其用故繫辭以明其占是也

林氏曰此承上言易理無不備如此然要而言之其歸在於前民用而已蓋言易極其周密如此豈有他哉不過因民心之疑惑欲有以濟民行之不及故作易以教人而示之以吉凶以明失得之報也

右第六章

首節是伏羲畫卦以立其體先天之易無言者也二節

易經中說不卷之四十一

後是周文繫辭以達其用後天之易有言者也

自夫易象往至肆而隱總是詳卦爻辭之妙而明失得之報意已在中因貳以濟民行則原其所以如此也不

然則聖人豈無所為是喋喋哉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此易字據上下經彖辭說故謂之作蓋承出文王而非有

述於伏羲也易道中微言伏羲之畫隱而易象非百姓之

所能與也文王繫辭則吉凶以明卦象遂彰故曰易道復

興

翰謂大全所載程說當刪或問何居曰程子說憂患與朱子異朱子以拘羑里為憂患非程子意也問程子之意何

居曰仁者不憂無私也作易之憂患豈私也哉作易之憂世之志也仁者不憂樂天之誠也總是不為一己之私而已

當初若只依程子意看也好蓋言作易者有憂世之志故其辭之所繫皆教人修德之事如下文云云也其憂世之心何如哉如坎看似亦好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因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是故字承憂患來惟作易者有憂患則易卦自具夫處憂患之道不是教人以修德處憂患也須知本義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而有序焉

須知反身修德在于九卦故曰德之云云

九卦有序履是持已謹則待物復則求之內恒則持之久

損以求人欲之盡益以望天理之克因又試之於艱難窮極之境然後能立而能權也蓋由履謙而復恒是自外而內則修德之功已密而益密由損益而固是自常而變則修德之功已精而益其夫然後德立於我而有時措之妙也

必以禮自謹則德有所立以謙自居則德有所持必自反則善端有生生之地必固守則善行有常久之理懲忿窒欲則德之庇賴以修遷善改過則德之純粹以長必處患

難處威武而後吾德可以自驗必不移不屈而後吾之德廣大不遷矣於是巽順于理有不能制事變者乎

基與地頃有分別基小而地大基是初起手上說地是已成功時論基則有所據方於此上積累去地則德已在我移易不得而凡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之耳

履德之基蓋由此積累將去可以崇高廣大也必謹方能執持得此德住所謂謙受益也所謂無上入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不然則助長者反害之矣

本義心不外貼復字善端存貼本字守不變貼恒字常且久貼固字下如之

心不外只是箇心不外馳復字不是無工夫字有箇反而求之于善意思故本義曰心不外語錄曰如孟子自反正是求其放心而已矣近見復恐是反復入身而不外馳意也

能於一念善端萌動處而涵養復全之則百行萬善皆於是乎出矣蓋這裏正是箇源頭去處過此又要守得住據于德也故曰德之固

林氏謂祭之雖一偏擴而克之可以保四海廓而大之可以配天地也

德之根本全在這復上能復則若大燠泉達自然日新不已生生不窮矣故曰德之本諸句皆放此看

顏子不遠復其造亞聖之地固本於此然亦由於能恒也

不然則屢失屢復亦執德不弘者也何以見之拳拳服膺而弗失也三月不違仁非德之固乎則固實由于恒矣此二句也有箇精一底意思復即存養源頭工夫恒即持守又要保得他住所謂無倦也如此則德固矣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制之於外以安其內故言復恒而必先言履謙也

德之脩如上論德之不修之修言克治也身之所當損者而不能損損則德不修矣念必思難欲必思克而不使之熾則外寇禦而真純全德不修乎身之所當益者而不能益則德不裕矣有過則改見善則遷而不畏其難則人欲日消天理日盛矣德不於是裕乎

易經中說大義之四十

主

林氏謂德愈宜慙有以去其人欲之私而身之修有不自覺者矣遷善改過有以克其本然之善而善之日長有不能自己者矣

陳氏曰二句是逼人欲則德以修下句是擴天理則德充長自辨其德之至與不至全在這因上如虛因而通則自驗其德之至處因而濫則未也故曰困德之辨德可以處困則中有定體而應變不窮外物不移矣故必如井然後為德之地是德之地全在這井上

翰按呂東萊有言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云云蓋因以自驗其力也有

這意思學者當自考也

德之地大改是所遭雖萬變而此德則確然有定不少為之變遷所用雖萬殊而此德則介然有常不少為之轉移須看井與地底模樣事情

井是人之德性常存而本體不動其應變不窮之地頭此地字與粉地之地字同意

井之不動象德之有常井之及物象德之應變是雖在位億事變之中而吾之德不變其所也正是動亦定靜亦定底境界

井地須要知有應變意觀下節朱子語錄可見如境變於前而心常止止亦是

易經中說大義之四十

十四

井地則是歷萬變于外而一德不變于內異制則是主一理于內而百為自妙于外也地是于動上見他靜處動而靜也制是於靜上却能動處靜而動也二句妙處恐是如此

井則可與立異則可與權也必須上文事盡後到此方能行權故本義曰然後能異順于理以制事變也事變是言日用應酬紛至沓來改頭換面不一也或只指憂患為變亦拘矣

陳氏謂井是靜而立其體異是動而應於用猶大學安而後能慮之意

何氏曰德即本義修德之德非謂忠孝仁義之德也一節

之中自有次第履謙在踐履上說復恒在存養上說損益在修治上說蓋人之修德莫先於踐履而又當存養又當修治則可以成德矣德既成然後可以應用也

翰看來上四卦似存養居工夫下四卦似省察精底工夫異則允執厥中矣諸說俱不同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兵稱而隱此節是九卦之德皆於下一字見之正與淡而不厭威而不猛之類相似抑揚說也再陳九卦有這等好處故修德之事必于此九卦也

此處三節分明此節當在先蓋履和而至此履之德之善也於此謹之則其德有以爲基而立矣此履乃德之基也故必先之履以和其行繼之謙以制其禮云云如中庸於九經先言目言效而後言事也蓋上節見九卦爲修德之事此節言九卦之德見所以可修德也末節則以之修德正言修德之事也

須知抑揚語意見他德處如居所者多不能遷而不動者未必及物也今雖居其所矣然靜深有本之後自有及物之功而却能遷也井之德有如是夫稱物之宜顯於外也而却潛隱不露妙于中焉這便是他妙處一順看了便無味

林氏謂上既陳九卦爲修德之事此又抑揚其辭以著其

德之妙也履之爲禮因人情而設教順斯世而作則初非強人之所不能和則疑于平易而非至矣然實爲天理之極致不容以錙銖加損也

于氏謂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亘古今不易之理歷萬世常行之道也翰謂有箇盡善盡美建諸天地而不悖意思林氏謂功高而守之以讓德盛而守之以愚本欲掩已之所有固云卑矣然實爲人道之所好而尊且光也

倪氏謂謙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是先屈矣然人自敬而尊無踰譽日彰而光莫掩

尊而光不對和而至說尊光二字只對一至字謙字中意思對了和字也觀本義可見

尊則體仁足以長人意也光則盛德光輝舉望昭彰也只據修德事上說不涉效去

爾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何尊如之何光如之則可拒不可及仰之而愈高晦之而愈彰如日之在上矣

介夫謂尊字是人效慕說與彖傳不同復有復善之義本心喪失而復存也善端萌於一覺之頃而良心之不絕者如絃混于衆惡之中若無以辨矣不知感于心者其機動以直著于外者其情真以切一彼一此其分自殊可惡可欲其趨自別而人欲之私固不足以混天理之公人心之危自不能離道心之正也

恒則雖處事變叢脞吾心獨覺其意味之真而此德確有定守不以處難而有厭數也不厭字正打恒字既謂之恒

雖處難而不厭棄方謂之恒

先難之難不可草草蓋言損欲之初須教艱辛到習熟時則却容易也與益正相反蓋損是方喫力益却是俟自得也觀後面朱子論損一段可見

損之懲忿窒欲遏室其情欲之端力之不極則病根常在而弗去制外養中蓋有勤苦難成之患固有艱於致力者矣然今日過之明日過之習熟既久雖未能絕無慾念之為累也然懲窒之功一加而忿心自釋慾心自泯有不俟於用力之勞也故曰後易

易經中說人卷之四十

七

先難只說損欲長裕只說長善一路也罷况與下節遠害與利相得只後易不說是他好處

林氏曰益之遷善改過以恢弘其本然之善高明廣大以漸而至若有待於造作也然原其始善乃吾之固有過乃吾之本無也於善而遷之不過順其所固有於過而改之不過去其所本無渥泳從容優游厭飲一不助而不忘也

曾何俟於安排布置而為之哉

困雖窮矣但處險而說窮其身不能窮其心是處困之中而超乎困之外也道之通也何如

充長須知有交相助益意居所而遷亦只是定而能應之意井是箇靜而能動與是箇顯而能藏意思稱物雖在外

而又潛隱不露這便是與亦是言稱物之宜者潛隱不露也稱而隱矣

與只是與順于理謂之隱伏者本之心術之微也處常處變以稱其事物之宜然又由中出有莫知其本然之妙何氏謂遷是遷移之遷以此及彼之謂即說所謂安安而能遷也舊謂德澤及人非本義及物字在事上看翰謂即中庸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之意

陳氏曰居是德性堅定寧靜不撓意遷是應務有餘因物成就意稱是隨物付物因事制宜而不失輕重之則隱是事適其宜物當其可而不露稱量之迹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

易經中說人卷之四十

十八

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與以行權

此處三節似中庸九經三段文勢首節見九卦為修德事二節則言九卦之德善處此節正是以九卦修德也須看以字

行字去聲以好事體之躬行方謂之行行而不以禮和之未有不戾者須要禮以和之段于木泄柳之徒行非不美但無禮以和之故傷於迫切而不洪子夏直暴而或少溫潤之色若一向直暴了不以禮去節文便無序而不和故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又曰忠信之人可以行禮又曰不學禮無以立皆禮以和行之說也又據朱子集註曰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云之束又曰德信堅定品

節詳明故能主皆於和行有默會處行無禮則必須謹
禮方可以之和之禮勝則離必須要這謹去制他蓋禮之
嚴無以制之則稜角峭厲矣故又須謹以制之則禮方不
至緣亢而太嚴故曰禮以行之遜以出之

復以自知即是心不外而善端存貼看善端存則方寸之
間介然有覺故曰自知欲於善端萌處瞭然自明必須復
方是以知之此正是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所謂獨者蓋
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矣但此專在善端萌處
一邊說也

人而不怕則二三其德而不一矣惟守不變而常且久則
有以一其兩復之善不貳以二不參以三雖處難不厭而
無屢失屢復之患矣自守之堅又豈外物所能奪哉

上句似有定見此句似有定力

遠害則已日克而人者派外誘之戕吾真純者皆防衛之
周而無隙之可投矣與利則善日長而理自復凡所以潤
身沃心者皆日新不已

胡氏曰今當損而不損則有以害其真純慙忿不使之發
窒慾不使之熾所以遠害也當益而不益則無所補於身
心遠善而不已改過而不吝所以興利也

林氏曰慙忿窒慾既無忌身及親之禍又無徇私悖理之
失害于是遠矣遠善改過則德日進而大有功脫凡近以
遊高明利於是興矣翰按林說又在效上去了與愚意稍

別

處困而身則動心忍性之際自有居易俟命之妙行有
得者皆反求諸己也故上不取必于天而不怨天下不責
望于人而不尤人困乎外未嘗困乎內也

困以寡怨蓋知貧賤憂戚庸王汝於成而苦其心志者乃
天之將降大任也何怨尤之有

井極其靜則明生不昧與順于理故處變不失其常也井
以辨義謂安後能慮即居其所而遷意慮謂處事即不動
而及物也不是只說智慮况義者是制事之宜此蓋言其
處常者於是非可否之間裁劑得宜而無疑似之嫌也下
句行權却是處變蓋於事變之末有難處者錯綜斟酌位

昂屢變而不失其常也此非與順於理何以臻此蓋與順
於理字眼最好玩自與制事之宜字眼不同制字有剛方
之意與順有圓神之意

胡氏曰德之不安固不能慮也惟在于己者居其所而寂
然不動則精詳出于閒暇之餘而能辨義也理或不順固
不能權也惟處乎物者順其理而坦然無疑則旁行不流
而能權也

朱子語錄謂權是隱然做的翰謂與只是與順于理謂之
隱伏者本之心術之微也若以為隱然做的則舜之不告
湯武之放伐豈不顯然朱子此條必未定之說

右第七章

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未必是聖人執此九卦以處之也胡雙湖說亦固矣當刪

作易者有憂患故易卦莫非處憂患之道此特舉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

一陳見九卦為修德之事再陳言九卦之德見所以可修德也三陳則以之修德正言修德之事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此易字據卦爻說屢遷且虛說下文是也只是箇活潑意不帖定如此也不居據本文畫說如陽之老者變為陰不居于陽也陰之老者變為陽不居于陰也六虛是位周流

易經中說不卷之四十一

十一

却是這爻畫流行于上也是以爻畫合六位說如陽固流行於六位陰亦流行於六位無一定之在也上下是以爻畫兩爻位並看所謂卦變者耳一流行變易也如剛來而文柔陽或下也柔來而文剛陰或上也不拘陽上陰下之常相易以上下卦兩體相對看一對待交易也如剛上而柔下柔上而剛下或以剛而易柔或以柔而易剛如損上卦下畫之陽益下卦下畫之陰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彼此交易也易卦非確定之物不可循以為典執以為要也惟隨其變之所值耳變只是變動下四句近見易之為書句總象變辭占說胃全章也為道也屢遷以下是自其象變言之其出入以下自其辭占言之初卒

其辭以下又合象變辭占言之而有望于人之體之也為道也屢遷一句却胃本節六句變動周流似流行底屢遷無常相易似對待底屢遷也

變動不居 周流六虛 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剛柔相易 上下無常

易之為書不可遠

苟非其人 道不虛行

其出入以度 外內使知懼 又明于憂 雖無師保如臨父母 患與故

易經中說不卷之四十一

十一

林氏曰拘于迹則不通滯于用則有窮皆未見其不可遠也何氏曰白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言為道之屢遷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謂陰陽變動不居而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如初之位陰居之陽亦居之陰陽流行於初之位也餘放此上下是活字猶云升降也謂陰陽或上而升于上或下而降于下無定在也剛柔相易謂剛或變而為柔柔或變而為剛則易不是確定底物事惟隨其變之所適而已矣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出入二字只是動靜二字出作入息之意其動靜皆以其

法於作於外而息於內者使之知所懼而當動則動當靜則靜也

其于出而有為者則告之以出之度使在外者知所懼入亦然

如不出門庭凶出以度也不出戶庭无咎入以度也餘可類推

雙湖以此節在變上說從上文來其字指他似通但下文朱子語錄明說是占中底吉凶况下文大字又明云云則又字蓋亦承此當作辭一邊說明矣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不徒出入以度而已又明于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焉

易經中註不卷之四十

故雖無師保常如父母臨之亦只是要人知懼而已

以度與故皆是因變繫之辭其出入恐是因變象有出意

也則示人以用動之法於出而在外者使之知懼無慢易焉入如之

故是所以致憂患者如乾上九有悔明憂患也又本之於

元非故而何師六三貞凶明憂患也又本之於弟子帥師

非故而何

林氏曰聖人作易吉對乎凶雖並舉以立教然凶多於吉

尤喫緊以示人或言乎凶或言乎咎與所以致凶咎之故

或示乎悔或示乎吝與所以致悔吝之由故人之於易雖

無師保在前但觀乎詞占之所戒而潛消慢易之心肅然

儆惕無異齊慄祖載之時也

師以教人之德養保以詔人之微惡

師以教人道保以輔其躬所以任夫提撕訓飭之職者也

人之於師固無所不用其敬矣占象布在方策焉有所謂

訓飭之者不知無形之訓飭甚於有形之尊貴而自然之

儆戒有非入耳出口者所能方也故於承文辭而玩之不

期警惕自生如為人子者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也

居以玩乎易之辭猶承命於應唯敬對之時也動以觀乎

易之變猶祗慎于進退周旋之際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焉非其人道不虛行

既有辭以盡變遷之理於是始得由辭以度其理矣變遷

易經中註不卷之四十

雖不可為典常由辭以度之則見其有典常矣但明而行

之則非人不可也

辭應中二節方應首節此易之書固不可離于人而惟盡

於聖人也不可遠句須包到此或只到父母處位

道有見於全體者循其變卦之詞以度之道有見於一節

者由其變爻之辭以度之則見其得則吉失則凶一定而

不易是不可為典要者於是亦既有典常矣然而如是變

遷之理於吉之趨凶之避則有待於人為

卦爻變動既有其辭則道有辭可考矣由是始由變卦變

爻之辭以度變卦變爻之理則見其得則吉失則凶有典

常而不易矣然神明其變遷之理於事為而趨吉避凶則

非聖人未有不失其正者也

道體無為而人心有覺道雖因辭而顯必待人而行也蓋必有洗心退藏之德而後有齊戒神明之用有圖神方知之體而後有變通鼓舞之神苟非其人則吾心之神不能與易理相流通吾心之明不能與易理相洞徹雖欲以之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則所以為之化裁推行者已無所藉為之引伸觸類者亦無所因矣故雖有典可循而無變可適消息盈虛未必能順而止也進退存亡未必不失正也揆之有常亦無益耳道可以虛行乎哉是變遷之通明之雖在辭體之實在人也故終之以此深有望于人之體之也夫易不可遠則固不可不學又可以易而學耶

易經中說卷之四十一

首節是變之不可與要次二節是辭既存辭以盡變遷之理於是始由辭以度其變之理則不可為典要者今見其有典常矣雖有典常非其人亦不能行也體易者其聖之時者乎

右第八章

蔡節齋之意蓋以書據卦爻辭說道據卦爻之變說與胡雙湖意同今看來以易之為書句總卦爻辭說為一章之冒為道句是卦爻之變上說為本節之冒則不可遂方好貫到尾蔡胡亦可從

易經中說卷之四十終

易經中說卷之四十一

穎川廬

翰子羽著

元嗣廬晉伯進訂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繫辭下傳四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首句亦冒金章次二句總一卦言下二句總六爻言俱未說辭始終或者是說貞悔質是他那全體

介夫以初上為始終不惟與下文犯重且少了內外體一樣說話也觀本義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最盡

聖人於前面必曰八卦成列又曰因而重之則於內外體者已重致意矣蓋八卦者卦之始也內體也貞也因而重

者卦之終也外體也悔也卦必舉始終而後成體況於此

却於一卦上或全舉或單舉或兩頭舉或中間舉或對待舉無非要盡一卦六爻之意義使無遺漏而已其可兩論初上二爻而顧於內外之體獨遺之乎此不通一也或謂於始終而原要之則中四爻在其中是又與六爻相雜犯重矣不通二也今斷當以始終二字為二體質字為全體方是

林氏曰舉終而遺其始舉始而缺其終皆不成其為全卦之體也必原其始之所發端要其終之所成就然後有在內之貞體與在外之悔體焉有陰陽之純體與陰陽之雜

體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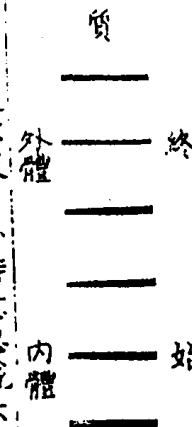
又曰如始陽而終亦陽始陰而終亦陰則為乾坤之卦始陽而終則陰始陰而終則陽則為泰否之卦推而至於六十四卦皆原始要終以為質也

例二

體成

質之

圖



始終正是貞悔時物近欲據畫卦時意思說六爻就六畫上說如或一陽一陰或一陽二陰最雜亂不一然豈有意於其間哉時陽則陽時陰則陰而已是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豈人力私知之所能為也哉故將六十四卦並畫成例觀之自見

如首一卦乾六畫皆陽固也第二卦大壯雜之以上爻之陰第二卦大有雜之以五爻之陰第三卦大壯雜之以五與上之陰是皆時之不得不然者也雖是據畫卦時理勢自然不得不如此者却是自令觀之自令論之也物即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之物

初二三四五上之位或剛居之而雜之以柔或陰居之而雜之以陽間見迭出交加混處承者承乘者乘此者此應者應參錯森然無異常之迹如此者不外時之所適耳時之為陽也則爻不能含乎陽而為陰其所以一而實而為物之奇者固時也時之為陰也則爻不能含乎陰而為陽

其所以二而虛而為質之偶者亦時也

林氏曰六爻之位陰或間之以陽陽或間之以陰六爻之畫九或間之以六六或間之以九但見遠近貴賤隨在而各有其義德順淑慝隨時而各適其用翰按此說六爻兼位恐非但時物雖與愚見不合此說還是

又曰時物如乾之六爻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之各有其時也漸之六爻於干於簪於陸於水於陵於遠之各一其義也推而至於三百八十四爻莫非一節之時物也時非趨時之時物乃陽物陰物之物

或謂如曰潛曰見曰惕乃乾卦初二三之時物推之他卦貞體莫非以時而成於內曰躍曰飛曰亢乃乾卦四五六之時物推之他卦悔體何莫非以時而成於外

之大全載錢氏說翰謂潛見飛躍下陸水爻中本有此物象不消說到爻辭上去今將錢氏說中當去了取字只作象上看亦好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未本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此以下詳說六爻兼辭了此節只單論初上二爻上二句起說爻的意義下二句就着辭上也自此以下便皆據辭義爻兼說也

初爻居下體之下意義難知上文居上體之上意義易知蓋初為卦本其質未明上為卦末其質已明故也本若窮得了則自源徂委便不難知故初爻之辭則須擬議之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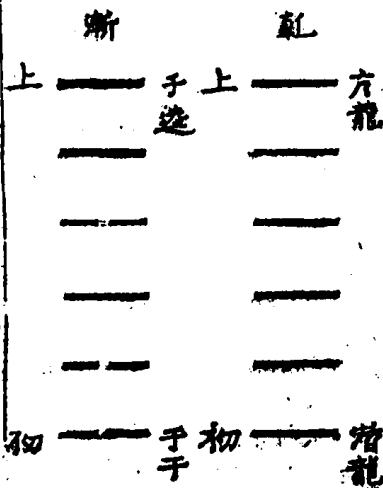
許多工夫後來交辭不過因此而卒成之耳上二句就交之義說下二句就交之辭說亦只主後人據交之義辭見成底說非言聖人畫卦繫辭時也上節同

須知上二句所謂知者知其義下二句則是說辭不得其義則難於擬辭有其辭則義在其中矣

設以乾卦言之初爻意義固難知也必待較計酌量始得夫純陽居下之意而屬辭比意擬之以潛龍則由此而上馴致於陽之極亦惟因襲乎初爻之義而竟其所假之象

其於乾之上爻也不必他有所取自將為九龍之辭矣其假於擬議哉今但據乾漸二卦看亦自明白他卦可例觀也

例初上二爻擬成之圖



介夫謂卒字對初字蓋指上爻何氏依臨川謂初字對終字擬之對卒成之還是

林氏曰初擬卒成如乾之初九擬其象占曰潛龍勿用上

九則曰亢龍有悔漸之初九曰鴻漸于干上九則曰鴻漸于陸是也

陳氏曰下二句從上二句說來惟難知故所繫之辭必擬讓而後得易知則但卒其卦之辭而已

林氏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以後之觀易者言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亦以逆推聖人之繫辭而然也自其初難知至非中爻不備以六爻之辭言也原始要終至惟其時物以卦爻言未有辭在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多不備

此節又總中四爻說蓋上節莫說却兩頭必須還得中四爻為備故又特舉出以填實上節闕處方為完論不消別

說謂互體也

此謂卦中四爻則雜物撰德遠只據卦爻辭上說不必拘雷風山澤健順動止且如困中四爻便有酒食朱紱蹇

金車之類非雜物而何如坤中四爻便有直方大含章括囊黃裳之類非撰德而何若不著中四爻專靠那初二

爻如何成得蓋曰德曰物曰是非初上二爻雖亦具有然未備耳雜之辨之非中四爻則亦莫之備也

胡雲峯以物為雷風八物德為動止八德其在成卦者如此君非中四爻則無以成卦而德物之撰雜是非之辨無

所備也此似亦通但此處方在六爻上說未及卦去而亦不止於三畫之卦也雷風動止之屬只三畫卦可言耳

繫辭中或卑雜物者或卑撰德者或兼有併舉者或雜物中具撰德者或撰德中具雜物者觀之自見是非亦因這上辨出今得舉數卦以例其餘

例中
四交
雜物
之圖

困

赤紱金車 蒸黍酒食

非中四交不備

例中
四交
撰德
之圖

復

致復中行 頻復休復

非中四交不備

例中
四交
兼雜
物撰德
之圖

坤

黃裳括囊 含章直方大

撰德以 兼物 撰德以 撰德

例中
四交
兼雜
物撰德
之圖

遯

嘉遯 好遯 繫遯 黃牛

撰德 撰德 撰德 撰德

晉謂雜物撰德辨是非者來有一句兼三義者如黃牛為物以中順之德言為撰德必如是而後處遯之道焉得却不是辨是與非乎聖人之言上下皆通似不必大分析其

為德某為物某為是與非也不知如何

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是一爻中自辨是非也不出戶庭无咎不出門庭凶兩爻各辨是非也棟隆吉棟桡凶是以雜物辨是非也卜貞吉大貞凶是以撰德辨是非也如同人于門无咎同人于宗吝又兼雜物撰德辨是非也如此類者參伍錯綜有不可窮詰之妙學者但當據此而推類以盡其餘可也

何氏曰雜物者物無不有也而萬物之情備矣撰德者德無不具也而神明之德備矣辨是非者人事之一得一失分別於此也下文遠近貴賤與互體之說俱不可從

林氏曰如龍馬豕雉小大茅棘之類皆有以雜舉之而無

易經中說不卷之四十一

道如剛健柔順中正不中之類皆有以詳明之而無隱且於其物之美德之善者而有以辨其為是於物之馭德之惡者而有以辨其為非如此者初上二爻非不有也然不兼中爻則物雖雜而不足以該夫物之情德雖撰撰而不足以該乎德之蘊是非難辨則亦無以相發明也安能備辨字非是人辨之只是一是一非便是辨

翰謂互體之說胡氏洪氏吳氏說亦可看之而洪容齋說尤可愛但本文不必主此姑舉一以例

朱子詩曰觀象徒勞推互體蓋互體一而觀象繫辭時或者間取此義但以此節雜物撰德為專是此義則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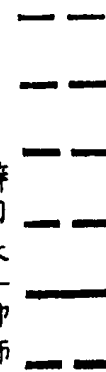
例中

交互

體之

自二至四互為震故五之

師



辭曰長子帥師震子也

噫亦安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

此承上文六爻說來而歸於象首發一嘆只為上文說卦

交中有這些蘊蓄故嘆曰人亦於此而求之則存亡吉凶

無不可知者又不必於此而偏觀之也知者能於統論一

卦六爻之體者而觀之則思過半矣本義只解象之一字

上二句據六爻說是要人以此看爻辭下二句就卦辭上

說又要人看象辭如古人惟去六爻相雜之中而求吉凶

存亡之理則有不難知者若智者只於卦辭上一看則吉

凶存亡之理亦了得一半矣且如師卦六爻說來說去

不過是箇得正而任老成之人底意思訟卦六爻不過是

箇惕中終凶利見大人底意思

此節是總一卦六爻辭了雖與首節相類但首節專說卦

爻此說卦爻辭也

此章不過只據六爻上這信說舉並舉不相重襲妙哉

耿氏曰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大致所歸不出存亡吉凶而

已所以觀是非之要在要存亡吉凶所以觀存亡吉凶之

要在觀象辭而已

吳陸川曰噫嘆美辭存亡者陰陽之消息吉凶者事情之

得失要其存亡吉凶之所歸則六爻之義居然易見可指

掌而知矣又謂知者能見事於未形雖不觀六爻之義但

觀卦首之象辭則所思已得十分之五六矣蓋象辭或論

二體或論主爻或論卦變悉易之義是以不待觀六爻而

已可見也

林氏曰知者窮理得要因畧致詳不必遍觀六爻惟觀卦

下之象精思其取義立言之所自則於存亡吉凶之理雖

未能盡識其幾微而宏綱大旨固已默會於全卦所該之

中獨得於象辭言意之表矣不曰思矣而曰過半是聖人

鮮氣從容其道理亦只如此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辭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

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矣用柔中也

此下二節又於中四爻中各舉兩爻對言之大段是於卦

之中爻分其類而詳其義也

此又于中四爻中舉二與四來對言之却只就位數說不

無盡固不似若夫節併舉四爻亦不似他兼位畫說也

二以陰居下體之中四以陰居上體之下其為陰同也而

其去五之君位則有遠近之不同其善不同句冒多譽多

懼蓋言二之辭大率多有美稱四之辭大率多有危意其

善之不同如此其所以不同者一則以其近君一則以其

遠中也近也頂多懼柔之為道以下頂多譽相對看无咎

即多譽意

單舉
二四
位說

君

陰位

同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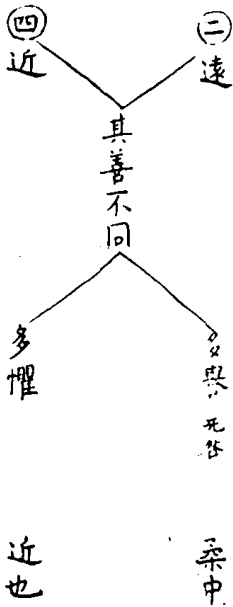
利

多
位
中舉

柔多
中舉

大有光
柔中
利

本節文勢圖



柔不能以自立必賴剛而後立不利遠乎剛也而二遠乎五反多譽而得元咎者以其居柔得中而不偏於柔也所謂柔者以二陰數所謂中者以二在下卦之中也用字不輕者也

童氏曰本義皆陰位是原二四所以同功言其皆做得柔順之事業也不可便認皆陰位做同功翰謂大段功位善三樣也

羅氏曰二與四皆陰位是其功則同位有遠近是其位則異也其善亦不同多譽多懼正是善不同處近也二字是說二之所以多懼柔之以下四句是說二之所以多譽也何氏曰四之多懼者以處近君之位乃危厲之地故也陰

柔之道遠則難換二柔遠君宜有咎也而无咎者以柔中故也二之在卦者有六十四雖未必皆舉大率多譽也四之在卦者有六十四雖未必皆懼大率多懼也

柔中之德行之於身而措之於事即謂之用也蓋發之於政為美政施之於事為美事雖見其柔而不見其太柔雖非用剛亦不至於無剛此其所以多譽者非倖也宜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此又於中四爻中舉三與五來說也柔剛二字却又兼畫說也

三於位為陽五於位為陽功之同也三居下為臣五居上為君位是以有四大率凶五大率功所以五為君

而貴三為臣而賤有貴賤之等此所以或多凶或多功也

林氏曰三雖未能以無功而凶則居多五雖不能以無凶而功則居多所以然者五為君而貴居可致之位操可致

之權此所以多功也三為臣而賤志不能以自遂勢不能以自裁此所以多凶也

何氏曰五爻吉利之所在即功也非謂建功之功

單舉

陽

同

利

三五

功多

多

位說

貴

異

利

為君難為臣不易若以柔為處之自是稱他不過凶固不能免矣唯剛則所謂君健而臣貞矣為足以勝之如臨之甘臨師之與尸三之柔而危也離而咸嗟豫而貞疾五之柔而危也有之享天子謙之萬民服三之以剛勝也此之顯比蹇之明來五之以剛勝也固不能盡舉矣

三五
柔危
之圖

離為望 睽為配
兌為心 艮為山
震為雷 師為衆
坎為水 比為親

三五
剛勝
之圖

比親比 有天子
震為雷 艮為山
坎為水 比為親

胡氏曰此二句兼三才而言賁不頂同功自三言之固多凶矣以柔居之則以無為之才而處難為之地凶固不能免也自五言之固多功矣以柔居之無大過之才當大過之任功亦不能成也此柔而危也若以剛處之位之賤者則正直中和之德足以成正君若俗之功位之貴者則強毅明敏之才足以勝授大過艱之任此以剛勝也林氏曰以柔居者則委靡不振若失其所以君臣失其所以為臣三固多凶五亦不能多功也以剛居者則沉毅有斷君克堪平負荷之重臣克堪平責任之艱五固多功三亦不至於多凶也是三與五所職者雖異其趨而稱其職者則均其難矣

本節
文勢
之圖
三
同功異位
賤一多凶
其柔危其剛勝
貴一多功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廣大悉備只言其無所不包不是四樣平看字下文有天地人之道正見無所不包兼三才以下所以明其有天地人之道蓋言盡自下以至於六豈有他義正要以上二爻為天之陰陽中二爻為人仁義下二爻為地之柔剛以盡夫三才之道不但一畫之卦特具夫三才而已也則所謂易有天地人之道意以此可見既具有此所以所謂廣大悉備者又可見矣

所載有限而於理不能無遺不可謂之廣大悉備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而為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法象雖至淺而奇偶雖至偏也而其體之所包括者則無外合而言之卦體統一太極推之六十四卦一至理也分而言之爻各具一太極推之三百八十四爻一妙道也無言而無所不言蓋有盡天下之理矣

倪氏曰易之為書本於太極之相生而成於奇偶之摩盪象數雖有形形器雖可見也而中之精蘊所彌綸者則至大而無所不有也下文見得

胡氏曰有天道三句在易上說與說卦立天之道三句不同蓋上焉於天有天之道卦畫觀然在上者有天之象焉迭運不窮而妙於無聲無臭之中者已妙於其內也中畫眇然中處有人之象初畫賁然在下有地之象則夫根本於心而見於處事處物之頃與夫幽明之理見於南北高深之中者固無所不該也

三畫之卦具三才之圖

天 人 地

此所謂三才也

才惟三而才之道則六不可混而一之蓋天地人者三才也天道有陰陽人謂仁義地道有柔剛是二合六矣

易經中說才之道

六畫具三才之道

天 人 地

所謂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有天道三句正是在六畫上說下三句正是畫此三句意本義只從兼三才解起而上三句之意在其中蓋三畫已具有天地人三才矣通此而各倍其畫為六六者亦非有他義不過畫此三才之道也如三畫卦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固具三才然天之道有陰陽地之道有柔剛人之道有仁義其道各有兩端靠三畫卦不能盡也必六畫方盡得此義故於八卦成列之後必因而重之此因

重之不可少也

中三句實上二句下三句實中三句蓋有天道三句見廣大悉備兼三才以下見有天道地道人道非小成大成之說

兼三才以下只是申上三句有三才之道意却總見其廣大悉備也蓋兼三才以下申其所以有天道地道人道也不欲如時說分有天道三句為三畫底兼三才以下為六畫底平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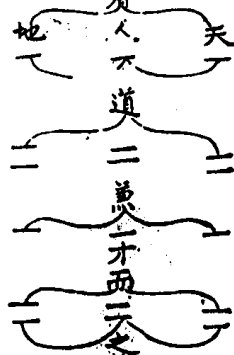
若以有天道二句只在三畫上說則此上不宜無所明言况三畫字已各含陰陽仁義柔剛六義與下道字無異矣何必妄生異議為三畫六畫兩平之說而不為一串相生之言蓋不悟本義之旨而差認之也

上有天道三句已是通六畫言下文皆中足此意以見六畫之易有天地人之道也本義是從兼三才解起決不可以上三句作三畫說以下作六畫說

須知三才字只當得天地人三字必至下文添道字方完得上文天道地道人道三道字今人看書不仔細分別一縣以三才與天道人道地道道為一例遂以上三句為三畫下三句為六畫何其未審耶

誠齋說欠安只可云使非兼三才而兩只以三畫具三才則二陰居中是地為人初陽在下是天為地兼之則各有陰陽矣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有人不道二兼一才而三之故其道也



易書廣大悉備何也有天地人三才之道也何以見之蓋三畫已具三才而於三才之道則未備也仰觀於天天道有陰陽晦察於地地道有柔剛中觀於人人道有仁義是三才之道莫不以兩而後立也如三畫之卦初為地二為人三為天止此而不知因而重之則天有陽而無陰人有

義而無仁地有剛而無柔矣。足以見易道之廣大而無
 所不備也。哉。今不惟於地之一而兩之以為初為二爻於
 人之一而兩之以為三為四。不惟於人之一而兩之又於
 天之一而兩之以為五為上。是兼三才而兩之也。夫兩之
 於天則五為陽上為陰。一天道之陰陽以兩而成象也。兩
 之於人則三為仁四為義。一人道之仁義以兩而成德也。
 兩之於地則初為剛二為柔。一地道之柔剛以兩而成質
 也。亦不過三才之道而已。此卦之所以六畫此易之所以
 有天道地道人道而廣大悉備也。廣字以量言大字以體
 言。悉備又廣大之實。

三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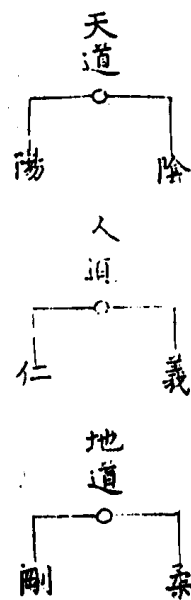
人 地 天

三才與三才之道自是不同觀者須有分別則本文大意明矣

三才

之道

之圖



易經中說：卷之四十二

近看有天道爲三才且不必說爲易之有到六以下方
 見易有天地人之道而廣大悉備也兼三才而兩且未著
 易似還在天地人上說未蓋天道以兩而成象人道以兩
 而成德地道以兩而成質不惟兩其地矣而又兼兩其人
 不惟兩其人之而又兼兩其天是一之中各含兩而三之
 中通含六也向爲三畫但具三才而義則未盡也蓋三才
 之道莫不以兩而後立故聖人畫卦亦必以六而後備是
 以由小成而大成由與體而悔體不獨有下之一爻也而
 又有初二爻爲不獨有中之一爻也而又有三四二爻
 爲不獨有上之一爻也而又有五上二爻爲六位時成而
 遂近貴賤乘承比應之森列夫豈有他道哉誠以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開一則失其所以為天柔剛開一則失其所以為地仁義開一則失其所以為人矣故重之而為初上之畫者不過取其為陽為陰而實天運之全也重之而為三四之畫者不過取其為仁為義而實人道之全也又重之而以下二爻為地則奇以居地之剛偶以居地之柔而剛柔成質所謂有地道焉者亦此也有形之畫寓夫無形之理形下之器妙夫形上之道此易具三才之道所以為廣大悉備也歟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一句當與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位而成章同意者

林氏曰兼字與兩字不同兼者言不但物其力又兩其

易經中說

人兩其地是兼以三才而兩之也此即因而一之義上道字該陰陽剛柔仁義翰按林說兼字是大全非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節詳易之所具亦見得易書廣大悉備此節總據爻畫上說而位在其中不言而自存也本義二位字以所處字看之

道者三極之道即六畫也道字在變動上不可忽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變動據據著說在卦底變動也不似陰陽老少專在策數上說此是歸入卦上底變動也

本義卦之一體卦字在道字上說一體在變動上說道有變動此爻所由名也

朱子語錄之意想是以陰陽老少之變為著策之變此處變動據著爻說也道是全體也言全體中有一體變動却喚作爻蓋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若不是變動恐還只叫做卦畫而已也不叫做爻此爻畫之別

此變動即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按朱子語錄謂是之卦中變動如同人之遊則同人之初變動矣始之乾則始之初變動矣此之謂一節之變故曰爻蓋既有變動了便或承或乘或此或應皆見得雖說一體與說六畫說三百六

四九一

易經中說

三才之道六畫是也六畫看那畫動便叫做一爻一爻卦三三在版策上只是六畫如占者所值訟之渙則訟之

第四畫便是人道變動便是當動爻象此則謂之第四爻也此則所謂六四也舉此一爻與六爻一般與三百八十

四爻一般既有爻便有遠近貴賤之差着形位了不謂之物而何此物與上章雜物之物同如乾上貴而無位屯初以貴下賤漸之漸遠乎水需之去險愈近之類分明有物

形可指陳矣然其紛然雜陳之山巖然可見也斐然成意也然其紛然雜陳者又有當不當焉此所以有吉凶之別

也徐進齋以陽居陰陰居陽為不當亦太拘蓋陽亦有居陰當者有居陽不當者陰亦有居陽當者有居陰不當者

不盡然也

彼此不一形位各別是亦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曰物而
又經之以陽緯之以陰錯之以奇綜之以偶雜然相當
然有文之可觀故曰文

林氏曰大抵交物文字皆是從來有此名故於此釋之
又曰易卦有三才之道則易之所在道之所在也是道也
流行於六畫之間一節有一節之變一畫有一畫之變則
謂之交蓋交者交變之義也是交也或連或近或貴或賤
之相懸則謂之物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物何以謂之文
蓋必至錯綜而後也交之位剛不一於剛而剛之以柔
柔而剛之以剛如日月星辰之變天也如水

易中說

土石之麗乎地故曰文文何以有吉凶

其得失也而易之文有以陰居陽以陽居陰而為剛柔之
相雜而不當位者有以陽居陽以陰居陰而為剛柔之一
偏而不當位者當位則惠迪而吉也不當位則從逆而凶
也故吉凶生造化之間所有不外乎易書之所載如此則

易之廣大悉備益可見矣

何氏曰此承上文三才之道歷舉易中所有之名物而各
推其所自也或謂爻則道之應遷物則道之散見文則道
之昭著而吉凶則道之貞勝者此不必依蓋物文吉凶不
過是相承說下非皆承道而言也翰謂蓋亦莫非道之所
在也

胡氏曰五上圓天之道也五上之間陰陽相錯是天道
動於上矣地人如之

倪氏曰是道也或奇偶相滲九六相推流行於一卦六虛
之中此所謂往來交錯之義也故謂之交是交也或同體
異居而有遠近之差或同功異位而有貴賤之等是則道
無方也而物則有方道無體也而物則有體不見不聞顯
於見聞之著矣謂之曰物宜矣

陳氏曰此章在廣大悉備處斷此一句是冒頭下二節正
見廣大悉備也

于氏曰此節是畫具夫理次節是理顯天占

易中說

三才而兩之有天道地道

文章

易廣大悉備

道有變動曰爻曰物曰文曰吉凶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又王與紂之事
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
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旨也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亦一言以蔽之曰其要无咎
末世與盛德對看一是方興意思一是既艾意思此只在
殷周上說下文直指出紂與文王來文王處紂之事所謂

懼一終始其要无咎而危者使平也故其繫易辭也危

須知此章只是繫辭五定辭之一字以危平易傾作骨脉

其辭危三字冒下文六句每半兩句正是繫危處其道二

句同據此兩句懼以二句亦據此兩句說也易之道也雖

總申上文還在這兩句上較重蓋下四句不過據危者使

平易者使傾兩句言故也觀本文亦可見

一節其辭危

其辭危

勢

其辭危

其辭危

其辭危

其辭危

其辭危

其辭危

其辭危

其辭危

其辭危

其辭危

其辭危

其辭危

其辭危

其辭危

其辭危

其辭危

其辭危

其辭危三字冒下文六句每半兩句正是繫危處其道二句同據此兩句懼以二句亦據此兩句說也易之道也雖總申上文還在這兩句上較重蓋下四句不過據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兩句言故也觀本文亦可見

宜也觀乾九三居下之上乃危地也有乾乾惕厲之象補

過之理聖人得不繫之无咎以使之平乎

其辭之所繫危懼者則命之以終吉或无咎以使之平辭

之所繫慢易者則命之以凶或有厲以使之傾如訟之

場中則吉履之虎尾下噬先甲後甲雖蠱而元亨乎號有

厲雖夫而利往皆危使平也坤之先倡則迷而失道小過

之上則逆而不宜井雖幾至而羸其瓶則未有功既濟沍

濟而濡其尾則不續終易不使傾乎總是無箇安底意思

危平易傾易之道也是道至大而無加貫徹於全經二篇

之中假象示占稱名取類物雖有百皆此危平易傾易之

道之端叙物物此其日不辭外之也又復是箇安底物

物物之雜物之物十之物是系辭之繫物也如

飛鳥宜下則大吉震來虩則笑言啞啞危者使平也小狐

濡尾无攸利无妄匪正則有青是易者使傾也推此則所

取何物而能廢此義乎危之於前則得平安於後易之於

始則必傾覆於終是不惟懼之於始而又懼之以終使人

謹終如始也其所以如此者大要不過欲人補過歸於先

咎而已總亦無箇安底故曰其辭危又曰此之謂易之

道也

其道甚大二句只就易辭說危者平易者傾易之道也此

道甚大而不可加故凡百事物必以危而平以易而傾不

能廢此道焉胡氏謂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內則

祭祀婚嫁外則建侯行師得失之報雖異而皆莫夫一理之順逆以慎而往必免失不容而行必害成未有危不平而易不傾也林氏謂天地間之百物其得以平安者皆自危懼而生未有倖致之禍其至於傾覆者皆由慢易而致未有倖免之禍倪氏曰自一自以遠於萬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者凡物皆然也此皆泛說而於意有發明者故備錄之胡氏曰易道之大實所以周民之用也辭之所之危者固使乎矣易者固使傾矣能使天下之人惟恐不危以致其平惟恐或易以致其傾而漸然易陽而懼又終始焉是曰

易曰曰平曰傾

而難觀其肯趣無非

利免乎凶害以得乎今而已直無益之十哉不徒具

至道而又周民用之此所以為易之道也是贊美之意林氏曰辭之危正欲人終始一懼以承之辭之易正欲人

終始一懼以承之若惟平是期者其災歸於平惟傾是畏者其幸免於傾矣豈有他哉此之謂易之也懼以終始

易為之懼也作人自可懼恐未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如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如知阻

健順不可分聖賢總是聖人亦須有兩樣當時說者以此節無人字遂以乾坤情理說下中庸惟天下至誠能盡

知險則不殆於險知阻則不困於阻便有箇輪旋在裏面故曰不敢易以處之也今順本義但觀至健則所行無難故易然其於事有以知其難而不敵易以處之是以其有憂患則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至順則所行不阻故然其於事亦有以知其難而不敵易以處之是以其有憂患則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無易者之傾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上言至健至順之法知險知阻此又言至健至順者能說

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此節只言乾坤之別生

之由者此本之知險知阻來正見至健順者知險知阻而不

陷於險知阻不可作知險知阻之所以然下文方是所以然

處此節雖為知險知阻說然意義寬大當廣說知險知阻者

只在這下見

若以險阻看此諸心是能會險阻義理於未來研諸慮是

能審險阻之理於既來說諸心故何者為險阻而凶何者

為非險阻而吉無不有一定之則焉研諸慮故何者為當

勉於趨者何者為當勉於避者無不有以成其事焉定則

有卓然之見成則有必然之為固非搖搖於吉凶之途亦

非徒知之而不果於趨避者也

其性亦可謂非至誠之聖人者指卦名指天地者皆言知陰知阻不敢易以處之者有欠通也

乾是至健凡事皆在其下無難者然於陰處便知之而不去蹈他坤是至順却不難於事為故有阻在前便知不自去犯他大段乾似箇大有為底常俯視萬變故有自處臨下之意坤似箇大有守底如處柔而不屈故有自下趨上之意須要想像他那景象

朱子曰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陰陰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簡承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思自上而下來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陰自下而上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阻

又曰他只是不直掙一箇自別有一箇野志多知子也又曰則以天下授我相似

又曰易之為書大槩要人謹密戒懼以免患難若恃其至健而不恤陰難豈易之道耶

翰據文公之說則知至健至順底既不自陰不恤亦不畏陰自止豈自有一段行權之方處之之道所謂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既以舜為至健而知陰

為其至順而知阻者乎
本義甚明盡須仔細看不敢易以處見得自有箇不易不簡底時節如乾固易當陰便知陰而豈改易也有憂患字須看不可忽介夫曰所以二字只承上文知陰知阻而言

定吉凶只是事未來吾心之吉凶一定在這裏了只是箇理而已

此節雖不專泥上文陰阻然亦包有陰阻意思須不放此意氣脉方貫理是事物之理

能字須與他看出蓋據他上文至健至順者說來又言他能如此也如云這乾坤者能於事之未來而心與理會能因事之既來而理因應審能定天下之吉凶又能成天下之亶亶者則知陰阻而不陷於陰阻在其中矣只是應發之亶亶者則知陰阻而不陷於陰阻之所以益克所據也不如此說乾正大惟心與理會則於天下吉凶之理皆卓然推理因心而則於天下者皆真知當勉而

人於趨避時情或而不終大段不真理亦似不緊要相似

成字是入所難底是成其所當勉也定之成之正是知陰阻而不陷於陰阻處

天下吉凶之常人非全無所知也但私欲一萌便以吉為凶以凶為吉而莫能定矣趨吉避凶人孰無是心也但事到面前多因循苟且不果於趨避故能成者難定吉凶是於天下之理卓有定見成亶亶是物來能應事至能應意

者字就事說是言天下事有當勉於趨者有當勉於避者彼則果趨其所當趨者果避其所當避者是成天下之亶

疊者也

胡氏曰乾坤不特知險阻而已蓋其事未至而物未來也於天下之理表裏精粗浸灌浹洽有攸然自得之趣是能悅諸心矣及其事之至而物之來也隨有觀理因時制宜有極深研幾之妙是後研諸慮也

倪氏曰惟能悅諸心則方寸中事物物各有定理如是而吉如是而凶灼然知之而不昧吉凶定矣惟能研諸慮則日用間可否各知所往吉則趨之凶則避之毅然為之而不怠疊疊者成矣

林氏曰惟其說諸心則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即典禮之通明失行之報入之必先知之而有以下之吉

山其研諸慮也者之從違取舍無不一理之順而成踴躍之機以見者勉而避之不險阻者勉而趨之而有以成天下之疊疊也

何氏曰本義乾坤二字以應事先後言與上乾坤二字不同曰天下者是凡事皆能成之定之非是定天下人底吉凶成天下人底疊疊也

兩節
分隸
夫
至健易知險
旺說諸心一定天下吉凶

之圖
坤至順簡知阻能研諸慮成天下疊疊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上二句吉凶之所在也下二句則無卜筮而知吉凶底意

思此節且不必揅入聖人看只是這樣論下節方說聖作易變化是天道云為是人事於此象之而知一定之理

吉事有祥兼天道人事於此占之而知將然之機

變化云為天人之迹也吉事有祥天人之兆也有祥在天

人上見如履雲景星祥露之草祥之見於變化也動容得理言默適宜祥之見於云為也象其迹則可以知一定之

理占其兆則可以知將來之機此只論其大理如此不可主聖人說觀本義有可以字并無聖人字可見蓋到下文方露出聖人若真能象之知焉占之知來則非聖人不能也

此
至可以知器上事以知來則聖人所
諸心研

此
慮者此也
未嘗
自於卜筮而後知無
只言外

見

此節只見得聖人之說研定成者本諸此也但本文不可添入聖人字

自其顯而言之造化之變化人事之云為是易理之所在也故象之可以知器者事理之已然者也自其幽而言之吉事雖未至而有祥之兆亦易理之所存也故占之可以知來者事理之未然者也

顏氏曰變化二句不可指理說皆以事言乃易理之所在也

項氏曰云為即言動也

胡傳曰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孽孳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晉獻公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迄盈數其必有眾翰按此可謂吉事有祥卜偃能占之以知來矣

倪氏曰以易理散見天下者言之有自然而然焉者如陰陽變化而消息盈虛之無窮日用云為而動靜語默之不一此易理之有定也一有將然而然焉吉事通於天必有祐之幾兆一兩端亦通於人必有預祥

此易理之一見也化云為則其知者

此易之則可以知也謹於變化之間而知天道貞常之運此度於云為之際而知人事一定之則器有不難知者矣吉事有祥則幾已動而可驗於此占之則有以知來據其祥之兆於兩間者而知天道之必吉即其祥之兆於

四體者而知人事之必吉未有不難知者矣

林氏曰承上文所謂悅心研慮者豈假術數推驗之煩意思測度之私哉蓋亦於造化之理有徵焉者變化云為有象可擬也考迹以觀其變執古以御乎今則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可默識矣吉事有祥有理可推也探賾以索其隱由微以察其著則理之將來而不可測者可昭晰矣

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所謂說諸心而定吉凶者此也所研諸慮而成彖象者此也使無可知之理聖人亦何所據而然哉

何氏謂此承上文而言聖人所以定吉凶成彖象不過以此理定之成之也林意亦如此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變化云為吉事有祥吉凶之所在也象之知器占之知來則無卜筮而知吉凶也此聖人之能事非衆人所能與也作卜筮以成天地之功則既竭目力繼之以規知準繩之意也百姓得有所知知吉凶則有以與聖人之能矣余

說不可

此易理之一見也

中有祥之知也

外之本

可以知器占之本一知來也惜百姓之愚日用而不知也聖人成能蓋緣聖人能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能說心研慮定吉凶成彖象知陰陽於凡天地貞觀之能皆有以了然於心故作易以成其功焉易一作而天地之妙皆具於易矣故以易而謀於人鬼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聖人之所能焉蓋亦得以知器而知來也

聖人成天地之能百姓與聖人之能

天地設位在那裏儘有道理在亦無奈何人何還得聖人成他那些事成能自作易而言也

於人而謀之是人謀言將此易商確於人於鬼而謀之是

鬼謀言將易去據著明於易依洪範

人謀鬼謀還是以易言之聖人既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皆得以將此而成世之人謀之鬼而與聖人之能矣

天地設位一旬包上一節意在成能旬包下二節意在兼

先後天象辭俱在或亦兼爻上觀下節告字字分明就

不能告上說蓋天地能顯其理不能告之人能使人由之

不能使人知之故聖人成其能

聖人不假卜筮而知吉凶百姓假卜筮而亦知吉凶則聖

人之所能而百姓亦有與焉

首節似言聖人可知三節似言聖人之所以前知者

則聖人之一也也如言聖人以明於通而察

易之故果一神也

氏用意即下三則

所作之

易也

胡氏曰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變化云為至著而可見

言事有祥至顯而不隱象事可以知器也占事可以知來

也天地有自然之易不能以告之人必有待於聖人焉聖

人即至健至順者或以象告或以情言或以利言或以情

遷天地不能言而易代其言也易既作則象辭變占皆能

告乎人矣故天下之人志有所疑而不能定者既謀之於

人以度可否不能決者以筮問易而謀之於鬼以決之焉

由是因其象之言辭之言變之動占之值而觀象玩辭觀

變玩占之下亦得以定吉凶而成趨避矣此聖人成天地

所不能成之能百姓得以與聖人所已成之能也

林氏曰上言聖人不假卜筮而自知吉凶此言聖人教人

卜筮而使知吉凶二能字不同成能之能天地之能也與

能之能聖人之能也

又曰聖人以其具諸未盡者而聞之於有畫于以洩天地

之秘藏以其涵於無言者而著之於有言乎以補天工之

少欠立象制度以研天下之繁辭定占以極天下之源

象占辭變之所示者皆天地之能也不有賴於聖人而成

耶由是明於人而謀之以決其疑出於鬼而謀之以致其

用咎百姓之愚其因之以決而知吉凶其急者因之

以成趨避是也

寶與能上言

來聖人知極其

胡氏曰

作易只在聖人成八卦以下不可作作易之事陳氏

曰八卦以象告先易之易伏藏聖人成能也爻象以情言

後天之易文王周公聖人成能也上節聖人即此之聖人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承上言所作之易正聖人成天地之能而使百姓之與能

者也本節還散說不可以剛柔二句轉上蓋八卦句以三

畫卦說所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者也爻象以情言以辭

言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剛柔二句以六爻言所謂

因而重之爻有等物相雜文不當而吉凶生者也三既具

是三樣不相混

或者聖人多以三畫者叫做卦六畫者叫做爻

象是那純陽純陰雜陽雜陰之象情是那些大小陰陽承乘比應底情剛柔雜居是那些六爻相雜處自與八卦句不同

八卦象告爻象情言王以剛柔雜居而吉凶於是可見故以象告者此也以情言者此也不然則卦之所告者何象所言者何情耶以愚見三下說似潔淨以下二句承上便費點綴但時說多是此意遂存 二于後

陳氏曰剛柔雜居言卦爻總承上一句而言以象告者告

乎吉凶也以情言言吉凶也而所言之吉凶必於剛

柔知而可也言之中時有消息之

一之異此言八卦之體則謂爻象既

繫則象言全體之

爻之辭則謂之情言卦之所以消長當否辭之所以全體

一節而各有吉凶者以爻畫之剛柔雜居則有可有否而

吉凶可見也

倪氏曰易理示於天地無象也百姓不得而知伏義成天

地之能於是畫奇偶以成八卦乾兌離震列於左巽坎艮

坤列於右皆天地之精因畫以明而象之所示者深也易

理示於八卦無辭也百姓又不可得而知有周聖人成天

地之能於是即卦爻以繫辭本爻之性以繫爻辭本卦之

性以繫象辭此八卦之蘊因辭以發而言之所示者明也

然所謂象與情者豈外剛柔雜居之間哉誠以天下之言

凶固不可得而預見亦不可得而盡見也今觀一卦諸爻有則者焉剛固居之而柔亦居之有柔者焉柔固居之而

剛亦居之一雜居之間有當與不當之殊當者為得則吉

也不當者為失則凶也而吉凶可見矣此則得失憂虞因

之而具所謂象也而畫卦以告人者此也好惡攻取困之

以生所謂情也而托辭以告人者此也夫一剛柔雜居而

吉凶可見則以象告者豈不要而明以情言者豈不簡而

盡哉

林氏曰八卦以象

以情言然豈象自象而情自情

四位之當者誰未

其為言

為一而知然世目

情乃象中所具故辭亦因卦而

繫者也

翰按林說又與倪說不同倪似以吉凶為象為情林似以

則柔為象言凶為情也依林頌乾爭

變動以利言言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

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

凶或害之悔且吝

上節分明就聖人所作之易具之於書者如此此節分明

是有箇占者在此了無占者在此何以有變動吉凶蓋變

動吉凶是占者所植當動之爻象占辭也此節是因占者

而告之以玩占之法也末節朱子大全意亦是如此

變動是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吉凶是占者所值卦爻之辭

變動固是由撰著而得者然變動只在卦爻上說此變也

吉凶是由變動而見者然吉凶亦在卦爻上說此占也可

見變動吉凶皆指卦爻上底但田撰著而得之耳或指著

上變動誤矣

吉凶冒下吉凶悔吝利害情字月下愛惡遠近情偽言蓋

下文吉凶悔吝利害即吉凶之占也愛惡相攻遠近相取

情偽相感即變動也一箇生字當上一還字下面正

一利即吉之害悔一凶也

法也蓋言占辭中

命之以此者則未之助言今聖人舉幾箇大例發繫占者

之意以示人使玩是占者便要知得是這箇意方好今本

義中所發明者莫非此意學者宜其盡心乎

變動有卦之變動或本卦變動或之卦變動是也有爻之

變動或多者為變或少者為變是也卦爻既有變動則示

人以趨避之方而決從違之路所以通志而成務者在是

矣非以利言乎卦爻之吉凶非有定例如太玄之為者但

個卦爻之情何如耳情之美者則辭隨之而吉情之惡者

則辭隨之而凶是吉凶者以情而遷耳下之便是以情遷

底事實也

愛惡相攻而吉凶生蓋言占者所值當動卦爻之辭有吉

凶也吉凶何自而生以本卦本爻有以愛相攻之情故吉

之辭所由繫有以惡相攻之情故凶之辭所由繫是吉凶

之辭生於愛惡相攻之情也下文意思不過如此此下四

段看

下四

句申

上一

吉凶以情遷是故

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近不相得凶害悔吝

四句

靜則

語意

相得

之圖

動則

玩

玩

攻

心

攻

五

以

情

感

也

三之近陰履六三之履乾豫六三之近四皆近而不相得者也俱泛在六爻上論不必謂某句是為應爻說某句是在此爻上說則拘定矣

相取是不好事悔吝不在遠近上在相取得不得上得遂所取則吝生不遂所取則悔生蓋相取而得似吉也則趨凶而吝矣如終訟受服而禱之是也相取而不得似凶也却知悔而趨吉如野豫悔亢龍有悔之類是也如此看方得悔吝意不然終是中間介乎吉凶二者之間底一段

近而相得遠而不事手直可言也惟其所居承乘比應之

有相尤一相

而無相親

攻或以

則十不

害隨之

死而悔

吝則之矣此亦所或有害之害之意與悔吝四干看要畫四樣事或在不相得則凶句或害之而悔且各一連恐未安

項平應謂命辭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故觀其辭可以知其情所謂告人以玩占者如此

林氏曰既有象辭以立其體斯有變占以達諸用方其據著求卦之時分揲掛初而陰陽老少之相盪卦爻雖未成而所以開物成務通志定業者已權輿於此是以利言也及十有八變之後變在全體而吉凶見於卦變在一節而吉凶見於爻然吉非自吉凶非自凶也卦爻之情向於吉

則占辭隨之而吉向於失則占辭隨之而凶吉凶以情遷

何如卦爻中愛相攻則吉生惡相攻則凶生情之宜者遠相取而悔吝生情之睽者近相取而悔吝生情相感而利生偽相感而害生夫愛惡之異性遠近之異居情偽之異行皆足以生吉凶然所居之位尤其大要也故易之情近而相得遠而不相得固無害也惟近不相得則猜忌易生嫌隙易起以惡相攻所以致凶者此也以偽相感所以致害者此也以情之睽而相取所以致悔吝者亦以此也易爻之辭以情而遷此有象辭有變占皆聖人作易以成天地之能而使與其能者也

曰重以言害

合

行師利涉川利攸

利言也所謂功業見乎變也辭

延後利

是於著卦之外則善之占曰子曰利皆吉也曰皆曰吝皆凶也吉凶情遷皆兼卦爻所謂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也情相與而不相遠者愛相攻也則彼此相得而吉生情相遠而不相從者惡相攻也則爾我相賊而凶生遠者近者各非相應之正也而取之以求應則遠者情易以睽近者情易以私悔吝生焉以中應中正應正愛相攻而出於情也則有其吉而利生以不中應不中正應不正惡相攻而出於偽也則有凶而害生是惡相攻固凶偽相感固害遠近相取固悔且吝矣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是惡相攻

也則無不凶矣即傷相感也或致其害矣即遠相取也
無不悔且吝矣是凶害悔吝在他或得其一或得其二惟
近而相得則無有之所謂吉凶以情遷也

何氏曰變動是據著所值之變動無動與靜之卦爻言卦
爻變動以趨吉避凶之利而言也吉使之趨固以利言凶
使之避亦以利言也即功業見乎變之謂

陳氏曰吉凶情遷處見得是變動之情得則吉以遷情失
則凶以遷是故下三句雖是申吉凶情遷向其實變動句
亦在裏面凡易之占自承上三句而言

安吉凶悔吝正
變動爻象上底占辭則陳謂爻
但承上三句也欠
不欠也

觀近而不相得也
則近近處皆有悔吝也

叛者其辭也中心者
其辭故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不但易之辭以情而遷人之辭亦以情而遷也此節則即
人之辭以情而遷明易之辭以情而遷也曰叛曰疑曰吉
曰躁曰誣善曰失守皆主情上說叛恐只是他心中與人
將睽乖不合底意思正是背實棄信也叛而辭慙如所謂
心不負人面無愧色者也疑亦只是他心中有些搖惑不
定意思故其言無根一處也如孟子於繩墨把得定則千
門萬戶自在也何技之有吉人辭是則仁者其言也訥之

意也艮輔有序而易傷順者無有中心疑者無定見失
其守者無定力也蓋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則言之發未
不本於心者也

何氏曰此言人之辭其慙其狡其寡其多其游其屈皆本
於人之情叛疑吉躁誣善失守而然也所以明卦爻之吉
凶悔吝利害之辭本於愛惡遠近指偽之情也是以人之
詞明卦之辭耳

又曰辭字對多字非不言也有節而不多也辭簡而理明
語約而理備者

不循人之辭因情而遷乎故
言與實遠也

不妄動者有德之吉入也則
而人其言矣矣中心輕率而不安靜者

則其辭輕以疾而已不知其煩矣以是為非
以擊

定力者則其言固而滯而不伸人之辭本乎情如此卦
爻之辭因情而亦猶是也

右第十二章

嘗因是而論者心之鼓而辭氣亦所以為德之符
也故慎言語所以慎德而脩辭立其誠亦所以居業也
言之於人其可苟耶取孟子項氏之說并列於此

易經中說卷之四十二

賴人盧 翰子羽著

元嗣盧晉伯進訂

同郡王道增益甫閱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輝以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本節大意總是于聖人作易處敘其事而著其妙也蓋易有著有數有卦有爻用著起數立卦生爻若聖人之作易也著何由而生幽贊神明而生數何由而起參天兩地而起卦何由而立觀變陰陽而立爻何由而生發揮剛柔而生卦爻既具而凡道德性命皆彌綸于中夫以聖人作易而至于此功亦極矣故曰作易之極功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一句總冒一章非與幽贊句相連也著數卦爻四股各自為說亦非相襲者只道德性命為卦爻中事故本義分節為一串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幽贊神明而生著
參天兩地而倚數

觀變陰陽而立卦

發揮剛柔而生爻

和順道德理於義
窮理盡性至於命

幽贊神明而生著 只著是易上事幽贊神明但言著之所

由生耳蓄之生却本王道得上來不本作易上來蓋非善則無以為誦筮之用無以求卦爻之動有者則得以今據掛初而求易有具矣故為作易之始事

參天兩地而倚數朱子謂據著上說者蓋為指數字說耳七八九六是非謂參天兩地也參天兩地但言數之所由起耳有數則陰陽老少如指諸掌而成卦有其據矣參兩是活字

徑一

圓三

一合

三圖



天體本圓者徑一而圓則三於其三而各言之是其為奇數者每居其一也故參天兩地之圖而為三參者三分之也亦三下相參之義一者奇也三者亦奇也今其為奇者三天之氣數固如此矣所謂純陽者也

徑一

圓四

一合

四圖



地之體本方者徑一而圓則四於其四而各言之是其為偶數者却得其二也故分兩地之方而為二偶也地方之為四者前與後合左與右合以兩合之得二偶為故止得為二數况兩者偶也四者亦偶也今其為偶者二地之氣數固如此矣所謂純陰者也

參兩不是聖人故為之在天本有三奇故參之在地本有兩偶故兩之但三不可減只得用其全偶則不須再只得去一而用其半聖人豈有意於其間哉

圓必參之為三而以三數為主陽之不得不全也方必合之為二而以二為數陰之不得不半也老陰之六必三其二二偶者陽之可以兼陰也老陽之九却未有兩之數焉

此陰之不能兼陽也然亦莫非氣數自然之妙少陰少陽雖有兩二兩三之數然合一三一二言之亦莫非以三數之也天下豈有陰不統于陽者哉

於天而曰參於地而曰兩意皆因其奇而奇之因其偶而偶之歟抑陽開陰翕之意歟蓋亦圖之不得不參方之不得不兩耶此固自然之妙而有不容自己者也

一合三每一之中必有三數三者一之極故必以三生數自一而三自三而九以至八十一而不窮一合四兩分得

二偶陰用其半故止于二而以二為數

圓一為三是一合三也三各一奇一各含三參之又得九又由是而參之以至八十一以至無算不可窮也此陽主

發生而常饒方一圓四一之含四也一生二四者二之合合之止此而已此陰主收斂而常乏也老氏道生云一生

二二生三三三萬物是亦一見也不可盡非丘建安之說是以畫言其曰奇畫得三分者因偶之兩畫與中虛一分

形出也

參是三下參看有三箇一皆奇也若順數一二三或以三數並置于此則便不是純奇天數了蓋有一奇一偶數存

矣故曰參天為三全是參字有意味若方則四方皆有對待已是偶了分之亦只可兩分兩又是偶矣兩其二其為

二者兩也參其一其為一者三也在彼皆是奇數在此分不分皆是偶數此亦陽奇陰偶自然之數也

揭圖以互見

之也又細分之則其中一固一柔昭布森列或在於

以生此又各就一節觀之也

今但以六十四卦並陳而觀之則見其或為純陽或為純陰或為純陰或為雜陰改頭換面紛然不同夫惟不同宜其為卦之不同矣是以曰乾曰坤以至屯蒙之類之卦立為聖人觀變立卦蓋如此又試以八卦而觀之則見其或奇而剛或偶而柔森然布列固非一類皆矣惟非一畫宜其為爻之不同也故或陰或陽之爻生焉此所謂發揮生爻也

朱子謂陰陽近于造化而言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今觀先天圖其為全卦也無非根據造化而已及就諸卦逐爻觀之有當不當處類於人事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也

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本卦爻說皆在卦爻上見故與卦爻為一節和順道德是大統說理與義又細分說在逐爻上著此五事只據易言本首句聖人作易也不可說作易使人盡性亦不可說用易盡性云云然亦不可看到辭上去自是卦爻中有此妙處蓋陰陽剛柔之類立三才之道則形而下之器無不各具形而上之理聖人作易盡出陰陽剛柔雖是形而下者其形而上者具焉故凡道德性命義理之類不能外也如三才之道使順易簡之德既渾然全具而又各有條理所謂合之盡其大而無遺析之極其精而不亂也則何理不

窮何性不盡而於天道之妙何有彼此之間哉故曰象之

兩示者深也學易者而徒以卦畫視之則淺乎其學易矣本義從容解和字言其無所勉強造作而自和也無所乖逆解順字言其無所成拘而自順也是雖和順如此若渾矣然却逐件分明而不亂所謂教化之中有川流也今觀先天圖圖雖配造化然於其中如乾南坤北而天地定位之類與矣由一陽二陽而三陽陽之極而陰生矣又由一陰二陰以至三陰之類是少少條理也於理則窮之而無纖悉之不到知之明也於性則盡之而無毫髮之或遺處之當也其於命則又有以至之而與造化為一矣聖人所作之易一至此哉故贊之曰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而

邵子亦曰圖雖無文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大全所載程張語錄皆泛就人上說不是此節本旨宜剛去胡氏徐氏黃氏張氏朱氏之說皆非本義併宜刪之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

章

首二句冒下文是以下皆是發明首二句耳意立天之道三句是指性命之所在兼三才以下下是聖人作易以順之也兼分句入順性命意看故易句却說歸易上

薛文清曰天之道只是陰陽之理人之道只是動靜之理
翰謂動靜即陰陽也道即太極也知天道陰陽之別者前
此惟見文清

此章只是畫上章末節未盡之意蓋上文和順道德而理
於象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即所謂順性命之理也但未實
指出耳故此明言易為兼三才之道而後所謂順性命之
理也上言陰陽柔剛仁義三才之道則性命之理麗於
有形之氣矣聖人亦欲以形而下者發揮觀貼出來故易
所以有六畫六位也蓋非六畫不足以兼三才而兩之性
命之理亦無由見得故耳

二極之道立於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性命之理順于易在
則例也聖人欲形容出這箇意思故有六畫是作易以順
性命也

初看命在造化上說所謂陰陽柔剛是已性在人物上說
所謂仁義是已近見不然此就三才各具一太極說則是
天自己所以為天之理地自己所以為地之理所謂乾者
健也陽之性也則在天地者未始無所謂性也豈可獨以
命言蓋性字當在分陰分陽意上看所謂性之一定而不
移也命字當在迭用字意上看所謂命之流行而不已也
是在天地人皆有此兩箇意思蓋自為陰為陽而各具
處言則謂之性自一陰一陽而迭用處言則謂之命自其
渾然一理而言則謂之道故曰性命之理此易字據卦爻

看卦爻奇偶形而下者也性命之理形而上者也形而上
者無貌象聲臭實有待於形而下者而寄麗之耳造化人
事莫不皆然而實三才盡之矣所謂陰陽柔剛仁義是也
而道實存焉故聖人畫卦以象陰陽柔剛仁義而道實在
焉故曰順性命之理又曰易有太極

是以立天之道三句是明天地之間無形之理皆寓于有
形之器以起下文聖人作有形之畫正以著無形之理以
實首句作易順理之意也

道即太極也陰陽太極之所以立也陰陽非太極而太極
乃於是乎立蓋靜而陰太極之體立動而陽太極之用行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陰陽以象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德言朱子已有明說而
周子亦曰德愛曰仁宜曰義亦韓子所謂仁與義為定名
者矣此蓋指人之事為有形迹可指名者如陰陽柔剛一
般便與道字不同道即太極而仁義乃陰陽之德也若以
仁義為道則陰陽剛柔亦可為道乎且亦不消著一主字
矣立字有意日往而月來寒往而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
而不窮皆與道為體正是這個意思

仁屬陽柔屬陰正是揆事逆而見今觀油然而動而不可
遏陽之舒也截然斬絕而不可易陰之歛也若據性中底
說則仁為人心義為心制入有體用之別自與此配屬不
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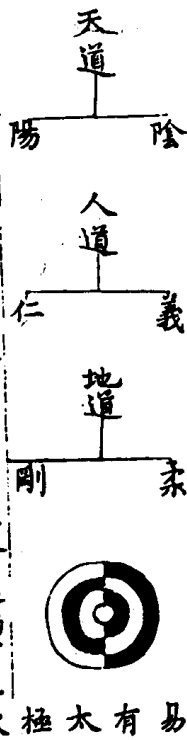
陰陽象也非道也而道於此立剛柔質也非道也而道於此立仁義德也非道也而道於此立道即太極本然之妙也陰陽剛柔仁義即動靜太極所乘之機也

道字即上傳本義天地人之至理

古今論者真以陰陽剛柔仁義為道且不知立字義矣况於形而上下之分哉知此味者唯周子程子朱子而已諸儒不能知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三才本各一太極也伏羲既畫卦而易不太極實相表裡故揭圖以見其非有二也則是天也地也人也易也一而已矣

三才一太極易有太極合一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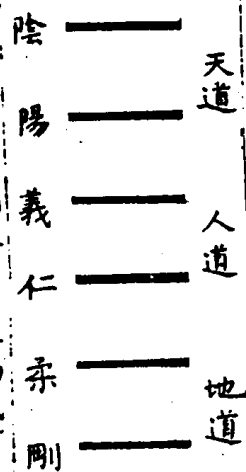


兼三才而兩之以下正是作易以順性命處猶言其欲兼三才以順性命故今之易有六畫六位也以見易之六畫六位正為盡三才之道順性命之理故耳非苟然也兼三才而兩之統言全體所謂和順道德也渾然者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細分各節所謂理與義也燦然者也上句看成卦字下句看成章字蓋非卦不足以盡統體之大非文

不足以析條理之細然條理不出乎統體之中猶大德之中自有川流之妙固非統體自統體而條理又在一處也易之妙一至此哉

三才各有兩體聖人當初見其如此欲兼而兩之以盡其妙所以易六畫而成一卦蓋非六畫不足以備三才之道故也則夫卦成於六畫者非偶然也聖人又要分陰分陽使天道昭然具陳迭用柔剛使地道燦然畢具所以易之六位陰陽相間而成章蓋非六位不足以使三才之道各燦然而布列故也則夫章成於六位者亦非偶然也其順性命之理也為何如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何氏曰觀兩箇故字正見順性命處蓋易六畫而成卦為順性命故也易六位而成章亦為順性命故也不必說易必六畫而後成卦未有六畫不成卦也易必六位而後成章未有六位不成章也翰按此說當云聖人欲兼三才而

兩之以順性命之理故易六畫而成卦欲分陰分陽迭用
柔剛以順性命之理故易六位而成章可見二上句要見
順性命之意二故字以下却是作易也淨就易上說
兼三才而兩之只籠統看且不消指出上為天之陰五為
天之陽云云如此却是細分了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此各就兩位言之也言陰陽柔剛則
仁義在其中於陰陽言分於柔剛這迭用蓋互文也曰分
曰迭陰陽柔剛仁義之中俱有此二意分者辨別之意不
可相雜也如通書所謂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之所以一
定而不移也迭用者更互之意不可相無也如通書所謂
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亦似經綸

易經中說不盡之理

十二

二字之意聖人因見天道有陰有陽而陰陽不可闕一欲
分陰分陽而迭用之故易只得有上之陰又只得有五之
陽而成文章焉柔剛仁義皆能成章者蓋獨陽獨陰則一
色獨立不為成章必陰與陽間柔與剛離仁與義濟方為
成章

林氏曰夫既六畫成卦六位成章則五為天之陽上為天
之陰五上一天道也初為地之剛二為地之柔初二一地
道也三為人之仁四為人之義三四一人道也天地人之
道皆備於一卦六爻之間如此就謂聖人作易非所以順
性命之理乎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
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逆易數也

此章是據先天圓圖舉卦位之對待而推其交變之妙詳
卦氣之運行而本其生出之序也八物是據圓圖從中說
出其曰八卦相錯雖含六十四卦其曰易逆數也雖其橫
圖說其實只據圓圖而發明之耳一明推其交變之妙一
則本其生出之序也

何氏曰通章是解先天八卦方位圖證其八卦相錯一句
雖自其生六十四卦言之不過是言先有此八卦對待之
體然後相錯而為六十四卦其易逆數一句雖是橫圖亦
只是因論圓圖有順有逆而究言當初易之生卦皆逆數
也其肯趨要歸皆是論八卦圓圖也翰安此說與愚見相
合

易經中說不盡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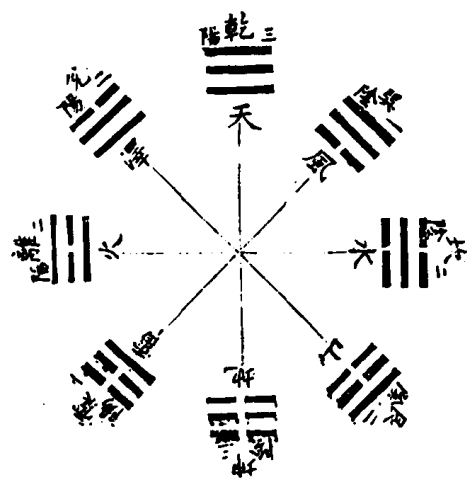
十二

陳氏曰先天圓圖是流行中有對待天地定位四句指其
對待而言八卦相錯是自其對待而推其交錯之妙也數
往知來指其流行者而言易逆數是因其流行而原其生
出之序也易逆數一句因是說八卦橫圖亦論圓圖之有
順逆而及之耳翰按此說又明白可從自無牽強附會之
謬

天地定位四句正發明圓圖對待之位而從中起也見先
天之妙

林氏曰昔伏羲之作易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

伏義八卦方位之圖



林氏曰圖位
圖列如此陰
陽之所以消
長造化之所
以流行者皆
於此可見矣

七坤八畫卦定位此作易之根也然而乾坤相並寒暑
不分無以象天地運行之序陰陽消息之機故取橫國中
分規而負之則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鎮而北澤注東南
風起西南雷動東北此造化自然之迹也此先天之易所
以為妙而太玄方州邵家之所以為蹟也
此章以後至仲也者一章止專言圖學
翰按先天八卦圖同方位精義入焉之至者也天地山澤
對待既精其體而數往知來流行又妙其用造化體用無
餘蘊矣因揭圖伴觀者便焉
此圖乃易之所由始學者不可以易而忽之

八卦交錯而成六十卦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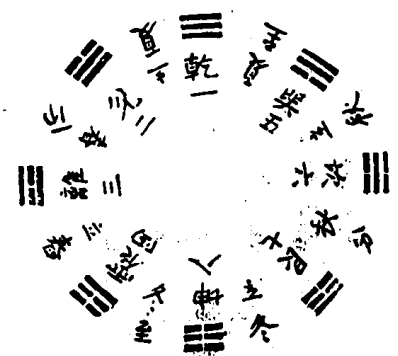


先天對待之中有流行之妙
八卦相錯謂每以八卦為主各以八卦交之而六十四卦
以成如以乾兌離震為主而八卦相交則三十有二之陽
卦成於左以巽坎艮坤為主而以八卦相交則三十有二
之陰卦成於右故曰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
成而天地等用以彰
陳氏曰此八卦相錯雖成六十四卦然猶須於相錯後方
見有六十四卦此句且以開鎖上四句之義而就該得易
所生之卦也
交錯二字其妙聖人下字之精如此按圖觀之可見

上節是在對待上說數往者順就據流行上說也自一陽而二陽而三陽本其運行之序而言也自乾而兌而離震本其生出之序而言也如五行然有生之序有行之序今自其圓圖卦氣之流行上看自震而離而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順而易也自巽而坎而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逆而難也其在圖之運行者雖有順有逆如此然本其卦之所以成則皆以逆焉故曰易逆數也逆字着在活字上看是箇未至而迎之底意在這裡是箇後來底邵子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是易之數申運而成矣

右方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外

先天卦氣運行之圖



先天圖生之序

左方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此日進而得其已生之卦

未子語錄卦氣上省者謂數往知來據圓圖也卦畫生處者謂易逆數據橫圖也

是故易逆數也夫易之生卦必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離三而後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其次圓皆推其未生而逆數焉以是圖規而圓之則左順而右始逆行耳卦之生出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而流行却又以震離兌乾巽坎艮坤為次一自然也如五行然水火木金土生之序而木火土金水為行之序也夫豈容心於其間哉

陳氏曰圓圖左右固一順一逆矣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之序皆由逆而成也故自太陽之生一奇而為乾猶未有兌也然可即陽而逆推其必生一陰而為兌矣

太陽既生一奇一偶而為乾兌又可固推少陰必生一奇一偶而為離震是自乾一而兌二離三震四固可以逆而

數也自少陽之生一奇而為巽猶未有坎也然可即陽而逆推其必生一偶而為坎矣少陽既生一奇一偶而為巽坎又可即此逆推太陰必生一奇一偶而為艮為坤矣故自巽五而坎六艮七坤八亦可逆而數矣謂之逆推如自春而推夏知春之後必為夏自夏而推秋知夏之後必為秋云云也

林氏曰數往一條直解圖意不可蕪橫圖言蓋此圖本自橫圖規而圓之今據圖而觀則列于左者皆順列于右者皆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在左右者皆逆數也輪按林說

是蓋末句雖涉橫圖上意實據圓圖而言也不可以兩圖並觀如八卦交錯雖涉六十四卦亦不可與大圓圖並觀也須知此章只據八卦圓圖上論而旁通其妙也林氏曰順逆重在卦位上不重卦氣上若卦氣則一向皆逆也朱子是以卦氣貼在卦位上看耳若其作圖之意則實重在卦氣也故曰圓圖者卦之運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悅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言八卦各得偶以成先天對待之卦各具造化之妙也次主方圖說據圖皆從中起之意邵子所謂心上起

易中說

經論也且朱子釋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及類之詩而亦謂其是釋方圖中兩文股底也況此篇首二章既說了六

畫之卦上章又說了先天圓圖此章自當說方圖矣後面却纔好說後天也有疑本篆卦位相對與上章同遂泥圖

圖不知本篆與上章同者謂卦位相對也非謂圖也蓋震與巽對以與離對艮與兌對乾與坤對其舉二卦之位相

對者並言此章如上章也恐非謂同上章一圖也蓋其所同者在卦位相對也非同是一圖也明矣可見上是圓圖

此是方圖也若尔以此為說圓圖則於方圖一節竟未發

明是於說卦有未盡也

上章從天地說起是在定體上論此從雷風說起而歸重

乾坤於後是在功用上論也上章發其體此章發其用上章圓圖也人見其流行之用而不知有對待之體此章方圖也人見其定體之靜而不知有功用之動故夫子各舉而言之所謂微顯而闡幽也

林氏曰伏羲之易有方圖有圓圖有橫圖大傳贊易於橫圖言之屢矣上章乃言圓圖此章則以方圖言也邵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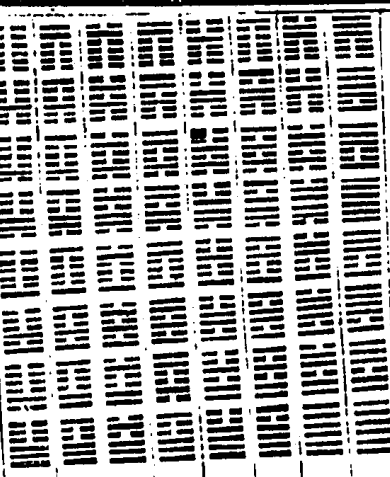
圖皆從中起蓋圓圖起于乾坤方圖起於震巽也何氏曰此章論方圖卦位亦陰陽之對待也蓋圓圖是法

行中有對待方圖是定位中有對待也翰按方圖震居右而向西北離次之兌又次之乾則次兌而位極乎西北焉

巽居左而向於東南坎次之艮又次之坤則次艮而位極

易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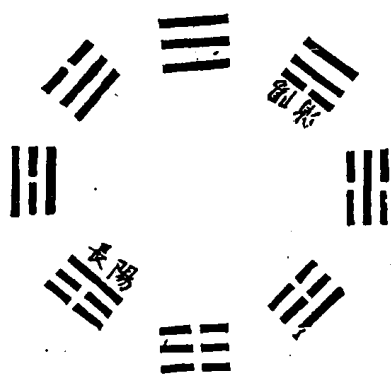
先天六十四卦方圖



否 遯 訟 姤 乾 同履 乾
萃 咸 困 大 隨 革 兌 夾
晉 旅 鼎 豐 睽 睽 睽 睽
豫 小 解 恒 震 豐 睽 睽
觀 漸 渙 益 家 中 小
比 蹇 坎 井 屯 既 節 需
剝 艮 蒙 益 順 賁 損 大
坤 謙 師 升 復 明 臨 泰

或謂此處本義大全俱無明說指方圖之意但曰卦位與上章司則依上章所引邵子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八卦之位明矣恐先說及六十四卦意此不必依蓋上意已說及六十四卦矣此胡不言餘已辨前或者雖據八卦方位却說陰陽消長上說者今存其圖與說

震者長之始雷以動之也歷離兌而乾則長之極而為陰陽之分限矣乾以君之也巽者消之始風以散之也歷坎艮而坤則消之極而為純陰之翕聚矣坤以藏之也此所以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翕則復為長而循環無端矣



蓋此章在天氣流行上說消之始者陽之始也陽冲一分則陰便長一分矣只據陽說則陰在其中

胡氏曰圖之左方起震震始交陰而陽生也重陰之下而陽動為圖之右方起巽巽始消陽而陰生也重陽之下而陰伏為次於巽者坎也坎則陰消於外而陽陷為體陰用陽而以潤之也次於震者離也離則陽長於外而陰麗為體陽用陰日以暄之也艮亦陰之長也陰長於下則陽止而不進矣兌亦陽之長也陽長于下則陰見而喜矣至於乾則三畫純陽長之極也長之極而陽與陰分則極其尊而無所不統坤者三畫純陰消之極也消之極而陰與陽別則翕之至而無所不包矣聖人因已成之卦為相對之次其取造化消長之象蓋如此翰按本文不過據方圖對待之體而著其具造化之功耳何有消長之序之說哉

上六句六子生物之序乾坤却是綱維這六子致用底蓋動散有始的意思潤暄有亨底意思止如各正性命說如保合太和有利貞意思此上六之字據物言亦可下二之字却據動散潤暄止說言也蓋六子各司其職而父母統之也不可入事平看因著為圖

震動 坎潤 艮止

乾主生物 物長 物速 物成 坤

巽散 離暄 兌說

此節大義本是如此六卦各司造物之功君則無所不統藏則無所不容也蓋造化之于物生長收成于六卦亦云畢矣非乾坤無以始終此父母六子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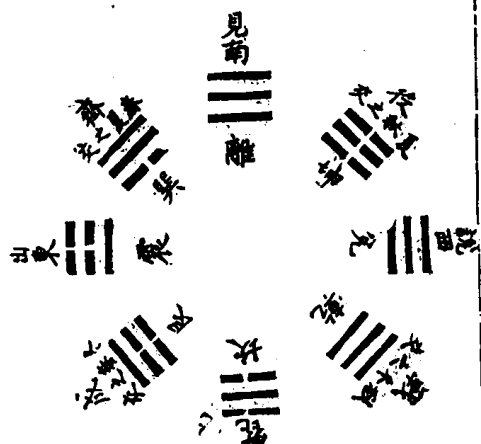
一梅謂此帝不必坐定生物長物遂物之名亦不可震其
 等指稱六子蓋六物為造化之功用不能一日無者但自
 言其動物潤物而已不必泥定為生物云云且六子為後
 天之稱亦非先天之定名也此亦潔淨精微可從
 六卦各司其一或動物或散物震雷巽風之所為也或潤
 物或阻物坎兩離日之所為也以至艮之止兌之說固不
 能以相通矣然其所以起却是乾主宰他其所以畢却是
 坤歸宿他是乾坤統貫于六事之中而為之網維無所不
 司無所不兼者也
 動也散也以鼓發其物之生意潤也阻也以滋培其物之
 生意止也說也以成就其物之生意而其所以動散潤阻
 止說其始也則乾為之其終也則坤為之是乾管他前截
 坤則管他後截而收斂神工於不露也丘氏潘氏之說為
 得而朱子又特地單說末兩句者蓋亦不欲乾坤與六子
 等也或者八子其未深致耳
 雷動風散日暉而潤艮止兌說乾君坤藏者造化之功用
 也而卦位有以具而有之則天地之秘洩而先天之學妙
 矣
 嘗謂六子雖有事于萬物而二老則又有事於六子矣蓋
 雷風之生物日雨之長物艮兌之成物六子之職固析之
 而不相為用乾之君造化坤之藏造化二老之功則專之
 而統會其全是乾坤有以貫六子之始終誠不可以六子

而例論之也或者不知此義顧以乾坤亦為有事於物而
 君藏焉則不惟有君行臣職之嫌且繼君物藏物於艮止
 兌說之下甚非造化之序矣

右第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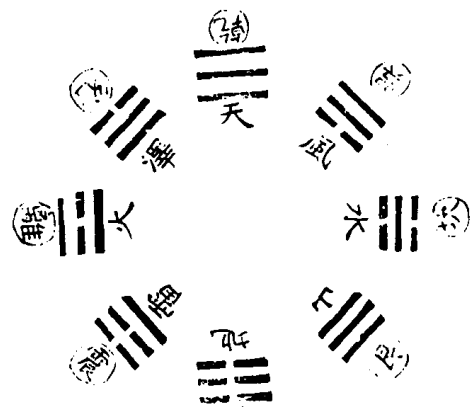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乎兌戰乎乾勞
 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
 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
 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
 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
 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
 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
 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文王八卦方位圖



邵子曰至哉文王之作
 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
 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
 而為既濟乾生于子坤
 生于午坎終于寅離終
 于申以應天時也置乾
 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長
 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
 離得位而兌艮為偶以
 應地方也王者盡于是

伏義八卦方位之圖



先天圖圖是天居上地居下日出東方月居西方風自空旋澤從上降故為乎大山依地峙雷從地起故屬乎地其象之所居皆有深意皆有自然之妙有如此者固不止于卦畫陰陽流行而盡造化之妙也其視後天當何如

易經中說不盡之理

先天圖圖總上下之體後天圖圖列四方之位先天流行在卦畫上見後天流行在卦名上取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先天之謂也後天其次矣邵子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愚亦曰大哉伏羲之易乎

先天八卦以乾純陽為天有父道也故位正南之方則凡震之動離之睽兌之說皆有以統其乾也以坤純陰為地有母道也故位正北之方則凡巽之散坎之潤艮之止皆有以歸宿于坤也然陽始于震而極于乾陰始於巽而極于坤則總事固專於乾坤而用事亦不可不先於震巽也故文王演易取先天圖圖對待之體而更置之為後天流行之用起于東方之震而終於東北方之艮蓋以八卦之

位而當一歲造化之運為所謂後天卦位流行之序而帝乘之以出入者也

後天卦位取卦名義非如先天以畫為次此章則發明其意義之所在蓋以震動巽齊離明坤順兌說乾健坎陷艮止之意耳造化生意動于東方之春齊于東南春夏之交明著于南方之夏順養于西南夏秋之交快足於西方之秋生意至此飽滿矣却又要收斂入堅實去故有陰陽相薄之意而曰戰乎西北秋冬之交坎有陷入急生意皆歸藏陷入於坎無有休息故曰勞于北方之冬至於艮則東北之方冬已極而春將來之際造化生意于此却消停無復有事特以待夫春生而震動之耳故曰成始成終

易經中說不盡之理

帝出震一節主化機說不着物字須知以帝字為主帝者無敵無與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出乎震只是化機於此露其端倪意思由出而齊而相見而致後乃靜而動帝之出也震巽離坤則帝之所乘以出者也由說而戰而勞而成乃動極而靜帝之入也兌乾坎艮則帝之所乘以入者也夫帝之出入乘乎八卦之位如此則萬物有不隨之以出入者哉故下文又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

出者發動之謂齊者畢達之謂文王置震巽之位如彼者蓋以帝之發動於東方之春而畢達於東南春夏之交也此見謂嘉會離明致後謂致長養之功說者充足而懽懽

戰者肅殺而慘刻陰陽相薄也勞則無所休息之意成則
成始成終之謂文王所以置離坤兌乾坎艮之任如彼也
是亦各取其義如前所云也蓋四時五行之配於四方先
天之定理也俱以八卦分屬四方則文王之取義而以卦
名之義為說也夫子發明其義以為文王後天之圖以震
居東次巽次離次坤次兌次乾次坎次艮者其義蓋如此
也大全朱子齊乎巽以下一段并龜山雙湖之說當刪
後天卦位皆氣機流行所寄之地也四正為春夏秋冬四
隅為春夏秋冬之交湏會其意

胡氏曰此純以造化之主字言不可拈物說亦不可以帝
主宰萬物說自震至坤帝所乘以出者是帝之出機乘
乎後天之卦也自兌至艮帝所乘以入者是帝之入機
乘乎後天之卦也不必以時位看

陳氏曰出而齊言帝之生物相見致役言帝之長物只主
出機看翰謂相見只是造化到此有迹熾然不可掩意
思致役是日至而滋息培養底意思便是委役於他也致
者畢力之謂正言役已以利物也說則物物而與之以自
得之天戰則造化交爭而未定也勞字本義無音忍不可
依語錄作去聲蓋造化至此亦勞矣勞則勞倦之勞故有
休息之意良何以成始成終知息字無減息生息二意也
說戰勞成則帝之入機也

太玄曰陽交於陰陰交於陽物登明堂而商皇皇

萬物出乎震一節上節言帝乘卦位以出入此節却言萬
物隨帝出入以見上文之意也蓋帝之出入不可見於萬
物之隨帝出入者觀之則可見也故言此以明其義

萬物出乎震言萬物隨帝出乎震震居東方東方為天道
流行發端肇始之所故以震居之蓋取震動發生之意齊
乎巽也是萬物隨帝齊乎巽巽居東南以東南長育之方
也相見也是萬物皆隨帝而相見言形色貌象無不相見
也致養言萬物皆委於順養生意之天以向於實也土地
能養物故萬物致養在於坤也凡故曰以下皆是申繼上
文帝底意蓋致養者萬物而養之者帝也惟萬物皆致養
故帝之致役萬物在於坤也下文皆此意愚先說即皆謂

其性隨在各足之意戰則發生之陽於此而歸宿收藏之
陰於此而與動故相薄而交敵未定也坎方生意方歸根
如行者之於家而復趨未已故曰勞成終者歸根復命歛
其性情之實成始者資始資生而祭其發生之端也今歲
生意至此而終未歲生意又本此而起此動靜之所以無
端陰陽之所以無始造化之所以流行而不窮者也且北
者陽氣之所成東者陽氣之所出今居東北之中介乎出
入之際正是貞元交會之際冬春相接之時也

木旺于東而為春火旺于南而為夏金旺于西而為秋水
旺于北而為冬是四時推移固已寄旺于四方矣今以八
卦配四方則其造化流行于此亦自可見既曰流行則其

禪繼過接必相連續而非不相屬者也倪氏之說為得此意故錄附

倪氏曰萬物隨帝出乎震蓋震于方為東發生之方也物之出者必齊出于震者則隨帝而齊乎震蓋震于方為東南長育之方也物之齊必相見離德為明故萬物隨帝相見而形色俱露又以南方陽明之方也萬物見而必得其養坤於象為地養物莫大於地故萬物之相見者隨帝而致養於此萬物養而必說時乎正秋物各得宜故萬物之致養隨帝而說既說矣而肅殺乘之故隨帝而戰于乾既戰矣而歸藏繼之坎卦為勞則有功于物者矣故萬物隨帝歸藏而未息也艮在東北之交生長歸藏之間者也生

易經中說不盡乎二

廿八

意化機至此有定萬物隨帝而勞于前者則止而成矣蓋萬物勞乎坎是向于終矣至此則隨帝以入而成其終出乎震是有其始矣此後則隨帝以出而成其始故上文曰成言乎艮云翰謂觀成始一言又以見與震有相續之機故曰造化流行所寄之地也震與離坤萬物隨帝以出也兌乾坎艮萬物隨帝以入也

後天布圖想在卦名上取意非如先天在卦畫陰陽消長上說也蓋置震于東以震出意也以至巽與齊同離明與相見同地與養同兌與說同意之類大率此義故夫子發之也伏羲圖圖對待之體運行之序甚合造化之妙精矣哉先天之學也對待以卦象與父對言流行以卦畫言

離位南萬物皆相見聖人南面聽天下者取諸此也離德明聖人嚮明而治者取諸此也則南面而當以位言嚮明句當以德矣陳氏曰觀此二句則知後天之離不徒具造化生長之功而且為聖人長民之用焉

土地養物者也故於此言養言役自造化之養夫物是有事於物也故曰帝致役自萬物皆得其養是委付於帝也故曰皆致養惟物致養於帝故曰帝致役于坤也致役致養語意正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意思在帝可以言致役在物不可以言致役故此言物之致養以明帝之致役也誠齋此段牽強當刪節齋大全可但地字當作象字再添離以德言四字改三字為四字方備

易經中說不盡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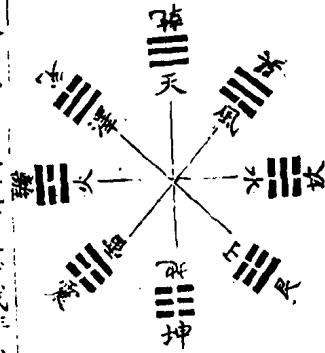
廿九

或問雲峰五行之說如何翰謂五行是方位上本有底不是文王後天之謂取此意也蓋後天未定之時八卦原未五行名象其所以分屬五行者却在後天既定之後也豈可謂八卦先有金木定名而文王因取之以為義哉此雲峰之說可刪也

後天流行圖



先天對待圖



先天八物象以卦畫取儘有意義非偶然者後天五行却是卦隨方位得也何以言之蓋既以震巽居東只得為木乾兌居西只得為金於各卦象上初無取義所謂白沙在泥不染而黑也今震巽雖欲不為木乾兌雖欲不為金得乎

易經中說人得之曰上

手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章只據上一圖後天流行之位發明造化之序蓋用也而又及於先天對待之位者本其體耳有體而後有用下一圖特借以明之也還以上圖為主如天地定位一章本為發明圓圖却又借橫圖說也又以見先天後天圓方橫圖相為經緯表裏物非有二道也

此夫子據後天流行之序欲發明其功用之妙故首贊之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下詳六子之用正以見神之所謂為不言乾坤而言神蓋乾坤之功散見於六子六子之用總攝於一神是六子之功用皆乾坤主之神即乾坤之妙用自不可與六子而例論也如上章雷以動之六句歸重於乾坤之君藏一般天地自是無與抗者雷風日月水火山澤千變萬怪孰有能出天地之外而不屬其管轄塵馭之者哉神之為言體乎物而不倚於物撓乎物而不離乎物無在而無所不在無為而無所不為雖不動不撓也而能動能撓蓋動者不能不動而撓者不能不撓也傳文莫疾字中正見神之所為如巽風一吹而萬物之動者以

易經中說人得之曰上

手

舒是撓萬物莫疾於風也

胡氏以妙萬物之物指六子言與下六萬物字不同或欲萬物俱一樣而以雷之動即神之動也蓋雷動萬物而神則有不動之動妙乎雷之動而不倚於動者也還一樣看是

何氏曰神妙萬物只管到後天之六子蓋以致用言者故曰妙用之謂神下文言六子流行之用以見神之所為故水火以下則推本六子有對待之體然後有流行之用使體不立則用不行而神或幾乎息矣雷動物而已風撓物而已火燥物而已澤說物而已水潤物而已艮終始物而已各司一事神則與乎動撓燥潤說

成之中而妙之者也其精乾坤之謂乎不然本義何以曰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為

震為雷居東而時春動萬物莫疾於此也巽為風居東南而時子春夏之交離為火居南正夏之時也兌為澤居西而時秋坎為水居北而時冬民居東北之交冬已極而春將至也夫動而撓撓而燥燥而說說而潤潤而成成而復動此皆後天六子流行之用也然非陰陽對待之體何以成其功故先天圖離東坎西而水火相遠坎離得偶矣震東北巽西南而雷風不相悖震巽之得偶也艮西北兌東南而山澤通氣艮兌之得偶也夫惟對待之體既立而流行之用自行是以震得巽巽得震則雷鳴於春風行于夏

易經中說不卷之十一

王

各有以妙陰陽之變化而動撓萬物離得坎兌得艮則火熾于夏澤說于秋坎得離艮得兌則水盛于冬艮盛于春冬之際一變一化而燥說潤成萬物也何莫非神之所為乎

朱說四時之序者蓋以雷鳴于春風行于春夏之交火盛於夏澤旺于秋水旺于冬而艮止于冬春之際也若非雷風得偶山澤得偶相交成化則獨陽不生而獨陰亦不能成也可見造化必以兩而成而陰陽不可相無也

何氏曰動萬物如驚蟄發萌芽是也撓即散之意于氏曰撓是使勾者萌甲者拆之意燥是使物形者形色者色而化五鮮滌也說是華就實脆就堅之意潤則軀殼

完固隨在各是也羅氏曰坎為流水屬陽之動兌為潛水屬陰之靜澤水乃地下原有之水上滋乎物謂之說坎水乃天上所下之雨下溉乎物謂之潤倪氏曰艮居東北之交冬已極而春將至之候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之至妙也生化之意前者於此而完固後者於此而流行也故水火三句雖是先天對待然後下又繳轉上文後天以見相為用也

得偶方能變化而成萬物蓋一變一化必以兩而成若只孤立無與無那此生克妙合底意思物何由成然後能還指前雷風火澤水艮後天底說既成萬物即動撓燥說潤與終始之類也

易經中說不卷之十一

王

何氏曰如有雷有風雷風得其耦矣然後能動撓妙變化之機有以盡成乎物之始以說以潤以止而盡成乎物之終此後天之用行所以為本于先天之體立也流行本於對待非是雷待風而後動風待雷而後撓只是言有雷無風則能動而不能撓有風無雷則能撓而不能動何以能既成萬物

翰按何說有曰流行本于對待不過論其理若拘方俾則先天失四時之序金不成造化臭愚謂此說亦拘焉豈不能執中主賢湯却泄通忌遠耶亦各舉其盛耳余據後天雷風六物發明故如此說也若就先天中陰陽消長上看幾曾無四時之序

又按何說中有曰動萬物處便是變化不必合動撓方為變化愚謂變化蓋只是既動又撓或燥或潤忽然如此又忽然如彼便是變化合動撓固不是單著亦不是正是他上文所謂有雷無風之意也

又按大集中徐說有曰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愚謂此語似未善當改之曰非對待則不能變化非流行則無以見其變化漢上朱氏之說無味當刪

此章所舉位序雖本後天義象實取先天蓋混先後天而一之以見易理非有二也

變化者六子而所以變化者神也成物者六子而所以成物者神也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文王 八卦
乾 震 坎 艮
坤 巽 離 兌

自七章
上十一
章皆據
圖發明

健 順 動 入 陷 麗 止 說
馬 牛 龍 雞 豕 雉 狗 羊
首 腹 足 股 耳 目 手 口

乾健也至健天也四章朱子曰凡此數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以為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入用之位者也

夫子舉文王之義而發明之乾健一節則言八卦之性情也純陽剛故健純陰柔故順陽在下故動陰在下故入陽在中故陷陰在中故麗陽在上則止陰在上則悅頃據定

性情二字看陽之性情好上在下則非其所安故動在中則困于陰而不遂其自振之意故陷在上則遂其性故止而不進純剛則下遂其動中不能陷上底於止其健為何如陰柔不能自振在下則好深刻而入在中則好附依而麗在上則好和柔而說純柔則相入相附相說無往而非順也

程子曰凡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止之象

陰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麗之象在上說之象胡玉齋曰此以八卦之性情為言一陽起於二陰之下則為動墮於二陰之中則為陷終于二陰之上則為止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則為入附於二陽之中則為麗見於二陽

之上則為說純于陽為純于陰為順也。翰謂此據卦畫上而推其性情如此。蓋言凡純陽者必健，凡陽在下必動之意。程子說中凡字亦可玩。雲峰胡氏之說當刪。乾為馬一節是遠取諸物，依臨川說臨川曰健而行不息者馬順而勝重載者牛以畜養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者能以入伏之身而出旋于天氣重陽之內者雖前後皆陰之汚濁而中心剛明者也。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怯者雉也。外剛能止物而中內柔媚者狗外柔能說草而中內剛狠者羊。此以動類之八物擬八卦也。翰按吳說中或曰鷄一段當刪。項氏、蘇氏、南軒三公之說俱當刪。蓋八卦取象必以大段意義恐不在一蹄之末也。

易經中說 卷之四十二

若以蹄之象有合於乾之圓則可若以乾之為馬專主于一蹄乎取之吾未之信也。吳若重於知時善應則物之可取者多不獨雞也。坎性趨下又在水上取了雙湖胡氏之說亦當刪。蓋夫子所取本以本卦有大義所當亦但舉文王之義而發明之也。若以為竊見周公其父舜嘗稱之而遂竊取為說何其見之陋哉。龍是走之飛雞是飛之走乾為首一節宗丘建安之說可蓋純陽至尊故為首純陰有容故為腹陽在下而動曰足陰在下而垂曰股陽陷於內者耳也。陽麗於陰者目也。陽止在前為手陰折於上為口也。

建安丘氏曰首會諸陽尊而在上腹藏諸陰大而容物足

在下而動股而垂而下耳輪內陷陽在內而睽目睛附外陽在外而明手剛在前口開于上

朱漢上之說於事情物理頗有意義項平菴之說亦善擬議不可不看但當知此章恐非本意也。除息齋之說自八卦之象至坎離不易也。剛之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易經中說 卷之四十一

三七

文 王 八 卦 次 序 之 圖

<p>坤母</p> <p>☷</p> <p>兌離巽</p> <p>兌 離 巽</p> <p>☱ ☲ ☴</p> <p>得坤初爻 一索</p> <p>得坤中爻 再索</p> <p>得坤上爻 三索</p>	<p>乾父</p> <p>☰</p> <p>艮坎震</p> <p>艮 坎 震</p> <p>☶ ☵ ☳</p> <p>得乾初爻 一索</p> <p>得乾中爻 再索</p> <p>得乾上爻 三索</p>
--	--

此章更據道簡後天圖上說語蓋以乾坤名為二老索以下名為六子是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也夫子此章則發明二老六子之所由稱以著大王八卦次序之意也

本義主據著說乾坤象天地故稱父母蓋乾知大始萬物資之以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作成物萬物資之以生有母道焉故稱母震何以稱長男據著求卦三變而得陽爻於初是一索得男也男於一索而得故把喚做長男異如之坎則六變而得陽爻於二離則六變而得陰爻于二是皆再索而得男女也得於再故謂之中民則九變而得陽爻於上兌則九變而得陰爻于上是皆三索而得男女也

得之後於長又後于中故謂之少雲峰謂據著求卦起無

此序輪見也不是據著求卦之序只是據見成言如白雲而觀之却是據著求爻時初三變便得陽爻也是陽男一索而得之是前乎此圖來有所謂據著求卦之事後乎此亦無所謂謂陽也此所以專其長而謂之長男云據著說亦可通但此說卦一傳偶又據卦位上發揮無及于據著之理還據卦上看為是乾震八字俱各讀

朱子曰坤求于乾得其初九而為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于坤得其初六而為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為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為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索而得乾之九三以為

且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為兌故曰三索而得女胡玉齋曰三男陽也乾之似也乃歸之於坤求而後得三女陰也坤之似也乃歸之於乾求而後得何也蓋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一陽而成此陽根于陰故歸之坤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一陰而成此陰根于陽故歸之乾也邵子云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陰陽互根之意可見矣

何氏曰初畫卦時以乾兌離震為以安有乾坤變生六子之理只是畫卦後便有此象此序耳此所謂後天之易以此見得康節後先之說為有功翰謂先天是自我作始後天却是據見成底布置也

又按項氏朱氏推廣之說初非本義蓋夫子但據圖發其

義耳便未推到那上自今泛論則無不可姑存之實之右第十章之下據氏說刪之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馵馬為木果

此章廣八卦之象大段隱括先後天之所有而悉言之也此節則廣乾卦之象者三隱括諸家之說則純陽至健為天性動禮圓為國尊而在上無所不統為君乾知大始萬物資始為父純粹為玉堅剛為金位西北於時為秋冬之交故寒而冰則寒之凝也大赤則盛陽之色也良謂純陽

健之最善也老為老陽健之最久也癸則健之最堅強駁則健之最威猛木果則以其圓實而在上也曰天曰圓則不惟象乾之性而又象乾之體也曰君父則人之至貴曰玉金則物之至貴而玉乾之德也為金乾之質也寒水取於時大赤取于色寒水本後天西北之位盛陰之氣也大赤本先天正南之位盛陽之氣也曰馬動物木果植物沙隨木果之說不取余氏楊氏之說當剛雙湖之說幸強且其本之自取亦物矣夫子豈獨無所見而專據諸人之嘗言耶剛之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易經中說不來之四十一

甲

P

三三彖括諸家之說則積陰至順為地坤作成物為母質柔廣平為布中虛而容物為釜靜翕不施為吝嗇為開而廣為均子母牛則性順之至也大輿則中虛能載也三畫皆偶有文象故為文偶畫多故為衆在下承物於上為柄土色有五黑則純陰之色也布釜輿柄用物也吝嗇均性情也牛動物文黑皆色衆數也吝嗇均有造化上者皆皆好進齊有刑可執故為柄一句不好融堂為文以下當剛臨川坎惟虛虛為與之說非蓋坎未嘗為與息齊惟吝嗇者翕之守也均者開之敷也可存其餘與雙湖之說剛之何氏曰牛固順子母牛尤其順者謂子母牛俱順也牝牛方乳子子母牛相隨而不離者也其順可知証牘之說可

見矣蔡氏曰母牛牝牛子母牛牝牛也言是小牝牛也於按何則為子母兩箇牛蔡則是一箇未知孰止蔡說近是又好似懷子庶母牛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馬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犍為蕃鮮

三三彖括諸家之說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是雷乃陽氣之動也以動奮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寂者龍也是龍乃陽物之靈玄黃乃乾坤始交天地之色也陽氣始交為男男陽之旋也一奇動于內而二偶開通前無壅塞為大塗則萬物畢出矣震

易經中說不來之四十一

甲

P

一索而得男為長子陽進決陰其動也照陽之性也蒼深色篋竹之美東方之色也萑葦也蒼蘆也皆下本實上幹虛馬之陽氣在內開口而鳴一陽在下二陰上開之象馵足者馬耳伸一足而挈其一足謂馵足也作足馬騰而起皆陽動于下也的白也顙在上陰在上也反生謂剛反動於下苗初生時根自上反著于下也陽長必終于乾是為健至於乾則陽之盛矣故又為蕃鮮其究字重臨川為男罪足二說不取雙湖之說剛之

乾坤始交而生震故兼有天地之色得乾初畫為乾得坤中上畫為黃蒼東方之色震東方之卦也健蕃皆以乾言宗究字也

與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純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而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三彖括諸家之說則陽氣上升盛為枝葉根陰伏入於地下為木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無與以入為風亦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氣之善入者莫如風也一索得陰為長女制木之曲而取直為繩直引繩之直而制木為工二句皆取與德之制也少陰之色為白為長者風行為高者木性也一陰盤旋於二陽之下為延退為不果以陰性多疑故也進退以有行言不果以有言言陰伏于下氣鬱不散為臭陰血盛者髮多陽氣盛者髮少為寡髮者陽氣上盛陰血不升也陽體勝者額廣陰體勝者額狹為廣額者陽勝於上也眼白為陽上白多於下黑為多白眼陰生於內而善與以入之近利之至者也近利微讀至三倍為句近利而市得三倍近利之至也三爻變而為震之決躁故究為躁卦

臨川為臭一段與震之三畫以下皆當剛變湖之說剛之陳氏曰近利市三倍承上文其於人也果是矣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青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三彖括諸家之說坎為水以其內明外暗而能陷物為天下之至險者也小水所由為溝大水所由為瀆溝瀆所以行水水瀆而不盈故為溝瀆陽陷陰中為隱伏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為矯輮矯者矯曲而使之直輮者輮直而使之曲也弓體彎輪體圓木性直非矯輮安能成則弓與輪皆矯輮之所成也陽陷陰中不得寧為加憂心耳皆以虛為體中實則為病為痛坎水在人為血卦得乾中畫與乾同色故為赤脊者外體之中陽在中故為美脊心者內體之中陽在中故為亟心言性急難御也上柔故首下而不昂下柔故蹄薄而不厚又下柔為曳足而行足無力也主馬坎為陰陷在輿則為多青有險也又以中滿而下無力

為多青上下皆虛為通水之性也內明外暗為月水之精也陽陷陰中為盜剛實在中故於木為堅而又多心也進齋謂坎維心亨為通非也蓋通字不是為心亨字取心亨字還又本中實上取也鄭氏主素問以下至運動常顯及王臨川程沙隨胡雙湖之說俱宜刪之其臨川內藏之中藏即五臟也

陳氏曰陽陷陰中光采不揚猶人心術之微隱事機之藏伏故為隱伏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太腹為乾卦為蠱為蠱為蠱為蠱為蠱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三彖括諸家之說陰陽于陽內暗外明故為火為日為電

再索得偶為中女甲胃外堅所以象乾之畫戈兵上銳也
以象離之性中虛為大腹火熾燥故為乾卦驚性靜蟹性
躁巖善蟻蚌中虛龜文明俱以外剛內柔取也中虛故於
木為科科空也木既中虛上必枯槁中虛而外乾也甲披
於身者胃戴于首者戈鎗長兵也兵刃短兵也張子胡氏
說剛之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閤寺為指為狗為
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三彖括諸家之說一陽止於二陰之上坤地而隆其上為
山一陽橫亘於二陰之上為徑路小剛在坤土上為小石
上畫連亘而實下二畫雙峙而虛為門闕者門之出入

易經中說大率之四十二

四十二

虞果木實植生旅草實蔓生剛在上小而實也閤寺皆取
正義閤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人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
之內門及宮女之戒令止人之不應出者皆為阻於前而
衛內之柔者也于止物在指狗剛能止物鼠剛能嚙物黔
喙之屬齒牙堅利也以上皆取前剛之意堅多節亦是剛
在外意臨川為徑路之說與草旅之說雙湖又按以下俱

當剛

何氏曰黔不必作鈴黔黎也凡喙類多黑不可枚舉故統
之以之屬二字

兌為宗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
鹵為澤為羊

三彖括諸家之說說萬物莫說乎澤又坎水而塞其下流
也三索得偶為少女以言說神為巫以言說人為口舌金
氣青殺條枯實落全者毀剛者折也柔附乎剛剛決乎柔
為附決下土堅硬而其上鹵濕為剛鹵少女之賤為妾內
狠外說為羊剛鹵之下不堅硬則鹵水下漏而不可
塩矣剛鹵者兌二陽在下一陰在上之象也
謂以下朱子啟蒙不合剛之

之四十二終

易經中說卷之四十三

賴川盧

同郡王通增

序卦傳

按伏羲六十四卦之序

奇一偶二而四四而八

六十四其生卦自然之

坤而易之序雖然矣矣王乃

于既未濟而夫子至此

相轉易宛然天成益見

名言之巧于德體之類

相因為序則以相反為

心傍義以求之則過半矣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屯者盈也

頤知自此以後皆是從天

草草

此一篇分明具一元經世

寒人物消盡而形附於氣

序卦所取各義不盡同

其不可曉者則取諸說之最大

其不可曉者則取諸說之最大

機括是潔淨文字時說參錯無倫便非

人事所謂極天下之順者也

初非莫談讀者當自得其意

此第一段言天地生物之

乾坤立而諸卦出即有天

固無所謂天地動而生陽

陰而地闢於丑則兩儀立

醇是固資之以始資之以生

此天地所以為萬物之父母

最可玩

有天地句言乾坤所以為

也所以次乾坤也聲色貌象

動若植有情無情皆物也唯

後取屯為盈之義也

雙湖說剛平庵論盈亦非蓋

屯盈之義不可以彖傳為幸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

屯者盈也句是了上文義

下文物之始生必蒙昧未

者以見上文所謂盈天地之

此則氣化之後形化之初意

林氏曰物之始生昏焉而無

初而言也

未達故也之後而受之必蒙
蒙者蒙也物之稱也物稱不蒙不蒙也蒙者飲
食之道也

蒙者蒙也是承上之物之稱
二句同例

物之所需者飲食故以需為
之所需者在飲食故以需為
程傳曰物之勿稱必待蒙而
曰需者飲食之通也蒙上於天
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所以
項平庵曰需當物之初如見

之道

翰請此即史鑑所謂人生之始也
為行不知所之卧則味味起則
鼓腹而遊含哺而嬉茹毛飲血
杯飲皆養也南軒雙湖之說則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飲食必有訟有款必有爭也

居野處博生明華與物相友無
民機智而物始為敵
詩小雅伐木曰伐木于阪無酒有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傳曰人之所
朋友之義者

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澤不
何氏曰飲食所以養生乃人之所
相形不能無爭訟所由起也故
者詒愚者而奪其有

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

爭則群眾紛起故訟後受師

前皆太古之初無君底模樣

湖剛之

林氏曰訟則黨類聚而相持群

也

衆必有兩比故受之以比

天生蒸民無主則亂故必有

分而後有民物民物既衆而後

請人之類滅又矣

程子曰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

比比所以次師也

衆而無統必至亂而難立

故民庶既繁必求出類拔萃

其生蓋載一人為元后倚

矣亦理之自然勢之必然也

黃帝亦不得已而君之也

此者比比必有兩比故受之以

衆既歸附必有所以擊固
也自下而上則必有所以自
民不有所畜則無以得其心
也收天下之心繫天下之
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在
燧人以烹飪畜民伏羲以
是有所畜也剛胡
林氏曰比而不有以畜之則
里以植其生輕徭薄賦以足
仰足以事俯足以育則道之
晉按不必言無所畜則來比
是說民之所以比我者正欲
所可乎若恐其來比之心不
聖人大道為公之志耶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物既畜聚則固非昔之所謂
小高下賢賤親疎而有禮以
立之節行而宮室車旗之制
程傳曰物之聚則有大小
畜然後有禮儀所以繼高也履
林氏曰畜而不有以教之則
之復其固有之性齊以禮使

倫理明矣
自衆必有所以比之此主王道
養燕全王道備矣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禮字還宗物畜來蓋通一
人有禮以相處然後彼此各
也上下有禮則上下相安若
安矣君臣父子貴賤長幼莫不
朱氏在一人心說非也剛之
順矣論堯者有曰自義農黃帝
元文明之會風氣漸開初制
庸五服車五刑用法度禮樂
和氣中矣此履而泰之意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
泰否俱主世道上言物謂往來
復亂之機盛之既極則有必
之極則必為否此否泰之相
胡雙湖有曰唐虞之時泰和
嘉會也夏商之末造其天時
否之說也
何氏曰按此傳不可終通不可終否
可以盈不可以否合之類以理言者也

也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

泰極為否而亦不可以終否

否也與人同者絜矩意思通

歸之所謂近悅遠來所謂士

皆願居市而出途者矣故受之

也如三代後至於秦而否之極

民案堵如故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同人而大有者也孟子曰天下惡乎

殺人者能一之亦此意也剛

倪氏曰與人同如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同

人之性意思大有是尺地莫非其有一人

謂與人同則能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

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此能休天下

故同人受之以大有

程傳曰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

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

否也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盈是驕溢意謙是兢業意言不以富貴自滿

所謂兢兢乎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者矣盈則自滿謙

自輕意

也
倪氏曰有大則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矣富不期驟而

自驕貴不期侈而自侈人之情也故一可有一毫盈滿有

大之心一日二日可樂也而曰有萬

也而曰能勝于為不以崇高

先

程傳曰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

受之以謙也地中有山以崇高

也

林氏曰有大者而有驕溢矜肆之心無

大奸以乘大獎以滋天命不中我志不

欲其兢兢業業以保之為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豫是人心和樂以應上也有大而能

之矣所謂得萬國之歡心者也

此說與程儒諸說不同胡說剛

程傳曰此承二卦之意而為

樂也

林氏曰所有既大而汲汲焉禮賢下士

太寧之休而獲豫大之福

林氏曰高而不危可以長守

也

胡氏曰履信思順不以盈成自滿而其亡之戒常存則可以係於苞桑人主和於上而百姓和於下矣人有其樂而天下同其樂矣此謙後所以受福也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

者事也

豫是得人心之悅也必有隨謂

龍風從虎之從蓋天下之心既

疏附後先者如蕭何子房鄧禹之

以喜隨人蓋必有事而相與共成正大

徒哉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蕭何之有

悅民心者鄧禹之有事也正是壞極有事而

是人君能得天下之惟心必有賢輔從之而

如此說方上下文為順程傳諸說不同

湖之說剛之

程傳曰夫悅豫之道物所隨也隨

者必有事承二卦之義以為次

有事也無事則何喜何隨

事盡乃有事也

林氏曰既豫則無所枉格或人來而隨

於人豫必有所隨也以喜隨人者則彼此相求或相資以

圖治或相與以立功而有事也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隨臨者大也

有事於治功而後治功可大如經邦濟世撥亂反正皆必

有事而後能建無前之偉績也如鄧禹相漢以有事故能

立高祖之業定萬民之命而大功以成也故伊尹有事於

伐夏救民而表正萬邦績禹舊服者何

上臨下以大臨小皆大者之事故

程傳曰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

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

林氏曰夫既有事以之立功則

則為亘古之盛治或曰有事進德則德

廣似於上文不順主治道看是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物大物字指功業言凡序卦中物字甚多

不可泥定

夫既有事而能大則功業弘偉耳目

之乎惟物大然後可觀此臨之後

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微諸庶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論語曰堯乎其成功煥乎其有文

曰君子勤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

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此可觀之說也蓋治天下

者而有弘功懋德焉則一政行而天下望之

立而天下仰之如山嶽矣故大之後受之以觀也剛雙湖

林氏曰物之大者則奇勲偉蹟有以聳天下之觀瞻盛德大業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為人所仰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嗑者合也
惟其有以聳其耳目則有以感其心志蓋其
依故也如漢官威儀而識者屬意於
況有為四海作則之君而不有
林氏曰惟可觀而有以服天下
不至於解體人心不至於渙散故
何氏曰只借噬字以明其次噬字在
或曰君之德可觀則天下之人來合
之友來合輪按此廣說似不與上文
添一來字是程傳說話也程傳曰既
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天下人情既合而定於一無有
以禮樂也蓋群居類聚不可苟苟
則近於禽獸者也此武王周公之
以天下既一統而議禮制度考文者不
則親疎之相接也有降殺貴賤之相與也有等級斯斐然
禮讓之風而渙乎文明之治矣
物字即人字合據見在言不足方去合時說讀如大全所
云也又有以天合人者看合字者亦與上文不順又有

人物寬看如程傳者傳曰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
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
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翰按傳義是合中必有文與
本文不可字未安大全楊蘇吳三說亦小異姑存之雙湖
當刪
林氏曰物有所合而不以禮文飾
慢矣慢必至於瀆瀆斯亂矣此物
也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
無文不行質而文之有亨道也文勝而
所施矣蓋有質猶可以施文若戒質則文無
盡而剝此見禮義者忠信之薄而亂之萌也
也如是夫
程傳曰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
也
林氏曰賁飾固亨道也然專事繁
實而反不可行是有所不通也故
盡矣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林氏曰剝者陰剝陽也然物之剝也不可以終盡如枝葉
凋枯于上則根根煖回於下此剝則窮上而反下也
程傳曰物無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剝

極於上而使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以利也

翰謂人之反世雖在人欲橫流之中而天理不可滅息

故窮極于上自反還于下如碩果不食而有復生之理也

此五季之壞而有宋室之興漢武之侈而有輪臺之悔天

下道有終盡之利哉還在世道上看如

薄惡到淡來却又黎民淳厚物理

剝窮上反下句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復是從有妄時來從有妄處復則不妄矣

有妄也復之後則又依舊不妄焉此是人心上看

真之意或只主一人心上看

易經中說太極圖

程傳曰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正理而

之後受之以无妄也林氏曰理為既復則私心

鏢而無餘人欲之橫生戕滅而退聽故

有無妄然後可高故受之以大畜

亦在世道上看有無妄謂天下無

後可以繫屬其心而得其民也蓋無

極修其禮義而後尊君親上樂于效死

而四海分崩不可收拾者矣胡說剛之

程傳曰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或

曰既無虛假自無間斷而可充積亦此意也蓋自一念一

事之實積將去所謂大畜也

林氏曰妄為既除則天理清明德積於內而不自覺矣
何氏曰無人欲之偽妄則本實之天理恒存於我故可畜
聚而不至劉喪矣

物富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順順者養也

此亦無而不畜民生不遂之意蓋既有以養其心須

有以遂天下之生程傳曰夫物既畜聚則

養則不能存息順所以次大畜也蓋養

意孟子所謂制田里教樹畜固是養如

財不盡民之力不盡民之情皆是養底

既庶矣又何加焉富之者也

或曰德既畜聚然後可優游涵養以俟其化所謂

易經中說太極圖

得之也蓋學以聚之又要寬以居之也南軒之

畜以養人則又遠矣剛之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道之而生養遂然後教之而倫理明此

不養則民生不遂世道未寧則不足

紀有為有行而酬酢當世之變故居者

艱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矣而況於斯世

常扶持世道而相與立此人極也而不養可乎不養則所

謂救死不瞻者也奚暇治禮義哉蓋所謂動所謂大過者

只是如今世上民生作用底此禮義法度而已謂之過

者蓋以與世推移因人變化其變無常故也所以謂之動

而又謂之過歟過謂遲其則無一定之則故謂之過
程傳曰凡物養而後能成或則能動物則有過大過所以
次順也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
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然也所
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八故不常
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
之放伐皆由此道也道無不中無不常
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翰按堯舜湯武之于古今有誰放伐之者
之於一世有動息起居之不同古人自昨而
而觀又如此故謂之過於常也觀程傳而過字
易經中並無過字
矣但以堯舜湯武事書者幾大過矣非在本
可略觀下文不用大字可見就使用之亦言通
謂人家動作之說而非執於大事之過也
又按不可字當看不養而民生不遂則
弱者而奪其資聚者欺寡者而取其有
動而非日用常行之動故曰不可動使
仰足以事俯足以有則禮義生於富足自
王之道而其動而有為也無不可者矣平庵雙湖之說剛
之問氏以養為成已動為應物亦是說姑存以備參考
焉
或曰有大涵養者而後有大設施反之於已而無所得則

推之於事而無可為蓋必養之深然後動而見於為者大
過於人矣此說大過字與問氏說大過字俱於程傳不同
但養動三說則問氏之說也
倪氏曰程子云動則有過朱子云動則過矣則過是動中
之過非過失之過也陳氏曰過者動而險越之時說與
程傳語錄之說皆不合
自剝者剝也至大過時說另是一意謂
心無終絕之理故本心幾息而有復生
皆妄也復則歸於无妄也既歸於无妄則
還者要當守而有之不可復有所失也故可
而已非化之也故當養養之深則可以動而見
易經中並無養字
能養其无妄之復則動必以天矣尚何不可動
天德便可語王道之意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物理無常動則必息過則必反舍重動
擾擾於天地之間豈終無了期耶故必
峯所謂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
盡舊跡大威是謂洪荒之世者也
之說剛之
程傳曰理無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
品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大形消盡乃附於氣所以為天地開闢之根也故曰坎離

者天地之功用也此一篇具一元經世之意雖有以相反
言者勢亦未嘗不相固也

或曰既陷於險則必求汴陽剛之人而附之然後可以扶
危而拯溺故坎之後而受之以離離者附義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
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
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程傳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
下經首咸而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地之道
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相體合為夫婦之道

也

倪氏曰此節指夫婦為人倫之始以見下經首咸也蓋太
極既判兩儀主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萬物化醇然後有
者成男本坤道者成女是為萬物則有男女男女則
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而有夫婦夫婦則有父子父子
感以生以育生之者為父而所生者為子子又感以生以
人類蕃息無主則亂必有治之者之君分君臣之義臣有君
臣或尊而在上以治人或卑而在下以治人於是上有上
下矣如天子設三公三公帥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
御士庶人此皆自然之分而尊卑之所必至者乃禮義之地
也蓋禮者節文之道義者裁制之宜若拜趨坐立之儀官

室車旗之制是已是人倫形於父子君臣定於上下

而大倫於禮義使無夫婦則人之類滅矣何以有是哉此

夫婦所以為人倫之首而咸之所以首下經也然夫婦之

始又本於天地此咸之所以特可首下經而不得擬諸乾

坤也歟

介夫曰天地萬物男女夫婦之所由也

夫婦之所致也夫婦所關其大如此咸所以

以此

翰按男女以上屬氣化夫婦以下却著形化而後有形化有形化而後有治化是咸之所以首下經

也

易經中說不盡其意

或曰夫婦交于君臣三綱備矣而禮本於夫婦

人倫之始也由家以及朝廷故有父子而後有君臣由朝

廷以及其國故有君臣而後有上下夫夫婦也

矣物聚則爭非君無以治之也於是戴冠履而

臣無以使之也故賴天下以為輔焉既而

推之凡位乎在上者不必皆君而同一

自其臣而推之凡位乎在下者不必皆臣而同一

而為下焉上下既具則拜跪坐立之有節官室車旗之有

制是禮義有所錯矣

語錄有男女之論蓋太極圖中男女通萬物言是萬物之
男女非專指人言乃氣化所成此處男女是於萬物中指

說皆氣化者也太極上萬物化生與此處有父子君臣皆形化也但太極由男女而萬物化生以為物生萬物廣說也此處有男女而後有夫婦父子君臣專指人言之也皆氣化之後而形化者也均是男女也彼在萬物上廣說此在人上單說不可混而一之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生程傳曰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

以恒也

論按夫婦之道有所謂一與之際終身不改一與之終身靡他者矣還依程傳為長或說夫婦之道承上文說來言夫婦人倫之始無夫婦則無父子君臣上下而後有易經中說大妻由子主

所錯矣是夫婦交感之道萬世常行而不可變易也問誰肯變而夫婦而不歿行之耶胡雙湖之說真

之者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兩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程傳曰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

序卦下篇俱以上下卦義相承處便推起

道理

何氏曰此節泛論物理與夫婦無干以天道言之如久於暑矣必退而為寒久於寒矣必退而為暑以至於晦朔弦望晝夜昏旦之類皆然以人事言之如久於富矣必退而

為貧久於貴矣必退而為賤至於君子小人吉凶禍福類皆然

論謂大約是氣數如此天人亦做主不得受之以遯則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退而去之也

林氏曰久受尊名則有不祥之患久於祿則有取禍之機此物不可以久居其所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遯則君子道消大壯則君子道長也

何氏曰以天道言陽氣衰矣不終於衰必至乎

以人事言君子衰矣不終於衰必至於朋來之盛

程傳曰遯為進去之義壯為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

易經中說大妻由子主

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故既遯則必

大壯所以次遯也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此兩節在陽道上看也可蓋是由陰而陽由少而老

倪氏曰晉如四陽進而為五陽之六五陽進而為六陽之

乾

何氏曰如陽氣壯矣必進而為純乾陰氣乃終無復進類

矣君子壯矣必進而為純乾小人已盡無復進類矣

程傳曰物既壯而無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進晉所以繼

大壯也

終壯者止於壯而無復有所為也蓋天下之理健則有為

勇則能進固未有止於壯而不進者也如年富力強者可以積學意思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知進不知退必有所傷受之以夷亦消息盈虛自然之天

運也明字當略胡說當刪

程傳曰夫進之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

林氏曰一於進而不知退則難免觸藩之患

禍而晉必有所傷也

此進字還括壯字看蓋惟壯于進則知進而不知退故有

傷若審於進退何傷之有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傷於外之外從進字說來反其家之家字即內字意也

程傳曰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

何氏曰家借內義人字在所略既有所傷則高者危滿者

溢而又復乎舊故曰反家此消息盈虛之常理也下家道

實就家言

林氏曰既傷之於外則言歸於失意之後求退於履蹇之

餘傷於外者未有不反於內也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父子不親夫婦不和則互生嫌隙而心相違異矣道字重

而軒定於道字看得重

程傳曰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

倪氏曰家道夫婦父子兄弟之道也是道窮而不通則父

子不親夫婦不愛兄弟不和而乖離也故受之以睽

林氏曰家道窮則情義以之而睽離義倫以之而乖缺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通象人言如君臣爭則有弑奪之禍夫婦睽則有反目之

嫌底意思是禍之問出皆起於心之乖也

程傳曰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

林氏曰情義乖則上忍于殘乎下下忍于攻乎上相戕相

賊而禍亂作矣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難是急難豈有止于此而已者乎必有緩散之時故蹇之

後而受之以解此解字取緩散之意雙關也

程傳曰物無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

也

林氏曰禍之極者福之所由生亂之極者

無終於難之理難極則必散也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事得於競業失於錯弛此緩必有所損失也此緩字取縱

緩之意也

程傳曰解者緩也縱緩必有所失失則損矣損所以繼

辭也

何氏曰失是損失不依程傳失則損則多一層意矣

林氏曰後者人謂之則其時失其宗則失其像有

國者則失其國有天下者則失其天下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決受之以决决

者决也

損益兩節在循環之理上看或作克已復中形外意

蓋德怨望慈損也德崇業廣益也時而益終滿而

溢底意思雙湖當剛

程傳曰感氣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

損也矣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為陰者損也陰變

而為陽者益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無常益益而不已

乃决也夫所以次益也以二體言澤水之聚也乃上於至

高之處有潰决之象以六爻言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

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决去一陰所以為决也

决之義衆陽進而决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將盡之

時也

何氏曰上文損字取損失意此損字取減省之義損而益

益而决皆泛論物理如天道之消息盈虛人事之窮通得

喪是也

林氏曰理無常損損而不已則虧者以盈屈者以伸衰者

以盛理無常益益而不已則盈者後虧伸者後屈盛者復

衰此損益天相承之次也

倪氏曰凡物損而不已則虛矣虛則必益所謂損受益理

之自然也故益繼損凡物益而不已則盈矣盈則必缺所

謂滿招損理之自然也故夫益

失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此主卦體一陰上看見小人不盡去且將變之時已有

亂之機矣亦本邵子有此意耳如唐時張柬之被誅斬張

易之張昌宗而韋武后之弄似可以言治亂之機矣

復生一亂去一小人而復生一小人此復生之理也

生而其機蓋已萌矣雙湖前說可後說當剛

邵子曰復次剝明治生于姤姤然決湖說生於姤時

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來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

子孫其昌是以聖人察未然而防是謂易之大綱

倪氏曰天地之間有陰必有陽有陽必有陰非獨有此而

無彼也特有消息不同耳故上一陰方决去下二陰已來

遇矣此亦不能無陰之理也

程傳曰决判也物之决判則有遇合未合則何遇姤所以

次决也一陰始生于下陰與陽遇也故為姤

翰按程傳又是一說故何氏宗之曰如男女君臣朋友决

判不合然數窮理極則正應者合此則以决字當睽字看

曰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程傳曰物相會遇則成群萃所以次垢也澤上於地水之聚也

倪氏曰天下之物各有其類散而不聚時未會遇耳然非其類者又不相會遇也故物之同類者情必相同也人之同類者道必相謀也故卒然際會而情有相符道有相契則彼此遇矣遇則聚而成群合而為朋也君子相遇則同道為朋而君子聚矣小人相遇則同利為朋而小人聚矣君臣遇也則聚而為文明之會孰得而間之師友遇也則聚而為講學之會孰得而離之以至飛而為鳥以類相遇則聚而為鳥之群也走而為獸以類相遇則聚而為獸之群也天下之物未有相遇而不相聚者也亦未有不相遇

易經中說不聚之理

二五

而聚者也此萃之次始也何氏曰道合則從君臣相遇則都俞吁咈以義而相聚朋友相遇則講習切喙以類而相聚餘可類推也遇合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程傳曰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于羣也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為升之象也胡雙湖之說可則也

倪氏曰天下之物散之則小聚之則積小以成其大不聚則卑聚而積之則由卑以至于高矣學之聚則日新不已學之升也德之聚則日進無疆德之升也是聚而上則升矣

何氏曰修己者自一念之善一事之善積而至于無一念無一事之不善則德日進於高明治人者自一民之仁一物之愛積而至于無一民無一物之不仁愛則其業日進於廣大此聚字另立一說

自夫者決也到升處或看作決去小人則君子合聚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

升而不已必因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知升而不知已所謂冥升也蠲惕不滿故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益亦升而不已必困之意也反下則併所得失之失井字只當下字看胡雙湖之說則之可也

易經中說不聚之理

二五

程傳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象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僉之義水在澤下枯涸無水之象為困乏之義卦文皆陰乘揜於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困乎上者反下承上升而不已必困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

何氏曰此升字承上另立一說與上文義不相蒙介夫曰前既不得遂其進勢必退却也

林氏曰升而不已則取人之欲本欲求通也而有晉如權如之虞故困歎進見權而取困于上則終身不售而必反於下矣故困之後受之以井

翰按程傳說固有兩義林氏之後一義

井道不可不單故受之以單

程傳曰井之為物存之則穢去之則清潔不可不單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單也

何氏曰井道不安於故常安於故常則為泥為舊而不可食非潔非剛而不可汲矣此井字只就井道言

林氏謂常道既久則不能無弊苟不單之則政為積弊之政俗為積弊之俗矣

單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程傳曰鼎之為用所以單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處也故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單物也

易經中說大卷之四十三

二十七

以卦體言有鼎之象以卦象言有鼎之義

倪氏本程傳而謂單物有二義自為柔以上皆能變單乎物也自水火之下皆能間隔乎物也朱詳是否雙湖之說刪之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程傳曰器者器也震為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器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為主器之主序卦取其義

之大者為相繼之義

介夫曰此又專指宗廟祭祀之謂言蓋長子世嫡也名正而言順故下節莫若長

翰按宗廟之祭祀禮之祭不可薦以生故變腥為熟易堅

為柔惟鼎為然然宗廟社稷之祭主在長子則器在宗廟社稷非此莫能守也故鼎而後繼以震

或曰正位斯可以致命守器不可以匪人謂之長子則名馬以正而有以一天下之心言焉以順而有以塞紛紜之路皇皇穆穆足以紹宗廟之大統赫赫明明足以承天休

之滋至國本正而天倫有序矣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程傳曰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無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又曰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止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進以序為漸今人以

易經中說大卷之四十三

二十七

緩進為漸進以序不越次所以為緩也

倪氏曰此以動靜之理言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有動之義焉然天下之物動靜相因此理也亦機也物之動者豈可終於動哉故動之極必靜而止矣艮一陽止于二陰之上

上有止之義焉然天下之物進止相因此機也亦理也物之止者豈可終於止哉故止之極必漸而進矣觀艮之所

以繼震乃動靜之理體道者當時靜而靜也觀漸之所以繼艮乃進退之義行道者當時進而進也翰按此言動靜

之理極透

林氏曰物無然動之理如舒開之後而必繼之以收歛流動之極而必繼之以貞靜物無終止之理如收歛未幾而

幾舒繼之貞靜未幾而流動繼之

陳氏曰動極而靜靜極而動魚天人說何氏曰通天之萬物言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程傳曰進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

陳氏曰此只指歸字說妹字在所畧如進於明德新民之學必以至善為止是至善者明新歸宿之地也如進于戒懼慎獨之功必以位育為極則位育者乃戒懼歸宿之地也

倪氏廣說言天下之物凡有進者必有所到之地如水之進也至於海行之進也至於家學者之進也至於聖之類

易經中說

于九

胡氏以進德居業看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明德新民而止于至善則得其所歸矣故其德為大德而其化為大化也或依程傳物有所歸聚必成其大說言滄海不擇細流滄海之大河水之歸聚也太山不讓土壤太山之大滄山之歸聚也商所歸聚則成大市民所歸聚則成大邑謳歌歸焉訟獄歸焉則為華夷之大君矣亦有專主

有人斯有土看者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程傳曰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又曰巽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焉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

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於陽所以為巽也

何氏曰物盛則必衰有隆運有替豐後而旅也上旅字只取去所止義下旅字則巽旅也

林氏曰窮大者必失其祿位流落而無所偶亡其國家播蕩而無所依矣旅而無所容必和顏悅色遜辭下氣以入之此豐旅與相承之次也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

程傳曰物相入則相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

倪氏曰人情相親則相入則說如父慈子孝父子相入也而後相悅於一象之中君仁臣忠君臣相入也而後相

易經中說

于十

說於一堂之上兄弟相入則如泰墳荒矣夫婦相入則如鼓琴瑟矣

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程傳曰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風行于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為渙也

翰按吳允渙三卦選據人情上說依程傳為是或主窮理上看言有深遠之學而後有自得之說藝外之樂也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程傳曰物既離散則常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渾之容有限渾上置水滿則不容為有節之水故為節

何氏曰渙字又當離字看與上下異如民之離散當止之以恩財之離散當止之以儉此程傳意也

或謂物無終離之理離極則必止如夏之末人心雖必歸於商而離者止矣云云翰不從此說

林氏曰人情既離苟不明禮義以為之防閑立法度以為之節制則民心益無所操民志益以不定矣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程傳曰節者為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

為卦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易經中說大義之四十三

五十二

德行議焉一身有其節度數制焉萬用有其節大而綱常倫理小而宮室服用必立法以為限制制以為防也既為節矣則上之人信而守之下之人信而從之相安於品第次序之當然精粗巨細之定制朝信道工信慶家不殊俗國不異政矣焉有玩之而弗信者乎或因程傳語意重在上之人拘矣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程傳曰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

倪氏曰人隨其見之所及心之所得深信而無疑者則必措於行行則過之所由生也

翰按項氏之說則當重有字重必字而過字始有下落項氏曰有其信猶有其善言以此自負而有之也蓋自恃其信者果於自信則於事不加詳審而取必于行能不論其則乎必行之者取必於行也行之必過於果為之必過於中矣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程傳曰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為卦水火相交則為用矣各當其用故為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

此濟字非濟天下之謂乃濟事之意如未有能濟之濟猶言成也蓋體之具者用必周積之厚者義必盛人之才德

易經中說大義之四十三

五十三

識見出類拔萃既過於人則足以遠天下之大功理天下之大事凡致君澤民托孤寄命拯溺亨屯罔不克成矣又如義皇堯舜聰明睿智修進立教備物致用如原道云云亦是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天高地下人物散殊古往今來相為代謝天地之化一開闢一混沌無始無終與氣運相為循環也人物之生或氣化或形化生生不已與天地相為終始也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皆此天地皆此人物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物不可窮如此故既濟之後而受之以未濟易於是乎終焉蓋其

為卦水火不交不相為用是未濟之義也終之以此者有以見物非濟之可蓋蓋亦竟齊病諸之意而聖賢不自滿足之心也過物者之濟豈能盡物物而米無一之或遺也哉

程傳曰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無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翰按程傳以濟為窮莫曉其意俟更請問

按乾坤天地之體陰陽之本也故為上篇之首坎離天地之用陰陽之交也故為上篇之終成有夫婦之道生育之本也故為下篇之首既未濟坎離之交生物之成也故為下篇之終

下篇之終

吳臨川曰始乾坤終既未濟者周易六十四卦之序也蓋文王既立卦名之後而次其先後之序如此皆以施用於人事者起義而夫子為之傳以明之大槩皆有意思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而布叙有不精密者哉韓康伯謂序卦非易之蘊程沙隨為序卦非聖人之書蓋亦未之考也

石下篇

易經中說卷之四十三終

易經中說卷之四十四

頤川盧 幹子羽著

同郡王道增益甫問

元嗣虞晉伯進訂

雜卦傳

此篇皆舉卦義相反對者然亦不系其序卦之倫也蓋易卦之序雖相承而其義則反對也朱子謂雜者反對之義只是反復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相反也大抵雜舉其相次之卦其卦畫反對而其義亦反對焉不可分孰為反孰為對也

此篇舉卦而著其義旁通天道人事物理而泛論之也觀此不可執一

易經中說卷之四十四

乾剛坤柔

䷀ ䷁ 坤

此乾坤二卦相反對也與坎離中孚順大過小過八卦是正卦蓋皆轉各只是一卦而已

此主卦體上說六畫之乾陽之純健之至則純乎陽剛而不雜乎陰柔坤之反對也六畫之坤陰之純順之至則純乎陰柔而不混于陽剛乾之反對也朱漢上之說剛之在造化則靜專動直而確然示人以易者剛也靜翕動闢而闢然示人以簡者柔也在人事則為嚴毅為幹固而確不可拔者剛也為慈愛為易直而溫乎可親者柔也乾與坤二卦之畫反對而剛與柔其義亦相反對也

比樂師憂

比卦

此二卦只是一卦相反對而成餘廿七卦同

此王卦體兼卦名義上說比以一人撫萬邦以四海仰一

人在上得衆故樂師以一陽而統衆陰以衆陰而從一陽

居下任重故憂

比之取以樂者蓋以其道得以大行可使無一夫之不蒙

其澤矣初非以天下奉一人而自為逸樂計也師之取以

憂者蓋以兵凶戰危衆之死生國之存亡係焉不可不謹

者也固非以身之故也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易經中說

觀卦

二陽臨四陰君子之臨小人也有推惠及下之義二陽為

衆陰所觀羣下之觀君子也有仰望于上之義一則我凌

逼于物一則物觀瞻于我此本卦體上看臨川之說迂刪

之

林氏曰臨以二陽在下而上之四陰為其所臨是以我臨

物而有推已惠下之義觀之二陽在上而下之四陰仰而

觀之是物來觀我而有希恩仰德之義二卦之畫反對而

其義亦反對也

也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蒙卦

此主卦德上說也震動坎陰當屯之陸雖能為有可以出

險然尚在險中未能遽出手險也坎陰止當蒙之時雖

能晦冥未知所之然虛靈不昧乃其固有不終昏昧也一

則能行而尚止一則雖晦而終明一則能進而不遂其進

一則雖昧而不終于昧一如孔昭之于蜀一如太甲之于

桐也是其義相反對上下體亦自相反對焉蔡節齊吳臨

川之說不合本義刪之

倪氏曰以震遇坎而反之則為蒙者也也以言其義震動

方見而坎陰不行也是動而方見之際有陰而不待之阻

此屯之所以為屯也以坎遇艮而反之則為屯者蒙也以

言其義坎陰幽昧而艮止光明也是幽昧至雜之餘有光

易經中說

明至著之理此蒙之所以為蒙也屯與蒙相反之卦也然

屯見而蒙則雜屯不失居而蒙則著其義亦相反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益卦

此四卦一事意脈據四時看亦可震艮以卦體言起則陽

始生止則陽之極也主氣上看一足陽之初動自下而起

一是陽之既升極上而止

損益在卦名義上說損而不已必益損之虛則受益也益

則盛矣是成不生成而生于損損雖未盛也而成自此乎

始損非盛之始而何益而不已必損益之滿則招損也損

則衰矣是衰不生于衰而生于益益雖非衰也而衰自此

乎始益非衰之始而何天地物理皆如此也

林氏曰震陽起于下則為奮迅為發舒為動盪起也艮陽止于上則為貞靜為收斂為停蓄止也損此漸消漸退時雖未衰也已必有必衰之勢益此漸息漸進時雖未盛也已必有必盛之機故曰盛衰之始

倪氏曰損下卦初畫之陽益上卦初畫之陰此損也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此益也損反之則為益益反之則為損卦固相反也而盛衰存焉其義亦相反也

何氏曰上之損下宜盛矣然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實為衰之始焉上之益下宜衰矣然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實為盛之始焉

易經中說大畜之象

甲

大畜時也無妄災也

單于三三三 无妄
就卦名義上看大畜是時于大者畜之无妄是無所望而却有災皆偶然禍福蓋本不可止也然止之乃有時而或然无妄本足免災也偶得之乃不期而自至一則止其不能止者一則得其不當得者一為適然之福一為適然之禍蔡紫二說存餘說刪之止健如殘廢渠魁制其首惡之類

林氏曰大畜止乎剛健勢所甚難而乃有以止之適然之福也无妄宜乎無災意料之外而反有以乘之適然之禍也

胡氏曰大畜以艮畜乾者則其所進若不可屈也今能止之固非理之常也乃其適然者耳童牛之牯乘其勢之未成倚承之牙得其會而可制非時而何无妄以健而動者動而健馬則其所獲宜皆為禍也今乃得災亦非理之常也乃自外至者耳行人得牛而災遺于邑人无妄之行而青出于窮極非災而何

萃聚而升不來也
萃聚于下而不止升進于上而不來俱就卦名義上說也蓋聚如聚虛托處之聚澤聚于下則所謂以隱為高往而不返者也來如益歸乎來之來本升而上則所謂以仕為通溺而不止者也吳臨川說自升上為往以下存之以上皆當刪

林氏謂萃則眾賢畢集而布滿于要津不至于懼禍而去升則君子向往而彙征于王國不至于失意而歸此又是一意恐不見升萃反對處

謙輕而豫急也
謙豫亦在卦名義上說一則自小而輕有卑抑之意一則自肆而急有張大之意蓋謙者自卑而卑人先彼而後已故曰輕豫者安意而肆志縱欲而偷安故曰急

按吳臨川之說當云謙卑而不尊大故自小而輕豫樂而

志滿是故自肆而急餘皆去之

倪氏曰地中有山而反觀則為豫者謙也謙有卑遜之義而自處以輕如謙謙鳴謙勞謙不一也而均無自大自尊之心所謂有若無實若虛也夫當出地奮而反觀則為謙者豫也豫有和樂之義而自處以急如鳴豫吁豫冥豫不一也而均無知儆戒之意所謂欲敗度縱敗禮者矣夫自輕則不滿假必不自急也自急則妄自尊大必不自輕也謙豫反對之卦而其義亦相反如此

林氏曰謙則虛心降志退然自處而卑下豫則志得意滿侈然自驕而傲情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易中說不盡乎

賁卦

賁卦

六

俱就卦名義上說一則因有食而噬嗑一則因無色而賁飾蓋謂噬之合者以有食也文之施者以無色也無色者慶其色之得施也蔡郭余吳之說俱無理會當刪

頤中有食齧然後合噬而噬之因有食也噬嗑則雖有而無矣白而無色宜受以采采以賁之因無色也賁則雖無而有矣

林氏曰噬嗑者頤中有物齧而合之食其所有也賁者因其無色加以華綵飾其所無也

一說天下之間足以害治噬嗑以除天下之間如有物而食之也去其所不宜有也人道之文足以飾治賁以成天

下之文如無色而藻之也飾其所不可無也

兌見而巽伏也

兌卦

何氏曰就卦體一陰上說也兌則陰在二陽之上故曰外見巽則一陰在二陽之下故曰內伏

林氏謂兌陰外見性情之真怡然而發散于外也巽陰內伏機緘之妙寂然而斂藏于中也翰謂見伏字為主順說據一陰言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卦

當隨之前也以无故故上下偷安而不飭也當蠱之後也

易中說不盡乎

蠱卦

以當飭故改前之為不復依隨也一則以无故而依從一則以當飭而脩治正相反對就卦名義上說蔡氏余氏之說刪之

林氏曰隨者上下相安而怠其所有事安無故也蠱者上下交脩而振其所有事勤脩飾也

剝爛也復反也

剝卦

就卦體上說剝則一陽將盡于上猶果之爛墜于下故曰爛復則一陽復生于下猶果之可種而生故曰反剝朱說此專以造化之陽氣言

林氏曰剝者陽窮于上真意消爛而歸于無也復者陽生

于下生意復萌而反于有也
晉書也明夷誅也

是明夷

就卦象上說一則明出地上而為宣一則明入地中而見傷

林氏曰晉則明出地上光輝宣著明而為晝也明夷則明入地中陰晦隱伏明而見傷也

陳氏曰明進于上猶日當天而晝也明傷于下猶日入地而夜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

井

井取卦象水道上行而功以通無所揜也困取卦體剛柔

相遇而剛見揜則不通矣一則通而無揜一則揜而不通項氏異之上爻以下刪之

井功及于物其道上行困剛與柔遇其道見揜也通達也

豁達而無碍也遇值也抵塞而不通也通者困之反困者

倪氏曰往者來者皆井其井施者受者並受其福普施而不窮也陽剛方啓于行陰柔即沮其機抵塞而不通也

咸速也恒久也

恒

此在卦名義上說咸則天下至速之道隨時即通不待乎

久故曰速蓋自天地以至萬物之咸合下就通天下之事無有速于此者矣恒常也恒則天下可久之道萬世不易不可欲速故曰久蓋自天地以至萬物之常道萬世由之而不變天下之事無有久于此者矣

天下事凡其出于心思而後到者雖欲速而不可得惟夫屈伸相感而皆出于無心之妙故感而遂通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機如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曾不能以一瞬也咸何有不速耶恒常理也天下之物凡出驚異而特出者雖欲久而不可得惟夫天下常理為天下之所共由故見諸日用亘古今而不可移易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萬古常然也恒

何有不久耶

何氏曰咸感也感道隨時即通故曰速恒常也常道萬世不易故曰久本義咸速恒久去二也字非訓咸為速恒為久也是咸必速恒必久也

林氏曰咸之于此即應之于彼極天下之至速也不能遲之以久作之于前傳之于後極天下之至久也不可責效於速

時說專主王道言咸即聖人忘人心而天下和平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極天下之至速也恒即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教思無窮容保無疆極天下之至久也

與離也節止也

節

風行水散而不聚澤防水聚而不散剛項說

何氏曰卦名義上說一則離散而不聚止一則聚止而不

離散

陳氏曰離則不止止則不離渙乃天下解散離披流移而

失所止節乃天下皆歸于節制之中止于此而不肯離散

也

林氏曰渙則民心無所統一民志無所定句也節則禮義

以為之限法度以為之防也

解緩也寒難也

蹇

易經中說下卷之四

此在卦名義上說出險故安舒在險故艱危緩則無難難

則無緩張吳二說刪之

林氏曰解則平居無事從容和緩而無驚顧之意寒則倉

卒有難忙迫急遽而無舒徐之態

陳氏曰已出險外故安逸舒緩無復離難之憂也方在險

中故艱難危殆非沒可緩之時也緩謂寬緩即所謂難之

散也

睽外也家人內也

家人

內外即親疎意吳說當刪

林氏曰睽則人情相疎彼此相傷遠而在外也家人則人

情相親爾我相乎近而在內也

否泰及其類也

泰

倪氏曰乾上坤下者否也以天地則不交而萬物不通以

上下則不交而天下無邦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

人而外君子大往小來時之衰也坤上乾下者泰也以天

地則交而萬物通以上下則交而其志同內陽而外陰內

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小往大來時之盛也夫天地

一也在否則不交而在泰則交上下一也在否則不交而

在泰則交否之在內者泰之在外也否之在外者泰之在

內也否泰反類如此

易經中說下卷之四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遯

四陽在下而不進四陽在上而退去主卦體上說蓋陽進

而盛則陽自止而不進陰進而長則陽自避而不居一則

居其所而不進一則去其所而不居義亦相反對也此皆

據卦義所有而言不是戒占時候恐不必如吳氏之說刪

之可也

何氏曰一則當陽長之時四陽止于下而不進一則當陰

長之時四陽退于上而不居

大有象也同人親也

同人

主卦體上看大有六五一陰在上而五陽應之同人六二一陰在下而五陽與之二卦之畫本反對也然其義亦相反對焉大有以一陰而統眾陽是晉天率土皆在統馭之中其所以有者眾矣非眾而何同人以眾陽而與一陰是晉天率土咸仰一人之尊其所以同者親矣非親而何蓋上之于下泛而不專下之于上則專而不泛自是理勢如此也或主卦名義一在君民上看泛而不切一在朋友上看切而不泛也不必從

重三三鼎

此本卦名義上看去故取新如自治也矯其氣稟之偏物

欲之殺以求其本體之明其治人也去其積弊之政不美之俗以求其維新之化是已朱項二說刪

陳氏曰革必去其舊樂之污故云去故鼎當納其新紫之美故云取新

美故云取新

一說專主治道說革乃水火相息而有去故之義是為人君者革其積習之陋而舉凡弊政也汚俗也無不掃除于既往也鼎以致烹飪而有取新之義是為人君者布以維新而舉凡良法也美意也無不照映于方來也一是革一是興治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中孚中孚中孚中孚

過之大者乃陷于惡矣惟小過則出于無心或迫于不得已少踰乎天理之則故曰過以見其非有心之惡也外之信或出于色取者矣惟中孚之信則至誠無偽真實无妄有合乎天理之實故曰信以見其非外貌之飾而已也卦名義上說刪吳說

林氏曰小過則言過乎中行過乎正過也中孚則言信有物行焉有恒信也

陳氏曰小過陰多于陽陽少于陰為私欲勝而天理微故謂之過過者天理之遺失也中孚全體中虛二體中實為天理全而私欲泯故謂之信信者天理之實也過則非信信則無過故為反對

易中說

翰按陳氏是據卦體上說太既雜卦多只就卦名義釋之則此處小字中字亦不可忽

豐多故親黨旅也

重三三旅

倪氏曰卦與旅相對者為豐以明而動有盛大之勢夫既明且動則明足以燭理動足以有為無事不舉無為不振制禮而作樂主綱而陳紀其故多矣卦與豐相對者旅也山止于下火炎于上為去其所而不處之象夫去其所而不處則身依于他邦迹栖于異域行無常居無寧跡仰馬而遠父母俯焉而去妻子其親黨矣

林氏曰豐則既明且動事事欲其如意日有更張之煩而

多故也旅則羈旅于外人人皆疎遠行無遇合之多而

親也

胡氏曰故乃變故之故非親故之謂此惟重多字是反

對

翰按潘氏謂物感則多故旅寓則少親似只主卦名義說耳但本義云既明且動其故多矣則又以卦德看豐也剛

楊

一說既明且動豐盛之多事也去其所止羈旅之少親也離上而坎下也

離上而坎下也

離上而坎下也

此在卦象上說也林氏曰離為大火之災也則向乎上而

反附于下所謂火就燥也坎為水水之潤也則趨乎下而

不逆行于上所謂水流濕也離中虛坎中滿二卦相反者

也而曰上曰下其義亦相反焉

小畜畜也履不虞也

小畜畜也履不虞也

畜主卦體履主卦德和說羈剛強之後則彼之暴無所施此之進無不遂

林氏曰小畜以一陰而當乎衆陽之衝欲止而不能止羈故也履以和悅而羈剛強之後欲進而得遂其進進則不

虞也

陳氏曰以巽畜乾陰少而弱其施未行其勢未成故曰羈

也以兌履乾陰順而進其道可行其勢難遏故曰不虞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在卦德上看需之坎水乾剛不陷是從容善處而不遽進訟之上剛制下下險伺上是彼此讐敵而不相親一則遇

險待之而不進一則遇敵爭之而不親若只主卦名義上看則需自是不進底意思訟自是不親底意思不消別說

也剛朱項

林氏曰需則察識事機行有所待而不遽進也訟則任其勢力進與之爭而不親睦也

翰謂待則從容寧耐而不進爭則情義乖離而不親

又按關子明云履而不虞者其周公乎需而不進者其孔子乎蓋周公達而在上者也出也孔子窮而在下者也處

也是二卦雖非反對而其義有仕止之異則反對焉

大過顛也婦遇也柔遇剛也漸女婦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婦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若

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按本義謂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今據蔡節齋所定之序為圖於左

大過顛也頤養正也

頤養正也

頤養正也

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歸妹 未濟

歸妹女之終也漸女婦待男行也

漸 漸

姤遇也柔遇剛也夬夬也剛決柔也

夬 夬

大過 顛也

此主卦體上說二陰不勝四陽之重故顛覆之患不能免

南軒之說當刪

何氏曰四陽過盛二陰不勝其重故顛覆之患不能免也

按大過與顛為反對一則顛而不正一則養正而不顛

易中說不養之字

林氏曰大過則本未皆弱不足以任遺大投艱之托故顛

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

言卦體一陰遇五陽也以一小人而遇眾君子遇之不正

也

陳氏曰姤與夬為反對一是以柔遇剛一小人而遇眾君

子一是以剛決柔眾君子而決一小人

漸女婦待男行也

此言卦德止于下而巽于上猶女子之婦必待男六禮之

盡而後行進以其漸而不遽進也謂之行者以嫁為行者

也 倪氏曰女子以良人為配以夫家為內然婚禮不歸貞女

不行必待夫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禮既備矣

然後乘既濟之第承歸妹之簪而往之夫家也

陳氏曰漸與歸妹反對一則止于下而巽于上是待男而

行一則悅于此而動于彼非待男而行也

頤養正也

胡氏曰上下二陽而中虛上止下動有頤之象養之義也

必寬欲以養心集義以養氣由聖賢之道而不流于異端

易中說不養之字

循大學之道而不流于他岐則所以養德者正矣 窮于貧

窮困苦之時謹于富貴利達之頃不以小害大不以賤害

貴簞食豆羹得之必以其義千駟萬鍾受之必以其道而

所以養身者亦正矣

倪氏曰天地養萬物天地一正也聖人養萬民聖人一正

也天地聖人何私哉又如慎言語以養德節飲食以養身

其所養者莫非正也何有拂經彙頤之失哉只主卦名義

吳說當刪

既濟定也

主卦名義上說定知禮備樂和刑清政舉之類百為順軌

此言卦義上說定知禮備樂和刑清政舉之類百為順軌

也

林氏曰既濟則法度備而紀綱已立欲詰兵而天下無不庭之國歟候捷而天下無使化之人蓋已定也

何氏曰事既濟則安定不煩擾矣與未濟反對一則事既成而安一則事未成而困

顧氏曰此言事已濟則天下之事定矣不必以六位皆當為定

合漸頤既濟三卦而觀見食色以禮則分定而無復事矣若徒汲汲于口腹女色不復以天理為主而惟人欲之馳者膠膠擾擾而自此多事矣懸乎定

婦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



婦妹在卦名義上說女者未嫁之稱安婦于人則女道終于此矣

未濟在卦體上說三陽失位故未濟為男之窮

林氏曰婦妹者女之婦于夫家而得其終身之托女道之終也未濟者三陽失位而未得其終身之配男之窮也

陳氏曰既未濟為反對既濟三陽三陰皆當位故曰定未濟三陰三陽皆失位而謂謂男之窮者陰之失位不足言也

也翰欲刪吳說當云既濟六爻皆得其定位故曰定也未濟三陽皆失其正位故曰男之窮也

夬夬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此釋夬之義而原其由又推類以盡其蘊也是在卦體上說剛為君子柔為小人以位剛決一柔以眾君子而去一

小人則小人無餘類而後傑在位君子滿朝矣所謂剛長乃終也所謂一變為純乾也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夫夬之義有關於世道如此聖人于雜卦之末言之其替化育扶世變之意微哉

以象君子而去一小人如摧枯拉朽何難去之有由是君子類盛其道上行而日長也小人勢微其道不行而日消也斯時也豈非世道之一大快哉

君子道長二句有玩聖人傳易終篇必著此二句亦自有深意存

海意存

道消宣

曰易為

按此篇孔子雜六十四卦之剛柔動靜吉凶禍福而

反覆對舉之以見其義也皆據見成卦畫之相反而言

而乾坤坎離順大過中孚小過八卦雖不反對然乾盡變則為坤坎盡變則為離而推之順與大過中孚與小過亦

莫不然謂之反對亦可也反對之義相連不必分屬何者

為不雜者為對何者為反對何者為正對也于雜之中而有不雜者在所謂天地間至妙至妙者歟

易變易也天下有可變之理聖人有能變之道反需為訟

反泰為否及隨為蠱反晉為夷及家人為睽此不善變者也反剝為復及遯為壯反蹇為解反損為益反困為井此善變者也亦不盡然也文王之意但示人以可變之機得其機則危可安亂可治屈可伸狂可聖特在一轉移間耳後天之學其盡人事以贊天道之妙歟

八卦只是六卦圖



三坎

三離



三兌

六十四卦

三十二卦

乾坤坎離四正卦文公以為是反

兌便是翻轉底象便是翻轉底

艮文公以為是對艮震兌巽倒轉

相會則為中孚頤大過小過

之卦

陳氏

下之位

十四卦都是天理流行自國以迄乾坤定上下

指乾一兌二離三四五六七八之數為三十六卦殊不知邵

子云天根月窟閑來往天根指復月窟指姤閑來往言陰

陽往來于方三十二右方三十二卦之間是合六十四

卦總言一可止說八

易經中說四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盧翰撰翰字子羽潁州人嘉靖甲午舉人官兗州府推官其講易專主人事而證以下筮每爻皆列變卦之圖而雜引經語史事之近似者類附於下頗為冗雜亦多附會又立圖太多每成蛇足如雲行雨施六位時成諸句亦繪畫縱橫明其相配之義覺理本簡易圖反治絲而棼之矣

九正易因不分卷(一)

〔明〕李贄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刻本

九正易因序

李贄曰、易因一書、蓋予既老復遊、
白門而作也、時天寒夜冷、予每卧、
聽讀易者、說易既心中不解、輒慘、
然不樂曰、此豈吾孔氏之書也哉、
遂不

序

三年白門、就此易因、然

其妄誕可笑、使後人聽之、亦當如、
予之聽前人也、因而封置笑筭、直、
上濟北、而易因梓矣、反使予轉側、
不安、在濟上、日惟周易是誦、是讀、
纔一年、所改其甚不堪者、幸已得、
十之三、今馬侍御又携予北抵復、

讀易於其所學易之精舍侍御通
州人名經綸以易起家號通於易
予既幸得之乃晝夜參詳纔兩年
而易因之舊者存不能一二改者
且至七八矣嗟乎予生平不喜著
書雖性資懶散亦以既作則必成

序

二

無漢有中轍之理也故嘗私計年
老以來絕無不成之書者獨此先
聖之易驚惶靡定自謂萬分一決
不能成何也聖心難窺一也予年
已老二也聰明不逮三也而卒底
於成豈非夫子在天之靈有默相

之邪不然何以或十日或五日或
百十餘日其不可曉者終歸曉了
何也迷時千里萬里曉時即在目
前固知鬼神將通抑或憫念予之
至誠也於是乃復乞名於侍御馬
侍御曰此真孔氏之書矣他時後

序

三

日可以就正吾夫子于杏壇之上
矣夫樂必九奏而後備丹必九轉
而後成易必九正而後定宜仍舊
名易因而加九正二字即得矣予
喜而受之遂令汪本鉅復讀一過
而定其名曰九正易因也

讀易要語

真要語幸勿草草

文王彖辭爻辭其言約其旨深非夫子讀而傳之後之人終不可得而讀也唯夫子於易終身焉是故舉其象指其義陳其辭以至聖之心合前聖之心而後義畫文理燦然詳明厥功大矣雖謂夫子以註解文王之易可也後之人又何

要語一

以贅爲夫唯不免有贅矣以故夫子之傳明而後晦贅贅無已晦晦相仍易道大喪乃後之用易者反師其所訓詁卽以爲真聖人之神化自入于過而欲人寡過也不亦甚與故世之讀易者只宜取夫子之傳詳之必得其易象之自然乃已不然寧不讀易不可誤述醫方以

傷人也雖然夫子在當時亦已知文王之言至精至約至約至精非神聖莫能用矣是故于爻彖傳之外復爲六十四卦大象以教後世之君子余嘗恠其與爻彖不倫每每置而不讀後思而得之乃知文王之深于憂患也故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專一發揮神聖心事

要語二

不至入險而後悔而夫子復舉大象有言之教俾鹵莽如余者得而讀之亦可省愆而寡于怨尤分明是爲余中下之人說法實與爻彖不倫也嗚呼聖無兩心人有上下雖夫子其奈我何故嘗私論之曰易有六十四卦是易之六十四大乾坤世界也易有三百八十四爻

是易之三百八十四小乾坤世界也。一卦自爲一卦。一爻自爲一爻。一世界自爲一世界。不可得而同也。六十四卦之爻。彖專一發明六十四位神聖大人。事也。六十四卦之大象。專一發明六十四位君子學人事也。總之有六十四八分之則神聖也。君子也。兩途各別不可得而混也。然六十四位神聖未嘗不能爲此六十四位君子之事。而六十四位君子求一神聖之影響不可得矣。故余又願後之君子要以神聖爲法。法神聖者。法孔子者也。法文王者也。則其餘亦無足法矣。

䷀ 乾上

乾元亨利貞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初九潛龍勿用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乾正易圖

乾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終日乾

乾反復道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上九亢龍有悔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乾為天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既資以始必資以終元非統天而何夫天者萬物之一物苟非統以乾元又安能行雲施雨使品物流通形著而若是亨乎故曰大哉乾元人唯不明乾道之終始是以不知乾元之為大苟能大明乎此則知卦之六位一時皆已成就特乘時而後動矣是故居初則乘潛龍居二則乘見龍居三乘惕龍居四乘躍龍居五乘飛龍居上乘亢龍蓋皆乾道自然之變化聖人特時乘

九正易圖

之以御天云耳是故一物各具一乾元是性命之各正也不可得而同也萬物統體一乾元是太和之保合也不可得而異也故曰乃利貞然則人人各正一乾之元也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資也乃以統天者歸之乾時乘御天者歸之聖而自甘與庶物同腐焉不亦傷乎萬國保合有是乾元之德也何嘗一日不咸寧也乃以乾為天以萬為物以聖人能寧萬國以萬國必咸寧于聖人不若易乎故曰乾元亨利貞舉四德以歸乾而獨以大哉贊

元其旨深矣嗚呼乾之羣龍可得而見也乾之羣龍无首不可得而見也故用九者能真見羣龍之无首則自然首出庶物而萬國皆咸寧矣自然時乘御天而宇宙在吾手矣自然大明乾道之終始一元統天而萬化生于身矣故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吉者元也亨也利也貞也蘇子瞻曰乾无首无首為天則至矣

附錄

莊子曰易以道陰陽

九正易圖

楊子雲曰宓犧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羅彖正曰三居二乾之間有乾乾之象居下乾之終有日終而夕之象三居下之上乃危地也以其終日乾乾而夕惕故得无咎石守道曰天極高不能下接于地豈能行四時生百物君極尊不下接于人豈能懷萬國御百官故自不至于亢也

李贄曰。乾坤不載文言者。以文言宜自爲傳。不宜獨摘乾坤兩卦。而遺其他。以破碎聖人之經傳也。待未死。尚當窮究繫辭之奧。不但發明文言而已。然中間亦有說及文言者。蓋儒先連篇引類。不復裁剪之矣。

王畿曰。乾。天德也。天地靈氣。結而爲心。无欲者。心之本體。所謂乾也。天德之運。晝夜周天。終古不息。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不害不悖。以其健也。聖德之運。通乎晝夜。終身不息。同乎天也。賢人以下。

九正易圖

卷

四

不能无欲。所欲不必沉溺。意有所向。便是欲。寡之又寡。以至于无。人以天定。君子之強。以法天也。嘗考天文。天行有常度。而无停機。天非有體也。因星之附麗。以爲體。天如倚蓋。南北二極相貫。北高南下。窺之以管。極中一星。旋轉尤密。不出管中者。曰紐星。所舍。天之樞也。天體不動。非不動也。旋轉不離于垣。猶樞之闔闢。不離于臼。未嘗有所動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无有遠邇。高深受命如響。此造化之樞紐。千聖相傳之秘。

藏也。儒者諱言虛寂。夫子于咸。發感應之理。詳言之。何也。蓋天下之感。皆生于寂。而其應也。皆本于虛。虛以適變。寂以神感。何思何慮。所以一天下之動。堯之中。舜之微。文之穆。孔之默。顏之愚。周之靜。皆是物也。世儒泥于典要。思爲昧夫。所謂虛寂之體。聖學所以不明。造化或幾乎息矣。

九正易圖

乾

五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

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

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

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

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

尤王易因

坤

太

致其道至堅冰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六二之動直以方

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含章可

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龍戰于野其道窮

也

用六利永貞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大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尤王易因

坤

七

○坤為地

乾坤定質。則一健一順。苟責健以順。責順以健。健順皆失其質矣。乾坤兩卦。即為反常。非天尊地卑之正理也。乾坤定位。則一夫一婦。苟責夫以婦。責婦以夫。夫婦皆反其分矣。乾坤兩卦。總為失位。非君尊臣卑之正道也。是故上天下地。天下之乾坤也。一夫一婦。家家之乾坤也。其位定。故不可反。以常其質。定故不可易。以能聖人之首。乾坤也有以哉。不然。神龍而化馬之龍。固無所用其飛騰。而引重致遠之役。龍將訕焉。化馬而神龍之馬。固無所施其負載。而興雲致雨之技。馬何知焉。是故聖人于乾坤。獨詳言之。乃世之儒者。畫蛇添足。謂健而不順。則剛躁而不可成。順而不健。則委靡而不可振。吁。果若所云。尚足以稱乾與坤乎哉。夫苟其剛躁而不可成也。而猶可以稱乾焉。委靡而不足為也。而猶可以稱坤焉。則天不成。地不成。地吾人將何所蓋載也。不知此固至健至順者之所自有。而何用補助于其間也。若健而復濟以順。必非真。

九正易圖

卷八

八

健者順而仍加以健。必非至順者。嗚呼。是惡足以識乾坤之正性乎。

乾坤一也。故乾曰元亨。坤亦曰元亨。但乾曰利貞。而坤則曰利牝馬之貞。且不但馬也。而又曰牝馬。則其視龍之變化飛騰。為何如。而坤獨利此者。則以此為坤之貞故也。故君子有所往而法坤。則唯牝馬之貞是安。故曰安貞吉。有所用以從事。則唯牝馬之貞是利。故曰利永貞。以大終也。大指乾以太而終。則无敢為主。无敢當先。无敢朋黨。乃貞矣。

九正易圖

卷九

九

先迷以下。所謂利牝馬之貞也。先者為乾為主。而吾後之。則得主而利。王者或西或南。而吾導之。則東北以居。蓋唯主是從。則志意專一。而不二。安厝以聽。則後順得常。而不迷。坤之利貞如此。是乃元亨也。

人之生也。直疑不方矣。今言直而又言方者。以人但知直而不知直之无不方耳。蓋地性博厚。坤德无疆。其不可孤蓋如此也。直者為正。方者為義。正者以行。方者以止。直者是敬。敬非著意。唯其內。

之直而已。方者是義，義非襲取，唯其行之利而已。此豈有待于學習而後利哉？固不習而无不利者也。夫何疑？

附錄

坡公解曰：至順而不貞，則陷于邪，故坤利牝馬之貞。余謂至順未有不自貞者。至順者，順乾也。順乾矣，有不貞乎？若得朋者，與類若西南行，則以陰柔而後附于陰柔，安能一心聽命于乾而為大順之至？與坡公曰：坤之為道，可以為人用而不可以自用。

本義易傳

坤

十

可以為和而不可以為偶，故君子利有攸往。先則迷而失道，後則順而得主，此所以為利也。西與南則兌也，離也，巽也，皆吾朋。東與北則震也，坎也，艮也，皆非吾朋。兩陰不能相用，故必離類絕朋而求主于東北。余謂乾者，坤之主也。乾為主，不須求。求反失之，便有得朋之想矣。不能一心以聽命于乾矣。坡公曰：以六居二，可謂柔矣。夫直方大者，何從而得之？曰：六二順之至也。君子之順，豈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余謂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夫

子已解得十分了。不須再以順理无私解也。夫人唯其至柔，所以至剛。唯其至靜，所以至方。故柔可能也，至柔不可能也。嗚呼！至矣。坡公曰：處上下之交，皆非安地也。乾安于上，以未至于上為危，故九三有夕惕之憂。坤安于下，以始至于上為難，故六四有括囊之慎。陰之進而至于三，猶可貞也。至于四，則殆矣。故自括結以求无咎。无譽，咎與譽人之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乎譽。脫乎譽，必罹乎咎。咎所以致罪，而譽所以致疑，甚矣。无譽之難也。又

九正易傳

坤

十

曰：方其變化，雖草木猶蕃及其閉也。雖賢人亦隱。余謂讀此可以痛哭。坡公又曰：黃中之色也，通是理。然後有是色也。裳下之飾也，黃而非裳，則上體也。裳而非黃，則雖下體而非正位居體也。今處重坤之正位，又居下體之中，故稱裳以明下，稱黃以明中。夫文生于相錯。若陰陽之專一，豈有文哉？余謂坤不貴文，貴文在中。黃中之色也，文在中也。何待相錯而後有文也？程子曰：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類。

朱子曰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于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爲大善之吉也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爲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關雖當未也後蒯果敗

金汝白曰先迷是一句後得主利是一句陽陰之

九車易圖

十二

主陽先陰後乃理之常陰先則反常而迷後則得其主而利利猶順也故曰後順得常又曰後得主而有常先儒以主利爲句遂謂後得主而有常脫一利字然則後順得常豈復脫乎夫陰當從陽者也睨其類可乎喪朋猶泰之朋亡舍其朋而從陽故吉

劉濬伯曰六三以陰包陽其象爲含章六四以六居四其象爲括囊陰虛中囊象重陰結閉括象又曰奸雄之臣肆行篡奪主雖柔暗亦不相下僵尸

流血勢所必至履霜堅冰正慮是也胡仲虎曰其血玄黃兩敗俱傷陰雖極盛豈能獨傷陽哉

楊敬仲曰陰至上六幾不復有陽矣然陽雖甚微名分猶在不可滅也但當其時人唯知有上六而已豈復知有陽哉聖人惡其无陽也故特稱龍以見其猶有龍在人心終不忍忘不可侮也血陰物又稱血以明上六猶未離臣類陰陽俱傷不獨陽傷也聖人故以此折天下无君之心

九車易圖

十三

用六用九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卑是謂用六又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合六與三是謂用九六陰數九陽數故坤爻用其六而乾爻用其九也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

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

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

字十年乃字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

反常也

九十五易圖

十四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

吝 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

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求而往

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屯其膏施未光

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泣血漣如何可長

也

〇〇〇水雷屯 得象難

屯者何乾以一陽來居坤下則是剛柔始交也而

坎水生其前則是剛柔始交而屯難生矣夫屯者

乾坤再造真主起于草昧之時也今乾之一陽既

震動于坎險之下豈有不大亨利貞之理故不用

更有所往人自來歸而利建侯耳試觀雷雨之動

滿盈天造草昧正利建侯而不遑寧處之時而乾

之一陽適來居此下卦之下爲能以貴下賤而大

得民心則其人又正是利建侯而不獲寧處之人

九十五易圖

十五

夫有是時則人有是事故初九乘時而動但聞其

聲不見其形居貞如常守正如故若磐若桓不移

一步而人自往歸之故曰雖磐桓志行正也言其

志行之正自足以震動一世自不能舍之而他往

初又何用更有所往爲哉六二以柔正乘初之剛

正所以屯如遭如乘馬班如若是其難者二本貞

正自守未易見字于初第无奈初爲當世之所歸

往我又與初相比日夜求我婚媾十年乃字反其

常理以聖配聖以賢尚賢亦必有道與六三處逐

鹿之世。日夜冀望。庶幾得之。然上无應與。是无虞也。无虞胡爲乎林中。所以不如舍之爲明耳。六四則明矣。夫當屯之時。豈更有當求如初者。乘馬班如。審求此正應之婚媾。往吉何不利邪。然則初九真主也。雖有貞吉如九五。膏亦屯矣。所施亦未光矣。小可吉。大則凶。雖貞何爲。宋之錢越王是已。終亦自然。歸命于藝祖也。上六正所謂幾三之鹿而不知舍者。極三之所往而窮者。故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夫子傷之曰。何可長如此也。是不明之過。

九正易圖

屯

十六

也。汪本鈞曰。初與二爲婚媾。正所謂剛柔始交者也。大作之合。不字又何待乎。必與五相應。不得矣。

附錄

王輔嗣曰。雷雨滿盈。皆剛柔始交之所爲也。屯者天地造始之時。造物之始。始于冥昧。故曰草昧。夫息亂以靜。守靜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謙。屯難之世。陰求于陽。弱求于強。民思其主之時也。初處其首。而又下焉。爻備斯義。宜其得民。于今升曰。百姓盈盈。匪君子不寧。天下旣遭屯險。

之難。後王宜蕩之以雷雨之政。

羅彙正曰。磐石也。桓杙也。皆難動之物。

金汝白曰。急于建侯。便是不寧。

胡仲虎曰。卦辭有專主成卦之主而言者。卦主震。

震主初。磐桓。卽勿用。有攸往。利居貞。卽利貞。卦言利建侯。其事也。爻言利建侯。其人也。

蔡介夫曰。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子冠而字。

楊廷秀曰。三无剛明之才。而居震動之極。妄意濟。

屯之功。所謂卽鹿。妄動而无上應。所謂无虞。

九正易圖

屯

十七

坡公曰。屯无正主。唯下之者爲得民。三无其德而有求民之心。譬猶无虞而以卽鹿。鹿不可得。而徒有入林之勞。又曰。三非其應。五不足歸。不知五之不足歸。惑于近。而不早自附于初九。故窮而至于泣血。

虞仲翔曰。坎雨稱膏。詩曰。陰雨膏之。是其義也。

王畿曰。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

氣始交。未暢曰屯。物勾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

曰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其難。此。

洪荒之世、天地開闢之初、君子開物成務之學、雲在雷上、陰陽始交而未成雨、故爲屯、雲在雷下、則已成雨而爲解也。經綸者、治絲之事、經者、總其緒而分之象、雷之自歛而分、綸者、理其緒而合之、象雲之自散而合、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也。

湯敬仲六爻相應凡例

初與四爲應、二與五爲應、三與上爲應、何爲乎相應也、重卦故也、初八卦而已、卦三畫而已、及其重之、則上卦之四、卽下卦之初也、上卦之五、卽下卦

九正易圖

中

六

之二也、上卦之上、卽下卦之上也、唯類同、故有應之象、然一陰一陽則相應、兩陰不相應、兩陽不相應、此六三與上六、兩陰也、故无相應之象、而有卽鹿无虞之象。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正易圖

蒙

九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子克家剛柔接

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四困蒙吝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五童蒙吉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大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水蒙

取象九難問學至書

山下有險險而止以此卦下險上止象也。夫方其止也混混沌沌莫知所之童蒙如此聖人如此雖欲不止其可得乎。然既以險而止則必以亨通而行之其亨通而行之也聖人如此童蒙如此雖欲不行又可得乎。故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言時止即止時行即行即此便是時中聖人與蒙无異矣。然則蒙乃人之正性養蒙即所以養正而為作聖之實功是以利貞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言我

九正易因

二十

與五之志相應故五自相求非求我告也。童蒙在中本自无餘我特承順而包納之足矣彼何求而我又何告。初筮告者初六方出門即筮得二之剛中而來求發其蒙。然至于再至于三終不與告者非不告也恐瀆蒙也。故曰瀆則不告。今觀其繫初之辭曰爾勿筮我求告欲我開發爾之蒙昧為也是自加桎梏也正宜利用刑人用正法以解脫其不如法之桎梏耳不欲吾恐其以往而吝反加受惜不可脫矣不見六四乎本老實人也反以為不

美而獨遠之本蒙也反以為不美而謂天正之夫彼方以蒙為困矣其吝又可脫邪。所謂以吝吝者正指四之謂矣。六五柔順居中若以為婦則為童蒙之婦若有子亦為童蒙克家之干故九二以包蒙之吉成六五童蒙之吉而後六五能以已之童蒙順以與入于九二之包蒙然則二與五之无不吉也固宜若六三則知識大開行已不順于蒙矣大抵世之蒙者聰明日廣往往見金而不見其身是故以聞一知十者為大賢而日貨殖焉反以空

九正易因

二十一

空者為鄙夫屢空者為貧乞瀆之則喜告之則喜加之以桎梏則又喜所謂為寇也非禦寇也。嗚呼乾坤之後既得震為長男以作之君復得坎為中男以作之師又得艮為少男使作刑官以弼成其師之教之所不逮而後知艮止之功大矣不然其順于蒙者二能包之其不順者雖二亦且奈之何要便上下皆順非艮剛不能以是知有教則必有刑刑非无因而設也故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利用禦寇上下順也聖人惓惓欲人作聖而施養正

之功于无可奈何之地也固如此

附錄

王輔嗣曰夫明莫若聖昧莫若蒙蒙以養正乃聖功也然則養正以明失其道矣

王畿曰山下出泉本靜而清水之源也不決于東西不汨于泥沙順以導之自然可達於海君子法蒙之象果行以育其德水行而不息故曰果山止而不撓故曰育夫純一未發之謂蒙蒙者聖之基也自蒙之義不明世之學者以蒙為昏昧妄意開

九正易圖

蒙

王三

鑿助成機智汨以泥沙之欲決以東西之趨反使純一之體漓清靜之源窒非徒无益而害之也夫聖功之要全在于蒙以天時言晦者蒙之機以人事言昏者昭明之候但世人未之察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

䷄ 乾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

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

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需于沙衍在中也

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正易圖

需

二十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

致寇敬慎不敗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需于血順以聽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大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水天需 得象

剛健之才，不難於濟難，而難于不犯難。初已出門而需于郊矣，而能不遽進，我知其不難行也，但恐其或不耐久，有失常心，則雖犯難，不難耳。故以利用恒无咎告之。九二需而近濟，則需于沙之象。夫沙非水也，而為水之所必至，則雖曰需于沙，與水中行實類，而二以剛明之才，居于四顧，聞小有言，遂得終吉，而能以吉終焉。九三過剛，不安于沙，反需而及于泥，夫泥之陷人也，甚于沙，三豈不慮

九正易圖 需

三十五

及此，但三知水之不能為災，而不知災在外也，既陷于泥，則欲進不得，欲退不能，寇之來也，非自我致之，而誰也是慮之不熟也。需之不審也，過剛之所致也。然以其剛也，因是而曲加敬慎焉，必不敗矣。不敗固善，然何如早不及泥之為愈，然則險在前而不能需，縱乾之剛健，亦不能免于陷與困窮也。而况六四與上之柔哉。今六四居坎之下，其象為需而見傷，若不能出矣，而反得出于坎陷之穴中者，以其能順以聽九五，寧見傷而不遽進也。此

九五正中之力也。上六處坎之上，時將出坎，乃不能需而反入于坎陷之穴，不亦甚乎。故告之曰：雖入于穴矣，猶幸而有不速之客來也。蓋九三應上，本是上客，今三敬慎不敗，已出險而來矣。來則敬之，亦可以保終吉也。雖入穴，何傷乎。然則上雖幸三之來，亦實受五之戒也。吾以是觀之，陰柔患不能出，而陽剛患不能需，此需之卦。聖人專為陽剛之人說法矣。利用恒，所以戒初也。小有言，所以戒二也。致寇至，所以戒三也。誰戒之需而有孚，光亨

九正易圖 需

三十五

貞吉，位乎天位，利涉大川，而往有功之九五也。蓋五身在險中，而忘其險，唯知酒食是需，亦猶困之九二，身處困中，而忘其困，唯知困于酒食而已。此處需處困之至德要道也。故曰貞吉，而又曰以正中至矣。嗚呼，安居不動，以待食飲，尚不出郊，况及泥邪。三人，即九三、三，雖不當九五之位，然剛也，健也，散之自未大失也。此卦唯六四能順以聽九五，餘皆有乾健陰亢，不能待不能聽之象。非五以天位臨之，以正中示之，以不一而足，丁寧誠諭之，弗

需也。此五之所以爲光亨也。

附錄

金汝白曰：四與上，坎中二陰，故皆言穴。猶坎卦初與三皆云坎窞也。

王畿曰：乾之剛健，上進遇險而不遽進，故需有亨道。苟以柔弱之質，需緩而不進，則是需者事之賊也。

說文曰：須，从頁首也，从彡，毛飾也。本須鬢之須，借爲所須之須。

本正易圖

二十六



三三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

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

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無眚。不

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食舊

本正易圖 訟

二十七

德從上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復即命，渝安

貞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訟元吉，以中正也。

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以訟受服，亦

不足敬也。

大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大衆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〇〇天水訟 難取象

此卦上剛下險，險而健，險而不健，則訟不成，健而不險，則訟不成，唯險而健，訟斯成矣。然訟其可成乎？訟其可終乎？訟其可以長而或從王事必永所事乎？幸有九五中正大人為訟者之所利見，而九二又剛來而得中，是以不克訟，而訟自不成，自不終自不永，且長而卒入于淵也。夫陽實陰虛，剛來得中，孚實明甚，一陽在內，陷于陰險，窒惕甚明，以窒故訟，以惕故不終訟，況見九五哉？故一見九五

九正易圖

本

二

即愧悔不暇，不克訟，歸而逋，宜矣。夫二險之主也，內體皆其素所左右之人也，既訟于五，大訟興矣，株連不既，衆乎？今歸而逋，則其邑人三百戶免災必也。此九二之不終訟，然也。若四亦是不欲終訟者，三之與上雖非欲訟，但恐或有起釁而致上之從王事耳。于是或者遂因而有繫帶之錫，而上亦因而不克訟焉。則是五爻皆以利見九五而訟，无由終矣。五之元吉而中正何如哉？以今觀之初柔居下，以柔自安，不永所事，雖小有言，辯明即止，其

以不終訟獲吉，宜也。四五同體，利見九五，復而就命，變而安貞，獨能不失九五，惓惓不欲訟之意，其以不終訟獲吉，尤宜也。上雖過剛，然三唯知舊德，是食貞厲，自居縱有王事，必不敢成，吾知上亦不能以自成矣。嗚呼，繫帶之錫也，三穢之愧也，則謂上能不終訟，亦可矣。何也？以其猶有愧心也。恐其无面目以見九五也。上或指教唆之，人下或指和事之，老

附錄

九正易圖

本

二

楊中立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于違行而後謀之，則无及矣。王畿曰：天為三才之始，水為五行之始，君子法之作事謀始，凡事有始，有中，有終，訟中吉終凶，能謀始以絕訟端，中與終不必言矣。又曰：觀天水違行之象，天左旋，五星右轉之說，益有足徵也。

三三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正易因

師

三

六三師或輿尸凶 師或輿尸大元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

貞凶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大君有

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大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〇〇地水師

水附于地曰比比附也附之以求安非九五剛中不可地中有水曰師師衆也能以衆正非九二剛中不能是故卦以九二爲丈人焉得丈人而專任之則可以吉而无咎故曰貞正也田有禽利執言用之有辭所謂正也以此用衆則是用之以正邦用之以開國用之以綏懷雖毒民而民從之矣雖王天下可矣但苟不知專任之道則雖有九二之丈人而欲其有功也亦難所謂既使長子帥師而

九正易因

師

三

又使弟子輿尸雖貞亦凶終必敗亂欲其吉且无咎不可得矣固知師之難難在于得丈人而能用丈人者尤難是故初六方出門即戒以失律曰師之律令一出長子他人不得專也初若敢專即爲失律夫失律即臧亦凶况不臧邪臧即貞今六五既能以二爲長子而錫命之者三二亦以師中之吉而坐承六五天寵之錫乃初六不免失律之戒六三不免輿尸之疑六五又不免弟子之使小人之用者坤體柔順恐其或不免有此也唯六四得

正爲偏將軍以居左。而能左次以待命。故曰師或
與尸大无功也。大指二荀或與尸大即无功人君
其尚可使弟子間之與故于上。又復繫之曰大君
命將出師本爲開國承家之故。臣之必緩懷萬邦
者也。自不宜使小人參之。參以小人定必亂邦。蓋
九二陽剛也。長子也。丈人也。初也。三也。皆陰柔也。
柔爲弟子。弟子只宜使之聽命于長子。陰爲小人。
小人只宜使之聽命于丈人。而可用小人之言聽
弟子輩主其事。邪吁千載而下。有賢將而不得專

九正易圖

師

三

主者其禍敗率以此矣。唐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
則雖李臨淮千古之英。郭汾陽人物之大。不免喪
師失律。彼代宗者。非不與之親經患難。並時收復
兩京也。而卒信用小人。復出蒙塵于陝。此无他。柔
而易搖。真如此師中之六五也。固宜聖人之倦倦
以示戒也。

附錄

坡公解曰。丈人詩所謂老成人也。祭公謀父曰。先
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

則不震。故地中有水師。言兵當如水行于地中。而
人不知也。

熊過曰。師以一陽統五陰。蓋古者五人爲伍。五伍
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皆自五起數也。與尸程
先生謂衆主。按古語曰。輿論。輿人之誦。皆衆也。詩
誰其尸之。尸主也。

九正易圖

師

三

比卦 坤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

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

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卦 坤下

三十四

六四外比之貞吉 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顯

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

不誠上使中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大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〇〇〇水地比 取得象好

比卦

水依附于地曰比下順從于上曰比此卦唯九五

剛中而有元永貞之德自然可以比而无咎故六

二內心不肯自失再筮得之即往比之是以貞吉

而且无咎所謂得其所比則安者正二五之謂哉

六四與五同體外比于五親仁事賢從上求安貞

吉亦宜乃初六以六居初實无正應而不寧必能

有孚比之始得所比而无咎又居坤地之下水必

盈焉本有有孚盈缶之象孚信既盈則終來六四

之吉乃其所有豈直无咎已耶是故苟不寧而能

方來則終來斷有他吉故曰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上應指四下應指初蓋九五陽剛中正已顯然為

衆所親比倘有未比則用三驅之法以取之而前

禽可失未嘗有取必之心然此特王心然耳邑人

何自知之乃皆不用告誠聽其自失則上之中實

使之然也上六非前禽之失乎三不比五而比六

非匪人之傷乎以故初六六二六四同與三驅之

選上六處比之上至是猶尚无首可比凶何如哉

蓋言其居五之前則曰失前禽言其无首可比而不知以五爲比則曰後夫凶

○附錄

王輔嗣曰上下无陽以分其民五獨處尊莫不歸之上下應之既尊且安安則不安者託焉故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夫无者求有有者不求所與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炎寒者附之故已苟安焉則不寧方來矣安尊和親而獨在後則誅是以凶也

九正易因

比

三六

坡公解曰比吉比未有不吉者也然而比非其人今雖吉後必有咎故曰原筮筮所從也原再也再筮慎之至也

班孟堅曰禽者鳥獸之總名爲人所禽制也

下子夏曰无誠于附道窮而比戡斯及矣何終哉

三三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正易因

小畜

三七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大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天小畜 九雜得象

卦名小畜而繫之亨者六四一陰爲巽之主故也以六居四則柔而得位居乾之上則健而又巽以故上之九五應之下之初九九二又應之上下皆願爲其所畜故曰小畜然非剛中之五與之合志首能推誠而信任則六四之志安得遽行衆陽亦安肯遽爲所畜故夫子曰剛中而志行乃亨志行者以六四之志因剛中之五而得行故言小畜而繫之亨也不然是謂見畜于小亨之有乃初原

九正易圖 小畜

三六

與四相應者復與四應是自道也非今日而始復也二又與初相比者初應于四二比于初是牽復也非自失以從他也密雲二句柔特駕其興雲作雨之狀如此正言畜也施未行但未行非不行也觀上九既雨既處即可見矣夫六四陰也而能有孚于五使五孚信之深若團圞固結而不可解則必有道矣道者何血去惕出是已蓋血陰物也唯血去則雖純陰而絕無陰血之累惕乾惕也唯惕出則雖非乾而終日皆乾惕之心所謂巽以行健

者正四之謂耳五雖欲不孚信之深可得邪况從此以往遂獲藉鄰之力以享其安富尊榮之業不然五雖陽剛豈能以獨富也九三上比六四夫婦之象三唯過剛不中乃自脫其輻而反目不顧之則无以正室而成家矣罪九三也于四何損也上九視九三又異矣不知四之畜道已成向爲密雲今則既雨向方望雨今則既雨又處向也尚往今則禾黍在野乃積乃倉而尚德載矣四陰也五陽也以四爲婦則堅貞而惕厲四月也五日也以四

九正易圖 小畜

三九

爲月則相望而幾圓何謂不安其畜不與共事而別征乎則夫有六四之能畜者但相與以成其畜可矣不必疑也

附錄

楊簡曰伊尹之于太甲其始不可謂之亨及太甲纔然而悟誠然改過則伊尹之志于是方行故爲亨天未大雷電以風成王未執書以泣則周公之志終不可謂之行終不可謂小畜之亨六四至柔又異體畜君而柔巽故君臣相信而和无傷无

无咎。陰陽自有相得之象也。夫人臣進言于君。所以至于垂忤者。往往由臣未能无私。或好名好已。勝不與上合志。故垂忤也。書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臣畜君如此。何垂忤之有。象曰。上合志也。者。旨哉言乎。

金汝白曰。四五皆云有孚。是此兩爻相孚也。四曰上合志。合于五也。四藉五以畜乾。五任四而相孚。

九正易圖

小畜

孚

三三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

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幽人貞吉。中不自

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子

大君。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

九正易圖

履

孚

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子大

君。志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元吉在上。大有慶

也。

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天澤履 文王之卦

九五以乾剛之德當至尊之位履其後者又能說以應乾何厲之有而爻獨言其夬履貞厲則必有所指矣故直以履虎尾三字名其卦焉而夫子傳之則專言柔履剛說應乾又言其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如此益以見上乾下兌絕無可虞不與文王繫繇同意矣文王之意曰臣之事君時時有履虎之虞夫足之所履皆目之所視故曰視履其旋元吉則不復履其後矣今六三眇而不能視

九正易圖

卷一

聖

致咥何疑不見初九乎處一卦之下方爾出門即能素履以往獨行所願其見早矣居下在初是其素也故曰素履九二則見履道廣矣雖幽人亦貞吉何必上應于五以履其尾終日愬愬然恐懼不寧以亂吾之中邪是亦能視之于豫不犯難行古高士也四為大臣位近九五勢不得不履虎尾者但能知其為虎愬愬恐懼故終吉而志得行不遭其咥耳然亦危矣非初與二之所肯安也上九處履之終視履考祥旋返其履元吉固宜若三者唯

不明是以不能行是故欲以暴虎武人為手脚于夬履大君之前其凶必也互卦取離為文明故曰視履取離為戈兵故曰武人嗚呼文王當殷之末造一嘗親遭其咥矣宜其親切而有餘思焉不然胡為乎上天下澤而即以履虎尾名其繇也又胡為乎于爻則言咥人凶于彖則言不咥人之亨也不咥之亨以此卦兌柔在內故致咥之凶以此柔六三不當位故嗚呼當斯時也欲為初之素履不可也欲為二之幽人不可也欲為上之其旋不可

九正易圖

卷一

聖

也痛定思痛雖文王亦自悔其為武人之嗟矣然則眇視跛履文王姜里以前事也愬愬終吉文王姜里以後事也其旋元吉又文王為西伯賜斧鉞得專征伐以後事也皆文王之卦也

附錄

程正叔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

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至于尊榮、農工商賈、日至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九正易因

卷八

聖訓

坤上
乾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正易因

卷八

聖訓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大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九正易因

甲午

○地天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者言致泰之道但小大交相往來則小者吉大者亨可常泰矣故初九身在三陽之下處大之初而即志在外之陰欲以來交于小連拔三陽以其彙進故致四等翩翩相信而小大交也夫三陰皆不富而失實宜若與陽不相孚應今反翩翩然往交于陽此豈有徵發戒令哉中心之願不戒而自孚也初非以其鄰之富也而况二五君臣之間與是故九二以包荒之德而尚主六五以祉元吉故而歸妹則又不但有其願而願亦遂以行矣以此致泰豈非虛已之君能聽其臣包荒之臣能光大其君者乎然知致泰之道在于往來之交則知往來之間亦非久長之道而泰難常保又不可以不慮也故于內卦之三外卦之上獨申言之天地際言天地之交際也夫天地之交一交即散一際即離斷不能久蓋平陂往復的然孚信疑非人之所能致力然知其如此而克艱守貞亦可以无否之咎无陂之咎无往之咎何也人定

九正易因

泰

甲午

自能勝天也。故復戒之曰：爾勿憂恤其孚，信如此而遂謂泰之必往也。但能知其如此，而艱貞以守之，不以常泰視之，即可常保其泰矣。則非但无否之咎，而且可以長享有泰之福。故曰：于食有福，然則爾但艱貞泰，決不往。雖有常數，其奈爾何？三居下之上，正泰交之際，故特致意焉。至上則居泰極矣，城復于隍，何須用衆？自邑出令，衆共爲政，雖欲艱貞不得矣。吁，可不戒之于早也。

附錄

九正易圖

泰

四七

馮奇之曰：自乾坤之後，始涉大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

王輔嗣曰：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相連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爲類首，舉則類從。故曰：以其彙征吉。

程正叔曰：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

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石守道曰：遯二則无平不陂，通五則城復于隍。楊廷秀曰：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九三陽盛極矣，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何也？天地交際，陰陽往來，在九三六四之間也。

金汝白曰：得尚于中行，如列侯尚公主之尚，九二之德，能尚六五中行之主也。

九正易圖

泰

四十九

王輔嗣曰：居泰上極，各反所應，泰道將滅，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是故城復于隍，勿用師，不煩攻也。自邑告命，貞吝，否道已成，命不行也。坡公解曰：取土于隍，而以爲城，封而高之，非城之利，以利人也。坤之在上，而欲復于下，猶土之爲城，而欲復于隍也。上失其德，則下思覆命，故曰：自邑告命，邑非所以出命也。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

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

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

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

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大人否亨不取

九正易聞

辛

羣也

六三包羞 包羞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大人

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大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

祿

○天地否

夫唯小往大來一交而成泰則知大往小來自不

交而成否故致否之道全在于匪人也何謂匪人

以其自謂君子之貞而大者不來小者不往不交

故否也或曰貞正也貞則无不利而曰不利君子

貞何也且初六拔茅連茹又以貞吉亨繫之矣夫

陰柔連彙不貞孰甚而聖人反以為貞反以為吉

反以為能亨否曰此陰往交陽但知小之當往全

不知有君子之貞之不當往者也以此故此往彼來

九正易聞

辛

此不見其為小人也而小人道消彼不見其為君子

小人道消彼不見其為君子則皆君子也而君子道長

以是知泰之道不過小往大來而已今欲反否成泰而尚可謂吾獨有君

子之貞哉以吾有貞即是匪人故曰否之匪人亨

否者可思也是故有初六之拔茅茹而其志在君

則自有九四之疇離祉而其志得行况九四居上

卦之下有泰來之幾乃命之將復者已居大臣之

位處近君之地得行其志自然无咎而衆類皆麗

其禍祉矣。又何惟其相引拔以進耶。四者初之君。故曰志在君。有六二大人亨否之道。則自能包承。而使小人皆吉。有九五大人休否之術。則大人自吉。又不但能使小人吉已也。然既曰休否。則似若不以否為意者。而豈知其中實艱難貞固未嘗不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若頃刻无以自活者邪。先否後喜。其不可長宜矣。吾又以是觀之。保泰之道。莫過于乾亨否之道。莫尚于坤乾。天也。天无不覆。故九二獨以包納荒野之量。而主泰坤地也。地无

九正易圖

否

五十二

不載。故六二獨以包容承順之道而亨否。然泰雖以包荒處世。而實以艱貞自處。故曰艱貞无咎。所謂文王之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食。是已。否雖以包承待人。而實以其亡休否。故曰其亡其亡。亡无日矣。歸于何所矣。所謂勾越之嘗膽卧薪是已。雖然。方其泰也。人皆以為泰。我獨以為否。是故能不為泰所動。而泰可常泰矣。及其否也。人皆以為否。我即以為泰。是故能不為否所亂。而否遂不終否矣。此其倒行逆施。使太阿之柄常在吾手。是誠

休否之大人也。乃君子實不任是也。何也以君子之有貞也。有貞則以彼為不貞。便不肯往。唯拔茅茹。以其彙。而一時陰柔咸相連引。乃貞耳。唯包承包羞。而无往不來。乃貞耳。貞則亨矣。休矣。吉矣。泰矣。故曰包承小人吉。但能包容承順。而使小人皆吉。即為大人否亨之道。又不待他日而後亨也。或曰九二包荒。得尚于中行。則致泰之道。全是包荒。而爻復言馮河朋亡者。豈包荒之外。更當用馮河之勇。不遑遺之外。又必絕朋亡之私邪。非然也。真

九正易圖

否

五十二

能包荒而不遑遺者。自然絕朋亡而勇于馮河也。不然。是即優柔不斷之夫矣。如西漢孝元。望之被殺。而不知東漢孝章。實憲奪主田園。而不問何取于包荒也。如是。則雖強必弱。雖治必亂。而又何光大之有。何得尚中行之有。又備斯義。故詳言之。

附錄

呂伯恭曰。否。上下不交。有天地之形。而无乾坤之用也。

鄧伯羔曰。二居中得正。佐大君休否者也。故有包

承小人之法三以陰柔居否時或包羞而聽小人之囑張或包羞而入小人之黨與李生曰此正處否之法所謂唾面自乾虢襄縱博者也若夫李固之戮何補于漢徒張梁冀之虐焰而已非徒无益而反大爲國家之害故爻于包羞不繫以吉凶悔吝而但言其位之不當也

熊通曰人依木息曰休苞桑乃桑柔之方苞茅者如詩相苞杞之苞

鄧伯羔曰苞桑非固結之喻陸宣公收復河北後

九正易圖

五十四

請罷兵狀有云邦國之杌隉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縷矣然則苞叢生也叢生之桑細而弱其堪繁重乎

三三 離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

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

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

志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伏戎于

九正易圖

同人

五十五

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乘其墉義弗克也其

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同人

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上九同人于郊無悔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大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奇險

○○天火同人 取象大難亦文王之卦也

一陰居二上下五陽皆欲與同則為同人于野以其居中得位自然為眾所宗耳一陰居五上下五陽皆為所有則為大有元亨以其居柔處尊其勢自能有大耳但五易于有大而二難以居宗則上下之別尊卑之勢也是以大有六五獨為大有上吉而同人六二不免于宗致吝然六二自視雖若有于宗之吝而五陽視二實則有于野之同故彖辭斷以同人于野四字名其卦焉以今觀之初以

九正易因

同人

去

九正易因

同人

去

川者何蓋言不但五應于二欲與二同凡乾之行皆欲應二求與二同也所以然者以六二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有君子之正故也夫正則天下之志以通寧直五邪然則于野之同涉川之利同人之亨又何疑與特其間不免有三四之九五之克其迹似吝遂以吝為二病耳不知此六二者使其果有君子之貞則中正而應自克其為于野之同使其果有斷金之利如蘭之言則二五相信又豈三四之所可力爭也哉雖以我為吝不恤矣此

○○附錄
坡公解曰利涉大川乾行也苟不得其誠同與之居安則合與之涉川則潰矣禿翁曰六二非但應九五之乾凡所與同之人皆乾也與乾為行涉川

豈足道哉。一乾猶不可當。况五乾邪。君子于此可
以喜而不寐矣。坡公以誠同解乾行。似未通。誠同
者。二與五也。乾行者。五陽爲行。同人于野也。又曰。
初九自內出。同于人。上九自外人同于下。自內出。
故言門。自外人。故言郊。禿翁曰。出門同人。言出門。
卽與二同。无所間隔。故曰。又誰咎。言誰爲之咎。而
使之不得同乎。幸初之辭也。五卽不然。中心同之。
何日忘之。二五之謂也。不容不同。安有吝邪。使其
有吝。九五決不與大兵犯衆難。以求遇矣。故坡公
九正易圖 同人 五九

王璘故論死。郭子儀請以官爵贖而脫之。白又坐
事繫潯陽獄。宋若思以三千兵劫而取之。嗚呼。世
无同心之朋。大賢君子將安所託命哉。此于郊之
同。所以聖人不取也。
熊過曰。同人大有。皆五陽而一陰主之。大有之陰
在五。故曰元亨。同人之陰在二。而群陽宗之。則曰
亨。曰利。君子貞宗尊也。詩云。君之宗之。志未得與
通天下之志。正反。
姜廷善曰。伏戎于莽。以伺五之隙。升其高陵。以窺
九正易圖 同人 五九

三乾上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彖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公用亨于天

九正易因

大有

六十

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匪其彭无咎明辨晬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

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上吉自天祐

也

大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遇惡揚善順天休

命

〇〇〇火天大有

東坡

謂大者皆見有于五故曰大有大有之世上

下皆應于五以事厥孚交如威如之君五又應天時行以享大有自天吉无不利之祐人生際此所有既大交道益廣未可遽以爲易易也初九在下雖尚无交然交從此始矣无交故无害則知有交必有害故告之以无咎之道焉无咎唯在克艱能克艱則雖日與世接何害是故九二有大車則不败矣不败是无害也九三用亨于天子雖爲公可

九正易因

大有

六十一

矣爲公而用亨則不害也九四匪其彭則處盛滿而知懼知懼又不害矣然則无害在人耳唯其以大有自肆而不知艱以處之始相將而入于害今觀九三居下卦之上公之位也以剛處正故足與有大之天子同享大有之福蓋深知其艱而能慎之于始如此齊之太公是矣若韓彭則有害而弗克艱矣九四功近六五其盛極矣然以陽居陰獨能悉所有爲君之有而秋毫不敢自有故曰匪其彭明辨晬也又明又辨又晬唯其真有過人之哲

故深○知其○艱○而○能○慎○之○于○終○如○此○陶○朱○公○張○子○房○
輩○是○矣○吾○以○是○觀○之○大○有○之○世○君○以○柔○中○臣○以○克○
艱○君○有○交○如○臣○无○交○害○始○得○其○享○大○有○之○福○不○然○
凶○咎○至○矣○乃○知○君○益○柔○而○臣○益○艱○又○聖○人○之○微○旨○
也○

附錄

程正叔曰○公用亨於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爲害○自○
古○諸○侯○能○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爲○王○之○屏○
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民○衆○財○

九正易圖

大有

六十三

豐○則○反○擅○其○富○強○益○爲○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爲○害○
又○大○有○爲○小○人○之○害○也○

張○幼○千○曰○詩○行○人○彭○彭○出○車○彭○彭○駟○騶○彭○彭○四○牡○
彭○彭○皆○取○人○馬○強○盛○之○意○

楊○廷○秀○曰○六○五○大○有○之○主○也○離○明○而○晦○之○以○陰○虛○
中○而○執○之○以○柔○專○任○誠○信○故○能○感○發○其○下○之○志○媿○
服○其○下○之○心○下○感○發○則○君○臣○之○孚○不○約○而○自○堅○下○
媿○服○則○道○義○之○威○不○猛○而○自○洽○信○以○發○志○以○我○之○
誠○信○發○彼○之○誠○信○也○易○而○无○備○以○我○之○和○易○微○彼○

之○周○防○也○

王○輔○嗣○曰○居○尊○以○柔○處○大○以○中○无○私○于○物○上○下○應○
之○信○以○發○志○故○其○孚○交○如○夫○无○私○于○物○物○亦○公○焉○
不○疑○于○物○物○亦○誠○焉○既○公○且○信○何○難○何○備○不○言○而○
教○行○何○爲○而○不○威○如○爲○大○有○之○主○而○不○以○此○道○吉○
其○可○得○乎○

坡○公○解○曰○六○五○處○群○剛○之○間○而○獨○用○柔○无○備○之○甚○
者○也○以○其○无○備○而○物○信○之○故○歸○之○者○交○如○也○此○柔○
而○能○威○者○何○也○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于○

九正易圖

大有

六十三

不○足○不○足○之○形○見○于○外○則○威○削○又○曰○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信○也○順○也○尚○賢○也○六○
五○之○德○也○易○而○无○備○六○五○之○順○也○厥○孚○交○如○六○五○
之○信○也○群○陽○歸○之○六○五○之○尚○賢○也○上○九○特○履○之○爾○
所○履○者○能○順○且○信○又○以○尚○賢○則○天○人○之○助○將○安○歸○
哉○故○曰○聖○人○无○功○神○人○无○名○而○大○有○上○九○不○見○致○
福○之○由○也○余○謂○六○五○一○爻○備○言○六○五○所○以○大○有○之○
德○上○九○一○爻○備○言○六○五○所○以○大○有○之○福○福○德○兼○備○

是為大有六五上九合為一人然則上九其天矣

九正易圖

大有

本圖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

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

可踰君子之終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

以自牧也

六二鳴謙貞吉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九正易圖

謙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勞謙君子

六四无不利撝謙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利用侵

伐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鳴謙志未得也

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大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山謙

以艮山之高安止于地之下而不見所謂有功勞而能謙是也謙則必亨彖傳言之詳矣而曰君子之終則取艮爲東北萬物之所成始而所成終者也今觀夫子之稱謙也寧有過于泰伯與文王乎方泰伯之三以天下讓季歷而自斷髮文身逃竄荆蠻可謂困而不亨極人情之所不堪矣而終焉光有吳國文王又以三分有二之天下讓于商亦可謂損已與人如太王之事狄者矣而終造八百

九正易圖 謙 六十七

年之周則天道之虧盈而益謙鬼神之害盈而福謙居然見矣是故夫子斷以二聖爲至德而此卦復明言謙之必亨焉意可知也故曰汝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唯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德厚者其流光厚施者必食其報君子有終吉獨何疑於九三與初六既處地下又處山下唯以自牧爲事其卑至矣所謂謙而又謙焉者孰知其用涉大川固一日而遂升聞于帝者乎謙之吉亨于初可知也

附錄

坡公解曰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唱和寄之於鳴謙之所以爲謙者三也艮之制在三而三親以艮下坤其謙至矣故曰勞謙六二其隣也上六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謙而六二又以陰處內卦之中故又曰貞吉鳴以言其和于三貞以見其出於性而非強

焦弱侯曰撝謙撝裂也從手爲聲通作麾詩麾之以肱書右秉白旄以麾亦通作撝

九正易圖 謙 六十七

楊簡曰六柔四柔坤體又柔又不中有過乎謙之象故聖人教之撝去其謙又恐其疑也又曰无不利撝謙曰不違則言雖撝去其謙不至于違則也程正叔曰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謙之過矣予謂人之所以過于謙者或恐其有害而不利耳今以坤順之卦六四之爻柔順至矣奉此柔順不敢違則已无不利而又謙焉不太過乎太過即取侮非謙也故上三爻皆告以撝去其謙利用征伐之

事焉總之非以其隣之富而興師則雖侵伐何害其爲謙若湯之征葛是已苟中心實有謙德則雖行師以征邑國若周公之征東可矣何必鳴謙故曰鳴謙志未得也甚矣聖人之善言謙也內三爻以止故著其德外三爻以順故防其過

王畿曰以卑蘊高謙之象也君子取有餘以益不足以及善同人則賢不肖平矣以位下人則貴賤平矣謙之六爻无凶德謙者內止而外順內不止而外順則爲象恭爲色莊君子弗貴也

九正易圖

謙

六十八

○病中續筆

上六處順之極居謙之終鳴謙甚矣然當時邑國豈无有傲然以我爲謙而不彼校也敢于不順而使吾志未得者乎果未得則利用行師以征之總之不害其爲謙矣文王爻辭之意如此然西漢孝文見邑國之不順也反以几杖賜之高皇側室子命之而邑國亦終歸順焉謙之感人一至于此蓋孝文原以捨一身安天下爲自己大得志之事故耳上六之象曰可用行師征邑國夫使其志果未

得則行師可也使其志无不得者則不行師亦可可之一字是吾夫子千萬古之斷案矣

九正易圖

謙

六十八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九正易圖

七十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豫大有得

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

中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大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

雷地豫

文王之卦也由豫而不知冥豫而

此卦除九四豫以天下自爲豫之大有得无可言者彖傳言其志行交象復言其志大行有以哉衆人不知但知有豫所志已窮安得不凶故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志窮與志行正相反况志大行也固宜其盡没于豫而不能復渝也與唯有六二中正自守不肯從人雖與爲豫如不終日是以前傳極言六二介石之操獨能先事知幾而不没于豫三位不當大非二比故其仰視而欲往也悔遲回

九正易圖

七十

而不往也悔悔往者畏六二悔不往者美九四也所謂不能無交戰于胸中者非邪嗚呼天下之能介如石者幾何人哉自非介然如石之堅決不可以同遊于九四大得有得之豫矣豫復皆值五陰故皆取朋象熊過曰大有得者一剛得五柔朋合簪者五柔合一剛六五陰柔不正又乘九四之剛但知逸豫以爲樂而不知權柄之下移威福之盡去豈非君人者真正不起之疾若劉後主者乎死也久矣所以恒不死者名號僅存中未亡耳不如死

矣。中謂中位然人臣如忠武侯者有幾苟非有由
豫之忠武侯則所謂乘剛者乘王莽之剛乘司馬
懿等之剛欲其恒不死得邪若上六則沉冥于豫
无改理矣何也豫已成不可復渝也使成而能有
渝更又何咎但早不渝至成而後渝亦无及矣余
觀彖辭彖傳極言致豫之盛美而豫之六爻與象
反極言享豫之禍凶豈豫可致終不可得而享邪
非然也蓋今之亡國敗家相尋而不絕者咸以豫
也非肝豫鳴豫即死于豫苟能如六二介然若不

九正易圖

豫

七十三

終日又何以不能保終豫邪即此便是能享于豫
便是順動便是致豫之由亦豈有他今不思致豫
之由而但享逸豫之福固宜其盡喪于豫而福反
為禍也今且勿論怪今之學者守着聖人樂在其
中一語便謂能樂能忘憂縱慾肆志唯務極樂聖
人之樂端如是哉此與鳴豫而卒死于豫者何以
別哉聖人之樂初不出於發憤之外舍發憤而言
樂曾足知樂聖人忘憂原與忘食同致不肯忘食
而但忘憂胡謂而不肯兩忘也食亦不知憂亦不

知老亦不知唯終身發憤為樂是知則其視人世
逸豫之樂真不能以終日矣故學道者必介如石
非獨于豫然也是謂知幾之神徹上徹下之道

附錄

丘行可曰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謹
有坤无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豫合震坤成體
故無言之

○蘇子瞻曰所以為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鳴已
无以致樂而恃其配以為樂志不遠矣因人之樂

九正易圖

豫

七十三

者人樂亦樂人憂亦憂志在因人而已所因者窮
不得不凶

王畿曰雷奮于地萬物暢嫗豫之象也昔先王因
天地之和宣八風之氣制樂以和神人本之心而
發之以聲動之以容協之以律正之以音從之以
器是故樂者德之華作樂所以崇德也故樂成德
尊荐之郊廟祀天子圓丘而以祖配之尊尊也祀
帝於明堂而以考配之親親也上帝歆焉祖考格
焉萬物育焉天下太和也

震下
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

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

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係丈

夫志舍下也

九正易圖 隨

七十四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隨有

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拘係

之上窮也

大彖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雷隨 上文王之卦

以乾剛來居二陰之下則是剛來下柔也以剛下
柔柔不隨乎隨即貞不隨即不貞孰不願從貞者
又卦震動而兌說則是動而說也說即隨不說即
不隨有定隨邪可強隨邪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无定時故无定隨此初九以一陽爲震之主作隨
之官改四隨二不肯執定一隨所以爲貞吉也而
况舍遠就近出門即有功之交則又何必舍此而
遠越二越三以隨四乎則雖隨而變動其爲從正

九正易圖 隨

七十五

之吉初自得之矣二亦知三之爲小子不可係也
初之爲丈夫不可失也雖兼與之尤妨然其如勢
之不可兼何是以六二寧不失此而不肯係志于
彼若三則又視九四爲丈夫矣是故寧係丈夫而
失小子夫當隨之時志在有獲務求有得若非有
元亨利貞之四德而隨之非但无得亦且有咎可
隨邪五位正中與四同體本自有嘉兌之孚四又
以臣隨君隨便有獲不假言者雖曰爲人臣而以
獲君爲言似謂非義然又孰知四之實與五相孚

乎。實與五同道乎。况四又實。功乎則五蓋願其為隨者。雖有。使人說隨乃拘係之又從。安可得也。夫王者以嘉禮親邦國。勤而人說。雖西山之神。可使用享。况其臣與。何必拘係而維繫之也。文王之感慨深矣。此卦全為此爻而設。初九出門即獲有功之朋。不待失一而後與。一故曰不失也。若二若三係小子。必失丈夫。係丈夫。定失小子。九正易因

九正易因

隨

七十六

附錄

焦贛曰。漢高帝與項籍其明徵也。周宴曰。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動息不違乎時。此隨時之義。所以為大。

三三 異下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正易因

蠱

七十七

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大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風蠱 亦文王之卦自然之象也

蠱剛上柔下上下隔絕不通下巽上止上下兩不事事吁此其所以終蠱與夫唯不通而成蠱則知其始之治必以大通故終則有始元亨不亦宜乎唯不事而成蠱則知其始之治必以有事故終則有始涉川不亦宜乎故曰蠱元亨利涉大川則治蠱之道可知矣先甲三日子戊申也後甲三日午辰寅也有先甲則必有後甲有後甲則仍復先甲後而復先終而復始天行如此是以无敵而何治

九正易因 蠱

七六

蠱者之不然也此卦上一爻正居王侯尊貴之位而不事王侯之事反以高尚爲事者也以其在卦上故曰尚以其止艮山之高故曰高尚夫王侯如是雖曰高尚而其如家事之蠱壞何故六爻專言幹蠱而以有子考无咎發之初爻要以能幹爲賢不宜優游寬裕以成就其蠱而已故至幹父而危厲乃身亦得終吉幹父而有悔乃心亦終无咎則能幹蠱者其爲有子有後必矣六四純柔不能幹蠱反以裕蠱則益以蠱壞矣故六五反之曰與其

祿父之蠱而不敢幹孰若譽父之德而吾代爲之

終也是故六五柔中反以高尚之德奉承其父可則之志稱譽其父因而默默幹理不見其形所謂元亨而利涉者非邪夫六五以用譽幹其父九二以不可貞幹其母則父母之蠱治矣二獨稱幹母者二陽五陰子母象也聖人曰九二以陽居陰本不貞也然惟其不貞也是以得幹母之中道也若貞卽反失幹母之中道矣此義至深誰則知之蓋君父之際所貴情意相通上下款說譽則通則說

九正易因 蠱

七九

貞則不通不說吁其又誰知之

○○附錄

蘇子瞻曰器久不用而蠱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无爲而弊生之謂之蠱易曰蠱者事也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爲无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爲事也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常欲事事蠱之災豈一日之故故夫人之情无大患難則日入于媮天下既已媮矣而猶以涉川爲事則畏其媮也

陸伯載曰：日有六甲終而復始，如環無端，天之行也。造化之所以无敝也。

邵國賢曰：治蠱曰蠱，猶治亂曰亂。治荒曰荒。

卜子夏曰：臨事專，故厲成其志，故无咎。有事然也。鄭康成曰：子改父道，始雖厲而終則吉。事若不順而意則順也。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蔡介夫曰：言无如蠱何。

王畿曰：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亢而不能下濟，下卑而不能上承，止而巽，此所以成蠱也。君子治蠱

九正易圖

八十

有道，民心之蠱以玩愒頹廢，未知所振作耳。振者鼓舞興起之意，故曰作新民，不徒條教之設，號令之申，蓋治其本也。譬之良醫治病，振者驅其外邪，育者養其元氣。風言振山言育。

周宴曰：振民者，所以起其卑巽之疾，育德者，所以化其苟止之病。

三三 兌下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

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二咸臨吉无不利。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甘臨位不當。

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九正易圖

八十一

六四至臨无咎。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大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

疆。

○○地澤臨

卦以二陽來臨四陰爲臨。初九來臨謂臨四也。初以說感四以順至。故曰咸臨。然而初雖說也。而感以貞。徒說不足以感人也。故文王特繫之曰咸臨。貞吉。說唯未必正也。而志行正。故夫子復傳之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則初九之所以來臨者。其道可知矣。九二與五不但說而順。又且剛中而應。是故亦曰咸臨。亦曰吉。而更曰无不利者。應之者。六五知臨之大君也。又豈四之所得比也。夫既无不

九正易圖

臨

全

利矣。而象反言其未順命者何。曰五居坤順之中。唯知聽順于二也。故於二則无不利。二以陽德臨之。唯未必一一順命于五也。故于五得大君之宜。然則五以順受二。以中感若。但知順命非二事也。豈能大有光于五哉。五亦知二之中。不可暫舍。專一聽順。以智處尊。此非虛已无爲。能令君子日長者不能也。所謂舜其大智者是矣。夫舜用其中于民。而其智遂以大。六五行其中于二。獨不爲大君之宜乎。乃上六居地之上。能不與三相應。見五知

臨者二亦志在內之。二見四至臨者初亦志在內之初。則二陽所臨之地。至此益敦矣。故曰敦臨。若三則不中不正當兌之口。唯知一味甘說而已。夫所爲甘者。將以爲利也。今求說乎上。而上不我順。求說乎二。陽而二陽又不我臨。則不但无攸利。而且有近憂矣。轉說爲憂。回甘作苦。二陽剛正。又肯獨舍我乎。故曰咎不長。說與憂正相反。說不足以致君子之來臨。則憂生焉。憂或足以致君子之我憐矣。此理之必然也。

九正易圖

臨

全

附錄

楊簡曰。至于八月有凶。指二陰長之月也。臨二陽長。遯二陰長。凡一卦之變。歷數七。故復曰七日來復。今臨曰八月者。自一陽之始而計之。復臨泰大壯。夫乾姤遯是爲八也。陰言月。陽言日。熊過曰。至臨者。坤兌之交。地澤相臨也。敦爾雅云。如覆敦者。江東呼地高堆爲敦。上居艮坤二土之終。高地之象也。敦有七義。

王畿曰。物之相臨。无若地之臨水。故澤上有地爲

臨也。以土制水，宜若易然者，追之以險隘，則奔潰
四出，壞而後已。若居之以寬，則畜而為澤。君子之
于民亦然。三代之民，不忘先王之澤，故之无窮者，
澤潤物之象，容之无疆者，地容物之象。

九正易圖

臨

全四

觀而不薦，有孚頤若。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
不薦，有孚頤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
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
人道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九正易圖

觀

全五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
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大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地觀

平天下學問也

此卦四陰在下，臣民之象。下觀者也。二陽在上，君子之象。觀天下者也。然上九一陽，但可謂之大觀。在上必有九五中正以觀天下，然後自然下觀而化矣。夫曰觀則聲臭俱无，一如其天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觀者自以為神，而何教之可設。何化之可服。无教可設，故曰神道設教。无化可服，故曰神道。而天下服今觀觀者方盥手于未見賓之前，不待其體薦也。而下觀者自化于有孚之顯，若儼然。

九正易

卷

八

如大賓之見矣。然則九五真神道哉。觀九五者，真同觀于天哉。但下之觀五者，以天而五之所觀者，即我下之觀五者，如神而五之觀我者，即民我生。民生无二无别，是謂天下之平。此所以不言而喻而下觀自化與，而觀者不一化者不一，則各隨淺深自不能一也。是故六四為異之主，親比九五則進而得以觀國之光，而利為王者之上賓矣。此其觀之而即化，所謂下觀而化者，非邪。其次三亦能觀我生矣，而猶未敢遽進以觀國之光。三之未

失道也。其下則但知觀五而已，闕觀而但見其似不見其真。童觀而但見其小，不見其大。又惡足以知君子之无咎哉。然雖未足以語化，而謂其不心服九五焉，不可也。故必合四陰之所觀，然後知九五真神道也。若上九則直大觀在上之人，而欲以其生為天下之觀者，但吾志未平，而欲人之我平已見未化，而欲人之我化得乎。故必九五而後能為觀之主，必九五而後能為化之主。

附錄

九正易

卷

八

坡公解曰：无器而民趨，不言而物喻者，觀之道也。聖人以神道設教，則賞爵刑罰有設而不用者矣。熊過曰：鄭玄曰：諸侯貢士于天子，大夫貢士于君，以禮賓之。唯主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設薦則弟子也。今觀六爻皆无祭義，只有觀國賓王之文。頤說文云：大頭六二陰柔在内，雖與五應而隔于三四，猶女在門内而闕觀門外也。吳幼清曰：初居陽象男童，二居陰象女子，我者三自謂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六三居下卦之上而近

于巽，巽為進退，故六三自觀我生以審所學，猶曰：吾斯之未信也。

楊簡曰：子夏好論精微。及孔子沒，以有若以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獨不可獨，曾子可以免闕觀之醜耳。又曰：六三居下卦之極，將升上卦，進退之際也。六三有進退之象，則六四進而觀國之光矣。

王幾曰：風行地上，遍觸萬類，周觀之象。先王思有以風天下，于是制為巡狩之典，或一歲分巡，或五

九正易因

觀

八十六

載蒞會，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省察其俗有不同者，設教以訓之，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泆，教以禮別，奢如曹，示之以儉，儉如魏，示之以禮，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

三三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遇毒，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利艱貞，吉未

九正易因

噬嗑

八十九

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貞厲，无咎，得

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大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火雷噬嗑 得象

程子曰：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也。卦上下二爻皆剛，而中獨柔，頤口之象。又一剛爻間于其內，為頤中有物，不得噬，必齧之，乃得噬之象。故為噬嗑。楊中立曰：噬，噬除間之卦也。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治而得其情，則天下服矣。李子思曰：天地生物，有為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為民之梗者，必用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之梗，雷電以去群生之梗，刑獄以去

九正易圖

噬嗑

九十一

天下之梗，朱子曰：噬乾肉，難于膚而易于腊肺，薰中色，金斷物，劉濟伯曰：何負也？校，木械也。滅耳者，校加于項，沒其耳也。熊過曰：周禮腊人，鄭註云：小物全乾曰腊，腊之言夕也。朝暴于夕，乃乾。昏禮腊，必用鮮，是也。方時化曰：凡獄之由，必有所以作梗，致間者，斷獄而不得其間，獄未易剖也。若登俎之魚，必有所為，族理筋骨之處，噬者從其間而齧之，則鮮矣。下一畫象屨校而滅其趾，上一畫象何校而滅其耳。六二雖所乘者剛，然初也，故為膚噬膚。

深入至沒其鼻，既沒鼻，斷其骨矣。是以得情而无咎。六三位既不當，如噬腊肉而遇毒，不无小吝者，然既親噬而得之，故亦无咎也。金矢，七筋屬，九四中一奇畫，有噬乾肺而得金矢之象。六五噬乾肉而得黃金，故曰得當。言位雖不當，以之斷獄，正得當者，所謂利用獄是也。何也？柔中也。如九四剛不中正，雖有金矢之才，亦必以利艱貞戒之，縱以艱貞獲吉，夫子亦以為未光，則知獄貴情恕，用在柔中。過剛者之不足以斷獄審矣。不然，四之乾肺難

九正易圖

噬嗑

九十一

于腊肉，况加以金矢之才，助發其間，胡謂而未光乎？三曰腊肉，近日象。乙肺，五曰乾肉，則適當離日，貴之象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嗚呼！黜剛明于不用，聖人好生之心，何如哉？學者宜細思之。

三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

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

也

六二賁其須 賁其須與上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

九三易明

九十二

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六四當

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之吉

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大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火賁 得象甚難

奇

其初下乾上坤耳今以坤上一爻來居下乾之中

則是剛變而為文明之離而柔來文剛矣但乾剛

物也无時不亨者也一旦復賁以文明之離其亨

也固宜故曰賁亨以乾中爻又分以居坤之上則

是柔變而為艮山之剛而剛上文柔矣但坤柔物

也待乾以往不能獨往者也一旦賁以艮山之剛

則攸往无不利矣故曰小利有攸往夫子曰陰陽

交錯剛柔相雜此皆乾道自然之變化是之謂天

九三易明 九十三

文也不有天文其何以變通四時而為章于天乎

然內卦文明外卦艮止又自有文明以止止而不

文之象焉是之謂人文也不有天文其何以化成

天下而使天下咸歸于无色之賁乎故不觀天文

則无以知變化之自然非人所能致力不觀人文

則无以知聖人能贊天之所不及而艮止之功大

矣是故初剛也又居下二將以文明賁其趾初則

舍車而徒終无乘理則二之所以興賁者獨三矣

豈知九三亦剛也二將濡如而賁其須矣而實三

艮之德也。勢數推之天。其德以爲人。易有剛柔往來上下之說。而其最著者。賁之彖也。故學者沿是爭推其所從變。曰泰變爲賁。此大惑也。一卦之變。爲六十三。豈獨爲賁也哉。學者徒知泰之爲賁。又爲知賁之。不爲泰乎。凡易之所謂剛柔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于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于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故凡言此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非是卦也。則无是言也。蠱之彖曰。剛上而柔下。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咸之彖曰。柔上而剛下。恒之彖曰。剛上而柔下。損之彖曰。損下益上。益之彖曰。損上益下。此六者。適遇而取之也。凡三子三女相值之卦。十有八。而此獨取其六。何也。曰聖人之所取以爲卦。亦多兩矣。或取其象。或取其爻。或取其變。或取其剛柔之相易。夫剛柔之相易。其所取以爲卦之一端也。

之乾剛永貞終莫能加賁也。何也。白賁无賁。其誰能賁之。白賁则无色。无色则无文。无文则无咎。故曰白賁无咎。艮爲山象丘園。上一畫象束帛。夫五以柔中之主而能甘心受賁于丘園之人。與其焚芟之束帛。此所以終吉而有喜與。而四猶不免疑者。位當純陰也。然亦皤如其白矣。以乾爲馬。而翰如其白矣。不以上爲寇。而以上爲婚媾。利與白賁往矣。終无尤也。夫何疑。吾是以知陽剛所賁。柔實利焉。若謂柔能賁剛。无是理也。是故舉世皆後進。

附錄

王畿曰。山下有火。明照萬物。草木交輝。賁之象也。君子觀明照之象。以脩明其庶政。而无敢于折獄也。脩政所以成文明之治。折獄者。貴用情實。有文飾則没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

○坡公總解凡例

乾之爲離。坤之爲艮。陰陽之勢數也。文明以止。離

與。選其取者則言不取者則不言也。又可以盡怪之。

九正易圖

賁

九

坤下
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
也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六三剥之无咎 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 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九正易圖

剥

九七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以宮人寵終无

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君子得

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大象曰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山地剝

柔變剛。謂自初至五。昔之五陽。今爲五陰也。然而一陽自在。將爲復生之果。是以上九有碩果不食之象。又爲五陰所載。有君子得輿之象。其曰小人剝廬者。言五陰至此。若非上九一陽在上。則是自剝其廬。將何所庇。唯小人既長。自然不利有所往。但當靜以俟之耳。如夜則安靜。以俟晝冬則安靜。以俟春。非以冬與夜爲不可往而遂逃也。逃將何適乎。故自復而臨而泰。以至夫三也。向明則攸往。

九正易因

剝

九六

矣。自姤而遯而否。以至剝夜也。向晦則宴息而不往矣。此天行也。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正。所以觀消息盈虛之象。而爲天之行。君子不與焉。初六始變于下。其象爲剝牀以足。然初方處下。又能居卑。雖柔亦貞。何可言凶。唯不甘卑下。蔑貞以騁凶。乃見矣。六二亦然。二變爲六。其象爲剝牀以辨。辨者上下之際。然居中守正。上无應與。雖柔亦貞。何可言凶。唯不守中正。蔑貞從邪。凶斯兆矣。然則此二子者。但不蔑貞。即无凶禍。雖當剝時。居二在初。聖

人不棄也。不觀六三乎。寧失上下。四陰終不敢失。却上九正應其貞。正如如此。則雖在剝之中。而自然无咎。凶災自至。以此知羣陰待陽。乃能安處。陽若不安。陰亦危甚。如其附陽。雖剝何咎。又不觀六五乎。六五率群陰而承上九。其象爲貫魚以宮人寵聖人。且喜其无不利。而信其終无尤矣。今不法三法五。而法四可乎。據近君之位。爲切近之災。剝牀以膚。自甘凶害。愚之甚也。

附錄

九正易因

剝

九六

程子曰。諸陽已盡。上九獨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爲復生之果。上九若變。則純坤矣。然陽无盡變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无間可容息者也。蔡介夫曰。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二義不並行。二占不並用。若君子得輿。則小人亦得其廬。汪本鉅曰。上九在上。五陰載之。君子得輿也。上九若變。則爲純坤。无天與覆。五陰何庇。小人剝廬也。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

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

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

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

身也

六二休復吉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九正易因 復

一百

六三頻復厲无咎 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青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

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復之凶反君道

也

大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后不省方

○○○地雷復 道問學

剛反則復復則亨又此卦震動于下坤順于上則

是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自然皆

以我之脩身為法下仁為則无咎自厲獨復自期

敦復自考况敢疾初之復乎况肯甘于迷復之凶

乎初九唯不遠復故无祇悔无祇悔者反而復歸

其家而无東適西適之悔故元吉也復者元吉則

迷者災凶又何疑邪且夫人所以未復者以此心

未休也是故六二中正又比于初即能下仁以休

九正易因 復

一百一

復二遂復矣復則吉三唯不中乃頻復而厲然卒

復矣復則无咎四居五陰之中而獨應初從道是

為獨復也復則吉不待言也五居上卦之中處坤

厚之地而能中以自考是為敦復敦復則休復不

獨二獨復不獨四也初陽之復方如此二三四五

陰皆復即如彼此天下歸仁之勢也而何有于五

陰之朋來哉如是而不復則終不復矣非陰極不

反則迷重難惺是故上交兩言凶又言災青言大

敗蓋不復而迷則轉吉為凶不顧矣雖有初九之

仁。奈之何方。時化曰。陽道非外鑠。反者所以復其。道也。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而復七日也。一陽既復。五陽自長。利有攸往也。剝未盡。陽即復。故初九爲不遠復。

附錄

丘行可曰。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爲復也。剛長言復之一剛。進而爲臨爲泰以至爲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故利有攸往。

九正易因

復

一百二

金汝白曰。觀復可以知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於穆不已者也。彖傳言復見天地之心。而六爻皆爲仁之事。初不遠復。顏子當之。乾道也。九得乾之初爻也。二休復。以友輔仁。閔冉之徒也。三頻復。日月至四獨復。孟子生後百年。獨能私淑夫子以從道也。五敦復。坤道也。六五。坤中爻也。其曾子當之。與上迷復。自暴自棄。不仁者與。吳子儀曰。復乃見天地之心。非指復爲天地之心。楊廷秀曰。頻復非危。頻過爲危。厲无咎者。聖人危。

其頻過而開其頻復也。汪本鉉曰。頻復即是頻失。使不失安得有復。故聖人憂其頻復而又喜其頻復。

王輔嗣曰。四上下各有二陰。而處厥中。履得其位。而應于初。獨得所復。故曰中行獨復。

薛君采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後世不務修身。故亦不知親賢之爲務。

熊過曰。虞翻謂坤爲邦國。故國君凶。十年首。辛鼎祚曰。坤數主十。乾无十。坤无一。故凡言十。坤終之。

九正易因

復

一百三

象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

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

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不耕穫未

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无妄易困

无妄

一百四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无妄之藥不可試

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无妄之行窮之災

也

大衆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
物

妙

○○○天雷无妄 取象難

地。雷。復。剛。反。力。也。天。雷。无。妄。則。剛。又。自。外。來。而。爲。

主。于。內。矣。其。爲。力。也。更。大。況。動。而。健。又。與。動。而。以。

順。行。者。不。同。夫。子。曰。復。則。不。妄。矣。无。妄。所。以。次。復。

也。是。爲。大。亨。以。正。之。天。命。自。然。利。有。攸。往。是。故。唯。

初。九。爲。往。吉。唯。初。九。爲。得。志。他。皆。妄。也。不。可。輕。往。

而。可。輕。動。邪。動。則。爲。災。動。則。爲。眚。動。則。爲。疾。其。不。

利。如。此。以。其。匪。天。命。之。正。與。无。妄。之。往。故。也。夫。正。

當。无。妄。之。往。他。人。安。所。厠。足。乎。且。縱。往。又。何。之。也。

无妄易困

无妄

一百五

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此時天命既不汝祐雖半

步亦難行故又曰天命不祐行矣哉九四知之其

所可者只以初九一人爲天命之正故文王曰可

貞无咎然四與初應則初亦實四固有之人故夫

子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所惜者獨二耳二與初

比位又正中乃不知天命无妄實在初九猶區區

焉以九五爲正應而不忘其耕穫欲富之心故文

王曰使六二而能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矣

无奈陰虛不實竟以未富而不能往而况三乎三

則真无妄之災也。而况上乎。上則真无妄之行也。乃九五尚自謂天命在我。不思剛反者之出入无疾而下五陰皆順之矣。猶日以疾賢為事。而豈知勿藥者之庶幾以有喜邪。故夫子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此是試不得的藥。若齊黃輩。終日勸九五以嘗之。其敗也固宜。

附錄

熊過曰。田者。一歲反草曰菑。三歲悉耨曰畬。予謂二既不忘耕獲之心。則或繫之牛者二也。四曰我。九正易由。未素。十稟。固亦有遂得牛以行矣。則所謂行人得牛者。初也。三固宜不免坐受邑人之災。與三上相應。三坐以致災。而上行亦召青災者。六三之青。青者。上窮之災。是以君子貴知无妄之往也。震于稼也。為反生。故取耕獲象。牛。巨物也。坤為牛。為國邑。故又曰邑人之災。

䷀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九二與說輶。輿說輶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輿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利。

有攸往。上合志也。

九正易由

大畜

二五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大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

○○○山天大畜 文王之卦

大畜大者畜也何謂大畜合乾之剛健與艮之篤實大者皆无不畜之則其輝光日新可勝言哉故特以形容大者之所畜如此且上當艮止其德剛上而尚賢又能止健既大且正故又曰大畜利貞也夫尚賢則賢者皆願為其所畜居上則得天位而其勢自足以畜之以剛則能止健必養成大賢然後畜之以待他日之用焉以是大者之正故並時諸賢咸與大亨无有一人家食者其相與荷天

九正易圖 本畜

一百八

之衝應乎天而涉川又何疑哉今觀初九居下可以進而受畜于上九矣方且以進為危且止而不犯躁進之災是初之賢可尚也九二與已駕矣又自脫其輹是二之賢可尚也非其中之有尤也三本與上合志今而與且駕矣良馬逐矣三陽彙進又何能止而猶日閑輿衛不忘艱貞之心是三之賢可尚也固宜其利有攸往也若四若五下乘三陽上畜艮剛是日童牛是日積豕而上一陽又象其特又象牙之閑物所以豫止其健而畜以成之

者如此元吉有喜吉而有慶又不待言也夫三合志者也四有喜而五又有慶則上九畜道至是其大行矣眾正之途關羣陽之路開天衢亨通一至于此濟濟蒸蒸咸願嚮用又孰有過于大畜者邪然觀之三陽也先之以有需申之以脫輹守之以艱貞觀之四五也制之以皓守之以牙才不使遽逞健不使遽試其不輕于畜又如如是誠哉大畜之時其當唐虞之際與

附錄

九正易圖 本畜

一百九

坡公解曰小畜之說輻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之說輹其心願之故中无尤蔡介夫曰輹與輻不同輻車輪之輹凡三十條者輹車上伏兔所以承輻者小畜之說輹為陰所止所脫者重久任之計也大畜之說輹自止而不進所脫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熊過曰據鄭玄管輅日新絕句管氏云朝旦為輝日中為光牙埤雅云以杙繫豕謂之牙上剛畫在前猶杙牙

陸師農曰：牙者，所以畜積豕之杙也。今海岱之間，以杙繫豕，謂之牙。

焦弱侯曰：日闕與衛，日與曰，篆文甚相似。何天之衛與何校之何同？音賀，負也。魯靈光殿賦云：荷天衢以元亨。蓋古字通用。周尚書解，引莊子背負青天而莫夭閼為証，尤明。

向子期曰：止莫若山，大莫若天。天在山中，大畜之象。

九正易因

太畜

二章

震下
艮上

願貞吉，觀願自求口實。

彖曰：願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願，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願之時太矣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九正易因

頤

二章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大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雷頤 文王之卦

於頤而繫之曰貞吉者何夫所謂頤者不過自求口實何貞吉之有噫頤所以養人也觀頤者觀其所養而非以其自養也若自求口實又何觀焉是故觀之天地則所養者萬物天地不自養也觀之聖人則所養者賢人以及萬民聖人不自養也此其所養之貞為何如者貞則吉矣故曰頤之時大矣哉上九養賢者也然六五君也君當養人而反為人養不亦反常而拂經乎但知其不能養而就尤正易因 頤 二五二

上九以為養雖不可以涉川而居貞之吉亦必歸之順以從上故也上九艮剛也初九震剛也均是陽剛則均當養賢然震剛在下欲養賢而不能苟未免欲美于四則雖曰陽剛豈足貴與彼其視四之養于上也觀感而動真所謂含靈龜而觀朵頤醜矣朵頤四頤下垂象也二與五正應也二欲應五之山丘與則五方待養于上不免失其同類而征凶欲應上之山顛與則又非其正應而拂常未卜所從無足怪也若六三上正應正宜受上之

養乃不知上之養賢以及萬民反有拂頤之思高尚之志此非不貞也然其如失時之凶何哉則雖十年勿用亦徒自枯槁而大悖于道何利之有邪唯六四居同艮體故爻直言顛頤之吉以幸之蓋上九施光夫誰不順若文王善養雖伯夷太公皆來就之況同體邪況正應邪蓋養正如是則雖虎吞亦自快人更有何咎而乃以拂頤自為尊貴也皆知上乃卦之所由以為頤而天地聖人之養皆在乎夫養天下者憂天下者也安得不以為屬然尤正易因 頤 二五二

欲養天下者必先于養賢者也又安得不謂之由願涉川之利大有之慶固聖人所欲觀矣而不當其時可如何由此觀之雖有靈龜而人不知貴亦不容不自貴矣吁何日何時兢兢逐逐而使人直以雄虎視之

附錄

劉濬伯曰上艮下震外剛內柔為龜象龜能咽息不食以氣自養

邵伯羔曰說文朵樹木垂朵朵也頤動則下垂垂

以見其動耳

坡公解曰、上止下動、有願之象、人之所共知而難能者、慎言語、節飲食也、言語一出、不可復入、飲食一入、不可復出、

本義

解

重

䷛ 異下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

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老夫

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撓凶 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九正易因 太過

重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枯

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大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新絕

澤風大過 象十分險怪

大過大者過也。曷為過？君過其臣也。父過其子也。夫過其妻也。君過其臣，則誰為股肱？父過其子，則誰為繼述？陽過于陰，則誰與代終乎？須急有所往，別求剛正，乃可。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言當大過之時，不可尋常守轍，必有大過之行。如含四岳而明，揚側陋，舍有位而唯肖，傳巖古之聖人，大抵皆若此矣。此卦三四二五皆陽，則剛過而中，履巽含兌則異而說行，故能利有攸往而亨棟隆之吉自九正易因 大過 頁六

不恤夫有他之吝也。他指初初以幼女來歸九二，則是以女妻而配老夫，非吝而何？然二因以生梯而遂收棟隆之用焉。不然，亦如五之枯楊生華，必致棟撓之凶矣。上六一爻，澤滅木象也。滅沒也，木沒于水，不見其頂也。然澤能沒木，不能使木沒在木實有何咎？夫苟能利有攸往，以亨棟隆則雖初之白茅亦可藉用，而无咎苟不能利有攸往，以致棟撓則雖滅頂之木亦必不能相輔以有成。有大過之吝者，當必有以處此大過之吝。相與

則異而說行之實枯楊生梯則攸往之亨有他吝而不顧則大過之事

附錄

熊過曰：齊民要術，白楊堪為屋材。
王畿曰：澤能滅木，而不能使之仆，獨立不懼也能掩木而不能使之毀，遯世无悶也。此所謂大過人之行也。

九正易因

大過

頁七

䷜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正易因 坎

二重九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來之

坎坎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樽酒

簋二剛柔際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坎不盈中未大也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

失道凶三歲也

大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〇〇〇坎為水 文王之卦

聖人設險以為固其初本以愛國也而其道自通身自泰是故聖人常患其坎之不重而習坎自亨賢人自險以為國其意亦非愛險也而卒禍于國凶于家是故險遂滔天而不救而習坎始危一恃險以為安一出險而不能則聖賢之別學術之判可以觀矣彖言習坎而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者聖人以天下之險而為自己衛也如此視險正患其坎之不重而又何險之不可出何險之不可入乎

九正易因 坎

二重九

今勿論矣所恨者一切大賢平居不以學術為急臨事又把名教以自持既入于險然後求出晚矣故示之曰君子不惡險而惡其自入于險苟不入于險險其如我何今唯无故而自入于險也則已身在險中可遽出乎是以君子不喜其能出險而復喜其能異入于險何以故蓋當此无可奈何之時必有可以奈何之勢然後徐定以圖出若西伯之羹里是已故既入于險即安于險勿用勿遽求出為也方且以險為枕而入于險坎之中焉

險之第一義耳。是非不愛出也。此時欲出無功。苟求小得。而不知重險之未能遽出。則恐坎有險。卒不可復出矣。故唯六三獨得處坎之道。而文王復舉以示戒焉。若初正自入于坎者也。既入于坎窞矣。欲以誰尤邪。陳東歐陽澈輩是已。若上幸已出于險者也。而復繫微纆。置叢棘。仍有三歲之凶焉。是亦不可以已乎。李固陳蕃輩是已。此皆世之所謂大賢人者。卒之身不保。國受殃。而猶自以爲名節。傷哉。樽酒簋飯。寧武子是不盈。既平。衛九正易因。坎。一百一十

附錄

金汝白曰。八卦唯坎憂患卦也。夫子嘗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因序九卦以明處之之道。二陽爻皆剛中。然二不如五。五中正將出險也。熊南沙曰。窞。王肅云。坎底也。在習坎之下。說文云。坎中更有坎也。習坎合內外之卦言。入坎指內卦之內言。至曰來往。曰之來。之坎坎。下坎方脫。上坎在前也。酒者。坎玄水也。在爾雅釋盞。孫炎云。瓦器亦離鼓缶象。可節歌。故詩云。坎其擊缶。四偶畫虛而通明。有牖象。四五相續。不由戶。而由牖。非正應。九正易因。坎。一百一十一也。六子本卦重者。爻不相應。義取近比而已。坎四柔。近比五剛。故曰剛柔際。祇係鄭作抵。按詩宛在。水中。抵。說文云。小渚也。中未大。釋坎不盈。三股曰。微。兩股曰。纆。坎爲叢棘。置叢棘者。衆議于九棘之下也。九家易曰。害人者加明刑。任之以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舍。三歲不得。則司圜所謂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矣。故凶。坡公解曰。樽酒簋飯。用缶。薄禮也。納約自牖。簡陋之至也。夫同利者不交。而親同患者不約。而信四

非五无以爲主。五非四无以爲蔽。魄之以薄禮行之以簡陋而終不相咎者。四與五之際也。

李子思曰。上六下乘五剛。將有繫寘之患。猶人陷在獄。舉手掛徽纆。投足蹈叢棘也。

司馬光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病中續筆

處險有道。初六唯失處險之道。故入坎而卽有坎。窞之凶。故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上六唯失處險。

九正易因

坎

百五

之道。故雖身在坎上。猶不允繫微纆。置叢棘。三歲而不得出焉。故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夫初上二爻皆以失道致凶。如此則處險之必有道明矣。嗚呼。苟爲失道。則初六坎窞之凶可虞也。苟不夫道。則六三方且勸其入于坎窞。而勿用求矣。聖人處險之道固如是哉。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成化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九正易因

離

百五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突如其來。

如。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六五之吉。離王公。

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王。

用出征。以正邦也。

大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離為火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所以踰重明麗乎正也。夫離何以利貞。卦以文明之象。麗二五中正之位。斯則幽隱畢達。萬有各正。咸相安于耕食鑿飲之常。夫何為哉。唯有畜牝牛吉矣。內體三爻。下卦之離也。初者。日之朝。二者。日之中。三則昃而為耄耄之年。送殯者將至矣。夫人生一日之計。在于朝。開戶出門。各謹所事。履錯然之象也。二得中道。其麗為黃。黃離元吉。是大明當天時也。過九車易因。離。百五。此則為三之昃。不可久矣。苟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兆至矣。快須及時為樂。莫自不知死也。外體三爻。四五上相合而繼照者。九四太陽在上。罔兩自消。言其不旋踵消滅。有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之象。自无所容。非我棄之。故五言如也。設不幸有殃。民如有苗。葛伯者。民受其害。既歸怨于大國。而出涕沱若矣。六五仁者。又安得不為之戚嗟若。而汲汲然思以拯之乎。是以上九之師出。而有嘉之功。成其殲厥巨魁而折首。其生獲而獻俘。

皆以其匪我醜類也。非得已也。重明之君臣如此。大明之所為如此。畜牝牛吉。真不虛矣。

附錄

坡公解曰。火之為物。不能自見。必麗于物而後有。形故離之象。取于火也。又曰。火得其所附。則一可以傳千萬。明得其所寄。則一耳目可以盡天下。天下之續。吾明者衆矣。

胡仲虎曰。離六二以黃言者。離之二。自坤來也。二與五皆自坤來。而五不以黃言者。坤五爻皆臣道。九車易因。離。百五。

故于五曰黃裳元吉。離五君二臣。故于二曰黃離元吉。

程子曰。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